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七冊目次

尚絅齋集五卷 （明）童冀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西菴集十卷 （明）孫蕡撰 明弘治十六年金蘭館銅活字本 〇九〇
友石先生詩集五卷 （明）王紱撰 明弘治元年榮華刻本 一八四
泊菴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梁潛撰 附録一卷 明刻本 二五七
頤庵文選二卷 （明）胡儼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五一〇

尚絅齋集五卷

（明）童冀撰

清初鈔本（四庫底本）

尙絅齋集五卷、編修朱筠家藏本

明童冀撰。冀字中州、金華人。洪武九年徵入書館後爲湖州府教授。調北平、坐罪死。此集不知何人所編。分詩文爲二集、體例雜糅、殆不可讀。就其編目考之、原目當爲金華集南行集嘗川集北游集四種。前三集兼載詩文、惟北游集有詩無文。後人不知古法、以詩歸詩、以文歸文、分爲二集。而詩文之中、又不各歸其類、前後複疊、職此之由。幸其雖經割裂、尙未竄亂、其次第猶有端緒可尋。今詳考標題、仍分爲四集。中間時有闕文。又嘗川集末跋唐五王醉歸圖一篇、書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後一篇、書王簡死事傳後一篇、書金節婦傳後一篇、書集芳詩文卷後一篇、卜釋一篇、悉有錄無書。蓋蠹蝕殘闕、今亦仍其舊。冀在明初、與宋濂張羽姚廣孝相唱和。詞意清剛、不染元季綺靡之習。雖名不甚著、而在一時作者之中、固亦足相羽翼也。

以下係不全本目錄照舊

以下不必抄

題淵明小像　題太白小像

題墨梅三首　題紅梅三首

題墨梅二首　題小画

題白公小画二首　題鉤勒竹四首

題秋江送別圖　次韻題梅花

題宋道君雞冠花黄雀各一首

題扇面小画　題睡鳧

題墨菊五首　又題墨菊二首

次胡仲申先生齋居述懷韻十首兼簡宋景濂先生

次前韻奉簡范為先先生

題梅花卷寄潘學士

六言絶句

題雲松山房二首

七言絶句

題子猷訪戴圖　題画唐馬次韻

小遊仙四首次金中孚韻

秦女吹簫　漢武招仙

劉阮天台　芙蓉城仙

冬日道中　題鉤勒竹二首

山竹

題扇面小景二首　題墨梅

賦

樂善堂賦　雪賦

閔春雪賦 次前韻　雪賦 三次韻

閔己賦 次前韻　述志賦 次前韻

五言古詩 南竹集

過洞庭　夜雪簡王雪舟

七言古詩

送胡琪之當陽　謁卞將軍祠

過安慶謁余忠宣公

過賈太傅廟遺址　謁唐崖碑

題梨園小画　題梅溪卷

送舟立生兼簡金華士友

贈丹崖隱者　水車行

荒田行　漁蕩行

五言近體

江行

七言近體

丙辰立春日留錢塘

江上雨晴晚望
觀盡忠池拜余忠宣公墓
題黃州
登黃鶴樓
登岳陽樓
寄武昌吳廣文二首
次前韻簡衡陽王俊華廣文一首
寄漢陽陳廣文
次前韻寄王廣文
次前韻寄長沙李叔南
寄襄陽李仲訓廣文
送楊明府從軍廣西
送張僉憲從軍柳州
送人還武昌
謝王雪舟惠楮衾
次前韻述懷
對月有懷
竹軒
丁巳生旦有感
題松卷
九月泊安慶城下
五言絕句
病起偶成
題雲山小画二首
題萬桂秋聲詩集
七言絕句
題翠竹紅梅
題古花白頭翁小画
題画古木
題秋江小画
題宋徽宗石榴高宗書韓昌黎詩

五言古詩
題凝清軒三首 雲川集
清芬室
贈別
送人之安慶
寄永康士友
雲林書舍
送人入京
種德堂
友竹軒
如在堂
蘭雪軒
並蒂二色菊
次張來儀題金華山居圖韻
送王鎮撫
七言古詩
送馬明府還蜀
送劉薄歸雲中
題廬山圖為潯陽張子善賦
題松陰卷送杜藩長
莫士元山水歌
莫士元画松
閻仲彬山水歌
題趙麟卷郎敬牧圖
題筆工溫國寶詩卷
題張來儀青山白雲圖
題王生瞻雲圖
題望雲卷
題江天雪景卷
題蘇平仲詠梅花卷
次張來儀金華山居圖韻

遊道場山追和東坡先生詩韻
登道場山雲峰追和東坡先生遊徑山詩韻
贈翠峯上人　蜀泥行
修園行　燕銜泥
五言近體
赴　京過雨留客邸次公叙韻
七言近體
丁巳晦日立春　戊午生旦次丁巳年生旦韻
承　召入　京朝退偶成
早朝遇雨次公叙韻
送人之　京　送郡守入　覲
郡府公讌次太守韻二首
次郡守遊山詩韻　贈風鑒田生二首
贈醫者　移竹次以貞韻
題翠微吟稾　題清隱草堂
題松風閣　題黄龍洞
題廣陵太守歸葬卷
觀東坡先生和胡完夫詩卷因次其韻
五言近體
題小画四首　題扇面小景二首

題江村片雨圖　題子昂學士所寄詩後
息齋風竹　次張来儀金華山居圖韻
題鈎勒夾竹梅
五言古詩 北游集
過盧溝橋　題鄭伯言詩集
七言古詩
題朱節婦詩卷　答衍公約看杏花
衍公見和因再次韻
三次韻簡衍師　海子橋大風即事一首
衍師見和因再次韻
三用韻自警　送郡庠諸貢士會試
題商集賢画　和衍公約看杏花詩韻
暑雨邸事感懷
七言近體
謁岳鄂王墓　發龍江
儀真舟中　廣陵道中
韓信廟　黄河舟中述懷二首
過徐州　霜天早行
庚午立春日偶成　送朱長史致仕還鄉
春意堂　登崇文閣

石林為金道遠賦　庚午中秋貢院述懷
酬胡季安學正見味
中秋述懷　次韻衍師約看杏花
次韻酬衍師　次莊孟敬韻二首
五言絶句
次鄧伯言思歸詩韻三首
題小畫
七言古詩
題夢桂卷　袁氏族譜詩
再次衍公約看杏花韻
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
再次前韻述懷且聞衍公積芻為盜竊取
故末句及之
衍公見和且有石炭之贈用韻奉謝
七言
謝樓則中惠炭　次則中見贈韻
蘿石軒為樓則中賦
悼袁公安
七言絶句
題扇面小景二首

望魯
尚絅齋童中州集係吾蘇濠南
張雲査先生手録嘉靖庚寅讀此韻係之以詩
云
早識真常子斯文見古風白頭書　青眼比
兒童念載知何處三吳失此翁臨文重嘆息後
學幾人同
四顧青山兩耳蟬半輪明月掛梢天方知貴客
輸簡客未把時賢讓古賢

尚絅齋文集目錄

琴操 金華集

西山　荆山

越江　禾山

閔蘭

辭

醉經堂辭　宋氏二子字辭

王氏諸子字辭　姜慶勝字辭

鄭仲涵表辭

贊

友琴生贊　郡守小像贊

銘

無逸齋銘　清白軒銘

讀書齋銘

箴

五箴 游箴 言箴 行箴 好惡箴 知名箴

說

雜說　鼠蠖鶩說

辨

詩叶韻辨

傳

璜谿生傳　趙立道傳

貞烈姜女傳　楮虛白傳

墨君傳　達華傳

鞠之傳

題跋

題澹然齋卷　跋王氏家藏硯畫

跋米元暉畫　跋宋官誥

跋宋理宗御書後　書鄭氏孝義卷後

書鄭仲涵文集後　書姚節婦傳後

序

送徐進明序　送王明府序

送沈樵雲序　送林子山歸浙西序

黃山采藥圖序　宋太史新集後序

送金中孚序　送鄭鍊師歸上清序

送王鍊師歸省親序　送城師序

春草集後序　蓉峰先生諫辭序

贈醫者序

記

拙齋記　雪蓬記

辭 南行集
王穆字辭　永崖三子字辭
卜釋
說
永崖三子字說
銘
拙齋銘
題跋
跋所翁龍
雲川集
銘
手植檜杖銘　堂壽杖銘
勑生堂銘　芸軒銘
傳
渾川漁者傳
題跋
跋特苗留犢画卷　題張秦儀楚之江淸曉圖
跋王右軍十七帖墨本 二首
跋唐五王醉歸圖　書柳子伊尹五就桀贊後
書王蘭死事傳後　書金節婦傳後
書集芳詩文卷後
雜著

尚絅齋集卷一　詩集

金華雜集上

五言古詩

古詩十首

童騫郡州

弱齡抱高尚雅志在丘園胡為坐維縶偪側城府間窮年守鉛槧嚴程如作官日晏甫朝食冬裘春不完違生貴適意詎敢求宴安永懷沮溺徒躬耕非所歎

窮巷謝輪鞅寂寞如荒村閉門十日雨不知綠陰繁蝸篆火息意況復謀琴尊日晏倒衣起竟夕坐前軒孫生亦閉戶董子不窺園嗟我獨無為愧此歲月奔

端居廖無營窮巷守環堵食罷何所為臨池聽疎雨秋風入庭樹柯葉已非故人生無百年玄髮忽改素有酒且作樂勿為浮名誤

宿雨霽清曉綠陰布庭隅開軒緬遐岑好鳥鳴相呼茲辰豈不佳攝衣步前除仰睇雲中鳶俯羨淵底魚物性各有適吾生諒何如

空齋閒無事焚香坐清晨客至惟清談客去常杜門茲辰偶愜意駕言出城闉昔遊歲未殫令來已徂春冉冉四序換種種變鬢新盛年不重來俛仰愧古人

豫章生道傍拱把尋斧斤樗櫟老空山百歲長輪囷良材世所用蚤與憂患鄰惡木處散地迺得全其真出處慎所擇君子懼失身

梧桐樹西掖濯濯青琅玕春風一披拂翠葉敷雲端高枝集鳳鳥卑枝宿鵷鸞清秋下白露摧折同艾菅本非歲寒質零落何所歎

蓺菊庭階下艸盛菊不蕃物性各有時勿怨雨露偏嚴霜被蕭艾始見金英繁託形寓宇內榮悴非一端窮達安所遇庶以全吾天

結髮業墳典志尚希古人區區守章句坎壈愧此身洙泗道已遠伊洛行復湮歲月不我與五十恐無聞君子貴達道志士斯求仁

天地大無外伊人處其中寸心具萬善上帝所降衷胡為汩利欲擾擾昧始終脩名不早立甘與草木同聖賢亦何人令德垂無窮

雜詩四首

叔孫制朝儀高論傾漢庭綿蕞習野外禮樂何由興東魯致諸儒兩生獨不行豈不達時變阿世非人情周公昔制作乃待治化成用舍固有

命出處良不輕
昔有漢陰叟抱甕日灌畦鑿隧入古井功寡力
已疲桔槔暫俯仰薄之乃不為區區叔世事有
械皆危機斯人不可作吾將誰與歸
翟公羅廷尉賓客如晨星一旦復拜官夾道相
逢迎署門亦頗隘外物何重輕四序更代謝日
月有虧盈天運且如此況復時世情
原憲守環堵窮巷席為門賜也相衛歸結駟從
華軒近鄰偶見過握手道殷勤窮達各有命貧
病安足論君子貴行道毋為羞賤貧

盛生詩

盛生德茂者家世乃儒紳厥充含鉛槧吏牘期
致身微文偶失情密網無縱鱗逮繫岸獄中藁
瘞荒江濱生時奉菽水升堂拜慈親泣血叩首
路弗憚千里勤干戈猶在月道路蕃棘榛崎嶇
霜霰途凌歷踰十旬間道負骨歸號慟驚四鄰
先壟幸可祔差慰地下魂窮冬十二月積雪遍
邛原上天忽敷祐列岫明朝徹窀穸甫安厝浩
蕩風雪皆忒人良不遠一念至理存我思天壤
間手足惟弟昆周公稱上聖管蔡乃流言舜象
本同生謀謨蓋都君前聖且不免況復後世人
惟生詩禮家孝義耳所聞趙禮普讓肥鄭難賊
推仁繆彤痛自撾諸婦感天倫淮南自貽感斗
粟悲漢文陳思詠豆萁魏帝傷同根喟彼叔世
士相視越與秦死喪孰孔懷鬩牆誠寡恩我作
盛生詩庶使薄俗敦

吳貞媛詩有序

吳貞媛者和之含山人年十五歸郡人王綱乙
未春淮泗兵起媛與家人避地梅山兵卒至家
人悉奔散媛獨與一老嫗逃匿獲免既而出求
其姑及夫不獲即赴水死未幾綱之宗人克瑞
戰沒于敵其婦阮亦不食而死嗟乎是何王氏
之多貞婦也世衰道微大義不明求其如王氏
婦者幾何人哉感嘆不足繫之以詩
貞哉王氏婦結髮從所天百年奉箕帚中道成
弃捐白首會一死甘心即九泉婉婉桃李花隨
時競春妍漂泊風雨中零落岐路間死者奚所
憾永為生者憐

效何水部一首

看梅東閣上遥憶帝京時梁園雪未下華林春

已歸香飄鴞鵲觀影落天淵池已傷白髮暮敢
忘清光遲隴首成異域何用寄相知便是
放陰常伴一首
荆楚三年別巫峽千里還彩鷁阻去棹烏鵲望
仙橋山雲自含雨江水不成潮柳長誰共結花
殘復易飄陽臺空在望暮暮還朝朝
放李長吉一首次中孚韻
白露下百草庭階隕紅蘭愁腸劇車輪夜夜相
迴環青燈照魚目夢向交河還枕冷珊瑚枝不
知漢涕潸

七言古詩
宋徽宗秋林野雀
君不聞虞廷盛時鳳來儀聖賢飭戒性時幾又
不聞商宗肜日雉雊鼎石臣遇灾克脩省古來
理亂良靡常居安慮危邪乃昌我聞宣和全盛
日廊廟恢安事游逸三邊不動無煙塵四海徽
求到花石禁宸退朝清晝閑霜林好鳥聲閒閑
乘閑適意一揮灑豈意沉落傳人間海上盟寒
朔風急邊水輕年斷消息青城月冷烏夜啼一
枝莫邊鵂鶴樓嗟乎虞廷鳳商鼎雉千載何人

梁園鳥雀悲龍沙或有清夢歸
文丞相遺墨有序
信國文公手筆公平生大節不待人
者或疑公留燕所以久不死者予謂公
有在也夫一成之田一旅之衆安知其不
如少康者志則不遂意可悲矣感嘆不足繫
之以詩
有宋科第三百年季年得士惟文山文山一身
能許國精忠日月行中天我觀德祐顛沛日國
勢駸若東逝川又如膏肓久沉綿雖有和扁無

由痊公時崛起嶺海壖手執忠義為戈鋋疲氓
弱卒不滿千壯氣直欲吞全燕倉卒一跌振復
顛鷙鳥嬰網寧高騫大酋箕踞叱使前膝不可
屈身可捐敵國均禮古所傳驕氣竟折忠義言
渡淮粒食不下咽天意未許為瀍仙白馬係組
軺遼燕碣川崖山復顛連此身悔不東海填燕
獄甘心坐拘攣四閱寒暑相推遷少康不作志
莫宣貴恨白日埋九泉我嘗讀公吟嘯編三復
遺墨涕泗漣古人逝去如雲煙公死不朽奚憾
焉

○9○劉氏二子詩 有序

癸卯秋盜掠烏傷縶劉璹責其家金
不得將殺之二子抱父身扞之數劊
不擇盜義而免之因為賦詩以勸為
人子者

君不聞卞壺二子貴孝子以身殉父從父死又
不聞劉璹二子家被兵以身扞父同父生一生
一死幸不幸同博千秋萬古名身亦何所有子
職所當為獨憐彼寇心天理曾不虧嗚呼人心
天理曾不虧毀常敗俗夫何為

方壺道人山水歌

吾聞瀛海中有方壺山瓊臺銀闕非人寰秦皇
漢武不可到何人醉夢遊其間乃是龍虎山中
學仙子十年辟穀飡芝髓青天白日無羽翰肉
重骨凡飛不起雲濤浩渺煙蒼茫海天萬里遥
相望神交意會忽有得身外萬事俱亡羊歸來
醉吸三斗墨淨洗胸中舊荊棘解衣盤礴反閉
閑日對雲林寫蕭瑟尔来得名三十春眼高四
海空無人殘縑斷楮落人世夜光明月作奇珍
君不見樂善堂中三尺紙開眼應須論萬里白
言曾是揮灑時颯颯風煙生筆底祇今此境絕
代無卻向君家看畫圖平生三島惜未到拭目
始見貢方壺方壺之山果何處咫尺波濤隔煙
霧欲從坡老借飛車釣竿一拂珊瑚樹

方壺隸書張仲舉承旨海上所寄長律
見貽因次其韻

古人製車觀轉蓬學籀偶得白猿翁孰知犧卦
本心畫不待龍圖出貝宮人言造字始蒼頡我
意定禮由媧公乾坤玄象煥昭晰渾沌白晝開
溟濛川流山峙儼高下日升月沒恒西東自然
書法良亦難何物世俗拘未通紛紛墨池疲歲
月往往白紛猶草童長安高僧筆成塚北邙大
官碑作叢斯冰以來少正體曹鄧而下多變風
嗟心苦賭墓中物刮目未覩吴下蒙鈎摹點勒
事剥竊毫分縷析論拙工仲尼陽虎貌則似叔
敖優孟品不同岐山周鼓昧貢賦泗水夏禹迷
始終岣嶁雲深宵露濕嶧陽火烈寒煙空鴻都
石經變愈下苦縣蒙刻肥失中壺也獨出超萬
彙鳳兮一鳴瘖百蟲胸中況復有丘壑物外久
已無樊籠蹇予涉世遘多難學道勞生詎有功

一眇山林秋草綠十年湖海戰塵紅從公千里
訪貢訣守唯平竟誰知雄

五言近體

送人之金陵

六代繁華地東南第一州此身雖未到清夢已
先遊月淡烏衣巷天青白鷺洲何時一樽酒同
看大江流

遊智者寺次韻

上方人不到嵐氣曉氤氳爲道初無路僧居半
是雲青山空色相流水悟聲聞擾擾紅塵客疇
能爲解紛

題吳節婦詩卷

四海歸無地一身從所天白頭終一元青史可
千年素節冰霜凛高名日月懸紛紛珪組客汲
汲欲誰憐

題小畫爲王摩詰

春來常早起幽事靜中多采桑行林影看雲坐
澗阿柴門依水竹茅屋帶煙蘿却憶隨朝者嚴
城散曉珂

海上用兵次蕭申之韻五首

帶甲連三郡扶鞭海可渠人心異胡越天險讓
金湯火烈牙檣迫星馳羽檄忙春風桃李夜誰
復念流亡

轉餉踰千里屯兵費萬金龍驤頻失利魚腹半
幽沉地勢無夷險人材有古今凄涼江漢詠貔
虎謾如林

西風吹瘴海一炬烈戈船重耳祛猶在相如璧
幸全衣冠爭罣伏爵位半嬋聯不愧何忠肅臨
危更乞憐

干戈寧海嶠烽火復徐方有詔徵司馬無書諭
渠羊人間微布樓閣外任膏渠矯首天西將風
雲正渺茫

天網開三面民生亦少寥釜魚方假息柙虎尚
遺憂海曲聞休戍淮南會寢謀伏波何見晚甘
作賈胡留

送王寧遊上清宮

少日栖東白闊風憶上清蹉跎成異域蹭蹬隔
脩程宇宙干戈滿風塵歲月更故人千里別回
首百年情春水江如縠仙岩石作枰灣煙汀草
合細雨岸花輕葉縣初飛舄緱山舊聽笙張公

僊去遠漢代跡難評玉局懸崖隱金沙布地行
山川稱福地臺殿象曾城斂氣衝霄迴丹光入
夜明青冥仍羽駕白日降霓旌瑤草凌寒碧琪
花禁晚晴雲屏迎曙色月館送秋聲松徑邀猿
掃芝田遣鹿呼夕行馴虎豹夜久嘯鼯鼪塵鞅
何年税荒襄此地營艱難時事改寥落壯心驚
華構殘烽火高原化棘荊登臨非舊跡俛仰歎
浮生世路猶多梗關河未息兵匡時徒有志學
道竟無成青鏡慚勲業黃塵謝利名桃源如可
問歲晚定深盟

即事次李本存少府韻

鏡裏功名白髮新青彩猶復困黃塵十年厭聽
瀼溪雨一笑相依萬里身老覺有情皆夢境窮
將無愧事心神莫言未卜歸何日在處青山許
隱淪
論交久嘆白頭新況復關河有戰塵道在乾坤
非外物人生疾痛舉吾身青燈永夜泣山鬼玄
牝何年養谷神憤勿秦風破高浪世間陸海正
淵淪
姚宋亡來事事新一丘聊復避紅塵勞生未悟
夢中夢舉世皆憂身外身夜月推敲煩木客春
風剪刻藉花神年來了絶功名念獨未忘情向
隱淪
蚤年學業尚奇新半世蹉跎混世塵歲月無端
誠誤我文章何物鮮榮身愁能侯隙工為祟詩
到窮人護有神猶幸他年光猷在不隨塵土遷
湮淪

次李本存客居感時韻二首

西江水落卧流槎華屋無人燕作家萬里從軍
工草檄十年為客負梅花人情蜀道九折坂世
事黃臺三摘瓜剩把年光付流水公私不必問
鳴蛙
小齋枕水繫流槎老屋栖雲近釣家半榻夕陽
閒貝葉一庭春色淨苕花勞生何異蟻旋磨閲
世還如蠅集瓜昨夜故山垂入夢一窗白月正
鳴蛙

次常德希思歸韻 常京口人丁亥春來金李連不克歸

常郎五字繼蘇州妙句難將尺璧酬幾度春風
賀棗過十年鄉國夢中遊少陵斂外猶漂泊太
史周南久滯留閩道王師方轉戰五湖何日遂

歸州

次德希感時韻二首

棘門月射劔光流愁聽量沙夜唱籌黃屋宵衣
嚴待旦黑山戍卒罷防秋瑩夷蜂蠆輕中國江
漢金湯重上游閫外尋常務持重濟河誰復念
楚舟

寢薪未覺涕先流銷印無從借箸籌臺閣望隆
中執法宮闈政仰大長秋來輿北幸嚴時狩蒂
甲東征盡貴游何日皇威清海岱五湖能復遂
扁舟

次前韻寄赤松觀陳一山錬師

湼緌亭下羽觴流曾折瑤華計酒籌白日蹉跎
三島暮紅塵俛仰十年秋愁來莫問丹砂訣醉
裏聊同造物游近日桃源足輪鞅洞前寧復有
漁舟 湼緌亭小桃源皆山中之勝地

送孫架閣掾淮南省

二月江南芳草青送君此行空復情掾曹頗勝
州縣職男兒須勤彛鼎銘襟懷無愧范孟博姓
名似是孫子荊落日重城莫迴首長淮吹浪東
風腥

詩會分韻得慈恩寺塔

層梯直上幾百尺獨立中天數暮鴻萬里關河
歸眼底一聲笑語落雲中昭陵無樹聽秋雨泰
華連山走下風落日闌干莫回首天樞突兀五
雲東

送王子充濤生之金陵兼簡楊宗敏

故人八月下金陵秋水揚帆似建鄴王掾有才
頭最黑濤郎多病鬢猶青西風燕去烏衣巷落
日人歸白下亭聞道揚雄頻在告閉門定草太
玄經

送翁仲彬回金陵

月明江上櫂歌閑倦客東游未賜環千里鄉關
非白下十年書劔泛黃間水生建業魚初上春
早衡陽鴈未還莫向鳳凰臺上望楚雲盡處是
君山

送王令遊上清宮

張公昔日栖眞地飛舄何年出尚方宇宙風塵
三島外神仙樓閣五雲鄉山空丹氣成龍虎月
冷簫聲下鳳凰勝欲從君尋舊約石壇瑤草漸
應長

題畫唐馬
翠華十月幸驪山鳳臆龍鬐出帝閑玉殿晚陪
天仗立霓旌夜向月宮還漁陽落日邊聲急蜀
道連雲國步艱拭目風塵重按看丹青蕭瑟鬢
成班

送金中孚赴蒲間碑
腰下吳鉤照日明壺中春酒綠如澠也知孫楚
參軍舊自愛陳琳草檄能玉帳嵬兵春會獵棘
門留客夜張燈少年蚤識從軍樂莫信詞章動
戎陵

寄金中孚 時新城大捷
嚴城旌旆拂招搖大野烽煙一戰消塞上新歸
究腰叟軍中獨數漢嫖姚天閑思錫五花馬記
室家傳七葉貂共說陳琳工草檄可能有意向
漁樵

寄宋景濂太史
太史東歸未賜還菟裘營就白雲間—九重一
夜思前席丹陛經年輟近班視草玉堂登要地
紬書金匱記名山頗聞尚抱烟霞疾天上蓬萊
足燕閑

送友人進—表次韻
蘭臺又見上封章雞舌曾婣漢署香乙夜星辰
經御覽九秋宮殿動高涼中朝典禮藏金匱上界
仙人直玉堂白髮詞臣猶奉使故園松菊老柴
桑

抬頭連寫皆倣此

題竹隱卷
句曲仙人舊隱居門前種竹翠扶疎高人已作
遊仙夢諸子猶能讀父書孝感定應冬有筍閑
居可是食無魚最憐好事殊庸俗千里徵詩到
草廬

次金中孚韻寄陳一山鍊師六首
闡道樓居山色近白雲只在屋簷楹舊栽黃獨
如拳大新種蒼松與屋齊柱楫每隨波上下草
堂恰似瀼東西太玄近日渾慵覽上有去年春
燕泥
有客苦吟生白髮常時得句似黃初牧羊舊識
左元放瘞鶴近臨陶隱居石田歲晚惟收秫野
水秋深堪種魚莫信文成能玩世飯牛虛寫腹
中書

枕流亭下青山近過雨嵐光照碧窗宇宙黃塵
清氣少江湖秋水白鷗還山中有客如孫楚狀
下何人拜老龐猶喜山田多種秫西成看釀酒
盈缸
我識苗巢陳外史辟穀幾年飡日華燒丹每說
勾漏令妙墨能追蔡少霞案上陰符書柿葉林
頭春茗釀柳花也知別有滄洲趣臨水時時繫
釣槎山中有閣臨水曰滄洲趣
東海揚塵又幾年神山無地可求仙夢回禹穴
勾無洞身在仇池小有天幾處丘原存馬鬣誰
家蛙組尚蟬聯山中幸有桃源近試買扁舟學
吳衆
蓬萊高閣枕秋水開窗政與碧山齊海東有信
傳青鳥天上無書降紫泥菓熟桐君時挾譜詩
成木客夜分題醉來尚憶雲房宿幾看闌干北
斗低

再次韻酬中學時新卜築優游洞中

徵君久客厰城府年來旋買碧山栖墻頭薜荔
秋陰合屋角篔簹雲影齊人言遺迹似柳下我
憶畫圖如竹西有約明年定相過杖藜隨處蹈
春泥
故人歸隱優游洞對客清談似泰初舊栽露果
猿能摘新構雲巢鶴共居市上三人傳有虎山
中一月食無魚漢庭當有公車召莫學虞卿窮
著書
諸公衮衮登西掖有客悠悠卧北窗當代人才
殊不乏如君國士諒難雙風流江左聞諸謝耆
舊襄陽憶老龐見說山齋新釀熟无盃能共倒
秋缸
黃金不解化丹砂青鏡時能照鬢華舊讀春秋
演繁露近飡日月噉晨霞硬黃小字臨章草太
白深盃對菊花好約安期羨門子秋風海上覓
星槎
憫從唐舉問流年且服黃精學散仙海上何人
來看日山中有客去朝天碧窗夜雨棋花落金
殿晨班玉筍聯最憶蓬萊瀟閣老白雲無夢到
松泉
碧山學道幽居好新種篔簹繞屋齋客至時時
尊有酒春來日日醉如泥但須百斛斟雲液不
用千金買月題却笑山公騎款段秋風搖曳玉

山低

三次韻奉簡太史宋先生

憶昔公車徵待詔東書歲晚起岩栖蓬萊望日
三山近閶闔倚雲浮闕齊
宵旰每承宣室問退朝多在掖垣西山林此日
惟高枕晴念彤庭拜紫泥
登歲能文賦子虛掛冠甫見二毛初久依丹地
朝王所恒憶鈞天夢
帝居紫禁九閽嚴虎豹青山一榻註蟲魚漢家
天祿新雲構劉向能忘舊校書
一舸秋風下大江歸來寄傲倚南窓平生諾重
黃金百有子才如白璧復進善舊師羊舌赤退
晚近學龐門龍山田見說秋多秫雲液戀知釀
滿缸
太史在官多病久幾年簪筆侍金華
上嘗賜告踰三月內錫黃封醞九霞退直不言
溫室樹歸休每憶上林花雲山未覺青霄遠星
漢遥連海上槎
帝鄉一別又經年郎向丹丘訪羽仙閶闔五雲
丹鳳闕江湖春水白鷗天儒林接武登羣彥官
署弘文易舊聯頗念草玄揚執戟白頭能復賦
甘泉時揚宗敘尚留京
東華曉漏聽朝雞幾見彤庭簇仗齊乙夜榻前
催草詔九重天上降芝泥拜官西掖承殊遇
策士南宮憶舊題此日江湖殊戀
闕蓬萊北望五雲低

次鄧作霖韻三首名士龍湖山人

傾蓋相逢見素心別來夢隔楚雲陰不斷下里
巴人曲幾和南陽梁甫吟鴻雁書回千里遠魚
龍水落大江深復豁此夕知何夕解后官曹又
盍簪時作霖置酒漢南官舍會舍筆士友
十日春無一日晴可堪折柳送君行遲知客舍
聞雞舞尚憶賓興賦鹿鳴戀
闕幾形青瑣夢還家共羨錦衣榮少陵老去孤
忠在定有新詩紀北征
故山親舍白雲間歲晚移舟楚水灣一棹清風
唯載月孤蓬落日更看山雪晴五老明復翠煙
淡小孤深翠髮誼羨還家崇晝錦高堂自有綵
衣斑

再次前韻贈別

一第功名負壯心先鳴寧復記平陰軋坤又見
朝周正湖海誰憐尚趨吟兵火十年漫贊改家
山千里暮雲深漢廷未信馮唐老青鏡優毒雪
滿簪
馳道塵香宿雨晴故人春早
帝京行雪消上苑聆鶯語日上高岡有鳳鳴靈
室已聞還賈誼輶車會見錫桓榮四方玉帛皆
廷貢不日王師罷遠征
舊識匡廬番盡間畿舟數夢落星灣卜居未遂
東西瀼招隱空懷大小山四海風塵求駿足十
年林壑悶煙蘿若為得似南山豹霧雨何曾露
一斑

次彥德廣文元夕詩韻八首 前四首奉廣文後四首簡潘叔文別駕

八詠溪山舊倚闌十年湖海客纏寒重來已悟
三生夢老去難逢一笑歡草酌春風浮蟻釀花
籠香露淪龍團醉歸一夜梅飛雪愁絕江城畫
角殘 廣文壬辰寓郡庠別夫十載復會子此
倚遍南樓十二闌中天月白劍光寒六朝往事
空陳迹百歲相逢且盡歡汗馬功名輕草檄雕
蟲事業付蒲團山林鐘鼎何須訐人去黃粱夢
未殘
小雨苔花滿石闌東風簾幕曉生寒青雲負我
平生志白首懷君舊日歡槐市夜歸燈影亂梅
簷花落粉香團衲今寂寞山窗下一榻松明耿
夜殘
玉版烏絲界小闌銀鈎光照墨花寒西堂夢草
留佳句北闕傳柑詫合歡雲屋醉歸花氣暖月
階坐久樹陰團挑燈又復緘青史衛霍功名半
椷殘
節物驚心怕倚闌家山千里暮雲寒桑田俛仰
人間世菽水團欒夢裏歡衡石事嚴宵漏盡博
山香暖瑞煙團故人今日皆天上還有凄魚寄
膾殘 諸公姑孰人由相府傳士仕登郡子童有太郡文學
綠窗睡起怯憑闌小立東風敵曉寒一咲尊前
殊解后百年自外幾悲歎淡雲螺岫橫天末落
日鷗波點雪團何事休文尚詩瘦鏡中華髮易
彫殘
北望神州倦倚闌帝城三五尚餘寒玉堂夜直
追殘夢金谷春遊憶舊歡絲伏鳴騶驕馬過緯

紗籠燭舞蛾圍山城此夕渾愁絶獨對青燈待
漏殘
小樓醉起怕危闌豪傑當年骨已寒漢武虛閑
召徐樂宇文貢復識高歡草荒陋巷車無跡花
滿征袍錦作團昨夜壯遊還入夢蒼龍觀闕月
初殘

正月十三日飲滿茂清家 廣文詩附子此會諸人

燕寢香凝畫角闌滿庭月色不勝寒中辰我愧
同年小元夕君先此夜歡醉後傳柑黃玉皺尊
前擘蟹紫膏團却憐壯老嚴公幞獨宿江城燭
炬殘

次彥德廣文遷居韻二首

十年烽火照吳中環堵空懷一畝宮客舍驚烏
翻夜月宦途飛鷁逆天風渠園宿客餘枚叟楚
國衣冠老白公昨夜壯遊還入夢東華十丈軟
塵紅
疊歲論文陋管中策名曾擬薦南宮雕蟲信巧
徒淹日畫虎無成笑捕風待詔老慚金馬客學
書翻愧白猿公夜窓慣聽雞聲舞三尺龍光繞
殿紅

次前韻簡用和郎中

燕寢香凝畫省中日長鈴閣靜齋宮上台躔度
聯卿月南國衣冠盛士風諸將策勳書太史四
方馳捷奏膚公陋儒擬製河清頌夢筆生花夜
吐紅
大江一帶限天中千古繁華六代宮虎踞龍蟠
鍾王氣天荒地老幾秋風百年周禮存中國九
命桓圭錫上公閶闔道水犀嚴大閱華車千乘薄
蒐紅

次蘇平仲稿倚北山紀遊韻二十四首

上方臺殿倚新晴曾憶當年此地行松籟半天
驚雨過竹窓中夜聽泉鳴黃金未煉丹砂就青
鏡先催白髮生欲訪舊遊還自笑故山猿鶴肯
相迎
梯航重譯會京都喜見皇風冒海隅郟鄏萬年
新定鼎玉關千里罷飛芻匡時有志隨群彥學
道無成惜壯圖已送鷓鴣一枝頓春風寧羨上
林烏
丞相祠堂一徑深百年喬木尚陰陰朝端又見
新黃閣天上長懸舊羽林祖逖中原應有恨孔

明梁父謾長吟神州在望空田首落日青山澹
暮岑王丞相淮基在山麓
桃花源洞石梁低闊有漁郎此路迷白鶴歸来
作人語蒼松種久與雲齊水深夜瑩藏金室雨
過春泥印虎蹄共說前朝更幽絕誰能結屋事
岩栖
曉入禪關千里深上方高處訪叢林行穿蘿磴
雲生屐笑拂松花露滿襟華表鶴歸千歲久靈
湫龍蟄半岩陰亂離學道嗟遲暮頭白優尋買
壯心

新築茅堂江水東開軒日日看晴峰百年世事
如蓬轉三月春光似酒濃卜可前川閒問柳誰
能絕塋暮食松北窓睡起聞啼鳥差勝東華聽
曉鐘
矯首鍾山澹暮煙帝鄉一別又經年玉堂夜直
如天上丹地春来夢日邊西掖故人應好在北
窓無事且高眠興来忽憶參寥約杖策同參玉
版禪
空山茅屋掩柴門獨鶴歸来自不群有客日邊
同步武何人林下更移文石田黃獨荒春雨澗

壑蒼松起暮雲便好深居絕還往世間黙陟不
須聞
神仙樓閣倚晴空高下軒窓面通萬疊好山
如畫裏一聲長嘯落雲中海天未返乘槎客洞
口常逢采藥翁欲訪蓬萊仙路杳無由縮地似
壺公
清朝鵷鷺日相倍却伴空山獨鶴回三月春風
辭絳闕百年姓字在丹臺天空寬節雲間下日
落星槎海上來聞道蓬萊又清淺三山東望好
浮盃

紫皇宮殿枕岩幽星斗闌干在上頭玉局懸崖
稱福地青山繞屋似羅浮雲間瀑布千年落洞
口丹光白日流浮世黃塵方眯日祗應吾道付
滄洲
精藍結構自前朝金地莊嚴映綺寮臺殿四時
常五色觚稜初日絢重霄寅龍聽法空山靜白
馬馱經故國遥尚憶禪房曾借榻松聲午夜撼
江湖
北窓睡起正無聊日轉闌階樹影交恰恰一鶯
啼午夢飛飛漢燕定新巢丹青佛寺藏山崦白

埜人家傍水坳隨分春風且行樂青雲得意莫
相嘲
枕流亭子碧山圍石澗橋危過客稀流水落花
春自老濕雲棲樹晚猶飛山人和露收松子木
客臨池製芰衣欲向丹崖同采藥黃精雨後漸
應肥
流花溪上築茅堂好客過從只漫郎白鷺飛來
汀草碧鱖魚初上柳花香放舟日日釣春雨披
翻時時惜夜光好罷絲綸閑袖手世間陸海事
茫茫

嘉遯幽人在澗阿飯牛中夜獨高歌光風霽月
時時有野水閑雲處處多屋外好山渾似畫門
前芳草漸成窩人生得意須行樂百歲光陰能
幾何
小池春水漲微瀾把酒臨風且盡歡三月韶光
付流水百年心事幾凭欄芳士已信儒冠誤閱
世方知蜀道難得失由來會天定雨雲翻覆謾
多端
故人天上綴朝班日向雲林載酒還閶闔九重
天帝所蓬萊方丈道家山一年春色二分過百

歲浮生幾日閑頤惟滄洲陳逸士抗塵時復到
人間
金陵漢闕屹岧嶤臺殿參差上九霄閶闔五雲
浮王氣石城午夜撼江潮中華文物衣冠盛上
苑春風鶯燕嬌四海梯航效庭貢信知干羽格
三苗
金華山下舊松扃曾讀黃庭究始青丹竈有時
仍羽駕青霄白日降雲軿千年福地人間少九
奏鈞天夢裏聽太史周南尚留滯何時扈從禪
云亭

丹砂未就二毛新却向名山訪異人庭下樵夫
諳神效山中羽客似吳鈞看雲日日浮松釀臨
水時時正葛巾欲向桃源營草閣故人還許卜
比隣
少日論文似馬遷要將勳業勤燕然青雲無力
追才秀黃卷窮年對聖賢老去肯爲題柱客時
來懼作出山泉東風昨夜吹芳草又見西樓斗
柄旋
謾說桃源別有天人間無地息塵緣黃粱未覺
三生夢白日難謀一醉眠浮世秪今方尚白故

人何日共談玄山林已遂幽栖志庇用燒丹更學仙

十日春無一日晴興來騎馬出江城陽林黃鳥閒關語夾道青山次第迎流水落花春自老虛堂夢草夜偏清明朝又作紅塵客惆悵浮雲去就輕

次平仲酬唐宗魯侍郎韻二首

粉署凝香畫省中歸來一笑大江空客星躔度連鄉月王國衣冠盛士風玉帛四夷重譯貢車書一統萬方同東華門外塵如海尚憶天街踏軟紅

十載懷人寄夢中愁來咄咄護書空黃塵有恨非今日白首論心見古風市道交情多雨散士林高論亦雷同歲寒自昔期松柏莫學春花旦暮紅

追和子昂學士鄂王墳韻

二龍絕漠竟流離五馬浮江勢尚危北上忠臣生白髮東南興運止黃旗新亭雖洒中原淚大厦良非一木支落日湖光明埤堄鳳蕭遙應角聲悲

五言絕句

題春郊曉牧圖

頻年事征戍父子各關山得似春郊外吳犍帶犢還 程磊號云似釣人昔一日此用云昔耳書

題太乙蓮舟畫

一葉杭天風萬里秋雲遠俟句向三山蓬萊近清淺

題古木寒禽

野雀下庭柯裴回弄清影豈無上林枝愛此山月冷

題扇面小景

天闊虛白寒露滴空翠冷誰持明月光鑿此山河影

題淵明小像

采菊東籬下南山入望時葛巾新燒酒正耐晚風吹

題太白小像

不到長安久常卿風月閑而餘山水色知是夜郎還

題墨梅三首

宗失山牕下霜清月在簷平生青白眼今始識無盐

幾年求洛客衣袖滿緇塵面色有深墨知非肉食人

昏昏俱守黙皎皎欲誰憐詎意林和靖年來亦尚玄

題紅梅三首

玉骨棲丹砂夜雪迷春色欲學綵雲飛東風苦無力

月殿春風早瑶姬試曉粧為憐霓裳

流水小橋西東風路欲迷漁郎莫回首不是武陵溪

題墨梅二首

歲晚湖山曲風塵到士林定知松處士移說不移心

莊子觀虛白揚雄守太玄無鹽與姑射不必問媸妍

題小畫

喬林出華構落日幾凭闌十載干戈後傷心畫裏看

題白公小畫二首

伐木空山裏停雲懷故人山人莫嘲哳愧爾白頭新

世路荆榛滿青衫塵土深何如兩幽鳥頭白老山林

題狗勒竹四首

月澹秋陰薄庭空夜色寒西風剪雲母片片墮琅玕

漢女挾湘妃霓旌導羽衣夜深風露下却誇白鷺歸

野鶴弄清影徘徊臨曲池離離霜羽短不奈晚風吹

世路蕃荊榛杭節風塵底東兹貞白心歲寒奉君子

題秋江送別圖

江上西風急維舟待曉行前山新月上正是晚潮生

次韻題梅花

南枝春信早倦客鬢痕深歲晚空江曲相看只

素心

題宋道君鷄冠花黄雀各一首

絳幘秋風裏青城夜月中君王有先見應爲鴈來紅

艮岳春風暖飛鳴意自閑寧知他日恨却在紇干山

題扇面小畫

煙凝舟嶂晩木落鏡天秋可惜清宵月無人共倚樓

題睡兔

夜月沙如雪春江水似天煙波幽夢遠不到鳳池邊

昔日柴桑里黄花白髮新悞爲彭澤令羸得滿衣塵

栗里秋香晩東籬菊未黄翛然山月下忽見黑衣郎

九日濁醪盡黄花笑酒盃夜深山月黑不見白衣來

白髮陶彭澤東籬立晩風寧能效王操早作黑頭公

彭澤休官後西風滿面塵故交零落盡誰是素心人

又題墨菊二首

采采東籬菊秋香正滿庭定知陶靖節不讀太玄經

東籬秋色晩白髮對斜暉獨作休官後猶紆墨綬歸

次胡仲申先生齋居述懷韻十首兼簡宋景濂先生

晩來新雨過忽憶枕邊書睡起推牕看茅簷月上初

相逢三島客東海又桑田不記遊東鶴歸來近幾年

一春常苦雨晴意晩方佳坐看庭前蟻成行上古槐

寒食多風雨年年苦欠晴淒涼麥盃飯不到北邙塋

平生胡伯始曾是漢廷人老去長爲客儒冠果誤身

亂後逍遙簡難逢一笑微青春眼前過白髮鏡

中看
故人時見過有酒即須留但得時時醉百錢餘
杖頭
每憶宋夫子終年坐北軒著書良自苦得意好
忘言
勞生將半世志不在功名欲效菟裘計黃金苦
未成
金華山下路吾亦愛吾廬終歲無車轍階前草
不鋤

次前韻奉簡范景先先生

陰陽一太極羲畫本無書欲究先天意應思未
畫初
種學須將習工夫似力田終身似穮蓘不必問
豐年
奕世衣冠盛應須子弟佳如何王相國辛苦樹
三槐
寒食好天氣東郊踏曉晴去年金碗出今日有
新塋
紫陌多芳草年年閱世人空懷百年慮誰是百
年身

亂後居城府青山每見留晚來新雨過秀色滿
墻頭
浮生何荏苒百歲幾悲歡留得脩名在從教後
代看
二月山城暖春風到小軒茅簷喧燕雀桃李自
無言
陋巷無車馬幽居好避名不因書帶草誰識鄭
康成
南山青繞屋秀色似匡廬好買山中地春來共
把鋤

題梅花卷寄潘學士

堂後逍遥谷春風近玉堂定應承雨露白髮對
清光

六言

題雲松山房二首

天上鈞關九重海中蓬萊三峰用我玉堂金馬
不用閑雲野松
泰山僅膚寸合徂徠已千尺強戒用汝作霖雨
慎勿傾人棟梁

七言

題子猷訪戴圖

晉室頹波已横流濟川功業謾悠悠渡江一楫無人畫却寫山陰雪夜舟

題畫唐馬次韻

泥融芊路雪初乾蹀躞霜蹄散曉寒十載華清春夢覺風塵今向畫圖看

小遊仙四首次金中孚韻

秦女吹簫

月冷瑶臺語鳳凰紫簫悽斷白雲鄉西風回首山河異鳷鵲樓閑漢未央

漢武招仙

建章宮殿土花鮮仙掌亭亭曉露前沆瀣未晞松目墜桐人已逈茂陵阡

劉阮天台

桃花流水舊天台萬丈紅塵枨不開見說白雲天路遠當年劉阮若爲來

芙蓉城仙

三生應誤讀黄庭謫向人間老月明欲躡鳳翎尋舊夢剛風秋隔五雲城

冬日道中

日落疎林度小橋天寒歲晚路迢迢道人已是歸心急更爲梅花住一宵

題鉤勒竹二首爲程將軍賦

白旄風急秋陰薄玉帳雲深夜色寒飲散轅門天似水一庭霜月在琅玕

玉帳屯兵渭水涯瓊林錫宴夜歸遲四山蒼翠秋無影月没中天白羽旗

山行

一葉秋江萬籟鳴白雲堆裏扣禪扃歸來兩耳松風在留得秋濤入夢聽

題墨梅

一枝欲寄隴頭思春早江南雁到遲月黑小樓清夜永紫簫吹斷玉參差

題扇面小景二首

月殿笙簫十二樓霓裳按徹小涼州西風吹斷鈞天夢香老琪花幾度秋

玉鉤半捲水晶簾金鴨餘香曉倦添睡熟紗廚天似水綠荷涼月夜厭厭

尚絅齋集卷下 賦

樂善堂賦

世有至樂兮非荒忽與混茫僉不悟其在中兮
鶩外索其皇皇蒙昧罔非於文繡兮豢腊毒於膏
粱聽五音以爲聰兮昧五色以爲明外耳目之
暫愉兮棄憂患之捨捐惟賢達其登覺兮體吾
樂於天常揭孟氏之遺訓兮建高明以爲宰仁
以爲柱兮義以爲梁嚴忠信以植內兮外禮闕
而爲防正牙籤之秩秩兮炳聖謨之洋洋儼博
帶而峩冠兮抗高論於虞唐伊萬善之攸萃兮
嗟吾樂其未央昔宣聖之飯蔬兮藐富貴如浮
雲顔氏之燕然兮在陋巷而忘貧舜鷄鳴而孳
孳兮又樂取之於人轉反身而誠兮亦強恕而
求仁企聖賢之遐躅兮曾莫執其遺塵覩營之
獨樂兮乃從欲而病民郭善善而弗用兮遽顛
國而隕身援古事以鏡戒兮怛惕厲而書紳束
平之嘉善兮克永終譽謗不爲惡兮乃困強梁
固厥過不同兮惟吾行之不譏居子兢業兮有
終身之憂勉循善而弗怠兮沆心逸而日休小
人之徇名兮亦矯情而外飾苞忠得又忠失兮
蓋中心之戚戚善與僞其幾何兮憂與樂其倚
伏誠否在人兮自求多福彼趙孟之所崇兮亦
趙孟之能卑贄天爵之尊嚴兮匪夫人之得私
踪俯仰之無愧兮實君子之攸宜亂曰吉人爲
善惟日不足將乾乾而夕惕兮寧懷安而自佚
嗟善人之不可見兮吾將樂其善而無斁

雪賦

文賦曰賦體物而瀏亮則体物迺賦体也雪齋
叔寥偶思醉翁汝南故事輙用禁体物語作賦
一篇然要非賦体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歲律遒餘寒凝積陰泄微陽潛冰霜冱結天地
於是勝六合迷玄冥御騎召屏翳役飛廉
雲騎單乙風刀斯結戰野而十林振槁鑿山而
萬壑埋崇沙揚積漢氣連天南湯泉盡凝火井
宵增飛霰清道以先集雨雪積迹而仍無其始
至也則蹁蹁躚躚乍却乍前儷舞鶴之氣氣其
少進也則淅淅瀝瀝載疎載密般食葉之春蠶
苞徘徊於雨極漸捲舒於重簾紆迴風之妙舞
瑩玉塵之清談姑款臺之粉英玷書室之牙籤
投明月於暗室倒寒光於虛簷仰而睨之則遇

爲翼翼遡混沌未判之先天倚而察之則逮逮
延延緬海濤雲靜而風恬山岳夷其峻險乾坤
大其包函混一視而同仁霈德澤而竪沾纍萬
鈞之莫舉由積漸於微纖調玉燭之至[illegible]兆金
穰之吉占當斯時也孔席困溫墨突弗黔縮禹
步其如蝟凝土脉之不黏遷洛陽之高卧滯灞
橋之幽探遡北風而悲歌欝憂心其如悵已而
鴻夷返旆羲和戢運雲陣解馭風師鼓倦廓萬
里之青冥流片月之氷蟾耿珠梅於遠空挺孤
松於寒岩客有棲遲下邑恆處窮閻平萘之心

未已沉斟之興方酣悵白雪之寡和歌青雲而
自愁於是沈瀣霄之珠露濡玉兎之霜毫斯攄
懷而作賦顧体物其何慊

閔春雪賦 次前韻

去冬大雪予旣竊取醉翁之義作賦一篇入春
雨雪弥甚當陽和發育之時肆陰沴嚴厲之氣
草茅隱憂不能自已輒次前韻復爲之賦[illegible]庶幾
觀民風者或垂采焉伊大鈞之專籌斡運四序
而幷海畢天高而地下兮風動植與飛潛方青
陽之肇和兮忽玄陰之戟蔽留雨雪其弥旬兮

汩泥滓於征驂緬微詞於九天兮跪敷衽於飛
廉悼下上之凋瘵兮屬戈矛之方銛四郊闉其
荼蓍兮皓積素於層嵐憤中華之簪組兮褰就
食乎江之南宇宙廓其無塵兮寂炊煙[illegible]晝增
遘桂玉之交迫兮果憂恚而仍燕肆原田之麰
麥兮失翠羽之舵瑤閣柔桑於旣萌兮冒管
之可甞頤上天之盍鑒兮散陽光於重巖彼盈
尺之呈瑞兮誠不根之緒談申黃竹之哀歌兮
殷餘聲於筍籬回颱忽其振林兮驚落屑於梅
簷覽世故而惕厲兮恒夙夜而困恬考春秋之

災異兮驗倚伏之相函方百穀之始播兮亦霢
霂之旣沾宜條風之府和兮簇花雨之庶纖諒
天道之匪遠兮徵人事而可占肆干戈之擾攘
兮化傾白於黎黔迅日月之跳丸兮孰煎膠而
可黏慨柰想於千載兮覘虎穴而勇探誠力業
之不逮兮欝中懷其如悵嗟競時之桃李兮邅
榮耀於朝還固予生之蒙昧兮敢冒進[illegible]自儳
遂予自於孤鴻兮耿予心於寒蟾偉喬松之耿
介兮表獨立乎嵌岩景袁氏之高躅兮僵僵臥
於窮閻耿孫生之餘輝兮歛六藝以沉酣御廟

堂之調燮兮配皐夔而無慙遲予衷於蘭素兮
託予姆於兗冀及大史之觀風兮列氏謠而何
媿

雪賦 二次韻

庚子冬大雪入春未已偶倣醉翁禁體物語作八
賦再疊今冬雪中登迎華觀因復次韻賦之以
呈用和郎中云

愛柏先生觀雪乎迎華之觀招玄暘之范納懷
岳陽之仲淹慨斯人之既遠發德光於幽潛乃
延梁園之鄒枚萃金馬之徐嚴追羅鄭莊之驛
門倚晏子之歌有生末至立于堂蕭笔陣貫百
貲之勇鋸刀利一割之銛于時瘴海息波丹崖
捲嵐北風與乎衛詩千城笑乎周南兵塵廓其
盡清烽燧寂其宵燈合四美二難之會有文事
武備之兼東望則天台桐柏羣山出沒翼飛旋
羽蓋之璆虬而望則雙谿凍澴白石璀璨孕扶
桑乾蔵之水蕤南望則岩倉大末冰崖合沓溢
瑤空爽氣於跡鷹北望則夫容岺崇奇峯玉立
對殘樓羽客之高談先生衆回四顧按簡與藏
激清風於蓮茘索孤笑於梅奮起謂客曰方今
雨暘時若武揚文恬美化洽乎江漢先聲讋乎
殺函端雪霈膏澤之潤草木畢勾萌之沾蒐異
材於岩穴用無間於洪纖四序調玉燭之和三
白應金穰之占客顧堂而懸磬尺揚帝默忘鵬
翮之天飛滯蝸涎之壁穀曷不挾白雪之高詞
躋青雲而冥探含陋巷之獨樂極斯民之焚燒
客乃磬折傴僂拜且謝曰吴選草昧大明繼邅
股肱之臣既東我而西定仁義之師不阻隘而
鼓僥炎精麗暘谷之曷餘光被月窟之殘義聲
漸于朱垠仁風翔乎冰岩叢爾禪啟遐邇閩閩
懷雪案之辛勤玩六籍以沈酣廓堂之高方稷
契之比德山林之下託箕潁而何愁先生渊然
一笑援脩柏之蒼髯尋歲寒之深盟吾與汝其
無媿

閔已賦 次前韻

閔予生之蹇阨兮胡歲序之荐淹獨乾乾其夕
惕兮玩六籍以況潛覽詩禮之中正兮識春秋
之謹嚴固陋巷而簞瓢兮寧羨乎服車而駕驂
申古訓以自飭兮志直溫而簡廉顧屏質之篤
純兮極砥礪而弗銛昔予之納吾心兮樂雲水

而煙嵐遍中原之多事兮戛戈鋋於東南羌歲行之旣後兮爝宵烽其未熸慨巢戚之存燬兮又疚痛之仍蕪蹇煢煢其孑立兮甚孤鶴之鵝懸憂來忽其無緒兮沸縲繭之春蠶耿青燈於玄夜兮面搖搖之風旆蒐陳篋之遺篇兮味前脩之緒談惟昔賢之勤孜兮警中夜之投籤亦焚膏而繼晷兮惜短景之經營蹉予生之寡昧兮款忽違而自悟遭亂離而適全兮仰大鈞之包函繄文治之聿興兮款款雨而濡沾伊大匠之掄材兮誅無問於洪纖顧出處之靡常兮爰命龜而裁占曰孔席不暖兮墨突不黔彼跂望之微娟兮適濡綏而自點豈伊人之為靈兮弗旁搜而遠探聆斯言而遐舉兮釋中懷之憂怏寧居本之飛英兮挹扶桑之軔遲羲反頹而忽悟兮嗟吾言之奢傀喟人生之一世兮馱旦暮之爲蟜苟脩名之不立兮愧華野與商岩識佗儒於軒冕兮亦何異夫蹬蹭於閭闠激商音其浩歌兮命淸尊而醵酣及齒髮之未暮兮庶斯言之無愁楚刻銘之雲英兮擢廣寒之霜髻聊矢辭以自誓兮恥閱已而何嫌

述志賦 次前韻

予悲不及古之人兮汩時俗以自淹進微黃鵠之遐舉兮退嘶鱸鯖之淵潛緬高風於巢許宕逸步於徐嚴日栖栖其弗遑兮蹇却行之羸驂縶深遯而遠遊兮愧於陵之未廉將希用於當世兮又悲鉛刀之為銛旦予陟於雲林兮挹蒼翠於晴嵐營菟裘於下邑兮謝捷徑於終南羌延矚於原隰兮報野憐其未熸儻斯懷之誠遂兮信熊魚之可兼漱石泉之淙淙兮吸岩花之飲綠同草衣而木食兮亦何事乎叫囂蔭白雲以爲牖兮挹冰泉以爲蘆席風林而偃卧兮面雲山而高詠撫瑤琴之朱絃兮倒緗帙之牙籤搴薜荔於前榮兮聆松濤於後簷夫豈蟬蛻而騰舉兮庶怡神而養恬方宇宙之紛爭兮日有事乎戈函幸踈拙而見遺兮苟自足其沾沾寧浮沉於市里兮競錐刀之微纖伊予志之堅定兮奚龜策之載占量予之自許兮竊有志乎蒼黔懷耽毒於宴安兮甚濡膠而自黏進旣才之匪稱兮遊將幽處而窮探苟一夫之弗獲兮詎忘心之憂怏濯予纓於滄浪兮晞予髮於朝暹

將矢辭以自誓兮懼群言之傲僥悄空山其無人兮佇孤光於寒峰靜白雲之孤飛兮撫蒼松於嶔岩解聲利之矢弢兮遨塵囂於里閭遵暮山其凝紫兮送落日之紅酣苟予情其信姱兮企古人而何懟斷雲根之爲翼兮擬碧澗之龍髯聊引年以玩世兮追松喬其何嫌

琴操

天蒼蒼兮日曛復幽幽兮瞻雲欲巔天兮不吾聞謂爲暴兮吾君謂姬仁兮吾爲之臣采西山兮薇蕨卽以樂兮朝飢唐虞世遠兮吾安歸

右西山

荊山兮日曛欽予璞兮君門世玉石兮罔分皇覽以余爲謾足再刖兮心不懲予玉誠珉兮君之明痛泣血兮山阿君不聞兮奈何君不聞兮天心不移石之簡兮君我知

右荊山

越山兮峩峩越之水兮曾波父不見兮奈何父不見兮泣于昊天天不聞兮予生可捐江之深兮深可側天有知兮父可得父可得兮予悲釋

右越江

我昔家兮禾山之陽今我居爲釣于蘭江禾山之下有黍有稌我田我漁我室我宇自我不見三載于兹江水東流悠悠我思

右禾山 西江府文用從宦蘭江嘗有歸歟之嘆其家本禾山也爲作禾山

蘭生兮晉滑歛厥華兮混蕭艾而群處世罔余知兮緊其所孰植于門兮芳以賈患搴將鉏兮曷返質乎空山視世奚悲兮嗟嗟乎爾蘭

操以洩其思焉

右閔蘭

〇〇辭

〇〇〇醉經堂辭 為中山貫雲伯輝作

緊玄酒兮味淡泊醒沫泗兮釀濂洛誰其得之兮顏氏之樂酌聖言兮以道酬酢挹孟之醇兮視馬鄭其糟粕彼昏不知兮疇其先覺

宋氏二子字辭 有序

太史宋先生之二子伯曰璜字仲圭清慎端愨季曰璲字仲衡敏而有文先生嘗俾冀序其說冀推古者命名之義其別有五曰信曰義曰象曰假曰類取於物為假假者寓名以存其義者也夫名者義之符也字德之輿也名以彰義義以制字字以載德德以行禮是以名成而義著今先生之命二子厥有旨哉夫璜者宗廟之器故撝容焉璲者佩服之象故取乎焉昔之君子比德於玉良有以也古禮有字辭繫之以辭曰

民之初生父命以名既冠而字是曰禮經古之君子以名考實名實相須是謂成德瑟彼玉璜黃流潔清穆穆清廟厥作祼將亦有佩璲有瑲蔥衡秩秩大庭周還有章敬爾威儀維民之則匪物為珍緊德其物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夙興夜寐戰兢惕厲展矣君子戒之敬之我作斯銘

式配字辭

王氏諸子字辭 有序

古者子生三月則父命以名既冠而友字之禮也中古、以來始為之說識欲其循名顧義焉爾

古禮之廢久矣歷陽王君東吳名其諸子曰璥曰瑜曰璡曰瑀曰玖曰珹屬予字之且徵其說予謂古君子比德於玉非徒然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循名顧義則豈遠哉請字之曰敬肅謹圭文武立之以公公者正大之謂體是六德輔之以正大亦可以為成人矣雖然玉不琢不成器士不學不聞道今君諸子質信美矣盍亦各顧厥義而益務學也哉異日述君群玉之府觀厥中和之成則大圭拱璧天球琮璜所以登郊廟而儀朝廷者是必有在古禮有字辭因

中歆義為之辭曰
敬以持己肅以待人禦侮以武勸儆以文謹而
將之執主是則洞洞屬屬如將弗克勉成一德
歆有令名循之弗怠全德可成士之成名玉之
成器百爾君子惟學為貴

姜處晦字辭有序

姜君彥名蚤歲嘗銳意問學有志功業蓋將侶
金閨之群彥依日月之末光以晛耀當世既而
嘉遯邱壑更其字曰處晦以自隱焉予聞而疑
之夫處者動之機晦者明之微也昔之君子其
處也以俟夫動其晦也以養其明非止於默而
已也盍亦觀夫水與月乎夫水以不息為體者
也然不處而積則無以盈科坎而放四海月以
明為用者也然不隱而晦則無以復朓朏而欽
弦望今君之處夫晦也其將韜隱於是乎抑亦
處而有待也閱諸古禮有字辭因繫之辭曰
處者動體晦為明微如水之靜如月斯恒混混
源泉蓄而有待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月之瑜望
嘗魄載生既晦而壯其光乃盈相彼滿汙朝晡
夕涸燁燁膏火秖以自銖衣錦尚絅闇然日章
亦有美玉韞匱而藏展矣君子允蹈斯義朝斯
夕斯誠之為貴

鄭仲涵哀辭有序

滎陽鄭仲涵與予交三十年所居相距僅百里
然自始及今會合者無幾焉蓋予杜門為童子
師仲涵足跡罕至城府故間然一會會輒契闊
累歲今年春予卧病再閱月與仲涵不相聞暨
予疾起而仲涵死久矣嗚呼仲涵之殖學砥行
不獲一用於世其不大可哀耶然儀尊青黃乃
木之災仲涵之不用安知其非幸耶翊仲涵生
孝義家族姓累千百指公私內外各有攸職仲
涵獨以疾無所與扶舁讀書安坐而食仲涵之
所得良亦多矣然仲涵亦無他疾苦惟司聽有
未瑩其為學更得以專志焉年將知命人道略
備奉先迪後具有家法其亦可以無憾矣已昔
韓子作歐陽生哀辭哀其父母老無所於養仲
涵無是也故予之所哀不在於是夫天之生人
未嘗不欲其安也人之所貴乎壽考者亦在乎
安其生也竊嘆夫世之人困頓道途蒙犯霜露
至於老死而後已彼雖壽於彭聃亦奚益於生

哉若仲涵者既疲要矣而不假之以年將天靳夫安不欲人多傳耶抑人處夫安者理誠不可久耶使仲涵後死遂其著書立言之志則其所就未可量也是則予之所哀也仲涵有子能世其業其亦可無憾已夫予生先仲涵二年由其安不速仲涵而哀者亦可期也是亦予之所哀也繫之以辭曰

蒼蒼無從上有天耶人之有生其偶然耶貴賤壽夭果無預乎其間耶炯彼世人其生非錄憧憧道途老死百年亦有君子或遂其安壽則不永孰獲其全我觀古今萬化一一原委順而已理亦何憾嗟惟先生處世獨閑身雖云亡不亡者存有子繼學克紹其傳奕奕高門子孫日蕃我作哀辭以慰後昆匪君是哀用哀世人

○○贊

○○○友琴生贊 并序

友琴生者尚友於琴也生倜儻不常合於時常登山臨水往伐木之詩則悲歌慷慨予竊悼友道之不古重感生之志因為之贊云

友者五品之人倫將以取乎人不交人而友諸琴君其何心

郡守小像贊

外圓而內方外柔而內剛惟其圓故於物無疑滯執其剛故不與時低昂此其所以當周武之世數千里之郡而能邀迹乎龔黃並詩所謂豈弟君子邦家之光耶

○○銘

○○○無逸齋銘

暨陽俞伯仁名其齋居曰無逸蓋將貽厥子孫也問未徵予銘詩予惟無逸之書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末學謏聞豈能窺其蘊奧哉姑述稼穡之艱難所以居後人者為之銘曰

天地兩間中立者人天運不息人生在勤相厥農民服勤稼穡一日不耕或匱其食有土有壤是耕是耰我苟無逸歲其有秋惟昔先民罔敢逸息厥子不知乃諺乃逸聖有謨訓無逸是師匪惟稼穡百行是宜奕奕高堂用貽爾後百爾子孫庶其肯構夙興夜寐陟降在茲所其無逸弗替引之

清白軒銘

舜江楊瑞名其齋君曰清白軒昭先訓也金華
童冀為之銘曰
民之初生肇自古先木之有本水斯有源在漢
東都政由宦寺桓桓太尉振國之紀世道方否
志則弗神獨遺清白無裕後昆舜江之濆其流
浸浸厥有聞孫於焉是宅祖德日遠遺訓弗忘
日星昭垂有扁在堂曷承其清曷守其白匪涅
不緇匪撓不濁清爾志操精白乃心毋曰暗室
上帝是臨朝斯夕斯戰兢惕厲造次顛沛罔敢
失墜化行一家肇由一身曷止一身貽厥子孫
自我先人克承克繼四世上六世則後裔嗟我
承式亦有後人無念爾祖淑慎爾身百爾子孫
以引弗替我作銘詩永錫爾類

讀書齋銘

聖人之心寓諸方策讀而知之措諸事業詩書
禮樂易象春秋萬理咸具無一不周兩漢以還
各立訓傳繁文日滋去道逾遠不有濂洛孰瘳
其源其源孔長其流遂分聖有謨言學問思辨
匪惟知之貴乎實踐大學之道修齊治平學而
底此其業乃成展矣君子是則是傚道不遠人
庶其光蹈

三箴

〇〇五箴

予生三十有八年齒日以長而業不加進身日
以困而志益荒落偶讀韓子五箴而有感焉然
予之所愧者非特五事而已姑先其近者云
學成于勤而游以荒弗業而勤其道乃光在昔
大禹寸陰是惜吾儕小人放焉朝夕當寤而寐
當誦而嬉齒髮遒邁而業日隳前之歲月如駒
馳隙後日幾何能不自力往者莫於來庶可期
及今弗勵後復何追

右游箴

人知善言為世之利而不知為將之忌知直言
能藥於人而不知禍斃其身言之信美於己美
利言之諒直適以招疾子不見夫立仗之馬一
鳴斯黜貴言者寡冥冥默默可以保生厲不能
鳴亦以自烹謂予於默木在之類慎而擇焉庶
其無悔

右言箴

行者一身之基始之弗慎終焉曷追哉今告汝

謹始之道惟義之從惟禮之蹈時之所隆於禮
或愆衆人所趍汝則避焉苟咈于時義固斯在
擧世所非汝謹勿怠惟忠與孝惟禮與義造次
顚沛罔或失墜旣愼爾始又晶爾終朝斯夕斯
以靖厥躬

右行箴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好惡之公已焉得私好其
可好反以爲媢惡其可惡卒以爲忮當惡而好
當好而惡人皆謂然汝獨不悟汝非仁者汝非
鄕愿同爲合汚察斯媒怨聖有謨訓讒毁譏譽
佩之終身衣

右好惡

盟空

名者可長而不可
一名衆忌攸歸苟弗
不顯其光衣錦尙絅
斯灼亦旣燁燁能不銷
病無其實弗病無名汝之不
幾何其聞者久

右知名箴

〇〇說

〇〇雜說

人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士志於立言
其亦不獲已哉然自六經而下立言滋多去道
逾遠而言固未可廢也亦幸其有裨於世教焉
爾去古寖遠諸子各以所挾馳騁當世高者騖
於玄虛若捕風繫影浮海望洋而無所底止卑
者淪於綺靡抽青配白浮商泛羽不異夫好鳥
繁音之過耳也如是而曰著書立言焉嗟夫古
人之所謂立言者其若是夫

人之所恃以生者食與衣而已至於珠玉人何
賴焉然世不貴乎菽粟布帛而貴明月夜光者
以其得之艱也得之難而不適於用人猶貴之
別其適於用者乎賢才之處世其適用又非菽
粟布帛之可比也然累千百人不一人焉其亦
可謂得之艱矣然世非徒弗之用也又且弗貴
焉非徒弗之貴也又或鄙賤之令有人焉毁璧
棄珠而莫之惜則人必爭非怪之有賢才弗之
而世且習以爲常其可嘆也夫

貴生於所無賤生於所忽中流失舡一壺千金
崐山之下以玉抵鵲彼非弗知玉之可貴狃之

可賤也急其所賤用急其所輕也士生斯世亦若是夫雖然寧爲玉弗爲瓦也碔砆售而瓴甓混矣將韞匵而藏之乎抑待賈而沽之乎玉乎玉乎吾矍汝之祇鵠也

蔦之柔不能自立附之喬木則可以凌雲參天石之重至不可舉載之方舟乃可以越江浮海何則得其所因也人之因於人亦若是已雖然木仆舟覆則終不免於泥塗之歸況淪之棄爾是以君子貴自勉爲昔者齊有管仲雖無鮑叔吾知其必能致一匡九合之功漢有陳平雖微魏無知其六出奇計未必不用也世之志士猶喋喋然曰世無鮑叔魏無知云者亦誣甚矣哉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竭民以役之盡力弗迨夜以繼之民疲弗堪右尹子革夕王謂之曰臺其崇矣夫對曰臺則崇矣臣懼王之國其日隳也夫土者臺之基也民國之基也今王徒知積土以崇臺而不知養民以厚國是崇一臺而隳一國也王弗聽臺成而及於難

楚王好細腰後宮弗寵幸者咸約食以效之餓死者相籍也予謂悲之夫寵幸者身之榮也身死則寵亡何類爲彼婦人之知宜不及此也世世之名大夫位卿相者類皆徇君之欲君悅佞爲則己訑訑而爲諛君好同爲則己墨墨而爲昏此無他誠欲固其寵利也而不知卒隕其國以及其身亦足悲夫

燕人有善弈者國中無與爲敵趙使之燕聞而欲觀之請諸燕王而召之且召其次善弈者與之角過次善弈者痛爲求而得其下數等者既至善弈者心得甚既之若無人置枰布子惟手是底弗爲計也下數等者惴惴爲慄慄爲熟思而審計惟恐其失之也終局而善弈者北爲君子曰事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弈小數也善弈倘弗慎反取敗爲而況於將三軍本兵柄者其可以小敵而弗慎也哉

惠子與客觀魚濠梁之上人魚相忘也投之以參其來益衆明日復往觀爲魚潛而弗出惠子怪之客曰曩子之來也意未嘗在魚也今而羨之有鉤餌之心焉惠子嘆曰甚矣物之靈也夫人之機心一萌魚猶知之況以人爲物之靈而欲以機心御之哉

越人釀酒大熟下夕則錮其户人跡罕至群鼠縱肆飲焉罍罋甕盎間咔咻衝突越人弗知也一夕客至中夜取酒觴客燭而往鼠方酣飲適甚不虞燭之至也驚遽溺焉世之貪暗而盜利沽名者蓋亦少自儆哉

造父之太行見覆車焉其轅輻相其御笑曰是所謂前車覆而後莫甚焉其御進曰君徒笑之紂嘗非夏桀矣而不知卒蹈紂矣而不思改其度也今君不已安知後之人其不笑君也哉

趙有大賈甚矣所居室廬堂敝完好猶曰視其縛縄而時葺之杞梓椽楠無不樹也棟梁榱桷無不儲也常曰吾後世子孫誠賢信克任堂構矣苟或不然使吾材素備庶免其覆壓焉鄰之民咸嗤之既而賈沒十餘載大風雨以震鄰之屋多壞賈以有備獲免君子曰趙賈可謂貽厥孫謀者矣使古有天下國家者能預養賢材以貽後世亦何傾危之有也哉

越之南有錦鷄焉每旦日出則出晞其羽悅其文采揚揚自得也既而浮于江漵顧見其影睥睨翔舞裴回不能去久之眩而溺焉大雞惟蔽於文而忘其身之溺也人之狃於文而自取覆溺者亦豈少哉

靈丘之鵲與上林之烏相遇乎丹穴之山烏謂鵲曰吾與若形質無大相遠也音響未至遼絕也胡若鳴則遭人之喜予輒逢彼之怒也鵲曰是固然爾夫予之鳴先吉而示之徵故人喜焉予之鳴未凶而告之咎故人惡焉予不聞夫夏癸商辛之逆乎嘉廉惡來詭詭而諛則悅龍逢比干謇謇而爭則殛矣子何知之晚也烏不擇復相與質諸鳳焉鳳曰有是哉子所謂不惟其時而自取焉者也昔予當舜之時嘗一儀焉文王之世嘗一鳴焉千百年間予特一鳴一見而已今予不惟其時而聒聒焉日號諸人何往而不逢怒也哉

鼠警鶴說

物之戾常者雖小足以致異非偶然也以鼠之微而能警夫鶴焉亦怪矣哉夫鼠陰類小人象也鶴素質皓白有廉潔之象焉豈其有廉潔之

士為小人所中傷乎雖然彼亦處汙濁而僅能自潔者爾然有羽翼而不能高飛遠舉斯其所以致害也與

詩叶韻辨

音韻之書古未有也非古無音韻也未聞有其書也亦子生而五方同音其本然也長而變於時俗其習然也然閭巷小人妾婦孺子見於歌謠者初未嘗變也自沈約撰四聲韻壹以當世之音為主正音於是微矣然古之載籍其存識者尚能辨之也至宋吳棫復取古之正音變於今者為叶韻焉者不待叶也唐陸德明音釋群經間有叶韻之言未敢的為之名也陸氏猶未足徵也漢鄭康成為詩箋其名物度數音韻之說詳矣誠有之則鄭氏言之矣鄭氏亦未足徵也齊魯韓三家以詩專門三家未嘗言之也不寧惟是也子夏親傳聖人之經其序詩也有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音韻固重矣誠有之子夏寧斯而不以語人乎子夏猶賢者也三百篇親刪於聖人取其善惡可為勸戒者以訓後世曾謂音之不正而聖人不刪正之乎然詩猶非聖人所自作也易之文象皆出於聖人其韻語猶詩也自今觀之秦漢以前載於竹帛者皆可考也東都而下音漸不古沈約已承其誤吳氏察之弗精又強名焉過矣不然則先秦古書若天明慶行之屬無一語作今韻者其是非較然矣夫文有音韻者猶弗之能察則無音韻之可考者又可既耶嗟夫聖人之大經大法載諸方冊後世所當明辨之者宜亦多矣人顧屑屑乎書韻之辨亦末矣雖然行遠高自卑古之明訓也若夫遠且大者冀也竊有志焉

璜谿生傳

璜谿生者蓋太公望後人也始太公釣渭水得玉璜故生因以為號焉生少時游心閔學漁獵載籍亦有志釣取當世功名會天下多故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澤間垂綸終日弗設釣餌志不在魚也人或疑焉予聞昔之尚志士多隱迹屠釣間生豈其人耶

贊曰昔嚴子陵披羊裘釣澤中庸常人爾及其

動星象歸江湖抗節當時流芳後世遂與許由務光爭烈矣使生有志於斯豈下古人哉

趙立道傳

趙立道者故宋宗室諸孫也家素饒於財立道幼卽簡靜寡欲居常弗御酒肉年四十復屏去醲醬甘脆之味日唉饘粥兩杯盛暑未嘗揮箑不澡沐者亦三十年客至輒促席清談或終日忘食委如也予聞至浦陽嘗造其居立道時年幾七十矣雖攻苦食淡風神秀拔氣貌腴澤予甚異焉嘗聞空山窮谷中其人食淡寡欲壽有至百數十歲者然皆山澤之臞立道豈所謂義勝而肥者耶

贊曰老子有言五味合人口爽世之嗜甘脂而獲酖毒者多矣閣立道好神仙則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者立道其有得於是乎非耶

貞烈姜女傳

貞烈姜女寧者越金華邑人也姜故邑大家以貲雄鄉閭閭子姓細鄙率以華侈相高寧獨尚質素居常紡績足不踰閨闥其母憐之每曰妾勝幸不乏毋自苦也寧曰閨女之職業以麻枲絲繭為事竊自樂之無苦也聆諸兄讀誦往往習知其大義戊戌冬兵入郡城母挾寧暨諸女同避一室兵猝至徑前持寧欲犯之寧目其母姊姊感出卽抽兵佩刀自刎兵不意愕眙大呼他室兵皆至曰此貞烈女也嗟悼者久之予與姜同閈知其事為詳懼其久而湮沒無聞也竊取春秋傳信之義為之傳云

贊曰昔劉向傳烈女取其事可為勸戒者以貽後世若寧者豈不足為世勸也然世之業載籍襲珪組者或不知出此閨寧之風亦可少愧矣

楮虛白傳

楮虛白字受卿會稽人也以文墨顯其先有楮先生者與中山毛穎弘農陶泓絳人陳玄相友善事見穎傳虛白姻嫺無華不事先業病時狹薄務崇寬厚弗拘邊幅之行時郡守有卧護諸陽者召祭雖惺虛白應隅偕整處置周密人莫窺其罅隙守得以高枕無事先是君臺閣者風稜嚴厲郡邑冷官夙夜弗遑謡席往往以病在告頻虛白調護藴終吏者甚衆性和易與人交不為翕翕熱人自以為坐春風中然素昔質朴

第不可測而中實能容物亦不以顏色諂媚於人同僕金張羅韋方貴幸用事出入卧内比周家蔽虛白嫉之未嘗與接後大會二人者侍妓服華麗一坐風動虛白屏退坐隅避者無人歎曰吾乃今知炎涼之世態哉因自辭免未幾予坐事累金張羅韋相繼辭去抗塵走俗容色銷沮惟虛白不易其素云

贊曰自竹帛道廢古之載籍類以帋謄者楮氏之力也虛白雖不學無文然能世其清白不為市道交是亦可尚云

墨君傳

墨君其先蓋出孤竹氏孤竹氏有國當商周間子孫代以貞節自守厥後有遯淇澳者事衛武公詩人美之漢興渭川諸族尤盛惟墨君之先無聞唐元和中協律蕭悅始物色之至宋而文洋州同與其志節其名遂著君少有奇氣恒欲樹立功業世名儁秀然質性耿介不能與時俯仰方他族貴盛起家擢揚紆服青紫者布列中外君未嘗過焉家徒四壁每清風時至皓月在庭悠然自得不知形影之相忘也襟韻蕭散人一見之則鄙吝之心俱盡亦可謂有德君子者聞其先世亦仕嘗紺墨綬故子孫因以為氏戰國世有名翟者又一墨家者流非其族

贊曰孤竹國自夷齊克讓中子嗣有其國其後支庶皆有分地惟墨君無茅土說者以為別出管城齋云

連華傳 （陳氏因池忽產瑞蓮並華黙芳水堂其中予因為之傳云）

連華其先洋鄉人當司馬氏之時有主浮屠之社者一時士流之所欣慕子孫世以清白相承為華蓋其後也華之生也其父以奇偶之數筮之遇坎之比曰是謂比其首克昌厥後子人同心麗乎重陰出汙而清處幽而馨其澤中之英乎既而華與其弟實蠡生為總角然居篤同胞之義中道而立不能與世浮沉病時之險薄也尤尚交道傾蓋相遇至白首而不渝元和中使者旅訪河間劉華之名舉而薦諸朝晁李相繼既白俱定於陳之澤陂習其水土遂終老焉兩房諸子尤苦心於學治長年術亦見甚於人厥後有顯於濂洛者蓋其族也然予不能物色其人故未暇詳其世系云

贊曰連華昆季當波流橫靡之中而能卓然特立直道不倚可謂君子矣嘗聞其支庶有別為何其生亦蕃然未聞有連理者周成王之時有合穎之禾產于唐又一農家者流非其族

麴玄傳

麴玄剡人也其先蓋黃華之苗裔當戰國時有名英者為楚三閭大夫之所函至漢而南陽諸族始盛晉末有家於柴桑者亟為靖節徵士所採擢其後遂顯於世玄之生也質有異焉其母嘗城氏曰嘗游墨池感而有娠厥父以玄經筮之曰黃中通理金復于水母顏厥子童烏之祥奕葉其昌太玄其有光反生狀頎而黙故命曰玄素業貧無立錐之地寄迹褚先生家時宗人親以黃白術顯賓客騎從雜遝膏午玄環堵蕭然晏如也迨諸族凋謝玄巋然獨存性沉黙不以寒暑榮悴一變其色當遇貴人或館致之尊諸座右既而久弗見反載召衣冠始弊因拂拭之笑曰君非出塵之器耶對曰玄所謂抗塵走俗者遂自免歸君子謂玄合卷舒之義矣以時進退遯世無悶其知道者哉

尚絅齋集卷四　　金華童冀

○雪川集

○五言古詩

○題凝清軒三首

高齋開華館列榭臨清渠綠萍被文礎長楊映綺疏芳洲雜衛杜金塘擢芙蕖陂蕩彩鷁弱藻栖文魚良辰啓華宴列坐儼名儒衣冠集觴詠献歌謝壁等香清凝綺席酒淥湛芳壺心賞自云逸日晏不知劬既醉歌太平桑扈詠樂胥逍遥寓宇內不樂復何如

其二　效陶靖節

少無簪組念雅志在丘岑結廬古澗阿披逕嘉樹林南軒納朝陽北牖延夕陰渰門無深轍入室有鳴琴良朋以時至清坐談古今秫田秋向熟濁醪行可斟傾筐擷園蔬杼竿釣清潯歡飲聊共適過備非所欽

其三　效韋蘇州

高軒臨曲澗長夏有餘清微風灑然至林木起秋聲焚香坐清晝素心澹無營幸微軒冕累庶免憂患嬰於陵樂灌園沮溺志耦耕晤言聊自

適誼謂溥浮榮

清芬室

斯人抱高尚結屋城南垌學書有餘暇山林無
俗情春蘭被後圃秋鞠麗前榮幽香適何來微
風相與清竟日諍相對不為塵慮嬰消摘一室
內慮以全吾生。

贈別

古人重送別送別惟贈言今人亦送別送別重
華筵華筵亦何有水陸具陳鮮燕歌遂趙舞齊
管閏吳絃畫無一日歡顧為千日情不如贈言

二

好惜惹馨所望上言保忠孝竹帛千古傳下言
加餐飯相對黃髮年黃髮不易致青年當勉旃
贈言良不多持比白圭篇

送人之安慶

皖城在何許乃在楚江湄客行良亦勤王事有
程朝暘艫出江浦桂席指中沚簡書豈不勞山
水多清暉公餘肆遐矚退食常委蛇功名分所
有冰蘗慎自持加餐何足道願子棠令儀

寄永康士友

弱齡抱高尚遯跡栖丘園胡為負鉛槧遠涉瀟湘
水源山水查不佳風氣良亦淳况有二三子晨
夕共討論寒暑未云易迫逐下吳門尺書昨夜
至眷眷道殷勤矯首天一方永念懷故人江水
日東流無緣復西奔惟應北風起日送南飛雲

雲林書舍 效陶靖節

少微軒冕累雅志在林垌讀書三十年乃為塵
事嬰束裝去京國遑遑拔南荊疾風吹翠櫨五
月凌洞庭東還董不樂尚阻千里程永懷園田
蕪歲月忽屢更故園覩斯境依依念平生雲山
詠悠邈緬焉起深情

三

送人入京 效陰常侍

送客上京國弭節向春江山花為舞女江水當
離觴草艫遊為疾悉隨似人忙明發東華路足
踏軟塵香

種德堂

種竹期作林種松望成陰種德何所期乃在方
寸心勿謂寸心小生意無古今勿謂剪蘗微栽
把可十尋柯葉日以茂根本日以深南處斧斤
伐莫使牛羊侵我歌聊自儆持用比心箴

友竹軒

伐木久輟響谷風遂成詩友道已不古況復叔、
世時耳、餘亦構疎寄祿良可知君看友竹軒爲
高堂好奇擇交遠草木此意誠足悲管鮑不可
作吾將誰與歸

如在堂

奉親有高堂堂無百歲親思親有孝子子無百
年身親去日已遠我心諒如存入室想音容謦
欬如有聞堂惟嚴於廟廿古方㝵陳皦皦心目
間膝下奉晨昏我身良有盡我心浩無根百年
堂不長子後亦有孫所愧爲人子莫報罔極恩 四
親歌蓼莪篇此恨終乾坤」

蘭雪軒

猗猗謝庭蘭玉立美無度託根已得所況復依
瓊樹天寒霜雪繁祇恐成年暮春風不扱拂何
由覩情素所賴晞春陽時時承湛露

並蔕二色菊

秋林已凋謝晩菊忽獻奇燁燁霜中英一株各
異姿初疑金玉蝶翩褸蹬樹枝又疑遁家術變
幻之所爲我聞菊禀性真正惟自持胡爲逐世
慕華而非所布容色信可易本根諒難移所以
古君子堅白無磷緇草木非所憐永爲時世悲

次張來儀題金華山居圖韻

我昔來玄芝東上金盆山仙人五雲車可望不
可攀授我日月丹案世鉛永班持歸石室中神
光燭茅宇自從落城府歲運亦已還頗聞青田
鶴近自邊海還口銜五色圖飛下青冥間山中
舊茅屋言歸無雲關丹液應有成白首回童顏、

送王鎮撫

將軍官隴西家住東海頭隴水去不長不入東
海流將軍歸東海莫覩海上洲獨有龍頭月相 五
隨歸故丘隴月行復圓王事不可留再聽隴水
鳴思親恨悠悠矯首海上雲只向天南浮願學
海雲飛莫學隴水流

○○七言

○○○送馬明府還蜀

蜀道易昔如上青天今如履平地借問昔難今
易之所由知開揮天狼絲態水行復有黿鼉憂
大明日月照九州山無險道江安流陸走秦鳳
駕馬牛水下江漢無停舟蠻夷九譯職貢脩東
喻識猶西梁樓馬鄉家住錦水頭少年把酒看

吳鈎枇今五十雙鬢秋萬里作官江海陬三年
宰邑政理優桑麻棲吟民歌謳問渠何事懷故
立春雨霜露悲松楸人生百年水上漚老我白
髮思歸休前年東下岳陽樓泠官自可歸田疇
苕溪又作三載留搔首先亂雲悠悠今年趂
觀瑣
見抗丞—惠幸復來滄洲石田茅屋山之幽一
身湖海雲萍浮嗟君素走亦已酬太平歸鄉復
何求歸故鄉守桑梓蜀道昔難今孔易千村萬
落無剎杞但穎千萬年薄海內外無遠邇遺民 六
在在安田里太平有象自今始

送劉簿歸雲中

陰山六月天雨霜大磧草白寒雲黃邊民肉食
無稻粱遠逐水草隨牛羊劉郎家居古定襄少
年走馬陪戰場上功幕府羞戎行東書廿作薇
省郎將命壽對行四方揭來佐邑東海傍幡然
掛冠歸故鄉北風吹沙鴻雁翔黃河十月冰無
梁問君遠行奚所望關河酒綠蒲萄香鷙鷹走
犬獵近關歸來馬上懸兩狼後車細載兔與獐
割鮮行酒據胡床酒酣耳熱起徘徊少年比樂
無時忘方今四表盡來王塞上有土皆畊桑五
風十雨時歲康歸去歡樂殊未央人生百年誰
短長鏡中羸得雙鬢蒼君今已謝名利韁笑我
未識閑中壯泠官十年坐寒廳吾伊五夜聲琅
琅三徑松菊日就荒把酒送君增慨慷仰視雲
漢何茫茫明年詣
闕上封章
聖恩若許歸滄浪白首擊壤歌虞唐

題廬山圖為尋陽張子華賦

我昔放舟下江水拭眼廬山如畫裏 七 枕圖一別
又十年卻望雲山隔千里雲山於人殊有情開
帆秀色遠相迎當時山靈不解事不邀我向山
中行別來見山每相憶咫尺黃塵不相識三生
宿緣知未盡又向君家看山色留與子孫雪滿
顛結茆正近廬山前山中禾黍今幾年翩翩兩
神生雲煙我家金華好煙嶂赤松牧羊在其上
知君有意相從遊老晚支筇一相訪

題松陰卷送杜籌長

杜郎家住淮水東早年學種徂徠松讀書臨前
愛松綠日夜望松高過屋蕭條矣火二十年有

夢不到家山前長林大谷化荆棘蒼松久作爨
下煙埸来之官向吳會松樹童童偃華蓋官曹
白日困簿書客邸清宵聽竽籟故園三徑久已
荒東鄰西舍澤相忘昔時遺老無一在頳垣碧
草如人長三年坐嘯長松下神武門高冠好掛
買舟載取明月歸更寫蒼松入圖畫人生出處
非偶然聞君宦遊今幾年青雲得志自可樂白
頭歸鄉也不惡

莫士元山水歌

吳興畫手古所傳近代復數莫士元莫郎夢山 八
惟畫意不學吳人金碧筆前年為我寫岑寂落
筆悲風動蕭瑟不知渾沌闢何年絕壁猶含太
古色兩株古木蒼蘚皮煙雲繆轕迴風文庚樂
秋張洞庭野鐃鯛夜起珊瑚枝林下古木荒苐
茨綠蘿交絡屋間畫抱琴來訪者誰子路迷不
畏溪橋危頳崖石磴何逶迤仙人往往凌丹梯
九疑衡岳儼在目復恐有路通仇池我家金華
山色裏見畫忽憶山中時明年春雨瑤草綠荷
鋤歸株南山芝

莫士元畫松 爲邵世書賦

天下數人畫古松近代獨稱唐球好莫郎樓也
里中子無見虬枝驚絕倒閉門一月坐風雨敗
壁頹垣恣揮掃不知何年傳神助意匠經營出
天巧精臨手我楚松鬪滿幅煙雲生纏綿高堂
六月無炎蒸颯颯悲風起林杪蛟龍欲雨動鱗
甲虎豹拏空奮牙爪孤根盤鬱踞厚地高標落
落撐晴昊嘆息紅塵久荆棘何處立屏存合抱
客邊忽遇許元度要我林泉共幽討君家并山
古雲麓歲晴雲種碧草松根茯苓如斗大便
擬服食見輕矯只恐明堂須棟梁長材來許山 九
林光

關仲彬秋山水歌

總章古相之子稱丹青名家今尚存老來寫隱
吳市門白頭不覺兩眼昏荆關范郭大擅場彬
也醉來下筆親吳興作者何紛紛眼中忽復見
此人高堂雪壁無纖素白日蒼茫起煙霧長林
大谷少人行海闊天低風景暮蓬萊圖嶠不可
到咫尺仙凡隔歸路丹崖瀑布懸秋冥入耳颯
颯悲風度重岡複嶺雲氣連陰洞或有蛟龍眠
人間霖雨不易致便欲辟穀求神仙丈人倆立

秋風蕭悵望落日心悠然明朝拂衣下衡霍來
芝英入商山煙

題趙麟春郊散收圖

古人畫馬稱曹韓近代獨數趙集賢一一往不可
得筆法付與諸孫傳天閑縣壯喩萬乘神定擇
毫覺天勝人間羈靮不敢施散收春郊見真性
一足騰坐雙足拳一足噴吐煙青煙就中一足
待樹立雄心已馳青海邊雪峯上人今支遁不
惜千金愛神駿客態留我展畫圖復見開元閑
清峻秖今驊騮世豈無冀坂往往逢鹽車何如 十
駑駘立伏下日飲太官三品芻

題筆工溫國賓詩卷

古筆以竹資簡牘椎於遲鈍古所服後人製毅
乃神速工巧有餘拙不足書契而下篆籀繪畫
壁没蒙光煜煜張鍾嗣興尚圓熟妙用允屬中
山族吳興作者首馮陸溫氏父子湮其躅翰林
雄文聯巨軸重之不啻連城玉紛紛末工事角
逐文犀象管炫九日吁嗟溫生老而禿世無異
眼甘退伏百金不售火韞櫝安得一用古制復
嗚呼安得一用古制復書契載觀皇羲俗

題張來儀青山白雲圖

天下幾人畫董元近代獨數高房山房山不獨
妙形似輔以丹碧增其妍往年未識廬山面曾
向房山畫中見高堂白日生雲煙分明坐我南
康縣大山崖政倚天立倒捲銀河瀉空碧小山
起伏争坡陀海濤出沒晴靄多醉酣老眼重摩
挲此身便欲栖煙蘿十年一夢隔雲海却向長
江聞擢歌青山於人如舊識滿眼黃塵非故國
羞將白髮照滄浪恐又家小歸未得先生舊業
廬山前丹青要得房山傳還能作畫遠相寄白 十一
頭共賦歸來篇

題王生峰雲圖

王郎家住越水東讀書養母越山中一朝薦書
上幕府捧檄又逐西征鴻去年將命來雲水日
日思親春雲起今年重到雲水頭看雲思親雙
淚流自言少小失所怙鞠育恩深賴慈母母兮
孝養猶有時父兮一別終天悲當年安塵暗廣
路大母年高髮垂素山中一月食無魚日夕臨
流心獨苦蹼足弗憚百里遠六月火雲天宇高
鮮鱗深甕野江水藾有赤日行逢萬中途滲水

深莫測咫尺蒼茫失舟楫解衣抱甕身與俱甕
沉鱗躍身為魚天高茫茫誰與訴此水終年有
人凌我聞此語心孔悲天遣幽遠諒有如君不
聞姜孝子舍側雙魚出江水又不聞王休微天
寒解衣魚出冰當時傳信書太史至今孝感人
間稱百年幾人稱孝子九原有知獨不死古來
上壽無百年紛紛汎波誰與傳王郎有父本有
母母今白頭稱節婦一門孝節世所無教子復
有賢雲圖我作歌詩徵不誣他日太史春秋書

題望雲卷

他鄉見白雲故鄉有慈親慈親白首隔鄉縣白
雲日日他鄉見雲飛有時還故山游子為客何
時還我願游子心相隨白雲去莫學白雲飛只
共白雲住白雲住止吾親今遊子晨昏居膝下
坐令天下思親人歸去家山看白雲裁雲作春
衣釀雲作春酒舉酒勸慈親願親千萬壽從今
相期黃髮年子母人間永相守

題江天雪景卷

海風吹傳作山立逆天萬里雲一色天人薄暮
剪飛花半夜寒光動總白山人曉起慵欲扶摩

十二

挲醉眼猶模糊推窗不知人在世祇眼一覩天
地初乾坤渾沌含太素渥海茫茫隔煙霧霓旌
羽蓋紛相迎咫尺蓬萊有歸路仙人鶴髮顏如
童翱翔貝闕遊珠宮萬年瑤草凌寒碧千歲璿
机如日紅瓊林玉樹交相倚白鹿軒騰青鸞峙
織雲不動天無聲一色瓊田三萬里六龍海上
飛金烏鵾鷄啁哳鳴天衢閬風吹夢落人世卻
向蓬瀛看畫圖黃金未就丹砂訣青鏡蕭蕭兩
華髮從今更約三千年歸去三山白銀闕

題蘇平仲詠梅花卷

我懷蘇子贈白髮請嶺南當時梅花有佳句至
今清氣遺江潭江南見耳孫董銳珠不九生平
不識耕與藝經史六藝俱沉酣昔年橫經坐太
學壁水浩蕩思汲涵高堂忽念垂鶴髮
丹陛一夕辭朝簪歸來結屋依蒼岩白日對客
惟請設我家茅屋深烟嵐門前綠樹垂黃柑微
書一夕下君穴長江萬里隨風帆雲根黃獨如
斗大十年無夢騎長鯨讀君新詩如夢覺今我
一唱數者三遍仙譽君偶一過夜雨蒼苔荒石
龕南枝久已化荊棘縞衣無復來翩翩我方東

十三

書上京國百拙自嘆無一堪長途兩脚倦行役
黄塵撲面叠青衫明年儻遂歸田約白首相見
期無慚

次張來儀金華山居圖韻

我昔好山未識山跰足日日勞躋攀歸來小樓
坐清晝佳處攸在阿堵間蓬萊岱輿豈不好挂
帆入海經東瀛窮高靈鷲亦良遠流沙萬里經
玉關不如故園攬奇秀南北兩峯開髻鬟半生
足跡不出境詎意天道如循環白頭南行近萬
里壯心未○○○○官舡柁樓高於屋長江劍
涉無險艱蓬牕日日看山色既異塵埃遺世患
眼中臺殿盡刹様若地無復全碧鼓匡廬衡岳
不可識殘碑斷礎棄草菅江山無情亦銷歇空
有大衆能駐顔孤舟歸來畫天意山泉尚許聽
潺湲何物微官苦維繫幅巾行逐孤雲還煩君
寫圖對岑寂卧游償我平生閑石渠天禄無憂
到姓名久在丹臺班

遊道場山追和東坡先生詩韻

具區西南古雲麓閒有於菟嘯林谷何年天竺
道人來結茅宴坐蒼山足雨花散落春漫漫四
時香靄烟雲盤蹊屠千尺倚晴漢方池六月鳴
驚湍山僧閉門長不出白日跏趺惟文席清涼
境界無業緣菩提善根由宿植洞庭龍女青雲
鬟常時獻果來山閒蓬萊方丈在人世安用入
海求神山人間昏夜何時旦却望雲林在天半
少年學道今白頭搔首東風一長嘆

登道場山雲峯追和東坡先生遊徑山
詩韻

十年不見金華山歲月閱人如逝川孤○○○
五千里復與山水相周旋朅來溪會浮○○○
庭下瞰神龍淵道場秀色接朝暮有足未上○
峯巔況山至夜散燐火寶地一夕開青蓮浮屠
突兀倚天半石磴百折何蜿蜒未將足力使眼
界癡坐且學山僧禪堂無營與捷飛步亦有杖
頭沽酒錢勞人本欲息四体何如一醉山中眠
今晨登覽願自適得意仰看雲中鳶勞生宇內
已頭白百年幾度憂患煎平生兩足厭奔走瘦
節獨許登山便同行況有二三子忽到絕頂心
悠然蓬萊東望又清淺一笑回首三千年

贈翠峯上人

方壺仙人古詞伯千里聞風未曾識奇書名畫散相遺無塵不一見顏色雲山望斷今已仙他生相見匪千年、翠峯上人遠相遇下筆似得壺公傳高齋反關無俗客日對雲林寫蕭瑟丹青脫畧兒女姿篆籀横陳古人蹟古來筆聖曾幾人近代獨數張藏真一流往不可得吾師醉來下筆觀高堂雲壁照人目運肘揮毫風雨疾青天雲霧生晦冥、白日龍蛇起平陸枯藤老樹懸蒼煙珊瑚玉玦相鈎連鄭鄣九曷出泗水支祈鐵鎖淪重淵世人貴耳但賤目奇寶往往弃道側憂久未信百里笑燕市自售千金骨半生湖海西復東春如社燕秋如鴻地肺山前路羅月天目嶺上眠松風十年鄉園不相見白首他鄉初會面形容未識聞語音如是山人共鄉縣握手訪舊心爲驚舊交落落如晨星相知少年盡頭白相話故山雙眼青老我思歸歸未得咫尺江濤隔吳越憑君爲我圖家山早晚東歸看山色

蜀泥行 吳田河高田下雨淋水傷岸日疏薄每歲農民蜀取河泥護岸 此不能高之蜀書見吳人讀作儀音

朝蜀泥暮蜀泥河水繞田河岸低吳中有田多滷潟河水高於田數尺雨淋浪拍岸善崩歲歲蜀泥增岸腰載泥缸小水易入船頭踏船船尾立吳兒使竹勝使篙竹篚漉泥如濁醪水流泥滑僅汰准岸上浮土何時高比身便作淘河鳥河水滋多河泥少君不聞越上之田高於城連車引水千尺坑車聲軋軋夜達明田間濁水無時盈吳田苦潦越苦旱越水常慳吳水滿嗟乎世間至平惟水猶不平請君不用觀世情

修圍行 俗書作圩韻書無圩字或當作圍

吳田膏腴畝一鍾吳地有米皆宿舂吳人畏水不畏旱只愁圍滿田水滿家家護圍如護墻老少蜀泥河水傍前年差夫運官木米載風淩弄水宿去年處處拉逃軍白日家家閑閉門兩年無力修圍岸河水入田天不管今年官令催修圍河深蜀泥泥亦無岸傍在處無剩土撑船遠向南山取大圍浩渺如望洋小圍不啻千畝強田家船小無十斛低岸長圍何日足朝輸百船防鏵漏暮輸百船防水口船去船來來去頻岸上何曾土加李問君圍岸何當成請君少待南山平

燕啣泥

燕啣泥年年飛向畫梁栖燕足猶懸舊時綵華
屋年年換新主去年人作陌上塵今人不見去
年春海棠花開春雨歇綠腮半捲珠簾揭十二
闌干春晝遲美人悅醉簫聲咽繁華一夢隨飛
煙燕子歸來如舊年昨日花開今日落得意春
風且行樂花開花落年年春行樂年年非舊人
却憂茅簷舊時燕主人歲歲長相見

○○五言近體

○○○赴—京過雨留客邸次公叔韻

積雨青燈暗羇人白髮生愁知清夜永老覺黑
貂輕實館悲長鋏泥途畏遠程故山茅屋好深
泊愧浮名

○○七言近體

○○○丁巳臘日立春

前年孤櫂泊錢塘去歲三湘送雁行萬里歸來
猶是客一身強健即爲鄉土牛鞭裏春先到野
馬塵中日又長獨喜故園茅屋在小山松桂未
全荒

戊午生旦次丁巳生旦詩韻

去歲三湘把酒危洞庭煙浪渺無涯雲萍易地
懷鄉國風木終天感歲時家裏交情貧獨在鏡
中勳業鬢先知本生舊學皆荒落只有歸心不
永馳

承—召入—京朝退偶成

陪儒華髮入—金門也向
彤廷預討論朝退每陪賢俊後詩成曾感
帝王尊九重
親爲書
宸翰多士人均仰
聖恩共慶太平千載遇白首猶力報乾坤

早朝過雨次公叔韻

閶闔晨開扇影分風飄仙樂靜中聞
九天雨露垂恩澤五色旌旗擁彩雲犀象放蹤
來絕域衣冠錫宴總元勳陪儒擬筆圖王會照
代予今政用文

送人之—京

澤國深秋江雨晴郎官報政上
神京金陵東望三山遠震澤西風幾日程
雙闕晚臨鳷鵲觀

五雲天近鳳凰城定如朝罷承
珠淫錫宴南宮預寵榮

送郡守入覲

陌頭官柳綠依依三月春風上
帝畿京口帆發
雙闕近鍾山日上五雲飛
天開閶闔瞻
龍衮樂奏簫韶有鳳儀想見在廷稱治最歸來
五馬足光輝

郡府公讌次太守韻二首

江郊曉日迎
丹詔一札綸音四海傳
聖主九重親制作儒臣千里任承宣文章喜見
隆三代京國遙瞻尺五天尚憶
彤廷曾錫宴衣冠濟濟秩初筵

其二

昔年承
召趨丨京國曾聽
東華曉漏傳廊廟夔龍新黼黻藩垣方虎舊旬
宣

朝回青瑣依
丹地涌賜黃封下
九天此日江城迎
鳳詔白頭猶得預華筵

次郡守遊山詩韻

一年忽忽春將暮下馬山亭暫解鞍晴日樓臺
花氣暖晚風迴路麥秋寒青林佛寺明金刹白
壁人家近翠巒知是公餘來問俗不因遊衍事
遊歡

贈風鑒田生二首

湖上春風生綠波扣門有客遠相過閒憑共談
青山好臨水方憐白髮多勳業鏡中還自笑聲
名身後定如何雲間黃獨行堪斷歸去茅簷隱
薜蘿

少年功業已無心況復蕭蕭雪滿簪蔡澤生平
空自許杜陵老去即長吟煙中草色孤村晚雨
後松花一徑深正憶家山無限好隔林何處語
幽禽

贈醫者

新築茅堂雪水潤喜無車馬到柴扉雨荒苔巷

夫須合日上去憁腴望飛丹室夜寒珠有暈華
池春暖玉生肥不須更學畫公隱恐有文光動
少微中大得退一苦葛世卷詩珉南四小寸有詩畫如在環眼而望無端可用狀力書
紀之兩頭清水方四田北脒望也盡魚五食神仙字則化為北都紐
移竹次以貞韻無懷湘中士友
沖水秋風吹鶴髮江湖夜雨憶魚竿客鄉賴有
書聲好官舍新添竹色寒粉節飄香浮綠纖錦
箋題字寄青鸞美人遠隔瀟湘浦日暮碧雲天
外看

題翠微吟藁

廿一

幽人結屋翠微裏日日哦詩面碧岑嵐氣曉侵
書帙潤煙光晚入硯池深千金白璧無輕售三
嘆朱絃有賞音玲重錦囊傾什襲莫將聲價動
鷄林

題清隱草堂在城中書書二水會屋

光氏草堂何所有開門惟見白鷗波樓臺上下
通雲氣城郭中間聽櫂歌一夏軒窗秋意早四
時闌檻月明多喜無車馬紅塵客時有高人載
酒過

題松風閣

若耶溪上此廬閑萬箇長松繞屋青半空雨歇
龍吟曉午夜風生鶴夢醒孤舟八月過彭蠡廣
樂何年張洞庭我亦平生識天籟抱琴來就月
中聽

題黃龍洞

湖州城北山如畫聞有黃龍宅上頭六月林巒
常帶雨四時風物總成秋雲根下伏千年洞巖
竇中藏百丈湫昭代于今崇秩祀只將明德答
神休

題廣陵太守歸葬卷

廿二

戎馬驅馳歲月遷南村一夢竟遊仙丁年有恨
遠鄉國丙舍猶憐有墓田幾處丘原存禹鬣誰
家墟組尚蟬聯故園不用重嗟感金粟荒岡澹
暮煙

觀東坡先生和胡完夫詩卷因次其韻完夫名宗愈常州人

承恩出守鬢毛斑趣召遥歸虎豹關閶闔九重
天帝所蓬萊方丈道家山一時文物隆三代百
世才華重兩間獨惟買田陽羡約請朝何事也
求閑

○○五言近體

○○○題小畫四首

秋水隱蓮房幽禽語夕陽故園歸未得飛夢繞林塘

落日湖光淨芳洲野蓼紅幽禽殊有意獨立向秋風

野水帶平沙叢篁映白花鳥啼人不見春盡客思家

竹外幽花白山禽立晚風行人莫廻首不是故園中

題扇面小景二首

前山新雨過碧樹晚風寒可惜清秋景無人共倚闌 山雲○

澗底雲根濕林梢風葉鳴何時明月夜來此聽秋聲 石木○

題江村片雨圖

斜日江村外蒼茫片雨秋披圖忽相憶曾上岳陽樓

題子昂學士所書詩後

香奩佳句好如是舊王孫留得風流在生綃見墨痕

息齋風竹

夜久高飈起蕭蕭山月明小牕雲影亂無處覓秋聲

次張秉儀金華山居圖韻

聞說山中路經年斷客行山人理歸屐莫遺綠苔生

題鈎勒夾竹梅

美人隔秋水贈我金錯刀願因青鳥使報之瓊瑤

岡湖齋文集 書判集

迎而為○○○○手植柟杖銘

質之堅貞澤存制之樓擲丹膿危能安持永年

靈壽杖銘

杖之靈危而傾杖之壽持永久錫斯銘子仍銘

幼生堂銘

維天生民不能自生託體父母具人之形身自提孩毁娠含息撫我迴我迨于成立日月逾邁孝養而時風木興悲蓼莪輟悲炯炯音容儼在心目永言孝思惟日不足親去日遠我心弗忘我心之存我親在堂永念劬勞昊天罔極豈不百年痛猶一日奕奕高堂陟降在茲百爾孫子永言孝思永言孝思以引弗替我作銘詩永錫爾類

芸軒銘有序

盈天地間惟萬物物之類有善惡故人之類亦有君子有小人使皆小人焉而無君子以治之則善類或幾乎熄矣惟物亦然故物之惡者斯有善者勝之是以蛇虺惡物也而雄黃足以禦之烏附毒藥也而甘草有以制之然非徒勝之也又致其用有以藥夫病焉則夫君子之治小人也豈不足以裨之遷善改過而適於用也哉吾輿鄭祐叟從予學來及登第而仕李其志其藏書之室曰芸軒而定其舊習也不遠千里來謁請予銘予惟芸辟蠹者也裨之為蠹書之蠹也生既知有以辟之矣則夫為心之蠹者其可不思所以辟之也哉予故特為之銘俾之朝夕有所儆省云銘曰

天地兩間物有萬類善惡既殊利害斯異各稟爾性各賦爾形胡不自猜利害相璞惟木之虫惟蟻實蠹亦有惟魚迺蠹緗素有芸除蠹有芸辟惟人惟物靈豈無厥心相彼世人厥蠹匪一耳蠹惟聲目蠹惟色口鼻四體臭味佚安惟心之蠹諒非一端曷以養心要在寡欲天理既明日用恒足心得其養百體具從推以治人曷止精身古之君子克自惕厲功加于時名垂後世士之為學希聖希賢念茲在茲終日乾乾

○○傳

○○○渭川漁者傳

溥川漁者錢之蘭城人也少留心問學寓海宇
做攖閒閑戲旅中踰二十年及四方底定為當
道者推轂長為家邑時撤調繁急此邑長貳率
以事病免去漁者獨竭心政理以畢集以故上
官論薦柯馬尋得告歸鄉里遂放浪山澤間所
居去溥沱不數舍因自號曰溥川漁者去人或
疑焉漁者嘆曰是豈不足遂吾志乎始吾之少
也亦有志當世矣暨得宰一邑猶可以少攄吾
志然操刀未習而遽製錦幸獲免去為弟多矣
今優游田里茲擢扣舷煙水間是豈有志於鈎
餌乎哉昔屈客鄙世之漁者矣探網罟賦答著
以涉不測之淵倘獲尋常之鱗則軒然喜因足
厭其志矣彼曾未觀任公子之所獲也夫任公
子所獲猶小者耳彼曾未聞嚴光之獲高致重
名也然嚴光所獲亦未足多也彼獨未看呂尚
之獲千乘國也然吾之志常在是也非特志常
在是也才識有所不逮也故吾所以假名於是
者非欲援古人以自高也亦將持竿引綸相逐
漁人舟子以適提餘年他非吾所志也予闡而
題之惜其志之常白也為之傳云

贊曰自昔逸人高士常屑世故獨往自託於畊
牧屠釣間若溥川漁者其有志於是乎非耶然
呂尚嚴光不可尚已視彼屑屑世故以漁獵勢
利於尋常間者亦何可勝道哉

〇〇題跋

〇〇〇跋時苗留犢畫卷

時苗留犢人槩稱其賢廉則近乎矯情予譽時
苗之志殆不出此也予切愛其蓋為務農教本
而然觀者盍於意外求之

題張來儀楚江清曉圖

右楚江清曉圖潯陽張羽來儀為予作也予別
瀟湘五年每一念至雲山煙水隱焉心目間因
念歸髮讀賢書志聖賢學其能不遺忘者鮮矣
展玩之餘書以自警

跋王右軍十七帖墨本

右軍十七帖刻于唐貞觀而歷代法帖動于宋
淳化後貞觀踰三百載其存者已鮮則貞觀所
刻宜不多得也此帖刻畫精好予平生僅一二
見然是帖初傳豈止廿百而已哉由夫識焉者
寡莫知愛重往往淪弃此蓋其僅存者耳噫夫

董特帖爲然哉

又

予癸歲閱晋唐諸帖其刻畫或未盡晕輒弃去不取後觀諸名家所藏善本與予向所見者蓋無大相遠然後知向所弃者未易得也及得此本實愛殊甚今三十年而所見益鮮則知世間凡物求其全美固不可得也嘗嘆世之取士往往失於求備是以有遺才之嘆因論此帖爲之慨然

○○○ 琢唐本車[illegible]落圖 跋

三十

書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後 跋

書王簡死事傳後 跋

書金節婦傳後 跋

書集芳詩文卷後 跋

卜釋 跋

尚絅齋[illegible]集卷[illegible]五　　金華童冀

○ 北游集

○○ 五言古詩

○○○ 過盧溝橋

夜度盧溝橋隱隱聞寒更居人久已寐行子尚宵征青天四垂幕仰見北斗横石梁河界漢闕下倚空明朔風凄以寒況乃霜露零我行豈不勞簡書嚴有程同行荷戈卒萬里赴邊城我身弗遑恤念之戚中情

○○○ 題鄭伯言詩集

時雨滌煩暑焚香坐清晨開軒面山色有客過我門袖衛珠玉篇高論懸河番清辭(辯)及妙語往往與道隣崔子生苦晩弗獲窺道真詎意衰謝餘正始乃復聞古人不可見古道良未湮俛仰三歎息永言懷古人

○○○ 七言

題宋節婦詩卷 深州人

洛陽三月春風起吹落南園桃與李紛紛飛逐馬蹄塵不學芙蓉抱霜死張家女兒夫蚤亡閨閫戒焉隨姑嫜當年紅顏若桃李即今白髮如秋霜百年世事隨流水留得芳名照青史君不

見東家桃李移西家年年歲歲開春花
○○○答衍公約看杏花
城南招提紅杏花春風歲歲開晴霞燕城白昔
少春色出門開眼惟風沙去年抱疾卧官舍閒
道花開已花謝東君不念客鄉愁十日春光不
相借起來繞樹行數嗟落紅滿地春日斜披撥
綫美實(賓)懷袖留得餘香歸濤(濟)茶今年二月春光
早花開更比年年時好出門十日九經期復恐韶
華閒過了一年春事寒食天節物驚心思少年
揚鞭載酒城東道鬢華一夢隨飛煙即今老作
他鄉客每藉春光對雌索裁詩光爲報花神莫
教一夜東風惡
○○○衍師見和因再次韻
曲江昔年千樹花馬蹄踏水翻明霞春風一夢
生白髮幅巾千里衝黃沙歲月閱人如傳舍過
眼榮枯更待(代)謝百年歡樂能幾何一日清閒不
相借醉來自笑還自差挑燈坐待朏月斜明朝
擬赴看花約汲泉旋城(試)蒙山茶隣雞催人故鳴
早起看樓頭天色好東家塞驢許相借惜負詩
囊無便了人生行止本由天居然負約如去年
百年何時有暇日三月清明過禁煙老來蓋作
看花客還擬持觴對離索落紅一任滿蒼苔收
拾煎酥也不惡
○○○三次韻簡衍師
祇園何年天雨花春風雨樹栖丹霞蒼苔歲歲
落紅滿不歎布地黃金沙上人西來住王舍過
眼空花任開謝兩年約我送春歸半榻白雲許
相借新詩脫口猶吐嗟展卷坐玩山月斜一自
御山別妻約十年不試趙州茶客裏相逢恨不
早道義相忘無醜好花前幾約共憑閑身外多
愁未能了黃塵世事相拘牽況我齒髮非壯年
流光催人劇奔電病眼看花如隔煙人長老信
長爲客早晚南還對離索迎門稚子笑牽衣此
回老懷良不惡
○○○海子橋大風即事二首 借精王彥乃思不王良宗子札 中行又我之詩
海子橋西風大作撲面驚砂似飛雹塞驢局促
驅不前僕夫睢盱行屢却傍人指點笑相語誰
遣先生此行樂韓公半醉紗帽偏童子扶立高
吟肩惟有王郎跛能履挂杖落手心茫然君幸

杖頭無酒錢羊市街西尋鄭虔避風如避箭閉
門經月不相見剝啄移時始啓關披風清泉吠
塵面增頭濁野如井泉沉醉不異歸路遠城南
相提老費公三日不見心忡忡四鞍便欲造虛
白鷺見斜陽天陰紅歸來獨坐增永慨三復予
生康節戒青燈永夜長自憐白首相隨惟影在
故山萬里孤雲飛一身憔悴誰復知從今風雨
閉柴扉養服病鶴江南歸
○○○行師見和因再次韻
少年一鼓氣方作出語驚人走冰雹詞林無日
不吟哦騷壇有敵皆奔却鉢心獻瞥良亦苦抵
掌拊髀方自樂中年始悟學術偏閉門默去聯
息肩徒知出處亦漫爾未信行藏非偶然耕田
而食鑿井飲童有奪標爭鑄度暮年忽作弦上
箭楚水吳山得相見孤帆一日下春漢十年不
覩廬山面今年又復上燕山回首家山路逾遠
東林避逅逢遠公常時對我憂心忡被圍共猎
寒月白禪林許看春花紅客鄉慎勿生嘆慨老
境情懷潭自戒萬里休嗟路遠邊百年但願身
長在秋風旅雁將南飛尺書先報雲山知明年
春雨黃獨肥釀泉待我山中歸
○○○三用韻自警
詩亡然後春秋作災異不獨書雨雹一朝夾谷
會强齊片言立使萊兵却當時門人誰好學隨
卷獨稱顏氏樂後人往往學術偏自謂聖賢堪
比肩董賈猶存二三策荀楊其然豈其然易經
王弼詩鄭玄春秋何休禮服虔東南之美僅竹
箭蕭慎楛矢何曾見千載之下得程朱普見聖
人獨覩面六經自此昭日星伊洛未覺洙泗遠
我生獨後此數公望道未見心忡忡秋霜暗添
短鬢白春酒不借衰顏紅憂來中夜恒嘆慨獨
幸半生守三戒志勤道遠力已微夙興夜寐心
長在春風花開秋葉飛歲不待人知不知青年
幸從君子學白頭底見小人歸
○○○送鄉庠諸貢士會試
聖明紀元首洪武二十三年歲庚午北平貢舉
數已三南宮科第誰爲伍
朝廷在處興學校河朔于今似鄒魯燕城自昔
號多士黌舍書聲喧兩廡諸生結髮守章句五
夜挑燈坐風雨十年經傳久鑽研一旦雲霄共

軒蕭張生𡢃誦毛氏詩不泥漢儒專訓詁郭生
卯歲學文象三絕韋編威足父哥張二子業獎
趙穎知變賦異察斧一經直筆重王正三傳闕
疑存夏五王郎冒窺孔壁書古文書魚參石鼓
苑生丁卯已莧名三載嶺學心更苦諸子同生
聖明世際鑣共上春官部黄河十月水無冰高
帆大艫鴻雙櫓京師人才輻輳地車馬駢闐
耀珪組四夷萬里玉帛朝七旬兩階干羽舞天
人三策對
大廷忠孝百年事

明主白玉階前集鳳麟黄金榜上題龍光錦衣
還歸榮里閭青史流芳照今古老我尚蒙稽古
歲賡屢粟知何補
堅見浩蕩天地寬要使疲癃咸得所朽壞猶能
出芝菌良材自可充梁柱青雲子弟成令名白
首我歸老環堵擊壤康衢樂太平日作歌詩歌
舜禹
○○○題商集賢畫
天下發人學董元近代復數商集賢集賢畫山
樹畫意不將點畫分清妍乾坤元氣尚渾沌百

年此意無人傳我生苦亂愛公畫亂離不見三
十年
大明開天四海一江山在虛還夜然欲求公畫
不可得苦中往往看雲煙昔年為客上湘水雲
山好處長留連九華秀色開西疇匡廬瀑布晴明
虹蜺洞庭雪浪渺無際華蓋曉峰青可憐今年
又上燕山道憑高四望惟青天舟行一月少山
色北風吹沙塵晝昏竭來燕市厭闤闠旦暮車
馬爭駢闐蓬萊貢境偶一到拭眼復見公山川
當時舊物無一在嗟我與公良無緣公家子孫

今白髮十年湖海相周旋客鄉邂逅重相遇趣
裝又上通州舡我家金華山色秉雲間白石如
羊驟柴門小橋枕流水溪聲久不聽潺湲昨宵
又作故人夢耳邊忽似聞清猿松根伏苓如斗
大便欲歸去求神仙安得壺公縮地法南歸道
里猶五千官船利涉急於箭一月可到家山前
白頭儻獲遂此願哦雲白種南山田
○○○和衍公約看杏花詩韻
客鄉不識花時節官舍蕭條如巷陌閉門猶恐
邂逅風光復看花事行樂前年又得鼓師疾往

往空中閙打麥回思少年與一辈幸免埿塗陥
雙脚非無萬里封侯志贈落魄橋黠度叓亦欲
州縣謀斗升東帶晨趨謁方伯坐是蹉跎四十
年不知兩鬢如霜白東鄰有子早官游駿馬雕
鞍日馳曜西隣有客亦從軍十載歸来門列戟
書生半世成何事出門却笑天地窄南北驅馳
今幾年猶着青衫尚如昨去冬十月上燕薊朔
風入懷衣綻拆弊裘百日走黃沙縱有清泉誰
浣濯平生故人幸相値一一襟懷皆磊落四海
誰非兄弟親百年同是乾坤客興来載酒數相
過如此客懷良不悪昨宵忽作仙山夢便欲飛
書謝妻約来春玉版行可參擬約參寥同大覺
○○○暑雨卽事感懷
江南五月黃梅雨溽暑熏蒸熱爍土燕山道上
走黃塵不識南中霖潦苦今年燕山暑雨多六
月日日閙滂沱跣頭汗衣欲沾體門前流潦看
成河東家墻頹空四壁西家水入深三尺群蛙
白日堂上鳴孤螢後夜梁間出束薪斗米不論
錢城中比屋無炊烟泥塗不異犀浦道禁火翻
同寒食天我生炎方困溽濕不知朔土猶蒸欝
朔南由来地勢偏氣候一月相後先我願天公
憐遠客白頭早遂歸鄉約秋今溽暑行已過歲
晚苦寒其柰何
○○七言近體
○○○謁岳鄂王墓
鄂王遺廟空山裏斜日荒烟澹暮嵐一死曾微
贖身百孤忠寧愧過河三戰場有敵皆奔北冢
木無枝不向南白髮書生謁祠下叢泉一勺酹
芳廿
○○○發龍江 十七月七日
帝城惜別重依依櫂發龍江乙夕暉十月尋常
寒食短孤帆拉颺暮雲飛天空萬里海青遠水
落三冬淮白肥却憶故鄉鱸正美季鷹何事不
思歸
○○○儀真舟中
石頭城下雨如煙倦客不知方醉眠中宵舟移
揚子岸拂曉人喚真州船推蓬喜見紅日上望
眼欲到青天邊一夕風波夢中過百年身世真
悠然
○○○廣陵道中

廣陵自昔號繁華過眼春風一夢賒商女兩江
歌玉樹仙人騎鶴問瓊花荒村石屋無歸燕遠
道斜陽有暮鴉二十四橋明月夜清光此夜屬
誰家

○○○韓信廟

淮陰事業已荒涼猶幸封侯在故鄉古廟有碑
眠宿雨長陵無樹掛斜陽曾聞狀業歸真主安
用論功覓假王千古是非曾未定英雄回首事
茫茫

○○○黃河舟中述懷二首

昔年承召沐
恩波投老飄零感慨多清夢當時懷
烽關白頭今日過黃河別雲鴻雁來邊塞落日
牛羊散近坡最憶故山茅屋好春風日夜長烟
蓑

解纜龍江暮雨寒溯風迴薄楚雲間五更酒醒
推關雁一月舟行不見山半世悠悠孤枕夢百
年擾擾幾人閑勞生宇內成何事獨羨斜陽倦
鳥還

○○○過徐州

十月朔風辭上京孤舟一月到彭城黃河九曲
流無盡白髮數莖猶有情戲馬臺荒沙草合釣
魚舡小浪花輕老來不負壯遊志又指燕山問
去程

○○○霜天早行

茅店雞聲落月孤車聲催我上征途果裹猶訝
刀侵指拂面不知冰在鬚草屋幾家門尚掩野
橋何處酒堪沽却思曩歲禪房宿日上山窗正
擁爐

○○○庚午立春日偶成

一別鄉關十五年寸心日夜望歸田孤舟暮雨
滄江上茅屋秋風夕照邊歸夢常時隨越鳥倦
遊何意傻幽燕小樓昨夜東風起又見天邊斗
柄旋

○○○送朱長史致仕還鄉

鳳城曉日軟塵紅鶴髮承
恩出
九重千里鄉關淮水北
五雲宮闕大江東漢廷請議賢疏傅楚北耆年

重白公想見到家　頻致客挐鮮醲酒晬春風

○○○春甍堂

燕山趙氏使君好種使幾年春甍深見客不談
當世事滿腔渾貯活人心紫芝來處雲生袖丹
杏開時錦作林老我故園歸未得時來花下聽
鳴琴

○○○登崇文閣

春明試上崇文閣病起猶憐步武輕遲暮遠為
千里客登臨不盡百年情疾雲天外青山小斜
日煙中白鳥明皓首江湖歸未得故園春草又
應生

○○○石林為金進遠賦

鶴髮仙翁選石心何年曾種石爲林參差玉樹
參天秀磊砢雲根入地深雨餘有苔常帶潤月
枝無葉自成陰季倫當日何曾見鐵網徒勞海
底尋

○○○庚午中秋貢院述懷呈同志

夜火棘闈風露涼盍簪邂逅至公堂百年幾度
看明月千里相逢各異鄉謾把金尊斟綠醑盡
將白髮對清光少年獨羨蟾宮路折桂歸來兩
袖香

酬胡李安學正見和

何處玉簫吹晚涼月明如水侵華堂神游白信
非人境清夢長思在帝鄉天上漏聲傳鳳闕
雲間劍氣射龍光燕山此夕知何夕猶醉揚州
滿袖香

中秋述懷

去年江上送歸舟遲速心隨江水流千里異鄉
猶昨日一年孤館又中秋青山有恨能遮眼白
髮無情自滿頭謾說今宵好明月清光兩地照
人愁

○○○次韻行師約看杏花

去年已負看花約今歲看花復後期白社雲深
難載酒彩毫春盡謾題詩東風有恨埋芳草香
雪無情滿故枝猶喜家山無恙在明年歸看未
開時

○○○次韻酬行師（時爲頭風未愈故詩中及之）

白首倫交得行公片雲猶恨隔西東百年謾玩
三生舊十日曾無一笑同大藥可能消鬢雪新
詩自可愈頭風歲寒心事知松柏不學春花早

暮紅
○○○次莊孟敎韻二首
日暮誰令涉遠途此身天地一蘧廬請宵無夢
追班馬白日何心校魯魚萬事已歸齊物論一
愁來有絕交書故人有意憐孝寂時致香醪爲
破除
吳御白首懷長途故里青山夢轉廬北上慣看
沙苑馬南行眞食武昌魚陶翁晩歲無酒惠
子平生頗有書白日閉門惟靜坐不教塵土到
階除

○○五言絕句
○○○次鄭伯言思歸詩韻三首
萬里江南客思鄕無限情白頭誰作伴淸夜讀
書聲
其二
故鄕書不到歸雁亦無情猶幸春來好曾無杜
宇聲
其三
睡熟山牕白鄰鷄殊有情爲憐歸夢好報曉獨
無聲

○○○題小畫
夜雪梅柴扉漁舟繫釣磯開門聞犬吠知是故
人歸
○○七言
○○○題叢桂卷爲李人賦
鈞天有宮名廣寒上有桂樹靑團團剛風迴隔
九萬里何人飛夢游其間乃是螢窓讀書客淸
夜神遊生羽翼手搴天上最高枝來向人間占
桂籍我聞昔賢曾夢松他日徵應十八公世間
萬事有先兆精神交感潛相通人生出處有定
分身外榮悴不須問致身富貴須流芳靑史千
年有公論

○○○袁氏族譜詩
生民之初由古先林林총총天壤間後來作者
有聖賢制爲氏族分姻婭獨虞後世昧本源復
著譜牒存簡編袁氏之先何嬋媛宣仲起家初
以棘園爲博士經術專一名綠或氏袁不知
何年定爲袁郞公登用遵時毅秉紳正笏立朝
端九重倚賴四海安覩晉而下亦有年代不乏
人袁覓聖石頭忠節貫九泉九原不死愧褚淵
起巳狗唐尤可憐功在社稷喬不利溢爲唐相

有圭田請立家廟嚴呈遵子孫以續遲綿延散
居四方日以蕃鄞邑之族自宋遷近代復有玉
堂仙吏葉叢儒棣棐鉛斑究大籍益覃研自惟
受姓歲二千譜牒散軼伊誰懲乃述所聞予自
髮尚病簡畧弗克全我言為功始濬川放諸四
海乃滔天春秋書法得牽聯如枝從幾方綿綿
枝牽蔓引相攀援後人繼承能勉旃一傳可至
千百傳我作歌詩知其然子孫世守如貞詮
○○○再次衍公約看杏花韻
先生獨後邵康節白首黃塵走所陌來猶作

山水游不減當年謝康樂歸來讀書茅屋底不
惜庭中雨漂麥往年為客上湘水萬里不憂僧
行脚果遂苕霅又十年日夜思歸嘆蕭索移舟
五湖予范蠡釀酒三高祠太伯臺無蒼卉晴嵐
翠亦有洞庭秋月白不問鳥飛與兔走自樂爲
飛共魚躍去年買舟上呂梁棲很利石森戈戟
狂吟不信風濤險浩飲极恐滄溟窄眼中往往
逢故人還說人民已非昨去年二月到燕城官
河水動冰初拆解裝孤館深閉門塵纓未暇滄
浪濯城西招提雙杏樹閒遺花開亦將落陽休

妙語數見相憐我同是江南客遲予卧病已旬
浹出門不奈東風惡西家蹇驢許相借明日無
風便如約政使飄零隔地香共拾殘英帶冰嚼
○○○追和東坡石炭詩韻奉簡衍公
山祇鑿煤山脈斷負煤出穴冒枕骭荒山無人
種禾黍百里郡煤入城換燕城居人十萬家家
家燒煤勝燒炭土坑潛陽九地回寒谷燠陰一
時散常年此物賤於土棄置道側無人看今年
雪深顏銀得北風排户勁到而悍閉門兀坐塵文
纏經月不煑秫康鍛慎公為我致一車更借山

中之數段
○○○再次前韻述懷呈聞衍公積芻為藍窩
○○○取故末句及之
我不學燄天罔利登龍斷布衣雖寡聊掩骭又
不能焚膏午夜坐窮經虛負流年暗中換北燕
南越走萬里所至嗜好如水炭故園松菊久荒
蕪平生親舊雲萍散白頭歸交廬山遠黃塵每
垂青眼看天寒為我致為薪剛陽可却頑陰悍
側聞豪客夜相過乞取薪芻充冶鍛為問此客
果誰與定如不是嵇康段

○○○衍公見和且有石炭之贈用韻奉謝
君不聞百年木作溝中斷又不聞寗戚單夜適
至肸一朝犧尊升廟堂布衣亦有軒裳極一世間
貴賤良靡常萬物變化猶銅炭我生不知行路
難五十年來任蕭散白日無事常杜門青山每
向墻頭看暮年南北倦奔走炎雪烘面朔風悍
荷公贈我煤專車助我冷吭精鍊鋼諒無報公
青玉案感公意重錦繡段
○○○謝棲則中惠炭（則中名庸四明人）
白頭萬里客幽燕秋席猶憐有舊氊客舍尋常
饒積雪
高卿迢遞遨非煙故人頻致烏薪瑞豪室空餘
獸炭燃昨夜西樓瞻斗柄椒花又喜頌新年
○○○次則中見贈韻
海鶴東遊久未還青田芝老白雲寒而身已悟
三生石大藥難逢九轉丹好景每從愁裏過鄉
山長在夢中看百年身世眞何物白首勞生未
得安
○○○蘿石軒為棲則中賦
海上鰲峰僅一拳綠蘿深護覆春煙風回影轉
龍蛇動月落庭空虎豹眠已喜孤根蟠厚地曾
聞五色補青天摩挲莫問前朝事適見移來五
百年
○○○悼袁公安
遭棄三韓萬里城回頭中夜颶風驚身捐魚腹
孤忠苦命落鯨濤一羽輕報
國乙酬平日志事親不盡百年情承家喜有連
枝在荊樹春來又發榮
○○○題扇面小景二首
百尺樓臺十二闌重重簾幕護春寒鶯甚遇眼
空陳跡留得春風畫裏看
斜日池臺生晚涼綠荷萬點蘸波光因思五月
西湖路畫舫紅雲十里香
○○○望魯
我家西江言望東魯雲山邈悠遠修且阻睇白
雲兮天末悵秋風兮延佇西江兮幽幽路迷泗
兮道阻且脩愛而弗見兮我心悠悠道在天地
兮何所非魯理會吾心兮靡間今古我心之存
兮墜道之所

題跋

題澹然齋卷

保定馬仲淙雅性恬淡害出仕與有操執矣既老而休居扁其齋曰澹然已見志焉予書其得出處之宜也跋佩紱靜以貫云

澹元亨利幽人之貞彖曰澹淡也險而止乎潤柔外以正剛中而應是以元亨利幽人之貞也象曰澤上有水澹君子以薄於自奉不願乎其外初九澹其趾素履貞吉象曰初九素履積德基也九二華其衣裾中心泊如匪吝象曰華其衣裾行素位也泊如在中志含外也六三澹其服赤芾在下雖榮弗處象曰赤芾在下義弗處也六四玉帛几几貴于其里象曰玉帛之貴嘉尚志也九五勺其玄酒浥之用並匪色斯卣象曰玄酒用缶以饗帝也秬鬯非馨明德為貴也上六端冕戴戴章甫之加君子是宜象曰章甫在上高不危也

跋王氏家藏硬畫

右仙都王公硬畫一通蓋南北否隔時也今觀其所所取武侯而下論策凡九條亦海寓未一之世也公之意概可見已惜其抱於下僚鬱而弗施其子魯齋先生栢悼先志之弗伸也裒漬成卷以貽後人百年之間先達名公論贊相望所以發公之孤憤而惜事機之失者誠可為流涕也夫有志之士失時與位固足深慨其得時得位懷於宴安奄然無志者尤足恨也嗟夫聖人之大經大法布在方冊舉而用之亦在乎人為後之覽者其尚有感於斯

跋宋元暉畫

古人論文多貴自然而巧麗不與焉豈不以雕琢者易工而渾成者未易以力致也今觀元暉畫其殆文之渾成者歟然人之所好不同譬之五味各有攸嗜則雕琢者亦未可廢也君子欲知其人觀其所好可以得其人焉

跋宋官誥

陳君仲文出其先世官牒示予宋咸淳初元所授也時賈似道秉政國步斯頻又十年而來改物矣咸淳距今百有餘歲而斯誥墨跡尚新夫有國者信任非賢猶弗克守以一誥之微有子孫焉乃流傳至今其可感也夫

跋宋理宗御書後

有宋理宗賜其臣劉𨍭詩令其繕寫唐人詩以進且有志貞觀開元之治其欲治之心可謂勤矣然帝王之學不在是也二典三謨說命之書帝王之學備矣若詩之為用蓋以示美刺垂勸戒誠有志於是周宣車攻六月之詩非當時急務乎舍而弗論顧屑屑乎貞觀開元抑末矣雖然試有房杜姚宋之臣為之佐則貞觀開元之治亦未易少也等而上之唐虞三代帝王之盛詎非時君所願欲哉惜乎當時之臣不聞為是言展對遺墨為之慨然

書鄭氏孝義卷後

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人道之當然也人孰不知而莫克盡之者私欲蔽之也然有一人焉能盡其道有一家焉能行其道則世必爭稱譽之稱譽之不足又從而頌歌之猶以為未足於是相率列其事于邑若州州邑侈吾民之有是也聞之大府大府加禮敎焉上之方伯連帥以達於
朝廷爲由是朝廷舉褒旌之典下錫復之令且旌其名氏于太史誠欲以風厲天下也夫以一人一家行其當然之道而鄉黨知好焉州郡知禮敎焉
天子加寵異焉亦可見人心之所同然矣然而四海之廣郡邑之繁未聞有一家一人興起焉者其故何哉徒知好之而莫思反躬敎之也浦陽鄭氏聚其族同居九世矣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親親長長之道無一之不盡焉人美之則曰吾行其當然之道也事聞于
朝亦既加寵褒矣凡名公巨卿俊民秀士所以鋪張偉美激揚風誼者炳燿簡冊亦未聞有一人興起焉予與鄭氏居同郡誠慕其義而樂敘之者顧以門衰祚薄事與志違竊嘆夫世徒好之而莫思反躬敎之也嗟夫自大學明德新民之敎不明誠意正心之功有愧望乎脩齊治平之效不古若也向使長民者誠恍鄭氏之風反求而明其明德以新吾民則孟氏親親長長之敎豈難哉哉百爾君子無徒好之亦允蹈之

書鄭仲涵文集後

木之本深者其發也茂水之源遠者其流也長

人之積學有禮義爲之本則其放而爲文也必肆而且浦陽鄭氏同居九世矣其子孫往往行立而言揚惟仲涵氏生而孝友宜其閒孝日就而月將深藏學積不施諸用其所表揚僅見於詞章連篇累牘根仁本義皆其日用之常故其切於世用如菽粟布帛異乎文繡之與膏粱嗟嗟君入今也則亡三復遺編有餘恨恨後之覽者而有以知其人而勵志

書姚節婦傳後

始予讀五代史觀王凝妻事未嘗不爲之感慨激烈竊獨怪夫五十年閒亂離相尋貞女節婦宜亦多有然見錄於史氏者一人而已將世衰道微人不知有禮義故邪抑處乎卑下不能自達於當世湮沒而無聞也婺爲禮義之邦閨門之教夐非他郡所可倫擬戊戌之變死於節者蓋以十數予所審得四人焉今觀李君宗表所傳姚婦李事信鑿鑿可徵其他獨吳節婦謝嘗見紀太史宋景濂氏若姜女寧方婦李者其貞烈亦可書惜予言微不足傳信後世姑附見其名氏于此嗚呼禮義不明久矣以予今之所聞見猶不免傳如此則五代亂離其不克傳者信亦多矣不然豈百年治平之效者婺禮義之邦要非五代所可及也與

序

送徐進明序

天下多事志士之幸而民生之不幸也夫志士非幸天下之多故也非其時則無以見其志士焉昔者三代而降天下多故無甚於戰國與午之季而志士幸遇亦無甚於斯世然當時生民塗炭爲何如哉是則志士之幸誠民生之不幸也然非志士無以靖天下則志士幸遇生民亦與有幸焉海宇混一以來垂八十年晏安無事尚志之士裾塞於山林岩穴之閒没世無聞者曷可數舉觀當時群生咸遂幸莫大焉承平既久文恬武嬉變起不虞因以饑饉戈戟蔓延甲東南故世之志士往往攘袂奮臂日趨於功名吾友徐君進明亦有志焉進明早業進士俟不得志於有司懼親老不逮祿也將東走罣臺于王公大臣以發其志以就其功名歸以爲親榮同游之士既歌以贐之且徵予序予既傷天下

之多故重懼斯民之不幸且冀志士不世遇也聊於進明焉發之進明其慎乎哉毋以得志為可幸也異時猜禍亂者幸出於志士俾民生亦與幸焉則吾有望焉爾不然則居易俟命並非志士之上策也哉

送王明府序

金華為邑不過百里而山谷居其什之三故其地類多磽瘠而鮮肥沃在宋嘉定間經界制行郡以邑居近郡其科賦視他邑恒數倍而邑於是始病邑之為鄉東西各六慶雲直郡城西南負山枕漢高者多墝岡而卑者附砂磧無尺陂澤以瀦水加之土性善洩雨稍不時則黍稷無子遺然其敝也視鄰壤反蠹焉以故其田多蕪廢不治里胥歲代其輸至破產者相繼載壬寅建業王君與來宰是邑既閱其賦思有以更張之屢矣興事殷未遑遽革乃取一邑林調之卧等其地里而高下之由是在鄉之賦獲少紓焉民方衎習以備科會辦而君陞倅南昌特戒行鄉之士民咸君之惠請所以頌君之德美者相與徵言於劉子謂君之惠利非止一鄉而已也而是鄉之民獨感之深蓋自嘉定迄今垂二百年其賦也屬民非一日矣前後長是邑者非一人其視民之困苦漠焉若秦人之視越人肥瘠也今君獨有志於是其賢於人也遠矣其惠利之及人也深矣且其民之思頌德美而弗忘也惜予言微不足為君重姑記其事之梗槩以慰邑人之思且俾後之長民者有所取式焉

送沈樵雲序

天下之物其可欲者必有累乎人者也然物非能累夫人也心蔽於欲而不能自克焉爾今夫南金寶璐大貝文犀其為物非切於世用者也然世之欲之者甚於菽粟布帛焉彼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陸不可以載而水不可以杭也然世爭欲得之者以其能充夫欲也欲之者衆則其物不足以應世之求其勢必至於競競而不已不至奪攘矯虔不厭也吾懼夫世之競之攘之者未有紀極也然人之生有耳目口鼻心腹四體固不能無欲也苟不節之以禮閑之以義則必沉浸陷溺肆焉放决不至於淪胥以亡不止也夫南金也寶璐也大貝也文犀也飢不可

食寒不可衣也陸不可以載而水不可以抗也
有目有耳者皆飫見而習聞之也然而競之樸
之者雖沉浸陷溺淪胥以亡而弗悟也夫鈎吻
烏喙野葛鴆羽非病狂易心者皆知其不可食
也今有目有耳飫見習聞甘心於沉浸陷溺而
弗悟也夫烏悅而喙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
誠以慮夫患也然而卒入於羅網枝於陷穽者
欲誘之且昧於不知也豈以人爲飫見習聞甘
心於沉浸陷溺而不悟也武林沈燕雲弆紈綺
之習爲黃冠師彼其有見於此者耶夫雲之爲

物無心者也固非世之人所欲也世之人所不
欲而吾取焉則不到於爭競而攘奪矣不至於
爭競攘奪庶其免於累乎燕雲將有四方之行
持是卷徵予言予方懼世人之胥溺而不悟竊
喜燕雲之有見於此也故書是以贈之林雲名
某故巨室子也生而厭紛華其淡泊蓋素志云

送林子山歸浙西序

道在天地間未嘗一日忘也其本具於心其用
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其理易明
也其事易行也太古之世民俗熈熈畊鑿作息

莫知所爲有聖人出因民固有而開導之使合
乎中於是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咸得其常
然古之道著於德而施於事功故其理易明而
事易行後世道不行而託載籍以傳六經群聖
人之書是已嗚呼聖人之道不行徒託空言以
傳其亦不幸也已雖然使●無六經載道以傳
後世則人之類不淪於夷狄禽獸者幾希嗚呼
吾猶幸有六經之言載道以傳後世俾人知夫
之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不至於大
失也然自孟軻氏沒聖遠言湮一晦於異端之

充塞再晦於漢儒之附會釋老氏持出於千載
之後著書立言排斥異端雖聖人之道不大於
時然學者由是知宗孔氏黜異端迨夫濂洛諸
儒一出敷闡正學六經之旨粲然如日星麗天
有目有識者咸知敬而仰之人之所以不淪於
夷狄禽獸者庸可不知所自乎是則聖人之道
雖不大行於時猶幸六經之言載道以傳後世
謂道不藉言以傳不可也吾晦林評子山有志
於道者也不遠數百里竭蹷來金華問道於葉
儀先生范幹先生之門先生蓋學於文懿許公

而得其傳者也許公之學等而上之四傳而至勉齋黃公黃公則受業考亭者也其師友相承可徵不誣子山之來也豈徒慕其名而已哉亦將傳其言以淑其身歸而推及於人人吾見考亭之學將大行於浙河之西也昔漢丁寬學易田何業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子山之歸也則吾雖謂考亭之學必大傳於浙河之西亦宜也子山博學工文辭故予推本六經載道之說與夫濂洛諸儒所以闡明夫道者以明之庶後之人或能因其言以行斯道則唐虞三代之盛於是乎在孔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竊有志焉嗚呼豈特今爲然哉

黃山采藥圖序

新安汪山人賈尊金華市中人往往稱道之聞璘門安予曰某自幼抱奇疾嘗游黃山遇異人授以服餌之術而疾良已由是往來山中山叢多靈藥聞昔黃帝與容成浮丘合丹於此竊有志焉每風晨月夕荷鋤携筐窮歷幽險遇有所得則擷之持之間以藥人輒獲奇效茲來金華好事者繪而爲圖不翅見貽先生幸賜一言爲之鍼砭焉予惟天地之間生植蠢動無非藥者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姑以一草木論之其根莖柯葉用各不同切有老者稚者細者巨者脩者短者昂而仰者偃而伏者其所性既殊其可衒其名而槩用之乎不寧惟是也世固有以偽易真者鈎吻似黃精杜衡亂細辛蛇牀類蘼蕪又可惑其形似而一其用耶昔人嘗以良醫方良相矣予於是而知用人之道焉夫人之才品焉有不同世果能不枉其才而當其用乎君子小人迹有疑似苟不審其真偽而進退之未有不爲蛇牀蘼蕪者也因山人有請偶論及此遂書以贈山人名某字景榮其先世嘗有德於郡人子孫迨今蕃衍云

宋太史新集後序

鄉先生太史宋公晉以文章著名當代其文舊有前後續三集行於世晚際維新之朝薦嘗載筆所以潤色鴻業登載盛庸者別爲十卷命曰新集臨川黃公晦嘗爲題其端會先生得告歸金華間以示冀俾識其末冀惟先生之文志古道者也古之道斯行諸今古之文顧不可斯諸

今乎兵興以來古道寢踣先生首冀文軌翻敝新運凡王業肇建內修外攘文事武備咸加纂錄舊典新制蔚然可觀昔陸賈述古今成敗要著新語桓譚考當世行事厥有新論其視昔人蓋蔑之矣年幾耳順好學靡倦六經諸子史傳讖緯百氏之言蒐羅剔抉自成一家其於著述之功方日新而未已也冀於先生無能爲役遇承獎誘於茲有年竊自結髮讀書知尙古道思附逸居舊矣第洎後之微用以增崇丘山益後河海而餘波所及承閏良多謹容接曳目於夜光益碔砆於結綠珠玉在前適章擬翻因辭不獲因厠名末簡庶幾異日昌黎之門或齒籍湜云

送金中孚序

自阡陌開而無年之患生實興廢而游說之風靡士生斯世其亦不幸矣哉昔者成周盛時有井田以贍其生有鄉舉里選以興其賢者能者故士窮居有以自養達斯見用於時何其幸也及周之衰諸侯擅制井田廢則豪强得以兼并而士始無以自存選舉廢則賢能弗獲進用而士始無以自達於是連袂接軫游說天下以口舌劫取爵位以輿服奢耀遷俗波流風靡淪胥墊溺至析首覆宗而不悔陵夷至於暴秦極矣予讀書至戰國策未嘗不嘆秦士風之弊而又重悲其生之不幸也御使井田選舉之法未廢則彼詎肯甘心而爲是哉漢唐而降其事槩可見矣宋興以來士風漸靡予懼游說之風復萌冀於此而深惜焉同郡金中孚學古而甚文識尙志之士也惜其無田以爲養無室廬以爲安懷抱利器而弗克施也方且偃蹇下邑不期聞達世所謂苟而馳者也聞有薦之大府者得授鄉校之任學子於是深有望焉夫惟經學不明人徒見利而不知有義故戰國之弊是以至此苟而知有義則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尙何勢利之有哉今有人焉以經學薦士執事者亦以經學任之士固以經學受知其効用當何如哉予於是不能無望於中孚焉郡之大夫士率爲歌詩以道其行予與中孚交相好志相同也誠不敢敎固陋爽贈之義竊懼士風漸靡獨幸中孚以經學見知也中孚尙勉乎哉士風丕變請自

君始

送鄧鍊師歸上清序

金華雖信之龍虎山僅七百里漢有異人居之聞其間多珍禽異獸奇草嘉木迨今居之者類多卓犖奇偉之士信其山之靈也僕少也有志游焉勝攬遠埃因循未果幸而居抵金華山不半舍而近是山實吾室知乎數年之地雲根白石班班可識累歲恒屢游焉兵興以來聲問不至山中者十年況所謂七百里外者哉去年夏鄧君仲倚自龍虎山來觀其風度信其爲山中人也因與之商略其山川風物今年秋復會之於玄暢樓相與道舊慨然念昔太史公足迹半天下而唐司馬承禎徧歷名山勝蹟僕誠不敢企蹤昔人然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昔之壯麗宏偉者已不可見今之僅存者其又可必耶嘗聞山有異人曰方壺氏妙蘊胸中五嶽君之歸也幸爲我寄聲僊儈山中之白雲飛以示我俾卧游其間則異日入山不爲生客矣因鄧君行輙疏此以致遠懷鄧君亦識斯世名有道術者其再至也禱雨輙有應云

送王鍊師歸省親序

始予讀昌黎公送張道士序深愛其有文武長才而寄迹老子法中以養其親蓋其不以功名累其事親之志可謂知所重輕矣及方鎮構兵乃不廢朝廷之憂詣闕獻書不報則拂袖徑歸非決於去就者能如是乎予竊怪夫世之爲老氏學者未始不以虛無自高其視君臣父子之倫蓋蔑如也然而勝攬遠埃汨沒聲利求其能稅塵鞅解天弢者幾何人哉四明南澗王鍊師幼歲以父兄命從黃冠師比壯遂歷游名山博求真詮頗若有得會四方兵起寰回異域者迨十餘歲今將假道海瀛言歸定省慕吾儒之教力求贈言予謂儒者之道不過明父子君臣之懿而已今君誠不忘侍闈之思焉言遠歸奉菽水之清歡謹晨昏之定省則爲子之道得矣畊田鑿井采山釣澤朝饔而夕飧冬裘而夏葛則養生之職畢矣又焉有離親棄俗絕粒導氣而可以致長生哉吾聞海上諸仙客遭逢某子歸其有所遇矣不然則吾儒所謂父子君臣之懿蓋亘千萬世而不可易者盍歸而盡心焉

送城師序

吾黌之叢林上首予所建識者曰東陽輝公輝公之道宏而邃其可交極天下之選如吾鄉則特制栁公侍講黃公禮部吳公咸與之交予獲執經三尼子之門因得以知輝公焉得輝公之傳者曰使隱仁公仁公之學介而通其所交亦當世名士吾鄉則鄭博士胡先生仲中起居朱先生景濂王先生子充皆忘形与之交予獲託棲塵焉今又得鐵關城師城公蓋慕輝公之道而受學仁公者也方仁公講道智者山中遠道學者雲集輻輳視城師獨超等夷由是從學書林亞登丈席焉傷金鱗山者唐曉悟禪師之道場也雖鷲嶺云遠而象教攸存城師之住也尤恃邁迹前脩流風未泯今則錫飛金華之麓隸指儒渊之濱於是士林交游重惜其去且要其道之克行也相與來徵鄙辭以申贈言集章迻識輝公復託交仁公師弟子間且習聞諸先生之緒論其何敢辭惟昔道林湯休見禮於安石明遠推重當時流芳後裔顧予誠乏謝鮑之逸才卓識然希騷遯竊有慕焉因述卿諸先達所以歸支方外者題諸篇端庶以為城師之重云

春草集後序

夫比興之述所以探大義之隱擷百氏之英模倣乎物象而推陶性情者也識理政之本風教之基壇藝苑之術極詩詞深之津涯者矣粤自大雅輟聲正始論音東京輸者方駕乎麗辭之圃振敍鐸者推轄乎紛葩之林夫其匠意立言摛華鋪藻缺形月露馳情魚鳥闘海岳之高深較雲霞之富渺娀吳尚已若乃比物寓興敘詞寄情諷意達乎意表美刺緣乎人情規以攻致治之得失關世運之替興時則有若春草集者焉春草集者蓋深乎比興而致之乎緒餘者也惟昔靈運凝思形西堂之幽夢文通悅別流南浦之懷詞雖藻繪精工而比興乏體僕自非歲即尚斯文鑽研百家殆垂三紀徒徇言辭之末罔窺理義之歸今則觀佳製而覩頹聆希音而心醉雖欲企蹤遯躅其道無繇輟復製軼後塵指緯束簡云爾

蓉峰先生詠雜序　雜附

某年月日蒼峰先生宋公卒歲星告徵少微掩
耀松廳輟響蘿月罷照先是世道下降隱德中
徽襲汶上之高風踵終南之捷徑是以周生習
隱孔氏獻嘲樊子虛聲漢廷鐘議先生風抱高
尚妻企玄蹤龐公老樂於耦耕南甫期畢於婚
嫁脩德靡耀嘉遯終身子惟席珍道光朝著石
史戢乩言之重東朝推興學之寧
允重加恩千里歸覲重金屢錫於疏傳輜車特
寵於桓榮蘆壹菜衣家榮芝製承嶷雷隆於燮
日風木還感於終天吾道興嗟士林喬弔若伯

喈鼓哀於有道靖節見誄於廷年夏代同悲殊
音共嘆伊予小子邈違先塵如君山而引懷歸
白雲而放浮式蒞禮典爰述誄辭誄曰啓寅王
室胙土受封玉產嬉國蔚為詞宗弘登三事均
顯九江嬌嬌今文人中之龍嗟惟先生奕世高
蹈方駕嚴鄭迪咲夷皓漆園養恬蘇門長嘯丹
霞非高白雲同徽道輕軒冕志樂丘岑邈風解
佩望雲投簪元酒寡味大呂希音篤生令子時
惟國琛三釜娛親百年愛日掛冠遂歸安車寵
錫學謝列遐熯迎捧檄陟岵愷悲黎莪貽感鳴

呼哀哉在昔太丘海宇赴弔赤有考叔錫類稱
孝猗歟夫子異代同調生榮殁哀年高德劭玄
閟暫閟泉臺永扃松月夕墮薤露宵零表石樹
道新宮載銘小子述誄太史是徵

贈醫者序

天下一郡邑也一身一毫竅也善觀天下者視
一郡邑而天下可徵也善察疾者視一毫竅而
一身可侯已故以一邑之旱一郡之安未足以
亂天下也而禍亂之漸則自此始一毫之損一
竅之滯未足以病一身也而疾病之萌則自此

始譬相善醫恒於是焉慎之方朝廷大安四方
無事下邑或水旱焉邊郡寇變焉弁冕瑞者
優游廟堂之上不曰水旱天數則曰鼠竊狗偷
不足恤也太官未至於肉糜嚴城不接乎烽燧
曠時引歲日銷月鑠不知天下已不可為已人
當壯武之時元氣充盛雖一毫或有損焉一竅
或有滯焉彼其動作起居未異平日不曰膚髮
之微則曰瘡瘍之疾毋庸憂也飲食不闕手嬉
鄙誇力未至乎衰憊浸淫荏苒氣血潛耗不知
是身已不可藥已是皆不知防微杜漸未能謹

乎內而遺忽其外者也昔之治天下者未始不重內而輕外不知四方之憂亦朝廷之漸也治疾者未始不告本而後標不知瘡疾之萌亦腹心之候也使朝廷處置誠得其宜則四方之憂無自而起腹心榮衛不失其調則瘡疾之證曷從而生吾故曰郡邑者天下之微而毫竅者一身之候也同郡吳仲祥以治瘡瘍人垂三十年予切怪世人類忽瘡瘍之微而不慮其爲害甚大因論天下之事有類於醫者故因以贈云

拙齋記

天下之物巧拙相形而拙恒勝於巧非拙工於巧也拙得天而巧寓夫人爾昔者宋人刻玉楮三年而成一葉巧果何爲哉離朱弗能索遺珠象罔得之拙果可廢乎同郡陳國光登精畫學而以拙名其齋居或者疑焉予謂不然夫拙不足而後有巧巧者拙之靡也嘗試與子因畫而論之自宓羲造書契而畫存乎其中矣今觀山川之文而流峙之形賦焉日月之文而盈虛之理寓焉草木之文而萌蘖之情具焉魚鳥之文而飛潛之機著焉何斯容其巧乎去古寖遠人僞日滋昔人謂書莫古於篆籀自一變爲隷楷再變爲行草而拙不可見矣予亦謂畫莫古於林壑自一變爲花卉再變於禽鳥而巧不勝既矣今君寓名於拙庶幾有意於復古者哉雖然是未足以言夫拙也蓋予幼嘗學書習之累年而罔知楷其點畫比壯復嘗學琴勤之彌月而弗能布其指爪故凡天下之拙莫予若也以君之意匠經營自有天巧拙云乎哉然聞古有大巧若拙意者君之拙其殆近是乎予將抱拙終身竊喜君之有志於是也遂爲之記

雪蓬記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焉夫人本天地間一物爾苟凝滯於是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昔者劉伯倫之寓意於酒既追集之寓意於嚴其迹似曠遠其中實留於物也君子欲玩物適情當於是辨之哉川徐久恭早歲遨遊湖海間玩雪蓬之趣而有得焉既而惜其境之不常在也歸而繪諸圖以寓意焉予謂是境在天地間固不能以常在而亦未嘗亡也昔予家双溪上每江空歲晚積雪皓然孤蓬短棹交錯洲渚間

意未嘗不在是也信宿之後則平沙斷岸已失故態於是境與意相忘久矣然而每一見之意亦未嘗忘也今君之爲是圖得非留意於物乎雖然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自予落城府向之所寓意者不特忘之而遂不可見矣嗚呼溟海浩瀚風波不時意者君將出爲濟川之舟楫顧乃自放於荒煙野水之濱其將嬋娟於污濁乎抑將浮游於斯世也吾聞昔人藏舟於壑夜半猶爲有力者持去況皓皓之易污耶吾懼或者按圖索驥到子雖欲爲絶壑之屋舟不可得已安得與子載太古之雪汎無爲之波以淨游乎太素之天乎

金華童翼

南行集

五言古詩

過洞庭

嘗聞楚與吳積水之所匯我來當五月雨過百川會瀰淪詎有底磅礴信無外日月互吞吐風雲時靈靄夷夏斯界限江漢相襟帶吳檣與蜀柁飄忽風雨快平生獨往意頗覺空眼界孰云呑八九胷中不芥蔕行當登日觀一覽瀛海大

夜雪簡王雪舟

兒時不識愁見雪喜欲顚長大頗不喜所望在有年蹉跎嵗髮暮兒乃憂患煎一身去鄕國道里踰五千北風昨夜起積雪被南天故鄕渓醴縣不到蓬窓前頗聞王子猷夜泛湘江船豈無戴安道掩閣方醉眠人事每如此遠客殊可憐

七言古詩

送胡琪之富陽 其永康已人永康有花溪西北溪入雙溪

花谿水下雙溪逆迸百里西南馳北折蘭臯復東騖却繞金華山下路金華山色年年青年去年來相送迎我家金華山色裏與子共歌雙溪

水去年送子作賢良握手一笑溪水傍今年我亦金陵去解后錢塘復相遇錢塘江上三日留送子又登江上舟富春南望赤百里江流猶是雙溪水我今暫別行當還扁舟還過富春山好買江魚釀江酒同向春風開笑口百年懽樂能幾何一年春色成蹉跎明年子亦作歸計衙門待子重相遇

謁卞將軍祠

五胡雲擾鑾中原五馬渡江江欲渾闘中帝子已北狩洛下士族爭南奔新亭英雄相對泣國體艱危僅能立祜執甫見樓櫓沉歷陽又聞鉄騎入江左晃吾自退高廊廟重臣剸異刀切君母后等孤注元舅鼠伏先逡巡將軍精忠貫白日氣吞餘子前無敵身冒白刃如無人此身不知知有國二子從父身爭先父前子後同九泉當時豪傑誰不死一門忠孝今千年六朝往事隨流水將軍至今猶廟記世間萬事等飄風只有忠孝傳無窮

過安慶謁余忠宣公祠

舒州城小如堵牆舒州城外皆戰場遺民千百多殘創官中況復無饑粮余公東來植綱常民心瑜固瑜金湯闢門四野煙塵黃青天白日騰虎狼公執忠義爲鋒鋩追奔逐北如驅羊群盜出沒猶披猖蜂屯蟻聚稱侯王孤城屹立當中央羽檄紛安驚四方援師不至振復僵此身莫與城俱亡舉室效命沉滄浪聲名日月齊輝光新朝褒忠勸貞良作廟秩祀嚴烝嘗平原睢陽遙相望雲車風馬來翱翔我來拜公淚水傍擣衣玉節何煌煌今公遺像儼在堂九原不作淨泗滂秋菊春蘭薦馨香歲時奔走來亞陽江水日夜東流長遺民千古心常志

過賈太傅廟遺址

洛陽年少古希有誰其爲之河南守聲名一日傾京師漢廷無人出其右是時天下方治平朝廷柄用皆老成惟生新進談世事開口磊落令人驚流涕未已復太息絳灌諸人豈相嫉不廷不忘猶舊章詿全紛更果何益一官遠適來長沙水是又看梁園花寢薪書上痛時弊鵩鳥賦成悲日斜當時未識治安策宣室荷勞問前席漢家禮樂興百年身後時方用儒術武皇銳志

追古先待詔全爲非才賢使生當時偶未死致
治三代良非難我聞古人任黃耇大業由來旣
成就舉世皆知非漢文惟我獨憐生不壽空山
落日寒煙昏千年遺廟無復存荒庭古井久不
食寒泉一勺斟芳蓀我生已是千載後老去惟
知懶開口致身富貴須少年獨立乾坤重搔首

讀磨崖碑

昔年髫稚頗好奇先達示我磨崖碑是時未識
六書故豈知中有千古悲蹉跎塵世過半百鏡
中白髮看成絲竭來薄宦向南紀葉舟夜泊淸
湘湄道傍巨石屹千尺舟人指此爲浯溪呼兒
篝火徑登岸草樹蒙密無旁蹊回舟終夜四五
起仰視淸漢聽晨鷄遲明攀援陟巉巖石磴仄
足難階梯平生兩目久昏眊大字盈尺無由窺
粤從少小偶誦憶口占夢想心追惟乃知天寶
全盛日宴安酖毒種菑危華淸十月車馬集漁
陽一夕煙塵飛馬嵬倉皇六軍發靈武偏側千
官隨俯從人望計良是不稟君命禮則非三綱
墜矣開國日萬事寧論叔世時蕭華東還果天
意白首西內非人爲閹豎竟一竊國柄北鶴幾
再鳴宮闈向非奸黨自爲兩禍患正恐無時衰
中興功名屬李郭致治政續慚皐夔藩鎭侵尋
事佐強剌廷姑息惟羈縻唐家由此訖不振百
年禍亂基於斯邇來涉世六百載當時舊物無
一遺高崖峭壁亦請泐大字深刻生瘢胝古今
幾人此遊歷賦詠往往興歎咨豫章歎詩明大
義廬陵作賦推事機人情天理兩曲盡嗟我欲
詩難措辭江風東來飽帆腹舟人告我行路遲
攝衣登舟亟就枕回首百里浮烟霏古來變故
亦何限貽厥事業須良規周宣一去不可作三

復常武東坡詩

題梨園小畫

君不聞昔年天寶全盛時梨園玉雪千萬枝君
王夜入月宮去後庭楚楨千娥眉銀橋閣道相
連屬十二闌干倚寒玉歸來不憶天上游獨記
霓裳羽衣曲沉香燕坐請夜長流蘇寶帶懸明
璫一百五日寒食節三十六宮明月香阿環嚬
足嬌無力夢繞巫山楚雲碧六花散作晴雪飛
落地瑤華曉無迹漁陽一夜飛邊塵交亂萬里
天西巡馬嵬腸斷埋香玉蜀道天高空白雲東

歸坐數年華暮遊夜漫漫誰與度梨園弟子生
白頭滿眼新人不如故尔來此恨六百年花開
歲歲春風前乾坤舊事逝流水畫圖却向人間
傳半幅脊枕渺蕭瑟拭眼春風香霧濕當年畫
史如幾人不爲君王寫無逸．

題梅溪卷

我昔雙溪溪上住手種梅花千萬樹門前流水
橫小橋屋後青山更無數醉來放舟溪上流青
山處處隨行舟十里春風落香雪一溪雲影如
浮鷗年來作客向荊楚夢中猶記來時路披圖
不看是他鄉徑欲挈舟便歸去溪光山色殊有
情梅花夾路遠相迎南枝昨夜報春信歸去花
前看月明．

送丹丘生兼簡金華士友

吾聞赤城之東丹穴山上有珠樹青琅玕蒼麟
白鹿共翩躚翩翩五彩停鳳鸞瀛洲圓嶠在咫
尺瑤臺銀闕青雲間邇來人世竟寥絕青鳥久
不來塵寰前年衡岳竹多實鳳雛飛來棲石壇
朱陵洞深海雲濕華蓋風高秋月寒三閭廟古
江蘺碧二女祠荒湘竹班顏閒蓬萊又清淺刷
羽夜渡滄江滄江東望棲雲海霞城石壁高
嵯峨赤泉出穴味如醴瑤草青青冬亦蕃九苞
綵羽久相遲碧梧翠竹交檀欒東歸常擬赤松
子千歲玄裳當復還

贈丹崖隱者

吾聞零陵東有丹崖山青天削出青屏顏丹梯
百丈不可到仙人煉藥巢其間丹成仙去已千
載至今草木餘清寒我來覽古訪陳迹石磴仄
足難躋攀上有撐雲拄日之喬松下有懸崖貫
壑之驚湍幽林野鳥作人語陰洞或有蛟龍蟠
何人結屋倚蒼翠抱琴林下聽潺湲乃是丹崖
仙人老孫子少年早脫名利關秖今五十如處
子雙鬢鴉黑顏渥丹門前種秫釀春酒屋後黃
獨供朝飡野猿有時來獻果不客賦詩常往還
留我石上煑春茗松花落地雲斑斑我家金華
五千里失身作客天南端徼書昨夜趣歸興葉
舟徑下湘江灘弘文館深難置足神武門高宜
掛冠山中草屋常無恙拂衣歸共浮雲閑明年
花開倘相憶把酒北望興長嘆裁書欲寄無鴈
過少待遼鶴東飛還

水車行（永州水車不假人力分送諸溝可以及遠數里之外其田亦仰此水）

零陵水車風作輪緣江夜響盤空雲輪盤圍圍
經三丈水聲却在風輪上大江日夜東北流高
岸低岸開深溝輪盤引水入溝去分送高田種
禾黍盤盤自轉不用人年年秪用修車輪往年
比屋捜軍伍全家載下西京府十家無有三家
存水車臥地多作薪荒田無人復愁旱極目黃
茆株長坂年來兒長成丁夫旋開荒田納官租
官租不闕足家食家家復藉水車力一車之力
食十家十家不憚勤修車但願人常在家車在
軸不愁禾黍秋不熟

荒田行（永州田野荒田彌望入全州荒郊無耕土矣）

永州荒田多宿草永州田多人苦少南村田荒
無人耕北村草深人不行往年峒獠據城壁驅
逸編戶充軍役十戶迄今無一存當時寧望長
兒孫壯者隨軍入軍伍老者盡作泉下土少者
僅存雖長成十家九戶惟單丁應當門戶從奔
走豈有餘力到農畝荒田積草如人長熟田近
年亦拋荒男啼女號飢不足草根木實常充腹
荒田幸免官徵科熟田徵科真李何永民自嘆
生來苦不信人間有樂土君不見陽岸即是全
州山四時耕墾無時閑

漁蕩行

永州江清稀見魚永民歲歲輸魚租當年差官
閱湖蕩尺水從茲起波浪江濱湖岸多沙洲一
望不見人盡頭常時風色黃塵起一夜雨聲陵
漆流丈量繩引計頃畝丰抑編派強分受黃綾
大冊書入官歲歲催攢頃甲首大家有田無宿
舂小家寄食身為傭年〻逋負遭箠楚儉歲惟
聞〻〻（空山村）舟載糧輸入倉倉倉歲額常虧粮
君不聞道州魚課年年足當年閱課官不酷（永州魚糧畝一本道州繳數升又無永泊之甚至今賴之）

五言近體

江行

客路四千里江行兩月程乾坤雙鬢改身世一
舟輕事業慚先達聲名畏後生少年容易過零
落壯心驚

七言

丙辰立春日留錢塘

鶴書歲晚下岩扃千里迢迢去上京春事又從今日始月華獨是故鄉明結來無復聞鷄舞酒醒空憎聽雁聲獨喜歸心似潮水夜來又過富陽城

江上雨晴晚望

老去情懷厭雨聲蓬窗曉起坐新晴雲間一鶴從天下江上群山照眼明身世從悠渾是夢客鄉事事總關情白頭竟為微書起深愧當年魯兩生

觀盡忠祠拜余忠宣公墓

荒祠斜日暝雲陰獨立空山淚滿襟遺老能言當日事寒泉猶照死時心百年妻子皆魚腹一代河山竟陸沉故國春風又芳草秋悲遺恨九泉深

過黃州

楚天雲淡雨初收江上南風五月秋勝槩幾年懷赤壁寓遊今日過黃州乾坤故物青山在歲月無情逝水流白首此身千里外登臨不盡古今愁

登黃鶴樓

城上高樓樓翠微樓前山水淨朝暉青山萬古廛長在黃鶴千年去一歸安大婁凉悲烽集雲霄突兀又翬飛登臨不用重嗟感城郭人民幾是非

登岳陽樓

片帆西泝大江流五月南風過岳州吳楚尋常多巨浸東南形勝有斯樓百年無老人間世一代誰先天下憂顧我登高尚能賦不堪重起望鄉愁

寄武昌吳廣文二首

大江東下鄂州城千里頻煩遠寄聲壯志每憐人易老異鄉猶喜月同明雲萍半世偶相遇鷗鷺十年無此情聞道歸來黃鶴語五湖曾許白鷗盟

春風艤棹楚王城曾向蕭齋聽雨聲臨水忽驚頭併白看山誤喜眼猶明愁來無復軒裳夢老去難忘兒女情寂憶故園春事動石田茅屋要尋盟

次前韻簡衡陽王俊華廣文一首

八詠樓前婺女城一年不聽早鶯聲登樓誤喜

青山在覽鏡羞添白髮謝故國春風頻入夢吳
鄉帝烏啟閑情愁來更憶王文學何日東歸共
結盟

寄漢陽陳廣文

永西門外西州路惆記津亭折柳枝鴻鴈一年
無尺素江湖兩鬢各秋絲三湘地控巴人國八
詠樓連婺女祠閒道日來頻在告莫因鄉土重
懷思

次前韻寄王廣文

一冬不見衡陽使開遍梅花到北枝興眼山雲
晴舟再捲簾江雨曉絲絲青楓落日三閭廟翠
竹何年二女祠早晚湘江春水暖好憑雙鯉寄
相思

次前韻寄長沙李叔南

孤舟一到李微士飽聽三湘詩竹枝太白莫空
尊裏月還丹難黑鏡中絲素王禮殿崇新構赤
帝行宮有舊祠想見登臨足佳製緑毫日日寫
幽思

寄襄陽李仲訓廣文

劉郎新自渚宮還每說襄陽李謫仙夜月醉傾
千日酒春風爛醉五雲牋習家池上閑調馬漢
女江邊試曳船白首何由一傾蓋暮雲春樹思
年年

送楊明府從軍廣西

蠻徼辣聞曾射策轅門老去却談兵烏紗有恨
黃塵涴青鏡無情白髮生半世春風蕉鹿夢孤
舟暮雨竹雞聲家山萬里天西北獨喜長空共
月明

送張僉憲從軍柳州

千古清風柳柳州謫官誰復得清游十年事業
邯鄲枕半世風波轅艤舟鸞鳳有時棲枳棘貂
蟬自昔出兜鍪白頭且遂從軍樂一任東陵說
故侯

送人還武昌

湘口驛前江水混故人亭下送行舟五更山月
不知曉一夏江風渾似秋無事取琴彈越調有
時把酒看吳鈎月恍我亦東歸去早晚相期黃
鶴樓

謝王雪舟惠楮衾

楮生家住剡溪濱每念無纏鄭廣文月夜久諳

塵榻冷春風今向雲舟分玉室天上無清夢茅
屋山中有白雲見說梅花消息近好將心事問
東君

次前韻述懷

倦客南游湘水濆故山猿鶴久移文半替華髮
催年暮一榻青鐙坐夜分季子已無衣存篋相
如徒有賦凌雲昨宵又作還家夢茅屋分明見
少君

對月有懷

投老山林種秫田春風吹上楚江船鄉關一別
四千里京國遙瞻五尺天宗武日來稀有字廣
文客久更無錢多情賴是湘江月照我清光似
舊年

竹軒

聞道君家軒子好高情更借竹為名開門蒼雪
灑衣涼當晝青雲滿眼生林下四時無日色枕
邊六月有秋聲丁寧慎勿開三徑便有蕭蕭車
馬鳴

丁巳生旦有感

獻歲高堂奉壽卮白頭兩度客天涯百年父母
劬勞日一歲乾坤交泰時故國音書歸雁寄異
鄉心事落梅知斗杓又復回東北江永歸心日
夜馳

題松庵（余伯蔡江西人以醫壽君清湘）

余氏安居如斗大長松繞屋四時青雲根有時
孕琥珀露氣滿山藏茯苓鶴踏仙花枝上落風
傳天籟夢中聽清宵借我蒲團坐來讀黃庭內
景經

九日泊安慶城下危廣文餉酒走筆奉謝

舒州城頭山可憐舒州城下水如煙一年客路
又重九咫尺鄉山猶二千青眼故人殊念我白
衣送酒可如泉定知後夜到京國兩地懷人江
月圓

五言絕句

病起偶成

一病又十日最歸了不知開門見芳草不省是
何時

題雲山小畫二首

不到家山久茅簷長薜蘿最憐春雨後幽徑白
雲多

不踏鄉山路于今又幾年茅譽知不遠又在白雲邊

題萬桂秋聲詩集

露冷三秋月香清十里風都將春草夢吹入小小山叢

七言

題翠竹紅梅

瑪瑙坡前雪未消小樓翠袖倚嬌嬈醉中不省看圖畫行過西湖第六橋

題杏花白頭公小畫

曲江池上踏殘紅十載春風似夢中誤向花前听啼鳥不知身是白頭公

題畫古木

漢室掄材構建章斧斤日日到山岡誰知寂寞滄江上猶有參天古木長

題秋江小畫

兩岸青山宿雨收西風木落洞庭秋若爲得似游魚樂又恐煙波有釣舟

題宋徽宗石榴高宗書釋呂黎詩

金風吹綻紫綃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猶喜摘頭風露步南枝有子啟秋光

尚絅齋文集 南行集

連前篇 辭

王稑字辭

王生稑名厥父攸命長而加冠字以興致古人制字名實相須一有弗稱豈不厚誣惟人之生匪敬曷存一身主宰萬事本根稑之爲義惟遠惟深外著以觀內存乎心本末交修表裏一致勉而弗怠聖賢可至在昔大聖稑稑文王緝熙斯敬其遺乃先吾儕小人唯恐失墜夙興夜寐罔敢追豫洞洞屬屬執玉奉盈戰戰兢兢臨淵履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念兹在兹終始弗替匪惟知之行之實難匪惟行之継之惟難想彼川流不舍晝夜我日斯征而日斯邁勿謂敬止惟恐弗及而猶繼止惟恐或怠朝斯夕斯克敬克繼曷以致之惟學爲貴百爾君子各究乃忱我作字辭式昭心箴

永序三子字辭有序

子生三日父命以名既冠而友字之禮也古者人之命名其別有五以民生爲信以德命爲義

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火為類義也求庠弟子員鄒生復秦生泰劉生升皆以易卦命名其独德命之類乎三子旣君矣請字於予因字復曰孟湯字泰曰志同升曰允升復何應義為之辭曰民之初生知愚同類亦既有名盍思其義幼而弗學曰未有知既冠而字如何弗思古之君子以義制名匪惟名之實踐於行惟子之名本乎大易聖人垂訓循名責實復之為義惟陽始生字爾孟湯進德之事天地相交其道為泰字爾志同終始罔悖地中生木進而上升信懷積學乃克有成泰道尚同陽德無息升而不已明學弗積百爾君子勉之敬之朝斯夕斯視我字辭

說

永庠三子字說

予攝教永庠之明年將復如京師弟子員唐政秦懋鄭良請於予曰政等無似僻在遠方未嘗聞大人君子之餘論先生弗遠數千里不鄙夷而辱教之今先生還命去政等弗獲擔簦負笈以承謦欬深懼荒墜舊業以遺君子羞願賜一言而卒業焉予告之曰若亦知夫為學之道乎夫學所以盡為人之道不假外求也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德者何人所稟於天之良心也良心之發則為善政誠勉之弗甚為學之道豈外是哉然人莫不有是心也而物欲蔽之存焉者寡孟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者也苟操之弗謹放而不求心且弗存而况於為學乎因字良曰秉彝字政曰以德字懋曰士勉俾之循名顧義而勉學焉庶不負斯名矣雖然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名而無其實君子弗與也子其勉焉為其名以踐其實庶可以為學矣三子皆謹有志乎學故予樂以是語之猶懼其或忘之也遂書以為三子字說

銘

拙齋銘

邃古之世民俗熙熙巢居穴處泊乎無為粤自結繩爰逮書契風氣日開俗由以襲續畫為絢雕質以文是非雜揉真偽糾紛變故相凌矯詐相尚徐樞飾紅燕冷竊璣漢陰抱甕桔槔見嗤

亦有吳客善用不龜機心日萌機械日盛射利抵巇以拙為病代有貞士究觀古初抱朴行素以拙為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蠶我衣我田我食人謂不足我則有餘人皆奔競我獨休居相彼世間物有萬類倚伏相尋利害攸繫謂鳩為拙乃居鵲巢蛛蝥信巧一身莫逃惟人之生其固實偶抱拙終身居其無愧有扁昭揭勿替厥名朝斯夕斯視我斯銘

題跋

跋所翁龍

昔之善論畫者不于其形似視其筆意而已予嘗見古人作畫規模是而趣度閑遠蓋有出于筆墨畦逕之外者後人徒泥其迹古意遂不可見此畫獨得古人筆意信其為所翁作無疑夫龍之為物神變不測尤不可以形迹物而世謂張僧繇畫龍不欲點睛恐其飛去此所謂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者可為一笑因閱此畫遂識其末

西菴集十卷

（明）孫蕡撰

明弘治十六年金蘭館銅活字本

西菴集九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孫蕡撰。蕡字仲衍，廣東順德人。洪武三年舉於鄉，旋登進士。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召入爲翰林院典籍，出爲平原主簿，坐累逮繫，旋釋之，起爲蘇州經歷。復坐累戍遼東，既而以嘗爲藍玉題畫，坐玉黨論死。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是編前有黃佐瑮春及所撰小傳，稱蕡著述甚富，自茲集外，尚有通鑑前編綱目孝經集善理學訓蒙和陶集古律詩。其孝經集善則宋濂爲之序。蕡歿，諸書散逸。其詩文今行世者爲門人黎貞所編。然佐稱西菴集八卷，而是編詩八卷，文一卷。卷端題姑蘇葉初春選，或初春別加釐訂，抑佐但舉其詩集歟。蕡當元季綺靡之餘，其詩獨卓然有古格，雖神骨儁異不及高啟，而要非林鴻諸人所及。小說載書生見蘇軾侍姬朝雲之魂，者得集句七言律詩十首，七言絕句十五首，今乃在此集第八卷末，蓋蕡游戲之筆。即黃佐傳中所稱集古律詩一卷是也。黎貞乃綴於集後，又併載其序，遂似蕡真有遇鬼事者，殆與林鴻集末附載張紅橋詩同一無識。葵南蓉塘詩話又從而盛稱之，更無當矣。

西菴集序

言假乎脩飾而成者乃其淺者也理爲氣之本氣充則才具矣於是發之爲言則必沛然有餘莫可得而限量焉夫詩爲言之精故詩之工可學而才非學所能及惟理無不明氣得其養者能之若洪武間西菴孫先生之詩爲然先生於詩脫口成章宛若宿搆略弗費思而意味自足何哉蓋先生於經傳之旨素講明天人古今之變式詳究猶孟子謂之集義者則浩氣以之自充奇才由之自具所以發而爲詩斯須數十百言渢渢弗能休悉皆粹厚沉着暢茂條達體製嚴而不至乎拘聲律純而不底乎肆嚴之於廟朝逸之於山林固無所弗體尊之爲道德顯之爲政教明之爲事功幽之爲仙鬼亦無所弗著與凡懷思遊行覊泊貶謫[illegible]不出於性情之和若水在溪澗流衍而靡息在江湖浩蕩而莫測夫豈規規模擬雕刻剽掠必假脩飾之淺淺而爲之工者乎先生嘗言人之爲詩苟或磨礱椓等皆不足以言詩昔爲吾蘇郡長司故老聞而猶傳之如此觀之嬾山朝雲等作可見真可類文不加點信焉[illegible]言者矣[illegible]哉我朝肇造區夏之初痛[illegible]戮[illegible]乾坤[illegible]鍾萃故愛[illegible]出[illegible]若[illegible]言良足以鳴正始之音煥人文之光爲天下後世之所景仰誰其勉強苟且而已者哉迨今百有餘年往往播誦其一二於人口又嘗見於正音選粹等編然其平日所作甚富其全則未之見習承乏廣之提學徧求士夫家尤以未獲爲憾茲引老歸檢舊篋得西菴集一帙固未可遽謂之全然有樂府歌行五七言古律絕諸體稍俻大理寺正陳公以道過吳取覽而悅之謂吾郡太守林公思紹圖欲印行二公皆先生鄉人敬慕尤深而好之篤林公仍屬習較其支冗釐爲十卷畀庠諸首習學[illegible]言梓將何以副[illegible]慨先生去今雖久澤猶未斬而已不能考見其所業之全況加百年之久耶用荅村夫大夫士所以知名之難微二公之好[illegible]則先生詩卒不能見之後世故不避而僭[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惜且敘原之[illegible]貫[illegible]造之自復之公并告凡觀是詩者毋敢言文[illegible]先生諱蕡字仲衍西菴其別號廣東南海人官翰林典籍坐使泰晉楚蜀之境[illegible]左選[illegible]之平原[illegible]后又戍遼陽以終云

弘治十六年歲癸亥蜡月朔

賜進士廣東按察司僉事致仕吳郡張習書

卷之一　五言古體

雜詩六首　感寓
寄趙夏日酬二首　秦山二思
道二首　擬羅浮書謀歸下
寄琪林黃道士　至山有感
安期昇仙臺　夏日過蕭師兄相訪
墨竹　寄題七星巖石
西郊秋二首　南園晚步中侍
贈從弟二首　贈曾院中葉
北上　別弟
旅懷　別友
別友　代友贈別
代內贈別　答王給事
寄鄭進士穀　寓從子某寺
贈同呈諸閣老　贈鄭林宋先生諸老
輸役蕭墻　治縣事作
送王給事南還　遊山作

卷之二　樂府

採生酒　紫騮馬
烏夜啼　望行人
長相思　飲馬長城窟
古行路難　行路難
行行重行行　白頭吟
昭君歎　湘妃曲
阿嬌怨　班姬怨
烏孫公主歌　白紵四時詞
團扇詞　梁父吟
挂劍臺　銅雀臺
步日花　休洗紅
綠陂兒　上京行
上安篇　隴歌行
苦寒行　俠客行
懊惱曲　採蓮曲
長歌行　短歌行
古意

卷之三　樂府

秋風詞　南浦曲
橫塘曲　春愁曲
花開曲　游絲曲

落花□　木□□
蓮塘曲　葵花山
鴛鴦篇　[illegible]
古□詞　漁夕詞
楚□□　[illegible]
秋夕詞　[illegible]
牧羊詞　[illegible]
射虎行　蕩婦詞
採蓮詞　採蓮田
貧女歎　[illegible]

卷之四　歌行

南園歌　廣州歌
草書歌　羅浮歌
智空和尚種松歌　右司堵郎中山水歌
南京行　虹縣行
平原行　平原田家行
驪山老妓行　高昌老翁行
碌碌行　湖州樂
雲南樂　飛仙縣來詞

卷之五　七言古體

聞子規　曉發吳德
贈端孝思　贈高彬
送何三元帥北上　昭陽草堂卷
白雲山房卷　會鄉友
送張仲庸歸陝西　送高文質之杭州
異橋圖　憶白雲山
桑梓圖　石城秋曉圖
西塘為吳隱君題　贈盛甫文遠
黃萬户羅浮圖　贈關元帥
戲贈端孝思　送何都閫省覲還京

送友歸富春　代內贈別
往北京別高彬　寄訶林明長老
寄羅都事　送都大行
贈虹縣顏景明　送虹縣陳大尹
送翰林張典籍　送崔振宗

卷之六　七言古體

捕魚圖　堵法曹生廬圖
過隋宮故址　次李陽河
阻風雷港　次武昌
武昌別魯侍儀　瀟湘景圖

次歸州　過瞿塘
贈畫者徐文珍　鹽井
發忠州　下瞿塘
桂巖　蔄雪軒
古雪卷　獨冷軒
蹲雲軒　雙鯉軒
可居軒　楊補之梅花
畫竹　墨菊
雪夜泛舟圖　夢雪舟
菊莊　唐仙方伎圖
松蘿圖
卷之七　五言律
雨中寄友　山中寫懷
光孝寺　酬王道輝
過東河懷雪蓬　荔灣漁隱
碧筠軒　朝雲一百韻
琪林夜宿聯句一百韻
卷之八　七言律
南山雜詠　秋山寺
羅浮　月華寺

拜祖墓　重過林氏別業
海漁　景泰寺
靈洲　贈黃觀復
元日　送人之南京
別王彥舉　秋江送別
送林穀寄彭萬里　送趙宣使
乙丑元夕送傅進士　到京
朝奉天門　鍾山應制
駕遊鍾山應制　新春從幸天界寺
駕幸天界寺　陪翰林遊鍾山
贈宣國李公　呈中書參政汪公
奉左司顧郎中　送趙晉　寄趙進士
送張典籍　奉致仕詹天官
奉太史令謝軍公　投贈山東何方伯
寄鄭御史　送張翰林
寄張御史　酬劉黎二御
題黎御史先君墓志　寄彭萬里給事
送沈主事知西安　懷王彥舉
懷劉子高　寄羅友章
寄黃文憲　懷黃觀復

圜丘大祀　諸王之國撫禮
送劉芳之入蜀　奉餞承旨宋先生
懷錫文學　寄孫孟素
贈端孝思　和牛士良使安南
贈遶孫脩撰　宋伯禎米園
寄王主事時官漳州　西樵
懷朱偕萬二首　贈性空上人
冬至　乙卯除夕
喜雨　鳳凰臺
再遊鍾山　再寄錦友蒼

懷舊遊寄李士行　寄高彬
送蔡九節　春興寄端方
征南將軍回京　送人還鄉　西巖圖
懷白雲山房　懷海珠寺　除夜

卷之九　七言律

出京　之官平原別諸老
別妓　代妓送別
江上　金山寺
過揚州懷蕭太守　寄揚州解通府
送夏仲寅　送牛應祥
高郵　秋風
復虹縣顏徵士　虹縣九日登五女塚臺
淮上思家　淮南贈友
淮上懷京　清河口
圯上　過三洪
過呂梁　徐州洪
漢祖廟　項羽廟
歌風臺　戲馬臺
范增墓　黃石公祠
過高唐　過東昌與王通守話舊
過睢寧懷葉知縣　客平原春日
宿高彬弟　挽夏尚忠
重過玄都觀　懷彭萬之給事
送陳史御之官　贈揚主簿
黃河　古河
出關　驪山
冬至　思家
南昌鐵柱　立秋次清江
十八灘　張曲江祠　除夕次英德
寄高彬四首　懷京

采石太白墓 三首
次黄州
次池州
望廬山
次潯陽
次九江
寄江州陳徵士
至諸葛廟留題
過岳州
岳州送丘祥甫
歸州贈莫三
巫峽秋懷 六首
酬四川戴僉憲
懷四川
懷青城
懷羅浮
馬國
訪單孟雄不遇
曾氏耆壽翁
懷朱脩萬
顧左司吳中别業
寄文淵學士吳
懷宋太史宋舍人
懷瀏孟同
懷蕭止菴
寄贈鄭僉憲使舍賓
懷碧虚蕭鍊師 五首
三友堂
過濟南别何方伯
思家
閱輿
觀海
成山渡海
渡海呈同遊
沙門島 四首
與謝縣丞坡山聯句
卷之十 七言絶句
紅菊
墨菊
紅梅
墨竹
王孫圖
宣和枯木翎毛
折枝桃花
桃花白頭
楊妃出浴圖
楊妃對鏡圖
昭君
葡萄
雜畫 十首
四時圖
畫梅
松
梅
萱草圖
歸馬圖
送宋翰林致仕歸金華
寄王大黎
寓小樓懷以成
寄秋
龍江夜泊
過揚
下邳
呂梁洪
聊城
聊城見荷
武城
過茌平望嶧山
周公
范蠡
伍子胥
黄歇
荆軻
昭陵
韓信
二喬
赤壁
綠珠
姑蘇臺

靈岩寺　姑蘇開元寺
望九華山　過赤壁
過荊　巫山
出蜀　次張仲舉韻
幽居雜詠七十二首　秋閨思四首
閨怨一百二十首

西菴集卷之一

五言古體

雜詩

颯風報長薄夕日澹無輝戶人人楚蜀今在沅水西別時春花發秋葉忽已飛無由通精神夢寐長相隨欲寄一尺書臨風久徘徊游鱗沒水曲征鴈杳雲涯哀猿鳴對吟東鳥亦並栖居然獨煢煢坐使恩愛違何能一會晤以慰悽惻懷

浮萍無根株泛泛江海間狂風蹙巨浪漂泊何當還亦似離家客長年去鄉關莽莽涉萬里迢迢度千山況憂損精魂遠道多苦顏無爲歌此詞惻愴傷肺肝

大堤有游女盛服珮鳴璫冶容麗皎日錦綺若英含情采秋綠蘋暮不歸館閒女何所思憂慮哀怨長君久離索杳邈江與湘寒涼入短褐波浪汎舟航芙蓉初夕凝桂亦已芳渺渺燕北歸飛飛鴈南翔風飄花空起未落天雨霜俯視慚遊魚仰視愧七襄此情君詎知懷玉空自傷

繁桑園中樹灼灼枝上花朝迎雲間日暮逐東流波柰樓起荒煙鄭谷棲餘霞浮雲等霧露富貴奚足多

邊城亘長雲迢迢接沙漠時平宣威遠壯士從軍樂箱

風朝出獵錦旆鳴霜膏田歷兩狼都護挂雙貂前矛
擁宛騎後勁吹羌角官薦四時韓征戰胡塵邀脩儒身
計深中夜思奮躍何能投章甫從兩上麟閣
十月良家子從征上邊州明月照劍匣北風吹馬頭少
年有奇志思欲分國憂誰能學李廣百戰不封侯

南園

許杜良讌集南園清夜旌條風振絡組華月照鳴翳高
軒敞茂樹飛甍落遠洲移筵對白水列燭散林褫雅興
殊未央旨酒不思柔王華星光粲錦綵雲氣浮麗景不
可虛衆賓起相酬長吟間劇飲楚舞雜齊謳陵陽杳仙
駕韓衆非我儔聊為狥時序娛樂忘百憂

南園夏日飲酬王趙二公子澄佐

郡城多暇日公子專幽尋招攜無俗士歡宴盡華簪臨
水釣游魚凌風弋高禽南園當盛夏灝氣滌煩襟澍雨
朝消道流雲駐軒除芙蕖被曲渚灌木秀窮林展席羅
長筵美酒對坐掛交交黃鳥啼聒聒玄蜩吟歲時遞暑
幹賢聖皆銷沉於時不肯飲負此芳賞心

溪山小隱

日出景更好流青入窗戶木落葉上霜泉添夜來雨策
驢過石橋傍舟向沙渚遇此幽貞期何須羨簪組

道上作

高林翳當道莽莽秋向深回風亂落木驕陽亦化霖我
行泥塗中淒厲入我襟白日晦平陸深雲生夕陰歸鳥
翔不飛暝猿長哀吟感此時景邁況將陽月臨不怨行
路難所嗟歲驟尋悲鳴效楚奏思苦調南音疑儀久已
死誰復知此心

刷羅浮蕭鍊師不至

石室松桂秋涼風滌殘暑柴門敞空曲曠夕懷仙侶[illegible]
至久不至鶴馭今何許朗月流清輝山中袋延佇

寄琪林黃道士

川途天景佳前楽樹光綠遙憐採芝侶遠在泰山中琴
鶴久曰淅洒賦何由結有約今夕同卧擁掃茅屋

崖山有感

崖山峙海門延宗[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起強宇[illegible]
子驅先倫焚香亦[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靈發光淒其為懷古

安期昇仙臺

神山莫可稽欲弔跡多[illegible][illegible]有安期生[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常避秦亂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鍛砂採芙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
遊輕舉踏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尚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騰今

何志翹首越千數

夏日過蒲硎寺後二巖觀菖蒲

癸咸夢難癒況值日方永揮筆偕同袍遨詣山中靜泳
青得清泉流米自巖頂滴潤見石菖瀰布水次礪蝪毛
荆針錯虎積蔟雖穎婆娑濃葳數翠色香挺拔傳是古
堯韭一覽心已領採餌可明目樂樂雷光耿尤堪引壽
齡久視闖遐景遂躡安期蹤雲路恣馳騁旋歸乘天風
浩笑廬夢醒

墨竹

東萊太湖水娟娟文王叢龍光起夕霧鳳羽生秋寒冰
輪出寰梢瘦影篩玲瓏因之懷所思遨在蓬萊宮

寄贈大學隱士

秋淮化爲霖流潦漲平陸陰霾晦萬象氛暮時連連
者客爲行者困馳逐晨興起慨嘆移使傷局促疏屏
毁叢□足金沒車軸庭樹無全柯原草變餘殘靜念形
居士杳然蒼山麓短褐亦掩脛糗糒常不足從學□失
命秦高勤遠俗空質陋侯牀誰□十氏□貧賤少知已
隱命慨執族屬鄭希世賢君子善自勖

西郊秋日

斗柄遡西展杪秋天氣肅零露沾野草當飆振秋木而
畦農務成勤壯事刈穫歲時樂豐穩肯澤遍鄉籍思昔
從宗洛寒至未成服弊裘感季子生貧仰鮑叔哀樂如
流電撫己心已足無煩辯龜策更就詹尹卜

南園懷李仲脩

幽獨德雅懷逍遙步南園繁卉耀晴灑嘉木秀香暗
勝澗士青流漸通川荃蘭揚朱英山礬炫文軒
列曲渚鳴鳥何關關展帶步爾陳觴酌群物妍留聘
儔侶高情寄所宜馳思望遠人廼在伊洛壖賢勞
計日久不遑安聊復縱長吟引領希令言何能此會
宴樂舒我顏

贈從弟三生

鴻鵠在陂澤立志恒不群獨鶴唳九皋音響當上聞
器逸盛時豈將久湮淪無爲秉孤節甘與巢許鄰
青陽播林麓百卉生光妍如何深谷質尚爾霜氣經
節抱苦貞豈不幽且寒由來松柏性羞學桃李妍
荆山有良玉韞此璞石中玉人雖琢之始能成璋
玉豈非寶亦在雕琢功願言保令質慎勿忝吾宗

贈留隱士中夫

旅飆落寒木芳歲倏已過感此流序易惆悵但懷我心
思賢志友不得偕宴游一居玉堂署一在炎海陬王道

今清平有才譽鴻猷誰令抱孤志坐穩林與丘

北上

京華文物盛東南紫氣浮祥雲開甲第春陽藹道周覩
國方振纓彈冠始鳴騶鼻蓼頓接武多士爲我儔如何
稽北去北上駐遠遊揚帆渡淮水驅馬入青州青州非
故鄉驛望此淹留西望太行嶺南臨清齊流行行日以
去從役不得休微官況薄旅邸芳歲遒嚴風被草木
客子沾衣裳迢遞百越地杳邈炎海陬那能計歸日苦
道阻且脩

別弟

弱雖原上草歲晚霜霰茲與子爲兄弟生世亂離粟
落各分散生死安得知樂土漢無食南川謝無良時
幸休明天路開清夷翩翩兩鴻鵠振翼思奮飛一朝故
山別一望雲中涯東西各異勢顧影相徘徊遠遠去茫
茫會合未有期吞聲念同氣淚落不敢揮他鄉儻言歸
胝角遥相思

別隣

諺云骨肉遠不若鄰里親往來旦夕會眷意一何勤頤
言永相保不謂遠離分臨岐且遲樽淚水衢路津合悠
向往軸酌酒當霜晨戀戀昧昔厚依依故情新去去歸

未期留家猶食貧有無通假借此道古所敦無爲忘昔
托別語多苦辛

別友

喔喔晨鷄唱蕭蕭征馬鳴行裝戒往僕游子趣脩程霜
風裂弊裘霜氣集冠纓亦知歲聿暮奔走詎遑寧躬聆
依衢路縈縈別友生鶺鴒傍我飛楓樹送我行商歌慘
無歡飲酒催盡觥車輪倏已遠賓客如晨星離別固可
惜志在身與名相期各黽勉天路方清平

別內

秋霜摧女蘿夕露浥兔絲依依兩夫婦貧賤生別離恩

昔結綢繆日適際離亂時布衣纏稀絰糟糠不充飢性拙
命復窮低蹇世所嗤賴子同甘苦孤貞常自持幸逢王
道平天路振羽儀歡愛未云竟殷勤方自茲執袂訴忠
分清淚流縱橫淹留日月促去去赴歸期晨鷄咿喔鳴
行李戒路岐僕夫已嚴駕寧能更遲遲所嗟長辛苦不
爲兒女悲遺語望鄰曲含酸望親知惻惻重惻惻此懷
當告誰

代友贈別

金蘭結深契厚逾兄弟親歡娛暫相逢一日勝九春如
何捨我去六衢路塵行役胃霜霰驅馳極宵晨寒雀

思集凝凍池念潛鱗物候尚有托君作歲晚人歲晚風
色寒肅肅吹車輪征袍弊不補對飯新亦陳別曲亂無
緒別酒醉失巡私情豈遽忍欲止知何因落日如銅鉦
遠山生黃雲君去意惻惻我留涕紛紛王度今清夷世
途無荊棘前期慎努力莫用懷苦辛

代內贈別

恨重惻惻君爲遠行客遠行無時還千山復萬山不
忍別離苦所嗟道路難鴻雁集沙渚鳥雀棲山樊邊塞
知何之竟歲不得安昔爲風中柳今若雪後蘭雪霰
平野風沙侵苦顏苦顏日以減去路日以遙妾今守空

閨歲暮不自聊寒花無妍姿凍柳無秀條淒冷舊容色
坐爲憂是銷臨期一擧酒且以永今朝前途在珍重努
力登雲霄

寄王給事佐

休沐展幽聽步出鐘阜阿卉木春氣盛淮水揚素波
之波上鷗游泳鮮羽儀端坐愧此鳥長遊成嗟跎安得
理歸楫翩然解珮珂捨棄過闗石鼓棹入江沱友于事
讌集物候方陽和酌酒南園上與君同笑歌

寄鄭進士毅 字子弘

步出城東門豁我幽素懷茂樹交綠柯鐘陵敞雲崖有
鳥鳴春懷顧聲代喈喈靜言感物理心思寡[illegible]
同門友襟期遙以[illegible]耳術未接武丘墳尚高栖王度今
清夷縉紳若雲[illegible]鳴珂登[illegible]履上鸞臺誰憐抱孤
貞甘分卑草萊[illegible]小山篇不詠猛虎詞會酬[illegible]
天意諒不違

駕遊天界寺

[illegible]書混文軌海[illegible]嘉[illegible]皇[illegible]王度[illegible]隆昌
歲時豐殷九域[illegible]色日重光順[illegible]
[illegible]游[illegible]隨[illegible]太常[illegible]
長[illegible]官[illegible]鳴[illegible]華[illegible]天闊紺殿[illegible]

村金[illegible]上方[illegible]儼[illegible]肅周[illegible]和
林[illegible]羽[illegible]瑞旭炫[illegible]
從[illegible]玉音[illegible]
恩榮[illegible]天顏[illegible]學未[illegible]數 聖[illegible]仁
風被八荒

朝回呈諸閣老

承恩入[illegible]簪纓祿侍彤幃日月行王道璣衡耀[illegible]
才忝下列丹衷無由披凌晨陪稷契日宴揖[illegible]
方莫安抑人亦恬熙歛[illegible]鳴珂集鳳[illegible]
[illegible]門飛孤[illegible]雲覺文流羅結綺初柳轉文鸝輕裾隨[illegible]

旋綠樹晝景移洲良戊嘉會文物應昌期濯濯聯華采翩翩秀羽儀官情寄芍藥聊用頌清夷

贈翰林宋先生諸老

依依野田雀本在弃榆間深林蔭栖息卑枝攫羽翮忽風飄九垓陽和德澤寬翱翔高業上乃得濟賢關辭公珪璧才盛世仕明君出入金門裏百辟同瞻仰紫宮極學高下對念斯文惠不在禮遇攜之偶明恩際會古有特感茲復何曰學文對嘉海又敬道彌敦

輸役謫適

係組赴臺鮮飄辭禁垣弛刑許輸役史謹尚承恩踊躍感明宥引替復何言平明操板築日沒就微繹寒氣襲弊裘重負賴我肩撫己諒無愧眼勤思藝終息於外屏城仰瞻東華門祥風拂左蘇卿雲護形軒當鳳麗羽翰飛棲高中天重關起象魏光彩一何鮮百辟羅周行鳴珂翕然皋夔儼穆肅董賈來翩翩白日光昭融下照無有偏微命嗟蕭勞獨茲阻周旋

治縣事作

訟庭敞公館牒訴日紛紜退食常少暇吏牘苦長勤刻木對胥曹皇華勞逐賓清晨起坐署日入未解紳出休事宴遊聊用散我神雲還幽谷暮鳥鳴芳樹春信是非久居欲留嗟無因逝言謝簪綬垂綸越水濱

送王給事南還

良時幸一遘嘉運難再逢流光若飛電倏忽歲云終美予瑚璉器於麗時高蹤適此微俊彥奮起惠家邦觀光充上賓恩禮並以隆金門拜給事百辟肅敬恭迴翔忽歛翼言歸滄海東昔若雲中鳳今若南飛鴻出處各有道顯晦詎能同微君懈薊祿仰首慕清風文成德亦著節立道斯崇願言秉夙志永保貞素躬

還山作

禽魚不可友出就斯人居迂才忤盛世復此歸蒔廬蛻跡近逸民振衣辭高衢白雲繞我屋清澗循我除深林挽風軒松竹鬱森疏貧家何所有但有琴與書日暮無人來濁酒聊自娛神全處斯澹妙得景亦俱豈不樂守貞幽抱恒未舒屯膏違聖訓獨善曠仁譽徘徊曌篤澼惻惻懷居諸

西巷集卷之一

樂府

將進酒

青瑶案上雕鸞翠一傲已直千黄金開樽花下對明月欲彈一曲還沉吟沉吟沉吟幾低首彈商聲勸君酒莫卧鼠樹春蕭蕭地下田文骨應朽

紫騮馬

紫騮馬黄金羈兒家夫壻金陵兒金陵正值繁華時日與遊俠相追隨追隨遊俠金陵下長跨金羈紫騮馬睹勝初登蹴踘場縱酒還來鬪鷄社起羅綺綵照曜空霧紫驄掛鞭去似龍御轡端門回輦路斜穿夾道過行宮行宮夾道通三市長使傍人誇意氣紫陌春絲繡連青樓日暮簫笙起青樓娼女倚羅裙清歌宛轉駐飛雲歌闌陌上春風度舞罷樓前壁月斜陌上樓前相識多相陪相引屢經過房櫳寂寞交疏裏雲髩妝

烏夜啼

籠葱窗閑雲凝影織錦投傳蜀絲斗蘭心欲語還目織待郎不來秋夜永秋烏似夜啼啞啞鳳書應來郎手家開門自把枇杷花

望行人

高樓臨廣路朝日羅綺芳人盛容飾凝涕倚砌淚沾咽長太息愁思鬱煩紆愁思知何爲自言惜離居將知淺暮返忽歷三載餘昔如春園花今若秋水濵盛年詎可再獨宿誰與娛思逐北風翔相從千里餘中途儻相逢浩歎何所如

長相思

居寒清秋瀬兼多今盤影月搖碧波相靈朱絲奏雲和九疑木落洞庭波長相思渺何極湘山雲斷湘水深夜竹年年雨花君

飲馬長城窟行

長城亡迢迢征馬鳴蕭蕭馬飲月窟水長城長萬里征人人從軍離家今幾春春花復秋草閨人念遠道遠道歸無期漂流不相知徘徊復展轉展轉長相思相思不惆日沸湧鉛華溢風從西北來吹我井上桐寒涼颯將至惻惻傷我中乘月擣寒衣丁丁砧杵悲衣成欲寄遠君在天一涯瘦馬戀破櫪倦禽思故巢君行亦ロ々孤妾窗自聊遠使來長城帶得音信還書中何所陳但道寄平安平安不須返歲月忽已晚君心知若何妾意今無限

古行路難

君不見翟公昔時作廷尉賓客填門至披靡
長裾夕振鳴珂晝停紛紛冠帶往古吐氣揚眉論
當世交態云如金石堅朋情肯數芝蘭契當時意氣何
炎雄炙手可熱噓生蔭日晏聯鑣登紫閣平明騎馬出
銅龍只道浮華長若此誰云生死不相從一朝官罷成
索寞門外麻前可羅雀寂寞蓬舌向午開滿蕭木葉
秋客古來此道今亦悲須知榮悴亦無時花前且盡一
尊酒世事悠悠儻不知

行路難

龍門西接崐崙丘中有一帶黃河流風雷噴薄了可以
利涉鬼哀吐雪龍爲愁我行欲濟無方舟長吟澤畔成
久留暮天搖落對羇客白石遠遠青楓秋行路難歲將
夕靈槎八月秋風生安得乘之泝空碧

行行重行行

岐路一尊酒送君久遠行文持未及竟絲管激哀曾舟
舟歲華暮悠悠雲氣征馳車戒往路惻惻傷我情我情
然已傷歡愛不可忘昔爲春花妍今爲秋草芳秋草芳
有時夫君見無期獨宿坐長夜淚落如綆縻白日儻回
照孤懷君所知

白頭吟

妾昔深閨裏風情未嘗識獨有如花容婵娟自憐惜顧
言嫁得同心人共駕雙飛綵鸞翼君時走馬從東來揚
眉吐氣萬人開當時鴻鴈豈無侶妾獨憐君英俊才一
夕踰粉垣從君共君語君指松柏枝歲寒永相許從君
衣錦還故鄉茫屋蕭然但環堵相守在貧賤栖栖逐共
居自除翠花嚴起結青羅襦當壚滌器不知恥逐君他
日乘高車一朝意氣題橋柱偶上金門見明主十年詞
賦鬢成絲絲博黃金只如許才華備供奉富貴能幾何
文園病消渴憔悴亦已多金莖瑞露不得賜起視雲漢
空星河不謂羇旅餘而來聘私室舊好如塵埃新情若

膠漆消幾起坐白頭吟哀怨淒天薄雲日哀怨復哀怨
蛾眉憔悴嗟生來見事晚怨妾不怨君投珠擲璧不自
惜蹉跎末路當何云妾已無復言然君更奚道顧君與
新人歡愛永相保莫貪春日兔絲花亦作秋霜女蘿草
妾有青銅鏡蛟螭蟠玉柰自君一見別弃置生浮埃恚
殊心異不在貌珠簾繡匣塵埃上綠綺琴冰絃冰
將絕悲來試一彈不覺淚成血因君一曲鳳求凰誤妾
淒涼百年月波澄指明月清光無定時君心亦如此中
路豈不移妾心懷冰霜凜凜君但知君心復有能何日
缺月重圓照河關

昭君歎

憶初少小入宮時風鬟霧鬢綠委蕤自言佳色已無匹不謂天家猶未知十二瓊樓動光彩三千彩女妬蛾眉貲幃不作奉宵夢紅葉常題秋日詩畫工不識嫣妍趣卻遣丹青故相誤買工乞恩求黃金黃金已盡潤如賦乍知容貌世稀有臨別夫君猶可顧嗣將寂寞倚門悲啼所迢迢去鄉路窮邊雪落似梨花五月天山草未芽鎖玉塵昏孤鳳影嘗紅香袖守宮砂長門無復沾恩澤絕域誰知有歲華不恨胡沙埋絕色還聞漢闕選良家人言北狩封姑衍盡日凝妝候金輦憔悴雖深別恨添

娉婷尚勝良家選五雲迢遞山宛宛日近長安一何遠新愛雖濃獨自憐舊恩未斷誰能遣琵琶一曲苦從軍調苦單于醉不聞霜飈飛能秋欲半月低絃索夜將分溶溶淚濕龍香撥冉冉愁看鴈塞雲病裏常思仍去病夢中猶詔奉春君

湘妃曲

沅江木葉下洞庭秋水多湘靈天清夜繯約倚阿冰雪雅玉容遠山斂翠蛾鳳鬟羽香霧芙蓉滋回波明璫結珠珮斂綃衣紫羅金支色璀璨翠鈿光搖搖小環秦玉簫雙成鼓雲和瑤管飛瓊怨清彈間關歌妙曲從風揚餘音之流霞林端舞鸞鶴水際起蛟龜問汝何所思歎歎慕重華軒居去奇邈蒼梧地嵯峨汀洲生蘼蕪松杉挂女蘿清湘下洒竹斕斑隱成花日暮天氣寒星移歲遥跂靈塋不可見婉孌悲如何九原儻可作千載復來過

阿嬌怨

妾昔初入昭陽時橫雲學得內家眉鳳鬟霧鬢在君側長侍娉婷不自持侍宴河樓春爛漫承歡別殿夜遲遲西京絃索龍香撥北苑萄葡金屈巵一從寵薄因光歇長門永巷宣呼絕斗帳香銷豆蔻垂舞裙寬縈丁香結

重簾夕倚瑣窗雨羅襪秋凌玉階月凄迷夢醒心似灰客鬢憂來沸如雪橫塘浦口大堤邊女伴年年憶採蓮雙飛翡翠渾如畫並蒂芙蓉只似仙傍舍誰吟白華曲下堂長詠綠衣篇君恩若許重相借缺月清光應再圓

班姬怨

燕燕復燕燕飛來尾涎涎胡爲鳥衣同蓉入昭陽殿羽毛一何好似許令儂遂令同輦人咫尺不相見新愛易舊歡物情有遷變白日尚移光君恩詎能徧懷今思舊永感昔淚如綫秋草生玉階流塵滿紈扇紈扇知妾心攜持何時棄所遇猶失貴亦賤庭樹秋風生

無勞回中怨

烏孫公主歌

咽咽復咽咽羊車鳳輦忽光絕新新復新新駝裘貂帽來相親昔爲花月漢宮人今作風沙胡地人漢宮胡地何分別人生過眼如一瞥彩雲易散月長缺作底嬋娟深如雪且喜華夷罷戰爭天南天北樂昇平一曲紅粉髑頭葬百萬兒郎邊上生漢宮剩有三千女豈憚渠庭有強虜從此離鼎不用兵只從天下選嬌娥銀鞍白馬金羈駝琵琶綾索胡相和胡葡酒綠朱顏酡壻家兒孫日日多年年只報烽火息莫哭嬋娟傍綺羅

白紵四時詞

姑蘇臺上春風和江花亂落江水波交跡楊如綠參差華筵夜列開綺羅當筵西施間群娥朱顏爲酒微酡自拈紅牙節清歌飛花看人思繁多華月欲昳度汗河珠星出河夜欲闌烏啼啞啞奈爾何

閶門輦路薰風昳江光瀲灩芙蓉披翠羽寶旌照洲渚鑾輿出遊初避暑西施含羞嬌不語畔水閣起歌白紵回風舞袖爲君舉歌聲忽罷一何長白紵之白白如霜木瓜花紅荔子香東山月出西江光酒多樂未央館娃宮畔風蕭淅叢菊香楊柳凋殘可憐烏鵲橋

熒熒雙星麗碧霄美人微醉臉紅潮筵前舉袖儀玉簫吳歌白紵鬭妖嬈綺羅楚練風雨飄此時奉君情欲絕銅龍夜深宮水咽銀牀低轉梧桐月北風吹江日宛宛江天飛雪落欄滿美人臺上閑腰肢月觴流霞照華筵前西施含醉眼歌停綠水聲欲殘斗娥玉環低欸欸別宿臺前水仙館芙蓉帳高錦雲暖夜覺漏宵作那短

團扇詞

團扇復團扇秋風析析昭陽殿燕燕飛來尾涎涎同輦夫君不相見長信宮深秋夜長玉階坐對明月光玉紵低垂夜未央牽牛織女度河梁白投長袂數纔欸夢魂彷彿若有亡夫顏夢見在我傍覺來還若天一方起搖鳴箏發清商舊怨未了新怨長新怨復舊怨怨此江上梁上燕雙飛雙宿令人羨還來啄人背如箭燕燕于飛差池何關愁不爲傷綺羅長陵百尺高嵯峨山有日落悲辭讙誰能爲譜斂斯羽翻作筵前白紵歌

梁父吟

江水何深深青楓映雲林衡門一盃酒抱膝梁父吟君不見夷吾昔袂投南冠故人薦引登君門揚眉吐論下荆楚糾合冠裳朝至尊又不見樂生徒步從西來燕平

一擲帚謝笑黃金臺轅門一日見旌節七十齊城生墓
矣古來英俊人所遇皆有立袖拂驪龍珠能令鬼神泣
而我獨何爲幽泉凍蛟蟄荒蘿繞屋秋雨凉山鬼吹燈
冷光濕幾欲乘風朝太清芙蓉縹緲白玉京天田角井
文炯霧阿香布鼓瑯璫鳴星辰可望不可即手把琅玕
空復情爲臣自古良獨難我更懷之摧肺肝田疆古冶
三[illegible]士昔者虎視青齊間吳羅相國二桃計恨血今[illegible]
漲草[illegible]白頭勲舊且如此何況新知而覥顏梁父吟齊
正苦日落未落天[illegible]黃西[illegible]灌木秋[illegible]楚青青千里草
如霧兀不常淨高[illegible]虎長陵百尺空嵯峨夜半山[illegible]泣
風雨世無女媧五色石天柱欲傾誰人補荆州水碧峨
峨青思天王孫渺何許梁父吟聲苦傷歌闌玉壺缺白
髮千丈長起坐擊長劍仰天悲流光西歸白日爲誰留
長流之水何泱泱青冥黃鵠償垂翅我亦凌風隨爾翔

挂劍臺

我有白虹青霜之寶劍舞時燁燁蓮花艷去年北上燕
家峰君眼如猫看不厭今年匹馬歸江東將朝[illegible]我御
[illegible]磊落之心胸懷君不見淚如水墳樹索索生秋風歲
華零落對盃酒酒酣脫劍爲君壽今爲君友君不知墳
前挂向挂樹枝等苑酬知心所許劍有神靈劍應語金

環魚腹定足數草平翁仲月荒凉山鬼提攜學吾舞

銅雀臺

阿瞞在時起臺殿宰割山河幾征戰賦詩橫槊氣何旅
霸顧分香淚如霞良辰上日人自悲又有繁華非昔時
昔容[illegible]舞對松柏歌笑喧喧知爲誰有歌有舞還尚好
[illegible]総西風翠蛾老君不見栢與廢榭無人登煙草萋萋
花陵道

楊白花

行白花花離離滿風化萍草蕩漾無還期仙桃醉日花
無暖弱枝凝凍黃金蕋連臂歌殘翠莩[illegible]秋來玉環
款款春宵長春宵短

休洗紅

休洗紅洗紅顏色落莫思君懷抱照君恩原不淺
妾命由來薄君如白日不回光妾有芳情向誰托

蔣陵兒

蔣陵健兒身手捷青年好遊仍好俠錦衣繡帽綵絲[illegible]
絲鬢葱蘢映朱頰春風二月蔣陵西柳暗秦淮花滿堤
動裊金鞭搖日出輕盈紫燕踏花嘶佳人紈扇和詩贈
上客金杯帶酒攜上又留連正及時佳人妙舞翩躚欲
舞回壁月當空見歌罷楊花似雪飛楊花似雪紛紛落

酣醉人前誇浪謔自然不分拼企張況肯低頭拜衛霍
意氣由來凌七貴豪華豈必資三略王侯宅裏聽啼鶯
廷尉門前彈羅雀揚雄寂寞掩柴扉草得玄成鬢若絲
歲歲年年書閣底惟應羨殺蔣陵兒

苦寒行

隆冬十二月四野雲氣浮寒日霾夕光層陰肅幽幽苦
哉離家人歲晏向遠遊遠遊況北上太行高嶺擁西棘
指掖接東轅望幽州嚴風裂短袂密雪凋弊裘胝羅啼
路陽鬼火照村陬車轂陷泥濘馬毛凍風飆步險終日
行薄暮不得休苦顏帶冰屑涕淚沿腮流空山絕人煙
對影依古丘行囊已磬盡何以慰旅愁苦哉苦哉家人豈
念生百憂

蹋歌行

炎炎園中花濯濯堤上柳春日齊數榮秋至就衰朽萬
物隨化變浮生詎永久自非彭與聃誰能得壽考君看
少壯顏倏忽成老醜及時當追勉遲暮復何有

傷哉行

長夜何漫漫秋氣慘已悲浮雲捲明月涼風吹我衣曳
履出房帷鳴珮下庭階俯觀新露集仰視星宿稀倦鳥
止復翔百虫鳴聲哀飛羽念儔侶呻吟知歲聿感茲時
物變惆怛傷我懷誰能駐流光息此心所感

懊惱曲

妾家良人婿執戟明光裏四時遷顯官寵幸無與比似
妾初嫁時容光照鄰里芳榮有衰歇輝赫詎可恃火熱
變灰冷懊惱何可已

長安篇

長安形勝地京華富才雄北闕左馮翊南列右扶風甲
道方全盛泉甸何穹窿迤邐長樂坂壯麗未央宮遊俠
名少年妖姿秀華容凌雲飛甲第照日輝文窗行樂正
及時綺羅繡惹龍珠葉褐蟬驕銀鞍被玉驄千花色流
爛萬柳景曨曨擊鞠都門外鬪雞馳道東青樓啓夕月
瑤箏沸春空良時逝不留流運會有終且極娛心意無
爲虛景光

上京行

京華全盛日江南鉅麗時風閣凌天翥雕甍向日披隄
楊飛苑轉瀟水去逶迤萬國年方泰三陽景載熙少年
誑娛游游俠相追隨載酒臨絲絡乘驄轡玉驕鬪雞初
賭錦擊鞠復爭馳百井照根明步障隨風移珍禽呼幽
響咬嘎下何悲日暮宴青樓稱觴倚瓊姬開筵列上客
急管鬧夜歸爲樂殊未央但惜白日散豪雄極志意貴

髮歌爲期

採蓮曲

江南好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下鷗飛蓮葉邊蓮
葉蓮花裡湘渚桂楫蘭橈下長浦採蓮採葉忘採花弄
來停船共盡語君語不還顧妾心將奈何回船向明月
明艤江水涯知來照妾影明月知妾情郎心得似此明
月樂妾處須平地生

短歌行

擊長劍和短歌短歌聲無歡調促情苦多聆流光疾逝
反青銅霜飛奈老何

長歌行

彈鳴弦發清商悲吹激林木飄揚一何長歌聲長弦聲
緩百年鼎鼎不易滿

古意

山礬花落春風起吹妾芳情渡湘水夢中蝴蝶相交飛
門前鵲聲郎馬歸
梧桐初落金井牀斷蛩聲裏月如霜泥泥玉漏清秋夜
妾顏如花恐愁謝

西菴集卷之二

西菴集卷之三

樂府

秋風詞

魏文帝作燕歌行盡秋風四愁之變而其音甚鏗
鏘情思悽愴爲千古七言之祖其後如少陵秋風
兩首邢君實秋風三疊皆本此而作者也余取從
其詞語分爲三首略竊三疊之意未以配詩祖則
亦可彷彿四愁之遺響云詞曰

秋風嫋嫋天意晶寒虫唧唧霜露零白雲孤飛鴈南征
念君歲闌遠遊行長年驅馳竟何成閨閤盼望空煢煢
哀來傷秋百感生感極霑淚沾衣纓何人月高彈鳴箏
繁絃急緣攪離情銀河横天湛空明哀猿寥寥共淒清
微禽安栖夜不驚夫君胡爲未還轡
秋風颯颯林木空吳山楚山千萬重湛湛江水上有楓
念君遊行遠從戎不還空居走西東寂寞空閨敧房櫳
掛宿涕痕沾襟胸悵望不見憂怔忡長雲遙天叫孤鴻
哀音嗷嗷思無窮黃姑斜河夜正中牽牛七襄淡猶從
夫君胡爲苦悤悤
秋風淅淅庭宇虛山行南陸露如珠江空木落芳歲徂
念君遠遊今何如別離什尺素書妾久悲傷惜居諸

悵洪涕淚盈衣裾凝思對山倚踟躕南陽誰家吹笙竽
清聲撩人思煩紆鬢星麗天明月孤城頭夜栖白頭烏
夫君胡爲未盧居

南浦曲

古家住南浦妾家住橫塘少小曾相識況復是同鄉妾
年壯若相上下月下花前幾相許相憐相愛君不知卻
於何人隔花語芙蕖被霜那得連荷風蕩露那得圓君
情君意苦難定妾貌妾心長自憐

橫塘曲

當黃下染衣蝶粉不勻面有情淚□無情悲相見甯如

不相見落花深處紫騮嘶紅藕香中畫舫移藕絲難斷
同心結花影空成連理枝君如呼沙鴻妾似逐波雁暫
時燕影相和鳴逐浪隨風各分散分散竟然去幾時還
合并芙蓉易謝月常缺亦似人間離別懷

春愁曲

妾意一何長春光一何短良人遊冶郎去去不知遠含
桃石竹花盡紅房櫳胡蝶醉春風令人轉愛遠離別孤
絕相思情更濃

花開曲

去年百花開春風妾顏窕窈如花紅今年花色仍自好
妾顏比花已漸老良人新愛移平生妾顏如花空復情
花開無人妾不語妾淚長垂花帶雨

游絲曲

游絲映戶春風溫飄□□混蜘蛛網春花亦笑綺帳空
故遣飛紅入虛幌青樓夫婿辭□財魂夢相尋意轉迷
把似妾心情□□如君意戀新相綺□鸚鵡通人語
□□□□□□□□□□□心□今夕渠儂到家否
□紛首花風□□□□□□□□蜂遊亦解錯綺□
不獨房櫳出胡蝶懷人不爲青春過別有閑愁幽思多
君情妾意俱腸斷□□□□□□

落花曲

昨日見花開今日見花落花落花開還滿枝人生終無
年少時勸君及時且行樂莫待花□□□□

木棉曲

南風木葉青北風木葉黃木葉有零落客心□□□悲
傷悲傷日日人漸老明年木葉依舊好

蓮花曲

連花復蓮花蓮葉相交加采蓮如雲髻偏宜綠花比妾容
深更佳蓮葉蓮花相對好妾容妾髻愁中老

玫花曲

蜀葵花開開復落黃金滿地秋風惡良人遠去不歸家
秋風吹落蜀葵花蜀葵花落開復好良人不歸愁欲老

鴛鴦篇

南浦雙鴛鴦生來不獨宿兼衣已雙飛花邊還對浴鴛
鴦何為何獨況妾容華方少年

織婦詞

吳中白紵白如霜春風入衣蘭麝香二月城南桑葉綠
新蠶初出微如粟採桑日暮携筐歸夜半懸燈待蠶熟
繅成素絲經上機兩日一疋猶苦遲織成裁衣與郎著
妾空辛苦教郎樂家中貧富誰得知郎無衣着他人嗤

古鏡詞

貧女池邊得銅鏡斯須歎呼爭相慶持歸鉛粉三日磨
龍影模糊面猶瑩機中雨素為鏡囊染絲繡作雙鸞鶼
橫看豎照心不厭借插金釵學上堂廢銅雖舊惜於寶
無錢買新舊亦好誰識青樓金鏡臺吟珠綴更多寫

漁父詞

順流得魚易逆流得魚難難易有天定順流心所安網
羅疎鉤曲直老翁取魚取適

樵父詞

清晨腰斧出日暮腰斧歸青青遍原野造化若有私戊

頤嚴雪殺荊棘蒼松翠栢高千尺

田家歎

田家養牛如養龍妻孥望歲長防冬耕田得暇縛茅蓋
編竹着泥防北風山田不雨禾欲凋田頭水車鳴角角
歸來夜半猶未眠新婦懸燈照蠶箔田家作苦無休時
夏來糴穀春賣絲無因昨日到城郭羨殺狂遊輕薄兒

耕父詞

耕山下田亦耕山下田辛苦食筋力抨用終歲年耕
田得穀豈不樂但願年豐莫作惡

牧牛詞

朝出牛亦出暮歸牛亦歸牧牛如種樹貴在不擾之放
牛散金山下草草香水甜牛自飽

牧羊詞

隴羊尾微微山虎毛離離願得山虎生隴羊長自飽蕃
茫大化良亦苦作孽生羊復生虎

射雉詞

春雉與草中子母不相離時時引子媒翅短還啼啼
弓箭不射之深山大澤從汝飛

射虎詞

射羊得羊食射虎被虎傷始知學射虎不如學射羊村

前村後蹊我嘗但願莫莫遇虎

採菱曲

朝遊大堤口暮出横塘渡紅粉照綠水自羡還自憐紅
妝照水人見可憐江採菱何可道

採蓮詞

小家女兒日日在横塘只採蓮葉綠不採蓮花香採
蓮採得稍自可憐所畏舊時役我

蠶婦詞

朝看箔上蠶暮取繭上絲絲成給日食不得身上衣早
知阿家蠶事苦悔不當初學歌舞

貧女歎

荼花綻爲紅貧女難爲容蕭條鏡中影寂寞林下風蛾
眉翠黛誰家女白日東陵教歌舞

擬古詩

青青河畔草

阡陌與林薄春氣匝道周娩娩都人子采采南陌頭脩
蛾婉清揚玉顏和且柔明妝照碧落玉馬爲久留久留
詎爲安非貴者傳寶宗蓮珠際蔚食獨安查

青青陵上柏

置酒高堂上賓友列長筵綺食羅雕盤烹鮮膾熊蹯回
風吹蕭瑟悲管間清彈遺響妙入雲怳慷有餘歎流光
若逝水安得長駐顏薄酒聊斟酌幽崇良可歎

今日良宴會

南國有佳人窈窕桃李顏容華一何麗顧盼生光妍進
退禮自防秉德幽且閑良媒候佳意共予希今言鴻雁
念儔侶雎鳩鳴河間盛年若流水隱処獨長歎

西北有高樓

華月激高樹列楹何參差有光射結綺思婦惨中閨良
人涉遠道感傷夜何如清聲發妙曲宛轉有餘哀妙曲
固可聽餘哀知者誰春至桃李妍歲暮花色衰空然閒

迴旋顧影久徘徊

涉江采芙蓉

故人隔千里寄我青琅玕琅玕色美好愛重若丘山感
茲纏綿意將以遺所歡路遙不知至欲捧插風翰

明月皎如夜

離離谷中樹爍爍春花芳枝葉何盛茂忽然隨風揚流
光有凋換物理安可常擾擾路傍子哀歌使我傷杪秋
天氣肅白露結嚴霜攬衣不能寐起視夜何長明月出
東璧衆星羅縱横歲暮鷄鳩鳴百草青自黄遠道者誰
子驅車登太行行行登崔嵬天路無津梁興言念同志

滴下沾我裳

冉冉孤生竹

青樓何高顯微臨道傍美人娛永夜皓齒發清倡玉
顏蒼梅娟妙曲婉成章含宮亦之羽忽復轉徵商行雲
駐遠漢飛塵遶虹梁識曲世所稀遺音空飄揚歌竟夜
闌悠悠哀思長

庭中有奇樹

洞庭木葉下悲吹發微寒美人倚脩竹凝睇九疑山層
雲沒遠嶠軒車絕不還旣懷文玉珮復采澧水蘭結言
欲有贈夙路遠險艱況發坐將老歲月銷令顏

迢迢牽牛星

北風吹雪霰同雲四垂陰惠而能好我攜我瑤華晉蟋
蟀入牀下晨風飛北林川梁限楚越思子用傷心

迴車駕言邁

壯士悲白日遠人愛景光景光不停晷鬢髮
霜被野草行旅思故鄉爵烏有所適百蟲知所藏知
不亂匏芒至空自傷

東城高且長

咸陽九原上昔日蕭瑟秋風吹禾黍牆下浩浩流江
花無停留榮耀々可常浮雲迷五柞榛棘沒長楸時

理則然來者徒自傷所以放志意酣歌我稱觴鳴箏縱
素鶴絃此憂思長回車長樂坂將去復彷徨願爲雲中
鴈寥廓恣高翔

驅車上東門

良辰集賓友哉酉登北邙百草何離離高墳被山岡四
野生悲風夕日淡無光依穴中人生
寄一世奄逝若朝霜高堂與大宅終作荊棘場蓬萊
弱水仙說成荒唐及時且行樂勿用徒悲傷

去者日以疎

白日無留光逝水無回波浮生類轉燭運盡歸山阿松
栢夾長路高墳起嵯峨古來皆若此咄咄將奈何誰歌
薤門琴和此薤露歌

生年不滿百

日月遞朔望推遷無停停百年內所爲竟何成賢
者解斯理達生外其形良辰有美酒賓友候迢遞
閶風丘奇樹秀瑤英刷王沒入駿天路杳冥冥

凜凜歲云暮

江潭十月交霜露萃邨原卉木無留榮百草日夜乾鴻
鴈鳴洲渚猿狖悲空山閨人念遠道撫節濡毛淵川梁
一睽隔魂夢夜不安厚愛君詎知新恩忘前歡忠誠不

見白刮心良獨難望望千里道無由生羽翰

孟冬寒氣生

愁人起視夜北斗低復昂中垣雖寞壁良月如貴陟客
行涉遠道烏雁屈嚴霜頹欲同苦辛江漢愁且長扁風
汀鳥札鴻鴈無來翔悄悄閨閤心歲暮惟獨傷

客從遠方來

妾有錦繡段文采戴鳥象上羅連理枝下織雙飛禽惜
此嫁時物珍之比南金良人隔山海歲月亦已深顧因
飛鴻置寄以表此心

明月何皎皎

歡愛夏日短憂愁冬夜長房帷敞虛白對此華月光淒
寒淒以至入我羅衣裳悄悄感心目欲寐還回遑良人
遠行役三載滯遠方別時木葉落今已花再芳無由徒
衷曲悵望隔河梁

西巷集卷之三

西巷集卷之四

歌行

南園歌贈王給事彥舉

昔在越江曲南園抗風軒群英結詩社盡是詞林仙甚
國二月千花明當門綠柳啼春鶯群英組絡照江水退
暴共結滄洲盟滄海之盟誰最雄王郎獨有謫仙風狂
歌放浪玉壺缺劇飲淋漓宮錦紅青山日落情未已玉
郎拂袖花前起歡呼小玉彈鳴箏醉倚庭梧按宮徵哀
絃冷冷樂未終忽看華月出天東裁詩復作夜遊曲銀
燭飛光白似虹當時意氣凌霄宇湖海詩聲萬人許洒
從散落黃金空獨卧茅廬夜深雨分飛幾載遠離群
來城市還相報開來重訪舊遊過荅煙草頃迹縱縱波
縱縱日斜夕西風一葉去虛舟猶可題詩寄青壁

廣州歌

廣南富庶天下聞四時風氣長如春長城百雉白雲裏
城下一帶春江水少年行樂遊處佳城南南畔更繁華
朱樓十里映楊柳簾櫳上下開戶牖閩姬越女顏如花
蠻歌野曲聲咿啞峨峨大船映雲日賈客千家萬家室
亦風列屋艷神仙夜月滿江聞管絃良辰吉日天氣好
翡翠明珠照煙島亂鳴鼉鼓競龍舟爭賭金釵鬬百草

遊冶留連忘所歸千門燈火爛相輝遊人過処錦成陣
公子醉時花滿堤扶留葉青蜆灰白盆飣檳榔邀上客
丹荔枇杷火齊山素馨茉莉天香國別來[illegible]不休論
家落秋花對酒樽回首舊遊歌舞地西風斜日[illegible]

草書歌贈顏景明隱者

鍾王去我忽千載字體怪少復真虫文鳥跡久不[illegible]
麐姿谷態空紛紛邇來繼者誰獨步前有秃張後醉素
詞林秘府須見之今我抑御生遠慕君家此本尤奇姸
神仙老筆真可傳領墻敗壁歷死枯檜古栢蛟龍縱
秋蛇春蚓未易得見爾為[illegible]事遠情[illegible]不想追與蹤
煩君收取謹護藏莫遣風雷化真迹

羅浮歌寄洛陽李長史仲脩

亭亭西樵峰宅在南海湄日華麗仙掌影漾金銀也我
昔扁舟恣長往凌風浩蕩煙霞想尋幽更欲探神奇復
向羅浮事仙賞仙家三十六洞天羅浮隻與滄州連丹
崖射影四山靜群真環珮來翩翩璧珠之峰數千丈君
時與我緣蘿上水簾直下飛晴虹萬壑天風度流響山
中劉郎司玉匱仙[illegible]琅函開心如明月洞虛照身
與浮雲同去來心時會合那能再躡上分飛忽三歲我
行秦賦登金門君亦乘軺渡淮海淮海迢迢煙樹深相
思歲晚結愁心長風萬里碧雲遠何由一寄還山吟山
中洞房春寂寂山中之人長憶自恐松花酒熟人不歸瑤
草春風幾回碧

智空和尚種松歌

老僧種松如種柳封植不知年歲久寒梢未解蟠蒼
巳見虯律蛟龍走焚香展席坐松陰白石清泉清道心
虛無自有神鬼會風雨不妨猿鶴吟老僧與松有深契
浮華淨盡存寄際歲寒不受冰霜欺靜隱山中閱人世
亭亭只作如是觀松年僧臘俱高寒夜深騰六雪中立
日落山精林際看老僧愛松如骨肉不比枯梅與瘦竹
君不見人家艷陽枝春盡飛花滿岩谷

題皇甫文遠所藏左司郎中堵炳山水歌

鶯花孔翠時共喜金曾空青人罕識每[illegible]皇甫先生屏
令我感此三嘆息墨林避俗如避[illegible]析簡但見先生招
亂雲團成樹宛宛濤墨揮作山[illegible]退人言此是雲谷[illegible]
式爽下映九曲水不[illegible]五[illegible]匡廬峰萬疊芙蓉照彩霞
低低茅屋[illegible]澗濱[illegible]更[illegible]先生真千章古木一[illegible]杖
毛骨自是仙中人[illegible]綠[illegible]盡[illegible]砂[illegible]蒼虬停飛虎亦伏
山童卷取琅函[illegible]縱有黃庭不須讀煙霞此樂真不迂
臨風卻作[illegible]嗟呼十年未得還初服蕙帳石室今何如

先生歸來早卜築我亦同栖此山曲更煩作賦邀墨林
叟與泉南數竿竹

南京行

南京自古說豪雄遠勝秦中與洛中吳越千山高拱北
巴江一道遠朝東秦淮水入丹陽郡北固城連六代宮
文業石頭如踞虎逶迤鍾岳似盤龍龍樓鳳閣天中起
萬戶千門霄漢裏太乙勾陳紫極通翔鸞舞鶴珠峰峙
卻日觚稜駕寥廓行空複道侵箕尾仙掌銅盆玉作流
靈芝華蓋霞爲綺華蓋靈芝紫綺霞御橋金水正當前
五門彩旭朝天仗馳道香風散日華細柳千章爭拂地
嬌鶯百囀競啼花紫雷龍光飛武庫雕甍甲第列侯家
侯家卿相負才彥玉筍蟬聯承天眷屈宋摛文入石渠
羅熊曜武專方面黃閣承恩宣雨露烏臺執法行霜霰
環珮齊清歲早朝葡萄酒綠沾春宴春宴春風坐百花
千家里巷鬪香車金張富貴人爭羨王謝風流世共誇
炫灼商管隨赤羽歲從心蕭映彤牙綠陀宿坡光前導
組絡鳴鑣隘狹斜狹斜西下通三市紫霧紅塵拂天起
一陌東湘馬似龍烏衣朱雀人如蟻爭看賣珠聲鳥丸
亦訝探丸游俠子猶懷鳳臺醉李白無復新亭泣周顗
井傍美人悲麗華道上行人譚結綺結綺臨春總可憐
龍河一帶但浮煙天界叢林開貝勝冶亭高閣崇神仙
神仙盡是蓬瀛侶迴畫秦亭玉簫女渺渺青鸞月下去
鸞飄飄彩鳳雲中舉別有青樓大道傍煙花萬斛深深何
花燈影裏綺羅曲小玉嬌娥紅粉妝小玉飛瓊雨下來
喜歌妙舞調鳴妍舞態盤迴芳樹前歌喉宛轉落花前
彩雲作雨朝朝合璧月成輪夜夜圓朝朝暮暮長如此
秋月春花若流水去歲今年甚不殊南來北去人相似
生綠雞鳴海上客飛鳴被邀公子爛醉一春遊滿城
空堂一片笙歌市繁華往跡無遺址獨胡為困一廛
已似楊雄嗤白屋還如司馬臥文園誰將積粟三千斛
換取揚州十萬纏桃李風前歌扇底香花驛馬過年年

虹縣行

虹亭村落如秋花十里五里方一家山城縣治開草屋
草屋低窄旋桑麻丁男當官應徭役婦女看家種小麥
沐雨沙塞無稻苗麥足家家泰有食野桑養蠶收繭作
衣根染絹紅作衣秋湖水落蓮花盛臘月雪深鵝鴨泛
歲時澆酒五月暮但願風雲雨水調雞成麥熟樂雍熙
柳堤人唱采蓮歌

平原行

古原縣郭如荒村家家草屋荆條門自經喪亂新衙堂

千家今有一家存稚子採薪割蒿草婦女攜筐拾棃棗
丁男應役不在家長駕牛車走東道黃河水涸無魚蝦
居人七月方食瓜、煙晨散不成集棠棃苦葉烹爲茶
滄州九月官稅促黍子在田猶未熟春霜夏旱諸事空
不覺折然費黃犢鉞河七夕如水流明年麥好君莫愁

平原田家行

零星樓屋茀數把散住榆林柳林下磊墻遮雪防驟風
婦女傾垣拾磚瓦賣牛買得新墾田土戟犂淺牛欲眠
古河無水挂龍骨自縈蒲繩探苦泉山蠶食葉黃爲老
對火燒桑桑樹倒四畔靈鷄喔喔啼九月霜風落紅棗
春絲夏絹輸辦錢木縣紡布寒暑穿夜舂黃米[illegible]
坐唱貧歌爲管絃平疇早多麥少熟杏盡棃枯惟食粟
衣粗食惡莫用悲猶勝北方離亂時

驪山老妓行補唐天寶遺事戲效白樂天作

秋風婦柳凋金縷冷露芙蓉落[illegible]寒香晚色何所如
驪山唐姬教坊女蛾眉淡掃山遠碧蟬鬢半[illegible]雲亂吐
特粧無復新妖嬈晨態獨存舊[illegible]我昨[illegible]從冶遊
台遊倒得過西川青山直抵[illegible]綠水[illegible]五鳳樓
南國佳人金錯落長安公子玉驄驕銀[illegible]透酒青絲絡
結齒當筵白雪謳琵琶橫笛空聒耳唐姬撥箏妙無比
[illegible]彈一曲久含羞呼喚百迴方強起移柱相參雁成列
調絃未就人先喜俛首斜拖珠步搖向人高露春纖指
樓高嚮發響冷冷急管悲歌一齊停即聽作如風引至
冉彈渺作鳳凰鳴清如玉女鈞天奏壯似雕弓出塞聲
間水帶冰時呼咽春雷震后忽[illegible]陵木已旋清悄
清悄漸稀聲漸小四座無言俱寂寥餘音已斷猶縈繞
溶溶究究復悠悠切切凄凄還窈窈[illegible]斷蝸怨寒宵
良客[illegible]破春眠紛紛萬恨與千愁婉意柔情不肯休
癸琰胡笳悲紫塞班姬團扇掩清秋樓前皓月明如練
天外行雲凝不流俄拍未終南內曲新腔忽進小梁州
梁州一摺月向午唐姬此時心獨苦銀甲[illegible]心彈
哀腸斷盡無由訴[illegible]寵華[illegible]淚[illegible]凄楚
訴盡平生富與貧可憐人世今成古憶昔[illegible]王太平
兒女生長在大京十三學舞曾登座十四[illegible]擅名
玉貌羞花長窈窕宮腰仕柳西[illegible]舊枕
日妾方開孔雀屏五陵年少[illegible]好[illegible]
殢雨尤雲最惱公追歡買笑[illegible]每出泥車上
風致獨覺傍人惜[illegible]君側
海晏河清久息兵四夷賓貢無虛[illegible]已見來丹[illegible]
交趾遙聞進雪鸚耀日香車遠[illegible]飛[illegible]

笙承一片笙歌海浩蕩三春錦繡城驪山山上多樓閣
萬戶千門迴碧落大駕來居在九重四時多暇惟行樂
三營連昌勝時詩復起芳叫齊叱萬壽飛玉女迴更簫
舟戲金龍動鱗角侍臣傳呼選嬌容特許兒家步輦從
宮扇影移花内外山呼響曲細雲中千林火樹爭明月
萬炬金蓮鬪彩虹子夜歌詞翻白雪霓裳舞隊散旋風
歌停舞歇徘徊久銀箏獨進纖纖手明眸麗質一當前
合權美人但在從嫉妒當施縱撥弦索八面涼風生戶牖
擊曲新栽萬綠叢中宮催鼓蒲萄酒年年秋月復春花
多在宮中少在家偏笑不愁宮監怒豔粧長得阿姨誇
新遊樓直瞻天表夜步西廂拜月牙鬪草經春陪鑾國
藏鬮竟夕伴昭華韶光忽逝流年轉曾鹿啣花上林苑
錢騎東來鳳闕空金根西狩蛾眉遠上方無復聽宣召
新聲寃辭避羞遣約臂金環兩雪寬凌皮錦襪風埃寒
星移物換得無情復向驪山悄地行紫禁無人芳草合
瑤階雨過綠苔生歌臺寂寞花千樹舞榭蒼涼月半欄
繡閣秋陰連瑣闥銅仙清淚落金盤梧隕翠連纖玉
大乙勾陳看不足百子樓臺霧影昏長生殿古煙光綠
宮牆瓦落見蒿萊輦路塵生走麋鹿驊騮雕林惱夢思
花奴羯鼓驚心目故宅新人作宴遊内家紅錦別纏頭
珠簾繡柱俄成夢鳳管龍笙總是愁舊曲聞來眉自斂
盛年說著口應羞飛蓬短鬢難禁白老屋疏茅不耐秋
舞衫長借鄰人着同伴相呼只推卻臉玉香銷翠黛消
淚珠暗逐燈花落憂來倒插黃金鳳帳裏時彈白銅雀
自感中來不自由芳心一片從誰托唐姬言語　何長
句句淒其字字傷滿座聞之聲唧唧沾巾我亦為浪浪
滄桑轉瞬誰能識富貴浮雲安可常覽鏡每聞悲素髮
塋盃長欲勸流光唐姬亦莫懷抱恶自古伶人多命薄
傾城西子逐鴟夷絕代明妃嫁沙漠尊前有酒且歡笑
身外閒愁付冥漠皎月秋來幾度圓穠花春盡從渠落
唐姬攬涕復陳情請作驪山老妓行桃李屋前霜月下
長吟亦足慰平生不因水上琵琶語那識江州司馬名
為爾臨風歌一曲百年哀怨起秦箏

余既作此詩本戲筆吟哢以為歡笑耳而客有問余
者曰子詩淺易明白彷彿樂天然事不免多誤上
林苑是漢家事白銅雀是世曲子百子花萼樓恐不
在驪山上如何余笑曰那知許事且啖蛤蜊西山朝
來頗有爽氣

高昌老翁行

高昌老翁背隆然黃鬚高鼻毛髮拳自言少小家幽燕

生長涼州值叢華年出身從戎事西邊十七八九南營田
雕戈如雲誕中堅流蘇暖帳揺蛇蜒三珠虎符誰喜懸
偏裡盡蔵黄金蟬軍中無事惟游略錦袍白馬青連錢
胡鷹一擊冲九天鴈鵝洒血來連連夜闌愛月醉不眠
衆賓呼盧各爭先輸籌唱酒開錦筵美人照座紅娟娟
涼州葡萄斗十千金盤丹荔明珠圓玉駝之酥香不膻
爭持寶刀誇割鮮忽爾不樂心悁悁琵琶催張鵾凰絃
纖指一曲清聲傳華嚴千闋采蓮美人起舞蹁嫣妍
躚跂宛轉飛花旋玉釵斜横翠袖偏春風徐來拂筵前
此時意氣如熊虎伯仲聯翩羣雄然青雲頭上高楚楚

卻笑傍人不好武一朝忽落來南上白髮蕭蕭守環堵
北風怒號朔雪舞年來無温粥不補人間俯仰成今古
老翁無在獨愁苦霸陵將軍舊征虜青門秦侯亦開府
浮榮飄風何足數

碌碌行寄保昌縣丞黄豫

碌碌復碌碌驅馳半世為斗粟去年臘冬江左邊今春
又駕江南船家貧每畏别離苦不知攜累還顛連炎雲
四月閩門道青泥滑滑雜流潦黄梅雨裡輈輈啼瘦妻
前僵子後倒君時相見能相憐自出林頭官俸錢東家
賽驢貸借我使我枯槁回春妍貧賤結交常草草多難
逢君識君好不得與君長周旋閭門長望令人老

湖州樂

湖州溪水穿城郭傍水人家起樓閣春風垂柳綠軒窗
細雨飛花濕簾幙四月五月南風來當門處處芰荷開
吳姬畫舫小於斛蕩槳出城沿月回蘋蕭浪深迷白紵
有時隔花聞笑語鯉魚風起燕飛斜菱歌聲入菰蔣渚

雲南樂

成都賈客向人語黎州多風雜多雨雪山萬古長不消
山下四時風氣暑竹林西畔是雲南不論冬夏披氈衫
蠻官見客花布襖村婦背鹽青竹籃繩橋跨澗石棧業

部落馬蹄皆灑鐵引筒貫索通客行插上六六崖彷棧絕
郫筒酒熟蠻人歌太平今喜無兵戈將軍下戍相公嶺
賣馬安行大渡河牛纓換貨蹄印筰洛出彭門緣劒閣
火井秋豐穫洞簫巴腔吹入雲南界

飛仙歸來詞

武林朱以方隱居好詞章奇尚嗜古之士也寓趣之
河陽作亭樹以竹木畜鵁鶄三數群玄白㷀映日放
于海山之曲暮則揮白羽扇招之題曰招鶴軒予惜
其有聲無文故為作飛仙歸來詞以助其嗥呼之音
詞曰

飛仙歸來無徘徊乎瞻皇蜀江雲落灘嘈嘈潛龍起舞
風怒號霜明赤壁山月高瓊琚仙翁塊學夢飛仙兮歸
來兮容與乎青田春龍破玉耕紫煙群仙環佩聲鏘然
思乘逸興盤九天羽衣不得長蹁躚飛仙兮歸來無留
戀乎高軒華虫巍冠多禍慾違河之水流潺湲商都兮
草生芊緜崇居廣廈不可以久延飛仙兮歸來無嗟嗟
乎華亭琳琅金薤慚世英文章錦綺身後名終古白璧
多青蠅三吳雲間不可以久留飛仙兮歸來無浩蕩乎
遼海離家一去三千載蜃氣罡風文采華表凌寒欲
誰悴城郭如故人民改飛仙兮歸來歸翱翔乎餘杭武
林水綠山青蒼海潮八月來錢塘潮頭白馬神龍驟西
勝凱風萋芡香三高琪樹可以棲玄棠飛仙兮歸來歸
同隱于越山臨清層蘇雲半間晴窗月樹開雕闌前揾
平芍玉珊瑚素琴鳴絲朝羅彈匏尊濁酒可知顏衣汝
以五彩之春霞食汝以百斛之瓊玖軒庭不驚樂且閒
飛仙歸來莫盤桓

西菴集卷之四

西菴集卷之五

七言古體

聞子規

交柯日射窓欞曉碧樹叫聞子規鳥驚回殘夢了無蹤
慘切春愁破清悄獨宿何曾下繡帷勞勸我不如歸
鶯花爛熳江南道好句遊人醉死啼

晚發英德

山城斗大臨江橫數椽茅屋炊煙青炎風吹林桂花落
斜日倒影滄江澄滄江萬頃舟如葉舟子齊撓歌激烈
一篙新水淨悠悠今日江頭雨初歇

贈端孝思

端郎白皙如冠玉葩詞麗藻擲滿腹生來未作九品官
聲價早已驚流俗阿翁舊日尚書郎出領方鎮專衡相
旅垣休暇會賓客冠帶楚楚盈華堂濟君三十猶未娶
卻向窮居守章句紛華圜自無足云昔者吾門今不過
楊花三月石城西吳釉紅裙滿大堤良辰歡吠曾行樂
乎夜索寞栖孤栖興來叫酒秦淮屋宣州雪梨如碧玉
眼中北客為燕歌歌行前朝數般曲看君頗自人中英
皙時遜縮非避名鳳雛未必老丹穴謝安亦豈忘蒼生
玉堂學士龍門叟日日談君不容口擬翩青雲謫匪遙

與君且盡杯中酒

贈高彬

高彬魁梧身七尺秀眉豐頰仍廣顙幾年共食越江魚
此中同作鍾陵客鍾陵上國要路津出門大道連青雲
交游縱略舊時輩拜揖盡是英豪人小年一字都不識
近日能詩亦讀易看君意趣肯如此世人見者誰不惜
平生於我最知己旅邸浮沉托生死倚鉄慷慨即相贈
立家不問妻與子至貴美酒桃花春醉歌每到清夜分
衛人俠氣儀郭解不信窮愁如有神人生窮達何足道
欲名於世須亦早但憐零落故山雲未得相從遂幽討

送何三元師北上

春風吹花江水波江頭楊柳綠差差臨期送別增慷慨
我與何郎情最多何郎昔年十六七明珠虎符光照宇
錦韉蒼霞挐暮雲青絲白馬嘶晴日此時我作座上賓
星樓月帳長相親班超英傑毗投筆孫楚兀傲猶參軍
何郎嚴親初入覲何郎喉解封侯印鵲血弓鞘滿壁懸
青門瓜地從人問今年會騎蔣陵西欄漫鶯花醉欲迷
梧桐葉落鳳臺曲楊柳煙籠白下堤何郎於我情最厚
此別寧堪酌春酒平原北上路迢迢白鴈南還寄音否

題昭陽草堂手卷為增城縣丞謝英賦

太傅風流一千載烏衣金雀今誰在衙年文水是文孫
玉樹亭亭繼光彩茅茨還枕小東山山下銀溪玉作灣
不獨登江淨如練金井想像如花顏陂塘別墅恣清賞
演漾寒波映寒碧隱隱疑聞環佩聲青青似帶羅裙色
羅裙錦帶總相宜君家兄弟況能詩細雨蛙聲來坐席
淡雲疎影落連漪南陽作郡無復意邪更傍人知許事
欲庭窄窄臨溪水日倩鷗群伴清致清夢迢迢若箇邊
鳴蜩初變柳盈園詠歌未必慚康樂俊秀真堪比惠連
惠連別來年歲久夢裏知誰相見否且傳憤草遠生愁
使可巡也酌春酒伯仲聯翩建組才聲名遠播鳳凰臺
暫時分手何有哉行當联袂赴青瑣莫學學承浮去來

題高彬白雲山房手卷

高彬昔年喜學武七尺長軀力如虎往者追隨過當湖
日來從我事藩府錦袍白馬金連環騎將校獵城南壘
鼻頭火發不知熱耳後風生猶著衣秦楚山川我盡改
萬人零落惟彬在腰間不挿黃金符卻向詞林學文彩
白雲遠在藩府陰彬馳逐馬恣幽尋泰華古洞掛秋色
老澗冰泉清客心娛遊月夕歡不足更傍山腰結茆屋
多種琅玕引鳳凰大開門徑邀麋鹿有龍歸洞白雲濕
翡翠綿聯窓戶間月映餘輝長不夜雲拖曉霧以巫山

山中白雲如白石高彬與我同枕席雲來萬樹似開花
雲去千岩同一色何年從我同吳川卻按銅圖憶日遊
紅樹不知淮水晚白雲遥認故山秋故山白雲長白好
且共看雲被山惱他年謝病辭朝衣我亦從君拾瑤草

會鄉友

京城今日至沽新酒旅邸蕭條百無有春淮釣得槎頭鯿
旋烹中吳鱠魚手此時懷抱同君開況有同門故舊來
解衷聊忘蔣陵道夢中猶記越王臺

送張仲庸歸陝西

虹亭臘月天欲雪泚川旅客歸心折秦關遠在黃河西
行李蕭蕭待明發憶昔長安全盛年君騎白馬錦鞍韉
五陵花月映紅袖京兆春風搖玉鞭年光去去如流水
華髮栖遲薄書底卻隨征雁向南雲三載離家數千里
浮雲往事復誰論近喜芝書出午門黃簾事簡得休暇
歸訪商顏山下村臨岐送君飲君酒五丈峰頭握君手
壯君行色百無有明年二月君到家寄聲道予安否

送高文質遊杭州

君昔從戎佐南伯歸朝名在驍騎籍有兒𢧐能跨馬
請官得應長番役繁華三月帝皇州馳道千花過驊騮
豪俠應憐白日晚狹斜遥作少年遊玉瓶一雙和酒絡
九陌三衢縱歡謔白雪獨兒翠毯鮮石榴裙子春紗薄
今晨告我武林行一束圖書舸輕賈客追隨白下里
鶯花明媚石頭城蘇堤雨餘春水長三高祠下聞漁撈
冷泉濯足乘風歸野寺呼猿共僧住可憐雲水空西湖
畫船邇來一隻無沉酣久矣厭流俗清冷政可娛昏夫
武林舊日豪華國一一煩君弔遺跡明朝白馬擁波濤
落照銅駝卧荊棘銅駝翁仲事應非惟有孤山似去時
君行若過逋仙墓折取梅花一兩枝

異橘圖

蕙郎高臥林泉日種得江南幾株橘昔日熒熒吐瑞花
秋風磊磊懸嘉實去年起作京華遊臺端六月如九月
烏啼華栢王柯冷鶴唳壁山棋樹秋歸來風景慰吟目
依舊叢除盈書屋萬顆垂垂丹井黃千頭再結龍洲綠
綠映紅絲歷四鄰洞庭橘熟波粼粼羲之帖就霜凝筆
巴叟棋敲香滿身廣文有才過屈宋解撰王孫楚聲頌
煩君採摘籠白鵝載酒起來玄作清供

白雲山

白雲山下春光早少年野遊風景好載酒泰陀避暑宮
踏青劉鋹呼鸞道木緜花落鷓鴣啼朝漢殿前日未西
歌罷美人簪茉莉飲闌稚子唱銅鞮繁華往似東流水

昔時少年今老矣荔子楊梅榮度紅柴門寂寂秋風裏

桑梓圖爲左布政徐本賦

君侯早歲逢閶闔聲名出鎮三楚間江湘霖雨起諸葛
琛堵蒼生思謝安憂時兩鬢蝟猶綠捧日孤衷明獨丹
天揮霜簡向戎壘倒挽銀漢清人寰功成入秦麒麟殿
中外好官數歷過方岳已羨冠西曹手采還來照方面
荔子香凝粉署敦桄榔影入薇垣甸還高作賦羨才華
狂笏看山憶鄉縣鄉縣迢迢路幾千齊安遠在長江邊
石牛青嶂棲巴蜀螺湖綠木通湘沅鷗飛竹撲笑傲吏
鶴過赤壁懷詩仙迴廊忽披生色畫一幅飛瀑萬金僧
書屋斜連洛浦陰漁船暝泊臨皐下天低故壘鎮松柏
秋入平田熟禾稼征帆去住那無情王事鞅掌何由暇
皇恩詔賜許歸榮稚子牽衣父老迎更植社蓮招惠遠
忝栽徑菊學淵明香醪再潑新醅白斷綺重尋舊譜聲
佳濟老空心未歲卻從江國望神京

題石城秋曉圖送人歸金華

金華才子天京客登眺石城壯心鬱鐘嶽群峰紫翠開
巴江一道東南折石頭艇子送中流白紵清歌起莫愁
雙闕五雲籠建業三槐萬樹接揚州揚州煙景何繇見
對面楓林更蕭索月落烏啼北固城朝生鶴唳丹陽郭

懷親作賦已堪憐更托新圖紀代傳瑤珮暫辭丹轂下
斑衣歸舞鯉庭前遠羈去去毗陵道歸日還應及冬早
水下刺魚暫可乂霜餘衡嶺行蓮拂天官若奏選材臣
應念詞林卓華人君往承恤多暇日看花重入帝城春

西塘爲姑蘇吳隱君題

放臣海曲懷京華孤旅天涯念鄉國誰傳此意入圖畫
令我一見三歎息毗陵野老吳中人舊與季子曾相親
太湖三萬六千頃蕩波咫尺閶門雲姑蘇臺荒煙樹綠
下著詩翁數椽屋涼風洲渚芙蓉開細雨林園木瓜熟
畫船擊鼓海天晴越女新裁白紵輕館娃宮牆暮雲合
子夜歌闌春水生季家風流誰與比況是吳興外孫子
出几時攜舊賜書牙籤滿插前朝史南來無復少年狂
茅棟低低一炷香久嫌塵居隘容膝更置別業開西塘
西塘隱約湖山曲山塘還種虎丘竹對酒蔬蒲照座明
捲簾鷗鷺當窗浴此圖風致真可人點染直欲窮天真
平子愁來獨長詠張衡老去惟爲儕吾儕李子好風骨
飄塵許可長日汨正好還家及秋律筆牀茶竈逐天隨
蓴菜鱸魚莫相失

贈皇甫隱士文遠

縉紳濟濟登廟堂無復幽人卧空谷胡爲冠帶隱屋市

有似山海遺珠玉先生丰度常人殊面如頳玉仍禿鬢
侯門不拄一尖脚厭殺人間呫囁儒蔣陵白下清溪曲
垂柳踈踈數椽屋芸窓磊落一萬卷客去自倚風軒讀
秦淮買竹起高樓與來酌酒楼上頭科頭舉白亂浮蟻
胡琴羌笛聲啁啾朋賓自飲逆自散先生醉眠忘早晏
蒲葵巨扇揮不醒人定鍾鬧始知飯沉酣本以陶性灵
不然兀坐深惺悍也蒙火足金毋嘯封氣白白升黄庭
看君出处有如東為人不遷亦不激隨時光陰互隱顯
意欲不遺人人識我作初交流逸民卜居遂與先生隣
雪中長跽東郭履花下時挂淵明巾生平落落人少韋
先生一見便知己非因情性酷相似安得傾倒能如此
居安食飽即爲家山村未必強京華君不見西湖処士
骨已朽至今惟有寒海花

題黄萬户德清羅浮圖

將軍昔年在東都虎頭鐵面專城居重營柳時流蘇帳
左旋花明金虎符東郡郭外多林壑將軍公餘事行樂
驚見旌旗隘北山行厨賓從如東洛紫雲白雲千萬峰
羅浮更在二雲東古木千章排疊巘飛泉百道瀉晴虹
仙家洞天三十幾羅浮蟠出滄洲裏紫極房櫳倚日開
黍珠樓觀經天起飡霞道士不知年夜禮星辰誦内篇
能種玉芝耕赤谷鶴銜瑤草下青田將軍比時事幽討
追蹤直欲凌穹昊扶桑縹緲徐福舟黄路依稀漢陵道
別久倏忽幾冬春京洛相逢車馬塵石室瑯函仙夢遠
朱衣環珮歲華新新圖誰爲將軍摸點染猶能記遊
雨過琪花定滿壇星沉寶氣懸連閣我与將軍總可儔
遠遊經歲復經年羅浮清賞如堪載同賦淵潛歸去篇

贈關元帥景懋

君在前朝帥東閫虎符三珠秩二品韓門稗將懸金章
黄頭奴子州縣尹揚僕樓船下潁時君臣左相入京師
端門萬鼓宴珠履螢路千花明綠衣天官宗伯司邦典
藻鑑論君第高選君言下國覊旅臣生來好武文筆淺
韻綰銅章佐北征遠來作史錦官城宣勞豈計爵高下
貴在晚節完虛名歲華荏苒容顔改朋舊飄零滿湖海
晨星霜木餘幾人我与蟠溪老高在前年佐縣淮山陰
今春待詔入詞林比來奉節領祀事會面錯愕驚愁心
郢筒新酒凝寒翠清夜懸灯共君醉醉來自起彈鳴箏
一曲清歌數行淚有歌有酒君莫辭人生會遇信有時
百年莽莽任所適不必借箸籌前期但憐奔波稀會面
此去何時復相見明朝挂席下瞿塘我似伯勞君似燕

戲贈端孝思

君不見長安遊俠兒銀鞍白馬青春時朝出呼鷹夜飲
酒美人娟娟照窗牖君爲君作梅花仙不隨桃李爭春
姸臨流自敞書畫軒獨夜可憐邀月飲一春長是𢪛花
眠

送何都閫濟南省親至京還廣

伊昔爲河事征戰君家嚴君擁方面君拜元戎領大藩
虎旗耀日光於電北山之北南河南鯨波虎壘相嵬岩
轅門上日開將閫白馬朱纓銀作銜軍中呼盧日向午
錦筵置酒夜擊鼓龍灘降卒解西歌翁源女兒學東語
有時殺賊珠海頭海門六月如九秋牙旗輝天虎豹怒
爵秉逆火魚龍愁銀漢淋漓洗空昊歲覲入觀承恩早
角巾還第誰最高君與君家兄弟好歸來定親東入齊
歸舟一繫將陵西鶯花瀾熳春如海歌舞留連醉似泥
蟠溪高彬故部曲開宴斗門橋下屋宣州梨子携兒黃
吳姬指纖白如玉酒酣耳熱悲故鄉孫賁在座情更傷
臨岐此去五千里目斷南天如許長秦淮水生風似雨
十幅蒲帆醉中舉龍灣江口辭故人小孤洲北及前侶
知君第宅遶西湖門對羅浮列畫圖梅花白白想猶昨
盧橘青青今有無三郎今年三十幾平生與賁最知己
明歲春還若寄書玉堂華館西清裏

送友人自餘杭歸富春

君住西湖已清楚胡爲更憶莊邁渚歸舟昨日凌天竺
湖水秋風似秋雨憶昔狂遊耽酒行畫船爲屋花爲城
銀箏度曲對賓客紈扇題詩招小瓊小瓊雲鬟十八許
自按紅牙歌白紵歌罷流雲咽大堤舞回落月低南浦
高陽酒侶散如雲君亦攜書隱富春俠氣未全銷野趣
青蓑聊復謝塵氛富春世外真林壑不比西湖近城郭
楊柳當門春正深珊瑚拂袖花初落英髦豈必老江濱
天上應須有故人重著手夾趨鳳闕還將高卧動星文

代内贈別二首

君之去也青驪之駟不可追妾之留也凌波之襪不可
隨僕夫倉黃戒往路斷柳錯莫留殘暉玉觴行酒和淚
血問君此去何時歸何時歸亂心曲春風看盡長安花
莫道新人如美玉
君不行兮夷猶長風颯颯林木秋歲云暮矣白日晚君
之行也不可以久留山川悠悠靡終極獨立空閨長嘆
息臨岐不得逐君行別後相思復何益水中摸月那得
輪鏡中照影那得真百年長是遠離別塊夢相逢那得
親　賁

往平原別高彬

銀壺紛酒沾春宴環珮朝回拜天殿平生不作兒女悲
獨向高彬戾如霰高彬昔年桑梓雄好賢乃有古人風
東城詩社靜來結北海酒樽長不空揭來弓劍已蕭索
短髮如絲猶好客塞上滿蓟火齊紅宣州梨子擲先白
洗盞不獨重桓知文彩今遷勝昔時小樓焚香每謁易
淨几把筆常題詩今晨我作平京别高彬不意情欲絶
芙蓉衣冷不堪贈楊柳枝黄未宜折龍灣江口石城頭
一幅雲帆萬里秋暮雲紅樹僅相憶應有音書慰别愁

寄訶林長老明靜賦

厖眉老僧無住著不問山林與城郭談禪到処即跏趺
可書天花如雨落心知一境萬緣空靜與晴霄每月同
錫服春山嘗伏虎鉢含秋水自藏龍問師今年俗臘幾
手種蒼松青松子松身已作蛟龍鱗定中一念猶未起
白石垂蘿淨窗冥爐香一炷兩函經㵎猿時攀野果供
山鳥或倚寒岩聽荷為服茶為帶世人見者皆再拜
卻言是悉有漏因我今已入無色界十年奔走亂如絲
對榻論空不遂期每嘆道緣於世淺惟師與我頗相知

寄羅都事友章

憶昔在東藩時分符帥閫兼左司君爲幙府曾賓客
咳唾落地成珠璣君年於我當父執我纔弱冠君六十
惠以下作忘年交今我反蒙生白色□□工水忘
青宵幾時同留旋通詩歌萬狀木竹對酒夜深酒多船
剛至突水清如練興盡皆俊歸來不堪披古頁蕭
□一時月提壺手是信猶勢欲草當满裨小校皆畏咻
維君生我得禮貌過者嘖嘖聖路傍别來無何可肯
三后春歌但寄草枝倚寂馬走西東子侯去年君亦老
人生正是風花枝升沉聚散何足悲優悠晚歲擲微禄
從子從君林下湖

送都大尹

見君家住餘杭曲年少狂遊重追逐蘇公堤上夜浮舟
越王祠前朝擊鞠餘杭山水綠葱蘢一片西湖照晚空
桂棹影搖桃葉浪菱歌聲徹竹枝風高陽酒侶動盈席
使君手侍偏白皙湖光山色淨娟娟秋月冰壺影相射
折節年來學讀書發衣章甫逐群儒已超藝苑時流上
役耻陳編章句拘年紀今年三十七風流衆中稱第一
有才作縣寧久勞銅章綠綬須暫屈石頭艤舟還清秋
曉發金陵信下流已逐行雲經北固還隨煙浪到瓜洲
生來我亦悠悠客邂逅論文心莫逆家住江南五千里
送君又過江之北仗風淅淅江水波君行我留可奈何
長干日夕一壺酒從此關山魂夢多

贈虹縣藉景明

淮易老人讀周易風吹鬢絲人不識與關移席侍笑梅雙眼如猫對花碧天風毛骨江海仙偶來花下閒濤綠凌雲才思鳳凰見照室有光龍虎金清琴調古無人續且可嗣擧掃茅屋胎禽起舞和雲謠山月光於書帶墻

送虹縣尹陳景明

甲寅三月春欲盡我來洪州尋吏隱芳聲令譽誰最多太丘之孫陳大尹大尹昔是會稽人文章破的推殊倫奉天門下拜天子來作洪州司土臣文章固自不必道為官作事仍更好閭里小民持牒來撫摩直欲置懷抱洪州昔日盛繁華大尹來時一百家稍闢丘墟横井里復披荊棘樹桑麻桑麻春深滿地黑更掠浮泥種年麥接舍鷄鳴桃李陽生花片吹落滿側祭社枌榆簫鼓鳴群農皆醉吏獨醒群農有酒只自飲相見不揖亦不迎官中事省無鞭扑縣治門前可羅雀種柳參斬似老閑我花直欲強油岳父老皆言大尹賢願留大尹更三年政成入覲不可住百里將望心悄悄畢車就道虹亭曲臥轍扳轅泪相續橐裡全無劉寵錢車傍肯挂時苗犢三年俸米鶴同食佳尾琴輕古錦笑蕭然行李可一吹歸行車中檷曲見芙蓉花開亦已謝十月清霜被平野何因欲去不遲留父老祈看不相捨黃河近日漲淮流車到淮陽當換舟送行父老在平地慶賴先作風火愁路淮泮橋有客路我教兒男送君去便從淮右向瑯琊卻望丹陽登北固北固青山連石城石城南下是天京仙壺浮雲萬樹直帝里旭日千花明看花騎馬金陵道行行行行須早知君富貴心淡然功名得後亦良好宗伯余門恭美令政須賢令立高衢天京到日知安穩多寄洪州父老書

送翰林典籍張敏行之官西上

墩埠城下沙如雪墩埠城頭無六月關西助卒築防秋捷書夜半飛龍樓九重下詔徵貔虎推轂上將開都府昔於捲日大軍行旌旗化石夜行營墩埠西過五千里十月即渡黃河水上將翩翩才且雄平戎不數貳師功叱咤猶在翰墨北走馬已入渠黎國左校從裡腹將鵬倚鼓將京單于朝西山黑風吹嘽兀霜角吹秋寒垣下太牛公見遠宣威君往從我當日歸幕下文儒兼射武詞林從此有光輝

送崔振宗

入幕初拋憲郎粟芙蓉照水搖紅玉鷄書追遞楚山雲孤棹夷猶越江曲龍江二月千花繁好客元戎開酒樽

花前岸幘一回首應識前朝丞相孫

西菴集卷之五

西菴集卷之六

七言古體

捕魚圖

小孤洲前春水綠泛湖小船如小屋白頭漁父不解愁
往來捕魚湖水頭得魚換米納官稅妻孥衣食長優游
大兒十三學網罟小女七歲能搖櫓江口賽神夜吹角
村邊賣魚朝打鼓兩來雖稱係古岸風起鳴櫓入長浦
荻芽短短桃花飛鱖魚上水鯖魚肥鱠魚燒筍醉明月
蠻歌唱和聲咿啞月明在天光在水但願年年只如此
無風無浪安穩眠湖中有魚無稅錢

題堵法曹文明所畫匡廬圖

墨樵仙翁鬢垂耳少年嗜畫今老矣山雞野鹿是前身
每見青山爲山死高堂醉掃匡廬嶺香爐縹緲生紫煙
我來一見似相識彷彿僵臥彭郎船小姑漁舵春酒好
何當攀白醉五老芙蓉倒影月出早與君同上樂天亭
令人夜喚琵琶聽

過隋宮故址

伊昔隋家全盛年周陳鄴曲按三邊端門徹夜笙歌合
琪樹經春錦繡纏紅春池孏何搖漾別有迷樓九霄上
罽洪連甍次第開珠簾繡柱森相向護中美女花葱蘢

寫翠園黃照曉空璧月瓊花新態度臨風結綺舊手容
碧山螢火光於電更傍沉香山底宴窕窈清歌來夢見
輕盈妙舞蓮花旋行樂還來爛熳遊天京移蹕望揚州
高起離宮連鳳闕斜穿汴水入龍舟龍舟錦纜映牙檣
王簫金管切雲長仙禽自蛻葳蕤羽野鳥還爲鸞鳳翔
棹歌楊柳春風晚扇影芙蓉秋露香芙蓉秋露香飄玉
輦樹儀成走麋鹿翠華夢斷雷塘路鐵馬聲喧太行麓
海東浪死鬼啼道馬上夜遊誰度曲燕泥時自落空梁
庭草無人隨意綠繁華堪羨復堪憐高塚麒麟若箇邊
古路斜陽懸木末寒鴉流水遶村前荒基遠對唐陵樹

卷六　二

斷刻猶存太業年往事悠悠誰與共臨風爲爾一潸然

次李陽河

榜聲咿嚘如人語魚吹浪花作飛雨停船把酒酹孤山
此刻回首失前侶危檣五兩飛向東李陽河水起西風
江豚翻江出復沒舟人倚柁認晴虹秋雲陰陰樹葉脫
樹頭黃雖猶聒聒明日雲開楚天豁

阻風雷港

秋霜夜落南港沙丹楓柿葉如春花江豚風應九月節
浦口獵獵吹蒹葭柁工移船出沙尾蒲帆逆風不得走
閃鳴雙櫓助咿啞雁應中流小舟起白頭浪裏艱心挂

三日不到舒州城攏船把酒酹河伯爲問須湯何當平
九華山色長自好行人一見一回老

次武昌

大風吹船如馬走船頭水聲作牛吼挂帆初發岳陽城
捭柁纔泊武昌口武昌城頭黃鶴樓飛簷遠映鸚鵡洲
漢陽樹白煙影濕行人如立沙際鷗江南風土寒氣遲
居人九月著紵衣酒旗臨江開竹屋當壚小姬能楚曲
蜻蜓船尾旋可憐今夕停船酒家宿

武昌別魯仲儀舍人文濬

嘖嘖復嘖嘖人生交契真罕得我居翰苑君儀曹幾載

卷六　三

相聞不相識君名早已播南衢出入金門早奏書不謂
同來建業水遠來共食武昌魚武昌魚肥春酒好竟日
留連得傾倒昔鶴樓頭樂亂拋金沙洲上秋將老狂歌
浪謔清致同看君更有古人風才如關西楊伯起性似
城東陳孟公相歡未幾還分手可憐新知樂未久君詐
征騎入巴陵我挂雲帆泝川口臨期去去各悽然今夕
星河共一天秋曉還朝共促膝与君同賦遠遊篇

題錢叔昂瀟湘圖

遠山如游龍近石如踞虎秋陰迢迢樹楚楚乃是洞庭
瀟湘之極浦西來白波摶太虛鬼物似與空濛俱渾深

蜃氣結樓閣鮫人踏浪擡游魚織綃更泣明月珠綴成
懸璫素裙瑞九疑並迎翠華蓋絳節影底群真趨須臾
長風起木末高林側亞葉亂脫浮雲散盡天宇豁雲水
迷漫帝青開蒼松翠竹點未分殘霞斷靄餘二抹金郎
毛骨清畫此無衆妙跡臨水花句白遠山燒恍是一
葉寒冰中雨後開蓬展清眺日落君山吹鳳簫水雲相
間作□□荒祠二女應魂斷試把夫容天外招

歸州

半天裏白雲晚向城下起市廛隔屋依岩□
□汲江水巴山雪消江水長城中夜聞灘瀨響
□□□杉釣石稜漁父雲端晒繒網家家燕田山下築
倒插□樹燒作泥居人養犬摟山鹿稚子縛柴圈野雞
巷□□高對赤甲四時亦風長颯颯柁工鳴鼓避漩渦
榜□搖上黃牛峽

過瞿唐

我本江湖遠遊子扁舟遠過瞿塘水瞿塘八月秋風生
天上眥聲落蓬底鬼門關黑路險幽我行短鬢寒颼颼
洪濤搖山角井裂怪石嵌雲蘢蔥愁冥搜欲極造化窟
颯爽始可清毛骨朝衡神女弄珠宮夜瞰鮫人織綃室
人生哀樂本無端歷此百折生淒酸橈栩健翅疾於鳥

那敢此地長盤桓離家六月今三皎歸棹乘流須□早
布帆明日挂回飆晴灘水落漩渦小

贈成都畫者徐文珍

徐郎讀□雲肖姿早年謁易仍工詩金門獻賦題種種
天隨脫于天之涯黃牛白馬雖瑰峽雨雪蕭騷鬢毛颯
馮虛歷覽窮冥搜眼如飢鷹凍不匝揭來調咲諸侯門
巧城住屋如住村擇勝挂腹可所有銀漢百摺千堆蒂
酒狂興發一揮掃渺漭尘埤塞時吳粧入虛無鬼魅怪
光奔霹靂神蛟倒煙收雲散江海空峰巒錯出金芙蓉
恍疑八月十五夜一葉舊我瀟湘中徐郎壽畫世稀有
同時亦復稱妙手□家屏幛秋壑間見者嗟唧不容口
我謂徐郎莫自輕便須濯筆寫瀛圖成弱水三萬里
與爾翱翔歸玉京

鹽井

洪泓石底毒苦冷百尺長梯挂殘綆荒山寂寂無飛煙
父老相傳古鹽井淒東瀼西十萬家煮鹽射利為生涯
鈞筒直下汲清泚出釜經白如霜花太平幸覩烽火息
十萬今無二三百官封此井不敢開歲歲渝州買鹽令

發忠州

頃風劇山雲墨黑星河無光江翁揖搖船夜半發忠州

漩深浪緊船欲立宣公祠下灘灘嘈船頭著水低復高
石棱割裂其斗影山鬼出雜頭龍號亦知風水莽四五
王事有程那得顧誰歌太白蜀道難和我灵均遠遊賦

下瞿塘

我從前月來西州錦宮城下十日留回船正值九九節
巫山巫峽風颼颼人言灘瀬大於馬瞿塘此時不可下
公家王事有期程敢憚微軀作人鮓人鮓免頭皤白皮
怒流觸石爲漩渦柁工鼓枝助船客破浪一擲如飛梭
灘聲櫓聲歷亂聒緊摇手滑櫓易脱沿洄劃轉如旋風
半側船頭水花没船頭半没船尾高水花作雨飛爲毛
爭豪百丈上崖谷舟子快捷如猱猱擢船把酒聊自勞
因笑輕生博奇好吟詩未解追謫仙天遒經行蜀中道
巴水東下想安流便指歸州向峽州船到岳陽須斬擬
洞庭霜降水如油

桂巖題王昌泰卷

桂樹叢生山之垌岩石磊落枝交撑懸如虬龍出滄溟
玄雲盤鬱團紫清源秋石底金飆生天香紛緼吉盈盈
廣寒落陰湛空明五岳印影青岩亭珠光縱縱揺洞庭
美人到躡黄鶴翎玉簫吹秋入冥冥嫦娥酌以玻璃觥
猴廉列缺撼不醒歸來芳洲呼欄衡記余天將神所經
仙家篆作山中銘

題四川都府照磨陳庭學小蘭雪軒

穠桃郁李烘錦城白雪幽蘭發空谷喧譁綺靡人所慕
若獨胡爲愛清馥君方少年富文采早入西清掌書牘
大官宗伯司銓衡以佐邊臣鎮巴蜀開府同學三品印
退食初架三椽屋既營楚畹栽碧叢復對天花詠黄竹
春深國香始吐穎飛霰尚集風軒曲丹鉛著粉餘嫩紅
劒葉堆瓊隱新緑一時芳致正稱妙更與千載相追逐
魯連郎操高摩雲太白手姿瑩如玉玉堂學士今大史
壯以詞翰盈篇軸龍鱗篆籀爭雲鮮金薤文章共闌鑱
我吟君亦本好事好買吳藤數千幅聯篇寫作清風間
長使虹光貫岩麓

題緜州同知曾儒古雪卷

左緜在巴西之西其西爲陰平又其西爲雪山雪山
起南瀘接北劒横亘數千里四時皪皪皓白一色每
歲六七月江流不雨漲衝浩陵激巫峽浩森崩裂崖
岸舟楫不得上下郡人曰西山之雪萬古不銷此迎
日而化者其餘漸也望中瓊崖玉樹猶凜凜自若云
歲八月余以太常之節臨祀事于四川會賢作宦佚
歸工之東儒蘇人也今尉府而文云在郡時抗風軒解

亭之曲當西山之麓公餘退食日與寒光顥彩爲對
而舊以其処目之曰古雪云邀余詩余爲賦曰
閒風軒望古雪瓊崖瑶嶂千萬尋琪樹珠林互明滅此
雪千年亦不消寒光灝彩長岩嶤火雲六月爍金石勝
六萬片天花飄曾侯仙中人胸次同皎潔公餘對雪開
風軒岩巒窓扉兩奇絶高寒上與元氣通氷光百道飛
白虹群真縹緲下遥夕高架縞車乘玉龍我昨神游共
清賞羽服脩脩恣長往玉水花明載酒船天池月照披
風氅蛾眉蒼翠接仙壇縹緲坡翁跨鶴來桃花火空
齋黄竹柴門君自開

題張侍儀貞白獨冷軒

留侯之孫瓊玉相脩然夏立洞八荒顔如梅花開瓣芳
曲眉嫖霏婉清揚朗吟碧虚古洞章飄流風鈴韵何長
濟川瑩瑩夜未央天壇萬籟鳴清商歸來人間倚徜徉
火山沍谷開雲房層冰嵯峨照座光虬龍松檜交青蒼
飛廉怒號騰六狂舞霰不作天花香四簷銀竹聲琳琅
山鬼獨速神蛇藏漁童樵青凍欲僵先生兀然方坐忘
虚室生白萃吉祥金鬼不踵龍不驤華池神水淡汪汪
開元丹田内煒煌幽齋無人隙軒窓真封茶竈碧乳香
故人山陰回酒航老鶴亦避愁横江神遊清都朝帝鄉

天珠爲佩玉爲堂群真環珮六銖鞭笞騎素麟白鳳凰
渥中六月川氣黄我行汗流如逆湯桂舟無楫川無梁
爲我送我崑汝傍衣之纖女青霞裳酌以西母玻璃觴
何令煩歊化清凉毛骨颯爽三千霜

題梁寅仲瞻雲軒

天台之山天尺咫梁侯家住天台裡侯家兄弟聯班行
紀以才名佐天子大侯作縣多政聲小侯差小亦作求
鄉人聚首作東語阿堵名門生寗馨名門寗馨相濟美
大侯好文兼好武小侯詞賦亦驚人五言七言皇樂府
天台本與仙家隣二侯亦是仙中人芝蘭玉樹曉輝映
桃花流水春氣盈十年分散遊梁楚匆匆高堂日將暮
太侯去家已可憐小侯在官心更苦日暮嚴親髪已霜
二兒有淚如逆漿凌風正將借黄鵠千里送兒還故鄉
故鄉何物令儀美雲去雲來千萬片雲來桑梓杳莫分
雲去鄉關隠還見豈無楊子屋三椽亦有蘇秦二頃田
同居貧賤心亦樂富貴遠别徒悄悄三椽足以庇風雨
二頃尊當代秀参宦遊經歲復經年胡不遄歸奈何許
丹陽水通東浙河澡令欲度水無波石頭舡于無數買
舉去其來奈爾何

題唐侍儀雙雝軒

唐生昔侍雙親時當庭日舞如花衣嚴親去世慈母在
老養足慰無窮悲唐生今年三十幾慈母高堂尚多祉
兼志誰能論八珍作堂晉寄名雙鯉雙鯉雙鯉白且鮮
日須二斗剩銅錢寧勞妾婦水中覓不學王家冰上眠
人生有親殊可樂親饌有魚尤不惡娛樂從茲到白頭
寄孫況是登黃閣我生我生纏百憂庭闈風木悲清秋
爲君援筆賦雙鯉每一讀之涕淚流

題孫典仗可居軒

昔宗孫子雲鶴仙荷衣蕙帶神飄然朝吟屈子遠游賦
暮諷莊生秋水篇五湖風月窮清賞青雀爲艫桂爲舫
二女祠前聽鳳簫小孤洲北看漁榜歸來匹馬逐驃姚
環佩鏘鏘近九霄承恩日侍金鑾殿卜築還依朱雀橋
橋前流水清如玉楊柳青青映書屋照座雖無鄂渚珍
當照亦種沅湘竹沅湘竹色俄奇遲女玉練疎只數枝
谷去每遇詩作伴朝回偏助凈相宜軒楹不離亦不畫
嚴事門前僅旋馬高題漢篆名可居君作其中可居者
人生出处本無端坎止流行信所安君不見長安甲第
連雲起贏得人間圖畫裏

題荊徵士茂之藏楊補之梅花圖

老荊好梅如好色愛樹豈論萬金直屢乘飛雪王子舟
長驅登山謝公屐萬壑千林秋葉乾飛鴻隱影報新寒
嶺北偏令百草折江南還得一花看此花看処真奇絶
豹脚蛇鱗潑香雪楚女輕盈練素裙湘娥冷滴臙脂血
破寒踈瘦未宜人照波臨水韵如真卻月觀前新態度
凌風臺下舊精神梅花萬樹先春發老荊此時情欲絶
爛醉寧辭水部狂清吟擬補離騷缺歸來白髮老京華
無復孤山興趣佳庭蓋枯枝誰見羨夭桃郁李世爭誇
畫圖忽覩陽和面老荊手脚[illegible]旋彷彿瑤池月下逢
依稀庾嶺雲中見無情有恨獨遲遲世外幸容只自知
黃閣由來皆貴戚楊郎老去負明時開圖見花被花惱
有圖無花圖亦好月落參橫奈爾何江空歲晏令人老
老荊老荊吾所憐九還詮訣會當傳芙蓉寶鼎丹砂熟
去作羅浮峰頂仙

題蘇名遠畫竹圖

蘇郎寫竹如寫帖珊瑚爲枝篆籀葉寒梢不及三尺長
遠勢直與青冥接青冥不辨西與東雲光竹色俱空濛
飛廉排山振驚霹靂迸火驚蛟龍奇枝不獨竹色好
竹傍有石仍更好想其落筆當酒酣人間屏幛愁絶倒
近時吳興趙子昂最能寫竹翡青蒼蘇郎晚出繼芳躅
胡每二妙相輝光十年不到瀟相浦環珮空懷王簫女

相期共泛書畫船濃墨淒迷掃煙雨

題楊肇初墨菊圖

蘇郎畫菊真有香老墨落紙生秋霜宛然着我三逕底日與野老同徜徉生平愛畫仍愛菊令人見此二美足猶疑已是重陽過寒花踈蘂心簇情昨蘇郎畫菊時君家數本方離披誰云清致不再得更對濁酒開東籬明朝酒醒賓客去君獨沉吟空繞樹繞樹還看墨菊圖君家此樂陶家無

題袁清溪所藏雪夜泛舟圖

鉅顯畫山工畫雪山下寒江更奇絕萬壑千林鳥倦飛蒼松古栢凍欲折清人何日縱冶遊銀濤渺渺著孤舟瓊罌碧杓置蓬底定是山陰王子猷故人高居剡溪曲窅窅柴門鎖黃竹遥憐孤鶴怨空山歷桶無人伴幽獨披蓑重頭縮蝟毛龍鱗冰片難容篙夌競歷覽有何好渾得老張如饑猫衝寒乘興莫匆促回船擺岸也不俗故人開軒掃茆屋品字牀頭抗酒壺留連坐到東方旭

題廉微士夢雪舟

廉生心性如野鷗前身恐是王子猷城居十載困炎熱夜夢泛雪乘扁舟扁舟一葉凌冰水更著[illegible]眠寂櫂疑過柳港邊乘潮似出沙洲背月華雪色水[illegible]

飄蕭頂落晴空虛明上接元氣白皓彩直欲[illegible]通穴人山陰無弟屋何處重尋剡[illegible]曲惟有赤壁吹簫仙夜半橫江相幽獨

題陳隱君菊莊卷後

玆[illegible]種豈南山隱清晨荷鋤暮負歸餘閒更[illegible]樹[illegible]半[illegible]頭花作圍此花不比桃與李萬木凋零方吐[illegible]鮮[illegible]黃金淺[illegible]凌霜白玉深深紫紫孤芳以與九九期[illegible]英不落[illegible]嫣然羞作兒女態高潔獨抱幽人姿此將隱君徐徐[illegible]最尤喜微風撼擺晚開寒花語斷虫東籬冷露[illegible]殘蝶洛陽金谷盛繁華江渚芙蓉照館娃秋壺[illegible]雖不好淡煙芳草令人嗟歲華將暮衡門[illegible]有[illegible]傲羲皇時懸几見月開籠放白鷴穿林採藥[illegible]平生嗜酒仍嗜書詩比淵明差未如逕闢三[illegible]徑相傳侶亦有五柳臨庭除素琴無弦[illegible]袖手葛巾且漉茅柴酒菊芳更賦歸去來甚得聲名滿人口

題唐仙方伎圖布政徐太所藏

九重春色浮金鸞柳[illegible]閶門無事[illegible]書掃閒下三[illegible]幸南苑仗[illegible]黃[illegible]天香昭容宛孌翠娥[illegible]內使[illegible]宮[illegible]野老來何許腸堂從容[illegible]語[illegible]丹清風自是蓬壺侶

奚童忽逐人書箱白騾隨地走如羊全華不識紫煙客
那得化石初平方驪山未起朝元閣誰遣御前方伎作
招攜青鳥天際來勾引霓裳月中落漁陽鐵騎戰塵生
雲代縈紆路不平此時安得仙翁術化作潼關百萬兵

題桃源圖

我昔城居困塵土十年不到青山下扁舟夜夢泛滄浪
鼓枻揚舲逐漁父江岸沿洄落日低尋源直上武陵溪
邐迤綠水春將晚燦爛桃花路欲迷欲迷忽得青山口
彷彿微香露林藪溪流已盡忽潛通石洞斜穿不知久
地廓川平景曠然還疑別是一重天迢遞山逕莓苔兩
繚繞人間桑柘煙遙觀但見攢林木近入茅茨始成族
居人不改故衣冠井里猶存舊風俗風俗依依世上人
皆言來此避強秦初擬暫卜遷鄉邑遂爾高居隔世塵
兒孫長大供衣食男事耕耘女織績春至桑麻雨露深
歲寒松栢星霜易東皐北隴恣組犁鼓勝飛飛布谷啼
伐舍雨晴雲外牧餉日日晏草中歸歸來路暗山光滅
婦女繅車聲未歇舴艋仍教稚子撐漁罾更喚溪童結
往來墟落只逍遙無復州司下吏囂社日冬旬會村曲
黃雞白酒話漁樵漁樵不識人間世雨笠煙蓑但容裔
澗水氷聯覺候和庭櫚葉落知風厲問我胡為作此來
仙凡迥隔兩悠哉園裏春蔬為君摘瓦盤薄酒為君開
來隣西舍爭來聚相引相邀具雞黍旋除新竹敞南軒
更待落花閒別墅初聞嬴氏好紛奢不謂山河屬漢家
金雀重來飛灌木銅駝還去臥煙沙銅駝金雀何時已
年代不知今半是世上紛紜日漸過山中歲月誰能紀
棹開酒醒恍遽遽卻向山家對畫圖物外煙霞猶彷彿
空中樓閣已糢糊糢糊彷彿何由辯只似當時眼中見
鶴吹松梢露氣銷鷄鳴樹杪晨光炫颺風捲卷獨躑躅
欲尋桃源父老書磵户岩扉應未公笠杖茶竈近何如
桃源桃源休莫莫未必山林稱城郭華胥四海今混同
來享人間太平樂

西菴集卷之六

西菴三書均拾年作西陵題識身同
天將曹子建集下另見作西陵伋不存後
作中將以致其畢同手此宜俗作僅
天方存世見之者　弟穆潤卿留
楚太翁

西菴集卷之七

五言律

雨中寄友

谷有還家夢空山[illegible][illegible]尖生衣袖薄風急樹雲開掩
户坐終日思[illegible][illegible]迴琴遂有清興能復醉深杯

山中寓懷

荷館愁供寂空林日未斜看雲偏憶母為客久辭家獨
自嗟行梗非關戀物華晚來山雨裏猶見杜鵑花

光孝寺

雨葉菩提樹天花薝蔔林塵機方外息幽趣靜中深野
色連香積秋聲雜梵音隨緣僧供裏予亦長禪心

酬王道原

鳳池鴛鷺侶幾載此南州柳色迎征棹薇香守歲年詒
庭栽白蠟官步到紅船我亦余門客逢君思黯然

過東阿懷雪蓬

故人今不見孤客悄誰憐事業清時因名聲舊邑傳崇
蘭風獵獵紗帽月娟娟憑遂幽興約琴樽共晚年

荔灣漁隱

家住半塘曲淞回幾折灣門前荔枝熟屋後釣舟閑杳
遁熊羆兆空尋虎豹關如何三里外便是五湖間

翠筠軒爲源上座題

篁竹本脩脩僧房分外幽祇園栽未合因地養初稠苦節頭陀行虛心般若舟禪餘金粉落定起籜龍抽渭華蒸雲護湘枝法雨流針穿齊雁塔高過講經樓色映菩提樹陰連薩𦤳浮軍持澆記日山偈刻知秋挂衲疎螢入煎茶病鶴愁箇叢教略洗羅鉄更須求臘紙應同祖清綠或共脩移牀看翠葆斫汗試銀鈎玉版供香積漁竿拂石頭風旛搖瑣碎月磬和蕭颼閱歲開荒逕尋盟到野鷗開門要蔣詡精舍候王猷石上攤棋局林邊酒甌素琴調白雪彩筆畫滄洲與與梅花共心同造物游更須參內翰飛錫問楊州

朝雲

庚戌十月余與二客自五仙城泛舟游羅浮道出今沙訪東坡白鶴峰遺址還繫舟西湖小憩隄下夜登棲禪寺留宿精舍時薄寒中人霜月如晝山深悄無人聲二客醉卧僧榻上余獨散步東廊壁光皎潔若雪隱約有字急呼小奚童籠燈讀之字體遒逸飛動似倣衛夫人法詩凡十首皆集古語而成者其一曰家住錢塘東復東偶來江外寄行蹤三湘愁鬢逢秋色半壁殘燈照病容[illegible]成蘭麝土露華偏濕蕊珠宮分明記得還家夢一路寒山萬木中其二曰妾本錢塘江上住雙垂別淚越江邊獨歸華表添新塚燕蹴飛花落舞筵對草怕霜霑怕日月光如水水如天人間俯仰成今古只是當時已惘然其三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化作瑤臺一縷雲家有舊庭識我碧山如畫又逢君莪遊古寺剎金色竹裏春愁冷落裙莫向西湖歌此曲清明時節雨紛紛其四曰東望望春春可憐江蘺漠漠荇田田蓮綠野菜飛黃蝶撩徑楊花鋪白氈雲近蓬萊長五色鶴歸華表已多年夢回明月生南浦淚血染成紅杜鵑其五曰浮雲漠漠草離離淚濕春衫鬢腳垂孤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鐘殘野寺回孤棹蟬曳殘聲過別枝青塚路邊南雁盡問君何事到人間其六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斷魂州刺史腸猶帶玉環歸洞騎白馬傍杏獨群山遶一樹梨花月下如何和香嬌愧惜人遠相訪[illegible]悴卻羞郎其七曰[illegible]雲收[illegible]特地與去[illegible]少見難明朝約先青馬殷勤爲探看其八曰杏花疎雨[illegible]皆余無人生愁不勸此身

尚存閉門不鎖寒溪水環珮空歸月夜魂倚桂舞思
倍惆悵夜寒披玉倩誰溫其九曰萬紫千紅總是愁
登臨一度一思君拜低楊柳樓心月香濕梨花夢裏
雲風長蒼蒼多少恨淚盡切切不堪聞思君今夜腸
應斷悲破羊欣句不錯其十曰零落殘魂倍黯然一
身憔悴對花眠[illegible]綠草飛胡蝶落日深山哭杜鵑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如無恨月長圓此聲腸斷非今
日風景依稀似往年其後復與羅孚王仙姑月夜過
此有感而賦余贊曰此非仙語乃人間意態也方欲
再諦視而燈爲北風所滅月亦[illegible]晦林木淅瀝作山
鬼聲余毛髮森豎不敢久立即還室掩户張[illegible]而卧
夢一美人上衣紅綃衣下繫荷絲裙從花陰中來年
可二十六七奇麗逸群光奪人目風鬟霧鬢娟然淒
冷殊不類人世中所見者彷彿有余支翠蘺導從其
後隔竹先聞歎詠似吳人語余側足傾耳竦而聽
之則悠揚宛轉欲斷還續半空松栝作笙簫聲助其
清婉而蟹蚓唧唧爲之擊節也其詞曰短衫歌扇舊
因依萬古傷心在目前[illegible]物不殊鄉國異夭桃窗下
背花飛煙籠寒水月籠沙誰信流年[illegible]有翠燕子啣
得[illegible]色去夢中猶記[illegible]每逢青山隱隱水迢迢空夢

都陵[illegible]有方碑今不忘水迢迢樹赤闌橋杜
陵寒食草青青又誦金剛般若[illegible]雨冷冷香吊青[illegible]
夢中同路[illegible]邊上[illegible]山石徑針穿前楊柳[illegible]
花紅[illegible]先斷莫愁魂風當[illegible]
杭州山外青山樓外樓[illegible]別[illegible]經[illegible]
朵朵難尋故夢[illegible]燈[illegible]不照相[illegible]淚一枝[illegible]
是[illegible]滿天欲[illegible]性不[illegible]
和記妙高臺別余別恨知多少巴蜀雪消春水來紫
煙衣上綠春風一樹紫花對古城辛苦無據容不理
半緣修道半緣君春愁冉冉帶餘醒珍重銀牀夢不
成知予遠來深有意黯憐同月爲多情光陰卒卒一
飛梭怨入東風芳草多[illegible]枕[illegible]容夢斷巫雲[illegible]雨
暗相和身前身後思茫茫[illegible]芳春蘭各吐芳斷魂[illegible]
人遠相訪爲郎憔悴卻羞郎[illegible]已復續[illegible]二首
白袷[illegible]郎行挑[illegible]數駿馬換小[illegible]別
離[illegible]園綠草飛胡蝶對[illegible]蓋[illegible]香玉[illegible]
[illegible]忽忽[illegible]尼殺人道人更唱[illegible]嘈嘈
十二灘繞船明月江水寒欲[illegible]即[illegible]看明月[illegible]絲落
絮春漫漫其聲[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怨而有[illegible]而不窮如
孤鶴之鳴梧桐雌雄之吟水中也歌闋余不覺泣下

亟趨見之環珮瀝落餘音猶𣲖然異香馥郁襲人沁
入肌骨含涕作羞態已而謂余曰君知妾之來意耶
妾乃錢塘歌者眉山蘇長公妾也公昔南遊諸侍姬
皆雲鳥散云獨妾結衣從之巾櫛之餘吟弄筆墨粗
識其風致既得泗上比丘尼教誦金剛釋典頗悟佛
法今命落於茲無所復恨但幽情婉意鬱蔚無相知
者方將鎔金而鑄子期買絲以繡平原江波悠悠歲
月延佇君富有文采思如流泉獨弗能一吐胸中華
藻少慰妾之岑寂耶古人有云心誠同隔世通不投
機從膝離千歲而下君之情思惟妾知之耳言訖因

忽不見余亦驚覺莽莫察其繇詰旦尋壁間字已漫
滅不可復辨詢之寺僧則曰寺南有王氏朝雲之墓
今數百年矣煮蒿悽愴時露光景豈或其餘魄也耶
余爲怛然自失者累日既陳椒糈酹之復竊高唐洛
神之意爲詩用紀其事凡一百韻悼粉香之零落寫
冥漠之幽姿纏綿悽惋宛然思婦呻吟之聲非獨以
慰朝雲亦聊以自解云爾

恩斷蘭橈路愁塡淮泗川錢塘清楚會金谷狹斜少
負傾城譽名居弄玉仙十三工寫月二八擅韶年束素
字慣法蕊脂國色鮮倚風揚柳弱炙日海棠嫣跳脫鬆
能腕琵琶重妥肩塗黃勻漢靨安鴈破秦鉛綠水酣潘
岳紅顏惱董賢流霞烘錯落嬌燕掠鞦韆舞歷科園社
歌翻樂府編彩雲生袖底璧月墮樓前錯拖三星璫
隨五馬轆青樓辭女伴環珮挹詩仙蠟炬催傳訪烏紵
待草玄娉婷留世外風流蓋代邊霜桃采風畫階橫黔
署坤逆驕天咫尺垂想路三千黛藏蛾眉翠箏斜蜀國
絃武林牽北望庾嶺入南遷白傘千尺黃茆屋數椽
線祇參般若彤管搦張顛審唧調絲合遷䕫倫海腳斷
魯竹荔蝘蜻零素祭田妾命眞成薄郎行底未旋墜蒙

瓔珞串珠韡步搖鈿往事腸堪折殊方瘴莫痊娃童占
古卜鄰媼訪沉緜楚峽深秋氣羅浮濬曉女巫陽招古
些下女泣新阡海氣龍翻風嵐光濕鼓蟬封囊留粉根
長悄斷塵緣墳樹合悽結裡文帶淚淒烏飛低鶴馭雲
母冰能涎桃葉僧前渡梅花夢裡天蛾旋三昧火鸚弔
六如禪入道應偷樂凌去想步連浴蘭依淨上覺玦䞋
靈荃天路雲和悄瑤池脉翠園迴鸞珠斗沒驚鵲玉繩
偏木落山精笑苔尸石獸眠香魂啼子夜悲魄叫重泉
絡絲愕冥飛雁捲夕旃詩餘蘇小曲書暗薛濤牋亂
緒紛團結新知永棄捐屏幃空孔雀衾綃冷文鴛青吹
群眞下叢林積水連幽禽螢樓搗舊燕草芊芊巴舞辣

椒酹吳歈裂楮錢霓裳飄蜀雨班竹點湘煙暮雨從渠黑春冰敢自堅縞衣迷故國華表暨層巔白紵行人唱銀缸傍舍眠芙蓉澀燗浸蛺蝶儀躚翩繡壤遮王喬鈞欄鎮阿甄紅顏多逞妬清涕莫潺湲在世誰非幻鍾情我獨憐微生同決𡋯幽思久姮娥禁闥初通籍倘材早備員詞華登五鳳雅浬飫三鱣眉目端如畫丰姿美且妍志小坡投矛牘馳掃翰走騷雅譽傾時譽清流冠吏銓猶憶吾有筌羽舒賦千畋綺席延枚叟宵車屈鄭虔天旅卻下顧雲路快高騫昔似沖霄鶴今如跕水鳶九關麻虎豹平楏落鴈鵝拜命宵三宿歸耕困一壓壯心徒澂烈長袖幾翩翾倦泛張騫棲虛營李廣弦古苔封片石芳徑卧鈎騁草麥臨丹竈柴扉枕碧漣奚童開雀網稚子縛魚筌山石潘郎鬢青燈子夜年開綠蟻椎劍泮烏犍雨露從枯槁山林且倘佯朝真探玉訣覩妙解名詮丹鼎回虎玄龜一洞壓層頭杉磨歷庭下竹消消薜荔栽秋限楓香留晚經辭存太乙文火養純乾七夕徵人事一山饒偓佺醴泉清似玉瓜棗大如拳老去渾無惱來獨悃然有懷通尺素何計索莛篿孤况憑誰問冲襟待子宣漢飄知意苦藕斷識絲纏慘淡黃姑渚玲瓏織女躔交深同曌爽謀拙去何邊畫餅文章貴嬰兒造化權盈勞虞短偈端合掩真詮病骨相如在芳心宋玉傳韓憑春寂寂杜宇月娟娟邂逅時將師潘留景莫延流星光晻靄雄電動連蜷艷態千秋隔靈腸百慮煎錦凝空薄暝绛節映重淵洛浦凌波襪西湖泛畫船佳人不可見長誦法華篇

琪林夜宿聯句一百韵

歲六月余還自鍾山與王河東佐尋真郡城琪林因寓宿其東偏之得閒亭亭蓋道錄師之所築去蓬闕三十餘步顯敞清僻遠脫凡境前有茂林嘉卉竹栢之屬野意蕭蕭是夕夏之望後石油風節三日澍雨初止星月明朗河東與余焚香瀹茗共話疇昔因思年十八九時承先人遺命偕仲楷負笈從貴溪之弘一時聞人相與友善者孫時李長史仲脩樂村黃別駕楚金東中黃通守原之武夷黃徵士希貢維揚黃長史希文古岡廣之等照芳渴進士安上及其弟通守潛徵士訥北十滿架閣子文三山黃進上原吾皆斯文之秀者也共結詩社於園之曲家冷風飲更唱迭和翩然有鸞鳳鏗爾若金石而河東與余為同庚情好尤篤每會未嘗不脫畧相仍城治兵火朋從散落河東與余於奔走遂不相見凡十餘年乃

幸前左轄寶山何公陟復茲郡開署求士而吾二人
首被禮接因偕從軍西征談笑油幙方默離索之日
而倥傯又告別矣茲吾[illegible]平時莞清爽吾二人者乃
復會遇于此欣然恩痛眷然夢寤然[illegible]懷術以為
此身之尚在夢寐中也[illegible]是相與披衷[illegible]索聯為韻
語胸臆湧而舞不知其繁月人之初生其本無謂庚
涙一形之累非鼎百年之間忽焉而蛟龍翔倏爾而
蝴蝶伏將造物者欲賊人以智慧而勞之邪不然何
向來哀樂邅變若是其多也故於終篇表有御風遺
世之意蓋亦昔人所謂無聊之際而託之以自擴者

諸旦因書二通其一以遺觀長黃翁其一以寄羅浮
蕭鍊師云詞曰
紫府黃金榜玄關白玉京偶尋方外侶 佐 因識靜中情
夕景低崇闕 貫 秋光瀉列甍宛聞天籟香 佐 渾覺世塵
清縹緲群真下 貫 森羅萬象呈鉤陳聯左界 佐 析木近
前榮竹炫湘川葉 貫 荃揚琬英旛幢行道影 佐 環珮
步虛聲桂露蛤光濕 貫 松濤鶴步驚古篆織綠綺 佐 陰
壁倚蒼精淨几從容凭 貫 佳篇取次賡奚童鬟髮秀 佐
仙客氅衣輕頓使心期曠 貫 從知境界宏堂因衆妙扁
佐 軒以得閒名宴坐成眉舍 貫 興言憶舊盟年儀初釋

覩 佐 懷抱即相傾友誼芝蘭契 貫 文聲鉄石鏘[illegible]劇班
異縣 佐 年齒幸同庚才邁誰能匹 貫 情親我所兄長共
期楚蜀 佐 任挾擬幽并雅結南州社 貫 和為北郭行山
風紅叱撥 佐 野日錦繁纓拋帶[illegible] 貫 [illegible]高廷郎上[illegible]
柳塘晴曙鵲 佐 李圃綫啼鶯[illegible] 貫 梁州鵬柱
爭風流追謝朓 佐 俊[illegible] 貫 長句 貫 飛篇促
巨觥歡娛隨地有 佐 意氣[illegible]樂事偕成夢 貫 憂[illegible]
忽設生秦樓絲管散 佐 [illegible]鼓鼙興培塿封屯蟻 貫 滄
溟吼怒鯨孤城尋劫火 佐 萬姓轉飢阬奔走羞徒步 貫
艱危學避兵彭衙愁杜甫 佐 戰國老侯嬴袖貯生手刺

貫 家餘折脚鐺嬌嬰須橡栗 佐 鄰嫗遺蔓菁 貫 [illegible]繡裁新
衲 貫 [illegible]燈翳短檠苦心[illegible]一寸 佐 吟髮[illegible]千莖養志悲
藜[illegible] 貫 傷時賦代[illegible]草 佐 居[illegible]保幽貞世態
何多易 貫 人情實飽更驚[illegible]先歷塊 佐 嫫毋如傾城康
瓠迷周鼎 貫 蛙[illegible]帝餘含沙[illegible]毒蜮 佐 [illegible]氣捷飛蟲
默爾愛心惜 貫 傍觀怒目瞠狂[illegible]思[illegible]逞 佐 [illegible]爾困拘
擊旅邸寄枯枕 貫 秋棋里[illegible]近懷三月弔 佐 [illegible]有二
天[illegible]左[illegible]通書速 貫 群[illegible]迎風談[illegible] 佐 吾道
[illegible] 楚楚紅蓮幙 貫 [illegible]白[illegible] 佐 從
幼[illegible]尚[illegible]從軍[illegible]行士[illegible]駮 佐

食共五侯鯖祖逖心何壯貴陳琳伎善鳴閩雞三尺動
任倚馬萬言成動葉秪如此貴行藏莫重評烏夷新板
籍佐煙雨舊柴荊鳳曆頒洪武貴鴻圖啓大明包茅踰
禹貢佐卉服奉周正貴道三台正貴蒼穹八柱擎文臣
登稷契佐武將拜韓彭流拓神應助貴提封孰敢爭大
荒空朔漠佐平楚礪擐擄閩土妖氛淨貴鍾陵王氣橫
[illegible]岳瀆佐至禮[illegible]宗祊逸虎分環衛貴蛟龍對拱
溢可沈漢后璧佐廟列呂公璜交趾來馴象貴雕題進
語鸚堪輿欣有戴佐師旅送無征邊翰開藩省貴名臣
秉重衡[illegible]歆咨上士佐深惠洽瘝瘝目念余生息貴子
今觀治十屠羊安返貴佐肯犢害歸耕栗里山無數貴
桃源水一泓墾田先種林仄結屋便誅茅故作深林隔
貴還從曲巷縈屋蘿猿聲壁佐雲木鳥嚶嚶徑狹交平
仲[illegible]川迴接杜衡斷岸敧[illegible]佐懸泉碎飛瓊冉冉松
[illegible]粉貴姹婀筍脫綳[illegible]少霧蒼鴉翁網
挂青結[illegible]禾船稚子撐物[illegible]何[illegible]昔覺宜求[illegible]藥
果從堆案[illegible]書籤或[illegible]似[illegible]亢佐石[illegible]彭膀
忌具家祖足[illegible]照工[illegible]討在[illegible]採野[illegible]遙水插香
秋策斷蹲鴟芋[illegible]紅[illegible]鐵籬叉[illegible]竹[illegible]荒圃味
移壆[illegible]坡[illegible]任真形放浪[illegible]坐懶

髮[illegible]更[illegible]丹砂訣貴長離士網嬰御風求抱朴佐緇
池候[illegible]精飯貴黃茅紫石瑛凌虛朝日[illegible]
別化蜺大精蠶蠶[illegible]動貴飄飄蹤八紘[illegible]
佐縱[illegible]笙[illegible]水[illegible]初淺[illegible]清都夜正[illegible]寄[illegible]
士[illegible]來此[illegible]蓬瀛貴

西菴集卷之七

西菴集卷之八

七言律

南山雜詠

湘濱千頃碧波澄爭似南山一段清山雨欲來雲氣重
江鷗飛去釣船輕詩成多是琴邊興老去應憐物外情
剛喚小童敲白石不知芳草夜來生

峽山寺 三首

峽束滄江蒴擊雷梵王樓閣倚天開山從中宿城邊去
水自連州港口來雲葉捲時猿獻果雨花飛処客登臺
青鞋未訪和光洞奏賦金門亦壯哉

竹裏維舟詣翠微開門臨水路嶔巇□生佛殿飛來処
猿嘯山僧出定時斷刻向餘梁日記古松猶偃漢朝枝
煙霞二妙憑相笑盛世藏光負夙期

明月青陽逼歲闌緇衣聊得共躋攀□□倚背浮金殿
風引猿聲怨玉環海宦豈堪重作客故鄉惟有一登山
繩牀睡穀梅花月輪與蒲菴老衲閒

羅浮遊題 三首

白飛蜂頭春蘇時水簾峒口谷風飛千林錦樹化紅雨
百道玉虹穿翠微□□□□鶴□□□語仙壇霞作衣
生□□致惱□□□□□□□和□□

門□山峰巒列海圖飛雲絶頂敞玄都丹砂五色時光焰
紫翠中天半有無觀裏松株皆住鶴山中竹葉盡成符
鐵橋歸去尋清賞□醉仙人白玉壺

四百峰巒拱御基孝珠樓閣倚雲開荔枝花落山鵑語
盧橘子生江燕來黃老故居羊化石葛洪丹竈錦爲苔
仙游僊逸凌風約羽服黃冠亦快哉

月華寺

急喚稍人且繫舟月華寺裏散離憂苔封曲徑人稀到
門對長江水自流兩岸峰巒千古畫一川松檜四時秋
坡山還要成灰燼□神下秋眠未休

拜祖墓

芳草淒淒夕照前獨將春酒酹芳阡已嗟人事成千古
才說清明又一年滿目江山增舊恨一村榆火起新煙
從來俯仰傷懷抱不似于今倍黯然

重過林氏別業

曾作先君訪太丘葛巾把老尚封侯青鎔簾捲風生席
白紵歌殘月滿舟與飲往時□鸚鵡賦飲間重解鷫鸘裘
傳家幸有賢孫子別業新成似舊存

題海湄詩卷後

□屋珊瑚幾度花仙篇長為紀年華犬晴霧雨籠蛟室

夜冷星辰泊釣槎巢父詩篇留宇內嚴陵名字達皇家
無因一遂神遊約共訪安期覓棗瓜

景泰寺

何年鷲嶺列群仙寺外千峰紫翠鮮白露積山秋鶴語
蒼松夾道澗涓涓三城鴈翅斜連海雙塔龍光直到天
此地登臨送車騎路人爭說使君賢

霞洲

金鰲露背出冷濱捧足惟應倚巨靈坡老留題空樂石
德雲種栢滿幽庭天寒悵鴿依江渚夜靜灵龕听塔經
畫舫圖書催入覲庾梅關北樹青青

贈黃觀復先生

先生舊業西南塢白髮重來避亂離流水桃花西晉夢
野雲晴樹盛唐詩秋池竹影浮書席午竈茶煙颺鬢絲
同抱遺經老林壑顧慚何用副明時

元日

故國東南氣候偏頻將盧橘得春先每逢元日兼人日
共說今年勝去年漢苑春臺連錦繡游絲落絮送鞦韆
鬱虞弟妹知誰在爲爾臨風一悵然

送人之南京

知君迢遞拜金鑾誰信西風送別難路入楚天千里外

心隨明月五雲端石門潮落孤帆遠庾嶺秋高白露寒
翰苑若逢相識問爲言還着舊儒冠

別王孝舉

東風吹迸鼇頭選又別王郎听雨軒既擁青綾吟北牖
更張紅燭醉南園秋還芸草書香祕夜久芙蓉漏滴繁
後夜玉堂追往夢一簪華髮共誰言

秋江送別

千家城郭遠依依握手離筵話夕暉碧海雲深秋自老
蘆花風急鴈初飛客情猶醉千鍾酒書劍誰憐萬里歸
慈母白頭應問信倚門遙識老萊衣

送林毅寄彭萬里參政

聞君作官山西去為我持書問故人青社部符藩屏重
黑頭當軸龍光新中原幾歲無狼虎大野清時識鳳麟
昔侍禁闈今遠別鵷鴻啼殺上林春

送趙宜使之德慶

阿翁高步金鰲背南郡今留彩鳳雛名姓幾年通上國
才華早歲入中書花明畫省詩千首木落寒灘酒一壺
若到康州煩借問故人黃趙近何如

乙丑元夕送傅城進士還桂林

舊時相見即相歡見說如今又作官湖海別魂空窅窅

大涯愁思獨漫漫春風幾日來江上燈火逢君坐夜闌
忽報故園歸思切素琴惆悵不勝彈

到京

金闕瑤宮擁翠華茫茫人海聚簪纓　丹廷韶樂超三
代　盛世車書混一家龍虎山川昭勝槩衣冠文武際
亨嘉尊榮草莽臣欣覩瑞日祥雲護彩霞

朔　奉天門

三陽寂靜閑書稀不謂餘生覩盛時月當天相周正朔
環珮漢官儀蓬萊萬壽迎仙賞葵藿微衷結主知
尚想宮軒膺顧問徘徊當宁退朝遲

鍾山應　制

蒼莽巍峨插昊穹紫金突起大江東三山避跡投鯨海
五岳齊肩擁　帝宮珠樹鳳鸞鳴瑞日寶祈龍虎壯威
風萬年　聖壽高堪並嘗有神人祝華嵩

駕遊鍾山應　制

玉宸鸞蹕出蓬萊近望名山翠色開松栢屯雲車騎過
峰巒簇錦節旗來九成奏樂喧泉澗百職聯班蹴磴苔
議賞太平當賦詠小臣侍從愧非才

新春從幸天界寺次詹冢宰鍾山應　制韻

天界叢林開象魏朱衣環珮儼群仙瑞露迎鑾飛蓋躍

皇都佳氣龍年王宸香滿三千界蓮座光浮尺五天
勑使御前催應制侍臣簪筆思如泉

駕幸天界寺和朱太史芾韻

宴語從容對上方侍臣揮翰筆如杠從行衛士隨僧扶
出定經聲獻梵腔鷲嶺曉雲扶輦轂龍河春水漾旌幢
湖山自昔文章盛長憶天兵未渡江

陪翰林宋承旨遊鍾山

天上禪關鎖薜蘿每緣休沐得經過雲龍梵宇青蓮迥
地接皇居紫氣多甘露結花凝木末醴泉和雨落巖阿
欲附謝傅金外約未解朝簪奈爾何

賀左相宣國李公

吾　皇神武定山河上相奇勳蓋世多周室輿王尊呂
望漢朝開國任蕭何形圖麟閣威當仰銘勒彝常耿不
磨胙土分茅延世賞振振麟趾沐恩波

呈中書參政汪公

龍飛江左際風雲忠赤謀猷夙夜勤楓陛論思嚴密勿
薇垣籌策淨煙氛從賢　奎畫貞麻勅補衮華蟲色綫
文承綸綍生何以報秖將俚語頌元勳

奉左司郎中顧光遠

九天拜　命荷六卿恩學旬宣治義鄉青瑣闈前　四

九重紫薇垣裏政聲揚田疇萬頃播秋黍海內都稱□
棧琬奕葉傳家忠與共化爲霖雨濟遐方

詞林洪□生晉南歸

底年湮月共林坰此日看花入鳳城老我未□濟世念
□□□悲故園情 自愧有道容樗散蹶納無才愧
五□□去□頃先□訊倉江漁艇白鷗盟

守禮進士汪中

訓卅每□歸安使聞說先生在德清暇日黃篠公吏散
春風□館子衿明三年不見新書札百里空傳舊政聲
小□君□何必合思君吟過石頭城

送張典籍訥之官大同經歷

春風鳴玉下天階萬里□戎亦快哉遠仗皇威□□□
更依雲氣□蓬萊參軍孫楚登瀛客草檄陳琳補袞才
從古太平烽火息柳營亮角爲誰哀
近陲見說青烽滅贊畫遥知白羽閑夜月前營氈帳□
春□□葉柳營閒□生長□懷金闕定□那能老玉關
沙漠年年□捷羽想遥驃騎凱歌還
□□堂上論□日對榻哦□白道長□日畫檐觀水影
暖風羅袂散天香尋常應制才華並四十從戎鬢未蒼
□□黃河水片解旌麾幾日到燉煌

又□□□西州□渺沙場不盡頭行色愧今光祖餞
□思惟有倍離憂□邊旅雁雲容杳闕下文星曙彩
去喜□然今勒石免勞飛羽報防秋

奉致仕詹天官

京華帝城□事幽相君家住城南陬壽楊缺处水當戶
燕子飛時花滿樓賓客金魚懸玉佩兒孫錦帶挂吳鉤
□國父老僕相問佐國元勳今白頭

奉太史令護軍公

慶淵□日體□儀文書武備天人師筆端詞翰河漢決
胸次韜略風雲隨邦基肇造古伊呂謨猷篤棐今皐夔

畫圖麒麟□帶礪仙遊更與赤松期

投贈山東何方伯

君家初有□清丹山□見鳳凰鳴分符出鎮留遺愛
賜帶□歸荷聖情李勣忠貞明日月寶駿□列著丹
□□□□風度如昨尚可登庸佐太平
星屆來播南陲日開府蒞特將相權千里分封璽誥下
一□□日虎符懸長淮□適遠清頑且喜 恩光照□
□□業已成頭角□將□傳氣概中天
君侯昔在□藩時威風遠□人共知帳前鐵騎金鎖甲
腰下寶玦珊瑚枝將相兼權未足貴身名兩存今始奇

便可臨風搔白首對酒且賦歸來詞

寄鄭御史穀

不見能詩老鄭虔七閩山色遠依然桃花流水瀛洲客
蘭葉春風御史船別後丰姿渾似玉醉來毛骨欲成仙
勲庸封拜多殊澤歸日應陪上相筵

送張翰林孟兼赴山西行省

日者殊賔下瀛州奏對鑾坡最上頭校藝曾聞三獻賦
從軍喜遇一封侯轅門羽檄清秋靜臺府文光午夜浮
顧問舊臣多特召泥金會見出龍樓

漢將防邊舊戍秦參軍行處擁旌旗雲連句霧飛花出

風拂黃沙似海濤塞曲但聞吹篳篥人家多自種葡萄
深下見說從戎樂欲解儒衣問戰袍
清時況是隴老躍馬關河曙木華翠柳東門開祖帳
黃河北岸擁高牙安邊羽檄傳司馬落帽西風憶孟嘉
萬里封侯吾輩事遲君談笑淨胡沙

寄張御史常泰

故人清謹舊能詩去歲東南折桂枝久擬手容清百辟
故將文采慰昌期詩題早柏趨朝早須奏嘉禾出殿遲
寤寐與君長見面無煩千里寄相思

奉酬劉友賢黎仲輝二御史見過

故人驄馬眺才過錯莫故人避王珂朝下楚城高豈今
年深門巷落花多飛騰每羨青雲早衰懶無如白髮何
相見惟期樹勲業蔣陵佳氣正嵯峨

題黎仲輝御史先君墓誌

廣文振佩趨朝日當宁臨軒策士時黃閣侍臣催奏牘
玉堂學士誦清詩千花曉日文園合一鐸西風客棹遲
頃見寂寥芳歲換空山松柏雨絲絲

寄劉萬里給事時參陝西政

與君文采舊同盟曾管文章上九霄輦路香風隨鹵簿
禁垣花雨聽簫韶罷一別京闕遠雲月三年楚水遙

遙寄清詩慰家閭沐河東去近無潮

送虎主事起復除西安知縣

年少天官舊考功馬蹄催入未央宮聲名已在雲霄上
桃李池邊淚中輦路繁花明旭日佳城喬木語天風
仕家政欲存忠孝千古君臣此道同

懷王彥舉

懷昔南園王給事同開書社向滄州凌風欲赴三山約
聽雨還為十日留蠟綠新醅浮翠盞繭黃舊紙試銀鉤
別來風物應無恙幸喜微官未白頭
早歲南園開洛社吟詩縱酒野無過元龍豪氣三千丈

翰苑文章二十年春騷䒹環敲白雪夜闌銀燭颭青煙
幽栖寂寞滄洲裏何日天風泛畫船
聞道南園華物冷小煙寒雨閉柴門頻年久負滄洲趣
此日誰過杜曲村肯有文章千載重不知朋舊幾人存
芳晨樂事成塵跡江水江花酒一樽

懷劉憲副子高

昆西兵曹老戟方蔣陵花柳縱清狂雨晴振佩還西掖
日宴鳴鑣出未央朝散錦袍香拂拂吟成詩句玉琅琅
燕臺此去西風冷誰伴吹簫引鳳凰

寄羅友章先生

三年萬宦淹吳楚長憶先生在海涯不著朱衣垂玉佩
遂將白髮映烏紗遥天劒氣藏珠斗百越文光絢綵霞
雲路相期苦相失春鶯啼徹上林花

寄黃員外文博時出佐守徐州

使君文學冠初料入拜工曹意未多五色雲中披奏牘
九重天上振鳴珂趨朝共沐恩波闊出守誰憐歲月
過會有蒲輪徵故舊未應黃髮影蹉跎

懷崔徵士親復

積翠西南天柱峰中天彷彿玉芙蓉太清有客吹鳴鳳
也踤丌人見卧雲白璧明珠淹下國丹崖綠壑寄高蹤

迭時正有丘園念幾欲馳書道莫從

圜丘大祀

松栢蕭森倚半空天壇高峙帝城東宸旒肅穆千官合
閟薄輝煌萬國同上界清都移碧落泰階黃道隱晴虹
何如莫獻青鸞賦不是祈靈太乙宮

諸王之國觀禮有作

天子承恩出九重璽書下詔趣分封珠旒列拜宸居肅
玉佩齊行禮數同祖訓丹書皇有極天人寶曆世無窮
若親在邦頓回首捧旆翩翩鳥隼風

送劉芳之入蜀

城邑西上稱陵關徑似崗攬轡佩環華月高秋沉遠館
綠尖青暝巫山驚夢寄恨今宵永錦字傳情幾日還
惆悵蜀葵花落盡相思惟有淚潸潸

奉餞承旨宋潛溪先生致仕歸金華

銀燭朝日謁辭稀內使傳宣下紫微與旨不須留秘閣
許歸仍及賜春衣恩濃玉檢天書溼人去金華瑞氣歸
況是陽和二三月都門柳色正依依
先生家住金華裏門對雙溪綠水流煙樹幾年封故宅
溪山此日送歸舟懷君想夢三呼枕薦酒深登八詠樓
今夜寂寥清禁直紫薇花上月如鈎

承恩初入詞林日亦得叨陪侍從班雲影大華開閶闔天□咫尺近龍顏彤闈侍語青春淺彩筆題詩白日閒

此老定酬優老頤軟輪每過浙東山

一傳儲皇二十春白頭歸去歲華新鳳賛飛屋非須老□□文章不負歸詔渙頒宣五色青宮昔日重輪未知無□丹心在長係遙□望紫宸

一自先生離禁闈玉堂清夜更無人□蓮燈影初寒夕紫殿凝香散朱衣著作有官推故事論思此道竟誰陳青□□□氣□悲□不覺□岐淚滿巾

妙跡□□照簡編什□不待繪凌煙清朝禮樂詞臣出

史館文章異域傳月錄春科天竺國虹光夜貫日東營非時人是吾儒事贏得高棲面壁禪

龍門僊杖接仙山舊築茅堂翠□閒方外羽人霞作袂瀛洲□客玉為顏常時望氣瞻京國午夜朝真響佩環願祝聖朝千萬壽還隨笙鶴到人間

懷錨文學中美

竹宮□憶張津好五月□風□□茘枝綠樹千章□□漢川□高射火離離風亭□栅孤人與□水淮山幽夢□逝知□人拾舊志歲從須行□歸切

□□□□

昔侍黎峰先大夫歸山仍得佩金符棲船載酒春將半花下尋僧日向晡京國風雲催步武浙江煙雨送頭顱晉容久曠之情在歲晚臨風憶鳳雛

贈瑞孝思文學

聰明昆季總能文京國長隨老使君休沐東山人似玉退朝南陌騎如雲金龜換酒猶能憶玉樹臨風負不群吳向炎門悲往事詞華已足繼清芬

和翰林典籍牛士良使安南之作

五兩招搖百尺杠官舟十月下藤江波心犀氣寒通劍石角潮聲夜擣窗酒薦吳鹽浮膩味歌傳楚艷入巴腔

揚舲我亦蓬萊客應趂春風畫鷁雙

贈達禄倩撰滇夫

蓬瀛飄蕭洛上翁金門日日候晨鍾論思入奉天光近封御頒詩燭影紅衣故尚餘當日繡馬寒猶是舊時驄詞華已作青雲客聖代于今雨露濃

宋伯禎處士東園

買得長鑱斸翠苔青茄白莧繞籬栽困圃新作伴還成趣野老賡詩只謾栽蛺蝶蜻蜓隨上下葛巾藜杖久徘徊臨流學試羲之帖會有函詩馬上來

寄王主事希文之官漳州

湖海交游似曉星南宮長史獨多情清時吏散詩□賦
獨酒朝回日共傾金水橋邊看浴禹紫薇花上聽□□
寂寞擾客人千里何处漳州海上城

西樵

西樵山勢捲飛龍萬里扶桑海色通日麗錦岩開□畫
月飾銀渚果芙蓉紫河車□仙人掌白鶴□□□□峰
上相朝元鳴玉佩三城□□龍葱

懷朱備萬脩撰

先生舊是瀛洲客文藻風流第一人華月玉堂仙骨冷
西風□海髮已斑□文□最□相如賦□□□□□

半世空銜需俊彥青衿漂泊暮江濱
□濟□皆聖度寬憐君何事戴南冠清□文物爲儒背
晚□□山行路難升□五門春日□玄菟□里海風寒
□東□晚徵者舊莫作長沙謫宦看

贈性空上人

一見清容類遠公六傳清派出南宗□離世相諸□外
偶挂詩名萬衲中龍球夜□□海川虎臺秋木□山屋
天遊不□長枯寂舍利神光似火紅

冬至

冬至至日日初長久客□□懷故鄉梅蕊惟愁雪個□

柳條又是春相將懶朝蓮世真自笑憶遠寄書殊未央
□□關外暮雲合應有南還征雁翔

乙卯除夕

四十今已過二年明日又復歲華遷頭顱種種見白髮
生計薄薄仍背毡梅花亂開客愁裏雲物長迷鄉國邊
□□□詩酌春酒爛熳取醉東風前

鳳凰臺

綺崗千年去已遙古臺猶見碧岩嶢楓林曉霧迷三楚
煙陌春風暗六朝征客昔時揮綵筆飛仙何处捻瓊簫
惟餘一道巴江水流向天門作海潮

甘雨

崆峒雲氣遠嶙峋萬片從龍下孟津三月久晴農事晚
一時甘雨帝城春蟠桃花發丹砂炫御柳條□翡翠匀
老我宦遊歸計阻仙臺幾度藥苗新

再遊鍾山

空青樓閣窈冥間云是東南第一山武帝嘗遊煙草碧
志公飛錫雨花閑江光遠蓋靈□雲氣常籠虎豹關
欲駕天風凌絕頂上方琪樹夕陽還

再寄羅友章先生

□髮中林老散仙別來長□共周旋鳳臺僧舍秋題壁

蘭石青溪夜叩舷漁唱晚霞紅藹藹醉吟夜月白娟娟
然因一獻長楊賦華貢清遊四五年

懷舊遊寄李士行

憶上高臺望赤霄火輪光動絳虹飄數人夜繫明珠佩
亞女晨參絳節朝遥北闕山周正朔平南捍柭溪嫖姚
狂遊又是三年別海上蟠桃露氣銷

寄高彬

條風二月古隋堤楊柳青青拂水齊萬里客懷將白髮
一年春信又黄鸝親朋歲久愁多望故國書成醉懶題
惟有別君情不淺夢中時到石城西

送蔡九節還南安

幾年為客怕逢秋每見春來憶舊游歸夢夜隨寒雨急
片帆春逐大江流看山有興還堪寫惜別從來不解愁
斗酒殷勤拚一醉相思何必卻登樓

春興寄端方故居

亂藤高竹散清煙獨倚闌干思渺然流水恨隨春浦闊
故人家住白雲邊三年遠別空相憶一曲新愁自可憐
欲得山陰晴夜雪東風吹放十八[illegible]

征南將軍回京

統領貔貅淨海隅封熊狡兔總消除風雷自昔憑神算
東務從今息戰車不學伏波私薏苡得如武惠載圖書
勳階冠着蟬輝肯捷報當看錫　帝居

送人還鄉

茂晏耶淇送斛歸石門煙樹晚依依幾回客思愁江浦
十幅蒲帆拂夕暉沽酒乍聞何處笛問程應為故山薇
到時猶想多幽興一夢棠深見舞衣

西巖圖為嚴彥恭題

欲寫滄浪愧不才畫圖今喜見君開峰巒影落寒潭靜
款乃聲從返照來千頃白波龍伯國百年高興子陵臺
問君早晚趨金闕風月漁磯長綠苔

懷白雲山房

家住滄洲上山數椽茅屋亂雲間天晴疊嶂開金碧
雨過飛泉響珮環高興別來長寂寞故人誰洪世躋攀
洞門猿鶴應相問何事先生久未還

懷海珠寺

海上頻珠占一泓分明梵宇住蓬瀛虹浮光彩生蜃蚌
樹擁樓臺壓巨鯨湘女珮遺存顆粒商人帆過拂簷楹
十年京國心南望應負沙頭白鳥盟

除夜

大地白雲似白沙游子況復未歸家寒雲黯淡暗海曲

春風浩蕩來天 淮楚山盧橘漸舒葉故園枇杷應有花
[illegible]時乘船出京口祜生旅邸如泥蛙

西巖集卷之八

西巖集卷之九

七言律

出京

水落輕舟閣淺沙客心長是戀京華祥雲曉護鍾山樹旭日春明上苑花仙佩每聞催夾仗宮壺曾記出流霞白首歸去丹心在茅屋三年夢帝家

之官平原留別諸老

春衣和淚別龍墀瘦馬嘶風出鳳城托迹禁幃原已重之官名邑未全輕驅馳秪笑儒生拙惆悵難忘聖主情後夜玉堂清漏永紫薇花月向誰明

別妓

驄駒西上帝皇州斜抱雲和淚暗流子夜歌詞翻白雪殘春風物似清秋青鸞信斷陽臺路翠被香寒燕子樓七十二泉縈別恨濟南煙樹綠幽幽

代妓送別

清歌一曲轉陽關況是山城春景闌翠黛愁來空自斂[illegible]衿別後倩誰看風過綠酒和花飲月冕銀箏帶淚彈此去鳳城多近遠到時千萬寄平安

江上

江上青楓初著花客帆和月宿蒹葭遠[illegible]疏雨數十點

鷗水小村三四家風起漁船依釣石潮回歸鴈認平沙
秋懷已向南雲盡又是滄洲閱歲華

金山寺

玄州貝闕燦相輝夾岸人家對敞扉四壁波濤長樹石
孤山花木自成圍横江鶴向楊州去泛棹僧從建業歸
遷客憑闌重回首蓬萊雲氣曉熹微

過楊州懷蕭太守惟一

不到楊州四五年淩風臺觀尚依然天晴錦樹開千葉
雨過瓊花耀八仙杜牧愁來春寂寂何郎老去月娟娟
風流太守今塵土誰借纏腰十萬錢
二十四橋春水皮東風楊柳客船過關心往事成陳迹
照眼花枝奈老何狂客此時金錯落紫騮無狀玉盤陀
滿雲芳草繁華地不消逢人感慨多

寄楊州通府解真白

我與黃昌是故人也知通守取情真詩如水部翻成癖
官到黃州只自貧始雪瓊花瑩觀舊行春露冕歲華新
懸知別思如春柳長逐飛花到泗濱

送夏仲寅之桐城

山到淮西遶運平舒州遥對晥公城倖君歲晚之官去
以我年時捧檄行書卷更因多暇閱詩篇渾要在朝清

睢陽千載遺祠廟爲將江頭一薦馨

送牛廣祥都閫

將軍淮北分符地正在隋家古汴河別館芙蓉飄繡幘
御堤楊柳映雕戈强兵戍久消胡語[illegible]解漢歌
此去看花朝上國春風天上聽鳴珂

高郵

山日未出煙渺茫高郵放船催下江搖櫓唱歌白鷗子
過湖打鼓黃頭郎馬拖雲[illegible]水魚鷗良花高接窓
微官所得幾何[illegible]吟鬢四十今蒼蒼

秋風

秋風淅淅吹戶山沐[illegible]聲瀟瀟[illegible]一[illegible]宜消[illegible]
飛鴈不將鄉信[illegible]旅間
且可狂歌對樽酒未用[illegible]關
秋風淅淅吹虹亭汴河之柳[illegible]黃如束波曾七夕
白帝西來朝[illegible]客心今不醒
欲寫鄉書寄[illegible]

宿虹縣[illegible]徵士景明

淮北岸涼颷早六月[illegible]虹亭公[illegible]長[illegible]家
汴堤楊柳自青青愁[illegible]夢[illegible]彩鳳翔
人雨襟期又云聽暮雲[illegible]雨少微星

虹縣九日登五女塚 五首

又見殊方風物新宦情羇思兩紛紛牲山南丁樣唁卜淮水東來鴈拍雲黃菊最憐貧靖節西風還認舊參軍

三載所得都能幾三載柴扉怨鶴群

每愛龍頭杜曲翁登臺此日對西風冷過菊蕊盈頭白舉目禾黍浪根紅故園香夢憑去鴈殊方節物嘆飄蓬

氣吞湖海坐千古寒落誰憐賦未工

何氣堙戲冷禾戶作戶酌酒看君傾下惟黃菊非無意可惜烏紗最有情仙客此時縱嶺上彩鸞何處玉簫聲

漆進未就丹砂術俛仰微官愧此生

老去佳辰得幾逢登臨此會嘆匆匆雲來汴水波光白日落屏山樹杪紅抱病獨憐貧子美休官惟羨老陶翁

遙知弟妹家山裏幾向天涯倚斷鴻

五女墳頭煙樹荒登臨聊得散徜徉忽驚重九今朝是卻憶三千客路長今露餘花偏有色西風斷鴈不成行

益歡尋裏逢佳節且免醒來望故鄉

淮上思家

正月二月花草芳水邊泊泊菱蘋塘蘆橘荔枝赤璘璘渡頭菱角青相將春光偏向越山好客路苦阻淮天長

悵望不解帶愁思空寄夢魂還故鄉

淮南贈友

淮水西風吹白蘋丹楓黃葉總愁人鱸鱠已入荊州俗舴艋何時越水濱幸有故人同綺席可無佳句吟芳辰

肯吟未擬追亭曲一笑臨風岸葛巾

淮上憶京

去歲斯辰客帝畿蔣陵西曲鴈翡翠秋風叢菊徑青逕落日浮雲滿翠微老去登臨芳物改別來天上故人稀

登臨復對青樽酒醉倚淮山憶禁闈

清河口

清河黃河相間流四月五月如九秋墨雲壓地箕斗黑

濁浪吐雲魚龍愁江湖萬里杳何極行役半生猶未休

故園有興自不淺此日松竹風颼颼

圯上

草沒荒臺煙樹疎艤舟凝眺久躊躇凌波見說求仙履博浪曾聞誤副車勳業未能三尺劍風雲黃石一編書

獨憐衣赭人如玉鴻鵠歌殘怨有餘

過三洪

官舟已落三洪口猶在飛流頑湖間放棹忽聞過亂石開窗始覺慰愁顏雲連瞿塘峽樹隱青泥古劍關

謾有微吟追太白此行疑向夜郎還

過呂梁

二月三月寒尚饒上洪下洪春雪消奔霆出地星火裂吼浪落石鼉鼍驕神官霧底蒼水佩〻于雲中丹鳳翩靈風爲我送歸棹故國越海天迢迢

彭城三月風未和呂梁雪消春水多濁霧蟠空作飛雨崩濤蹲岸爲漩渦蛟人珠佩影明滅龍女金支光蕩摩汚山雲物幾時見遷客此地長經過

徐州洪

呂梁積石天崢嶸徐州上洪波稍平獰龍怒捲四時雨抵柱亂落三秋星辛夷杜若散洲渚貝闕珠宮開窈冥舟人倚棹笑相語九里山色連彭城

龍門鐵石倚天開彷彿瞿塘灧澦堆萬里剛風來灝氣九秋晴雪迸驚雷帟府和雲見瀾浪漩渦劃洄小艤扁舟待明發霸王臺下久徘徊

漢祖廟

長陵見說石麟荒遺廟丹青野水傍古劍星光時出沒大風雲氣尚飛揚三秦寶鼎垂鴻業萬歲英魂戀故鄉莫恠憑高重回首㮛臺煙樹鬱青蒼

項羽廟

武安城郭水光中云是前王舊霸宮紫𦨴寂寞悲霸業煙霞叱咤想重瞳金輿已發三秋草鐵馬猶嘶午夜風惆悵夕陽芳草路一天愁思滿江東

歌風臺

漢陵秋樹𣪚蒼煙故里高臺夕照邊逐鹿洪圖今已矣歌風遺跡尚依然赤松人去封留後夢澤雲寒狩楚年可是君王思猛士青峰和雪暗胡天

戲馬臺

蓋世英雄亦壯哉古河三面對荒臺漢家陵闕迷春雨楚國江山起綠埃雄劒昔年金鏤鐵龍媒此日錦鞍韀綠雲一笑山花動疑是君王衣繡來

范增墓

舊識荊州老將名秋風此日過佳城群樵牧鹿留遺跡稚子求羊入廢塋玉斗有聲松雪落蒼苔無影石麟橫可憐牢落祥雲氣又向芒碭谷口生

過黃石公祠

塵編寂落千秋事野客停舟問隱居烟月高盟與漢後風雲遠略避秦餘赤松仙子依丹室黃石山精護素書歲晚圯橋風物改泥中履迹近何如

過高唐

被馬嘶春北郭門郡城茅屋似山村荒墳群子雄風在

野曲縣駒舊譜存霏霧出林銷殺氣行雲駐彩閣朝昏
千年往事今塵土寥落幽花酒一樽

過東昌與通守王孟璘話舊

天官曾記共論詩綠帙芽簽畫景移花近鬢絲晴冉冉
日明宮錦暖霏霜黃河水落官舟遠粉署香凝禁漏稀
忽憶舊游霄漢上不知塵土涴征衣

過睢寧懷梁知縣夷仲

扁舟夜泊睢寧岸對月臨風憶故人嘉樹百年留惠愛
華文幾度見清新高秋旅館凋青柳何處柴門敞翠筠
芳歲五胡歸棹早可能同戴紫綸巾

客平原春日有懷

悵望鄉園去計違春來惟有思依依客程故向南天遠
花信偏於北地遲漢帝苑邊廬橘熟秦陀墓上鷓鴣飛
柴門獨對東風掩此日松筠冷翠微

宿高彬第

夜宿故人孤旅邸更深華月滿晴空朋游動是經年別
樽酒寧知此會同上國鶯花明眼裏故山松栢語天風
一吟未覺清狂盡醉裏詩成氣吐虹

挽夏尚忠

逃禹工南遠度關寒雲撩亂撲燕山故鄉風物頻回首

問盤衣冠貴厚顏使節謾隨征旆遠宦情長似野鷗閒
黃河綠水深千尺此日西風旅櫬還

重過玄都觀

霽臺南下敞壺天春日桃開錦綉鮮石室丹光長五色
道人神氣已千年龍依羽蓋蹤靈藹樹化鳧翁禮太玄
亂後重來風物改古壇瑤草綠荒煙

懷彭萬里給事

最愛黃門彭給事雅懷於我獨相親承 恩御果常分
賜庭制清詩每動人金雀芙蓉開宛轉蘭苕翡翠戲青
春荒涼泗水清霄月別後遥知夢寐頻

送陳御史孟陽之官三河

幾年文墨侍彤闈妙句曾看對御題翠栢臺前聽雨漏
金蓮炬底立春闈當時意氣青雲動此日栖遲皂帽低
岐路相逢又相別灤河煙樹冷淒淒

贈楊主簿晞易金銀閘填官天台人

寥落清時已孟嘉向風長是整烏紗西江見說詩無敵
東郡誰憐猶有聲今日晚闌湖泊雨巾峰晴漾海門霞
微官未遂清遊願莫負仙桃幾樹花

黃河四月駐官舟河上來山紫翠浮馬頰餘波衝岸斷
龍門殘雪帶星流囊微瞻氣鄉心遠颯還凉風鬢影秋

遥憶釣魚洲渚上幾番吟興負沙鷗
青齊北地寒威盛四月黄河雪始消啼鳥落花春寂寂
綠頭芳芷水迢迢三千客路迷鄉國四十頭顱荷聖朝
此去定酬山水願不煩猿鶴更相招

古河

蕭關之北黄河流昔時勛績今成丘荒碑苔蘚不辨色
古水蛟龍猶有秋野人千載見清淺海宇萬里無戈矛
明當作頌獻天子高鐫冊番鴻猷

出關

去仰看花上帝都出關猶記佩兵符我歸古寺雲初定
鳥落寒潭水半枯萬古文章關氣運十年風雪老頭顱
憑將翠管三千牘換取黄柑二百株

驪山

開元高閣倚嵯峨十月時巡樂事多賀樹天香迎劍佩
青繩輦路沸笙歌龍頭暖浪芙蓉玉馬上嘶風蛺蝶羅
一騎紫塵千嶂暮空山寂寞後人過

冬至

朝來喜色動鐘山雲氣從龍杳靄間宮扇影搖春仗下
佩環聲散早朝還蕃祥謾有三千牘獻頌長慚咫尺顏
日擬陰何同結社過題新句老江關

思家 京華

京華薄宦已沾巾寥落三年濟水濱冷雨青燈吟客夢
東風蓬鬢異鄉人雲濤渺渺滄江暮榆柳依依旅邸春
朋舊別來多野興故園應已賞芳辰

南昌鐵柱

琳宮古迹藹岩嶢云是千年此鎮妖方外羽衣能濟世
城中仙犢亦通潮蛟龍水底蟠金鎖鷄犬雲間聽玉簫
行業已垂思點石祈靈壇上倚逍遥
無夜腥風捲楚江何年羽客受神方層陰鼎鼐衝潮出
瀟灑珊瑚遶樹香貝闕珠宮雲杳渺敗鱗殘甲水微茫
神遊欲問旌精劍仙意人間想未忘

立秋次清江

初見星杓轉素商忽驚露氣報新凉[illegible]來太華芙蓉白
路滿清江杜若黄絶岸群真迷鶴騎瘦坡孤劍湛龍光
東遊已逐雞聲咏卻倚遥天望帝鄉

十八灘

五城一別三千里孤棹重經十八灘泊岸如潭雷吼薄
橫江亂石鉄屏列大險紫麓尤高軸夜今萃罷吼劍鬭
猶記平南諸將下樓船此地凱歌還

張曲江祠

鐵石肝腸鯁不阿千年廟享未爲過胡兒反相知偏早
主荒淫諫亦多金鑑錄存明皎日玉環車沓遂流波
嶺頭手種松猶在想見高材柱大羅

除夕舟次英德

西清去歲侍群仙坐候晨鍾拱御筵滄海頭顱今四十
彤庭禮樂舊三千盛寒頗似庚申夜飄泊還逢癸丑年
明日扁舟江上路梅花開過對雲邊

寄高彬

宦游三載滯河北長憶螺溪好隱居火齊明珠攀荔子
[illegible]玉版斫蟹角枇杷結實暄風裏橘柚番花細雨餘
溪上故人今在否來鴻不寄一封書
[illegible]有通家好堂上嚴親未白頭野寺花明春載酒
清江月朗夜浮舟陶潛此日生歸思屈子長年賦遠遊
煙水五湖歸棹早爲余開逕碧林幽
螺溪溪頭春水生故人卜築茆堂清開門雨過芳樹綠
芸牖風來幽鳥鳴我纒薄宦尼鄉國君亦久客留天京
不知何日遂歸計重結漁郎鷗鷺盟
螺溪溪頭潮沒沙遊子十載未歸家柴門春老荔枝樹
茅屋風吹盧橘花林下舉杯聞鳥雀柳陰搖艇買魚蝦
不知蓬鬢滄江上誰[illegible]負歲華

懷京

一宦旅寓青齊北長憶江南是勝遊雲日九天龍虎氣
鶯花三月帝皇州美人扶醉歌金縷狂客揮鞭縱紫騮
寥落宦遊歸計阻江湖煙水正悠悠

采石太白墓

蛾眉亭下攏扁舟曾記王孫舊出遊彩筆題花留御几
錦袍和月泛清秋仙都縹緲鯨[illegible]空濛蜃起樓
亦有金龜能換酒不知何處醉荒丘
伊昔開元全盛日詞林供奉被恩光翰苑出奏清平調
宮錦春明七寶牀對鹿嘶花人似[illegible]鯨吸浪月如霜
來遊不見凌風處迢遞青山入夜郎
冠履何年曠世塵先生元是謫仙人春雲[illegible]筆驚飛燕
暮雨滄江泣石麟牢落清名元不殁[illegible]大雅竟難陳
翛然我亦狂吟客思殺風流賀季真

次黃州

日落放船鸚鵡洲漢陽煙樹渺幽幽江豚數起浪花夕
[illegible]鶴一聲山木秋帆影掠雲過赤壁[illegible]聲搖月下黃州
何因散髮臨皐下得似坡翁爛漫遊

次池州

向晚九華山下泊望雲遙憶宋齊丘[illegible]殿留仙迹

方外尋真是勝遊寶匣龍鳴星彩動砂牀虎踞雷光浮
楓林影落璅壇靜何處天風鶴馭秋

望廬山

扁舟夜泊潯陽岸隱約香爐五老巔紅華天燈飛山外
白蓮僧社斷猶過蒼林影合東林寺鐵準光連瀑布川
亦有宗雷蓮四想上峰無路訪群仙
東林佛閣倚岩嶢疊遞迤逶傍石橋松栢千章連左窻
芙蓉萬疊倚屏霄琪花雪彩江心見蓮社天香世外飄
歸老儻酬仙實願華文不待遠公招

次潯陽

最愛清狂老司馬潯陽江上泊扁舟風前醞醸開芳宴
月下琵琶喚旅愁千載淒涼秋瑟四絃哀怨水悠悠
天涯我亦漂淪客淚泚青衫憶勝遊
幾欲香山尋九老十年未辦草堂資蒼苔石鏡懸寒月
白社蓮花想滿池世外叢林秋似水天涯遊客鬢成絲
黃蘆苦竹盆江岸獨艤扁舟歲晚

次九江

日出煙沙開遠汀白鷗南北水城迎潯山色多吳望
隔浦漁歌南楚聲青草湖邊雲夢接鯉魚風歇浪花平
旅懷空負新詩少遂付行歌數月輕

寄江州陳徵士

匡廬山色倚晴天君住香爐若箇邊松裡雲巢懸伴鶴
竹間棋局或逢仙義門詩禮京華重翰苑文章相府傳
歲晚王猷清興發凌寒思泛九江船

至諸卑廟留題

五老峰微楚路分巔濟猶禮洞庭君行空鐵馬寒嘶霧
帶月蒼龍夜吼雲瓊佩倩誰招妖女桂旗聊復奠靈氛
清吟寄遠成孤絕思入滄江白鳥群

過岳州

渺渺孤舟江漢間歲華搖落鬢毛斑裁成方朔三千牘
博得瞿塘十二灘峽口塵深迷岳渚洞庭風順過君山
無端又是重陽節起對黃花一破顏

岳州送丘祥甫

日落君山生紫煙岳陽樓下水連天蒼梧夜色浮仙佩
貧竹春陰滿畫船雲路幾時聲籍籍鬢絲贏得影翩翩
歸逢父老如相問飄泊洪州四五年

歸州贈莫二

浮者萬里客歸州每憶鄉園弟泗流百摺灘過江渚晩
千重雲氣蜀山秋登高好作思玄賦近水宜開醉白樓
聞道清時多雨露青今車轍久淹留

巫峽秋懷

淅淅金風霄漢間火雲猶自繞巫山雨餘神女收旌旆
月朗明妃響佩環萬頃波光人鮓甕一天秋色鬼門關
冷塊未向三巴斷尚泣東吳畫舸還

赤甲白鹽秋氣多黃稜黑石沸漩渦驚聞楚客吟山鬼
欲趁巴童拜浪婆靈雨乍晴仙掌出焚風初動使旌過
金門此日瀛洲客應已朝回散玉珂

扁帆十幅楚王洪百折飛流一瞬東將雨峽光時隱映
小寒風氣半清涼秋陰瀉鎖黃魔廟夕景時明白帝宮
客路出陵霜猪客旅情應與此時同

八陣圖連灔澦堆永安宮下水縈迴風雲舊磧森猶在
竹在荒基久已頹鐵馬躍雲嘶凍雨木牛遺恨吼驚雷
英雄一去今千載殘照西風首重回

昭烈祠西江水煙晚風平漩送歸船千重古錦雲端石
一帶空青峽裏天詩思每懷秋放鶴客心那更夜聞鵑
憑誰為寫高唐賦譜作朝雲蜀國絃

嬋娟西風吹鬢絲天涯獨客暮秋時艱虞不涉王陽道
搖落寧知宋玉悲巫峽踈楓胡斷錦瞿塘亂石點殘棋
相如見說餘祠廟欲折芳香遺所思

白帝城荒楓樹凋關門磧石尚岧嶢卧龍諸葛雄風在
躍馬公孫霸氣銷萬里客心雲共遠九秋吟鬢葉同飄
誰能歲晚悲搖落江水江花慰寂寥

秋菊膽香已半開晚風香散楚王臺灘聲觸石鍛鈴去
山色迎船紫翠來鄉國每懸他日念禁幃深愧子雲才
清時萬里無征戍羌角寧勞送暮哀

奉酬四川戴僉憲文信見訪

濯錦江波漾繡衣隣翁走報入柴扉雨餘門巷青驄滑
花外旌幢白鳥飛豈有雄文傾輩行屢煩青眼顧寒微
游仙夢覺驚題鳳倒着山公白接䍦

懷四川

蜀城風物冷淒淒馬上哦詩日向西雪嶺水融春水漲
錦江花落子規啼卧龍祠廢碑橫草杜老堂空雨漲溪
回首勝遊成往事倚風吟斷意俱迷

草堂煙樹入青霄漢殿荒臺秀黍苗宇宙詩名今尚在
風雲霸氣未全消寒星夜落支機石錦水春明駟馬橋
花柳舊遊今幾載西風淒斷影蕭蕭

懷青城

青城觀裡尋真処萬壑瑤花映雨開林鶴或乘仙佩去
洞龍時化羽衣來天清山氣通金闕夜冷瑤風散寶臺
幾度神遊高岫迥五雲依約隱蓬萊

懷羅浮

十年湖海歷狂遊長說仙家景致幽滄洞雨龍眠白石
古壇風鶴語青秋楓化客深林靜丹鼎成虹瑞氣浮
遙想吹簫明夜月群仙應已下滄洲

悞解蘭纓下翠峰十年飄泊厭西東秋風楚塞隨馬
夜雨吳江浪打篷旅邸寂寥芳歲換仙遊惆悵幾時同
羅浮此日南薰轉無數漫山荔子紅

馬圖

御柳西風白下時宛龍曾見內官馳可憐廿載新妝束
盡復開元舊羽儀去國丹心常捧日按圖涕淚欲成絲

騾姚百萬平秦蜀不借相如一定騎

訪單孟雄不遇

不見龍難單孟雄欲從山麓覓行踪門前烏桕經霜紫
樹杪青霞著日紅蠟屐定過蝴蝶洞竹門長掩鷓鴣峰
桃花流水仙源近歲晚漁郎或再逢

曾氏耆壽翁詩

詞林每憶鄉園友曾定才名俸搢紳觀國倦騎沙苑馬
幽棲長戴石湯巾芙蓉火足龍播鼎松樹天寒鶴近人
大上歸來今白髮界南水竹碧為鄰

懷朱備萬脩撰謫廣東

垂老謫官瀛海上朝聞嗚咽淚沾巾長憐偃蹇難堪俗
豈信文章解誤身賦鵩幾年留賈誼懷沙此日弔靈均
無勞更用悲萍梗見說皇穹自照鈞

聞君遠謫二韓去萬里天風裂素衣聖世君恩未
薄斯文吾道一何微金蓮炬暗梅花落鴨綠江寒雁影
稀我亦漂流向滄海相思惟有思依依

顏左司閑居吳中別業

輪蹄不到稱閑居日伴松筠檢舊書雲擁溪山青入戶
雨添澗水綠侵除嶽垣政須休官後竹簡文傳濟世餘
華髮莫勞憂歲計幾多門下帶懸魚

奉寄文淵學士吳公

翰苑摛文沐寵多又陞近侍在鑾坡蕭[illegible]進分[illegible]
日直筆常濡太液波入相內廷稱諸亮燕賢當路說常
何獨憐落職東嶺家遠道西風鬢欲皤

懷宋太史希宋名人選

誰憐漂泊向江關獨倚長風憶妙顏老我黃塵三楚外
美君華蓋五雲間清時步武皆勞早晚歲遲遲奏闕
鍾早治戎蒼翠裏何由再得共躋攀

懷揭孟同

弱水神仙路渺然欲從何處訪群仙金珂玉合容方朔

滄海盃當老鄭虔白玉堂前秋月冷紫薇花上曉風巔
吟魂想把天光近鳳尾游絲五色鮮

懷諸止菴

美君携倪吳興帖一變依稀逼古人筆塚麟埋煙草綠
墨池鯉躍雨花新銀鉤鐵畫工無敵鶻起弦驚與有神
擬把遺經誇俗眼頹慚書法似羊欣

寄贈湍東鄭憲使金寶

一掃炎氛靜海東栢臺明月兆丹衷群黎頓使無冤習
遠俗能令有古風當道豺狼寧躑躅啼飢兒女得從容
此方深仰綱維肅何日歸游化育中

懷碧虛觀寄止菴蕭鍊師

安期臺下蕊珠宮舊雨題詩紫翠中五夜丹光虹貫日
四山松樹鶴呼風雲深洞口藏金母歲久湖猫化玉童
谷客遠遊仙子去㴑桃春晚為誰紅
為愛碧虛蕭道士十年窓下讀黃庭山飛枸杞龍蛇白
石井丹砂蝴蝶青詞客素秋吟夜月羽人清夜禮寒星
別來仙賞無朋騎誰共松根採茯苓
飛泉作雨浴巖陰閑坐下□翠嵐爲栢千年青鶴謁
仙籍九霄王乾幾下別我知誰共世故撩人秖自慚
雲月舊盟應念否可憐相許解何皆

平生最有滄洲趣一住三吳十二年愁逐亂雲生恐惑
心隨孤鶴去翩翩非真說無懷仙侶鍊藥憑誰授秘編
日斷南雲心欲絕秖今無計脫塵緣
前身恐是臨皐鶴長占煙霞物外交幾向滄洲乘野艇
更依蓬島結書巢千年常見雲明樹五粒松寒露滴梢
爲報羅浮諸羽士好開蘿逕碧山凹

三友堂

白白朱朱桃李蹊臺中仍得說山溪蒼龍霧捲明珠現
彩鳳風回萬玉低積雪佳廬紆綠模層陰太華懸丹梯
幽期歲晚憑誰共獨撫新圖意自迷

過濟南別何方伯

明公清儉情何厚賤子華年數苦奇巫峽秋尋停棹日
太行烟雨返輪時春回橋木陽和盛准報金環歲月遲
明發又為千里別長途惟有涕沾衣

思家古河

古河煙草暗南天此去鄉園路幾千燕子來時春寂寂
海棠開後雨緜緜治水遠吟詩社綠渚花明載酒船
更憶故人王給事愁來漫破薛濤牋

即興

無奈客愁愁不醒惟憐新舍在南宜作今夜花前占馬卽

今弟沙邊喚鶴偶度嶺南才雲漠漠清江東下雨冥冥
莫回吟思空惆悵謾對寒梅倒醁醽

觀海

海上蟠桃冬著花蓬萊高處敞仙家天連霧雨籠鮫室
夜久星辰泊釣槎神女步蓮珠結鳳醉翁題竹墨淋鴉
連驚未試任公手欲借蒼龍紀歲華

戍途渡海

天風萬里噀洪濤時見神蜂立巨鼇紺節影搖龍伯國
綵幢光拂海神毛浮空貝蜃隨波長泛石珊瑚出浪高
儻許從戎樹勳業白頭歸路擁旌旄

清詩字字斷琅玕水底蛟龍夜起看未結仙船驅五鬼
又將長劍比三韓靈符降夕通仙語海屋添籌紀歲閒
歸已封侯期可遂春風笳鼓入長安

渡海與同遊

同來文武諸鉅公昔時佐宦今從戎不論西蜀與東廣
共渡北江期南將軍錦帶佩雙虎左校寶刀藏一龍
明年奏凱會相見羽書歸奏蓬萊宮

沙門島

億上鑾坡拜紫宸沾恩曾醉杏園春空餘姓字傳江海
那得新詩泣鬼神徐市樓船風信杳安期瓜棗露華新
等閒留咲休相笑術是金蓮炬底人
句喚雄豪渺仙臺歲晚登臨亦壯哉妖蜃吐煙成海市
巨鼇擎石作蓬萊金鞍翠羽空中見貝闕珠宮水上開
安得兵北旋應有日同將俱是濟時才
三山島空萬古十洲蜃樓高過百花岩與來古今筆中無數
老去從戎力尚堪詩名長年留海門豈塊清夜上江南
綸音早晚需前席日望登來使者驂
沙門滄洲洲上山九河磯石高孱顏雲來戍海正一女峽
月出光映藍田關宮前彩鳳駕車下祠底白龍行雨深
浴鷗飛鷺立沙際疑是青瑣晨朝班

與謝縣丞坡山聯句

幾年來作交州客今日方登第一樓 謝 蕭頃川波涵碧
落四山雲氣捲清秋 孫 倚欄嶂排空立 白 光澇
并浮 謝 蓬島依微天路近 風有欲訪 丘 孫

西庵集卷之九

七言絶句

紅菊

龍山九日宴斜暉萬朶秋香散彩雲醉岸綸巾對芳
西風應識舊參軍

靈均且莫怨清醒楚水朝雲炫落英宿酒未平佳□□
西風吹帽最多情

墨菊

薰徹衡宇露初乾九月江南動午寒肺氣暫□□斷酒
天香零落畫中看

三徑松殘梅尋籬白鵬飛去晚□多大醉凝□□人共
寥落寒香奈爾何

紅梅

瑶池王母閬風西夜宴群仙歸綵闕月落參□□□曙
醉騎丹鳳繞湖歸

丹青學寫壽陽姿艷杏仙花嫩柳枝猶記醉遊□水部
淮邑歌吹舊臺池

墨竹

洞庭春盡水溶溶錦瑟聲寒起蟄龍行客欲投蒼□氣
亂雲遮斷九疑峰

誰拈禿筆寫淒迷亂石横江碧玉低猶記畫船初艤岸
落花時節鄭公啼

江□雲影□□差赤壁艅艎晚更移春雨乍晴燒玉版
□□上水鱖魚肥

□□臺下曲江頭一派笙簫萬頃秋莫向晚涼歌白苧
□□深處有鞦韆

秋氣萬玉倚雲青青入君山白鳳翎偷得雲和千載曲
夜深吹與老龍聽

昨夜春雷震楚山蟄龍驚學錦斑斑蛾眉老客禪心在
夜化横江老鶴還

君上煙銷見日光□聲遙隔水雲□漁翁莫道清湘綠
留取高梢宿鳳凰

澧水春陰下木□銷魂□□護木蘭燒天□風物□□□
聽□□□早□□強

□□□□□□□□清溪野水東更畫□□□倒着
□□□□綠陰中

王孫圖二絶

□拈玉彈倚青驄鞍面開元結束同好似華清二月
綠陰龍仗入離宮

東風馳道直如絃琪樹春陰護馬蹄從幸少年初賜錦

數聲啼鳥落花前

宣和枯木翎毛

上林芳樹藹崇宣清墨疎翎膩粉綫何似白榆栖凍雀
蕭蕭風雪滿祁連

折枝桃花圖

扁舟獨上武陵溪花暗漁郎路欲迷忽見畫圖驚一載
東風憔悴一枝低

桃花白練

流江江口武陵溪翠影紅香粉翅低為見東風煩寄語
馱將春色到安西

楊妃出浴

浴罷溫泉體未乾斂襟非爲玉肌寒胡兒一掐痕猶在
只恐三郎着眼看

楊妃對鏡

舞罷余背隱清光中有開元[illegible]馬跡一線梳痕春色淺
夜來知是夢漁陽

梨園按樂

白雪飛香玉作城霓裳度曲按新聲東風吹醒漁陽夢
一段春愁畫不成

昭君

莫忍姸娟隨虜塵漢宮胡地一般春皇家若起凌煙閣
功是安邊第一人

曉來邊帳理鉛華對鏡偷憐復自誇如此玉容君不顧
更從何處選良家

[illegible]開也陛嫖姚出影度旌旗誰憐漢道昇平日
是妾漂流薄命時

回做殷勤寄辭君王此去苦相思容華自昔能傾國
只為風沙遠別離

玉淚啼痕濕胡沙東望長安不見家月滿穹廬愁似海
幾將心事付琵琶

題畫詩

驪龍弄影照高秋萬斛明珠露氣浮謾憶千人歌舞散
紫騮銀鞍出涼州

雜畫

昔在東林信杖藜遠公呼對石橋西長松月落猿聲歇
猶得青山似虎溪

[illegible]一水合江曲木末清[illegible]連望[illegible]仙羽來與云
[illegible]過[illegible]梅熟

溪雲漠漠樹[illegible]宛不是三湘定輞川北氣曉迷[illegible]波
虹光夜貫米家船

小寧松杪已潑醅縛柴門子夜長鬨天哭動有王而輿
憶汝青溪夜艇回
翁吊一片荊門關秋色吳楓未著玖十載宦遊今未遊
等煙斜日小孤山
不見扁舟抹孤天風何處度空歌竟謝比日來門寺
片鐘聲帆影多
望湖亭上倚秋水落吳如樹色當何日松巢招五老
九江同泛釣魚舟
愛此名山似蜀中山如斑錦樹如龍螭塘樂日遊淵小
欲將扁舟弄赤松

沾恩幾載入承明雲冷海磯白鳥盟忽見新圖被山惱
欲辭簪組乞歸耕
白鷺洲前野艇歸釣魚磯上綠楊垂人間野況都如畫
來此窮生漫祿為

四皓圖

只合食芝老萬山誰教鶴髮動龍顏蛾眉對酒歌鴻鵠
怨入商於紫翠間

畫梅風竹月

游龍扶風作上天明珠鴻斛爭春妍師雄醉夢颯然覺
羅浮月墮西湖邊

梨花香冷月陰陰青女橫陳萬玉林繡箔珠簾人不見
相思無地著春心
小蠻佳人窈窕娘春風環佩素綃裳千年獨抱靈均怨
愛結明璫獻楚王
仙楞十二鎖春風千樹桃花似錦紅瑤水玉娥清宴罷
青鸞歸去月明中

松

雙松如蓋倚雲長留憶匡山問草堂拂石坐來龍影濕
半陂春雨茯苓香

梅

天風吹墮白霓裙玉嶺雲深路不分千丈玉階尋步穩
碧林香落始知君

嘗草圖

蔵采勾吻總青青慚愧春山草木榮幾欲騎龍叩天閽
紺章祈雨護黃精

舞馬圖

露鬣風鬃錦彩鮮登牀胡旋更翩翩青騾秖識連雲棧
不解啣盃獻御筵

送翰林宋先生致仕歸金華

海內才名五十年聖君親許晚歸田金華父老如相

問曾是瀛洲第一仙
新賜宮衣雪色如歸榮況及早春初公卿祖帳東門外
人遺風流似二疏
二十餘年侍禁闈趨朝常早晚歸遲春坊一樹臨分處
記得當年受業時
門生日日侍談經獨向孫黃眼尚青幾度肯人焚諫草
風灰蝴蝶滿中庭
千載班楊亞六經先生高步績芳聲高麗日本朝正使
長向仙班問姓名
萬丈文光北斗懸清名不獨域中傳東夷買得潛溪集

已向扶桑石上鐫
照耀勳庸列上卿　君王豈是重文名朝廷禮樂新裁
定半是先生撰次成
幾批龍鱗進治安朝回只說　聖恩寬小儒日侍絲綸
閣不得囊中奏薦看
令子內廷書制誥仍孫復作序班[illegible]　門三代沾
澤更着錦衣歸故鄉
事業文章滿千青白頭歸去世緣輕雙溪水繞長松下
只讀楞伽一卷經
紅鞋金帶務收花三品詞林內相家歸去山中無所事

瓦瓶春水自煎茶
當世文章未是雄真純直有古人風賜金長是沽春酒
醉[illegible]家藥芋翁
乞與山童闕筆錢歸時正及早春先玉堂分取薇花樹
[illegible]年[illegible]後[illegible]
玉[illegible]成小孫開歲亦能行聽燈夜讀元朝史
說[illegible]老祖名
不用黃牛[illegible]子孫爲儒三世受　君恩卻將視草堂前
[illegible]竹村
山[illegible]客[illegible]相[illegible]碑板人門刻已多從此[illegible]須[illegible]

[illegible]也水秦對搗
[illegible]老山搁火棗交梨養性靈秘府有書渾讀盡
[illegible]方士借丹[illegible]
近[illegible]長[illegible]不語禪水雲飛盡月輪圓性餘一冊龍門子
[illegible]學者傳
後學無師誤少年在於黃[illegible]更堪憐[illegible]班[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住翰筵
華亥朱顏六袠餘還鄉猶駕軟輪車[illegible]江湖[illegible]
應止青牛乞著書
想[illegible]榮封寵數優　君王[illegible]爲製詞頭[illegible]

閣函座清風八詠樓

羽衣來自大江西打得旌陽鐵柱碑閑道珊瑚經樂石
碧潭清夜老龍嘶

建業鍾殘禁漏稀九重天上早朝時玉堂清署風霜冷
常恐先生入奏遲

鳳書龍飛御製文人間才見墨花新　恩榮獨為詞林
重親句宮門賜老臣

晚出金陵望故鄉芙蓉蜂影月蒼蒼歸途踏得銀鞍馬
原是天閑小乘黃

寄王彥舉

柳拂陰下玉驄嘶絲絡銀瓶帶酒攜夢入南園聽夜雨
不知身在秣陵西

寓居傳小樓懷以成

故人何処艤蘭舟誰念西窗客滯留賴有嫦娥憐寂寞
流光偏照讀書樓

憶得

憶得垂髫少小時青燈黃卷日相隨于今放浪江湖上
一段閒情總付詩

憶得初年不解愁藥欄花逕日風流臨池書罷黃庭帖
走馬城南覓舊游

憶得棲遲泉石間衡門無事鎖常關日長書困南下窗
燕子驚回夢裡閒

憶得曾陪紫府仙風流儒雅興翛然夜來貪說西窗月
花影侵階尚未眠

泊江夜泊

蔣山山頭秋月明龍江江上暮潮生行人又是金陵客
聽[illegible]波角聲

過揚州

江上垂楊覆白蘋斜陽啼鳥斷吟魂朱樓翠館今何在
一帶寒城鎖暮雲

春揚白白折殘枝春盡瓊花作雪飛少日狂遊今是夢
竹西歌吹舊臺池

下邳

淮甸五月叫寒鳩花落清河錦緒流偏小寂寥鄉思裏
淪煙寒月下邳州

呂梁洪

雙濤激石響潺潺五月河風尚作秋聞說南來荊楚客
曾船幾日到淮安

聊城

明港頻滴淨聲空望連千載見高風愁來自撫鴉銅篋

日落登城射斷鴻

聊城見荷

踈踈寒綠鬧天香細細微風瀉曉粧憶在古原山將夏
敘絮三載負紅芳
莊イ成粧擁未乾嫩紅新葉捲輕寒官河　濟南以
不似賀家湖上看

武城

猶上荒城日日陰弦歌千載憶遺音昔恐息呈成履上
何處春風綠綺琴

過在平毋嶧山

邑莽天寒草殞青投經誰吊伏生靈嶧巖石刻雖奇古
終憐沙丘混鮑鯉

周公

帝子揮戈復故都三監才略佐鴻圖扶危不仗蒼耆老
誰奉新王六尺孤

范蠡

已作江湖物外仙泛舟誰識載嬋娟登樓有客思傾國
幾度臨風夜不眠

伍子胥

忠言極諫起君猜嚭宰讒行劍賜來從此強吳淪作沼
果然麋鹿走高臺

黃歇

終古天心不可窺陰謀祇是得傾危春申更使能成事
只似秦家呂不韋

荊軻

悲歌慷慨髮衝冠上殿披圖卻膽寒生劫詛盟緣底事
錯將秦政比齊桓

昭陵

萬里山河戮戰征阿爺機不見先明春城鼓吹昔金甲
肯伴藩臣奉乃兄

苻堅

戰鬪爭雄國作墟俘氏恨不總為魚誰云未得降王長
先向長安為上居

二喬

中原落日一星黃虎躍龍跳有底忙漳水鳳臺高百尺
小姑何用嫁周郎

赤壁

百里旌旗蔽楚天黃龍青雀化炎煙可憐釃酒臨江上
正是孫郎躍馬年

魏臺

魏苑金雀舞晴空劍閣雲煙起卧龍詞客倚樓空作賦
不將羸馬向西東

姑蘇臺

姍姍江風送玉臺荔枝香老木瓜開蛾眉不飲盃中酒
只慕闔閭野鹿來

靈岩寺

綠廊猶記館娃名照水荒臺草自青幾樹芙蓉依水開
雨餘西子醉初醒

姑蘇開元寺

梵宮春盡落花時倦鳥猶啼竹樹枝想見風流唐太守
綠陰滿院坐題詩

望九華山

一葉扁舟沙漠間白雲飛處九華山生來自有清幽興
每被微官悞卻閒

過赤壁

懷諸炎烟舊事非為題孤棹日斜時周郎慷慨空憤類
如此江山不賦詩

過荊州

向讀長記仲宣樓醉裏臨風賦倦遊千載詞華人似玉
客船今日過荊州

巫山

巫山高亦知夢裏朝雲暮雨楚王宮人心對面有谿嶮
更勝高唐十二峰

出蜀

白帝秋高木葉黃蜀中長是雨浪浪瞿塘水落漩渦小
一路看山到岳陽
雄風淅淅雨淒淒啼殺春山蜀子規江到岳陽舟楫隱
夢魂從此怯巴西

次張仲舉詩韻

重重疊疊水南峰五五三三石上松釣艇蕩歸春雨足
草堂猶有白雲封
江上依稀栗里峰峰前隱約故園松征鴻盡向南天沒
不為離人寄一封
遠遊三載別清峰見畫長思問竹松歸棹五湖煙水闊
柴門應有落花封
雲連江上九華峰露沐仙家五粒松但使風光如畫裏
余生不羨五侯封

幽居雜詠七十四首

仙衣自種一池荷采采青黃當綺羅檻底通來秋氣早
水禽飛去曉霜多

紛綺紛紛幾戰場閑身夢得水雲鄉扁舟日暮吹擲去
付與沙鷗管夕陽
少日三吳樂甫饒飾金船上醉吹簫松風驚覺游仙夢
疑是錢塘八月潮
自別瀛洲鶴背寒石田茅屋歲漫漫梅花幾樹先春發
猶以金蓮炬照看
學煉還丹歲月遲要觀滄海倒枯時人間甲子成何事
不勾山翁一局棋
偶趁新涼理釣船秋雲映水色澄鮮漁童解撒開江網
遮得槎頭縮項鯿

淺水漁船學搶風竹竿斜着抗孤蓬青蒲叢底冲波起
吹入蘆花港汊中
野老烹雞會四鄰瓦盆盛酒亂無巡風林自冬陽春出
一日鶯聲到夕曛
遠公蓮社久相招老大無心度石橋遥想東林山月出
白猿啼處樹蕭蕭
十載山中讀道經石壇煙雨桂花生年來賀異長安市
漸喜無人識姓名
懶去無心戀歲華惟同野老問桑麻門前莫種青青柳
怕有人呼縣令家

酒伴詩僧日見尋高歌劇飲坐程陰留連莫怪盃中盡
賸有牀頭舊賜金
高原極目浩茫茫烏盡遥天若个長一片夕陽秋草地
不知今古幾興已
醉裏臨風弔屈原楚吟空賦遠遊篇凌空語意誰能解
千古惟應待我傳
試學鴟夷物外情水雲空闊釣舟橫從來用盡無高策
浪得歸湖范蠡名
終古無名識是非百年高興子陵磯沙鷗不管人間事
細雨斜風自在飛

玉裴仙子住山椒靜夜能來不待招莫怪寒林星斗黑
對人疎懶坐相邀
長樂歌鍾醉五侯滄浪何好泛扁舟無人解得閑中意
雲滿秋空水自流
厭看桃李妍春陽最是秋來樂意長千點黃花數行柳
幽居人道似柴桑
野吟詩句出天成景物如雲眼底生白石江頭烏桕樹
夕陽疎雨鷓鴣聲
鄉背腰纏有幾家老陶貧薄太無涯青鞋布襪歸來好
卻使無錢對菊花

倚山茅屋小如舟吟對風光憶舊遊平地白雲秋萬岫
五湖煙水似揚州
村醪舊甕按新篘四月蚕成麥亦收但使百年都若此
吾生於世亦何求
幽花滿樹酒盈尊白水斜陽度曲村曾憶少陵風雪裡
也曾朝叩富兒門
悵底襄陽孟浩然蹇驢衝雪踏江天無人說與寒梅樹
只合開花幾閣邊
幽居僻類杜陵家春日垂垂橘柚花花逕今朝緣客掃
瓷瓶汲水自煎茶

凍霧初開日暈青長松落雪報新晴茅廬闌滲俄驚起
何处鴻門碎玉聲
此人於世本無營尚有閑功日計程貿竹縛梯求樹客
簡車運水當香杭
夢覺哦詩醉後眠春來秋去總茫然山中曆日從來少
欲倩何人記歲年
本學埋名坐釣磯誰言犬上客星移前灘水落西風冷
覓得羊裘不敢披
迴塘曲渚月明多遊女相呼采芳荷老去風情渾盡減
浦花誰唱竹枝歌

歸休贏得卧中林坦腹蓬頭綠樹陰非是葛巾渾忘着
邇來華髮不勝簪
垂柳陰陰護釣磯溪流盡处着柴扉時人莫用知名姓
清世林泉老布衣
為報奚奴掃綠苔縛柴門子便教開曉煙晴日鴉啼急
應有故人天上來
勳名本不到旂常徒得煙霞冷枕長林下一獻桑落酒
誰云得及市朝香
書生元亦羨封侯經世才迂不自由萬一猶書求野逸
素琴重到碧山幽

青年出仕奉明君老去投簪卧白雲十載周顒風致在
北山先自錯移文
桂樹叢生山正幽王孫歲暮儘優游不知招隱緣何事
聒聒風前詠不休
約客聽琴掃石臺竹門咿軋倚風開空山日暮春雲合
人外美人來不來
卯酒初醒午夢餘南風入戶北窓虛閑身已在羲皇上
到此令人悔讀書
韓子高軒不再逢草廬長倚落花封苦無韜略能匡世
伏枕惟應愧卧龍

淵明千載我知音縱有冰絃不皷琴閒說商於尋綺角
收寒誰識古人心
雲本無心偶出山幽林薄暮鳥知還如何世上驅馳了
只在紅塵擾擾間
故人肥馬衣輕裘意氣揚揚得自由林下雨餘苔徑滑
免勞相過碧山幽
多才宋玉本能詩誤對青秋景物悲潇湛長江楓樹底
扁舟正好學鴟夷
嵆愛佯狂阮嗣宗秋懐賦得十分工酣歌裸袒青林下
晚歲心期與爾同
容得蕭閒亦已多敢論官經與漁蓑東流逝水西飛日
百歲只消如此過
月浸琪花落滿林寂無人到讀書房閒中不覺春將
盡方知白日長
嵐氣横山夕未晞古松枝冷鶴棲遲東林日出西溪白
正是仙翁睡熟時
呼龍種朮豈無經瘦鶴藏丹不有銘獨對梅花寫道狀
招魂未結楚騷聲
欲將誰朝未貫食不絲出往六頭琴雲笙月夜彈清曲
明蛾離鸞自賞音

竽長化源避世翁洞門非與世人通臨流莫種桃花樹
惹得春來著處紅
一自衰翁惹世譁川原歸樹歛紅霞閑門不借煙霞鎖
卻怕春風怨物華
笑殺山陰王子猷夜乘雪夜泛扁舟地爐滿着松柴火
芋栗香中酒一甌
梅花不解十分清香影撩人說姓名林壑未忘居鼎鼐
也枝留子待調羹
一帶幽簾人跡到梓子陰凉客屢過不見睁來傾白墮
小窗當奈月明何
幽幽綠樹團華蓋聒聒流泉奏玉琴不必畫堂絲與竹
自然山水有清音
黄菊花開貧不厭茅柴酒熟醉相呼平生愛殺陶彭澤
風味全全似老夫
柳塘昨夜雨聲急早起春水欲平橋放教汀草芊縣綠
添看水花婀娜嬌
春酒濁醪不成醉可憐淡淡一百花開花前幾日南山緊
門外今朝好客來
桃花女兒春柳腰商歌自駕木蘭橈彎彎纔是初三月
照隱斜明第四橋

鄰屋白酒近初熟老子盡日爲花忙將隨粉蝶飛翻舞
欲趁遊蜂上下狂
不覺門外春已過只説飲酒日豪吟林花盡被娟娟
滿竹鄰房寥寥陰
初開草堂二五日池上鷗鷺日頻來桃花枝嫩未堪折
楊柳陰疎還更栽
江上好景莫虛度屋邊爲紅今已深不是春風相勾引
道人爭看日撫琴
柏子香消晝景遲坐調元氣學希夷傍人那解玄中意
文火溫溫只自知

半世爲儒好自輕狂歌浪謔鬧詩聲內庭消盡還丹火
博得江湖説姓名
自入珠宮拜玉宸別招孫鶴作新鄰空林寂靜無來客
千載丹楓作老人
麗綠靜盡覺神清對越虛皇煉鶴形采得石楠花上露
研硃自點石臺經
禹步天壇禮帝車星文拱北似連珠空雲不鎖丹砂井
一夜虹光徹太虛
煉得梅花白雪滋鬭元靜夜浴金丹呼龍戲種春田玉
白日山精倚樹看

簡圍靜坐思窈冥清晝只誦大洞經君壇玄鶴忽飛起
琪花亂落風泠泠
天台二月風景新石橋流水起龍鱗美人相約看花去
雲孃洞房仙帳春
六戊八極恣神遊莛閑風隨鶴騎秋上苑看花餘一念
五雲回首帝王州

秋閨思

天上嫦娥也可憐廣寒宮裏夜孤眠早知人世相思苦
不若移居桂樹邊
涼夜簫聲處處過玉樓高起逼天河西風瘦盡梧桐葉
添得西窗日影多
壁月斜明翡翠屏水花零落點秋螢夜闌院淀垂金鎖
獨立蒼苔望帝星
踈櫺鐵馬亂風飄火冷金爐百和銷徑底芙蓉清漏永
不知何事苦迢迢

閨怨一七二十四首

漢女嫁小姊君時只道長年不暫離鸞被未寒揮別淚
思來心事悄誰知
鄰來不去亦何妨行色匆匆有底忙欲向碧桃花樹底
牽回白馬紫遊韁

別來初種小桃花艷蓋今成滿樹霞辛苦遠遊[illegible]底事
半生贏得負韶華

小閑蝴蝶太愁儂作對雙飛趁曉風已逐蜂黃過牆[illegible]
還隨花片入簾櫳

不恨韶光似水流綠他景色自生愁門前幾樹[illegible]楊柳
日日對啼黃栗留

一段春愁未易裁百勞飛去燕飛來房櫳半掩東廂重
幾度山櫻落復開

家住長千白下間黃頭奴子識花顏欲趁郎船看明月
寒潮惟到小孤還

青年幾許護狂遊一種相思兩地愁早晚郎船發揚子
相迎不憚下瓜州

欲向東風訴別因四[illegible]原自不傷春熏籠靠着交疏[illegible]
婀娜濃花惱殺人

新燒鉛粉作春紅[illegible]擁雙蛾淡復濃[illegible][illegible]巧[illegible][illegible]
不知愁裏爲誰容

[illegible]殺聯翩[illegible]馬蹄戲將夫壻去東西歸來繫在垂楊下
踏破春泥錦障泥

新語多情燕與鶯莫勞花底弄春聲千吟萬轉知何益
空使寒閨夢不成

河王雙成奉紫姑自拈香炷禮仙見郎騎白馬歸來日
得及庭花未落無

打殺[illegible]山[illegible]子規風前雨裏幾凄凄如何只繞深閨樹
不向遊人醉處啼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倦倚闌王簫聲歇酒闌珊澹雲還捲初三月
[illegible]頭梨花昨夜寒

曉到黃昏坐到明只緣君去沒心情常時欲寄平安字
[illegible]至人行寫未成

[illegible][illegible]愁容怎地看任他塵撲鏡中鸞腰肢不學昭陽舞
作那羅衣日日寬

生兒不合住京華綺陌香衢見百花雲鬢[illegible]成村婦樣
只教夫壻學農家

翠竹陰中栖鳳凰綠蘋深處浴鴛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巴江水
比妾春愁分外長

故國園林玉樹新路傍休戀野花[illegible][illegible]世上癡兒女
只重黃金不重人

[illegible]母[illegible][illegible]隱玉臺[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深房內閉無人到
忽[illegible]東風驀地來

蜂女歌兒趁兩川回裙掩面[illegible]娟那堪白馬狂遊日
正是青樓薄倖年

愁寂偏多感物華春寒故故入窓紗無端一夜東風起
吹落庭前夜合花
誰識沅湘路幾千夢𡺻夜夜到君邊春光不管愁人恨
故傍楓林呌杜鵑
薄寒猶可夜藏閨向晚那堪獨倚樓最是着人添懊惱
海棠枝上月如鈎
繡線針寒不待拈爐香火燼亦慵添月移花影偏當户
風攪遊絲故入簾
昨夜裙腰忽褪圍清晨蟢子繞深閨春來吉兆頻頻見
定是遊人此夕歸
試掃雙蛾偶便成容華今日倍分明緑楊堤上嘶春雨
莫負吾家白馬聲
見說新隨蜀客船亂漩渦裏下西川瞿塘又向瀟湘去
偏是君山有夜猿
夜漏沉沉似歲長小鬟貪睡懶添香春風漾撼流蘇帳
待妾分明夢一場
接得封書妾自開分明說與伊歸來千回枕上聽春雨
幾度階前掃綠苔
不如嫁與弄潮兒潮去潮來自有時誰似何歡無信幸
說歸長是誤歸期
歷夢春愁懵不醒忽聞剥啄猛然驚羅裙旋繫開朱户
原是幽禽啄木聲
舊栽楊柳色毿毿千里渾忘寄一緘春鴈高飛惟向北
不知遊子在江南
腸斷關山路轉迷房櫳風氣冷淒淒幾回愁倚高樓望
錯認行人到日西
燈不成花夢欲闌素羅衾薄掩春寒忽聞風響秋千索
夜半倉惶出户看
雖緣遠別抱憂煎正合同心到百年莫學錢塘蘇小小
不隨人上販茶船
聞說風濤暗洞庭只將心事托神靈一爐香篆寒星下
學誦蓮花妙法經
月斜風細夢初回日掩重門夜卻開花影亂中人影過
失驚原是小環來
靜夜焚香禮玉蟾杏花涼露濕衣羅幽情不遣傍人解
盡是喃喃細語多
閒喚飛瓊學鬪禪緣何於意獨情悄未酬前世鉛華業
來結今生寂寞緣
對盤雙陸打黃金挂樹朱籠賭百禽不是愛他延日子
免教提起別時心

殘春寂寞似深秋風滿簾櫳月滿樓一捻芳心椰子大
若爲裝得許多愁

春雲彝彝欲遮天滿眼如雲復似煙明月趕回青嶂外
長風吹到畫堂前

淚似花枝雨點流愁如江上亂雲浮淚盈方朔三千牘
愁滿瞿塘十二樓

青春桃李少年時正好歡娛又別離直到紅顏都去了
卻來相對喜成悲

莫入襄陽與洛陽綺羅勾引少年郎歌樓美酒三千斛
舞榭金釵十二行

青樓曲譜怨湘娥半是關山別意多愁緒眷來怕絃索
雪兒休更抱雲和

理得排成坐少時淚痕依舊濕臙脂從今已後無心性
鉛粉常拋不要施

怨女和戎黑水河玉環埋恨蜀山坡佳人薄命頭頭是
比較兒身好幾多

月色花香冢冢來不容些子暫開懷子規啼血方停舌
芍藥移陰緊上階

生來自愧不爲儒斂手逢人忘起居空有一腔離別恨
倩誰脩作萬言書

新愁舊恨積如柯欲訴還羞復不禁安得越禽秦吉了
替人終日道勞心

雨態雲容惱殺人虛無似夢復疑真陳留子建多才思
莫向江皐賦洛神

春來遁是雨兒浪卻又開門見日光欲啓朱奩看明鏡
逾風半日不成粧

對花誰與擲摴蒲自倚危闌到日晡愁裏漏聲遲欲咽
目傾新水入金壺

記得兒孫樂事多女郎同唱採蓮歌紫騮嘶入落花去
奈此空閨日暮何

通從要與壽爲隣況復炎涼世態新不用爲他煩惱得
阿歡原是諳舊人

爲怯琵琶不忍聽龍香撥子暗塵生東墻怪底春風過
又是鄰姬按玉箏

細展占書幃閣前不知遠起定哥遠馮誰斷得郎歸日
願與金釵當卜錢

遶天月暈一環紅明日商量定那風想怕玉娥心緒亂
故教閑住廣寒宮

已許紅絲繡鏡囊更饒金粉拭清光鏡中神聖知人意
托夢兒家白馬郎

遠意抵憑遠語傳幾回臨起復纏延天長白雁斜飛去
知在南雲若箇邊

黃昏也待晴些些月影撩人故放斜簾幙數重花萬疊
愁不可畀不能遮

畫罘鸚鵡日喟啾白與離人替說愁戲擲批把打金羽
也未失後憶奴否

世籍文星苦不齊戊辰生死值孤栖大都離合原關命
造怨車輪與馬啼

朱簾寥索捲簾鈎日裏狂風夜未休花底渾來吹蠟蠋
也知人淚一般流

愁裏飛花一夕空寸心無那倩神通閒闌不省文王易
卦落誰知吉與凶

便擬招魂誦楚詞何緣生別故遲遲試學巫陽些
偷把鸞釵挂竹枝

春宵誰道直千金妾獨愁多思不禁花月只消長愁恨
管絃惟有更傷心

昔聞仙客好幽棲除卻青齋俗似泥生世不諧還遠別
妾身何異太常妻

百年夫婦本同心倚愛新憐就裏深料得君非題柱客
枉教人賦白頭吟

少日雙眸炯動人倚風回顧頗生春無因暗滴相思淚
減卻秋波一半神

午夢驚回是不誰阿奴偷撚紫簫吹寒聲未斷腸先斷
怨曲將成淚已垂

過眼年光總是愁嫌春春去淚還流荷香柳影淒涼夏
月色蛩聲冷淡秋

碧草初看上玉階飛花又見點蒼苔年年好景年人願
懷抱何時得少開

繡閣朝來興頗新試拈公案斷餘春花言巧語渺間燕
舊管新收鏡裏塵

怯雨愁花過一春嬌娥半是女兒身朝來添伴鬥芳草
門外大風吹倒人

玉臂無人點守宮戲拈花瓣點紅痕忽被風吹落
彷彿猶存是夢中

一從君去負芳春幾嘆容華促妾身也似人催微帶另後
蕭條不如卷中人

供佛清齋析露葵課經時洗白蓮池雲鬟總付金刀剪
頓是山菴苦行尼

班姬紈扇奉餘恩蔡琰胡笳墜虜塵此命一生如紙薄
好和孤妾是三人

夜雨偏傷獨睡情芭蕉點點助寒聲分明隔著窗兒紙
直向心頭滴到明
村巫市媪莫相過聞汝深中術數多心似後園金井水
從來不會吐風波
採桑謫伴出城隅不謂途逢使者車錯把明妝照墟落
賺他駐馬久踟蹰
三以雜家志未堅閒雲齊句滿江天舟行若過巫山渚
未句蓬窗白晝留
枉捲珠簾十二鉤一身何用許高樓桃花流水隨郎去
只是漁家住小舟
寫得蠻箋數十言緘成不寄淚如泉瑤池欲借西飛鳥
帶到湘靈錦瑟邊
窗紗雲影作梅霖冷蕊香凝案上琴幾日生疏絃上手
愁來無地着春心
心如金鈿只須堅歸早歸遲總信天差聽幾聲簷外鵲
朝朝江口望郎船
高堂朝夕奉姑嫜冬裏溫湯夏扇涼不是西山寒日薄
只拋孤妾亦何妨
悞逐單居一味禪丹光如月靜中圓人間若有蓬萊島
也合乘風作女仙

無非抵死隔關山君箇牽纏久未還二十五程荊楚路
順流江水霎時間
臂上紅絲錦作符竈前香火玉爲壚無人爲起凌煙閣
畫作紫姑仙女圖
欲掃鸞箋寫綵雲惟將心事怨夫君蜀山花竹湘潭雨
杜宇春深鬧不聞
嫁逆采[illegible]母家仰[illegible]難守負光陰村妹野媪無風致
也解閨繡怨浮砧
青[illegible]日欲西黃梅雨裏鷓鴣啼江南氣候春來惡
莫怪寒聲助慘悽
生兒豈免涉江湘身世無成恥故鄉人事由來多錯忤
知君不是故相忘
遠路迢迢水隔天流光冉冉箭離弦誰憐自築青陽室
學煉還丹駐少年
薄命只成枉嫁郎嫁來三載守空房鳴鳩語燕皆求匹
秋菊春蘭各自芳
翻羨南鄰賣酒姬近來嫁得住家兒何當蕩着風波性
步步相隨不暫離
金屋長年貯阿嬌好教虛度幾良宵尋常百姓人家女
也向深閨怨寂寥

楚水吳山萬里餘兩年方見一封書都來費得[illegible]牋紙
河処春江無鯉魚
水井青梅傍短墻誰騎白馬傍垂楊撥雲潑雨來相擾
不是巫山窈窕娘
洞庭暮雨起春波翠旆金鞯帝子過遥想泊舟明月渚
夜深欹枕聽雲和
放著南來北去舟江波〃任也東流良人解有西歸日
可道相思到白頭
濯錦江邊楊柳條浣沙兒女誑裙腰子規啼罷春花害
騎乎青驄萬里橋

瞿塘猱聲天上哀白帝城下水如雷百指涉渦人能覺
莫着郎船八月來
湘江女兒單紵衣娥皇廟前歌竹枝春來只會鬧相惱
不管人家有別離
客程愁雨復愁風君意憐儂却忘儂把似相憐不相忘
只消那轉馬頭東
歲歲年年君去家年年歲歲樹開花年年君去無消息
歲歲花開感物華
寂寂寥寥紙半張嗟嗟唧唧淚千行言言語語空相憶
[illegible]若頻頻更寄將

別[illegible]過於別緒濃背身斜着倚東風庭前偏是春花樹
樹樹花開枝上紅
對月[illegible]風不自由都緣觸景便生愁春來總是相思夜
夜夜相思月滿樓
將上街頭好樂回連連去語道來來當樓素月明於練
一任房櫳徹夜開
[illegible]調朝來嘹喨山奚帝先替錦囊還銀鞍隱隱穿青柳
[illegible]淚滋滋濕玉顏
[illegible]鉛數日不曾施貼翠塗黃只半時為報小環休寫月
且教留着[illegible]雙眉

相逢錯愕喜傷神臨到相親且未親清夜已涼猶秉燭
對君疑是夢中人
執手翻成喜極悲到來嗚咽淚沾衣流光去去不相待
落盡春紅君始歸
去年記得打春牛夫壻歸來上翠樓醉把春泥揮綵筆
引致春色上簾鈎

西菴集卷之十

舊嘗見劉樸園大參題先生詩後實其格韻高粹而
惜其舊作多散逸謂由世鮮好德之故蓋其所得於
嶺南味玉集中纔七十餘首爾乃今僉憲張公所藏
諸體略備篇章凡若干亦既富矣而序說之旨若出
一口何哉夫博雅之士於時世玩好充斥華第視誠
不啻若商彝周鼎制度高古文采煥爛求之每患不
得得之每患不多心恒若不足焉劉張二公雖嘗過
先生之地而世數相去已遠於先生之詩同然好之
並以不見所業之全為恨非所謂得之而心有不足
者乎兄太理陳公太守林公皆先生鄉人老成典則
尚在心目敬而愛之欲廣其傳宜凡此皆不可以
俾而得之於人也他日得寺先生全集續當刻梓以
成一家之言俾後世考見
昌朝文章之盛則人莫不知之今刻凡好德如諸君子者
盍不爲一快乎

溫山 十一 [illegible]徇題

跋明活字本西菴集

西菴集十卷明孫蕡撰蕡字仲衍廣東南海
人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此活字本半葉十行行
二十一字版心上方有弘治癸亥金蘭館刻八字
前有弘治十六年吳郡張習序稱言篤齋西菴
集一帙諸體稍備較其友所鑑為十卷是知
此集即習所編因就吳中刻之當為蕡詩最古
之本矣按文淵閣著錄為九卷四庫提要言詩八
卷文一卷與此蘇葉初春選其卷第現此不符
余酒湟東方文化會館得兼本覽之乃萬歷時
所刊有蔡汝賢序因以兩本互校兼本詩凡八卷其
前七卷次第略同惟取此本卷七中朝雲填林夜
宿二篇別出為卷八又增入祭灋文等四首為卷
九其於各卷詩什初無去取而標為選本何耶且
不獨此也此本七言律詩二卷活字本為卷八九萬歷本為卷五六以萬
歷本詳校不特詞句大有差殊且篇什更為懸絕
因手勘終卷此本有而萬歷本無者多至九十一
首是此本不僅以稀見為珍其湮淪遺篇足以
補閱本之闕尤為足貴也戎錄七律所少近百
篇安知非梁氏選錄所遺何所據而為之增益然

余倘稽久惹又加七言古詩以及歌行樂府近體
之屬以之本相校篇乍未嘗減有何獨於七律嚴
加芟汰其為原刊無疑可知矣蓋葉氏亦知所得
未為完帙故特題遺本以掩其迹耶設非親見此
本寧不為所欺耶考黃佐撰著傳言詩集為
門人黎貞所編五言其當付刊梓余意張氏在弘
治時距洪武僅百年其從藏舊帙致葉氏所編殘
篇什視他本為備惟以限於雕資傳布較稀至葛
麻時已不可得故就原精鈔帙再以付梓數首此
失耳至葉本之詩為此本所無者有七律二首七
絕五首其緣何本補入不可詳矣同年
董公綬金癖古嗜書與余雅同好而頗書不惜
重金獲此書於廠肆持以相示余生平於金閶館
話字本惟見范石湖集尚有關參為李樹微先
生所得至西菴集則向未聞知板式多日鄭重
歸之已而心識其異不能釋然於懷因復為一
瘢之請由是旁參群籍肆志丹鉛乃於兩本之
異同灼然其見設加重加致覽寧知其含奇蘊
寶乃至如此耶余嘗謂凡得古書必廣蒐眾本
尋討源流博觀詳審方能辨其良楛若忽忽
過眼如反相觀人鮮不失之交臂近世南北以藏
書名者亦不乏人然真能讀書者殊不多覯偶
有所獨鄙於此豈之哉
公為藏書而兼讀書之人覆此書始末以告於
公又為此書之深慶得所也
歲在庚辰三月既望傳增湘識於藏園

友石先生詩集五卷

（明）王紱撰

明弘治元年榮華刻本

王舍人詩集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紱撰。紱字孟端，無錫人。別號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洪武中，徵至京師，尋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卒於官。事蹟具明史文苑傳。集為其子默所編，又名友石山房集。前有胥榮王進序，後附韋昞如胡廣等所作行狀墓表。紱博學工書畫，所作山水竹石，風韻蕭灑，妙絕一時，說者謂可繼其鄉倪瓚。其詩雖結體稍弱，而淸雅有餘。蓋其神思本淸，故雖長篇短什，隨意揮染，不盡計其工拙，而擺落塵氛，自然合度。都穆南濠詩話獨稱寄別妾婦者一絕，則僅叉面目，不足以見紱之長矣。

王舍人詩集序

故中書舍人毘陵王君孟端自少以聰敏聞好讀書喜吟詠而尤工山水墨竹中更多故厄窮連蹇於羈旅道路之間者十有餘年其後乃用薦以善書選入翰林者又十餘年始得拜官未幾遂以疾殁于
北京之官舍嗚呼其命矣夫君爲人負氣節狀貌奇偉襟懷灑落其平生於人無所屈雖工於畫遇知己輙縱筆揮洒無所恡往往至於入神造妙有不可於意或非其人輙白眼相視至詬詈弗顧其爲詩觸景撫事即形之於言隨其興之所至情之所發初不計其工拙而自合矩度其所著凡若干篇君沒後若干年其長子陰陽訓術默持以至
京師請予爲序嗟夫詩之道大矣以其時之高下世之治亂而音調見焉是豈細故也哉古之人嘗因此以觀世道尚矣君之生也幸際
國家無事泰平之時以得有官于
朝假之以年則其暢厲奮發見於和平之音以鳴當時之盛者宜何如其至耶惜乎其僅止於此也君諱紱孟端其字其別號曰友石生又曰九龍山人云

永樂二十年壬寅秋七月下澣

翰林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兼脩

國史廬陵曾棨書

友石先生詩集序

士君子以一長遺名於世必其苦心焦思用志不分乃能超出凡庸而造夫微妙其所不經思慮而奇絕卓異者則又天資之美學力之至而非偶然也無錫王君孟端自幼負瓌偉之材遊學邑庠時鄉之先進若四輔官周士平侍讀學士王達善長史錢仲益教諭呂志學引禮舍人俞長源輩皆以詩著名于時孟端窮經之暇每相過從倡酬賡和甚為諸公所稱許尤善於繪事長江遠山叢篁怪石隨意所適無不妙絕字書深得鍾王筆意雖兼眾長然當揮灑吟詠之際援毫立就未嘗見其凝滯也後被逮屏廢遐陬十有餘年而寓物寫懷發於詞翰意趣益工以知者薦授中書舍人玉堂儒碩咸器重之焉永樂丙申以疾卒于官舍其子默裒輯遺藁得詩若干首彙次成帙題曰友石先生詩集將壽諸梓求余序之余自弱冠與孟端步履雖中更暌闊後復同仕朝著情好尤深今孟端不可復作有子表章其所著述以傳於久遠可謂能繼志者矣茲承其請寧可以蕪陋辭余聞詩以理性情貴乎溫厚和平固不以藻富麗為尚也今觀集中長篇短章春容爾雅無斧鑿痕而理

趣庶莊盖其心志坦夷故詞語渾成
而不假於琱琢也然非學識之超邁
曷能臻於此哉並稀名綴友石蓋其
別號云
洪熙元年龍集乙巳仲春朔日
翰林院侍　講承直郎吳門王進汝
嘉書

弘治元年歲次　月辛丑科
賜進士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知縣藍田榮華重刊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一

中書舍人錫山王[illegible]

白華美孝子也

彼白者華維色之潔彼美君子脩德孔哲脩德伊何
歆親之忱　彼白者華維色之純彼美君子脩德孔
仁脩德伊何以安厥親　厥親在堂既悅且安旨酒
稱壽室家相懽朝夕在斯外慕曷干　君子之行莫
洗乎孝是曰順德有祥名教子孫百世是則是效

白華四章〻六句

瀨水美仲瑛也史仲瑛能紹先志故美之

瞻彼瀨水其流湯〻有美君子築堂于傍厥〻孔臧
受天之祥　瞻彼瀨水湯〻其派有美君子築堂于
丘厥德允脩受天之休　有澤可漁有丘可鋤我堂
我居先人之廬我樂我志先人之書　惟尔先哲植
善有基〻于為善而無自欺爰及後昆乃慶之餘
後昆振〻德鍾于門繼尔先志此心常存勗哉敬哉
薄俗斯敦

瀨水五章〻六句

五言古選

雜詩

鴻鵠志四海燕雀賀棡端四海一何遠棡端亦以安扶搖豈不集蹄狗諒尤難鍛羽喧朝景安得追風翰俛啄蕭艾間仰視天風寒斯舉咫尺足何必萬里搏撫已宜自卷勿多身外干

其二

志儻伎哽咽情懽酒忘醉如何飲食間憂樂竟莫類達人無不可一以理自會時序淪燠寒晨昏互明晦苟能守吾中外患亦何慸忠信與篤敬乃足窮尤悔賢哉子張紳吾當永爲佩

其三

秋旻露氣白初陽濟無暉群雞正亂叫棲禽猶倦飛我行適中野躑躅烟路微蒼莽荊榛深零露霑裳衣去〻既寡懽惻〻中心違交忘諒難易知音古尤稀惆悵復惆悵拂旻吾當歸

雜詩

楚人獻奇璞號泣足見傷宋愚得燕石十襲固以藏至寶終自白死辨歸糞壤遺時自重輕沒世誰短長俄奄乃赫〻孔孟旋遑〻仁義信迂闊功利足富彊舉世已如此念之熱中腸

其二

雅樂古而澹其如世不好鄭殷何淫溺四座舞且蹈感慨既異致善惡難頻數論天苦幽玄紛〻[illegible]

於寬所享苟羔誠罪福想類倒立身豈無術理物良有道嘗聞舞干羽苗格罷征討

其三

淒風西北來時序屬秋暮林野何蕭條草木怨霜露霜露亦何心大化運行故須臾剝嚴冬堅冰日凝冱蛟龍已沉淵蟄虫亦坯戶塗我林下屋梨栽擬上市陽春望〻遠游吟善調護

訪陳羽士道寧因贈

我生樂夷曠幽抱常冲虛偶遇京華塵不異林泉居時來訪仙侶相與論道書凝神入無象妙覲天地初物我既莫立氣謂形尚拘吹笙碧桃春天風動霞裾孫雲度碧落六合乃吾

廬州門感舉動從〻將何如

雜詩

家有三代器寶之金玉重考制謂尊彝求形類拙銹文駁歷斑駮光潤豈磨礱所嗟去古遠未足適時用什襲錯珍藏棄置相伯仲終有好奇者相[illegible]爲玩矣

題悅心卷

人生貴有養所養將如何推以養吾心一善靡有他俛仰苟無愧靈臺藹天和噫彼孝昆人嗜欲何其多所養亦以異紛〻詭風波仁義實備參千載吾師軻

公子得野鳥

公子得野鳥來自虞羅中羽毛何爍爍敲音復嘤
嘤勁愛日為戲殷勤野雕鶚鶚豈不貪勝彼荆
棘叢飲啄就左右乃足安微躬野鳥性難馴飛撲
允忡忡此類思支同永濃懶與稚孰知野鳥苦嵇
悅公子家

為翰林兪樵沈氏別題樂琴書處

沈君構華軒藏書復藏琴書以載古道琴以傳古
音古人不可見唯此慰我心心既自悅外慮俱
消沈沈生深竹淨日轉高梧陰弦誦為世守矣須
潏茂今

送拐浮節

我適桑乾歸君獨五溪去飄流若萍蓬何由復相

遇迢迢江上山歷歷烟深樹後夜月明時相思渺
何處

其二

載栽不相見一見驚復喜翻思兩地情音問隔千
里宿雨晴洲渚飛鴻度江水孤棹即飄然離愁又
重起

題秋菊軒

九月霜露零秋氣已云肅草木盡凋瘁而有菊下
菊燦燦如有情盈盈抱幽獨我欲餐其英奉之不
盈掬呼兒具雞黍白酒正可漉意心二三人於焉
敘心曲陶然付一醉萬事亦已足詠歌崇乘詩千
載有餘馥

瞻雲軒

慈親日已衰游子日已違路阻千里脩心逐孤雲
飛雲飛想其下輕陰覆庭闈何由獲終養日舞斑
斕衣王事靡有程歲租爲言歸望望徒自傷暮景
西山微

為張生寫竹

生也饒弱齡骨氣已挺俗青衿三尺強對客瑩如
玉頗亦好清事擬我永寫竹我方困塵途惝把若
頻煩輸墨文久遠硯岐筆已禿擬渠意甚勤聊為
掃新綠生能會我心進益必宜篤切磋與琢磨更
請歌淇澳

味易齋為周叔訓賦

摩味入所者予獨味於道味道夫如何饑經日窮
討大而天地外細則秋豪抄所遇各有味咀嚼期
了了至味不可言惟應自知好非若亦亦甘忘飢
復忘飽潛泊養吾神恭和沃吾抱長年味斯亦兀
兀不知老掩卷坐忘言兒以庭前草晴光宿雨收
遠色連天杳咄彼蒭豢徒胡為養其小

潛雲巢 大學士黃君嘗命僕作潛雲巢以為 共尊翁先生嘗潛微詩選賦

有客居東山結屋山之隈林深鶴芳潤淸陰蔽庭
除泊然入無悶與時相卷舒自名潛雲巢其志將
而如雲以頓從龍巢以庭鳳翔及淑際
昌運嘉應良不虛鳳既上

阿閣和鳴向別懷寘乃惻悲壽聊回工錄無語學
巢與由負此
唐虞時

寫墨竹與
蜀府明長史贈別
相逢意方洽相別情尤難臨歧勸欲有贈唯此青琅
玕矯矯蒼龍姿濯濯丹鳳翰卑茲拔俗韻高挪清
雲端願言君子心冰霜同歲寒
寫竹贈王孟翊紀善
昔我王子猷襟懷淡而冲獨結此君好好久情愈
隆不可一日無好愛金玉同有竹氣宜遠青令通
主翁我亦抱孤癖豪縱託幽叢邈躍邈難繼與君

抱清風
寫竹寄贈顧教授祿謹中
秋聲起巫峽瞑色迷湘渚悵望千里遙佳人渺何
許幽期邈難作欲往復延佇中夜獨遐思西窗颯
然雨

寫竹寄琴士張廷吉
美人昔相見爲我鳴瑤琴初彈別鶴怨復奏孤鸞
吟捲抑其餘意華堂夜沉沉涼月照綺席靈飆度
瓊林一與美人別令我憂思深塵氛日盈耳何由
滌煩襟我欲栽解谷遠諧美人心六律既已調霆
陽翕葉陰美人如見與先此通微悅相期洞庭野
共奏鈞天音

題成趣軒
桑麻日已長稼穡日已成門巷蔭榆柳簷屋綠卑
爲生平奔營爲遂此田園情衣食苦不乏公賦尤
寬平擧家情欣欣澹然忘世榮力作雖云勞濁酒
時共傾豈意市高尚所樂安吾生

盆種黃楊
黃楊乃嘉植所尚多產之番柯起百尺小除猶拱
圍作器不沾垢梳具尤其宜故人有好事金珠遠
相遺厥高僅盈咫性不渝分厥置之背當叢何由
別奇姿說孫種來久十易寒暑時顏色固自好長
茂何遲遲賦性恐或異雨露寧有私曾聞戶於閩
此理疑見欺水土說盆盎滋養良可知嗟余久稱

實料此心神怡親之君宵交愛護如嬰兒清晝夏
書几良宵露塔擁時時爲灌溉元氣猶淋漓柔草
爲芳潤孫枝尚撑拔敢言保貞操與世相推移材
良名斤斧曷用抑膏爲雅應處岩壑庶可全天資

題清適軒
倘餘泳涼淵勁翮凌遐空命分不可易出處諒難
同達人會斯理委順安厥躬外嗜既莫奪襟懷澹
而冲蔡君夷曠士養素烟霞中軒居向湖水几案
羅奇峰開樽待明月展席延清風心閑體常逸神
元氣歸充惟以適所適寧煩計窮通世誰參昆人
胃進何忡忡患得復患失外災內心賊悠然蕙高
躅無由得相從

琴室為林典樂賦
楫開揭簷齡床上横玉琴對客来成兲令人先欽
諱地位近彤㕔門逶幽且深瑞草露盈砌琪花香
滿林應知月明夜時有鸞鳳吟我来偶相訪蕭森
晝沉々為敲一再行泥見名軒心靈聽度餘韻祥
烟散微陰氣和體自適神静心愈欽曲終莫敢問
訝是鶴天音
送秀才歸江右
京國久為客悵然懷故山孰云之知己念親已頹
顏窮居恥明時曠違良獨難曰思衣錦榮何如綵
衣班空江一鳥度遠道孤舟還分手漢陵佇極目
蒼茫間
送端木貞外孝思養病歸溧上
都門已設祖冠盖聚朋儔讌别未云已駒徒羅消
周大夫何賢哉寵被
君恩優為郎列仙署兲翰登瀛洲
内帑出
賜衣太官具時羞盧懷戀
闕心補報嗟無由柰兹抱病質羸躰怯已秋上疏
浔
優許養病還舊丘々々况
京甸咫尺溧水阪依々泉園傳嬌々排拓樹頹齡
尚可駐餘生浔安休悠然遂高志那㲠生離憂於
時正陽月霜寒水痕收風[illegible]瀁空碧浩蕩滄波鷗

私懷徒嗟羨速駕安可留[illegible]
題梅花
結心已鐵石陽春怨先布[illegible]英寧能慶霜
露潔然絶世姿幽人[illegible]如徐陽花池館資
[illegible]與緑紫[illegible]春風開亞高車馬
日馳騖逐令貧者心[illegible]知遊冶人誰
復重貞素流[illegible]古[illegible]雪空江暮清香不自知
豈意人相傾
題静庵巻為黄學士乃尊作
永嘉有高士蔡纓舊名門耆年隱
昭代有子承
君恩絲綸慎所職容劬居詞垣黄裳揭忠盖雅思濟
九々先生遂高志悠然樂田園種植森且繁芝蘭
滿階軒沖懷澹無慮隱几時忘言山光散餘霭水
色明朝暾句得静者妙豈云𠪚塵喧
賜金屢歸奉日以供盤飧時々叙隣曳倒此花下持
酒酬念
忠津一々相與論中心增感嘆永矢惟弗諼嗟我静
中意乃有仁者存高風振千古里俗遽移敦
代作送卓氏逸歸浙東迎養
憐君懷親苦我亦别親久千里隔庭闈孤雲幾迴
首君今得歸省而我尚株守惆悵送君行潸然淚
盈手春潮漸水船夜市蘭陵酒到家春未闌園林
正花柳風飄萊子服盃獻緒桃壽此志君已遂此

樂我何有我亦欲效君末卜如君志

題思本堂

吳生故鄉來相見出詩卷自言構新宇思本揭堂扁所哀怙恃思造物苦多外仔止既莫及罔極情難報託悼孤木悲對客淚常泫傾言求名筆幽光庶揚闡時時一披覽或俾哀悰遣嗟余久流泊名畀相復頑拙出門辭謝弃四終難免嗟哉吳生賢所志匪淺淺能存孝悌心悖理固應鮮惟恐人弗思能思方為善况復思務本本厚支自衍慎勿事虛文浮華肆誇詡慎勿無益思戚戚徒悲惱所貴在立身名揚身益顯晨動為生言進善當自勉

蔡芝林為湾公進求書翁遂題

蔣君我未識知詩能延賓徒游蔡夫子是可知其人謂我隘而介傲兀長居貧尚耽山水癖景編掃嶙峋一介不以取尤難輕交親片紙嗜可得吾將永為珍夫子為之請一一重吳陳仍村君翁來求瀟湘江春我方習吾靜天將浩無垠適聞夫子言笑落頭上巾丈夫貴知己誼合情使真焉能太吾志寧謂非吾倫况聞君遠祖三達掄隱淪清風千載餘遊踞君能遵遺箋一揮灑翛翛見霜筠交加林影間閒閒月如銀時方凉雨歇齋居絶纖塵細為懷二仲安能與之隣聊翁送夫子衣袂凌風振為我先謝君幾酒宜多詢秋高月明夜直造君寧嗔

太常少卿[illegible]巖先生

巖何巍巍卿雲日復聚孕秀鍾奇才靈氣萬以紫宇已開追蹤能匪貴交巢許文章翊昌達禮樂佐明主陽回赫寺春月滿衢金午尊欲佐崇秩學力在稽古自謂牛馬走賢凡性尤魯鈍慚悶學心碌碌肅足數徒切壽似牆無由造堂戶居然成泗鮮久矣困焦土願公岩上雲化作天下雨

寫竹贈寧紀[illegible]

霜風動萬秋草木抱憔悴惟此幽篁枝含翠終自得脉心卷[illegible]氣勁節凌寒色持以贈君子願言如令德

為姚生題終養堂

姚生義昆季孝養怡親顏嘉味極甘旨彩衣舞斕斑憩息堂下帘斜陽落西山所思惟終養區區百年間百年復能幾離會尤相関來日良可愛去日難再還丟哉孝子心及時常追攀嗟余命鮮怙恃早已艱何由奉百年未得供一餐因君欲題贈使我摧心肝

題萬安山樓

山高樓逵臨山深樓逵迂來樓雖云登覽勝尤足娛飛泉落林杪好鳥鳴丘隅散逐天風還身與開雲俱日夕行負新烟深望吾廬得失既莫較孰知賢與愚嗟哉朱門富貴將焉如

題義方書舍

我昔童丱時家塾紀許靡勤夕常趨庭聞斜學詩
禮祭何綫弱冠畢已失怙情論言何由附定肯不
復埋徒悵風木悲沒齒殊未已及余生以離析以
此宗祀既欲承箕裘當今業經史無何戕多故論
戍何遑鄙逸父子心傷越數十里惟恐有存沒
不暇較賢否淵源無定居歲月動盈紀幸余初還
家無恙均蒲善跟踏拜我前並立有可比對賢總
成人愚騃誠可耻大兒僅識丁惟足代耕耔小兒
復寂擁真乃肰犬耳近令親筆硯十日書一紙我
病痛責渠隱悉撫中止吁嗟我平生父子乃如是
抑否義方訓諸郎盡賢嗣芝蘭滿階庭玉樹發鼻

凡歲時行慶稱壽羅拜賜嘉賓每過從迎立異
甘旨侍家務諄厚動必蹈前軌躋彼天倫間藹吉
和風裡藹拄司數茅雨露光凝〻縟條蕉山實令
昔良可儆所云陰德德謂之自茲始推興家政齊
可致風俗美詩成發三嘆悅我曷能全定維頌君
賢尤留示吾子

題孝子曹鏞卷

曹君本右族乃是武惠孫孝義出天性解般恭而
溫念昔父早沒而獨母氏存母子守清素終身弟
與昆窮居力弗繼菽藿供甘旨時有好善諸有女
願與婚既以承祭祀復悉奉晨昏宗何願底立母
老病且將近醫及請祈徒然自趨齋母病日已劇
惻〻心憂煩於爲割其股調和羹成饋一啜病即
愈依然對庭闈後來病屢作夫婦相與言存三不
封肝開若驚心視老天念其誠遂使母子完曾從
視其傷肌膚尚留痕母壽盡天年此心可無憾至
今問其故對客發猶吝謂孝子心勇爲過孟賁
殺身以成仁仍茲罔極恩唯知母所重此身何敢
論世多不然前此議爭嚴峻
聖朝崇孝治特爲旌其門要徒事獎勸要使薄俗敦
吾知孝義名千古留乾坤

閒居與洗脩撰小酌寫枯木竹石遂題

我本山澤臞棲身伴樵漁譯承翰墨選布衣登石
渠朝野孰不異依然樂閒居地位近

清禁事眾人迹跡遂令公宇中乃若幽人廬蒼蘚
上堦砌竹樹羅前除匪惟宜壺觴況兹有琴書文
會不待速朝夕與之俱俯仰皆自適此樂指爲如

題耕讀軒

出處無異同此合亦云異君子適其宜窮達歸一
致世禁我豈薄先業非可棄復恐書心違塞路同
頗濟井田食盡力讀書樂吾志欣〻一家親朝夕
寡憂慮俯仰為自得外慕奚足儲鹿門非求安南
陽豈忘世古人不可見惟將古心契

過洸脩敍留酌醉後書贈

孩趾無可往凡然生隱憂我性本簡拙出門寡細
緣感君獨知己情真久交遊况兹相近居來往常

逕留吳淞散埋聲盃酒庸劇酬供具印冊有無煙
倫對羞似然各盡醉不忮亦不求人生契合難数
造君毋尤

題畫

芳春始云邁倏忽驚素秋志業獨未就歲月不我
留翦茨渺難託寫此林塘幽喬木蔭苔逕孫亭倚
清流悠然故園想詎敢為身謀含情契泳未度或
宜神遊

雨中過歐陽編脩館題竹木畫上

我生本窮冥况抵久羈旅偶君亦心人來往過賓
主秋聲動高樹暝色渺烟渚孫館坐題詩蕭蕭上
風雨

題松鶴軒

吾宗有令弟兩志樂夷簡哉筆逃兩
京襟抱常坦坦自言外祖翁素不治資產平生有
硯田耕種同渭濱揮毫凝羲獻伯仲固無朝前輩
雖薄宦名士交無限所居有長松蔚蔚張羽蓋上
有雙白鶴對之怡歲晚吳興趙公子書價重圭璧
為寫松鶴軒騫翥龍蛇縮翁今久仙去往事不可
挽軒居成丘墟軒扁獨遺板青松未化石白鶴去
不返追昔成夢寐令人深長潸求君為寫圖庶幾
叙可劇君當憫其情不敢數催儹我亦重其請不
復辭以懶欣然為一揮庭宇已蕭散頃臾點染成
高致如在眼急須劚吾筆沽酒奉盃瑤九原如可

作翁亦笑而莞

為徐學正曦叔寄題其尊翁晚香卷

徐君素高尚雅志難適俗慕彼紫桑翁種此籬下
菊黃花秋正繁白酒時可漉一觴聊獨傾三嗅仰
翛翰有兒抱遺經典教瀛溪曲迎養固靡遑時奉
千里祿較之五男兒此事亦已足何當結比鄰歲
晚相往復

寫畫題贈桑性初歸吳

我家住錫麓君家住吳城相去百里近一日孫亦可
程君才日方茂我鬢日已白相逢一笑間共作
京華客君今忽歸去別我將長征懷戎舊林巒寫
此丘壑情丘壑不可戀宜著青雲志長安三月春

沽酒侍君至

五月蒙
賜衣五端

自知素寒劣謬忝列近
侍執云裁筆動
清禁日無事
聖心念長夏
恩以絺綌賜感激既盈襟持歸復滿笥
光榮動鄉曲喜色見僮婢服之固難忘無補猶深
愧

偶成題畫

玉署坐涼日野人恭簪纓謬以游翰職遂得陪群

英踈雨潺東旭嘉樹蔭西清樂叢舘閒靜悠然抱
閒情於烏兎蒙素嬲谷紛縱横幽逕邐曲岸鳴泉
逆孫亭同遊圖未暇寓目猶可并非才㭗何補生
辛永　休明　二

獨善堂爲施惟政賦

窮達雖不同在我固無累獨善兼善此道一而
二施君耆高尚衡陽久歲器雖曾佐花縣牛刀所
小試未幾即歸休自謂獨未至慕堂面南嶽相高
争氣勢講道通天人讀書能經濟遇當達
天朝掄揚明至治不見有寒士躬耕豈忘世幡然一
旦起懃澤蒼生故君今已頭白
明府豈隨俗頹言發其蘊青雲皆高志勿效梅々入

林居事幽致

永嘉勝槩卷爲黄太守賦

永嘉古名郡山水足流賞于謝舊登歷境在人已
往遺蹤不可攀千載徒延仰黄侯來牧守政暇變
西爽邀人繪成圖歷々如在掌風光樹蒼翠海氣
天沉濟松塢出禪宫花汀隱漁榜峩嵯接屋青㵎
抒連村響樓臺俯崇墉阡陌遍膏壤坊佛行春時
草歌散袖襫懃余綴遊藉滄翰近
天地披圖諒難師神游起遐想

題畫贈李醫士士文

卷冊坐虛館何由剞類齡群物固所賴奈此白髮
生攙瀕聊自適寒慢當前楹凉風颯巳至庭柯落

秋声天空暮雲遠日落過山横擬㨾託表々思々
塵外情巻之聊遺君非敢作報瓊

平易齋爲李先輩賦

李君素闇遺襟抱常坦夷富貴與貧賤此志終不
移蕭然一室中和氣藹春熙歷險思詭遇校之孰
爲宜

重過劉竹溪孟功

昨朝復今晨造君何其頻我來適我暇君喜良不
嗔話言有餘味所樂皆天真都城十萬家踏酒情
偏親

臘日梁楯撰用之以還家初散㸃宸朝七字
爲韻命賦七首選字

大化無停機寒暑如循環歳華忽云㫖陽和亦巳
還人生百年内憂喜互相関顧匪金石姿安得長
朱顔達人會斯理意與雲俱閑聞道愧獨晩衰也
吾何歎

家字

憶我童稚時鄉儺競喧譁自從别鄉縣歳歳天之
涯俯仰能幾時西景忽巳華今年在
京國臘燼泛流霞酡顔發高咏悠悠興何賒
皇風無遠邇四海同一家

初字

寒旭上東觀殘雲明石渠嘉平錫華宴歳入承明
盧佩珂肅西清韶音聞笙竽自顧草木同㦣被

仁風盛執知四序周正莅萬物初報
國之經濟白首徒嗟吁
散字
八蜡開古禮臘日在茲旦迎祭思報勞貓虎爲田
惪
懸與李郊原校獵旌旗爍獲禽之緣式震蕩妖氛散
上以共乾豆下以具賓饌時雍年穀豐河海永清
宴
紫字
十五初志學性頗嗜經史謀生計已疎豈復覲耒
耜自期德業成拾芥取青紫中年遂蹉跎五十始
從仕邑從遊兩京伏臘已三祀寸勞不能效竊祿
抱溕恥
寂字
瑶花已三白臘戌當茲晨田家願豐稔對此尤欣
欣歲功已云畢斗酒叙比鄰共言足公賦擊壤同
堯民惆予不耕者承乏侍
紫宸素餐不見尒惟慼卽
皇仁
朝字
我本山澤民浪跡隨漁樵豈意家齒錄置身事
清朝翔居翰墨場交好皆英僚歲時遇伏臘詩酒常
見招壯懷固浩浩白髮何蕭蕭聆來日雲漢寂然
神弥超

送炯廿巷之寧波都綱
師本學佛徒而叔㣲從仕儒墨雖不同崇教各鳴
世泝流求其源要亦無二致
皇朝設僧司級爲官府例自非名勝流此職良不易
師今預茲選錫
命辭
丹陛都城雪初晴越水春將媚齋餘只翻經公退
但哦偈難忘
此關心處演西乾意漸予老無成素餐麼啓鎔終當
汝李真共結方外契〻
爲游伯璞題鄯觀卷
靜動日擾擾何由止囂煩我心一以擇庶或澄其
源天高四山寂日落孤雲客至理無不在
朝市同丘園君應領斯妙吾亦忘吾言
贈友
君家住蘇城我家居錫縣鄉里舊知名都門才識
面君當戍笼庫我幸勤筆硯退公無所爲得暇輒
相見清玩常命觀芳樽屢叨洽交情尚平易世務
總語錄及静惟端莊遇劇即通變歎羨徒爾嘉懷
憫未能騰涵冗代者丕復磯當選詛言九霄長獨
快六翮伏扶搖良可期惟恐迹相違
送松溪宰周景辰調連城
君從松溪來又復連城去宦遊若萍蓬流轉那能
住百年多遠別握手幾催遷況眾當尊餘齒托

雞慰都門一杯酒回首知何處天南與天北相思
渺雲樹

病起寫山水圖謝張逢吉先生

少小昧調攝動或違天和迨茲晚年至疾亦宜其
多所念竊美祿寬身在
鑿坡寸效未及施報
國將如何張君負奇術無情屢見過爰以慰微志
匪徒起沉疴日來多所究稍暇盱庭柯潑墨理荒
穢載根栩
天河感德爲云喻銘心以雞磨彈毫寫山水持奉送
漲地山以崇令德水以衍徐波

題畫

衡門掩秋色苔徑多蒼蘚人蹤跡罕至閒偏適可
觀翛瑩庭深風高搖落聲陰時聽散幽懷采藥過
中林

爲王彥本題樂道堂

萬類既莫齊人生有賢愚所趨各異向所樂亦已
殊仰惟古聖哲動與道宜俱窮巷雖飲水寸心常
有餘幽彼夸毗人多貪忘勛名得遂欲放恣
即憂虞吾宗有佳士近寓都城坑形跡隱廛市心
志在詩書生業惟是所何當從豈腴有妻主中饋
有子從師儒老老擾劬劬一家常晏如我適
庵踵來相延遂其廬新酒初潑醅時羞閒園蔬維時
秋正好芝蘭滿階除巢觴不知醉領主情怡愉諸

媒未暇論亦足叙交于高堂爲難弄此語良不虛
酒闌袖出卷辭章揖我須我惟三梘洋今尚蒙沾
流後裔能不墜其亦在予歟爲言保令德始終永
無渝

贈胡都給事中

都給事中胡君源潔文雅謙慎志趣高朗
與予有同郡之好嘗自大江而上岷蜀由
閩陝至于中原凡名山古蹟之間屐無不
至今年遊迨
北京同宿寓所因得抑其登覽之勝聞見
之富不覺令人鄙吝頓消而神爽飛越云
深賦詩敍之

般般瑤草翻翻冰霜姿府有仙契於焉棲安
期翔翔展落漭飲啄來上池寸丹以已熟八表隨
所之靜與元氣并動與祥飆馳因象莫可測玄珠
應自知乃令雞鷺羣濟肯待嗟咨

寄贈任給事中 時在武當山中

君本霄漢客降謫留人間人間不可住又復遊名
山彩霞夠衣綠草映烟蘿高風邈難及悵悵心
所攀

和曾侍講右意

靡靡風外花淮淮路傍柳盈盈馬上姝皎皎出素
手揮鞭度南陌行人盡回首芳香樂和風終綺
目久轉盼睇他人百媚自成醜孰云君子配終恐

匪佳偶會合寧不懽刑離愁難守懷哉羅敷言使
君自有婦

寄鄉友沈得淵

沈君非凡流宿稟尚高潔羨門注仙籍安期授真訣偶然落人寰世味過已閱混迹雖同塵心神乃超絶蕭然一室內隱几常自悅時把玉簫吹■驚鋒明月

中秋玉堂夜集分韻得秋字

素秋已云半繞風條矣歇況茲良夜月清光湛層霄玉堂有仙侶觴詠集英俊不以殘朽遺招簡枉見格頹然顧我影白髮何爾〻道同語自契意適興弥超佳辰比金石迭奏諧雲韶歷徒悵清賞所樂際
昌朝沉〻漏將殘遲〻斗轉杓良會自忘疲誰謂永茲宵

題喬柯竹石

凉風起東郊朝雨洒西清琅〻亞琪樹瑟〻鳴秋聲爽氣集几研逸興悠然生涂翰適餘暇聊茲寫閒情殷勤欲持贈披玩久弗營多君嫌無處素抱幽人貞顯言勵高節固此歲寒盟

題畫

高林倚清流小徑遵岸曲書聲松桂深知有幽人屋索居非遯迹讀書豈干祿義理發我蒙悅繹心自足古人已云遠古道宛自勗撫卷三嘆餘江天晚涵綠

閏九月壬俯謨直宅對菊分韻得喜字送其兄行敏

汝人勞遠來所念在難弟久別忽相親安旅不相喜況茲值閏之黃菊正離〻破英泛芳樽稍羞無陳几匪徒叙交于鄉邑集鄉里顧余忝同姓相交蒙見尚忘冶形俱忘袂〻飴竹遺既夕夜秉燭歡冰身惟己尺御固云樂女會尤足羨明河轉虛簷方卯艱華終夕實雖已數遲留獨未起明發理歸楫離憂復茲始

恭上呂梁洪

黃河從西來萬里走濁渾呂梁乃故道勢若逸馬奔我來纔
王程至此日已昏挽夫識予意駕牛乘夜渲流所石亂湖水與船相吞攀援一失勢轉眼不可存江灘雖云牢懷恐時自惆須臾涉安流倘覺寧心魂因之勞其勤斗米代雙尊汝等勿復道吾儕賴
君恩

夢昕兒

而兒別來久思夜夢何頗得非我念兒無乃兒憶親夢中宛如昔田廬荒且貧猶能具雞黍爲父持比鄰覺來尚怔忪渺然萬里身歸期固難必歸夢諒非真頻言各努力進善光前人忠
君我自勉孝弟兒當勗

五言排律

題徐訓導廷獻魁山舊隱

人品如瞻斗山名合應魁地靈知孕秀天賦肯淹
才筆陣驚同列文光燭上台高攀蟾窟桂勇躍禹
門雷已作鵬摶化空令鶴怨猜經横(?)非靜琴弄
杏花開宦志雲霄待鄉心歲月催(?)遊(?)南(?)郊(?)
烏石田廬君便尋歸篤移文怨勸廻

呈太常少卿高先生

禮樂推三代文章似六經(?)騰時明出處當世仰儀
刑賢詠趙宣(?)和(?)榮表漢庭青雲登棘位皓月(?)映
台(?)大筆頻道謚豐碑屢作銘祝筵迎茂祉贊(?)
(?)雲

聖主加榮寵儒林慕德馨聲名騰宇宙翰墨佐
朝廷小子成(?)仰(?)明公雅德星朽材難切琢鈍刃
虛磨硎得照青藜火甘爲白髮釘高山恒仰止鄙
業久荒寧詎敢忍推挽何由乞建瓴鮒魚愁旱轍
龍鳥羨秋冥未敢升堂室深懷捧戶扃可憐昏昔(?)
久欲覩風霆

送趙僉事之福建任

鶯棲海樹棘鵷鷺出風塵重寄循(?)維(?)任榮遷耳目
臣拜
恩辭北闕僉憲入南閩驛路梅含笑郵亭柳帶顰馬行
吳地晩帆度浙江春聽宇(?)裕(?)化令(?)園林簇子新好

山供口詠列郡待詩述本往斜(?)辞(?)誡(?)延加撫育仁
風舞(?)劍墨吏痛(?)吾(?)拯黎民何聽無明哲君無誘古
人

上邑宰韓和公三十韻

朝廷分郡邑守令職尤(?)英列(?)爲(?)師官家親民父母
情學能知大體志不在虛名(?)介染(?)黎(?)懷(?)
川明牛刀纔小試驥足暫庶程木鐸來吳(?)邑弦歌
遍武城下車施德澤分(?)詩(?)史知奴僕同
官(?)若弟兄得人無不衆守節盡皆旌(?)尊俗行鄉飲
矜農緩賦征薄(?)稅猶(?)雞(?)罪必從輕撫弱皆能
立豪強莫敢攖便期鉏獄訟何必事箸(?)搒退食親
琴瑟横經雖友生禮儀全考古動靜一於誠鬼(?)逐(?)
猛祠毀神歆正典行黌宮登俊乂壇社潔牢牲蝗
旱隨時雨陰霾不日晴野人多頌德朝士素知名
百廢成興舉群(?)黎(?)樂(?)太平市廛泉湧貨郊野屋連
甍烟草人間牧花村犬不驚測(?)南(?)誰伏臘溫飽樂
盃(?)明(?)燭(?)嘆(?)還家客常爲守塞兵商(?)舶(?)來絕域悲(?)湯(?)
首先(?)落傷弓鳥深淡泛海萍無因舒羽翼徒
切羨鯤鯨燕石終身誤吳絲上(?)留莫挽
志空(?)苦無成安得除邊(?)籍相從列下訊(?)

題蘭蕙軒

陳氏好兄弟宛如蘭蕙姿幽馨殊可愛雅操不求
知但自栽培好何妨采佩遲叢深滋雨露花長滿
階墀芳澤傳先世香名達盛時和風同一室相對

兩怡々

送祖上人詔石住眞山

故鄉人到眞況是故鄉僧寓舘總相見歸途又次
發杯浮解纜蒼崖雖動下蘭陵新領禪宮席單傳祖
派燈性圓滄海月行浮玉壺冰舊社高風振名泉
勝槩增別情江渺々鄉思樹㑹々憑語初武侶塵
緣粗未能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一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二

七言古

過華叔瑞草堂寓晴雨竹壁上韻別號翁寫

年七十七

我愛君家近城郭繞屋竹色從簾映醉中碑翰寫精
精相賞一剪春餘海看來擬避風塵清界邊君朋
秋聲幽歌我視不歸去高卧翠深時月明
高軒置酒延々情恨前知己無如君結緣醉後有意
角手揮毫節浪子寒謝成自從精實長案尋幽煞傷
歲羽擬待秋深直造采菊同建床聽瀑雨

溪山迷雨圖為包公催寫

溪山烟雲知何處隔岸寺山暗烟樹一棹往今路欲
迷移流似從桃花去笑予落實江海濟到今猶欲問
通津因君剪取空狂墨圖雨裏送一片春

為崔精輝題枯木竹石

修竹瑣細小如老古木槎牙半空倚瘦嬝怪石長蒼
苔當年胸中潑墨矢將軍年少多奇熱平生云未定
秋雲化年太史妙黃汗瀟灑當用此君

吳姬留客行

吳姬年少纔十六能抱琵琶唱新曲態逐山光翠青
娥行遮障粉泥香和闊鄉今去宿誰家對酒含嬌彈
琵琶奏賦有酒不肯住已然未必再如花遲留時得
情相與芳心一一絃中語空江霜落葉花汀秋滿嚴
高堂秋雨消更彷彿落三湘切切哀後愁斷腸瓦陽

雲暗楚臺睨故山不見蜀山長彈到胡笳少三拍郎心欲去何由迫挽郎不住郎過船滿江月色秋湖白

題枯木脩篁圖

老幹昂霄貫千丈天陰時閏夜深寧一竿修竹共歲寒復托綠蘿半空上寒姿久抱幽人貞良材兢肯摧為薪揔令匠氏未相過故山風雨年年春

早行索和

雞鳴晨炊戒輪鞅開門一點殘星上路出長林不見人煙深巾幭車聲隱隱澗邊日出氣象分往來行旅終紛紛誰人是指

都城近宮殿明堅正色其

為楮府高先生賦收雲歌

我聞貢物平收石驚其色至今山中石尚作紙年彩又聞蘇子卿風雷收虜庭辛勤十九年猶持漢家旌未聞收雲誰氏子收雲自號逃其名雲中所收竟何物以雲為收何所德比之收石仙猶乃繫屋櫻意為收雲人足不到邊城但見長話男侯第傳人指是保門共靜中默與元氣會雖談四壁風雷驚踹倪變化竟與測斷梅孰可知其情待非當年卷龍氏馴致神物騷幽靈罣隆施散舉明電天吳出浪翻滄溟厥術乃是厥德良可稱吾將薦之達

天府游

帝建好施霖雨蘇蒼生嗚呼好施霖雨蘇蒼生

題張毀丞凝翠軒卷

張君結廬倚竹叢一掃清風淨如洗我翻過雨看新晴蘼捲春陰落烏几自徒作官今未廻家僮日掃林間苔何當直造遠公嘯不問主人毋見猜

少婦行

東家少婦年十九嫁得良人出為吏經年書到不言歸背念春閨別離苦西鄰年少窺空房紅纓白馬曰林郎眼傳芳意已相容傾作雙棲鴛與鴦朝朝貫[illegible]驚來計慕奔已作西家婦六親勞辱無光輝一夕還妖治嬌態度憐惜得遂無幾時羽林徒忽須別然欲去翻思昨昔事叮嚀恐亦還家進妾言勸郎郎勿疑妾今貞守無他為可憐婦道真能盡去良郎心肯全信

為易林度寓蜀于雪洲之上因賦叙别

我生負氣尤好奇襟懷抑塞蟠蛟螭屢遭屈折莫我知向人委順長低垂偶爾逢君雪洲上酌我涼州葡萄何異為君塗一吐胸中氣千丈縱時兩歌涼風生蕭除索亂綠筱揖翠龍蛇竹冷雲濕寶珠出海秋光明長閒觀者皆驚訝何由看帳人間糾總令凝眼想今以老者莫逾知豈知我知君能有幾此術所將遊戲耳白髮浩浩一身輕長揖謝君吾去矣

題青山白雲圖

我居九疑山下住結廬正在雲深處日日看山還看雲長教剪却當窗樹無端一別綠鬢催年年馬蹄南北徒紅紫塵途底事排衣脫迴頭愧負山中雲

錯竹隱

君家遶屋多脩竹簷外時聞響寒玉雨歇林窓風日
姸春陰一榻侵衣綠開戶常令俗駕迴從教三逕長
蒼苔予今亦有王猷癖直造林蔭數往來

倭扇謠

倭人繭紙摺為扇缺月生輝銀滿面
閣下年年多貢餘都人重購何紛如杭工巧黠思爭
利效倭為扇渾無異價廉百十人不收說是倭來方
直地倭來道便經杭州無價却將杭扇收倭收杭扇
堪驚怪轉眼街頭高價賣買扇還家誇扇眞街頭指
貴眞倭人
倭人繭紙摺為扇缺月生輝銀滿面
閣下年年多貢餘都人重購何紛如倭言我扇不殊
利只欲人間古銅器至好年多扇市多猶得摩挲看
款識倭能論器不論財尋常彝鼎壞街未幾人懷金
不得扇手中無器空徘徊吁嗟古器日應少彼貢年
年扇來好

送醫士張孟綱赴華亭

張若深得活人理白髮蕭疏垂兩耳顏面如童步若
飛自說平生能服餌
京都貴藥三載餘藤垂一榻塵中忘榮名利樂不掛
口向人只講岐黃書曾聞栝葉松陵由井橋依然隣
二陸彪肥秋浦尊正香虎卧芳林杏初熟今年忽復
思東歸海門一葉春帆飛到家尋酒作良會當時耆
舊今應稀都門折花飛白蝶欲折長條贈君別不知
此去幾時來我欲相從問丹訣

送潘知縣之餘干

潘郎年少才力強筆端五色成文章新承
恩擢宰山縣送別都門春酒香君今與我交雖淺志
業人生宜自勉此日牛刀聊試為他時騏足應須展千
里江流一帶斜餘干地沃多桑麻特清自喜少徭役
琴弄春風滿縣花

送徐子晦從技之興化

扁舟欲別之何處一官典教閩中去細雨榕陰面面山
春風荔子家家樹佳君年少非常倫才略人稱席上
珍曼倩講餘清晝永玉琴閑弄杏壇春

贈朱紹倫

朱君乃是青雲器讀書不負平生志向曾龍躍禹門
雷桃浪翻空騰得意聲名藉藉動京華萊對
明廷衆所評擬古已攀蟾窟桂馬頭還看鳳城花斯
文仲美增光顯稱述猶存贈行卷鏗鏘金石韻相宜
遠大期君意非淺君今寵擢登
鑾坡玉樹花深響珮珂五色文章成黼黻九天光采
動星河嗟余久已閑英譽勢比雲泥同會年年枯
死案頭螢四十無聞何足畏不期遭遇同
清朝菲才未免傍人嘲蠅附驥亦致遠託身願結
青雲交

投徐玭

半生羈居米雪清教子讀書名已成正朔綠[illegible]

健俄閑田計人皆醵揚柳寺青楊子渡江山依舊來
時路春風舟泥引歸航遺韻並垂良人哀

題漁樂圖

遠天雨歇明殘霞涼風颯颯吹兼葭晩來隨處可維
泊五湖烟水皆吾家得魚日覓津橋酒旋拼濃毛雜
芰鷄除肴沙鷗無可親鷗鷺與聚隣船更生計年年
一葉舟全家不識別離愁婦能斫鱠兒行盞一笛橫
吹萬頃秋

爲朱將軍題梅軒卷

我家舊業梁溪滸雪消溪上梅花新曉林鼓吹聽書
屋天然富貴誰言貪花時陪覺多賓友對月芳芳
事詩酒滿座香風半醉時一簾皓月微吟後自栓

承薦遊

帝鄉十載看花白玉堂貞操久應心似鐵風流莫柰
鬢成霜今年忽從來幽薊漢面塵滿衣扶欲[illegible]
梅花香莫開江南驛使憑誰寄春到都城十萬家
[illegible]絃慶慶殷恆竝不識冰姿尚清素只知豔質爭
繁華朝來雪花如手大興來不管冰衰破寒驄[illegible]
榮訪未安不似當時開門[illegible]月巧矢森嚴鞭馬喧羽林
期猥辱郊原見予一笑不復出中酒且共登梅軒未
始栽梅向軒下高扁梅軒衆驚訝自說平生極愛
梅此地無梅但有畫畫師乃是錢塘人西湖久與逋
仙隣曾作寫真鐵面使筆端解寫梅花真嗟余久
梅花忍感戀

君恩忘歸討畫中纔見即相親分明一段家山意掩
淡枝頭雪未乾灑然清氣逼人寒君今與我心相
合莫厭敲門數借看

題中條舊業圖卷爲王士烈大尹題

中條之山何雄哉層峰疊嶂高崔巍太行嵩少與
之相脉絡龍門鑿斷迴向中天開下有黃河水奔
激聲如雷波濤萬里接銀漢到此曲折其勢相縈
迴佳氣日磅礴孕秀多奇材寶藏百物不足貴挺
挺閒出人中魁不見巖下士版築將終身寧知一
旦叶夢出大施霖雨康斯民唐有裴中立平淮之
功誰可及宋有司馬光文章事業何煌煌至今行
人過鄉里景仰式車臨路傍吾宗有兄王士烈世
向山中營舊業數頃良田萬卷書父祖傳來今幾
葉父祖唯積善素無功名心到君尤加學問力長
年閉戶松桂林九經百氏貫串一律曆地理俱精
深鶴書遠名來相尋小試百里彈鳴琴歧麥穟穟
禾陰陰黃童白叟皆謳吟近歲
登家事陵巖北京山水明如錦堪輿師不下數百人
取瑜求眞口皆業郭朴之術君所閑天下山川指
掌閒宗唐陵寢考分寸衆衆一奏聞
天顏喜喜悅得加尊太官供羊光祿酒燃起長
陵北山阜有詔封山號
天壽海晏河清億萬年知君名與蒸山久君今還
闕居帝都駿馬嘶[illegible]雲

聖明在上不可無[illegible]時正好陳嘉謨勿作尋常淺丈
夫區々懷土胡為乎傳說諸君久已往空山猿鶴
空相呼白雲紅樹秋模糊為君寫作中條圖古今
志士同一轍君當解衣為我沽會須一飲傾百壺
醉中與尒歌嗚々唾壺擊折青珊瑚中條佳氣無
時無嗚呼中條佳氣無時無

平胡歌

皇天久厭胡羶腥生我
太祖開大明一劒龍飛起淮甸掃蕩六合收群英胡
人遠遁莫敢停散處窮漠如殘星君臣上下俱已
亲絕綱倫理何由興往々跳梁肆兇害易置其主
反掌輕强弱互呑併彼此紛交爭長年彎弓日霜
雪老稚轉徙心憂驚吾
皇聖德配天地惻然隱念其生靈覆載之內皆赤子
我不忍之執與寧爰貴遣使諭逆順彼乃驚慄如
被罪比來邊將出兆遐獲其所部俘于廷語言喑
啞拜且泣以哀乞命歸納家
皇心弘仁重閔惻謂其皆有父母妻孥情語令宥杖
辭其縛遣人護送歸房營與彼蒙使化寅共尚來
庭寧知狠戾不可變拘留信使加諸刑慢思背違
莫此甚聲言尚欲侵邊城非惟吾
皇赫斯怒聞者莫不思從征恩從征擒胡穴塚胡一
飲胡血胡命今欲盡胡運今已絕丕奮誓六師啟
鐵打九戎廟算通神靡有遺號令嚴明雖攻鐵
兵百萬壓胡境如火燎毛湯沃雪胡山雖云重一
蹴將欲裂胡水雖云長一飲將欲竭我軍勇氣如
雲屯鳥盡破散難生存旌旗連天白日慘金波動
地黃沙昏咗尒渠魁何所奔悔不效順需
天恩駝牛撤兵獸亞走深菸披靡血淋死瀚海雲
凝水雪冷陰山日暮霜風悲咗尒殘孽無所依悔
不效順先來歸
皇言用兵非得已彼既傾摧兵可止罪在天誅不可
赦誠亡定乃胡自取逆者擒我咸順者施吾仁賜
衣給食各蒙惠苟能從化皆吾民皆吾民胡無人
封山川布維新熙々萬物皆陽春陽春沛澤被八
荒中天日月增輝光班師布告整戎行誠敢凱奏
兵道傍營華商還五雲鄉金闕灿耀威鳳翔晃旗
端拱開明堂萬國入貢聲洋々欽至行賞醉瓊漿
文恬武嬉河壩靜梯航職貢來遐邦
大明基業何煌々周宣漢武不足方至治熙洽超虞
唐臣竊自愧才非賢叨榮濫死聞金筦快覩滅胡
非偶然喜躍拜舞呈詩篇詩篇效雅頌頌與金石
宣
帝業成大誠如天武功文德拾撫全壽垂立法世永
傳
聖子神孫億萬世世其昇平億萬年

月夜舟中酒後寫呈胡祭酒兼同行諸公

官船泝河明月夜千里河流金波瀉水拍船窓月

在天月色波光兩相射此時清興不可遏須待
鵝共陶寫行觴美味雖云重更覓溪鮮問漁舍
蟹初肥良足珍霜餘梨棗甘於蔗同行況復皆賢
豪襟懷皇皇平常甚胡公一代大司成文章聲譽
追班馬延陵給事錢塘客每出新詩擬風雅東陽
兄弟居翰林一雙白璧千金價林黃二子才更奇
往往辭章凌鮑謝雲間尤喜宗陽孫筆底龍蛇架
驚談一時會合非偶然共沐
恩光來日下霏霏珠玉動生風灑灑衣冠滌盡塵
余年少嘗好遊臨水登山日無暇時當有得達旦
飲典衣前山夜罷年來老病不能飲每月深杯
慨生平不知今夕是何夕狂態依然莫能謹酒闌

興盡不復發狂句招呼相枕藉酒吏月落水白流
斗柄低回秋横掛猗諒李白遠夢擊鶴坡翁去
仙化人生所貴在適意塵處何須苦縈懸燈前謾
尓寫長謠留向他年作佳話

題竹送司以桂之長清簿

故人別久幾相見又拜
恩光宰花縣去思匆匆不我留鄉門沽酒徙挙一餞我
有五色之彩筆為君寫作青琅玕虛心閱水雨露
重高節豈畏冰霜寒此意贈君君遠否清風飛拂
君皆有君到長清轉覺清不須更植河陽柳

題竹寄長清胡判簿仲文

胡君倜儻情見真昔曾同客

汶上從一官去作長清簿吏民懷惠如陽春對長
不易經年久愧我遲駑此白首為爲清風慰遠思
殷勤致問平安否

題鄧給事中畫

鄧江空山不知老崖石相依共相保月影秋清舞
瘦蛟風聲夜半驚栖鳥鐵節盤根江上奇古琴滿
身答辭泣石自知難入眼年年含雨長漱波

題陳將軍壽椿堂

我聞南華老仙所談之壽椿長年度世殊可人亦
來萬有八千歲方乃一秋兼一春桓桓將軍忠
孝孰可倫緬思此椿者將以奉嚴君嚴君乃是
先朝之元臣英姿雄略如有神起家昔任荊溪滇曹

同周處為比隣性將三尺劍掃除六合塵心尚赤其
先生騎龍上寥天攀髯不及空追巡至今八閩列
秦陵如將軍榮尤憂勸遠持節鐵鎮君不見椿
鼎之貴何足示進思種椿椿芝皆其視君結淳
枝長茂椿萬安前人樹椿除濃靈根蟠結
地高柯首上拂蒼穹總挑見之猶要膝喬松丞之
膝欲谷兆敬恭眉揚柳低頭落世間凡木莫與同
鳴呼世間凡木莫與同唯應孔明廟前之老柏千
古萬古可與相争雄

張氏宗為亦亡濟臧

君家子弟追王謝延樹林林滿庭下朝羨雖容組
賓談才高雖得連城價世所見容且和德容戶

宜更碧瘦遲宵懷賞聯班出南陌珊々響珮珂

題允堂春遊卷

堂下萱花照入目堂中阿母顏如玉寸心期以吞
春暉手線尚昔進子服進子白雲空復情年未從
宦留
神京他時得請當歸省開巴膺君壽錦茵、

題徐世卿山讀書卷

徐君結累傲巢父之攜漢古林中十年閉戶不
肯出讀書樣從來如風一朝別采
黃金殿青霄萬里鴻鵠更雅為騎嶠紫陌花鳴珂
曉入瓊林宴只今祿食居
京華籍々香名宛所誇不獨身應新雨露且能光
貴舊知霞慨然萍蹤遍江海百事無成鬢容改數
卷殘書久已忘舊物惟留殘槃在年來感荷
君恩優日令揮翰居瀛洲姓名自謂登仙籍人笑嗎
唐已勿頌

題黃庶子瑞菊軒卷

紫陌朝回鳳城曉羅衫冷怯霜風早軒前佳菊比
奇花合萼連蕊向人好陽光一照色更鮮盈々西
臉胭脂妍同心可比連理木清香絕勝雙頭蓮聲
纓列坐皆疏英骨肴來冀希有宜將絲竿寫新圖
持歸走為雙親壽由來積德生賢郎家庭晚景何
燁光綠綸日字衍
清禁阿閣五雲儀鳳凰物因人瑞皆從類人今況
與
明時會乃知
聖主得賢臣盛美亦是
皇家瑞

送永嘉趙惟善之北京司倉

趙司倉初辭
闕一鞭遠冒燕山雪燕山雪滿河冰結酸風刮面
飢欲裂長安沽酒與君別酒酣不覺雙耳熱鳴々
作歌々激烈慨君為我同擊節試看昭王臺黃金
致英傑黃金散盡臺已空至今士氣何曾歇幸茲
際
召見沉淪盡招延班資正為賢才設況君年勞才
更老趨化南濱十萬程君今始上青雲梯肯為明
女情懷反戚戚切丈夫要使心如鐵江南梅花
君折路長勿使音書絕兩地相思共明月

題畫魚

上池冰泮暖過小桃紅欲半纖鱗猶得泳
恩波何異魚躍迎淡瀚更化從時試涸媒相忘溢
藻且郵柳為想鼎湖寄行雨終恐禹門雷電催

送張知縣邠邑

我初見君四十才華正雄健北海雲鵬翅
欲弦南山霧豹文初變自言來
京已三載是勞々半郵傳東浮淅水驚風濤西

上蒼梧驕雲猷滚中無復淩才金身上空餘慈毋
繇别去無何忽相報近徘高閒適安便乃知優給
有所府評師教育君廟選緋帳三間坐百人青衿
一字敎千過三碁纔過又六編終日吾伊不知倦
吁嗟天旣涼有在有美知乎豈貧賤今年
下大捜賢公論推君當鶚薦扶搖直上試天官一
旅鼓陳雲錦燦賞音不獨主司驚嘖嘖旁觀盡歎
彦緣綬初弄何所之獨向炎方宰花縣炎方近年
無惡竊民物安然樂豈無亡趣繳光宜寬汝並
且有行仁風萌此行所並民社寄臨别青為覓女
戀秦淮弱柳無青青折取長條共攀餞沙口帆檣
燕語留花前酒盞聲勘明朝應文嶺頭雲千里

相思一回聽遲子三年政績成還來此地重相見
甚設曹為馬援珠歸橐肯帶包公硯驥足應知難
久淹嘉聲又達
明光殿

題王將軍梅雪軒卷

襄陽耆舊孟浩然雪中騎驢聳吟肩西湖處士林
逋仙梅邊引鶴鳥情偏二子寒酸無所托遂與梅
雪同清妍將軍執鉞常被堅奇勲要使彝鼎鐫雖
家傲擢入衛尉可容梅雪相留連我知將軍非泥
此朝市乃欲知林泉况今四海同一天無勞萬里
揮戈鋋雅歌投壺分內事孰謂梅雪非我便種梅
五六株搆軒數十椽花時雪霽江月圓香影沸涎
氷玉鮮時時退直得清暇閒軒命客烹肥麵從欸
曲奏淇棋角任取寒生玉帳趁梅以供鼎鼐要以
呈豐年上玩
天子萬萬歲歲歲陽春生意全乃知將軍愛梅雪實
淑之士正爾雲壤懸

題被槙軒為叔敏賦

長年耕鑿東臯阿結得草軒如草茂柄身從是歲
風雨抱膝時能發咏歎容小窩幽花霧重門前擔
卧柳陰多差予久作
京華客來得踟躕奈何

送深上人港然游方

我生憶當年少時清狂縱逸誰能羈杖頭百錢一
壺酒佈襪青鞋随所之不肯低頭學千謁每向名
山訪幽絕片帆爾度制江濤足馬寒衝薊門雪黃
河西來一帶橫岷江東下連滄溟空中惟覺隘寰
宇物外尚欲登蓬瀛年來老倒渾無用疾氣攻身
常隱痛稍因休暇擬欲眠近舍相呼懶行動對茲
感荷
君恩深優容散逸居詞林杖履固有尋山約激切難
忘戀
關心栗不洞發慈宿好靜自尋思還自笑至今天
地與匡廬濤夜猶能夢中到深師乃是悍佛人與
予似有三生因嶺上孤雲久為伴天涯片月長隨
身清容磊落蒼崖石破衲斕斑雜緇補不能譏底

解降龍纔過山深即馴虎初從雲中登五臺誰識
杯渡江雲開少林長蘆雖古刹叢林須向
京都來京都諸山迦遊躡猶能過我蓮菴宿對榻
聽殘上苑鍾論詩剪盡西窗燭相看身世総忘機
水自潺〻雲自飛師利箋尋居士室大顛留却吏
君衣無心偶爾欣相遇又復飄然拂衣去問師此
去遊何方多半名山我遊處大江南北浙東西足
處堪行路不迷試覓名山最奇處石間多有我留題

送知府之廉州

廉州作守六載餘懸知無字常勤劬土風自古少
排綠民業至今多採珠歸路惟迎竹為馬公庭亦
辱鞭茂蒲他年太史論循吏惠政應推君最殊

過梅花室

我曾泊棹西湖濱千樹萬樹梅花春孤山月照一
蓬窗十里湖光如鏡銀漾家對客酣清醑達旦賡
吟騁雄健燈前索紙呵手題稍免皴鮮水滿硯年
來浪迹隨西東看花多在驪馳中經衝香醪對明
月渾無好興酬春風只今爲劍來
京因吹訪梅花香難得亭館多我逕艷姿山林誰
市凌寒色春來未幾薄雪餘凌野偶過西城隅踈
花叔䝐三五樹中有一室幽人居室中幽人廣平
後旅甫看花為我更窗横古影神欲怨清盃吸寒香
骨冠遂相逢休言一事無鄰家有酒須賒沽趁取
樓頭未吹角莫教地上亂鋪錦我因看花狂興發
花應笑我生華髮曲逆長貧豈足論鴻唐己光詰
能披拂君與我同襟抱看花酌酒情相宜六年一
任世所棄寸心獨許花相知我家君家隔江浙一
水相通吳與越此夕何妙對榻眠夢魂還醉西湖月

長詩一章義韓侯也侯年無錫多喜改復以
拝禦有功遷陸州守之秋行且有日鄉人王
祖會子文師能具夷侯德于辱知遇尤深
非将歸頌參燕之別敬用次第祀言賦成長
詩五十韻代邑人歌之竊比廿棠之詠云耳

有客黃昏來寓邸扣門吳語知鄉里肅客升堂拜
拜餘袖出平安書一紙上言閤閤苦憂思下叙寒
溫詢動止燈前雞黍款客嘗品味無兼嗟客裏酒
甜詢訪悉鄉閭祇說韓侯政聲美自從侯初下車
日務敦朴厚消浮靡勸民衣食務農桑游食咸歸
業耘耔西風阡陌涼雨晴禾稷盈疇光燦〻日軒
村巷歸牛羊霜老園林熟梨柿每歲春秋社祭餘
親率吾民行飲禮推崇有德尊高年一〻酒行酌
拜跽賓主從容酬獻問疑感人〻良有啟時因公
暇入庠舍左右琴書坐凭几諸生濟〻趨上堂問
難執經窮至理遂致吾鄉孝弟風教化變移非他邑
比繳有寬頑亦革面訟庭罕見施鞭棰豈獨殄梁
化柔川坐使妖邪絕滛祀寸心既正天弗違兩暘
任意如順指事神治民各盡心實以一廉先律己
處心寬仁復明恕皎若日星清似水況復尤長桿

傑功文武全才執能凝象緯今年示災變天兵抵
剿除艱究雄師百萬絕渡誰敢卒南奔散如熛却
來川縣市劫掠行旅道邊相枕死傾使前特革面
徒旗悉乘風亦基犁起白晝揮戈肆仇殺闔室連付
遭破殘
聖皇戡亂已登極如日行空正天紀
詔書馳布覓全仁此輩倡狂猶未已侯言我職當字
民塗炭吾民能坐視協謀將寀集吏卒要正戈矛
張弓矢奮身敢勇當衆先盡獲渠魁磔諸市從此
居民始貼席老稚欣欣免驚徙且今無恙共相見
下得我侯安得斯坐之侯米迭
上聞奏功特啓

宋袁甚錫舂榮頒品秩尊縣令喬遷州刺史只今催
工去有期無計攀留嗟失恃徒切甘棠去後思撫
字情親恩澳體我聞客言興嘆嗟始信學優才可
仕憶予前歲初還家舊業荒蕪沒荊杞亦曾拂刺
謁侯堂一見下堵蒙倒屣譯承嘆諭勉前修不以
孤寒鄙相鄙既來別侯已三載雅論洋洋猶在耳
會侯來
京我入蜀彼此參商乃知是感侯知我情更深應
客之言良有以古云郎官應列宿益信斯言非謬
矣百里民心有休戚政閒令佐人臧否嗟我韓侯
能惠民政聲足與龔黃齒願言守令皆韓侯究斧
斧民立逃使侯當此去不冉治發軔青雲自茲始

客還為我深致辭聚散無由身絆此山斗遙遙景
仰情作詩須侯煩送似
附馬公命寫枯木複臧題于上
歷盡冰霜廿老朽不作嬌柔致花柳夜據風聲急
雀鷥涼生月影蛟龍走嗟予好奇成畫圖畢寂觸
帶烟糢糊寄言匠石勿相傾未必良材眼底無
寫墨葡萄
香墨濃翻研池汁眼前零落秋雲濕曾看月上海
天高水冷驪龍抱珠蟄何當醸得酒如川日醉此
窓高枕眠底淺涼州二千石題詩日寄瀛洲仙
題胡學士從叔祖母曾氏死節卷
此身所托惟良人良人云亡安用身未遂生前與

偕老願從地下長相從事關生死豈不大心全節
義惟其仁貞哉烈魂逐忿不滅銘文炳炳留堅珉
端午陽觀騎射擊毬侍醼
葵榴花開滿丈香都城佳節逢端陽龍舟競渡不
足尚
詔令禁籞開毬場毬場新開向東苑一望晴烟綠芳
鞦韆馬騫騰疲吹喧五雲繚繞旌旗展羽林年少
肯繡巾秀眉星眼如神人錦衣窄袖巧結束金鞍
寶勒紅纓新紛紜來往尤迅速馬上持看儀尚腹
中挽雕弓金仰鳴一箭雙射綵彩忽開有
詔命分明毬失到手人爭伏出蹴四合雲霧集驪珠
落地蚊龍爭彩色花門不盈尺巧中由來如破的

劃然一擊電光飛平地風雲轟霹靂不知何以能
爾爲慣曾識房張天威鬼神变化妙莫測此技乃
知鄭亦嬉
聖心與此重閑武逸不忘勞在戎伍將將群英延
陳馳騁許教便捷取自秋得持喜氣歲萬夫誇炎
聲呼呼從金伐鼓助喜色共言此樂人間無
鸞輿臨幸
天顏喜溢賜千官醉諵沂光禄尊開北斗傍簫韶樂
永南薰襄微臣何幸遭
盛明清光日近多
恩榮呈詩歌擬長揚賦萬歲千秋頌太平
青雲軒爲碩御史題

君家高軒絶塵欲知君逸氣長飄飄之謝却山中白
雲侶米桑天上青雲交蛟龍相從作霖雨鷹隼
共摩晴霄丈夫如此真自快好將志業崇
昌朝

送鍾子勤之南京復職中書
天寒幽薊漫山雪凋栁蕭條不堪折考績總者
上國來遊遊又向都亭別別驕南征遂去塵長安
紅紫正芳春也諸老應相慶言書如初
寵命新

爲劉竹深題雲山圖
白雲繚繞山紫翠[illegible]入茅堂叢榈阿玉田瑤草峻
咽碧落花流水春風和來松醸酒正堪醉掃石予

春還自歌何當結隣成兩叟杖藜日日頻相過
題畫
結屋千山萬山裏軒窗四面峯巒起攜幔晴楷嶺
上雲意杀夜汲溪前水二三高人同素心杖藜時
復來幽林拄笭相逢坐亭上一曲雅談山水音履
頭隙地有相許小作比隣共相處滕林松花醸石
醪更覔齋精勤春雨

瑚璉歌
宗廟[illegible]閟閟五雲禁瑚璉來曜式[illegible]生偶然
而來哉大化渢其總大塊成其材細有度鮅雄[illegible]
畦玄文郁郁素質白瑚然雲蔽回照回其動也不
疾而速其靜也不猛而威不肯食生物旋生草虎

麻百獸日與相追隨呈瑞虞廷應
昌期而來歸始吾
皇之御極兮出于陽和之夫呼今吾
皇之時巡兮又見于曽邑之林爾逆由吾
皇盛治之所致德合光天之無爲[illegible]門序平三合左
帝[illegible]風十兩阜民財哉[illegible]得於時昨廷于
[illegible]而排細入靈囿近[illegible]用[illegible]角端爲[illegible]
皇[illegible]片白象相参陪為姓乃華[illegible]雷
皇心謙抑不自聖拒而弗有尤謙挹以以謙洋洋益入
扳[illegible]作歌[illegible]菲才仰祝吾
皇聖壽億萬歲德業廣大功巍巍德業廣大功巍
明翰門士李士文

李君業醫眞業儒閉戶著書仍著書濟生利物不
求報人多感德交稱譽嘗年會藥於門市相去在
家無百里得與尤能日往還一帆風帆度烟水物
予諳官久辭家君亦移居住
京華春風二月城南陌尚得相尋看杏花

送道會歸西昌

西昌羽客初朝
天足迹從何翩翩上界從知有官府俗人護說無
神仙說已聚九還單一悉長存鶴胡先飛欲挈留
候然大翮背逐凌紫烟

送殺諭

褒兮拂股辭

京國相見匆匆又相別草色初黃烈北雲梅花漸
向江南雪裡落勸沽酒送君行斷鴻西風十里情此
安藥言官冒冷好將經術授諸生

贈醫士鄭德中

鄭君襟抱如陽春一塵寰絲
京華塵家無所蓄諸善藥六陳之外餘皆新製成
丸散及㕮咀按方如法皆精真見人抱病不得差
痛若有如同其身老人之老幼人幼切近不異骨
肉親不肯屑屑趨勢利不肯役役輕孤貧一心治
療忘勞辛貧病已情方仲人多感德巾謝忱鄭
君笑受尤欣欣人多感德未支恨毋干毋殞良不
噴吾知鄭君非常倫高誼直欲千古更宜手此名

仰滿紙誑言宋濟之後與其人於識誑言之後與
其人

怡壽堂為張指揮賦

將軍乃見留侯孫少年好武兼好文胸藏兵甲自
紛紛心懷道義常存存存若翁不幸早捐落獨持慈
訓顏尚遲只今綠鬢正康強勝種忘憂以自樂慈
親行樂樂有子子已成名與夫似頒數世世樹功
勳豈但温温奉甘旨將軍年年海上行帆旗
旌閒梭譏豈是寇盗息海波平帖軍民寧迩來
北京偶相見禮貌辭容情繾綣自言心壽奉親堂
頌得詞章發光炫愧予才短思茫然濡毫勉為成
詩篇他年太史書青簡定著將軍忠孝全

萬木圖歌為楊庶子

君不見竇十郎靈椿丹桂何芬芳又不見三槐王
子孫世顯必可望君家萬木不可當乃知令祖種
德心孔臧樂善行義於其鄉是當饑歲賑飢荒一
鄉之人無流亡鄉人感德之遂公種樹宗山
陽樹高踰得千尺孫頗公之前而庶樹材逾得
成棟梁頗公之後繁且昌稀来不知今幾萬竊
擇森森成行孫枝茂衍不可以數計但見沒山亘
嶺烟蒼蒼至今鄉之人蒙恩因可量生為室廬死
棺槨隨敘適用不取償
皇天報應何昭彰生君際遇當
明良功名足為親勳楊兩宗

侍從登嚴仍職當輔眞居奉坊大卿劍履參翱翔
林出西之東出色泉石自此增輝光我能為君染
彩繪洞玄深傳出君家之萬木混融元氣搜冥茫
蛟龍蟠舞雲霧颯風飛舞鳴琳琅須臾展掛君
之堂祥風佳氣來四傍請君勿與吾言狂等閒莫
作畫圖張
君恩先德寓于此儼然如在其洋洋君當掃地更焚
香瞻對載拜小楚識子孫百世存翼鴻奇材大用
殊未央嗚呼奇材大用殊未央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二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三

送王仲理復任四川僉事

蜀道古云險憐君久宦遊一家渾八口萬里只孤舟
雪漲岷山曉霜飛峽樹秋吏民懷舊德去去莫遲留

送蕭紳應致仕歸建寧

十載客垣外一身戎馬間非官曉受責謝病却投閒
黃菊晚逢徑白雲秋滿山趣多誰可及林泉送君還

題瑞陽子手卷

瑞陽高隱處山色五湖中路與煙霞結從消淑適
劍擬秋潭斗丹伏寂光紅安得謝人事從遊執背風

送呂太守之汀州

汀州汀水北兹地我曾遊過郡郭雲山繞人家土屋多
民淳無獄訟時泰少徵科此去君為牧應聞五袴歌

送梁先生

賢郎居諫職定省惜相違剡此來為久如何又歎歸
家園梨果熟海市蟹螯肥京邑行還便莫將音信稀

寄寵山人士南

為問寵居士年來安穩無高閒唐陸羽清遠宋林逋
竹裏茶煙細梅邊鶴影孤遙名渾不許好句落江湖

夜宿黃牛峽

煙景除前森黃牛峽轉深灘聲張梓月山影半江陰
滅燭愁依憚臨憐壯心倚篷眠不得何處人猶吟

送吳掾郎從離燕錫省親

作掾已三載兵曹與要機久能勤案牘今喜訪庭闈

沽酒藕花晚行冠步簇肥故山無限好惆悵不同遊

題江村漁隱

釣舟隨處泊風颭一絲輕久已潛踪迹郡城姓名

雨添春水潤山帶夕陽明獨有沙邊鳥月來共結盟

送王御史還松江

擬復烏臺任如何便乞還

特以諸母老多病詩身間爲業松陵曲扁舟湖水間

必眠惡有淩衣綫斎 劉班

送解大紳遊北京

我今在下路曾見帝都城此去壯遊樂能忘遠別情

爐婚部客醉問大護卓行登覽詩千首多應吊古成

送呂永明復任饒州司戶

與君同里閈進宦異西東饒郡久司戶天官初考功

估手常謀祭貨豪遠人通白此應超擢休言秩未崇

野航

踪跡渾無定生涯一葉輕白應隨野趣無復重浮名

訂草斜陽晚鷗波細雨晴不因時買卜那肯泊江城

送張知縣

作宰麻陽去民風雜五溪世傳蠻俗陋地接夜郎西

腐陵多藤酒春餘半竹雞到官應不陋莫惜寄新題

送高貢外省親還毘陵

攜手纔相見論談未忍違我方

帝里君復訪庭闈垓日辭

丹陛春風戲綵衣應知到家後歡別更依々

題櫂舟卷爲醫士許友恭賦

來辭芳洲遠放船心自閒朝隨潮去暮逐落潮還

鷗鳥斜陽外桃花流水間趣高人未識風景出塵寰

謝華穆林先生寄佳菊四枝

佳菊淵籬東朝來寄好風花連人共晚香與意兼濃

般々鶴防白盈々鶴頂紅相看思欲賦才拙句難工

病中雨夜寄

不眠孤燭在風雨送凄涼病骨秋加瘦羈愁夜倍長

自應疏飲食誰復問衣裳慇懃如相念時來[illegible]近林

懷抱怕生愁病來難自由兩[illegible]孤館近人影一燈[illegible]

書劍拜[illegible]江湖[illegible][illegible]無端身外事 上心頭

作平湖秋色圖送寄陸考功

近自吳門別而今已半年文游心自切書[illegible]點難緣

官況青雲表閒身白鳥邊設圖詠色去還買櫂林泉

送流杯別墅卷

曾開高隱處風景似山陰曲澗通流水修篁蔭茂林

興來觴且詠趣在古猶今此本吾家事因君感慨深

製成鶴氅偶作

鶴衣成野服飄逸類黃冠雪素輕於鶴風袪擬羽翰

不嫌過膝短亦喜著身寬見影心猶[illegible]時披月下看

寄黃釆之

只說輕[illegible]去如何竟不來莫非多契合還是久排徊

哎微風前欄[illegible]停月下杯却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興又[illegible]

寄包徵士公愷

愛尔閑情好林堂白晝長楷書臨小晉近體學中唐
水竹一池芡園栽十畝桑不知籬下菊採後有今香

憎蚊

纔暝便營營憑陵若騁能微軀不自愛利口向人騰
座客勞揮扇書生罷炙燈殊風來旦夕知爾不須憎

宿維揚

淮海風流地狂遊記往年飄零重過此懷抱總非前
處處唯孤劍曼㨿共一船故鄉田角望烟樹渺江天

遣自怡軒

寸步世所宜斂迹且棲遲口獨與心語人皆莫已知
落花啼鳥處臨水看雲時此趣古今在誰云不自怡

雪夜與鄉人旅邸中小酌

客舍雖寥落清樽喜對傾似同今夕醉忘却異鄉情
炭熾寒猶在燈殘雪更明獨憐辛苦去一騎上邊城

代州道中

堪咲渡邊塞行行路轉餘稍陰憂雨雪纔霧若風沙
逆旅人無客征途犬護車不知緣底事淪落向天涯

南雄沁州道中曉行

日曉從雄程嵐霏逐沁城路隨流水去人入亂山行
澗危春冰滑匡陰凍雪明鶯花南國近深慰客途情

喜家兄以中自滇南歸用朱公孟韻

弟兄雖幾人舊業只吾身共歎久行役應知多險辛
髮沿詩卷在鏡影鬢絲新得遂歸來志吾樽日可親

題雲山搖帆圖

煙霞知幾重樓觀羽人宮路向橫頭過船從溪口通
杖藤尋絕壁古澗夾高松安得投身去長吟鶴背風

題漁樂圖

釣罷得魚鮮舟維野店邊門同三兩伴盡醉百千錢
弄笛松頭坐披蓑蓮底眠煙波隨處好身世指悠然

明夜過鄒氏溪東別業

溪口維舟處門喧見挂雨來山郭夜木落野塘秋
座間香猶在行厄火尚留主翁情意厚將酒更綢繆

題七澗卷

桑榆宜晚境築圃近芳堂鑿沼分流水編籬補缺墻
雨晴瓜葉綠風暖菜花香客過聽雞黍村醪勇進嘗

韓樂菴先生同留宴雪洲館中韓以詩留別遂次韻

閑身江海上世事無嫌聽吟葉逢人論扁舟到處停
雪鎖新水綠雲盡遠峯青何事思題早潮生未滿汀

寄鄒希遠校書燕尚書行東屏

萍蹤俱是客書館喜相隣來往頻多路今逢又一旬
酒應端午醉興似少年貪煩詩將素道池魚蝦餉資

代雷州端陽招客

侍御逢端午葵榴照眼新君雖非飲客我豈獨醒人
綵索穿兩紫蒲樽正可親高情如不棄林下望車塵

病中述懷二首

卧病得休暇投斯百念非任真招物緣隨俗與心違

露草亂蟲響雲霄一鴈飛
君恩知未報何敢遂忘歸

同年才五九底事便衰衰壯志逐時減新愁與病添
日晡思啖粥風吟怕釣簾有客來看命猶談旅境耕

送王檢討使朝鮮

秉節赴朝鮮時
恩逐殿前華光寧有問何慈白無偏聞時經遼地雲
恍拂海天遠人迎拜處應識使君賢

病後寄同志

少小頗知學老來何足論自慚書翰力難卷
聖君恩一病較纔好兩眸看漸昏客裏無儲物唯喜
知榮存

寄沈徵士

米陽沈徵士於我久相疎聞別已三載往來無一書
情懷終白若容貌近何如遲想諸卿好家庭樂有餘

贈蔣御醫用文

醫名近扁鵲傳派自長桑屢見回生効多藏經
進方竹深通藥近花外掩丹房清合常供
御衣紛襲異香

送宏上人住保寧寺

別來忘歲月相見又飄然去住渾無着行藏只任緣
故山唯落木廢刹鎖荒烟師去重開社香燈祝萬年

送冬行黃繡紀善歸莆田

送別冬淮上冬湖淺淺沙寸心應

心千里整還家客路多芳草都門正落花微書看又
近木公久煙霞

送人歸省

遠別念親闈
君恩獨賜歸綱闈經月到一水片帆飛粱稻成初熟
蘋藜秋正肥遲知調膳處綵服映春暉

送梁益州長老之四明

陵公方外士去住兩翛然有相皆成幻無心即是禪
鍾聲山寺月影海門煙花續祖燈去能忘應世緣

送韋秀才歸松江

扶策來
京國經年未一官籍名通越閣獻畧任長安身病憐

親老妻亡念子寒
恩教盡歸去不是學張翰

挽吳母

令子居郎署慈親白髮垂每聞朝就養誰料遽成悲
太史書阡表名卿集挽辭獨憐枓日裏無復倚門時

送鄭州同知

考績上銓衡三年喜政成郡人多頌德朝士半知名
落日孤城遠秋風疋馬行遙知溱洧上父老久相迎

中秋對月追憶去年諸公送有存沒升沉之感用成近體一首

中秋已過半芳樽誰共親可憐今夜月空憶去年人
行久蕉間脆存亡草上塵揮杯勸孤影只合伴閒身

寄蔡景顏

始因從宦出先世揚州人嗅跡久居楚語音猶帶閩
田廬依婦族圃綸贈交親千里聊相問身安莫厭貧

寄劉士俊

劉郎醫術好風致已達仙凡閱藥少人見秘方多祖傳
家貧誰所實客至即留連壯歲不相見令人思惘然

寄徐伯玉

每懷徐孺子文彩共誰親早歲◻多疾衰年又後貧
苔痕上古甃松影過比隣獨◻◻◻好詩家幸有人

寄徐九疇

氏族南州派逍遙風亦好潛幽居臨◻清藝祖家梧
地近傍城角花深露蛩尖年來白髮短踪跡隱東塘

寄潘子安

潘郎家只淹佐郡上望塘縱酒官情薄耽詩野興狂
才名雖猶甚家業已荒涼聞說喬公女嫣嫣鎖閣房

寄孫景昭

每愛孫公子風情不可禁留賓開樽具呼妓合胡琴
杯泛忘形酒囊得覓◻金別來嗟已久鬚髮雪應侵

小秋湖集分韻得尚字

秋半露初白月高天更青相逢如此夜不飲若為醒
急管奏清響長筵列廣庭百年能幾會杯到莫留停

題源隱

風景似仙家山廚飯熟麻忍人知姓字避地隱烟霞
流水一溪雨種桃千樹花莫教漁父識出向世間誇

贈陳同僉廷玉

司僉雖小職
京國掌軍儲
天近承
朝見官閑如隱居秋風三畝宅春雨一園蔬咫尺頻
相過毋煩重致書

送張邦達之四會

送君之四會接境近番禺其俗居相雜炎涼候頗殊
時清銷瘴癘地廣闢膏腴政績二年後應知德化孚

送王生還錢塘迎養

親老當迎養江帆去路賒故鄉雖是客
上國久移家愁竹添新筍春萱看晚花到來應倍喜

甘旨樂贊華

送楊教授之邵武

教澤之閩郡諸生集琢磨莫言居職冷應見育材多
驛柳搖孤影秋衣換夾羅去途經浙水借茶相過

送黃仲蘊之安平鎮巡檢

荊說安平鎮荊湖當要衝瀟湘合二水衡霍拱千山
地僻居民少時清盜卒閑遙知到官後足作醉吟閒

挽翁企德學先生

別去兩經冬書來書更頻只期重握手豈料永傷神
祿養悲無子情親泣故人遙憐籬下菊今歲為誰新

雪夜凱師留宿戲贈

歲晏年將老無由斷愛情閉門辭俗客下榻待吟僧

茶黄蓉冰湖梅板雪夜燈要能同此趣
京國許誰當

寄匡世德

匡君一別久蹤跡近誰嫁義盡風流在年高故舊稀
流狀遂月上獨立看雲飛只數階庭下無人識綵衣

題臨清書屋

吾家傳文獻世業喜聯芳書積數千卷門開半畝塘
天光明鑑淌燈影夜幟涼未許終嘉遯遥應入
帝鄉

深靜軒爲雲石長老賦蓋取杜少陵竹深留客
處荷靜納涼時之句以扁其軒云

何處可追游茲軒亦最幽穿林開小逕鑿地引清流
竹色明書幌荷香散茗甌高僧尤好客欲別更遲留

贈陳景中昆仲題所畫竹上

到京今六載良府燭勞勞在客誰知己惟君弟與兄經
過常餽藥問疾留清詩此豈云報相期歲晚盟

暇日齋居偶成

勢化河源々衰髮已蕭々偶得撈殘讀都將世慮消
水流虛谷靜雲度碧天遥獨坐忘言久西山對寂寥

初度

此日逢初度長年客
帝京雨不川
悠徬四海共與康猴瑕道青瑣需茎向玉堂不須探

青者歌此淮瑤觴

濟寧分水閘訪鄉人王大使

自說到官久往來多見臨上堂詢旅況對酒話鄉音
日落郡城晚河春閘水深南歸應有待淨掉擬追尋

東昌與陳德軒夜別

匆匆客路邊不得共留連公館燈前酒王程月下船
孤城橫曠野斷雁落平川別後重相憶應知夜不眠

和趙彥如先生中秋對月韻

秋半晚涼新空庭迥絕塵共看今夜月況是故鄉人
展席聊呼酒烹魚旋用蓴清光千萬里隨處可相親

送台州醫官裘訓科南歸

學業究岐黃新除拜
寵光濟人惟用藥從宦不離鄉選勝登霞嶠尋真訪
石梁因知歸思趣不敢問奇方

賜鄉瓜

異方充貢物錫
賜出
金門外表袍爪筒中濕雨露恩香甘宜作果堪可
剝尊銘刻須珍襲留遺及子孫

挽李母共字玉大理副

閭里共稱賢中途喪所天教兒登顯仕抱志守餘年
京國輿靈櫬橫山入墓阡銘文書琬琰尤足慰重泉

得家書

昨夜鄉人到家書喜見投展開三四讀添却萬千愁

舍弟貧依舊山妻病未痊那堪諸紛雜日日望歸期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三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四

七言律詩

送俞知縣克明服闋赴京

解綬遂來廬墓側俄然三載廢鳴琴哀情那盡思親淚壯志難忘報國心馬識京塵嘶晚道人經官驛聽秋砧恩深不日承書下好爲休泉早寄音

題蔡教諭先生詩冊卷

然旅香馥長自舞鶴猿何遠永相違設淚老身中夢雖識丁仙海上歸舟斷夜隨秋月在眠存春迷雨含微空階畔水蕭蕭塚落日淒風鳥雀飛

寄吟洲

半百幾過一歲餘老鬚如洗最堪詠富將詩禮傳先業老向田園樂隱居梧桂陰森環第宅芝蘭萌茁滿階除以聞賢母水霜操千古名傳太史書

過趙徽君文昇隱居其世爲宋宗室世孫元

又今誰識舊王孫高隱澄江郭外村宗室世傳家譜在狀元坊建鳥巷存清秋山色欲當檻靜夜潮痕直到門擬將初杏重相過索當新酒話河豚

酬華蔣林見寄韻

可笑先生七十餘年時留習未能除閒吟窗案對忘酒老眼看花冷發書半榻秋聲吟細細一燈影髮跡亦紛番欲待相尋去尚恐嫌人少問居

送楊昂從戎

溪口停橈別故人臨行不覺淚沾巾一身零索觀
同旅鸕眠松樹託近鄰蠻洞曉雲晴復雨瘴鄉冬
日暖如春可今
聖主多恩澤久屈應知惜可伸

留別雪洲東川

一好深濟名門機參差芳蒂映喬柯偶來為客住
同久游宦人識較多亦好壺觴陪醵集秋清蕉
帳驍緩歌無端從此遊去主喜勸倦奈君何

夜宿丹陽道中

心出門綿綿日鄉情無那便思家初從巽騎金
十間入下拴州上小半客路晚來投旅店鄉音可

復近

京華不眠苦秋詩情惱吟落寒燈一穗花

宿天界寺用石菴遊惠山詩韻

木空山古寺秋尋僧聊遣世間愁塵勞似海何
時了野趾如萍著處浮對榻雙同林下宿茗茶開
引閒遊明朝又欲飄然去一榻輕烟洩石頭

題慶壽寺呈老惠綠杳

持向蓬瀛玉笥因當軒懸處處藤蘿續楚壇零塵
氣遠切製應知品料金餘地每延孫館月檄風吹
颺一絲烟感即分恵升無意阜觀令入悞入玄

秋風臺

黃屋初乘入故鄉悲風曾此醉壺觴因知有國因
三傑沒溫無人守四方豐沛到今何寂寞風雲終
古自飛揚荒臺獨上追陳迹空見殘碑傍夕陽

元日早朝

七年從事玉堂間又值新正立晚班來道旌旗嚴
五輅充庭牟貝雜諸蠻和風暖入承明殿瑞靄晴
開萬歲山
聖代信然無隱者布衣都得拜
天顏

和錢博士先生除夕感懷韻

京華住久客囊殫對影蕭然守歲闌酒浸屠蘇燒
獨飲盤堆苜蓿共誰餐家山在夢相思切心事??
人欲說難年沒一年多白髮旺頰何處覓金丹

觀大祀

雲漢昭回月正中
聖君嚴祀恭蒼穹
冕旒肅肅威儀盛玉帛煌煌典禮崇
鹵簿森嚴對瑞靄簫韶穀奏度祥風百神咸格
宸衷喜須祝繁釐萬國同

除夕有感

坐擁寒爐夜不眠漏聲聽徹欲朝
天但知節歲逢新歲不覺中年又晚年斗轉正貽
丹闕近春回處自上林先幸達
昭代慚無補獨立東風思惘然

送朱珊服還江西寫送別圖并詩于上

初拂東風吳岐寒送君沾泗出長亭閑身已遂還
家樂直道方知處世難紫燕庭空山色好雪消彭
蠡水容寬離情一段難圖畫留取相思別後看

送張副使赴四川憲司

從節遙臨白帝城
聖心欲慰遠民情狼跋伏波風行萬里高標海宇
清劍閣日斜驅馬錦江春好綉衣明還知到日
猶行處父老扶攜夾道迎

寄題任大老萬竹深處

萬竿森立翠交加蒼雪紛如天雨花風度微涼侵
貝葉月明清影落叢林深燈瞑時聞磬遶裡烟
生白煑茶何日相過余玉板禪關尤恐溼雲遮

牡丹

魏紫姚黃取次栽清和將近始花開羣芳任意余
前去國色多情殿後來簾外日高施帳幄酒邊風
暖醉亭臺東君賦予何多也無限繁華獨占魁

梧桐

近種高梧金井傍童童如蓋勝彫欄豈惟清廟中
琴瑟佇看朝陽鳴鳳凰得逃自憐承曉露知時那
肯著秋霜對候公退銷蕭處滿院清陰白晝長

送吳大僚還京

歲暮金臺雨雪飛匆匆相見只相違年來多數交
遊少別後林今信息稀馬渡潞江春意早人還
京關晚光微親朋見問無多及況味依然老布衣

重過小姑山

不到小姑今十年望中風景尚依然蘊山金剛送
天外漢水綠浮飛鳥前祠下女巫鳴賽鼓沙頭津
吏候官船尽點泛霓裳怒浪石成深羅辟亭

黃鶴樓

日暮江天獨倚樓樓高對望思悠悠仙人不見鶴
不返江水自流山自秋七澤渺茫孤鳥度三湘寥
落片雲收數聲長笛知何處懷抱不勝今古愁

黃牛峽早行

灘下持明船早發起來蓬底尚餘酣浪花夾棹送
晴雪空翠撲人飛曉嵐勝跡登臨多自悵畏途跋
涉信難諳何當長揖人間事老卧林丘頗自甘

月夜過瞿塘

瞿塘灔澦足風波一葉官航抵暮過峽盡須看江
路闊山開无處月明多圖分八陣石猶在柱鐵重
關鐵未磨惆悵英雄俱已矣令人千古獨悲歌

重慶道中苦熱

巴近瘴鄉秋暑熱客行長日汗流顔草蕪瘴氣熏
人醉馬蹴飛塵撲面來望近驛樓思偃息行當山
路苦縈廻憲懷謾有相如渴深愧應無作賦才

夜發資縣

過雨晚來涼氣好征鞍夜發宵遲殘月難照路欲
如畫風葉滿山渾是秋度水棹鳴津口遞廟烟燈
起驛邊樓驅馳本忝勤

王事添得詩情分外幽

曉過雙溪道中

殘月欲低溪水明林香拂拂曉風清鳥從萬木陰
中響人在亂山深處行境與古今心獨賞趣幽翻
覺句難成不知蜀道幾千里一路吟哦到錦城

至成都

京國遠來將萬里士民懽悅共謳吟久欽
西伯施仁政終見
東平樂善心江帶錦城花爛漫山横劍閣樹蕭森
只今
宗社安如石
聖念尤親九族深

題杜工部浣花草堂

浣花溪上草堂前想像當時思惘然墳老風塵多
自感身經喪亂復誰憐瀨從江夏浮鸚鵡獨向西
川拜杜鵑知己惟憐有嚴武醉言何事又招愆

武侯廟

忠義分明兩出師令人讀罷想當時躬耕本是巢
由志潛起那將管樂期魚水一時心已合風雲八
陣石難移長星不使潛萌墜禮樂重興未可知

相如駟馬橋

相如辭賦擅風騷浪點臨邛逸氣飄犢鼻豈應妨
滌器駟車直欲換題橋才名當世費金重高志淩
雲碧漢遙富貴如何繞瀟灑白頭吟裡恨偏饒

酬四明王敷陵彬見贈韻

君才堪作濟川舟悞我無能異己秋江左家居渾
解笑山陰宗派尚綢繆紆披絳帳崇師道謝史
金門久住通政思相逢又相別玉瓶同挹醉沙頭

再用前韻別

西蜀江上從遊舟落木啼猿總是秋慨我平生多
抹宗憐君一見卯綢繆宦情那肯輕何志鄉語偏
餘事詩遊別後相思重同首吳雲過遠海東頭

酬廖紀善去急贈韻

丈參芙蕖映碧灣令人相對意忘還官閒將俸堪
酤酒公退鈎簾只看山簪筆螭頭居紀職趨門
下出朝班思君政似仙凡隔瞻望楚瀛弱水間

再用前韻留別

巳渝西上幾十灣纔行何捷又從還歸路漸看
京口樹吟鈴遍蜀中山黃花笑我思秋速白鬧
憐君縱曉班會別人生那可料鄰音須從泚來聞

中秋對月

皎皎冰輪對客圓客心相對兩堪憐清光此夜異
常夜狂興近年非少年弟戍邊城勞別夢兒留鄉
井望歸船一家骨肉分三處應共感懷多未眠

送陳尚賓還靖州

嗟余闊海度年華爾復離家更可嗟舊業幾年翻
似客異鄉重到即為家迷連雲夢孤帆遠日落[illegible]
湘斷雁料後夜月明何處泊相思回首各天涯

舟中晚望柳坊有懐諸公

烟深孤塔是延平路近都城壓眼寛 江水今無南北限山形原作虎龍蟠雲開鰲闕朝陽滿月落奔淮晩色寒遥想此時天上客從容鳴珮列鵷端

謝惠皮㲲

拜惠仙㲲三尺圓淺戈文采瘦藤穿最宜貧踏長松下又好跏趺罷餠前四體但能安即了寸心尤覺得相投題詩欲從辺琉蘇咲對青燈夜不眠

題贈秋林亭逞圖

書劒飄飄年復年感矣初見即相隣行藏只說都由己衡達寧知却在天遠塞關河連落日故山亭院鎖秋煙多情猿鶴應貽誚荒却當年種秫田

為黃侍讀賦瑞菊

秋英特秉君家瑞合蒂駢花色更佳緣因兩寿雙節在分金管鮑兩心諧霜凝畫調連吹風動芳叢並股釵知是花神慕加倍何妨費日醉高齋

悼松菴性湛師

方外交情師最優尋常相見即相謂蕭國對坐臨松雨茶昊同摘漏澗流丈室獨存禪榻冷一燈空照影堂秋因知去住皆虛幻種我能無感舊遊

送陳指揮文懿還宗德

將軍先世太丘陳功著當今滉瀁臣奏勁忠勤劒聖主文將威信服蠻人船衝官渡湖鯨息馬蹄京壓柳色新聞說轅門臨勝地挑花開遍武陵

寄以中家兄 時章叔子仙遊嶺居

客窓無事即思兄消息傳來信且疑萬里獨堪悲我乎一身誰料老依舊田園泗是供庭樂杯酒聊時適性情安得乞閒尋舊隱白頭相對了餘生

寄錢汝康

衣冠楚楚整容儀吳越雲仍茶戲支應從最動官府事逢入多誦兒仙詩秋收南畝時供酒燭夜西窓夜吳恭愧我塵途歸未得衡門何日共棲遲

送陳孟敷遊吳中兼簡諸友 二首

歸把官舍港朝牌田首鄉山子獨歸去路祇迷條雨滯到家應喜樂苗肥青樽舊約呼隣酒白鳥長盛殺

客泳吳下故人如有問垂老斷泉石久相違

送任大參則之福建

都亭南望路迢迢伏折雙旌引去招官拜大參外省入按淸㴱謝中朝風迴海船珠箔集雨洗閩山瘴沴消脈遠畧宜恩信立竹駐節政措民謠

題竹

林下蕭然拔俗姿雖隨花柳鬪秀時秋深風雨纖誰能識得此君清只自知節帶粉痕龍骨瘦殊懸清影飄飄起後高風逸世眼相看松未宜

題潘克誠菖蒲卷

一寸靈根九節生入傳先生是佳名吾聞久服身長健更喜相看眼倍明露帶曉光珠滴遊水涵秋影劒崢嶸題詩記浮池亭上客几無塵宿雨晴

寄內弟對坪

別來不覺又秋風塵面君家壯眼中雅子情婚初學語慈親年老近加顏新乃每對千竿竹先龍應添幾尺松世業書開能復舊休將百慮一身空

題友竹軒

淡易飄零松已老此君交久更多情晚涼移榻林影秋夜讀書來雨韻勁節豈隨時俗態虛心常歲寒盟正似本來知己直造敲門肯見迎

寄鄭舜英

玄疏書法又能詩眉宇分明玉雪姿共樂吟樽引弟獨持門戶歎無兒鼓間茅屋風生竹十畝木四水橫陳悶悵別來渾二載孤窓明月幾相思

寄潘克誠

年來潘發漸成翁錯架牙籤是方數轉幽欄錢一披低底卷花房賢郎成器調湯催童子新晴曬藥忙閒說家西新買地半栽蔬果半栽松

寄余彥行

客途無處寄相思交誼如君更有誰豈獨世間我輩久將詩禮又吾兒齊前曲逕稠添合外墻橋細柳異鄉夢覺來猶歷歷不知何日是歸期

寄古鐵先生

鶴髮童顏九十翁數間書屋傍瓊東通仙每得懸壺術遁世長思倚綿風春暖滿庭浮瀣綠夜深丹火伏爐紅別來萬疫空惆悵何日從容話笑同

寄德齋先生

拔類時將到此城鶴骨清癯步屐輕不是聖賢過得定因官府說閒開黃花綻遂秋霜曉紅楓登塏宿雨晴嗚呼近看莊子幾閒對家庵盡餘鳴

寄呂彥良

生平與數老歸休有背龍鍾雪滿頭聖主特頒新誥勅朝臣多說荷從遊園池雨盡喻魚靜窓几秋清竹樹幽昨日有書來喻晃意銘忘欲向人求

寄一默余君叫我

聞君哀毀若為情肯以翁然髮雪明昇日祇應勞關政簞瓢猶且記門生慈帷慘澹秋燈影破屋淒涼夜雨敲如此孤貧良不惡乾肥那得免憂驚

寄匡世德

風流應不似當年鏡裡愁看雪滿顛博異更無憂客對酒杯聊共細君傳久拙粗逕難供來舊績房奩盡費錢育俗多男又多累一身無得以高眠

寄浦樵翁

一幅烏紗兩鬢絲令人常想舊容儀討名老去尤推重藥術年來更絕奇紅杏軒窓春濃濃綠楊阡

巷壹遲々述知燕處渺無事水戲跳龍浴西眉

松筠軒

窓户無塵一逕深古松脩竹翠陰森采花為酒春金粉挑笋作蔬抽代籍夜月每看揺涼碧秋風時聽老龍吟下土渝胞幽人操誰復歲寒同此心

送王經歷

六十雖稀致仕年昔今猶許戀林泉近臣殿陛宣
恩台朝士都門外袖送江帶去程辭建業山迎鍾梓入臨川遥知今歲重陽節應共比隣酹菊邊

題蒼莨池館

軒窓開處小池平翠竹新栽遶逕生洗缽每驚魚躍起歸苔時放鶴來行涼生清籟秋偏早影動微波月倍明悉得王猷知此處幾番直造不通名

自從同京舟中渡江而作

千里樓船江上送狂歌醉舞浪花間今宵對酒莫辭飲明月到京無此閒落日寒潮揚子渡淡烟衰草秣陵山壯懷不必悲前古共聽鳴珂侍曉班

送鄭尚書致仕

或顧南宮歲滿替尊堂沐
聖恩深名成早遂還山計身退猶存戀闕心車馬都門爭祖餞盤飱鄰曲共追尋知君孝義傳家久

子孫亦能惜陽金

用韻元日早朝和鄒先生

珊々珂珮北趨朝緣仗森嚴御帆旋禮樂奏韶方物表天香飄及近臣袍風微上陛春光早露濕金莖日影高班退又聞催入醼宮花簪帽醉歸豪

和蘇批討先生除夕前一日齋宿翰林

職盡重城殘雪殘詞垣齋直坐更闌金蓮光燦清紗夜寶鴨香飄玉署寒聞闕喜同鳳宿明堂遥想家宴盤此身幸際昇平日三策何須獻治安

贈潘勝初

都門一笑喜相逢與君春衣酒肆中且放襟懷同笑傲莫將眉宇論窮通别龍蟄後今安在良馬群中久已空老眼到今無著處醉来江上目飛鴻

送陳指揮赴廿肅

家聲由遠傳来久許畧尤能多出奇
寵命近聞陛上将英威應見振邊陲屯開渚野千營列獵遍祁連萬馬馳
聖代豈徒脩武備要将恩信伏諸夷

碧杏花春色卷

年来方杏種成蹊結得數椽茅屋低尊長皆陰席卧花明蘸隱聽鶯啼曉天白映梢頭月雨遥紅

粘屐衝泥自是蛮仙風致在漁郎休道武陵溪

曉發通州望
京闕作
小雨初晴曉霽開
五雲深處見樓臺山連遼海
金城固春滿關河
玉輦回星漢共瞻
天漸近衣趁重登客初來欲飛于墨跨雄覽愧乏
揚雄獻賦才

到南京
紫禁鐘殘萬馬奔曉隨仙仗出
都門送行不盡親朋意尾從深宗
聖主恩日出海霞紅散彩雨添江水綠生渾忘高回
首瞻鍾阜
王氣龍蛇勢獨尊

到北京
總別南京又北京客途渾是月餘程舟車不覺經
行遠冠珮重叨扈從榮廣陌過所初到馬
上林時聽篟啼鶯辭發且醉
都門酒自慶餘生際
盛明

和曹侍講禁中聞鶯韻 荼字子啟號西墅甲申狀元
綠陰深雨濕朝霞
紫禁啼鶯覺化華聲度簫韶偏宛轉地臨霄漢縱
喧譁幾穿瑣闥千條柳又隔薇垣萬樹花佳鳴寄
來難即和只愁貽笑大方家

和鄒侍講雨後夜坐喜涼有作韻
一雨渾無六月炎
竹滿流水晚來添近居貢院新開第初試涼移棋
場繡古鴨香飄風滿席涼添光射月當檐夜深不
寐吟哦又詩法輸君律最嚴

再和鄒侍講韻
雨餘殘暑不知炎夕多君逸興燈下展書橫
一榻酒邊濡翰月下簾只為栖鳥宣樹風約流
螢直到檐我欲效僕衙齋坐休將禮法待人嚴

三次鄒侍講韻
天近郎官入夾來涼氣雨餘添樓臺何處映
橫笛於杼陰繡吟對爽烟過曲几明窗綠
漢傍毛詹翻思織江南日冠服何由得整嚴

酬朱達道先生見寄韻
聖主鑾輿事北巡山川皆被寵光新榮當
邑踵叨清聯忝預絲綸愧昔人畢業未嘗闕著久
絨題先寄見情頻近知才拙後真盡竟均霑雨
露春

和曹侍講新建秘閣韻
帝城東望勢岧嶤
阿閣新成逼九霄玉署近臨

青瑣闥粉垣深映赤闌橋夜窗燈火明蓮炬春殿
花鞦識鳳韶誰似相如才獨嘯賦成九叠氣飄飄
新成秘閣倚岩兆碧无朱蒙联紫霄翠柳泱哉
香花路玉欄斜轉
御溝橋
絲綸炳爛文成綈欲頌鏗鏘韻協響定有青藜來
照夜紅光高逐
玉宸歟
題華節婦卷 夫病五逐白經
借光曾將百歲期一朝凶變竟何為微軀只合從
夫死大節寧堪使婦知鏡掩青鸞藏細匣線拋白
練繫雕楣于今同穴埋雙柩連理應生墓上枝

挽許生岳術
若翁已失平生望對客無言淚灑衣遺墨尚存新
著藁小齋空積舊藏書樓成作記應難測地下偷
文惡不虛自古多才偏夭折茫茫造物竟何如
挽張真人
憶昔
登瀛觀白許同仙籍注瀛洲謹閒取氣逆無揺
不復焚香挽大還蓬鶴逍遥三島上樓臺縹緲九
霄闕世入空自藏遺翰遐矣高風不可攀
和縣酒胡先生題種菊韻
佳菊移從何處來叢叢相對共徘徊閒情未得縣
邊種老眼長看客裡開花吐清香飄洲逐根培宿

土砌成臺高風送纂御彭澤詩句應須著酒杯
又次聞鴈韻
燈殘孤館獨眠眠斷鴈那堪此際聽老去情懷渾
似水年來蹤跡尚如萍一天霜月飛何處千里關
山想寧馨料得豪家無此況酣歌清夜對娉婷
北京八詠
居庸疊翠
峯巒疊疊樹重重蒼翠浮光向日橫高樣青宵幽
壯極遊邁紫塞到東纔路通絕域來番使天設重
關壯
帝京四海車書今混一好磨崖石頌
皇明

玉泉垂虹
樹杪飛漢落翠微分明一道玉虹垂天漢低映蕭
寒照地脈潛通太液池遙望直從雲盡處近聽渾
似雨來時黃茶不讓中泠水陸羽多應未及知
瓊島春雲
蓬島瀛壺金碧中春雲郁郁又霏霏曾為甘雨從
龍去又向朝陽逐鳳飛玉几爐烟同縹緲
彤墀花霧共依微從來此地多佳氣五色成文繞
禁闈
太液晴波
翠浪粼粼帶碧烟瑤臺西畔玉樓前
九重地隔人間世一片秋光鏡裡天星斗轉時入

漢近芙蓉閣霞綠雲連此身已得隨鵷鷺共沐
恩波祝
萬年

薊門烟樹
雉堞微明散曉鴉重重烟樹萬人家輪蹄雜遝香
塵裏樓閣空濛酒旆斜翠柳陰遮櫳宿雨綠楊
處繡晴霞都人歲歲清明近此地尋春競物華
西山霽雪
雪滿西山繞
帝城憑闌清曉看新晴千章玉樹臨風倚九疊銀屏
向日明都市酒香春已近
御溝氷泮水初生天應預報豐年瑞萬姓謳歌樂
太平
盧溝曉月
塵蹄重來趁曉裝雞聲殘月樹蒼蒼數峯雲影橫
空闊一帶波光入渺茫人語暗喧𨓏戍火馬蹄寒
踏滿橋霜之中風景饒詩思況復樓臺是
帝鄉
金臺夕照
黃金此地曾延士極目平川夕照斜水遶易城遺
蒯紫四連貫沆碭農家蒼茫暝色烟中樹縹緲晴
光雨外霞千古高臺餘舊址西風殘柳集寒鴉
一
送閭編修復任還
南京

十載詞林來考績兩京往返遊遊縱行跡處添
新藁拜
命歸時復舊官雨過林陵山色好潮生楊子水容
寬雖知別後重回首塞樹江雲路渺漫
送李教諭之無錫

送別
都門酒淵危吾鄉今喜得賢卿
中朝正值文風盛後學應蒙化雨施鴻度江淮翔
洛早為行齋魯雪晴時故人相見如相問為說年
来鬢已絲
仍華樓為金溪趙公埋賦
君翁仙去竟如何手植頭杆已滿坡門口直開三
逕入樓中應待七賢過書長尤富氣嚴嚴從靜清
風黎瑯珂最好年年春雨後階前斜綠珊多
挽移先生共二子 [illegible]
騎鶴當年詞
平生布抱蘩杖入軍門六韜通過 [illegible] 雲含二子皆淨
雨露恩丘壠豈期身遽殁功勳 [illegible]
國長存蓮公邀道真奇事太史于今可並論
元夕賜宴觀燈應
制
紫禁春回景物饒千官陪
宴賞元宵綵臺和影来二島燈月交輝徹九霄錦
隊喧時呈角觝

平臨處々謳歌太平氣象年々朔萬國謳歌仰
聖
人間元夕喜天晴況復繁華在
帝京
鳳輦遙臨雙闕迥燕山高倚蔚藍明太風車馬塡
都市夜月笙歌滿
禁城不是吾
皇重時令要同黎庶樂升平
翠仗鰲山對
閶闔萬燈森列砌樓臺初疑星宿徹垣衆又見神
仙闕裏來火線走空飛夜電香車塡道動春雷臣
民共樂
恩光鍾頌獻青
皇萬壽杯
望近仙家十二城
君王元夜宴
瑤京月華凡識燈毬進春色先從火樹生平地蓬
瀛開勝槩半天歌管奏新聲小臣朝獻升平頌億
歲千秋仰
聖明

四友軒爲陳考功賦
每愛大夫多晚節復憐仙子占陽春此君既共耕
三友我輩何妨屬四人歷盡歲寒盟已結生同臭
致意偏親幾首詩河高軒下後此忘形各任眞

次康教諭昇仕松溪縣庠
匆々相送出都城回首松溪兩月程行菓近迹新
嘗述到官仍復舊師生壇開紅杏微風暖池長青
芹細雨晴今歲秋闈攀桂客多應牘下占姓名

遊天王寺用備詠王時彥韻
古寺尋幽竟夕暉敗垣芳草路微微鳥啼空院僧
何在樹老閑庭鶴自飛靜對方池移石坐高臨
塔看雲飛平生自信心無著不是衰年始息機

送友人
拔老還鄉興已絲風流誰識興年時數問書屋螢
花繞千里樓船婢妾隨寶劍每將燈下看玉簫應
向月中吹人生此樂如君少莫咲吾儂拂袖遲

送武當道士李山巖用王偁詠英韻
暫携笙鶴遠朝
天盡道丹成骨已仙嵐捕住來馴虎豹荷衣著破
帶雲烟歲周甲子何曾記夜過庚申便不眠回首
故山疑與好咲歌風月浩無邊

贈孫碧雲還武當
錦朝
金闕便言還自是高風動
聖額身作地仙逢
盛世而承
天語住名山重々㝡殿空肖上六々峯巒紫翠間對
得塵緣無一點此心應只伴雲閑

哭林侍講

早登科第占魁名載筆曾同客兩京夜靜玉堂邀看月春深丹禁坐聞鶯才華未及施經濟近詔寧知隔死生老我情懷怕傷感不勝雙淚為君傾

題張中書恩中

扈從出塞

聖主巡邊馭六師君簡扈蹕共稱宜天威震動風雲合胡虜歸降雨露施策馬晚村隨仗濡毫夜直近形墀人生際遇真非偶既致功名又

感時

胡祭酒索寫洪崖圖依韻奉答辭之

繞過中年又晚年筋骸疲倦眼昏然久將清事抛成懶忽得佳章喜欲顛珠浦光寒秋見月上田膏潤暖生烟便當十襲藏書篋留與兒孫作世傳

境過中年又晚年一身多病已頹然謾將詩酒對遊遣不復毫纖醉裡顛數葉竹梢承雨露一拳石寄風烟若言欲得洪崖景仙跡尤難找筆傳

題何雅言古柿山房卷

山房栽柿久成林手澤傳香直到今根與造關同長養葉連脩桂共蕭森霜明秋色垂朱實雨過春雲結翠陰參見奇材常華出憑知究竟植來深

竹溪房為劉孟功題

萬竿森立草堂前門巷迂迴小徑穿席展翠陰留客醉詩題玉節許僧鐫未秋已覺涼生枕清夜那知月在天老我情懷怕蕭索卻疑風雨若為眠

茅屋為秋風所破有作

西風昨夜起狂飆捲我茅齋屋頂穿紅日遥光來枕上白雲拖影到床前破鐺莫著煎明月古硯誰憐苔蘚碧入一夜寒窗淒不寐寸心直至十年遥

過淮安送周文盛歸吳

我昔送君〻孚家君今山梓我天涯萍踪又向吳時會蒲帆吳鷺雙吳華淮海雨晴湖湧日邊城春暮雪隔沙江南最是關情處茅屋晚風開杏花

題赤壁圖

當年坡老謫黃州與客曾從此地遊簫舞潛蛟幽客底船迎孤鶴斷磯頭半蓬月色水輪跳萬頃波光玉宇秋三國英雄淮復在一樽還為酹江流

送川驛宰滿君復任持卷求詩

三年傳舍官如舊來往迎陪不厭頻掃逕情迎天上客折梅長寄隴頭人驛樓樹暗濃烟鎖官柳花明楚水春待我南歸重經過索茶沽酒莫相嗔

登盱眙

縣郭高臨紫翠間泊舟來此一躋攀片帆南望無多路淮抱西來第一山僧舍遠臨松影合水村渺在蘆根斑登臨不用悲今古處口樂湖山往還

月近軒

軒居寥寥小於舟窓户虚明皎兕流月色正圓思載泊波光雖定撥垂釣不憂千地風濤起最喜近人生漢汀無限沈洲烟水都請仙何必學鍊遊

客中元夕對月

異鄉何處看燈好片月多情對客懸遙憶故人千里共又肖新歲一番圓愁中燈火逢今夕醉裡笙歌記往年蹤跡漂流難定止舉杯端欲問青天

出塞述懷

欲和天閽杳不通身投荒服遠從戎王孫誰復韓信行伍何由拔呂蒙風折布旗邊地吟月明茄吹塞樓空丹心去去終期報罪下那能得戰功

徭役

鶴骨昂藏七尺身年來趁逐困紅塵順時語笑皆非我在已形骸轉屬人貧窘每遭同輩侮迂踈常見長官嗔獨能枕上昔昔夢尚與滄波白鳥親

塞上五月見蝶感懷

五月塞邊纔見蝶令人忽動故園情牡丹亭館微風暖芳草池塘細雨晴花底撲來歌扇小酒邊飛逐舞裙輕邊邊肯作江南夢沙漠應知負此生

九日諸友醵集分韻得將字

塞北秋高思轉傷孤城風雨又重陽杯盤強欲酬佳節踪跡還驚老異鄉白髮幾人存故舊黃花何處覓清香烽塵那忍登高望南國音書絕寄將

寫家山圖贈松江陸宗善

十里家山間道途昔曾遊處誤成圖青山斷處非三泖白鳥飛邊是五湖楊柳波塘茅屋小杏花村落酒旗斜殷勤寄與同來客此景江南彷彿無

送子□歸二首

離情冷汝倍多愁相顧無言只淚流落葉未知還可苦邊城猶恐不宜留凍雲衰草橫沙磧落月悲茄起戍樓欲我歸期難預卜好將詩禮報箕裘

情親不覺淚紛紛須是衣未忍分後界定知及汝中年誰料苦從軍一身弓劍色青海千里關河望白雲汝母早亡遺弟古來同氣汝曾聞

送冒勉省父發南歸

故鄉南望路漫漫四首嚴親淚眼看未別只言離恐切臨行猶覺夫情難關門月落鴉啼曉塞草霜枯處後寒知汝到家眠未穩又思行李促征鞍

初歸

征衣漠漠帶風沙贏得錢來重可嗟在客每憂離作客到家誰信却無家解裝暫謝觴酒借榻多分野衲茶堪笑此身淪落久夢中猶自謫天涯

宿西源上人山房寓懷

西風林下髮蕭然轉眼中年近晚年縱贍(?)白鷗(?)泊裡情懷偏愛寂家途秋燈茗碗同傳話夜月蒲床對鶴眠自喜拙謀從事簡豈應高尚絕塵緣

次韻詠獨鶴用西湖韻

昂々絶俗誰爲侶不是高僧即隱君遠水獨歸㑹
片影空林清夾憶同羣夢囬披老舟中月舞亂支
郎楫外雲惆悵我來難近狎飄然猶似避塵紛

翀吓又寺幻師病中見寄

話話相從意倪觀底須交久往來頻半生未得吾
忘我一照方知妙入神大患有身々是患至真無
此々非真是非形此假定知可擬當年問病人

白雲深處爲陳孟端題

爲隱白雲深復深階除晴暮亦生陰山嵐暝色迷
縹緲窓捲朝嵐恐濕琴忽尓去留那有跡飄然舒
卷絕無心道人只自開怡悅俗客要來難使尋

題遠碧樓

好尓樓居高百尺每來憑檻極天涯望窮絕嶺一
痕斷坐對遥空四面垂樹杪半湖春雨後烟深芳
草夕陽時才詠未敢追王粲輿入着莊獨詠詩

重過虎丘爲天雨上人寫画

世味年来冷似冰名山猶喜得重登百年心事誰
知已半日閑情獨爲僧木葉下時風淅瀝莓苔擁
處石崚嶒寫成一片秋林意聽對清吟雨夜燈

送范宗粹歸四明省覲

對酒長歌遊子吟酒闌歌罷淚盈襟百年不是逢
知己寸草何由得遂心去爲聚時吳樹晚白雲飛
處越山陰利家拜舞怡親日應説侯門待士深

黄應文席上詠白菊杯

楚艳相逢一咲開成文令夕試新村淺深自是熟
陶出製竹廳從撥花來清夜擇明宵開川初春撫
家好尋梅醉半醉眼妝前有玉剪始々竹野挨

耳曉自朝

自喜從今不畏歯是非無較柳叐子心怙要與分
明解拍掌須數點畫未每事應酬相意則卒時時
喫肯鄭廻從全客初相訪未及交談便指唱

謝呂先生恵惱巾

烏紗寄遠承恩山川萬縷々一幅金製是想使周
旋出風流渭自寄入作宾媼少守漏知稱曉鏡光
來立白研昨之赤樵到山寺僧言起是老通仙

爲履以應然叔丁霸

寵拜泰封未足誇昂霄聳壑勢搓牙抑烟曾見燒
成墨隨酒常思剝米花夜静風微驚鳥雀月明林
影老龍蛇持鉢好爲而翁壽歲晩相看色轉嘉

題蕭仲和成成都思親卷

劍閣峥嵘列峯本東吳一望一沾襟不惟客久懷
鄉切復恐親尤念子深廿旨百年烏鳥志萬河千
里白雲心知君近得榮歸好愛日堆憂眾喜從

寄樗林華先生

先生眼底雖無子懷抱老年能自開今以素稱閨
閙秀外甥老抱孝森林一杯吟影梅邊月雨後行
渭竹下吾別久令人想高致雲中慰悵逸翩來

爲夏秀洲舟中屛上寫竹

一剪晴雲落小舟殘將書法教湖州消遣使欲遊
坡老雅好還宿載子猷篷底影横湘浦月煙雨穀
帶海門秋興來欲作長竿去釣邦達藝訪十洲
贈徐君邦孝
離後不知何處在客中相見鬢絲新此身已老誰
知己舊素如今盡為勝歸夢幾迴勝嶺月借耕十
畝練塘本人生萬事應難料未信長年獨子貧
用韻先生看梅韻述懐
嗅梅林下看新晴頓覺蕭然俗慮清事往語人爲
在夢才疎於世君忘情江水春無迹雪壓松
梢夜有蔵自古人生須適意是非身後誰明
適閒翁以松蕈風鎖見餉以詩戲呈

寄來佳品見高情露角風鎖始識名翠蓋表時雲
朶々玉纖傳處雪盈々香甘絶勝亭酥餅滑滑偏
宜豆乳羹部笑老饕難使飽吟腸依舊作雷鳴
釣詩釣
好句如璜得者難江天佳趣浩湯々長吟對酒初
投餌小立支筇卽乍竿興逐白鷗揮彩筆思牽華
藻出層瀾只今湖海多風雅不獨名高七里灘
煅詩爐
物情為炭巧為銅始信經營意匠工光燄騰衝天
上下詞鋒淬就劒雄雄推敲句法從精鍊陶冶心
靈入混融推朔白篇存古製定將崇篇鼓淳風
貯詩囊

奚奴背上日隨行小李當時早得名懸括尋常同
月趣包容今古詠歌情珠珠絲々光華滿文錦輝
輝彩色明眾讀聯篇藏已久未逢剛來向誰傾
送謝長司歸山西守科
左遷花縣居蓮幕故道経行尚避驄正待介朝侍
上考遽聞擢春書初給松楸望遠愁雲外山水程
多淚眼中史好節泉思為
國莫徒傷別離恩勞
趙縣丞以事繫法司乃弟自台州來赴難及
獄平始告歸者以詩送之
急難奔聞人共勉况君骨肉最情深不惟友
義正欲化愉又安心花底酌歌忘旅况燈前惟

叙話鄉音到家頭慶尤堪羨椿桂滿堂中書除
送郎御史致仕歸義門
壯年從宦老京華歷仕先朝歲月賒白入玉堂頻
撰書近承
優詔許還家金須
內帑衣成錦臙釣
南宮彩曉花如酒
恩榮光閃閃向人間說信非誇
和曾侍御對雪韻
朝風吹雪送殘冬半捲貂裘不厭重大地銀鋪上
下同遙天玉削兩三峯晴光掩映都城柳瑞色蒼
松紫芬錄詩思遥入吟不就謾將濁酒助衰容

劉雪再用韻
一天風雪又深冬添得詩人興趣重壓樹凡疑花
撲地看山無復翠為峰管絃咏咏青樓酒亭煖盈
盈古寺鐘忽聽陽春歌絕調令人不和若為容
送定即中之杭州都綱
自足人天説法師新承
命拔官資春來短棹遙山去晩若方袍向
閣離廷向蒼茫殘雪盡海天空闊片雲遮諸僧迎
舫知應久共看松房舊莊
哭春弟悼哉
我昔新婚子弱齡而翁從戍適當行別離去國不
足念生死訣猶深況情萬事轉者皆浃夢寸心猶
怨負前盟別來十載不一見老淚空知為爾傾
送胡直秀才下第歸南京冑監生
白髮科場未得名鄉闈先達半諸生典文深有披
沙恨失路偏無抱玉情夜雨燈窗燈上合春風花
柳別都城紙今山議詳年少他日聲頭屬老成
題凝碧書房為江陰徐玉照賦
愛爾高齋傍柳陂綠陰長滿讀書帷曉涼煙火秋
聲早晝靜軒窗日影遲吟洗竹林通鶴逕逕分潮
水入魚池何當借地相隣住日夕同為歲晚期
瑞應獅子詩
西戎獅子進
神京絫々金毛映日明牟際
盛時觀觀此絕勝前史但聲名萬方咸仰群奴息
一吼能令百獸驚不是吾
皇保遠物遠人深意慕
朝廷
麒麟詩
華夏同春海宇清麒麟先後進
瑞京信知和氣多祥瑞亦見遐方仰
聖明教協蕭韶
金殿奏步循規矩
玉階行四靈儕皆昭仁瑞尚咸千秋享太平
挽胡母吳宜人學士胡公之母也
身膺王福介期頤出自名門衆所知幷曰閨夫成
顯宦詩書教子達
明時
恩榮已拜宜人誥懿行當為女氏師婦道母儀傳不
泯文光輝赫墓前碑
題醫訓張良用全安堂松右海外方
醫名猶行動從王為寫今堂有光種德立帷娓
藥券傳家都是活人方
前敬異香共喜拜官銘
部遊
聖心端欲為民康
送陳吏部再赴交阯安撫
及荒滇里喜班師又奉

淪音向闕辭蠻地既平為郡縣
聖心尤欲撫創殘山川瘴盡風霆肅
雨露恩深草木滋遙想旌旄重到日炷香先慰遠
入思

送周經歷之廣東神電衛

落々襟懷自不覊客途相見即相知幾番官舍同
談咲千里雲帆遠別離拜
命正當初夏日到官應值早秋時年來戎幕應無
事對酒投壺日詠詩

贈別經館誥僧

詔集高僧館石渠得陪清論半年餘大官飲該
天廚供法藏文編貝葉書柳外香来知

仗近花陰日轉遲朝初告成又復東西別日送飛
雲眇碧虛

題風雨竹

楊柳情懷得似渠望秋先已影蕭踈狂風惟雨從
教撲直節貞心只自如昔遇軒轅調六呂曾同志
籟作中書年来雖是無知己志抱氷霜自有餘

送陶給事德温福建閱武

馹騎南征向七閩海霞紅映錦袍新威行甲冑選
兵俗節貞旌旗詔近臣花柳城池烟外帆蔡餘
落雨中春
聖心務在安黎庶君去應知慰遠人

寫竹題贈舉人柯啓耕題南京卒業

勝盡都城奈別離嵗寒人贈此嵗寒枝
忍承雨露應非偶影拂雲霄自有時耐久情懷交後
見出塵標格譜中宛珊瑚鳴澗天風響它日相期
在鳳池

送陶給事之福建公幹

繡衣榮作外臺臣已別都門遠入閩
天上總承持斧詔道傍誰有避驄人公庭草緑棠陰
午驛路花香荔子春況是皇華舊遊地困窮應逆
狂應仲

為項御史題張真人所畫烏臺春曉圖

栢府沉々杜浦長封章書罷動晨光吏聽烏鳥知
朝候人避青驄立道傍花外烟開

金殿迥㭊邊風肅鎧衣香宜情書託仙家筆虎踞
龍蟠識
帝鄉

送上海道會沈鍊師

一襟華璪羽衣寬世外仙翁志拜官方翔自應從
吏隱祗陽惟欲濟民安劍横星斗龍光見珮響天
風鶴背寒回首丹房滄海上弱流東去路渺茫

送吳中書南京復職

送別都門臘已殘朔風吹雪思漫々計程中路逢
新歲拜
命南京復舊官潮落秦淮江月小帆開楊子海天
寬鳳池諸老應瞻望千里遙君一問安

送敝叙齋

聞說黃巖近赤城憐君作宰送君行檄先到縣吏
民喜道便過家閭里榮曉日花明山郭靜秋風禾
熟海滄平郎官百里應星象好察居民疾苦情

送金先生歸金華

令子秘書居
禁闥尊翁无戀故山薇洗鍾未免長相憶縹到那
知又欲瞪肉酒香時禾黍熟黃花開後蟹螯肥扁
舟此去真堪羨風便莫教音信稀

寄題清目樓

雙眸久厭黃塵眯選得斯樓便豁然登眺四圍横
檻外飛泉一道落蕉前人來晚棹繞村市鶴帶歸
雲度海天閣諸主翁能繪事好傳風景定窓懸

送永嘉夏子成服闋還任絳州別駕

別駕喜除前任處依然城郭馬頭看山川重封如
歸客父老遮迎識舊官路入晋綏秋氣早河經淮
甸水容寬絳人尚守甘棠在此去謳歌士庶懽

送常士昌之鴈門

匆匆又復上征鞍何日重來叙舊懽去速未能陪
杯久交深難覺別離難春回
上國鶯花早歲暮邊城雨雪寒兩地相思俱是客
好將書札寄平安

送僧歸吳興用楊進士韻

覽將蹤跡寓

小說海鶴江雲處處飛老託林麻隨行伴負之淬
吊浦成衣吟送燈影同清夜別後鮏猶腸棲微悽
我淳名世相許何緣參謁和禪弟

元夜玉堂齋宿分韻得其字

元夕正當齋宿夜玉堂春滿隔塵寰才合合那
能寐好句廣淵不暫停爲作歌同結凡元迷燈
大酺繁星明朝
聖主嚴郊祀佇嘉徵集四裔

送許可久歸錢塘

桑梓舊居存浙水庭闈新構住京華百年寄寓
雖非客兩地往還俱是家叩首白雲鄉思杳隨人
芳草去程賒料應不久重來此分手勝時休嘆嗟

用韻賦荷花燈

翠盖紅蕖照眼新妝成燈火鬪芳春中庭月色涵
秋水陸地花明隔暗塵歸院宵隨金馬客開歌疑
是若耶人可容一葉乘舟去露殿何妨醉脫巾

述懐

到京誰信寓交親每每懽和卻變異俯仰隨人那
盡意浮沉隨處設容身詩扃強作忘情醉繞裡俄
看光鬢新時夜夢歸江上泣臨風高振客衣塵

奉和少卿端午日

賜宴詩復時同蔡僚群書于　文淵閣下
位列台階五閣出儕才多見進賢良
沾編簡册興文教定錫瀛觴波

寵光淮道客入皆感德新詩對客即成章鄉生晨
升泮何晚四海聲名久播芳
功勳无喜况年成出語常令四座驚重望固應居
圖老謙光猶援禮儒生
彤庭宴課者僕鳳黃閣詩成聽禁鶯况是太平無
事日纂修群辭贊
文明

和陳仲明遊茅山詩韻 陳亦賓月

希夷生愛覓仙踪採純華陽洞口風幽逕草香留
宿爾古潭雲暖藥殿龍井成寶鼎紅花碧蘚秘瓊
函印篆紅歸到人間施妙術每令皆稽詔雙瞳

送僧玧赴南林寶光寺分題得披雲臺

古寺香臺客到稀閒雲無伴待師還霏霏偏解護
禪榻片片寧憐補衲衣舒卷任緣那有礙去留無
著總忘機講時應有神龍聽化作遙天法雨飛

分題得彭蠡湖送施貞外之南康大守

天開一鏡列雲屏相去南康里許程夜靜湖光
郡郭日長波影動落霞聯鷓鴣飛秋水遠近
歌起月明蘆荻岸吟對處君心應喜共澄清

問令

原來非有亦非無萬化流行共一途先要胸中存
見識還須事上著工夫陽回大地和風滿影落千
江竹月孤得此見成消息了芳菲隨處可提壺

寄林大兄歟

行求老境學杜緊眼霧昏昏騎雪侵仕進謝身津
斷念思歸於汝最關心生涯休厭田園薄無事無
如道義深安不忘危古今戒身常行處索沈吟

聆林夜讌分韻得聞字

簪纓列坐從文淵紙清香滿玉壺翠袅蘭薰
燭光浮影玉淵賀酬但覺詩情好笑語渾
忘禮法相醉裡不知春漏促梅花殘月轉城闉

梅花燈

綠萼寄芳剪綴成小窗寒照一枝横龍光滿座春
光到蝶影當落月共明然處任教吹玉笛看將謝
把挿陶器夜深吟賞渾忘傑紙帳高眠夢亦清

送劉秀才日昇歸江西挈家

適賠
金閨步玉堂客同三載近
清光念暫得句追陶謝復見梅禹通晉雨公謀尽
分光揮涵客庖長飲大官羊到家好尋吾兒早
謝家山入
帝鄉

詠獨鶴

仙骨兒成瀟灑俗行随鶏鶩非絲行雲外路杳非
無侶泉石情高自不群月下一聲來靜夜池邊獨
影立斜聽有時還向空庭舞滿地青成錦作文

措巢為王可貞先生賦 王顯翁小閣名四如

林下清樂入似鶴剃藤蒙寄作幽棲高深奇樹

不帳深掩難寒燕子泥窗牖透明雲影薄屋梁生
白月痕低新詩不用裁成卷客到時教就壁題
送金元祺之常州教授
開君典教吾邦去喜意渾忘送別情常見文風與
一郡定將經術飾諸生杏壇琴靜移花影芹泮吟
餘對月明㕛有黃堂賢太守公餘應覓鄭康成
送王林師赴會還閩中
遠風高遠素知名
詔宰同袍上
王京梵教宣揚超古昔
聖恩弘濟及幽明祥雲晝集瑞花舞甘露朝凝寶樹
榮法會已周辭

鳳闕浮秋南去海波平
悅彭汚才叙古
疾如何使永違都門秋色慘斜暉鄉人驚報哀
音去老父來收旅櫬歸別夢尚能憑几見返魂應
解訪庭闈至今館下多殘翰每見令人淚滿衣
壽王吉士雙親
階下芝蘭繞膝斜堂前旬日更開花學術壽星中
秋後阿母生朝九月前椿樹倚雲氤氣好萱花迆
日暖光妍賢郎近住瀛洲上眷屬應知號地仙
分翠軒為弘道賦
鄰舍墻頭多種竹知君庭下不須移月斜送影來
虛牖雨後行鞭過短籬一榻清風誰獨賞兩家幽

致共相宜余吟亦有王猷癖肯造寧論主若詢
新居
近構村窩殊可愛短籬蓬屋小窗紗休言境往非
真宅偶得安居即是家雨過池杉官寺竹春來唯
欠數園花落成不待賓朋賀行水銅瓶自煮茶
送王知州復任
政績曾聞居上考官情添作幾多時一牒又向江
頭別五馬重看海外還庶務未收天欲雨颶風初
起浪如山休言南徼
王畿遠文教于今被百蠻
送卓氏逸題湖東迎巷
無悶空林又哺雛庭闈迢遞口田斜楚歸鄉里翻

如客久住
京華即是家珍味可嘗光祿飯忘憂還種北堂花
此興催上仕途澤書法須君改綮差
和韻贈徐子銘
忘形不覺往來頻況復情懷久更真稍與雖留常
祇慕縱無酣飲自生春秋前夜色千門月籬外風
光九陌塵渺眼長安名利客如君蕭洒是何人
雨夜宿寶上人山房因題于竹石圖
竹窗清夜聽風雨蒲坐同僧對一燈自笑身形羅
似鶴誰知心事冷如氷茅簷近遍牽蘿補茶鼎涉
枯汲澗增明日天晴過湖去眾山烟樹總平陵
梁不移先生以詩示其手[illegible]淚其[illegible]

渺々白雲天一隅賢郎[illegible]望久離居官遊雖念違
途彼親老肯教音問疎桂同芳多雨露芝蘭交
映綵階除緘題新句來〻國應向情深手自書
居處高間贈自安樣懷〻誰得似君寬隣家酒熟邀
春社釣艇魚來引岸淺〻色池塘看細雨杏花繁
幔動輕寒賢郎近得緘〻至對客時〻一展看

楮窩

玉堂詞客竹窩好纔將障將蠲紙糊皓彩透明真
月窩紅塵嫌滿疑水〻畝宜就壁題篇什不必圖
屏窩面圖賓退趾教掩窓户春時惟恐燕泥污

挽楊論德尊翁

世難一生多索寞惟將古道樂丘園家庭不獨推
純孝盜賊猶能感片言三逕草荒飛步蝶孤墳松
老俯啼[illegible]只今有子達
照代光顯應知慰九原

長蘆道中晚眺　明日駕至德州

漢々長堤起暮烟々深茅屋數家連燈前人賣當
壚酒月下牛牽上水船官柳蕭條霜落後鄉山迢
遞雁疑先明朝應作[illegible]與說五色祥光動九天

德州早行遇雨

陸路南來第一程曉烟哭樹廣川城僕夫隱々隨
車遠官馹蕭々冒雨行野店杯盤多旅況客途風
物搖詩情馳驅不覺天將晚喜見慇勤驛吏迎

江上醉飲寫呈諸公

十里樓船江上還狂歌醉舞浪花間今朝對酒莫
辭醉明日到京無此閒落月寒潮楊子渡淸砧秋
樹林陵山聽鐘漸覺都門近共聽鳴珂使吐班

挽盛進士行

姓字登科病已纏忽聞長逝益增憐思榮綠髮新
袍笏志業空遺花簡編丹旐西風秋色裏白楊孤
塚暮雲邊爲言堂上休悲戚恐逆脩文在九泉

靜趣軒爲顧德溯題

竹樹陰森狀盛蒼然絶俗從僧房出城相去路
三里閑户獨披書半床風吹林花[illegible]几席雨晴沙
鳥入池塘慚余擾々紅塵客到此猶能百慮忘

哭亡兄

十年遊宦滯京[illegible]幾度緘題問我師僧肉本期常
會合奇客誰料永分違風飄花萼鶴[illegible]切雨咽
河鴈影稀聞說今朝臨壟日淚痕空滿客途衣

五月一日欽蒙賜扇上有古人嘉言皆當今
名翰伏讀之餘喜而賦此

新扇初頒拜寵光格言名翰玉成行一時暑氣都
驅却四海仁風待奉揚能彩照人如月様微凉拂
鬢有之香[illegible]自愧深無補喜觀南薰物阜康

和[illegible]閑老韻

班列鵷鴻厠俊僚恩須新扇曉光無繞臨此闕
天拜俊樂南薰遍地吹有手敢忘君父德有心常
佩聖賢謨風池閒把詩容肯似任章紀成時

題江雨軒爲耦武君作

江上軒居晴日好雨中風致更相宜秋聲滿屋書几爽氣一簾傾酒卮冉々蓼汀飛鷺下冥々雲浪去帆遲諸孫凉夜親燈火絶勝狂蓬愁聽時

道神樂淵期耦君武孟不至明日耦君有詩見待爲用韻答之

退直來閒竹出城君先仙觀卄神京壇邊入樀青鸞帶花外訛調彩鳳笙簫凝風紺行禮都醋泉寒吟鑑溜清題詩無限登臨興獨欠君來未暢情

代作送大學士黃静菴先生拜封歸永嘉

賢郎祿養政宜留盍用匆々買去舟世海共推家學在榮封重沐

聖恩優一帆烟水辭京口兩岸雲山過越州遙想對家秋正好親朋詩酒樂林丘

送石憲使中美之四川

持斧遙臨西蜀去繡衣榮作外臺臣威行一道霜風肅

恩被重霄雨露新劍閣山川當嶮峻錦城花柳待陽春驅馳好似王尊馭

聖主深懷任遠人

別蓬菴

淞翰年々自禁闈此身生計未應微慣聽風雨從爲屋小驚池塘竹映扉在客亦知卿暫泊出門無忍遽相違山

靈不用移文誚未味做派一布衣

扈從出京

二月陽和

鸞山迴兩京佳氣藹晴芝華夷共仰乾坤大草木均霑雨露春

伏旗五雲常捧日兵嚴萬騎不驚塵菲才自愧譴無補載筆叨榮列從臣

二月九日瞻望

大駕渡江作

風送龍舟正落潮山形蟠踞聳岩嶢

帝圖久已超三代王氣何曾數六朝檣櫓中流江路迴旌旗夾岸海天遙只今萬國欣遊豫不獨康衢

推子謡

夜次淮安西關

獨客微吟夜不眠官船初換箭淮堤烟深楊大津橋市月下帆檣賈客船千里河流長不息兩岸更鼓互相傳舍情未得酬除韓信荒草滿阡

晚入青河舟中眺望

風帆晚入青河口對岸晴飛白鳥群水入淮流千里合路通齊地一支分馳心帶不常看日回首江東已暮雲試問縣樓應不遠夜來更鼓月中聞

江行得便風快甚因望索寄遠睹

舟泛長江一葉輕棹歌齊發浪花生繞看帆腹添

風力便帆船頭響磧聲沙遠依須登陸路忽忽處處具
欲上蒼冥題詩為報俗行客同是鵾鵬十萬程

寄京師諸友

法駕時巡出紫宸從行猶及布衣臣驅馳不覺離
情遠感慨惟知
寵遇新綸信到時應感時征途隨處防春雨
京信關遙相望紫樹沉沉入夢頻

登劍臺望京華作

一上高臺首重回五雲何處是蓬萊帆隨鴈影天
邊去人共春光日下來淮甸烟銷平似掌河流冰
泮碧於苔
翠華行幸應非遠佳氣亂氤氳

上台

寄問舍余彥行鄉友

髫年交誼在鄉閭老大京華共客居分手又經千
里遠對床空憶兩年餘春風
禁苑鶯聲早落雨關河鴈影疎此別人生那可料
平安須用託緘書

夜泊徐州

樓船今夜泊彭城楚漢當時此戰爭
帝業定知歸有道兵家恐出無名廢興消蝕
山色今古流年逝水聲感慨獨吟眠未得忍看孤
月照人明

友石先生詩集卷之五

五言絕句

靜夜

夜久巢烟寂欲眠方掩扇梧桐窓外月推到枕邊屏

芭蕉

嫩綠開如剪不禁風雨秋都來窗幾葉作出許多聲

知董校書秋香十詠

種菊

根宜宿土隨踈列可分移只恐人輕觸先教護短籬

壅菊

灌時酒趁曉日出露將晞栽後無多日苗添幾葉肥

催菊

種尔酬佳節々過開尚遲憐今遲更好爭似莫愆期

採菊

無日不相訪殷勤直到開一從栽種後離落幾徘徊

刪菊

秋來菊霜畦青蘂着枝時蘂少花方好渾消三兩枝

戲菊

籬下醉黃花巾披一幅紗淵明還自醉何必向鄰家

折菊

秋香開幾叢旋見晉人風折向東籬笑樽中酒可空

移菊

籬下開雖好盆中香亦宜金錢盈屋裏寧受富翁

食菊

秋菊可餐服落英多晚香不知騷賦後才思有誰強

對菊

濁酒幾番醉黃花千古秋酒香花正好不必謾生愁

題鄒園十詠

容春閣

一醉更無事四時長有花誰知春去盡却獨在君家

水石軒

人生貴自適於焉樂所寓開軒水石間無限湖山趣

涵翠亭

亭前竹色好亭下池水寬平波浸寒影古鏡飛青鸞

秀石

米老拜為丈我復結為友堅貞太古心天地同不朽

方池

齋前鑿方池聊以供滌硯雲影與天光攷靜時々見

桂屏

疑是廣寒物金翠何燦燦香風四面圍經宿猶不散

柏屏

香葉多攢結銅柯巧屈蟠蒼然倚簷外翠壁聳高寒

黃楊

結蓋多川產楊根盛吳中清風記賦筆允矣歐陽公

木香架

柔條架低屋紫心開玉團摘花釀芳醑清香入肺肝

蒲石

愛此九節蒲託根一拳石晴窗風日妍相看眼逾[illegible]

題什方山水

雨過亂泉流風聲滿樹頭小齋如斗大容得許多秋

題山水

路繞清湍轉門對白雲開每々看圖畫令人憶故山

松溪書屋

一榻半書卷主翁如此清松風與溪水夜々作秋聲

題畫

紫塞隕黃葉西風起白蘋一聲斷雁過驚却未歸人

晚節

不獨宜烟雨猶能傲雪霜隆冬殘臘裏相伴對梅芳

湘潭晚雲

點々落林花紛々弄山鳥何處一聲鐘雲峯萬重曉

題畫和俞嘉言韻

小逕浚芳草衡門掩落花身閑常獨出不足簿[illegible]華

又

向晚雨初過南湖水氣涼陽[illegible]有荷芰不必更焚香

又

新開竹下井地僻桂來稀鄰曲東西巷牛羊晚自歸

又

疊峯面々開幾處玉樓臺今夜望溪口有人乘興來

題扇上枯木幽石圖

露彩蘇苔碧天香桂子丹多應廣寒夜流影落人間

蓬菴 以蓬[illegible]故名

織蓬代附瓦破竹編籬笆敢匪城郭近自是山人家

著存亭持享先哲以

綠蓑既莫待何由展誠愛隨寓供黍稷或吾親在

墨君列館 賓客以當好客竹多見賓聘禪而其中畫用

湖州有吾堂東坡有君館我亦常致君覩池墨花滿

清風林 館前種竹數竿森然成林

徑竹風滿林風清摩自遠芳擇聊自持非敢慕嵇阮

洗心池 林下鑿小池以清滌

寓目尋尺小適意湖海深豈唯適吾意將以滌我心

活水源 池之上流也

池水清不竭正尔源頭活來放入江湖恐成洶湧聞

聽風雨 亭竹池之傍以為賓客宿止之處

蕭蕭復蕭蕭非琵仍非琴天籟本無作淒然千古音

雲窩 毋它也

谷氣切鬱勃炊烟復氤氳室中久無婦莫訝陽臺雲

藏頭閣 窩之北與其上岸甲空覆之光焉云英

與窩乃環構窓戶何由施一瓦覆甕甲天光常下垂

朱家礼 我先世所遺法書名畫

旅泊無長物滿我惟書畫聊憑隨處娛未許人摩揣

思報月廬祿及時有 家畜之物用之有餘抑藏於此

一飯尚云報況此登金門縷衣與粒食要識皆君惠

玉筍晴雲

朶朶不可常飄飄任舒卷山人去莫留影逐孤帆遠

清江碧嶂

清江皎如練列嶂開新晴一路好風景剩成客路情

豐城劍氣

牛斗有佳氣分明此能光張華自能識神物終難藏

鐵柱寒波

金鐵有斷制脩木終見奪旌陽制以此千載安茲邦

五老雲屏

匡廬削芙蓉九疊雲屏華五老借群人目送斜陽外

九華仙掌

群峯列如掌倚附是九華仙人不可見千古翔烟霞

牛渚秋清

牛渚古磯頭謫仙曾醉遊白鳳殘照裏點破一江秋

鳳臺春色

臺上鳳凰鳴訓陽樹色明停舟一登眺春意滿都城

竹塢聽鶯

君家溪水上種竹遶幽棲雨後聲仍合鈎簾聽鳥啼

又

晚節遠長存陽坡久託根年年春雨後生子又生孫

風雨溪居

宿雲暗溪樹新漲沒莎渚幽人正醉眠茅堂附風雨

題畫双魚

雨晴春已暮花落水初深好共潛游去人多結網心

七言絶句

畫馬

萬疋羣中久已空幾番嘶斷落花風驊騮去後無知
已淪落鹽車阪道中

寫秋林高士圖并題

我昔山中日日閑不因臨水即登山而今役役風塵
裏[illegible]逃猶存點染間

塞上雜詠用偶武孟韻

漫天風雪擁穹廬客裏誰來問起居忽報鄉人喜新
到[illegible]府來尚乜隅年書
[illegible]古若寒作故鄉天明幕底濁衾霜起來欲把吟鬚
[illegible]所凍無一寸長

汗伍臨邊畫結屯十廬低小僅容身古來沙漠單于
[illegible]信于今盡漢人
[illegible]休歎出無車行伍何由得自如獵騎歸來風雪
夜[illegible]情不似灞橋書
土渾皮裘穩作蔽貂狐煖帽頂頭尖爭此變作契丹
狀[illegible]下惟應少赤髭
人[illegible]聊寄塞邊音筆下那能盡此心為報一家眠伎
好[illegible]中錦畫帶來金

題木香五色爲[illegible]

彩[illegible]五色[illegible]春猶解惜毛衣忍應希戊
神[illegible]

酒隨阿母作青衣人世于今幾變移仙駕不來雲路
杳[illegible]撫枝上立多時

題桂花士女

沉涼夜玉階空獨立含情小苑東明月未來人已
捲簾羅香透木犀風

喜家兄以中自滇南歸

屢歎飄零若轉蓬歸來復喜兩情濃翻思在昔還相
憶山水幾重雲幾重

寫墨竹寄人

滿几秋陰落硯池漫塗烟雨墨淋漓不工形似難[illegible]
我一種閑情許自知

古木竹石

蒼蒼寒色不知春只石荒苔石磵濱一段閑情誰可
共相知殊是舜家人

挑[illegible]圖

碧嶂排空隔世塵幾家雞犬自相親種桃底事臨溪
水惹得漁郎來問津

竹

舟子歌殘月欲低一枝蒼翠[illegible]毛春幾番風雨打篷
夜夢入楚天湘水西

題畫[illegible][illegible]巡檢

柳梢花深犬不驚雨晴村巷好春生縣中近日無迎
客挾彈來聽樹底鶯

題士女戲[illegible]圖

新剪春衫白學軒宜男花放午風晴光痴未肯粘撞抱知憶當時弄化生

送友

路極天涯未忍分一重山外一重雲人生自古多離別江海飄零豈獨君

爲古松岡寄滋江散論贊滿文

是年雲氣護奇林鱗滿霜皮餘古苔只恐化龍天上去清陰不復蔭書臺

題靜照軒

門掩閒庭草色新草飄窮巷不知貧東風一夜消殘雪花柳眼前醒慶春

雪霽後傍水開北窓涼鱗夢初回南湖新漲雨聲

新荷芰颭風香自來

涼雨初收爽氣生竹窓燈火讀書聲夜深掩卷忘言坐明月滿天風露清

尋當窓不到山家松火寒爐自煑茶風雪閉門才十日不知春已到梅花

送僧師古歸住庵山并寫竹枝以贈

泉聲山色古今同師去尤能繪若爾臨別自慚無可贈一枝聊為助清風

寄鄉人

浪將踪跡寄京華深負秋香一逕花縱說歸心何潮水朝朝暮暮過君家

酬齊威王烹阿大夫事有感

齊國能強理若何因封即墨與烹阿唐虞舉措無過此天下那消賞罰多

花上白頭翁

欲訴芳心未肯休不知春色去難留東君亦是無情物莫向花間怨白頭

峽中雜詠

兩岸青山夾去程一江秋水片帆輕尋常對畫曾看此今日分明畫裏行

山勢一重還一重江流曲折亂山中船頭直望路疑斷纔到轉灣舡又通

平生頗得江山趣有信江山亦有情自我客行千里遠船頭無日不相迎

怒浪捲花拍上流一重山掩一重山無端入峽添狂態日日題詩未肯閒

峽裏山高多是陰昏煙景暗秋林倚舟晚眺舷樓底倘有夕陽明遠岑

峽裏江山總絕奇推篷不厭去帆遲重來恐是紀行處一處經行一處詩

險固山河幾戰爭偏國猶自列分明至今江水抱遺恨嗚咽古今無限情

石轉狂湍吼怒聲客懷清夜夢魂驚篙師着力撓舟上挨向湍流平處行

蜀道古稱多險艱我來觀水復觀山誰知富貴天然誕身在玉堂金帳間

墨論句

爲乳叢〻滿架秋疏凉曾剪爲新篘幾番月上人歸
院隊帳高懸夜不收

變梧亭爲

花落登林夜深變梧交映蜚沉〻頌君爲梧亭前
石待我歸來看綠陰

滄浪濯足圖

入郭歸來没幾天數峯殘照半溪烟悠然濯足滄浪
上怕帶黄塵上釣船

爲江陰趙以清題捕魚圖

溯痕日〻到門前供具時〻喜研鮮記得尋君秋色
裏鄰家多是捕魚船

山水小景

溪上涵秋鶴影孤草堂雲冷樹模糊相逢未遂還山
約空復年來古道圖

夜坐

書館蕭條閉夜風閉門孤坐與誰同惟憐有子燈前
讀忘却情懷是客中

爲家山圖寄翰林錢仲益先生

年來三逕已荒蕪漫把歸心寫畫圖落日書聲深竹
裏相過曾記弊盧無

全古齋

物〻生成本自然試看天地太初前到頭琢重無狀
缺絕勝殷勤更去全

甲申元日偶成

屠蘇婬就與誰傾幼子客邊聊慰情絕勝半時逢此
日有人現女拜新正

挽摩檢討先生

不意微疴便殞身詞垣那得更相親朝參舊有
金門籍點檢而今欲一人
不將編詩未及完珮聲無復上金鑾可憐殘藁留青
瑣讀俺卷令人不忍看
丹旐翩〻引夕暉楚江西上片帆飛賜金未及娛爾
齋不料家山歿後歸
太史文章表墓阡恭公哀挽集成篇人生百歲誰無
死似此尤堪惜九泉

題下長史山水圖

蹤跡年來逐轉蓬從情鄉思與君同至今尚憶閒遊
趣十里溪山一短筇

長占烟波卷

野水孤蓬伴此生釣絲風颺[illegible]洲甲子渾忘
却潮落潮生朱月明
逝水滔〻春復秋長年蹤跡寄扁舟五湖風景誰爭
得千古應須付白鷗

寫竹寫梅軒

葉〻風上鳳羽輕冰霜不改歲寒情兇君試向軒中
看此能梅花若箇清

山水圖

年來書劍客長安歷滿青袍鬢雪寒四首故園歸未
得好山多在畫中看

又

十年騎馬走西東兩鬢秋霜落鏡中安得拂衣尋舊
隱草堂高處聽松風

又

生平野性愛林泉別却林泉已十年有信而今圖畫
裏兩林泉處即吾鄉

題竹贈清權初

燈下歌狂酒半醺興來爲爾寫秋雲故人湖海如相
問骨立蕭然只此君

送松溪宰

恩向百里應思展匹馬蕭蕭遠入閩還想到官花滿
縣暖風吹燕萬家春

題荊州劉給事手偉贈行卷

客裏逢君話舊游醉中曾上仲宣樓君家正近樓前
住風送江聲日夜流

荊州雄據大江濱不到于今二十春邂逅有君贈行
卷眼中渾樂昔年人

君本荊南門閥家偶同遊宦客
京華公餘莫厭頻相過小閣提壺自煮茶

送葉生之[illegible]兄歸錢塘

急難曾誦鶺鴒詩相見如何又別離要把平安早歸
報雙親閭巷立多時

兄弟和同百歲心有辭千里遠來尋到家親舊應相
問只說君恩海樣深

中秋臥病

今夜中秋月自圓病軀誰復對嬋娟清光深有憐人
意轉入斜窗落枕邊

戲賀俞行之納寵兼簡同舍謝郭二秀才[illegible]

歡娛良夜喜更長報[illegible]多情向金郎枕冷衾寒眠未
得春風只隔一重墻

金猊香冷酒微醒銀燭光殘月正明今夜情懷非別
夜有人低語喚卿卿

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戀別離青信秦淮今夜
月有人相對數歸期

題靜樂軒

前溪冰泮綠生波好雨催花向晚過宿酒未醒眠未
起半窗紅日鳥聲多

竹几藤床小硯屏蕉風蕉雨篆烟青閒齋幾日黃梅
雨添得芭蕉綠滿庭

秋聲早已到梧桐露氣生涼滿碧空獨倚闌干待明
月紫簫吹徹木犀風

斗帳薰衾日醉眠靜中惟與懶相便尋常甲子無心
記看到梅花又一年

寫竹千慈節堂卷

錢塘張母守節教子成遂厥志有題其堂曰慈節
時文士多〻稱道焉其子將持卷示予遂[illegible]

況慈師之貞守綴獻小詩以期厥後之昌大云

堂前慈竹翠婆娑堂上慈親皆已諸歷盡冰霜當雨
露滿綠進見新粉多

謝吳中寄惠法書 約字平仲

泳裹重重想自封槍旗黄宗帶春 註言兩地人千
里清味當來絶一同

寄函趙寄隅武巫先生 好音江人

君在南京我北京江雲甚林総蕭清別來幾度相思
夜孤館青鐙聴雨聲

寫竹贈李大理汝成

汝成大理嘗徵寫懸君淡淡中久不能酬迨茲十
年矣適避迍北京而大理又丁内艱南歸未到迨寫
以當宿負并賦詩以送悲戚之情云

憶昔曾同客
帝畿十年遊宦于兹歸可遡慈母堂前竹無復清陰
映彩衣

為劉巫功所畫竹

四月廿五日過竹深先生寓居因留予同飯二手鋼
盤待劉巫功也酒酣遂寫墨君為先生壽復賦詩以
寄二子云

筍已成竿煙鎖青兩郎深慕若翁情趣富王謝階庭
下玉樹芝蘭擅好名

為鄉人寫碧梧翠竹

舊栽梧竹映吾廬一別於今十載餘清夜幾番歸夢

綠陰池館雨蕭疎

寫竹寄俞潮宗先生

與君一別十年餘每見人來問起居書說丰神清似
竹霜明鬚髮影疎疎

寫竹寄匡德先生 匡公善音律故以為云

別來無物寄相思千里溪將玉一枝老去風流仍復
在譜成簫管月中吹

寫竹

根節節枝疎香翡翠飛飛鳳凰長想立玉堂新月
上一簾風露晚生涼

寬庭翠旒端烟浮

禁籞深嚴近素秋如此一枝何處見月明涼影鳳池
鳳凰池上影〻〻 退直歸來月到床見說立秋饒雨
日不知風露已生涼

為滎陽宰沈彥初寫竹

宜風宜雨又宜烟一度相看一洒然有此信知人不
俗絶勝栽柳向門前

吏散庭空羅曉稠湘籟深聯翠交加清風一榻琴三
弄笑卻河陽滿縣花

寫竹送表文理之官湘陰

一官千里去江南寫贈琅玕酒半酣彷彿蒼龍扶飛
雨散將春意滿湘潭

寫竹送張文惠歸梁溪

山歸來朕已勞 因君燈下又揮毫 持歸好向人間
誇 拾得池頭綵鳳毛
寫竹于沈誠甫來青樓壁
瀟湘江上幾千竿 雨雨風風翠欲寒 唯此一枝深有
意 影隨明月過林端
寫竹題寄李叔端
我昔尋君扣竹扉 醉中曾寫竹間詩 別來幾度空相
憶 多在青燈聽雨時
不到君家已十霜 種來脩竹倚雲長 月明滿地蕭蕭
影 想見幽人詠晚涼
題枯木竹石寄馬極仲
無意家溪水邊 耕籬竹樹發生烟 好教須稀沐

石 特我東來一醉眠
題枯木竹石寄李公實
暑書炎炎六月水 柏堤繞堤高樹倚雲齊 君家正在清溪
處 滿地綠陰山鳥啼
題任月山瘦馬圖
千里追風一日還 年來老瘦骨如山 多情苦史勞拱
寫 不在黃花牡間
題雁
纔見南飛又北飛 飛飛來飛去不相違 憐余壯歲遊江
海 頭白而今未得歸
聲滿衡陽月正明 相呼相喚總關情 人當客夜孤眠
後 聽此能無憶弟兄

歸翮飛處影模糊 斜色和烟暗荻花 遠水微茫秋萬
頃 不妨隨意宿平沙
虞人何用網羅誅 萬里高飛且自由 肯學雞兒甘鈍永
棲 一汀菰米楚天秋
題畫
尋源無復見人家 兩岸青山帶晚霞 更把扁舟更深
入 春流隨處有飛花
汀洲潮落雨初晴 獨坐扁舟酒半醒 欲來笑春過江
去 送送秋水數峯青
送大學士黃靜菴先生拜封歸永嘉
憶憶平生出部門 引江早日未歸 歸會有英風致
好 擧杯花下說

君恩
綸音夜半拜恩歸 父子同榮世所稀 不但到家人共
喜 落時猶石梁生輝
蕭蕭華髮被恩榮
聖主於今急老成 只恐東山終未得 蒲輪非久又相
迎
題畫送王服周宰廣濟兄
百里郎官應列星 此行何用 蜀民清西圜 馮翊非無
遂 山安增高水要清
題畫
碧落雲開澗氣清 滿山秋葉晚涼生 趣多翻笑詩
稽 不覺吟哦到月明

題枯木白頭公鳥

落日西風秋滿林雙飛雙宿樹清深茂陵若使相知見何待文君指下吟

題畫

落日青山宿雨收高林黃葉晚蕭颼無端驚起沙汀鳥點破清江一段秋

小喬觀書

雲髻新粧珠翠圍杏花零落曉風寒無憐春事傷心處偷退周郎助讀看

送朱生回

鷗落烟汀淺樹微扁舟江上送君歸到家正好新醪熟應向堂前戲綵衣

題竹石

石邊蕭索倚清寒曉色開晴露未乾宿酒半醒初睡起一林蒼翠捲簾看

孫康映雪

金幃淺斟歡有餘光陰誰解惜居諸家貧無奈[illegible]夫子雪照山窗夜讀書

山水

亭上相逢興趣幽松聲林影一天秋瑤琴彈罷斜光晚山白嵯峨水自流

題馬

黑河芳草接平沙不獨龍媒產渥洼萬馬群中有良驥莫令長阪困鹽車

壬止中先生來視其甥庶子黃君既而還永嘉日送之

高陵丘園雪滿顛何由巾屨到皇都要將眼見[illegible]宅相當年信不誣

春水初生水渺茫十里家々一帆商處遲留即行樂計程燈火過錢塘到家兄弟及花時想共詩翁對酒卮醉後定知無離語茉華應只話京師

寫竹石喬柯圖寄楚南書記

昔東坡居士為佛印別又述作石子之供禪林永為佳話今僕為楚南師寫喬柯竹石圖以寓別懷不知是同是異楚南見之必能代轉語否耶呵呵

別來無處乞[illegible]成關應知到亦[illegible]月冷空山碧蘚旋石龕林泉一般從

跋系師携余日南所作三香圖訪予偷其命加松竹則於此間以物情之同者為一致耶抑感詠之同者欲一道耶因命題遂賦如右

冰雪生香飄翠襟歲寒同結弟兄心誰知落落之清雅更尤與此君交誼深

寫竹送張思安宣陝西

雪滿關山路不分繡衣驄馬出都門此君豈獨霜風操到處應推雨露恩

送宏上人住保寧寺

師法家山續祖燈 飄然別我下蘭陵 遙知後夜空江
上月 照孤蓬坐一僧

寒夜祖上人過寓所

年來多病骨稜稜 客舍蕭然冷似冰 自笑誰能相憐
問 燈前今夕有御僧

題籍山樓

抗門十載尚未還 故人邀坐小樓間 抗塵走俗愁無
那 一見青山亦解顏

挽鈞𥟖鮮先生

排難應須誤曾連 家邦民物挺安全 至今父老思遺
德 爰對諸孫話昔年

曾承
明詔就安車 辭謝
天閽返故廬 已有諸郎齊
寵從閑情因得伴樵漁

箕裘相繼有遺經 不獨家庭桂子榮 江右年來登選
士 貴英多是舊門生

哲士云亡道未亡 林端阡表起虹光 鑑湖東畔文江
曲 過客應多式路傍

折楊柳詞

無為多情起別離 道傍披拂亂如絲 東風也有時人
意 偏向柔條恣意吹

題畫

向僕居龍山時為希顏寫此幅 今幾二十年矣 白
首無成 武寧艱尚為之撫卷長嘆 復題小詩于上云

憶昔與君皆少年 山窗曾為寫蒼烟 而今相見頭俱
白 留畫題詩一愴然

又題畫

我昔草堂雲壑深 與君相近日相尋 別來猶戲今何
似 月色松聲夜夜心

寫竹贈友人

兩過南坡翠蘚深 笑竿森玉弄春陰 當年新種纔盈
把 閑說而今已作林

題畫

壓容俗狀日驅馳 棲鶴閑情久別離 今日無端看圖
畫 還前重憶故山時

千巖萬壑鎖烟霞 往處如何秖一家 溪水未應深貫
許 可容移棹覓桃花

題畫扇葉上畫山水

扇葉裁來如紙薄 筆端書通舊曾聞 畫扇如此尤奇
絕 推製多應鄭廣文

五湖烟水一扁舟 來往忘機與白鷗 得與何須好東
絹 漫將霜葉點清秋

題翎毛畫

草色烟光染翠衣 暖風晴日一双飛 幾番啼向山窗
外 清夢初回曉色微

穀粟叢邊錦羽斑 中心多競貌安閑 少年不惜千金

亚勝負惟憑一鬪閒
平田漠漠雨晴時每報農家亦粲然粃扲自甘羞慚
下從數別鳥立高枝
原野荒條落木秋光光禾黍滿眄時概賦不識南溟
遠洗嶺飛鳴且自由
元日
胡以爲陳秀才寫行因題
將闢鳳來初日上九苞文彩動
天顔池頭捉筆隨意寫只得其實彷彿間
頃竹有跋已錄前七言古風作並附謝記詩下
喜得栽時及早春宿泥[illegible]蘚痕新插頭挑取來城
市一路清風掃俗塵

昨夜春雷始發聲辦然有玉芽生老夫白笑衰年
近尚欲階庭看錦綳
節間常帶粉痕香玉立亭亭鳳尾長最喜客來吟嘯
處茶烟飛度翠陰涼
節操堅貞耐歲寒客窓相對結清歡夜深風起珊然
響[illegible]渙扶疎入夢看
[illegible]影生陰雨露新冷冷如玉淨無塵衛門白此休教
羽[illegible]清狂直造人
寒[illegible]初抽漸見纖纖之蒼雪點春泥過知客到應將
條好句無妨節上題
種竹月餘[illegible]恐有不安之意用前韻慰之
東風無處不[illegible]承雨露[illegible]底事獨含憔悴

色多應不樂近囂塵
不作風聲即雨聲冷窓蕭索可憐生憑君切莫懷鄉
土隨處何妨弄錦綳
春泥過雨落花香根下行鞭想漸長正好崢嶸露頭
角詐數俗眼笑淺疏
欲將醇酒魅清興作底含愁不盡歡富須主翁珍重
意特四青眼爲君看
滿城桃李鬪芳新車馬春風紫陌塵君獨胡爲存苦
節飢寒休孝揀鞭人
楊州騎鶴理難齊兩後來者兩屐泥相慰固殊無別
物新詩千首爲君題
贈余生同倫

憶我當時別此土若翁携汝送行舟而今十載重相
見子正青年我白頭
寫竹寄王仲淵
幾度相思目斷雲鄉心無那惜離群殷勤寄語諸親
舊家說年來以此君
四時絶句寄題碧山軒
燕飛簾幕日初長面面青山出短墻昨夜春歸風雨
送滿渠流水落花香
風光飛翠入簷楹秋葉生涼暑氣清公退日斜新浴
罷坐看峯影遶州城
壑外青山盡不如屋頭高樹影扶疎晚來寄退軒然
靜一榻秋聲夜讀書

雪飛林壑曉初晴坐對瑯琊眼倍明却憶夜來清夢
裏滿空鸞鶴上瑤京

為家兄以中寓歸樂茵并賦詩以寄

半生行役走風塵年老還家樂更真遥想歲時[illegible]聚
處可能相念未歸人

寄鄉中諸親舊

幾番相憶強悲歌久客
京華奈老何莫怪年来詩調悵白頭親舊已無多

寓竹寄趙叔平

君家脩竹繞軒居一别而今十載餘聞說錦繃新甚
好舊時根本恐蕭疎

憶故妻

悼亡又是十年餘男已成婚女已歸翻覺而今悲更
切客中穿盡舊縫衣

次韻題張真人所畫瀟湘意

翠竹蒼烟兩岸秋扁舟曾憶度湘流淵采珠館看[illegible]
遠行[illegible]拄筵宿雨收

斜倚按雨響溪墨沼風生起翠濤想見仙翁揮[illegible]
[illegible]庭空澗楚山高

題明皇聽貴妃吹笛圖

笛吹嘹㗧月正秋三郎側耳夜凝然[illegible]時聽諫如聽
曲車駕應無幸蜀憂

王孟端小傳

孟端諱紱常之無錫人自少志氣高邁[illegible]古臥
許嘗北遊汴淮浮黃河踰太行出雁門從豪傑之士
門則覽形勝而感慨予古爽倜不能去一時間人慕
其名爭延致之及觀其氣兒懷岸議論碎厲益加欽
重久之不樂歸江南隱居九龍山中詠左太冲詩以
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若將有終焉之志自號日
九龍山人永樂中有以能書薦者徵入翰林擢為中
書舍人賚自以蒙
上厚恩技自山澤與尊賢並位職任書札愧不能報
稱慨然曰書必如古人庶可名世傳後報萬分一於
是[illegible]孟端非徒隱者固將有以見諸世也尤工畫山
水竹石每酒酣對賓客舊貴冠服意氣傲然伸紙揮
快揮筆灑灑奇峰妙岩不可名狀畫已徐吟五字詩
蕭然有風人之致然不得意者雖豪貴不肯與就之
至閉門不納人問之答丈夫在所處輕者苟且如此
重者將何以哉士蓋以此高之平居急朋友好賓客
不計家有無然是是非非不苟隨俗俯仰雖見嫉惡
不顧丙申春正月卧病北京寓舍朋友日問醫[illegible]無
疾革語所知者曰生死如夜旦所貴此心不昧耳無
然而逝年五十有五君子惜之
錢唐王洪曰始予遊四方聞江湖間將孟端名籍甚
及識孟端觀非為人乃知得於[illegible]豈虛哉孟端以布

衣博遊無所遇晚以能爲逆登青雲澗名傳從間可謂遭逢其時至負其藝能非其人不與蹤其志殆不可以勢利動哉世多稱其才與知其中有卓然者吾是以為之傳焉

永樂十四年春二月廿五日翰林修撰王洪著

故中書舍人孟端王公行狀

公諱紱字孟端世居常之無錫縣某里祖某父某皆隱居不仕樂善好義歷世相承而厥後克昌焉公生而龍岐卓性敏悲而容貌非度若老成人出言中節惻惻有禮十歲能屬詩早喪母夫人周氏家綫殘戚性及成人究舜庠弟子員舉以市色歸乃隱息九龍山中味泉石以為樂嘗皆其大夫士三五輩或聯流或登高遠眺寫邊探幽清興故自號九龍山人尤嗜繪畫不由師授而卓絕過人遂覽之頃每遇長卿素壁索酒引滿數觥縱橫揮洒若不經意至則層巒疊嶂烟雲浩渺不可測其端倪或刻題其上至百千言風若宿所構者自是嶐鋆益重而求之者益眾甚有投金帛而請其片楮者公則拂袖而與未嘗少顧焉其或山林之士畫一揖之誠卒與之無靳色洪武戊午徵天下能詞弟子員登其能者乃授以官公亦與焉未幾以事累謫戍山西朔州公雖在戍旅間布衣蔽帶處之自若內無據奪之心外無沮餒之色不自知其爲謫戍也主守者知其賢亦加優禮無何藉其善子以代之既而歸鄉里隱居教授孜孜訓誨子弟卒多賓興永樂初

聖天子務隆養賢之道

詔求天下文學之士泊善書者各二十八人登

文淵閣以被選一時執政大臣首以爲公繼至者然擢爲十年五月甲子拜中書舍人明年

大駕巡狩北京命兩司選選英髦之士以備

扈政時公在選列合同行者十有二人侍從清嚴肅往相望賡歌宴賞志皆從又進退起居充實隆極憲可謂榮矣今年春以病卒于官舍實二月初六日也嗚呼痛哉其在病革則友或相視而泣咱謂公曰子脫有不幸當以身後事囑我公曰余平生無愧俱無可言者但忠

君之事未盡實天地間罪人也復何言焉語畢而絕公生於壬寅五月　日享年五十有五娶趙氏早卒子男二人長曰默娶趙氏次曰恒娶吳氏女未適同里□氏孫男若干人側室尹氏生女一曰　令以月日歸葬于某山之原公在生時性聞慎有志守不羈之才寡交接重然諾然好善言不随人過人有一善必稱之一惡必斥之正顏□論不憚排要或詠其太過則以辭在弦上不得不發其峭直類如此身在頭宦當有却□丘壑之想每論及乘肩興登惠山慧若絲竹留連日久之事則風采頓發抑揚詠背若馮高發眺之狀至於聲利浮靡之事則泯然不以芥于中論他事亦皆脫略領悟必先名節大節不以死生

條厚吞縈尤好黃老恬澹清虛之術及佛氏之學亦
皆闖其奧突然以名教自尊故一涤指而不為其累
也少習古篆學小楷尤精所作古詩頡頏柳律詩類
晚唐詞語婉媚馳騁于世所畫山水竹石古今罕儔
至于器識之高又有逾於斯數者惜乎未底大用以
觀其蘊止乎此而已矣嗚呼儁說傑與公皆吳下人
洎去者僅百里雖後公十歲往幼皆識公於京師又
同事翰林十有餘年出入起居未嘗或先後也間嘗
謂余曰舉世中惟子頗知我我死後子當為我作行
狀必得其詳余未及諾而果符其言豈偶然哉公之
孝德固多不能窺其萬一斯特述其梗槩用告于
立言君子冀發揮以傳諸不泯云

永樂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徵事郎中書舍人章簡狀

徵事郎中書舍人王孟端墓表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兼左春坊大學士廬陵胡廣撰

翰林脩撰儒林郎華亭沈度書丹

迪功郎浮梁縣丞晉安陳登篆額

永樂丙申春二月初六日中書舍人王孟端以疾沒
于北京之官舍其子默卜是年十一月　日以其喪
歸葬于龍山之原其友翰林修撰沈度暨其同寮中
書舍人許鳴鶴朱孔易吳謙袁如張洞陳宗淵龐
叙沈粲合辭請於予曰孟端死我友太醫院御醫趙
友同既為之銘理諸幽者有托矣而表於外者無文
是下知孟端者宜賜一言使其有知無恨於地下矣

予與孟端交十四五年相知有素況諸公之所望之又
系之以文而墓石之辭予烏得而辭孟端諱紱字孟
端以字行毗陵之無錫人曾祖　祖　父　母　氏
孟端幼穎敏稍長好學入鄉校為弟子員治經習舉
子業既數奇連遇困頓即棄去放跡于江湖間越太
行上巴蜀歷名勝探古蹟以畜其奇氣縱情於詩酒
交結名士所游皆公卿貴人無不敬愛尤善真行書
筆法出入晉漢間作詩學大曆諸才子時有警句間
或戲墨為山水竹石用意高古超然絕俗韻人往往
作意求之或經數歲不能得一筆偶遇適與連揮數
紙不辭精神入妙態度橫出或就賦詩題上以發其
怡宕之氣語皆奇特觀者莫不嘆異驚喜而孟端亦
不自知其至此然每欲秘之不欲人知嘗投筆痛
恨曰誤為此也雖好詩古於諸書皆英獵至於釋老
之學亦闖其閫奧
聖天子即位之初
詔求善書者徵從之臣首以孟端為薦
命書書
中秘集天下能書者若得十餘人日臨諸帖必求至古
人乃已已皆稱
旨永樂十年皆除為中書舍人凡
制紛繁祕委悉書之而
扈從北京與有榮遇一日偶得疾才數日即不起
病革朋友視之問之曰有何言從容曰無可言者但

於未報耳又問曰拜有何言指其心曰此中甚分
無可言者姻口倫然而逝盖其性介直不能容物
人有汗之者胷中勃勃不平即面折之以是與人無
諧退求其中不得也然襟懷灑落神情蕭逸宛然如
晉宋間人每退
朝家居黄冠野服望之蕭然有林下風靜坐一室焚
香煑茗怡然自得遇客至即呼酒傾倒及其沒也人
莫不惜之生故元至正壬寅五月 得年五十有
五娶趙氏先卒子二人黙恒女二人長適趙 其幼
妾所出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其家曰嗟乎孟端負
傑然之才剛毅之氣所蓄者固有兼人之長而早遇

顛蹇之困苦盖天所以老其才而為今日之用也何啻
其年而遽奪之速耶抑其命止於斯耶嗟乎孟端官
為待從顯登清要不為不幸矣覩彼老死山林而無
所稱道者相距懸絶苟使孟端無可稱述雖過百齡
何益是以君子不可不勉於為善有如孟端者名附
不朽固無所憾特惜其死求若斯人若少也遂寫予
之所以知孟端者以哀之於無窮且以慰其寮友之
思焉

泊菴先生文集十六卷

（明）梁潛撰

附録一卷

明刻本

泊菴集十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梁潛撰。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丙子舉人。授蒼溪訓導、歷知四會陽江陽春三縣。永樂初召修太祖實錄、累遷右春坊右贊善。會修永樂大典、代禮部尚書鄭賜爲總裁、歷侍講。永樂十五年北征、仁宗監國、以釋陳千戶事牽連坐死。事蹟附見明史鄒濟傳。是集前有王直胡儼二序。儼序稱爲潛子棨所編。考蕭鎡尙約居士集有陳循墓誌、稱梁公潛以職務遘錯、被逮且籍之。梁平日所作詩文悉估書冊賣錢入官。循遣人訪求、倍價贖還。今鋟梓以傳者、循所贖也云云。則其稾爲潛所自編、因循而傳於世。儼序不載其事、而但稱其文章遺落。蓋諱言其賜死耳。潛文格清醇、而兼有縱橫浩瀚之氣、在明初可自成一隊。故鄭瑗井觀瑣言稱其豐贍委曲、亦當代一作家。楊士奇潛墓誌稱其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列。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此本有文無詩。集末有康熙辛酉潛裔孫天清積刻家集小引、云泊菴公詩集已瘞文冢、不復存入閩、則舊本久佚矣。

泊菴先生文集序

梁先生之沒既二十五年其子[illegible]叔[illegible]
員外郎叔車編次遺文為十六卷屬直為之序直
與先生居同里且有連少從先生遊而學焉為多
其何敢辭先生於泰和為儒家代以文學顯至先
生尤俊邁不羣嘗從直之叔祖會惪公子啓受詩
經而其伯舅陳公仲述亦以古文有盛名先生皆
獲承教凡經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而於左氏傳司
馬史記班固漢書尤注意焉性命道德之與文章

者述之妙多其所自得而充之以浩氣發之以逸
才沛然莫之能禦遂以文名搢紳間同游雖多獨
與少師楊公士奇最相好有麗澤之益永樂初修
高廟實錄先生徵自縣令與執筆其間據事直書精
切詳雅書成授官翰林及修永樂大典又命先生
為總裁該貫古今細大畢錄時
太宗皇帝在位德化大行天地清寧民物咸遂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和氣充溢嘉祥符瑞文學侍從之
臣皆形諸歌頌及
朝廷有所述作先生與二三閣老寔冠絕一時四方
求文字者必求之先生葢先生之文温厚和平而
豪壯遒宕之勢寓焉如江河之流汪洋衍迤一與
風遇則波瀾勃興魚龍百怪出沒隱見可喜可愕
眞當代之傑作也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雅知先生而親任焉嘗賜詩
以寵之先生孝友忠信平易正直而言行必由道
其在侍從夙夜敬恭竭誠無隱凡所言於
仁宗者皆本於仁義使非所及也竊嘗論之天之生

賢以文行名世如先生者寔關乎世道不偶然也當
國家興運之時清明純厚之氣始復而先生得之以
生加以世澤之隆師友之懿篤志力學遂為名儒
鋪張贊述之洪休贊詠繼明之偉烈勒之金石傳
之後世而其餘力又以足夫天下之人之所欲於
乎是豈偶然者哉先生名潛字用之泊菴其號也
初舉鄉貢進士為蒼溪訓導以言天下大計擢為
令歷四會陽江陽春皆有治聲遂入翰林為修撰
陞侍讀兼春坊贊善而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直故詳而書之以
爲文集序使讀者有考焉
正統九年八月朔日資善大夫吏部尚書
國史總裁兼
經筵官里生王直序

泊菴先生文集目錄舊序

泊菴文集故資善梁用之先生之所作也其子刑部主事楘錄其目錄一冊託監察御史楊宗穀徵予序用之予故人惜不得見其集而獨見其目錄也肰用之自史館入翰林職春坊修大典爲史官爲總裁與予同事者十有五年每與論文事深有麗澤之益予之知用之不淺也用之吉之泰和人世儒家自少力學清修苦志常以古人自期待其爲文章務刮削湔濯去其陳腐議論峻發而時出新意循蹈規矩而未嘗苟作此予之知用之者雖不見其全集亦可以知其大槩矣用之之文凡十二卷進

呈者若干論若干記序若干行狀墓表墓銘哀辭若干傳說銘賛若干題跋雜書若干其用心勤矣哉後之讀其文者亦可知其人矣夫爲之子孫者當世守其詩書之傳而勿替可也若夫家世履歷之詳則有少師楊公之碣銘在　正統六年秋八月前史官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
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書

小菴先生文集目錄　勑諭二道
卷之一　目錄贊序
騶虞詩有序　河淸詩有序
瑞應詩有序　正月六日觀靈谷寺塔影恭和
神龜賦有序　平安南頌有序
瑞應麒麟贊有序
瑞應詩有序　西域獸獅子賦有序
瑞應麒麟篇有序

卷之二
高帝呂后論　論平陽公主
劉仁軌論
明本二十條有序
家本五
正心一　格物二
至誠三　一內外四
厚倫理五
教本五
躬體驗一　立義證二

重學校三　務實學四
惜資才五
治本十關五條
任賢一　辯邪二
親親三　愛民四
敬天伍
卷之三
竹所記　淸風樓記
芙蓉山房記　世節堂記

勤有堂記　竹軒記
制意觀記　坦端堂記
皆春堂記　止齋堂記
雲山草堂記　醉吟樓記
淸白軒記　貞節堂記
溧陽縣學鄉貢題名記
繼善軒記　春熙堂記
湖峯樓記　詩意樓記
重修白沙靈佑廟記

靜軒記　退菴記
澄心堂記　琴益軒記
善安堂記　守拙軒記
容膝軒記　積書堂記

卷之四

蕭氏南薰書院記　水竹軒記
益齋記　迸龍神寺記　果確齋記
永思堂記　敬齋齋記
存心堂記　楮泉軒記　好古樓記

劉氏族譜記　富春堂記
思學堂記　筠陽讀書處記
存誠堂記　蔡輝堂記　碧落清隱記
城南草堂記　居安堂記
重栗桂軒記　耕訓堂記
樂菴記　靈山縣改建儒學碑記
重修淨居寺碑記　陽春縣學貢士題名碑記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用拙齋記　楮窩記　安止軒記
中泉記　杏林清隱記　重修龍城寺記

卷之五

送陳正言會試序
楊氏家乘序　西齋餘玩序　壽壽詩序
送郭推官序　送尹同知之任詩序
新喻蕭氏族譜後序　送郭公輔赴陝西僉事序
送哈千戶序　廬陵幽山蕭氏族譜序
贈醫士李士文序　送熊自燕南歸序
送熊訓導之任景陵序　贈段貴入赴都司教授序
送韓伯承還姑蘇序　秋江送別圖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植溪處士挽詩序
贈趙主事考滿序　送汪伯彰詩序
廖氏族譜序　送杜千戶還陽江序
曾氏與瑩遺編序　泥田周氏族譜序
送吳員外知均州序　贈曾子敏序
送蕭照磨之任高州府序　賀劉氏二生
送鄧奉使之任江西序　東詩某贈別序
送史參政之任廣東序
桃洋陳氏族譜序　桂陰書學詩序

楊氏家乘序　送常州學生赴春官序
袁王處士詩序　送大尹顏公復任四會序
瀛洲別趣圖詩序　夏氏族譜序
楊先生壽七十詩序　竹間堂詩後序
張氏東皋十景詩序　東昌志後序
廬陵胡氏族譜序　壽陳贊善母七十詩序
廬陵北溪劉氏族譜序
送許鳴時詩序　送王典籍還南京序
雅南集序　林氏族譜序

贈醫士湯孟祖序　李氏兄弟倡和詩序
彭氏族譜序　贈周主事考滿序
送邵御史序　一樂堂詩序
卷之六
送鄒大尹詩序　送丁行人出使占城序
徐伯貞字序　送陳大尹序
五峯堂詩序　送王紀善詩序
靜學齋序　迎薰樓詩序
送李昌祺還鄉序
元故江西參政劉公挽詩序
送醫士郭彥和序　送陳教諭之官鄭縣序
送陳教諭序　宜樂堂詩序
羅氏復姓序　送江大尹詩序
楊氏族譜序　送羅秀才南歸序
贈別胡生序　習尚齋詩序
黃逢源字序　石岡書院序
送山東都轉運副使蕭公序　嚴氏宗譜序
董大守詩集序　贈蕭境翁歸致上海序

慶徐氏母壽八十詩序　姚老人詩序
壽安堂詩序　贈戴大尹序
具慶堂詩序　水天清意軒詩序
贈教諭康汎高序　贈劉仲幾省兄還家序
歐陽助教重修族譜序
贈歐陽助教歸省詩序　耕讀軒詩序
贈王紀善序　送興縣縣丞序
贈倩永壹歸西昌序
送楊生剛歸溧陽序代作

送周如陵序　贈蕭玄晏序
贈朱孔良序　贈朱知縣序
送許教諭序　友筠軒詩序
送劉教諭序　送　知縣序
卷之七
錢浦唱和詩序　孝友堂詩序
送馮君弘望序　望雲軒詩序
贈小兒醫鄒君孟義序
南富王氏族譜後序　于氏祠堂序

王以誠挽詩序　重遊龍城寺詩序
臨滄八景詩序　王樵雲齋詩序
繼省堂詩序　梅岡王氏族譜序
陳子族詩集序　柳塘于氏族譜序
度山樵者詩序　樂圃詩序
望雲思親詩序　送皮千戶遷遼東序
劉氏家譜序　臨川胡氏宗譜序
履歸集序　中秋宴集詩序
九日讌集詩序　西湖對雪詩序

春闈唱和詩序　送任敬敏歸南監詩序
處士蕭公挽詩序　贈趙法師祈雨有感序
會試錄序　京闈小錄序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王二妙先生詩集序
卷之八
周是修行狀
竹亭王先生行狀　故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處士鍾公吾愿行狀　先君睡菴先生行實
卷之九
南耕先生哀辭　正固先生哀辭

吳先生哀辭　延平知府胡公子祺哀辭
敬役蕭引之哀辭
第十卷
林處士墓表　宋伯循墓表
錢處士墓表　瓢弱翁墓表
知撫州府清公墓表　句容教諭胡先生墓表
澗谷居士蕭志立墓表　王氏二良墓碣
處士羅與敬墓表代家兄作
十一卷

東園劉先生墓誌銘
故山東運鹽司副使蕭公墓誌銘
林處士墓誌銘　琴逸居士錢公墓誌銘
處士尹公墓誌銘
故竹亭先生吳孔昭墓誌銘
曾處士墓誌銘　李通判墓誌銘
蕭母郭氏墓誌銘　陳處士墓誌銘
前泰和州知州劉侯光遠墓誌銘
故王母曾氏孺人墓誌銘

蕭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翰林庶吉士曾希齡墓誌銘
李母蔡氏孺人墓誌銘
大理評事熊君墓誌銘
彭縣丞墓誌銘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
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子太傅成國公追封東平郡武烈王墳誌
贈成國公追封東平郡王壙誌

楊母鍾氏墓誌銘代家舅作
陳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曾伯昂墓誌銘　徵士劉志崇墓誌銘
卷之十二
一拙翁傳　蹇退子傳　王伯貞傳
錢可大傳　徐孟昭傳
義馬傳　胡敬方傳
卷之十三
商山四皓贊并序　春牧圖贊并序

氷雪軒贊并序　胡學士畫像贊
陳某畫像贊其居在金華天香山下
胡廉使畫像贊　止菴先生畫像贊
蕭院判畫像贊　趙長史畫像贊并序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贊并序
袁院判畫像贊　祭槃兒文
楊處士贊　女鑾墓誌銘
卷之十四
蕭氏塋銘
肅菴銘并序　崇德堂銘　敬求齋銘

玩易齋銘　爲蕭棨題　柝溪梁氏鍾銘

卷之十五

康惟中字說　鍾九成字說

瑣溪釣者說　曾與賢字說

卷之十六

題金諭德扈從北征詩　題羅氏先德記後

跋姚通判望雲思親圖

題繼志堂詩文後　跋主一齋詩文後

跋肖氏族譜後　書王修本遺墨後

題蕭氏族譜後　題道統圖後

題厚敬堂詩卷後　題松齋處士潜德卷後

書南溪蕭氏族譜圖後　跋西園翁傳

題甌朝郭氏家錄後　題湯君如川潜德卷後

題劉公辰宗譜後　題劉州判墓銘後

書趙氏族譜後　跋胡氏族譜後

書爲善堂卷後　跋篆書千文後

題晉錫圖　題蕭子喬行卷　題宋理宗墨迹

書袁鏞死節傳　書楊處士墓銘後

題扁氏族譜後　跋唐詩後　跋陰何詩後

跋柴宗理傳後　跋壽樂堂詩卷後

書胡學士扈從記後　題葛氏族譜後

題許節婦傳後　題高閑雲集後

環林萬玉圖引　題香山九老圖後

泊菴先生文集目錄終

先君登洪武丙子科（不肖果年方十一）歲侍祖雖槩公理家務迨永樂丁酉果與弟槩俱忝錄名秋闈戊戌而

先君歿遺所作稾多散失僅果所存者逾正統丁卯又二十九年而果年六十二矣思念與二弟荷

聖明恩命果歷官侯官知縣槩歷官浙江左布政使楙歷官太平知縣惟弟楙守丘壟每執卷痛泣不能讀今始能刻之成編伏俟　君子覽正刻寫舛訛以伸愚志庶垂不朽　不肖男果謹識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應制

騶虞詩有序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
鳳凰醴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歡彰至德
者也乃永樂二季秋八月
皇帝冢弟
周王畋于鈞州獲有異獸白質黑章從首虎軀其
狀孔威不可近視

王俾部曲侯之其性孔仁遂擾致之以詢之故老
參古所謂騶虞者此其是已夫惟人君有至信之
德則見於是九月丁未
王率厥屬表獻
闕下
皇帝服皮弁服御
奉天殿以觀不震不動柔伏自肰
皇帝若曰朕爲鼎端予罔敢知緜致自昆弟之邦予
其嘉焉於是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
千萬歲壽既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爲聞自古
昔見始今茲臣潛伏覩盛典不敢自然退而考之
騶虞詠於詩紀於禮列於傳記或以爲義獸或曰
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爲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
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
皇帝紹登大寶率由
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
類禾同穎於郊蠶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

抑之而愈臻郡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非上天以
是昭至德哉臣潛忝職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
示無窮厥爲不職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於穆
聖皇綏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熙
春陽至和沖融發爲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
于王國惟
皇德符
王馴致之獻于
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霏

帝乃親爲載截其瓜爰言究之跋匪生草吁嗟騶虞
外何其威內何其仁匪苞而鳳匪角而麟吁嗟騶
虞曷爲來哉　王拜稽首
皇則召之
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兆
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
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騶虞
皇帝曰吁凡百在位惟德召和匪物其瑞庶臣拜手
皇帝萬壽廣群尋彝德音是懋

河清詩有序

維永樂二年十有二月十七日河水清自蒲津適
薛城凡三百里其始也紺碧蒼玄五色融液泚泚
未定越翼日榮光上冪冥濛和湯和氣郁然俯而
視之則奔湍欻息化爲清泚淪漪粼粼棋而游者
傳相告語遠近駢集既明年正月有司詣
闕下言狀群臣皆頓首賀皆以謂河清爲太平之
應也臣退而考之傳記自古禎祥之臻必由乎人
君功德宏普默符潛召而其徵應之大又莫有過
於河者是故殷之頌美時周之命必曰允猶翕河
時邁之詩言懷柔百神必曰及河喬嶽蓋河之行
乎地中爲四瀆之尊配乎五嶽河既率職則神無
不歆而天地萬物靡有不寧矣故河清爲太平之
兆非偶然者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紀元洪武之二年龍門磧下河
水清由是三十餘年天下晏然清明蓋其應也今
皇上入承大統河之清亦永樂紀元之明年於乎此
豈人力所能爲哉是皆

皇帝陛下功化之大克承克配克肅天地冥及神人
故　上帝監觀發此祕祥肇基太平以同符
高帝而並美匹休古未嘗有也夫有周詩人之於河
嶽猶之頌歌告之神明其盛大如此今河清之祥
昭著偉偉其可不形之歌詠垂示萬世以傳之無
窮也哉臣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河流渾渾肇自古昔橫亘萬里潰汗蹇激觸乎崑
崙薄乎龍門震掉奔騰入乎無垠惟
皇聖明百神效靈湯湯蒲津河流載清始覩其流混

漾弗定若鏡在鍺五彩輝映厥既清爽靜影浮空
栄光上燭煜乎浩二若挹而注若涵而蓄元氣黙
融大和潛濾纖滓弗蕩弗翻乎若凝千峰倒浸湛乎
若凝藩岸之堧羣殺萬里鳥翔而過魚駛而逝爲
特載錫揮而詠之祥飈慶雲盈溢無涯觀者如堵
聞於京師京師髦倪鼓舞跂踖列章
帝庭
帝弗矜異曰匪在茲益惟寅畏於惟河流爲地之紀
四瀆之宗五行之始在昔

皇祖戡定萬邦惟茲河流駿發其祥我
皇繼統
循章是則河之清矣如軌合轍河之既清萬民以
寧萬方畢來物以阜成顧茲河流念我
皇德東漸西被如自家國
皇之弘化功邁三五如彼河流行地東注河流浩二
孰非
皇仁淪肌浹髓品物皆春河流洋二
皇帝壽考於萬億季爲民父母

瑞應詩有序

天命
皇帝臨御萬方上下百神克享克祀越今五載嚴恭
靈承益虔弗懈乃永樂丙戌十一月庚申禋祀
昊天上帝于朝天神宮爰及
九廟
皇帝考妣壬戌
上親奠薦頫仰對越精神潛孚百靈昭格是時天宇
澄穆慶雲屛飈藹摩上下松栢竹樹甘露布冪霄

鶴翔舞既去復還既畢事越二日戊辰醴泉出于
神樂觀惟厥地寄迹異香旁暢玉色湛凝神光騰
晧下徹厚地醇和醴冽無異甘醴既馳報
闕下
皇帝御大輅率近臣往觀揚之而愈芬酌之而彌甘
汲之而不竭乃取以薦
宗廟遂徧賜群臣始飲之耳目硯聦通泰明爽沾溉
所及沉痾如脫又明日復有甘露降于
孝陵松栢之上枝條逌迮凝綴浮動芬馨勃鬱物無

比擬於是
太子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表稱賀
皇帝御奉天殿乃詔曰朕纘承
皇考丕緒精享百神嘉瑞迭降匪朕之力惟
皇考貽啓佑後人朕自古有道之長禎祥之集蓋惟
戒慎尔群臣尚勉輔予一人以弘膺茲休群臣皆
拜手稽首上
千萬歲壽於乎盛哉臣潜退而稽諸傳記聖人之德
上及大清下及大寧中及萬靈則甘露降而醴泉

出又曰王者德至在天則甘露降德及淵泉則醴
泉出惟
皇帝中和一德蟠極天地貫通幽明故六合之內無
物不遂無神不格諸福畢臻鬱之春陽既泰土脈
咸奮百蟄昭蘇理之常也朕此之爲瑞世所共知
者至於我
皇運此心之誠施之萬幾庶務使四時迭行七緯順
軌山川奠位雨露時降五穀繁殖庶物充牣四夷
向風斯爲大瑞而億兆群黎所不識不知者也

皇上雖讓抑弗及朕美盛德告成功曠古有不能自
已者於是臣潜拜手稽首而獻詩曰於惟
聖皇克對于天靈承郊廟弗懈益虔弗懈益虔神其
歆止嘉符熙現爰集多祉神觀巍巍寄通郊祀有
冽者泉其甘如醴穀穀
皇陵
皇考是宮有蒼者松甘露瀼瀼皎皎晨曦灼之弗晞
脂凝玉綴其甘如飴亦帶條柯泫潤巖谷孰其臻
茲惟

皇考嘉告有冽者泉澄深淵渫酌之愈甘挹之弗涸
有冽者泉凝寒弗冱虹光上騰下徹后土蓋世靡
觀巍巍
皇宮祥氣慶雲鬱乎沖沖孰醞孰釀孰疏其源坤后
帝神有開厥先乃薦
宗廟乃錫廷臣乃命往視填闐溢城既瞻既驗拜舞
忻忻惟
帝神聖靈貺斯甄
帝念

皇考明禋精格嘉祥之來如響斯答
皇帝曰俞茲匪予力惟爾耆德詩恭乃職
皇帝曰俞罔弛于度爾尚相予蓋勸以俱臣拜稽首
聖謨洋洋用永茲休以垂無疆臣拜稽首
皇帝萬歲永世無數萬方來格

正月六日觀靈谷寺塔影奉和

御製詩二首

菩提正覺超玄閒升空非有開禪關三乘頓悟是
非塗慧力高等崑崙山崑崙萬仞倚天起于孤靈

源走河水一從釋迦辭王家當時如在化城裏念
此群生溺愛河誰能隻手迴頹波化身千億入東
土神光瑞氣昭彌羅靈山遺跡久莊眛復此重來
屬
昭代端嚴真相妙如如圓通戒法行在二定以生慧
慧生空六根淨盡空慧同勝緣妙果悟關見揮手
可入堂奧中遊歷諸劫不能毀釋此無始無本體
執想二生見空花剎那之間萬紅紫傍蹊巧趨易
招惑如蠶吐絲自微纏有日頓見佛日光高照天

下及萬國我
皇化被極東西遐邇來貢無或違象犀虎豹日交致
車渠火齊青玫瑰醴泉甘露降嚴谷嘉禾瑞卉何
煜煜
皇心所存不在茲德惟馨香自芬馥頃聞浮圖現毫
光大同八極細塵一一皆倒影入虛室從一空中
遍長廊諸相玲瓏僅盈尺陽烏陰兔會晨夕走觀
稽顙乘願作千影俄散入千隙玉刻芙蓉金作臺
雕甍碧瓦無塵埃

鸞輿降幸時往來
龍章鳳彩雲間開六丁守護百神繞虹光匯燭天
皎皎山來佛法昌運符旭日東升塵界曉

又

誰能解此妙圓覺彈指可以超無學滄江俄頃息
暴流水底摩泥光灼爍旋來超至一事無緣生起
城空華如若論貪著出迷楔焉知自性同交盧執
持真妄不開演渾似風煙相展轉自在那知獸跡
沙網緣耳作蠶成繭學常安得竟生身四法皆行

兩僂因往來迅速無石壁知慧善巧灰陶輪脈中
何人能勝子究竟真如微妙理惟恐浮漚光海觀
空見雲騰鳥飛恖惚昔鹿苑道初成大興慈誓悟
群生萬法無言寧可說十方有耳皆聞聲靈山一
去幾經刼多少無明成惑業聖凡由此分兩途終
始應知彌五濁世人何幸見如來柢園春煖曇花
開微心已入虛空藏揮手直上光明臺如來前身
釋迦佛說法曾住耆闍崛西涉恒河渡海莅東爾
慈貌夌超敍三十二相具莊嚴一念清淨衆善萃五

色金光晃千日九秋玉鑑懸孤蟾每向招提滴空
法四百歡聞聳聽雲不論燥濕與蟠蝥拔及升沉
并鋒甲浮屠倒影光陸離巍巍樓殿相參差多因
攝受妙景出巧奪造化神工爲溫二或二窓間度
綵彩非煙亦非霧畫師縮手不敢圖墨客採觚豈
能賦春風淡蕩春日妍人間一界無諸天生靈永
樂普超濟冀我
皇家萬萬年
神龜賦有序　永樂二年十月

皇上思惟
太祖高皇帝成功盛德將紀功
孝陵以告萬世既得碑求趺未獲獲
神龜乃併得趺焉臣　潛百拜稽首而獻賦曰
若有神物兮輪二困二晶二炎二弗坯而冶弗孕
而形不彸乎六日不矜乎三足背負方腹介乎陰
陽昂首曳尾若趨復止會追琢兮是施微瑕玼兮
可指是迺所謂龜之神而賦質之特偉者耶想其
沖氣eff大和薰烝虛危晝煜澄沆夜凝走衆怪

馳百靈列地位羅天經耀赤日射榮清玄翡茹沫
素蟠奪明鬱朱烏兮抗䫉匹玄武兮降精泌寒澁
兮沉瑩縡微鋒兮翅榮光靡二兮無以著色黝二
兮恭以稹含靈和兮暢內蘊炳王文兮昭奇英顧
荊山之璞不可匹而磻溪之璜未足稱也然而閟
密隱約榛莽蔽翳伏而弗彰孰藏之祕萬夫荷鍤
孰啓其志弗求而獲奚群奚瑞盖幾無感而不逆
物有奇而非異於擾
聖皇孝純僾寀念

皇考作配天地德超乎百王功高乎萬世文謨武烈
寔可希紀惟陵有碑碑龜是負必琢與斲必完以
固乎崖嶷二廓中其度崇岡浚二廓宪其所乃勤
帝衷乃勞
聖慮心忡二兮濬凝目睇二兮遐顧結幽思兮淵罔
罷疲逸想兮馳煙霧由是鍾山之陽龍潭之側碧
樹迴春紫芝擢日神氣欻忽祥飈蕩滿涼
皇心之感孚信
帝命之昭格益將發真石之幽秘而先此靜虛之景

至出也是以衆工効畢謳歌拜二冥符駢報祥羽飛
章靜煙霞升明堂炫金鏞餙蕤光觀者如山作倡
佃從猜首尋舞欻變殊常景星燭其旁煇威鳳翔
其來翔焉
寵崩歌樂章鼓萬舞聲噯二文教敷兮洽萬邦盡四
海兮畢來王於千萬歲兮壽而昌

平安南頌有序

安南自漢爲交趾九真等郡歷唐末五代始竊據
其土宋元因羈縻之哉

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安南貢篚先
高皇帝恩頤隆洽涵育浸潤幾四十季既久以安自
爲禍孽其臣黎季犛擅其政柄竊立朋威自巳
出及
高帝升遐遂弒其主陳日焜建國改元揚言陳氏絕
祀請命於 朝廷陳氏遺孫有脫至
京師者黎賊恍惧乞迎還國則又邀殺諸塗縱逸
敖郎深被其害狃詐日積厭于聽聞
皇上不得巳乃布告中外永樂丙戌秋七月戊子朔

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總諸將兵八十萬往
討之癸卯
上送之江滸
聖謨宏深告諭周密又一月師臨其境別將自滇池
直擣富良江賊勢大窘聯木爲柵緣江四百里爲
大舟絡置水上我師造小艦趨出其上流因大風
縱焚其舟衆兵繼至大呼奮擊大敗遂平東都進
克西都不一月郡邑以次皆降附乃布告
皇上所以弔伐之意交民父老流涕感激以陳氏之

殲於賊也乞舉國內屬願世二勿爲夷狄以外化
唐虞
皇上遂按漢故事郡縣其地置官司如內屬郡凡發
賊所以威虐其民者悉除之交民大悅臣謹按大
司馬九伐之法黎賊之弑主罔上蔑棄典常罪當
殄滅不可以宥朕其國遠在萬里又自唐末至今
五百餘季矣根蟠蒂固上叛下順恬不自畏苟非
皇上神略雄斷洞燭事幾高出百代曷足以建立曠
世殊功如此臣濬忝職史官次第其事頓首百拜

而獻頌曰於惟
聖皇執天建極肇此民彝以表四海際天極地無有
小大以生以育惟
帝是賴曰趣于彝
帝則受之厥惟弗廸
帝用斜之是曰天懲匪
帝其私念彼交趾作貢南土亦既有季以奠其所惟
厥臣姦敢背厥常誕言叛
廷以幸冀康天鑒在茲惟
帝服訓辭若天命以征弗順皇皇
聖謨百萬其師赳二虎臣如熊如羆
帝臨送之于江之滸鳴笳沸天揮戈如雨
皇帝曰吁來爾將臣汝弗究武往予乃民
皇帝曰吁來爾紀師參畢副將左右其宜神機橫海
驃騎游擊爰及鷹揚各率乃職浩二江流桓二我
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左江之西桂嶺之堧萬壘
雲屯萬馬電趨
王師未來虎穴狼匿鬱氣晝瞑咫沫林枯

王師至止有風泠二霧霽披野天開日晶堂二之陣
道行無留偏將別趨乃斧其喉乃斫其嚢風飛火
烈如涉暗燈何有崢嶸富良之江有徒林立市艤
脊拔群莠如驅大江矢猶違攜斧鉞乃萬斯都乃
夷其城兩都既平四郊遄寧接其黃支宜我聞
皇猷乃詔廣賦載欣載悅有手在牽有酒盈樽延頸
促武拜手鼓門交人既來乃告乃誦曰予天誅
皇乃還奏
皇之宏化如天浩二曾爾交民爾不覆幬飛章

帝閽
帝憫且吁曰嗟交民昔圖厥初爰肯漢唐制內二地
宋化失宣投之醜類今五百季天運載旋朕惟機
逆敢弗順天乃斷自衷乃擇俊乂立之百司秕以
庶吏乃發
洪音乃厲庶士交民囷瘁攸惠鮮之毋俾交民憂心
孔懷於乎噫嘻
聖澤洋洋自今其始交民永康交人于于惟
帝之謨交人來同惟

帝之功伐石泰山告功萬世億萬斯季永瑞成執

瑞應麒麟贊有序

大海之西萬里外其國曰榜葛剌有麟生焉其王
知其瑞而不敢自有因望洋東北再拜而言曰茲
惟海島蠻夷之邦覩在天地之內如九牛一毛其
何以致此者斯其爲中國
聖人宏化盛德之徵乎謹卜日遣使戒舟航度絕島
逾大洋獻之
闕下于時
聖情悅怡萬姓具瞻龍顱而鳳頸附身而龜文容與
閑暇不驚不倏舉出其恆若合乎鍾律其步趨又
中乎規矩信乎其性之至仁而有以賓服乎百獸
者也於乎盛哉考之往諜禮稱四靈麟蓋爲之首
而龍與鳳次焉詩咏歎文王之化其頌美揄揚托
意於麟者自趾而定而角不一言而已則麟者誠
聖世之上瑞也三代以上或在囿或在郊藪然皆以
聖世而出說曰中國有聖人焉則麟至而又以麟之
應爲夷狄向化之兆者此特其一端耳然而漢武

之世麟見於雍而匈奴渾耶來降宣帝時大宛國
以麟來貢而四夷莫不賓服則其言信然是皆見
諸經史可考證不誣者也洪惟
皇帝陛下功德盛大仁恩宏暢始于家邦充溢乎八
表故薄海內外九夷八蠻之遠無不向風慕化基
自三代以降中國之盛未有過於今日者也夫惟
陛下盛德克積之極故融而爲醴泉湧而爲甘露諸
福之祥無不畢至其積盛不已則又爲麟之祥產
于數萬里外而後致之

原缺

闕下豈非
上天以是昭彰
陛下漸磨萬國柔遠能邇之化哉益自周成康至于
今幾二千季麟之見纔一二耳而臣獨得遭逢其
時以快覩乎曠世希有之瑞其爲欣幸可勝道哉
謹頓首百拜而述贊曰於皇
聖德兮如日方升被九有兮超八紘旁暢達兮感至
靈挺西濵兮麟降藾嗟麟之降兮孔神以羽五行
粹淑兮匪孕而生四靈合體兮匪育而形其性振

振兮含和包貞涉萬里兮登
闕庭嗟麟之來兮惟
聖之徵龍顏兮休二鳳領兮嬌俯九門闢兮鄉雲浮
黍業蔦兮陪玉蚪賁
聖文兮揚佳休千秋萬歲兮麟孰與信麟孰與偉兮
聖澤汪洋龍遊宮沼兮鳳鳴朝陽酌甘究之泉以爲
醴採玉山之禾以爲糧擴至仁而爲防兮龍以爲
嗟維爾麟兮永與翺翔後天不老兮
聖壽彌昌

帝賓圖之神筭雄略開闔化機奮揚踊厲孰測端倪
帝撫將士系其寒飢二則予食寒予之衣疾載後車
賜之藥醫道行苦渴水湧于路天降嘉雪泉湧于
坻凡
帝所作天相之爲爰自漢唐暨宋之季大承横縱中
國變甲五百餘季孰不懷吝惟我
太祖既除既治肇造綱常拯民既墜惟
帝紹統功德愈偉黄帝大禹商周之際推古較今罔
有或一辭功百王益懷萬里施於子孫永一是賴

小臣猶有敢獻歌詩垂示將來綿極天地

瑞應詩有序

永樂十五季十一月癸丑
皇上營建北京
宮殿瑞光頻見輝映殿陛之間金水河大液池水
凝結衆像千態萬狀奇巧精妙不可殫舉丙辰之
日復有鄉雲五色中見瑞光團圓如日正當
御座瑞光中簇五色天花已而騰翔上升西度宮苑
映照

皇上所御殿庭浮彩氤氲終日不收其時斋雲來獻
瑞氷如水晶含玉者凡七與金水河所結無以異
者工師執事之人萬衆共覩莫不歡忻踊躍既而
聖上命以示南京小大臣民瞻望咨嗟都城人士駢
肩累迹交相稱慶蓋前此未嘗有也於乎方宮殿
經營之始而上瑞疊臻此天意所在曾無所自循
然哉其惟
皇上功德盛大無與倫比至誠之道上契于
天聖謨之發動與天合由是三光全寒暑時四夷賓

服五穀咸登然後修禮樂明教化舉先王之道重
彛倫之典隆百神之祀恩施鰥寡之民使海隅遐
徼日所出入之地皆相安於無事熙然泰和充乎
六合之間凡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之瑞
靡不畢至至於此而天地之祥交應於上下益所
謂以和召和者
皇上盛大之德誠有以來
上天之降鑒而非偶然之故也於乎盛哉臣覩茲盛
美不勝欣踴之至謹百拜稽首而獻詩曰欽惟

聖皇御極兮乾清坤寧聿追豐鎬兮肇建兩京
明堂洞開兮玉除彤庭煥黃居之巍巍兮凌紫府
之真真惟
天篤眷兮屢錫嘉徵卿雲興兮郁郁紛紛變化輪囷
兮粲五色以成文祥光燁煜兮洞徹乎
金門輝騰黼宸兮儼奉獻於
至尊惟體元以居正兮寶曆數之方殷大液兮淵沖
金水兮流潦冰凝結而疊起玉稜層以玲瓏外成
如意珠璣中含瓔珞寶網奇奇怪怪殆肖不斁乎

於良工益造化之自然所以符泰運之興隆翊皇
聖壤兮所蓄者久
英猷孱斷兮所謀者深信天作地藏之有待俟經營
作對於
聖心規模宏遠兮過周成之作洛曆數綿延兮邁商
湯之景亳於以奠安中原於以威振幽朔煥乎
大明麗天率土一照而不遺於丘垤也欽惟
聖皇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聰明文武統一聖真纘
太祖開創之業繼文王日昃之勤無一事不遵成憲

無一念不在生民職六合以無外令四海以皆泰
際天極地恣
主恣臣興禮樂於中朝考制度以時雍熙治化兮三
代返風俗兮再淳
天命兮諄々
聖子兮神孫萬々季泰山不拔之基萬々季洪河久
長之業
衣裳垂乎紫宸之殿
功德鑴於白玉之牒巍々隆々

天子之功頌曰惟
聖作靈詢謀同兮惟
天降辟符
宸衷兮聿配靈鎬北極羅兮居正體元日方中兮剔
業垂統益孝隆兮四方萬國長朝宗兮

西域獻獅子賦有序

永樂十三年秋九月西域以獅子來獻雄姿詭狀
傑狀殊常顧盼之間百獸慄伏前此未之見也於
乎遠物之來實由
皇上德化廣被之所致非偶然者臣潛觀茲盛美謹
百拜稽首而獻賦曰
邈哉[illegible]金天之西隅厥有獸兮曰狻猊蒙々
茸[illegible]凜々栗々赫乎有威[illegible]目兮星
[illegible]之精英稟太白之[illegible]奇
毅[illegible]老乎雄姿厥聲兮含哮々齒利
劍兮[illegible]兮欲致怒拂[illegible]兮莫支[illegible]是
[illegible]乎覆象兕剸熊羆奚由獻茲而達邈
守[illegible]莫窺尒乃道西極歷瑤池踰葱嶺涉

月氐東望扶桑獻之
京徵于時九門既闢明堂孔陽金[illegible]載肅商飈微
颸遊于彤墀燁燁乎煌々厥有老胡椎結茹毳褰拜
拜稽顙擎拳以奉御殿香進退率舞而低昂曰
皇至仁兮柔遠備茲獻兮馴良見者駭乎其未覩聞
者想像而彷徨乃知遠物之來繇實由
聖德之遐彰簫韶兮鏘々鼓鐘兮央々陪麟趾兮下
上隨騶虞兮翱翔協
皇武兮符治康莫中土兮清四疆

皇風暢兮　皇道昌
聖壽萬億兮與天而俱長

瑞應麒麟篇有序

永樂十二季秋九月榜葛剌國遣使獻麒麟于
朝明季秋九月麻林國復以麟來獻其狀皆與詩
書傳記所稱無以異者臣惟麟仁獸也中國有
聖人爲而後至今二國皆西海萬里之外曁一歲而
麟兩至爲是
皇上盛德廣覆漸被所至非偶然者臣㫺覩玆上瑞

不敢以愚顓形之咏歌爲麒麟篇一首百拜上獻
辭曰
皇化敷萬國賓麟之降徵
皇仁若木之西桂海濵玄枵見朕降其神歘忽下爲
麒與麟龍其首麕其身負以龜文粲彬彬行中規
矩聲合韶鈞生草不折何擬擬瑞物之生本同氣
要當匹美貢
紫宸神光皎皎射大白散作霱雲成五色淋漓上與
大微直駕樓船辭下國祥飈與駕波息卞洲三島
扣紗緲玄黃紫虹俱辟易飄然遐擧上
神京神京大道如砥平哉哉雙鳳闕巍巍凌紫清
琦樓玉殿丹霞生麟之來
皇化成兩兩翱翔繞丹陛遊聖歸昌相和而應聲有
如雌雄兩神歘萬里之遠遲合并麟之來符佳禎
簫韶九奏鳳凰和鳴獅子貢西極騶虞遊郊坰南
畝之禾九穗而一莖
皇之沛澤有如此萬國涵濡皆滋榮麟之來景運昌
伏靈囿偉煌煌舞堯階繹蹌蹌餐以玄圃之芝房

飲以瑤池之霞漿千秋萬歲承
寵光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一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高帝呂后論

或者謂高帝寬仁愛人乃獨於呂后以色衰而施愛夫託交貧賤起身艱苦一旦富貴之餘乃踈棄之獨不念前日楚軍之間道哉高帝無乃少恩也梁子曰不然夫高帝之知人何如其明也與呂后處者幾季矣呂之爲人獨不知之耶彼固一婦人也而其雄猜傑黠有猛士之肝腸高帝於是乎有以知呂后之心矣夫當老人猶憚殺曾謂國家之勳臣耶而族戮之

無道嗤頗若囚中兎然未嘗有難色后也何其忍人哉夫殺諸將非高帝之心也后也潮微數信以攻貫高久形已具高帝猶釋之而昔果於殺韓彭耶韓彭雖英毅而昔日感遇之際士爲知己死者英態豪氣猶在目睫間也高帝中夜思之豈不一動心哉呂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高帝所以薄呂后者不能形於言而痛在其中矣不然廬綰舊日里衖恩猶不殺乃謂至親而獨少恩哉夫觀人者不於其所厚而於其所薄高帝於其所薄者如此矣豈得薄氏所厚哉呂后忍於韓彭者如此矣豈得厚於劉氏哉豺狼得嗜則喋血掉尾以恣饕苟無所得則爪牙拏齧以致猛諸將已盡其禍尋及劉氏矣故殺韓彭而諸將懼族諸將而劉氏懼高帝亦豈與陳平謀及此哉聞樊噲黨呂氏立命斬之用平之謀高帝至是非特爲劉氏憂亦且爲平勃憂也高帝日幾觀肉猶未寒后也曾無一髮之感卽謀族殺諸將今日鴆如意明日斷戚姬今日鴆齊王肥明日殺趙王友至於無所忌憚正他人子爲帝又殺之而又立焉忍人哉后也一至

此極也當是時漢已亡矣吁高帝豈不知毒流至此哉說者謂良平之教高帝往二恐小以就大晉獻之驪姬秦皇之扶蘇高帝審之久矣然獨恨高帝之明有所未盡者爲懲其近而不懲其遠商之亡以妲己周之亡以襃姒高帝曷不懲此耶嫡妾之分亂於前而正家之約昧於後於是擧〻然屬周勃以安劉置周昌以重趙所謂滔天之勢已成乃欲以一手障之吁何益哉

論平陽公主

唐武德六年平陽昭公主卒詔加鼓吹班劍武賁甲卒以埜大常奏禮婦人無鼓吹上曰公主親執金鼓與義兵以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遂用之梁子曰世固有非常婦人哉方唐主起晉陽入關中公主將精兵會世民於渭北與其夫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氣槩詭事隱若一奇男子豈不非常婦人然竊意非常之事不可有也苟有之非美事也禮男子生設之以弓矢無豆故有事於天地四方者男子之常事也女子之生習之以瓦示之以揚早之於地故有門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者女子之常事也妖狐晝遊人必駭觀鬼魅夜嘯衆則瞿然曾謂婦人而誇能事於軍旅宇宙間事亦良可怪也哉高祖乃猶欲發國家有常之典以賞此非常之怪是高祖好怪矣晉陽之役獨少此一女子兵耶夫人主舉措雖微其漸必至故禮怒蛙而勇士成市駿骨而良馬得易曰履霜堅冰至言漸不可長也未幾而武后出性明敏通書史易唐祚自爲皇帝斬伐號令天下者二十餘年於是乎詔之眞非常婦人者焉而向之跨鞍對陣者又

不足道也自是終唐之世非常婦人居多焉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吾觀高祖經營之初亦異哉

劉仁軌

少府監裴匪舒爲唐高宗造鏡殿上與太子太傅劉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走上問其故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適見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愚意仁軌此言未當也夫人臣之於君或婉其辭而意有所在孔子所謂巽言之者也或峻其辭而無所隱孔子所謂法言之者也仁軌此言其法言之耶其巽言之耶夫曰壁間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者有似乎巽言之矣高宗嗣守天位而武后制其政柄是武后亦一天子矣李義府恣意慘酷天下之人知畏李猫而不知有朝廷是義府又一天子矣至於武三思爲周公威福之柄又竊取之焉則三思又一天子矣政出多門不祥孰甚而仁軌此言非此意而高宗亦不此悟也然則既不爲巽言又不爲直言也哉納約自牖因其明而投之仁軌此時宜進言曰以銅爲鏡不若以古爲鏡以古爲鏡不若以賢爲鏡書云人

無於水鑑當於人鑑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隋之煬帝淫刑黷武沉湎冐色忠言不用小人朋進盜賊旁午自度不免乃持鏡照曰好頭頸不知爲何人持去此煬帝以銅爲鑑而不以古爲鑑也太宗皇帝艱難以定天下身致太平樂聞直諫好用善謀皇后順正不預外事常曰以銅爲鏡可正衣冠以人爲鏡可知得失此太宗以人爲鏡不以銅爲鏡也陛下誠能以煬帝爲戒以太宗爲法則社稷之福生民之幸矣且殿廷之上豈照鏡之所奸邪之情豈懸鏡可得

陛下以心爲鏡勿昏以慾勿蔽以私湛然虛明可照萬事臣伏願陛下易去彼而取此哉不知出此乃以鏡之影爲不辟謬矣

明本二十條 有序

治天下有道在明其本而已本旣立則治道立矣深山百圍之木蔽丘壑而拼風雲終古不拔者其本固也故善培其本則枝葉可以茂天下大器也天下之安在審其本而已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猶國之元氣也人之一身元氣充滿則百病不作故善治國者保其民善治身者保其元氣古今帝王之保民治之教之而已仁義中正民心之天理也禮樂開導國家之教化也政刑防範國家之治具也治之與教莫非因其本然之天爲教之以道防其心之未然也治之以法懲其形於已然也懲之不可以大寬防之不可以大疎防之疎則緩々則流而溺懲之寬則玩々則慢而欺溺則敎不立矣欺則治不純矣無善敎無善治則民心之天理日喪而本不立矣本不立而欲天下之安且固可得乎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々

之本在家々之本在身愚故以正心格物至誠一內外厚倫理爲家本以躬禮讓立廉恥重學校務實學惜賢才爲教本以任賢辨邪親々愛民敬天立紀綱定命令均貧富省形法尚果斷爲治本嗚呼明德所以新民也修道所以立教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是則教與治非二道家與國非兩途堯舜三代之治如此而已方今聖天子在位王公主明保民之心尤切々爲立法之意視前代爲詳立教之盛視前代爲優夫善政則

民畏善教則民愛苟在廷之大臣天下之方伯守令體
皇上之心莫盡乎政教之責與其使民畏不若使民
愛與其使民不敢欺不若使民不忍欺以培植乎天
下之命脈元氣則根本未固社稷永安生民無窮之
福也區區之愚見如此敢論述于後以俟知者擇云

家本五

正心一

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善乎人君一心乃萬化之本源臣民之

準的也故不難于治天下而難於治心焉此心一正
萬事可理此心一荒百度皆弛可不慎歟彼正人之
事君也存其正心以行其志君心若正則上下一心
自然如雲龍風虎氣同道合諫行言聽而治化隆矣
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於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故唐
虞三代之盛後世莫及焉彼邪人求售於其君也蘊
不正之心惟欲逞其志以圖已之富貴故逆探君心
密窺其隙先意而迎乘機而投拉惡小節幸而一徵
中則大奸巨蠹漸以肆焉人君未之覺信而任之則

正人曰疎小人曰進黨引類附蠅營狗苟此倡彼和
牢不可破則治道襲矣政柄一落難可復收如漢元
帝之於恭顯唐玄宗之於李林甫宋神宗之於王安
石卒誤國家卒觸生民卒貽譏萬世也治亂之原實
根於此可不戒哉是故人主之心當惺惺自持時加
撿察貞誠不容一毫之僞至公不使一物之私持守
不至俄頃之間當極仁恕以自居極坦爽以接物極
廣大以容衆一念弗正痛克猛省勿謂其隱而縱之
恐根蔕蓄結則不可拔矣勿謂其微而忽於防潰堤

決渠則不可遏矣故自微而檢之易爲力既放而收
之難爲功也昔宋太祖嘗獨坐令洞開寢門曰此如
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朱子曰太祖不用言語文
字而胸中自有眞大極一部故人君之心如鑑之空
如衡之平可燭萬幾

格物二

人主之格物不可無學問之功所以考往昔之是非
爲今日之龜鑑觀前代之得失作後世之楷範也唐
宦者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愼勿使讀書親近儒生

彼見前代興廢則吾黨疏序矣好人之用心學欲愚其君則爲人主者安可以不讀書窮理哉朕當愼擇夫邪正之道而留心焉苟留心於道德性命之原則知日增見益廣德日修而治道隆矣苟留心於異端他技之末則用之於政無益於治道爲之於身徒弊乎精神傳之於後世不足爲功業而治本乖矣昔程子在經筵嘗曰君德成就責經筵時政得失責宰相夫時政之於君德猶水之源木之本也欲其流之清莫若先澄其源欲其末之茂莫若先正其本時政之得固係乎賢相而賢相之言則在君聽之也賢相之計則在君用之也人君識見旣廣則壅蔽自無知賢旣深則用賢自篤小人之曲見私謀安得而進之傳說之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成王之訪群臣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吁學非一日可畢而德性非一日可定擇正人進正道自始至終由緝而熙可也郭泰見茅容而勸之以讀書范仲淹聞狄青而遺之以左傳愛其人尤欲其學況事君以忠者又可不導其君以學哉

至誠三

一心眞實萬化之原念慮雖微鬼神森羅天地昭格故爲臣者有此心以事君則必志慮忠純出辭吐氣自然懇惻深至足以感動君心而千蹊萬徑深防曲慮皆不足用矣爲君者有此心以待人接物則自然坦易平直疑忌間隔自然不生而凡深惡巧詐亦無所用矣故至誠之道大而天變之可回小而豚魚之可徵而僕臣妾御之委其心下而匹夫匹婦之得其情以之而事宗廟則精神自相流通以之而臨朝廷則念慮無有隱伏以之而禦譎詐則譎詐之情將自窮以之而待智術則智術之技無所發故中庸曰誠能動物先儒又曰誠無爲幾萬物夫萬物莫不自有實理以吾實心而行之則萬物可動也故實理之所在不待於有爲有所作爲則非至誠矣昔人有言於唐太宗曰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願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方以至誠治天下不爲也夫詐行於己將何以動物徒勞其心而不得其理也然大宗欲屬大事於李勣而左遷之則猶有不誠

者爲而李勣聞命即行則亦知窺大宗之心矣故君臣之間洞燭以肺腑相照以肝膽相激以恩義則中材之人皆可使爲君子之行苟貌定而心不然外諂而中不許上之心非真實則下之心懷猜疑如此雖曰仁義道德之士莫不愛其君亦將無由安其身無自效其忠矣故作天下之士氣尤在於至誠

一內外四

善乎諸葛孔明之言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使內外異法也夫國之本在家豈可自

爲偏私使內外異法哉一念之偏苟積而爲物之理莫正一實之涓滴不塞則將爲洪波寸薪之餘燼不撲則可以燎原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除柔之長有其漸不可不慎也六經所稱述漢唐宋之興廢可以鑒已故嘗論夫君道配天后德配地天無不覆不私于一物也地無不載不偏於一物也君以治外后以治內法乎天地順乎陰陽也天尊而地卑陽動而陰靜靜則無所爲卑則無敢抗故君無所不爲后則聽順於君爲君不敢以自私一聽之大公至正之法爲僕臣侍御雖甚愛之婦寺宦妾雖甚憐之一有弗正不得以私恩而蔽之何則法不可偏而公不可掩也然則居宸扆相衡之任者豈可曰君之家事臣不敢干于外哉譬如一家之中父母所作苟或未當爲子者當曲盡其誠起敬起孝思所以平格婦寺宦妾苟不守其分以干於正以犯乎禮尤當及時匡止無使至於縱恣不可救也如一家之中婢妾女子行其非間得罪於父竊柄於母爲之子者尤當再三白父直逐去而後可毋使失節於宗族起怨于親戚遂使豪奴

悍僕盜鑰竊扃鑄竊契券以招外侮以爲亡家之本也又如人之一身寒暑傷於外者藥之必易癰疽結於肺腑者療之必難若又無良醫不峻其戒約聽其耽嗜于酒色傺酷於滋味而後砭其肌膚灸其股體徒盡其心而無救于敗何益哉

厚倫理五

五常之道本乎天理具於人心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此也君之所以爲君者以其職此也故人心不可一日而無此理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六經所載

莫非此道冐之發其遺孫孔子作春秋以正名分亂
臣賊子懼而天下一治焉是則治亂之原在此矣故
古之有天下者未嘗不以厚倫理爲先焉堯命舜以
愼徽五典舜命契以敬敷五教禹之佐舜也演二焉
以三事爲務而三事則以正德爲首成湯建中以表
正萬邦中卽此理也武王建極以彝倫敷錫極亦此
理也德莫高於堯舜功莫大於湯武而所以治天下
者舉不外於此蓋以爲天以是理賦於民使民不失
此理則君之任也故曰天地萬物父母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民不得縱欲以毀是理徒有君焉
耳一日無君則殘賊奸宄並作民無以安其生縱而
不治則夷狄而已矣禽獸而已矣故並立乎天地之
間者君與此理也嗚乎天理之在民心亘古至今不
可滅也斯民也卽三代之民也冨而教之豈非民之
所以賴乎上哉作而興之所以導之漸摩之於歲月
防範之以教化維持之以廉恥夫二婦二父二子二
近而兄弟之親旁而故舊大臣遠而四海萬邦皆有
待於人君之推恩焉孟子曰親二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自三代以
至于今其與廢靡不由茲者也愼之愼之

教本五

躬禮議一

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夫讓者理之實也言
以禮之實爲國則何難之有於乎干戈鈇鉞可以取
天下而不足以治天下慶賞黜陟可以治天下而不
足以定民志尊卑貴賤可以定民志而不足以善民
心欲善夫民之心者惟在於躬行禮讓焉譬大河之

水決之爲渠疏之爲瀦散之爲滄瀦之爲渟蓄之爲
陂塘皆足以爲利苟壅而不導則懷山阜坦壞邦井
稼穡漂室廬奔激衝射泛濫汩沒無不爲害矣故木
可導而不可遏民性亦猶是也善導之者因其有恭
敬辭讓之心使之曲折周旋於事親敬長之節升降
拜起于籩豆罍爵之間乖爭陵犯之風不作而和順
從容悠不自知其造就之渾化也不善導之者使之
積而爲怒目疾視之勇挺而爲奮袂攘臂之習放而
爲酣祼忘形之非鼓而爲叛逆或靡而爲燕安或卑

而爲佞諛或蕩而無所羞媿或恐而至於殘刻皆率先之不謹也天下之人豈有不善之性哉在乎上之人導之何如耳誠能躬禮讓于上薰烝陶鎔俟其自化漸摩涵養俟其自成積之以久俟其透徹周遍身與之相安事與之爲一淪肌浹髓而禮樂興矣宋胡氏有言人君躬行于上公卿表式于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呼世有古今理無古今心無古今教化之實行三代之治決可復

立廉恥二

善乎管子之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嗟夫廉恥乃國家之所以防民欲也禮義不興則廉恥不立廉恥不立國家之大患彼貪墨諂諛頑嚚鄙鈍者雖堯舜之世豈能必其無一人哉惟堯舜之世教化行故禮義明禮義明故廉恥立彼貪墨諂諛頑嚚鄙鈍者雖有之不能惑衆不能亂俗不能妬賢不能病國也內而三公暨百執事外而牧伯庶尹莫非忠正盛德之賢清修偉節之士故在下者雖有無耻之資恒不得施其無耻之技三代之盛皆用此道秦之亡在乎廉耻之不立也夫民之所以尊

君親上而致死於節義者徒有詩書之道以立君子之行以明小人之志焉耳焉有詩書可焚而君子可坑乎哉詩書之道廢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故秦之亡極其速漢之興至文帝躬行長者開遊學之端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而漢之治庶幾成康之盛殆成帝之後王氏竊權上下之間佞諛成風卒終不足以亡漢者以文帝躬行之德未泯也光武一呼

四方忠節之士爭起而輔之而激濁揚清之道光武有焉明章之世尤知尊禮師傅故炎祚雖微士氣益厲迨多士云亡漢祉遂屋由是論之有道之時正人揚于朝而無耻者掩其心顛覆之世小人肆其威而君子屯其澤威肆於小人者法必亂澤屯於君子者國必亡董子曰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異路賢不肖異處矣夫用君子可也而小人亦用焉退小人可也而君子亦退焉如是則賢不肖混淆民固未知君子之決可爲而小人之決不可爲矣民無定

向俗向由美矣三公六卿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也因不可輕進而亦不可輕棄惟賢則立之於位既獲罪則退之以禮所以重朝廷而君身衆庶此賈誼所以言之於文帝也然則爲今之急務莫若待君子以有禮置小人於無用不妄尊賢不濫罰惡則爲善者有所恃而不懼於非辜爲惡者有所懲而不得爲佞倖則人二改行率德知所羞愧矣

重學校三

不素養士而欲得賢譬猶不耕而待穫不琢而求文

不可得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養民莫先於養賢養賢莫大乎教化教化與賢士同一消長賢士與治道同一倚伏教道明則賢士衆賢士衆則治道得故有意於治道者必重夫學校焉論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之憂民未始不有以教之者三代治道之隆係乎人材之盛人材之盛係乎教化之本原素立也漢帝之與東征西伐戈未及投而過魯一祀有耿其光唐太宗削平僭僞大召名儒累幸大學是二君者皆曠世之英主也方其偃武之餘不暇他及而切切然知尊聖人重禮教者豈有他哉誠以天下之治有待於賢士故浚其源以永其流殖其根以俟其實也向使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得三代之真儒如孟軻氏者居中國而授之室養弟子以萬鍾之祿上則人君師之而不臣下則公卿大夫躬率先以受教以周孔之道而易黃老之言以修齊之術而去詞章之陋以誠意正心之要而黜其好大喜功之心則唐虞之治又何以過之哉雖然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

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若夫審科第之多寡以驗教導之能否視文詞之優劣以定祿位之高下則於性命道德之原必不講矣以華藻爲高致以貨實爲庸愚以力行爲虛文以才幹爲先務則明德新民之功必不究矣故所重者在此則所輕者在彼矣所務者在此則所趨者不在彼矣此三代之教所以異乎此方今

朝廷教養之意超軼前代爲之學者固當知所以爲學矣選天下之眞儒以師表大學擇大學之賢士以

分教四方德行文藝本末兼舉務收遠效不求近功此今日之急務

務實學四

朝廷欲得真實之材當先去夫華藻之學天下之大豈無實行之士哉在乎上之人教之養之取之何如耳教之必實養之必素取之不苟則真實之材得焉成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之以六德次之以六行參之以六藝莫非詳於行實切於日用者其教之可謂實矣自家塾而黨庠而遂術而國學禮樂詩書絃誦舞咏開導之也周防範之也至動盪鼓舞之也有節其養之可謂素矣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自選士之秀而升曰俊士自俊士而造士由造士而進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不苟虛名不求近效其取之可謂詳矣教之實則學無不篤養之素則德無不周取之詳則不材者無所進自鄉舉里選之道廢而後世教養之方取士之法不可復古矣然漢取士諸科猶云近古至隋一變而爲科舉歷代守之天下學士靡然從

風競浮文以勝質後虛詞以勞心刻木爲工鏤朽爲巧根本之學盡亦用心焉哉故以愚見觀經義論策以爲取士之一端則可也以爲天下教養之格律則不可何則天下之材器局不同資性各異恭愼質實者或短於材華文思新奇者或涉於輕佻操守有餘者智謀之不逮正直過人者材幹之少虧近又觀之北方之學者或長於講說而疎於詞章南方之學者或昧於性命而優於文詞長短巧拙固各不齊豈能舉天下不齊之材而使之盡爲文章之士哉措之政事行之事業固不可用無學之人然飾詞於虛文者非學也又何益於實政且能經義者謂之成材不能經義者謂之不成材恐見不成材者何不少而歸爲成材者未必盡通經意悉曉古道也朱子曰自隋唐以來以文章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正然則何苦而舉天下教養之費以循積久之弊而不圖實效也歟成周三物皆非文章孔門四科各因其材爲治如成周爲教如孔子亦云可矣今欲使鈍者皆銛質者皆文則是將求

勝於三代求過於孔子矣吾未見其能然也朱子之說不得行於當時而積習之弊曾未改於往日故愚見以為宜於當今而垂之永久者莫若漸改隋氏之陋稍復成周之制以三物之教而為四科之設豈不為一代之盛典哉若夫擇師道之賢盡董勸之勤則又在夫上之人焉有二程之教而後有二程之學者有安定之教而後有安定之門人倘曰可以行之風俗教化或者其有小補云

惜賢才五

賢才之在天地間良不多得也培植之勤而後成就求之周而後得相得而後用不相忌而後成功明君知其然故保養賢材如護四體漸摩之薰陶之浹洽之以恩澤鼓舞之以教化董之以躬行之術其培植之可謂勤矣然而不見用焉猶無器也於是擇而求之而不能得其尤異者則又察之於疇人之內考之言詢其事觀其進退然後用之求之可謂周矣及其用之也不稱欲焉吾所欲為往往違意而逆心然後又察之不疑於事而協于衆情且有功焉其心專一忠愛久著誠賢材也於是欲然相得而後能成功進一賢材如是其難何可不加之意以愛惜之也疏之恐其大過非任賢之道也疑之恐其大專非任賢之道也聽之惡其大切非任賢之道也一行之或玷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語之弗佯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一事之弗當也察之必加詳不委之於法焉短之者至恐其媒孽之也毁之者無實恐其擠擯之也公道以自持或仇怨之者至矣正直之不阿或羅織之者至矣故明君往往推誠以待

之肝膽相照肺腑洞燭小人自無歸隙之窺瞰君子得以展布其四體矣且天下之小人無窮而天下之賢材有限也今日退一小人明日退一小人退之不已小人自然無幾矣今日去一君子明日去一君子去之不已則君子自然無幾矣小人得志則中材以下可以為小人者或變而為小人君子得志則中材以下可使為君子者或慕而為君子世道之升降其幾又在此焉然則進退之際可不慎歟譬之種樹者日萌蘖而拱把自拱把而連抱勤勞非一日之功求

用在十季之後高山峻壑萬牛引重千夫助呼致之不易也乃一旦棄之以才朽聽傭奴樵僕薪之以斧斤曾一念前日之辛勤哉故賢君每思培植之非易自肰愛惜之深至

治本十 關五條

任賢一

治天下之先務在於任賢而已使三公得職者天子也使六卿得職者三公也至於使百職得其人者則又在乎六卿之與天官也以一人斷之則可以一人

理之則不可故人君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爲夫端表則於六曹之地者非三公乎三公所以贊畫天子以進退天下之賢者也天下之治亂在衆職衆職之得人在天官天官之得人在三公與天子故三公注意於天官天官注意於衆職吁知人至難也明有所不照知有所不及以張東之之知而處武三思不如薛季昶以司馬君實之賢而知王安石不如呂誨則廣覽衆聽又用賢之先務爲故天子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精苟衆職而理咎在六卿六卿非賢責在三公盡諫可得而言之天子可得而察之公論可得而退之天子常擇三公三公常擇六卿六卿常擇衆職大綱擧於上衆目理於下用賢之道得矣

辯邪二

李德裕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在人主之辯自古人君之用邪佞未始不以爲忠良及其棄忠良未始不以爲邪佞也漢武帝明君也以公孫弘爲賢相而黜董仲舒之正學宋真宗賢君也以

王欽若爲厚己而黜寇萊公之梗直彼二君者猶昧何惟夫唐之德宗不能覺盧杞之姦邪哉故君子之退小人必因君心之明小人之排君子必由君心之惑夫啓君心而使之明者君子難爲功蠱君心而使之惑者小人易爲力君子之事君也君心所欲必不順而從恐陥君於非禮也君心所向必不阿而逢恐陥君於非義也其愛民之心常勝故不肯剝民之利以而寵其憂社稷之心常切故不能循君之意以固位其畏名節之心常在故不能竊君之惠以苟祿其

慮事也周而密其忠愛也實而深不可誘以利不可屈以勢其肯爲佞諛以要君也哉內不懷阿附之心外不爲諂諛之行自非君之知巳其勢必疎〻故小人之排君子也常易小人之事君則不然常有以窺夫君之心思所以中其欲黙揣其幾之未發逆探其意之將萌君意所在常先事而逆君心所向輒乘閒而入君所惡也則窺察而致毀君所好也則涵濡以爲譽意在竊貨則竭民膏血而不顧意在窮兵則危國社稷而不恤意在重刑則慘入骨髓而不問或以巳慾或以土木或以封禪或以神仙思中君之欲以惑君心之非以保巳之富貴無不爲巳君心既蠱政柄在手於是杜絕言路掩蔽聰明群小而蝟集一倡而百和其勢必至於殺虐忠良居害宗支使巳之威行而人莫敢議君之勢孤而巳日見親又其甚至於人君父子夫婦至近之地其情有不得相通者吁可畏哉故小人一進鮮有能退之者自非人君能辨之於早後將噬臍莫及矣唐玄宗末年天下大亂乃悔曰吾不用張九齡以至於此遣人祭之於曲江夫何益哉漢之恭顯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皆足令人切齒當是時非無忠良雖剖心瀝膽其如君之不悟何然則生於漢唐宋之後者可以鑒矣

親親三

維持國本莫良於封建維持封建莫良於親親傳曰親〻而仁民封建者亦帝王推親〻之恩以仁民也上古剏治保邦用此道焉故久而不亡其亡幷封建之失也失親〻之道也夫王者之有天下不敢私之分封子弟使之各保其土以寧其民爲之諸侯者亦不敢私之爲天子守其土疆以保其民上下之間如木資枝幹以蔭其本枝資本根以榮其枝幹枝幹剪必傷其本〻根撥必悴其枝榮悴相係豈得自擇其陰反戕其本也哉是故伐大木者必先落其旁枝蠹人國者必先殄其同類先王知其然於是內外相維首尾相制內之權足以弭外之變外之勢足以戢內之姦彼有所畏而不敢肆此有所忌而不敢發長治久安之道莫良於此故曰維持國本莫良於封建維叔伯昆弟自祖宗而視之其始本一人之身自一身

而親之固皆手足股肱也巷一家之內合一人之身嘗使其身之氣脉常相流通或壅而爲疣贅且結而爲瘢瘕滯而爲跛躄舒而爲痿痺皆其氣脈之不相流通故疾見於身不得爲完身是不謹疾之過也是弟叔父之親彼此常相知不至有猜疑心志常相通不至有間隔恩意常浹洽不至有疎忌則藩籬堅固孰敢踰其垣穴其基而毀我墻壁也歟故保封建莫要於親親也或曰周之衰諸侯相侵代無寧時天子下同於列國封建之失如此吁此非封建之失

也親二之道不行也危而不知持顛而不知扶上則并禮樂征伐而忘之下則并禮樂征伐而竊之肰猶足以久存者枝幹雖強終不足以撥其本根也及秦滅周諸侯莫顧周亡而諸侯隨之本根既撥枝從而亡勢所必至也秦懲此失列而爲郡縣楚人一呼而亡秦若反觀以振朽株肰此無枝幹以蔽其本也漢懲秦失大封諸侯王又脛大於要指大於股之病又失其中道也肰有如文帝篤親二之道吳楚之禍何自而發哉鑒亡秦而置封建懲周漢而篤親二治天下之道不能易也

愛民四

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甚哉民心乃天下之本國之元氣也本蹶必喪氣竭必亡失民者滅得民者昌夫自古有數百年之天下者必其有數十年愛民之實政深恩厚澤有以固結其心而不可解焉故後嗣子孫雖不免昏戾而未至於斵喪前人之澤者其民皆不忍去益　培養之國根本植立不可得而搖動之也故欲保夫天下者

莫先於保其民書曰民可近不可下又曰可畏非民假之以刑則愈犯臨之以威則愈慢策之以法則愈肆急之而愈智縶之則離遏而不通則潰惟其有可畏此其所以不可下也不下之則所畏可無窨以周秦之事觀之周積仁日弱而歷年最久者得其民而又得其心也秦積威日強而後世咲之者秦得其民而不得其心也秦用法如雷霆視夷三族如撲餘燼肰二民不畏刑二卒不可措奸卒不可止是假之以刑而愈犯也秦皇虎視四方威行天下三十七年可

謂極矣肰而儲昢之氓敢毅勁大言而不顧是臨之
以威而愈慢也罰及族灰禁及同室內息法不可謂
疎肰而挾匕首於殿上奮鐵錐於沙中者未聞有畏
縮之態是禁之以法而愈肆也焚詩書烹學士以恐
之而良平之徒其智出乎學士之表恐之何可得欲
富其國而耴及錙銖　旦四方蜂起迷不可制暴之
安可施六國之地入秦而六國之民智者無所謀勇
者無所施目相視而不敢鬪其咪則又有心非腹誹
之誅於是蓄憤而俱發者若鼓奔崩而決壞堤而秦

莫如之何矣過之安可為此秦之所以甚可戒也文
武周公之道則不肰懷之以德而民莫之犯齊之以
禮而民莫之肆坦易平直而民莫之蔽開其智使之
盡格物窮理之道修齊治平之術節其力使之厭棄
孤獨有養通其情而同其好惡使之有所庇倚是以
仁心仁政浹洽周遍民之歸之如赤子之慕慈母雖
絕於去之亟走而從焉肰則有天下者將何所懲亡
秦可也將何所法　文武可也夫為國莫先於得民
心愛民莫先於行實政實政莫先於用仁賢舉文武

則公之道也二者行之未有不長治久安者也

敬天五

人君常存敬天之心則萬幾可理所居之位天之位
也不敢怠其位者敬天也內外百辟天之職也不敢
曠其職者敬天也四海萬民天之民也不敢下其民
者敬天也凡天所敘之典天所秩之禮天所命之事
無不順乎天則天意得矣書曰皇天無親克敬維親
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夫知天之無親則不敢不
敬知天道甚明則不可不敬不敢不敬者畏天也不

可不敬者知天也知而畏之則能順天順乎天者必
得乎民二既得矣天下孰得而動之哉凡天者理而
已天人相與之際不可以不慎爽於理者悖于天故
人事之得失天道恒應焉況人君者父乎其天母乎
其地天之眷君不頃刻而忘猶父母念子不斯須而
舍一出往之間而昊天及焉一遊衍之間而昊天在
焉蓋天體物而不遺也豈可謂其高遠不吾察而有
怠忽之心哉片言苟善天聽伊邇感應之理真猶呼
吸之相通者也故聖哲謀肅乂而雨暘寒燠風應焉

致中致和而位且育焉此無他吾之氣卽天地之氣吾之心卽天地之心也故人君與一念以敬天其精神嘗與天地相爲流通湯六事以自責而大雨遝至大戊修先王之政而桑穀爲祥此感彼應何其速也由是觀之天人相與之機寄矣且湯與大戊豈必有乖政也哉而所值如此者如人子之所行偶有過失而父母猶時震怒以恐懼之者固使之堅定強忍不至有非心也且天意所在實非人之所知如老成之人慮事有非後生少年所識室家雖安寧而思患豫

防之意常先事而丁寧憂慼衣食之念嘗預期而告報盖愛子弟之心無所不用其情也乎能祗順之則父母底豫矣漢文帝治平極盛之時而日蝕地震之變不絶苟文帝不能祗順安知無咎徵之應乎惟文帝能祗順故有其象而無其應也唐明皇安史搆亂之極而天變畧無益天意稍厭絕之矣明皇卒不省悟乃至於亂也故天變之見不必皆有徵而天變之無來必不可恨苟不務修德或專行厭勝之術或故作其事以應是不惟不知天意且欲求咎徵之必應也况一陰之長常在陽盛之時而一陽之生常在陰極之日人君居極盛之時當思持盈之不易過亨嘉之運當思保泰之爲難先事而憂則無可憂之事矣思患而防則無可防之患矣愼終如始敬之敬之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竹所記

梅岡南坡之上渡石橋並淺堤迴磵後入者王君伯亮之所居也地不盈畝屋數椽而竹數千竿過其外者徒聞雞犬之鳴吠童稚之語笑機杼之聲啞〻然而居人煙火在其中者不見也來摳蓬戶俯而後入仰而視之則長稍直節上拂乎雲漢而煙霞雨霧紛披挺拔冥迷蔽虧之狀頃刻而變萬殊而或清風徐來却鄰父之偎談止童子之餘誦拂衣宴坐而聽之

則四壁之外如絲簧金石之互發而洞聲鍧噗與夫樵者之歌牧人之謳若呼而應響而答者君益樂之而自號之曰竹所君簡易抗直不妄交於世其人非負清情雅況者亦不至其門予嘗過君〻葛巾藜杖練袍無緄而油然自得因與予觀竹入其室予笑而問之曰君室中何所有也君笑而答曰山珍海錯之奇熊蹯豹胎之美吾無有焉至於釣登巨鱗瓢貯芥薺酒溢盎而午熟雞啄黍而秋肥則吾有也因取酒酌之醉而後論其先世豪奢盛美之事而今未嘗見矣蓋竹之東稍爲賓賓樓〻之下爲遲鞿之亭其外爲駙馬之門其北數十步爲梅岡梅岡之下爲萬丈樓宋丞相信國文公爲其五世祖約齋先生書扁恒讓益四德在爲富其盛時速營盎檻花木之富賓客遨遊之樂殆無虛日及其廢也一旦丘墟及草禾黍生之過者莫不吸然歎息於乎盛衰之來亦誰能拒之而人情不能無所戚也君及見其家盛時今老矣乃泰然安於窮約如此豈非貧富不易其志者哉夫竹不以寒暑改其節君不以窮達易其志則宜乎君

之愛夫竹之至也至其居之安樂之深浮游汚濁之表而外累不足以介乎其中則君之獨得又有在於竹之外也君不以言於人人少知之者因書以爲竹所記

清風樓記

都城之浩穰天下之會也萬夫之塗百貨之所通行者肩相摩勢不得迴還而文與之所居尤甚因築樓高出闤闠以周覽乎四方以脫煩囂於紛埃之表中書舍人王君孟端予友也爲寫竹數千竿於樓之四

壁君於竹甚自惜獨於斯樓寫之如此其多也蓋其意酣氣適振筆迅掃如驅龍蛇而出乎風雲雨霧之中挺然而直節放錚然而爽颯發使登之者覩其勁正拔出之操如見夫壯夫烈士之形容如長林大谷而幽仙羽人卒然而相遭使人神情變易思欲與之處而百慮皆化何其美也於是君與文玥飲酒其中酒酣顧四壁若清風颯然而至者因以名其樓明年君以是從來北京為求予文記之曰清風樓者予所寫竹在焉予嘗要君寫而未之得也聞而異之曰夫

何為得此於君也哉君亦懽然而笑之因為之言曰夫人不汨於富貴貧賤則舉天下之故有不足嬰其情者浩乎其自得超乎其莫與之偕如昔之務光魯連嚴子陵陶元亮者其清風固渤然於六合之間而無窮也而今不可見矣君獨振其高韻以見於所寫之竹蓋亦寄意於此矣及其於文玥也又以其情好之所鍾意氣之相合而不自覺其傾寫之至焉人固莫能測也世必有會其意於忘言之表者哉而非予之所能盡知也君為人氣岸高邁若不可俯仰一世

文玥與君交厚靜直退然工於篤山水善書而能賦而混其迹於市廛膠擾之鄉於乎彼其汲汲於得失之際憂愁思慮日交乎其內則雖離世以獨立絕俗以自高亦徒見其迹耳夫何足道哉

芙蓉山房記

憶昔放舟青原白鷺之間望文江數十里外嶄然而秀出者芙蓉峰也寔霞開闔群山環而向之而莫與為匹者世傳其下多丹砂空青琥珀之類又云其山鄷幽獄故又名天獄云於此遂系鬼物其為謬妄甚

矣然好怪者尤喜傳其事郡志所紀亦以為實然不知其無是理也於乎有山如芙蓉而不能遨遊升降於其中以攬取其清勝乃信其誕妄謬悠之說如此其亦可嘆也夫廬陵數百年來忠節文獻之盛天下莫不仰慕希與以為山川神靈實生此魁傑之才皆想望覺見其勝有未暇者則以為恨獨胡氏居此峰之下累世矣今有初又因以名其所居之山房蓋不以其積玩之熟而忽其可美不以其佚見之狎而厭其可愛其亦喜之至樂之深所謂謬妄不稽之說者

自不足以專其恆好之情而他人之所慕希與有未
暇者有初得而專之也不亦快也哉有初系出公霸
之後忠簡剛簡之餘烈殆與此山俱高不泯山之巔
老子之宮巋然而立好奇之士常至其上以周覽其
四旁其必有指胡氏之居問其先烈而慨然動夫高
山仰止之嘆者乎有初之子某來
京師因翰林庶吉士胡觀求予爲記遂爲之書觀有
初之從子也

世節堂記

吉水曾希升之來
京師也從其舅氏翰林編脩周君孟簡謁因慨然泣
數而言曰遺家之不幸凡三世皆以夭歿曰明輝予
曾大父居中予大父而仲擇予先君也三世娶皆周
氏周氏里盛族曾祖母西園先生方大之子寡居時
年二十八祖母元東宮說書志達先生之子方大子
也寡居時年二十七予之母則予敬之子又志達從
子也寡居時年纔二十二三母皆以節自守獨予身
祖母之歿久矣幸二母康強無恙方將以其事聞于
有司以予旌別之典而非二母志則有所不敢又恐
其終遂泯然無以表見於世則不孝之罪大矣因以
名其堂而求記於先生斯二母志也謹介于舅氏以
請予聞其言而悲之夫三代盛時內教之修自閨門
鄉黨達之邦國以風化天下故不獨公卿大夫之家
雖庶人女婦亦皆能躬踐禮節以之而自防此其教
使然非其質之能然也三代而下內教不行閭巷之
女婦無所取式苟有足稱者非其教使然其質之能
然也由於教雖中人可使爲賢由其質雖賢不能保

其無過然則後世女婦之行有足稱者豈不尤難也
哉曾氏之母同出於一門無間於三世蓋又曠世所
未嘗見者至欲泯晦不顯以問於時此雖士之明禮
義審於輕重內外之分者尤難之也方女教無聞之
後而有如三母之行是宜爲之書不獨以著三母將
以警勸于世也希升爲人循實其遠祖三聘三鳳當
宋季世皆有身行三鳳當時目爲僞學在呂祖謙三
十一人中者也志遠爲東宮說書時其母命之還郎
日辭去不顧當時之賢者皆高之兩家先世風節凜

然如此三毋之行固有所薰漸而然哉因并書之俾
以記其堂

勤有堂記

世之愛其子者嘗有無窮之計而尤自以為得者金
珠象犀貨寶之積居室輿馬之富使其子終身不至
於窮乏然不知金珠象犀之貨相遷徙貿易於世者
無已也多藏厚積鮮有不至於敗者六經百籍聖賢
之訓天地萬化之理倏焉探之極其深而人不以為
遺索之窮其源而人不以為侈究積之極盛而人不

以為泰顧所見之下者寔以此易彼及徐而計其後
也卒為世咲之亦何其不思之甚耶平昌吳仁濟耶
韓文公所以訓其子者名其堂其意拳拳焉望於後
之人者甚至既而其子紹生舉於鄉登進士第以選
為翰林庶吉士所以慰其親之心有在矣明季仁濟
來視其子于
京師留數月將還平昌求予文記其堂其意又欲以
勉夫後之人也仁濟道其子者如此而其子卒由是
以顯嗟夫彼屑屑於金珠象犀輿馬居室之遺者果

能使其子守之而不見奪於人者乎不獨不能使其
子守之雖其身欲守之以老不可必也然則以其身
之不可守者遺其子倘來倏忽不知其不足恃可謂
天下愚人也哉仁濟之識量其過於此遠甚遂為之書

竹軒記

進士顏大和為令廣東之四會縣凡六七年不他調
因即公宇之後為軒而種竹焉以暇輒退坐于軒中
蓊蘙然不知炎風瘴雨之為煩毒也其高雅勁正超
然獨立之操若與此竹相賞於遐僻之邦而其樂然

虛心寡欲之氣驟人進士所自負而高者將皆兼取
而并有之其為可喜豈流俗之所能及哉予嘗為令
聞會如其民之難治大者挾其氣以豪小者負其忿
以爭臨之以威而不勝其苛之售也撫之以惠而不
勝其威之褻也甚則阻山谷以自比蠻獠而書符令
文法之具皆莫之施苟未能清心寡欲以臨之則鮮
有不至於困者況望其能肆情一軒以玩其所種之
竹如大和者耶大和有暇日以自適其情於一軒如
此其為治又可知已大和來　京師因其友翰林侍

講陳杲之求予文記其軒予嘗誦淇澳之詩所以托興於綠竹者言君子學問之力自治之嚴道盛德之至善而後申之以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言其有是君子之實而民之不能忘也其寄意於竹皆君子成德之要道太和其志於君子之道者也治一邑固不足以著其志然未有不能其小而能其大者太和誠有以愛其民將見其民愛之而不忘觀其竹猶召伯所憩之棠也其有已乎哉予不能忘因會太和又告予以其民有不忘於予者故為書此俾記其軒其民

秀而文者多讀予記庶幾又知予倚者耶

洞慧觀記

廬陵城四面山之蹁躚而出者如虎豹鸞鳳之壯麗雖數百里外皆可見也獨附城隱然如偃月之狀者曰月山山之小者最近而其地實勝附山而為之居者洞慧觀也先是元大德中郡人劉宜中為營此觀既成又盡施其貲且棄家從觀之道士陳秋崖者學道其中以老焉且中號無隱時又有徐石心者山東人聞無隱名而來為之徒於是洞慧之勝宮宇

[illegible]二然遊覽之士相接跡於其時及元之祝棟宇像設日就毀剝歷數世後七十年至今主其觀者歐陽梅溪也梅溪不溺於其流讀書賦詩授學徒於月山之中而於驅鬼邪祟之術尤高一日發其所有資復營建之自殿而廡而門以及三清群真之像皆完而備之緣以周垣樹之松柏既又為燕息之所賓客之廬鑿地為池引流而注之藝蔬于室種竹於堦聚圖書於庭凡可以資其奉養者無一不具焉加以太平之久松柏之植者日以茂宮室之葺者日以飭四方

之遊者日以廣於是洞慧之勝觀猶為有加

永樂十四年冬其里吳道弘來

京師因胡紹武求予文為之記予固同郡人而未嘗造月山聞道弘紹武道其事為躍然想見其處夫道家之說以虛無恬淡為宗以鍊氣化神為本王其為法以呼召風霆驅役鬼魅禱祈寒暑則亦欲以兼濟乎萬物以為之用著其功於宇宙之中而不欲自逞於時此其教之所以然亦其流習之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若其廣大宮宇以自植又聚其徒之材如梅

溪者是已梅溪歐陽氏之賢者也雖放迹黄冠而志有足尚歐陽氏之在廬陵者無聞矣而梅溪又失之此而彼得焉吾重為歐陽氏嘆也書以鑱于石俾後之人知祠墓之廢而能興者自梅溪始知其廢而興之之難則知繼而守之者其不可以易也夫

坦端堂記

故吏部尚書劉公崧以老乞致仕

高皇帝許焉既賜之還又寵之以

詔公歸築堂於私第之左名曰坦端之堂葢取

詔書坦懷端志之語云於乎

高帝於公眷顧之厚終始不替至於名成身退而寵眷益隆

宸翰寶章之輝煌燁然照于蓬蓽君臣相與之際亦何其盛哉始公由儒生見授兵部職方郎中拜北平按察副使改禮部侍郎權知吏部尚書事文章功業並著於時位望隆矣而謙卑如未嘗仕然不矯激以絕物而行益峻不詭隨以同衆而衆莫爲之異一於誠而安於命公之所以簡在

上心者其以此也自古人臣不受知於上不足以行其志於下

高帝於公知之深故一語而盡其平生雖堯舜之知人無以異也此公之所以拳拳不忘既去其位而猶有以名乎其堂焉公歸之明年復以司業徵及公之卒恩章尤篤生榮死哀古今有如公者亦少矣公所居曰珠林距泰和城五里公殁未幾其居弊不治者久之一子又早喪其孫曰并長知學能世其家因改築其堂而新之葢距公之殁已三十年矣於是瓊州

李王君伯貞爲大書其額而并以請記於楠楠自童子時嘗拜公於床下公不以其童孺加撫愛焉蓋嘗竊念公之不可復作也因爲之書俾以記其堂云

皆春堂記

天地以至和之氣育物於春凡物之勃然以生於春者皆此氣之充也屈者以伸鬱者以暢挫折而斃伏枯槁而困瘁苟遇其時莫不奮然昭蘇蓋天地之心造物者之仁固如是也然嘗黙求其故其所醖釀以成此氣之和者亦深矣窮冬寒沍霜雪之至嚴凌厲

凉冽摧而逆之以歛其生意者無遺蘊變使其時雍而欲之者有所未盡則發於否者亦安能溥博弘暢如此其至耶君子之道常使造物者之仁行乎其心天地之和萬物之春常與之接蓋幾乎仁道之流行矣然其學未易以至也鎮江有學醫之士曰何彥徵挾其術以游於大梁安靜不妄其氣甚柔其術視古俞跗不異所謂鑱石撟引案扤毒熨搦髓揲荒之法遇所當施輒發其技而不少止夫然故嚬蹙而呻吟若痛而無聊者皆得恬然以安嬉然以樂其生而譁

二然以卻夫泰和之域若有契夫造物者推落發舒之妙也彥徵於是名其堂曰皆春而以求予記於乎彥徵及物之志亦何其弘哉病者得愈彥徵為之喜如萬物之暢達而敷于其前所謂皆春者不待言可見其意吾獨惜乎世之不遇彥徵者多也豈獨不遇彥徵彼隱忍姑息不強委例之害而盜抱移身之痛見者為之悲酸咨嗟彥徵而不用其術者之尤多也於是為記其堂而嘆息焉

止齋記

予舅氏陳仲享先生居大和城西柳溪之上因其故廬為室而名之曰止齋蓋陳世之先世常顯矣方其盛時賓客騎從之衆煒然常臨其間及遭離亂無一存之殺而先生之兄仲述復以進士通達聖主為名御史於時陳氏子弟之進者亦殷二乎盛矣然先生方慨然歎息以謂盛衰之相尋者倏往而忽至承乎其先者非不難而立乎其後者不可必也於是低昂俯仰諧嬉以玩世同乎流俗不絕情以為高不矜氣以役志而或凌厲振迅赫然以希夫通情

之譽翹然以干夫非分之與者未嘗有也以長幼約其志以澹泊養其躬以禮義訓其後人且名齋以識其意蓋先生之年已老矣今年春其子公餘以官來陽教諭至京師屬予記其齋某何足以知先生也雖然先生孝友之行本乎其性而斂默深識窮物理之寄微極思慮之精深人有所不及者其所以退然自托如此者豈無所見而然哉時行時止之說在易之艮可推見其隱而世之自恥債覆之患者常始於不知所止也

然則先生豈所謂知進退存亡之道者非耶是不可以不記齋之前後有修竹佳花之植可玩可蔭而予之居與先生近顧何時從游其中以問所止之說耶

雲山草堂記

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建安楊公士美今翰林學士勉仁之先君也公賢而有才略嘗被舉至京師上以其子既仕於朝遂賜之還所居在邑西溪際山之下因名之曰雲山草堂公於此徜徉以終其歿又幾年學士君思草堂之勝而慨其先君之不

作也以屬中書舍人王孟端爲寫雲山草堂之圖且屬予記之君之言曰始予先君遨遊乎此山之中予時尚少也然而涉澗溪陟岡阜攜杖屨琴策壺觴之具下上乎雲烟竹樹之際予未嘗不從故舊朋友或與之俱往亦時時酌酒於泉石之間醉而後見之於詠歌者其音鏘然而其樂盎陶然也長松修篁于岩而巖曰松之聲翏翏然泉之聲淙淙然猶鶴鳴而巖谷皆應先君嘗靜坐而聽之有油然自得之意至其暇日呼予昆弟告以詩書禮義之訓勤力忠厚之意

其言尤諄復而詳懇然自予之竊科目入翰林遭逢聖主眷遇之隆凡十九年乃得推恩先君贈典之加焯然賁于巖谷而先君與先夫人皆不及見矣顧寵榮之已至而中情之益悲乃追惟疇昔慨幽谷之遐邈思見夫草堂之勝而悽愴怵惕無日不往來于懷者此圖之所以作也亟於予之悲有非圖之所能盡者子爲我記之於乎古之人不忍忘其親而思其居處咲語志意嗜好者無一事而不用其情學士君雲山草堂之作豈所謂致愛而致慤者乎此其意不在

於山水之間也雖然玩其圖見其山川草木如升乎其堂聞乎其容聲則思之所由興又未必不在斯圖也因備書其說以記之焉

醉吟樓記

予同里劉仲良氏築居縣之南十里夏村之溪上有樓數間仲良日觴詠其中而扁之曰醉吟之樓時仲良年幾六十矣予因念其壯時俊敏穎拔之氣英英然足以馳騁於時而今老矣乃頹然自放於山水之間且以醉吟爲足以適其意而大書以揭於所居之

樓上仲良豈固欲酣放以忘於世耶抑固有同於樂
天之所謂醉吟者乎方樂天退居洛中龍門八節灘
之上歌童舞妓賓客宴飲之奉何其樂也而其中情
有不然者吟咏之意隨遇而見而悲慨憤嘆之發其
意拳拳非忘世以逃於物外者之比也仲良亦飲酒
以適其意憂悲愉懌之積亦時時見之於詩歌而寓
居戛溪之上者則無所用其心於時也撫長松蔭茂
樹非其交不與之接非其事不勞於懷世益忘仲良
仲良亦欲相忘於一世此其情與樂天者異也雖然

戛溪之上土沃而泉甘幽芳佳卉之植彼遙而盈疇
登其樓以望群山之外則西陽三顧金華武姥聳立
其前後仲良既醉而吟於此信足以忘懷萬事者乎
予自糜祿於朝以來
北京於其意之所適有不能盡知徒戢念其山川爲
之想像而歎息焉仲良之子士皆舉進士今爲河南
按察僉事求予記其所謂醉吟樓者因爲之書俾以
告仲良尚以其所爲醉吟之什示予一覽也

清白軒記

雲南按察僉事茹良玉取漢大尉楊震所以遺其子
孫者名其軒曰清白良玉世本　晉陽人自元末客
蜀之巴縣久不能歸遂家焉其地在巴渝之間今重
慶府屬邑也重慶昔者爲胡氏僭竊之都　巴蜀之
水至於此而合下爲三峽千餘里而後出夷　陵其
壯且險天下莫之過也予嘗道經其地覽其山川因
訪其遺老蓋
太祖皇帝之定四方也最後乃取蜀方其用兵時一
自閬中入取成都一自夷陵攻瞿塘成都既潰瞿塘

亦鼓勢不支遂直搗重慶明氏君臣既繫頸出降而
兵馬頫俯府藏之貨財遠近屬邑悉封上于有司其
地未盡傾兵火故其民至今號爲富完其學者習於
禮義才克而氣完仕於時往往取通顯者此豈獨其
山川之高深致然也亦其安集富完之餘遺逸
太平之盛加以詩書之涵養而流風遺俗之未泯者
因得熏其化而致顯融於時其材之成有自來也哉
良玉蔚然有今學者之文詞而介然以古君子清拔
之操自勵觀其所以名軒而想其意氣之偉豈不

賢矣哉而豈獨如是而止也定其志而不遷克其所守而不可奪則見之於事業者固將犖然照耀其山川無窮也斯其所謂蒨自者又何以異乎昔之人所云耶予爵舉去國以來京師往還西鄉忽忽幾二十年志氣之衰耗甚矣然猶常時想望其山川而思見其士之志節益其去之已久而與之接者益少爾良玉之介且潔而又居乎風紀之任足以行乎其志可愛也夫其可尚也夫良玉以求予記因為本其山川習俗之故以記其軒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劉彥恒與其弟彥湘所以奉其母孺人之堂也劉氏為里鉅族彥湘之尊父曰仲堅好學負材其兄號吟所者尤豪於詩孺人歸劉氏十年二十八而喪其所天子二人長者纔三歲遺家多故播遷傾覆一門壯者無幾存或勸孺人改適以存二子者孺人輒大慟欲絕持之益堅卒撫其孤至於長大教之以至於成凡四十有二年而劉氏之嗣傾以不墜者孺人力也夫節義人所難也士大夫非素明義理一旦臨利害之際鮮不失其所守女婦生長閨門乃能蹈之終身不失豈不尤難也哉孺人姓蕭氏元御史方厓君曾孫也君以方壯之年當元盛時自江西儒學提舉僉憲廣東西拜監察御史彈劾奸宄所至為之凜然一時勁氣論者至與丞相文信公並稱百餘年來未有以其言為過者然年三十八卒矣於乎此吾廬陵之所以盛蓋自諸賢忠節之著而又有如君者惜史傳失傳不得暴諸後世鄉人父老雖能言之亦十失其八九其子孫又遷徙淪落少有知

之者爾孺人之貞節使人瞿然念之世家餘韻流被其末派者尚在於此哉故香山縣丞彭君叔介嘗為劉氏擘窠為扁其堂曰貞節而瓊州大守王君伯貞為大書二字以揭之彥湘又以求予記聞閭之士欲知方厓君之烈者讀予記則不獨有得於孺人貞節之一事也

溧陽縣學鄉貢題名記

進士之科自隋唐距今幾千年賢豪俊乂之出不可勝計

聖明統一萬方詔天下立學既嚴貢其士子之賢者又取之以進士之科此與成周鄉舉里選之法並行不廢也故今之得士也尤盛至于薰陶消化使人人自趨于善禁制防範使不失其性則三代以下未嘗有也由是海隅遐徼萬里之外皆翕然響應而況溧陽之為縣密邇邦畿其于教化得之是先且深者哉夫古之教自格物致知以至于窮理盡性之後本末之詳未易能也而其所由入莫先于六經孔孟之言今之科舉于六經孔孟文詞章句之間設不可苟而

止也然而致察于章句而日造夫義理之精微致篤于文詞而日究夫聖賢之隱奧博求而約取勤行而不怠因自盡心知性以至于命者亦不自知其至也夫于天地古今之秘人情物理千變萬化之由以及夫三代君臣化民成俗之微言深意皆得之于心畢而措之其有不沛然澤被天下者乎其究之不深則其言之也淺其講之不密則其出之也疎渺夫學者于此果可易而求之耶由是論之科目之于教化疑若淺事而千餘年間所以得人之盛其亦有以然哉

于外弟陳公餘佐教溧陽之三年集士子由科第進者自洪武以來刻其名于石而立于學宮非徒以勸來者一時之士所以涵濡　聖化而得之是先且深者亦于此而見其榮也予弟本之嘗教于其學公餘因以求予言故述予所聞者為之記其必有深明六經孔孟之言出其間而任致君澤民之責者夫豈徒文詞章句而已哉

艤舟軒記

東之內廂日新而几席宇之間可憩以學者亦曰軒

鄒君仲璉則因其舟中可坐者名之以軒者也舟廣容膝其中之宅高及丈橫縱加尋之四剡木為承溜其上加葺覆焉而設以版牖其兩旁以為軒一之空可以出入其坐也可倚其立也可憑可望以寘其煩煩至於波濤煙霧之接則浩然如據雲雨而望乎郊野之空曠也仲璉益愛其疏達而未有以名之予時與同舟自濟陰以趨

北京忽大雪平地數尺光景頻發洞徹乎軒之內人之居乎舟中者或若傲兀乎雪中憑軒而望之則樹

秋高下於川原之際鳧鶩鷗鷺出沒乎洲渚之間者皆隨過而輙見舟之行不止而幽奇偉恠之接於軒者亦屢變而無窮也予心樂之顧仲輝咲曰自南州所見豈固有如是者乎而况局於丘園樞户之間一隅之近求其汎覽流觀窮萬里之勝不待褰裳跰跛而盡得之於此軒者未有如今之觀也予爲子名之曰假雪軒不亦可乎仲輝聞之欣然大喜取酒相酌曰先生其爲我記之予昔嘗仕廣游閩苦瘴熱恨無雪以自濯今乃叨蒙

國恐忝職侍從得退游兩都以覩覽奇勝於河濟之間其爲喜幸亦已至矣而仲輝嘗從先君讀書其胸中拔出流俗又久矣

北京可樂可喜之接乎目蓋不止此也雖然駭於所未嘗見而厭褻於玩熟者人情莫不然也以予之所駭而恐仲輝之厭玩也故爲之記使仲輝知予之所樂者在此雖久處未必厭也

春熙堂記

廬陵張君思恒居之後舊爲沼自思恒得之乃剜治其汙滓寘以土石築爲堂寬奧深靚周旋拜起可以容衆而合族其上爲樓曲欄回檻倚槲而相通其高可以抗烟霞而覽山川之壯其下俯以清池〻之上爲圃曰衆圃廣數畝種竹數千竿被之以芳杜蘅蘭浮之以荇藻蓮芙烟收雨止徐步而遊矚則汀沚之外葭澗相綿輕飈方至而遼聲嚶發益其林無窮其可愛而樂者亦無盡也思恒自幼習詩書禮讓不幸早喪其父兄弟四人既喪其伯兄幸又喪其弟存者獨其兄思忠思忠耿介慎厚甚愛其弟而思恒之事

兄亦敬恭怡〻然一味之耳惟恐其兄不在焉其尊於倫誼益其性然也故堂之西爲軒曰二難之軒其兄與弟之殁〻二嫠婦在室一有子一無子然相與居二十餘年卒能自守以不背所天故其東爲堂曰雙節之堂大書揭扁光輝相照凡過其里拜其堂者皆竦然以作顧視其子弟少長之際皆愉〻然以喜久而薰然若有得於中爽然若自失於外及退而遊於其國則〻莫不翕〻然既倦而忘歸既去而不能已於情也故合而名之曰春熙之堂而張氏鍾慶於此

者盛矣嗟乎四方之游久矣閭巷之民倍於居室環馬而鬩很忿戾無一日之寧者皆是也顧其中能以孝友禮遜敎行於家使流風被於人人其爲裨世匡化何以加之哉予行四方而罕見其人乃於思恒昆弟而得之語曰家難而天下易如思恒昆弟者非得之於家矣乎使有以推之而曰難爲者吾不之信也思恒二子鉉鑠一孤姪鏞愛而敎之無間爲求予記其堂以示數子者且以勉其將來予既遊其園樂其山水升堂而信其孝友之可徵故爲之記

湧翠樓記

盤陵城北數里望群山如閩江流際山而極不見其所往欣其地少平曠疊之雉堞與人家之竹樹蔚然布列其中山之可望者尤未盡見也張君思忠之居城北者因而爲樓以據高丘出氛埃而臨曠野然後天玉瑞華青原諸峯遠在百里之外者皆見焉其巖壑蒼翠高下橫縱如鱗鬣而環聚如波濤之洶湧其孤峰重壁森聳而出者如虎豹之跳躍而出乎其冲之外風雨晦冥光景倚薄變化倏忽而其狀益奇因名其樓曰湧翠之樓至其淺坡平陸衍迤起伏之際仙宫釋宇往往據之以隱伏而遠沙極浦之間帆去檣留之可見水之迴出者因而堤之以爲塘二數以荷而堤皆植以楊風至而荷香柳影交而媚益居其上與客共賞者皆不知其勝獨於此而後得之若其勝在於樓而非其地之有也亦奇矣哉夫天下山川之美者常多而好之者少也雖好而居之鮮有不可得或仕於四方賈於江湖之遠意有所不暇一見而心已厭途於其適也則臨玩愛賞之不足而更愁

離居索之矣求其常與之處又有暇力爲樓以盡其勝朝夕飫見熟玩而未嘗厭者什百中一二耳若張君者是也君所好如此其志趣度越於人者亦遠矣哉余樂癸巳之秋予與登樓而縱目焉然方上京師又輙別去所謂意有所未暇者其予也哉

詩意樓記

永嘉謝廷循其先世嘗以文學顯於宋元之間至廷循益好學而工於畫永嘉多名山若蓋業福松臺諸山環城遠近狀如北斗故世稱爲斗城其尤秀者曰

謝山以晉康樂公嘗遊其間而得名者也廷循家城中築樓高出城外登圖畫之從則愈高而望山有足愛者層巖重叠或離立乎遠空或乾然近在几下而雲氣之往還光景之卷舒蔚然而深隱輝然而明霽使覽之者爽然而自快發舉能賦之士抱蘊發舒然後得之于其目發乎其中者口若不能道也由是好事者爲懇之曰詩意樓廷循以來予記之夫古人之詩不徒摸狀物態在寓意深遠非深於學者未易工非博物多識不能賦也然亦嘗藉山川之清淑以暢達

其性靈以予之拙於詩也安得登斯樓假山川之助庶幾一爲某賦之然又以謂環列夫樓之外者予能賦之某固能具也得之於畫與得之於詩者其意豈有異哉廷循今將京師予嘗過之來其所畫草蟲花卉羽毛之屬聚首一堂之上觀其紛披鼓舞之勢跳飲俯仰啄怒鬭鳴呼之狀真如讀古詩深風雅不惟則亦何往而非詩意固不必樓之外也廷循知詩者又多能如此因并述其所能者以記其樓使登高能賦者或於此而得之也

重修白沙靈佑廟記

廬陵上流三十里曰白沙有廟曰靈祐相傳以祀宋高陽關都部署康公保裔也按史公河以彰國之籍宇爲高陽舟入遼遼壯廷召求援於公公北至而廷召背遁虜騎圍公數重左右請易甲以遁公曰臨難無苟免此吾效死日也大呼入戰連數十合殺傷甚衆矢既盡猶奮空拳以擊賊遂死之公死二百年夷狄之禍倍甚河洛之間化爲腥羶之域於是宋失其故都而公之神亦從而南焉公洛陽人死河間久矣其

魂毅魄猶凜然不可汙夫豈如此當是時有身爲將相富貴尊榮而忍於背君父以向事夷狄者其有愧於公何如也史稱公少通謹厚崇儒好禮則公於死生去就之義必有見焉豈專常武力之士而已哉公既著神南土其精爽之在物者益赫然陰威條烈肅能使神奸懾伏而民之奔走奉承者亦罔敢或怠水旱疾疫禱之而輒應於乎公之靈明盛矣夫惟古雄剛忠烈之士秉大節臨大難奮不顧身死而其神上通於天以佐事上帝至於焄蒿悽愴之際發見昭著

有不可道者蓋其生乎歟二自見者不隨物而俱盡
與陰陽造化同其俯仰伸變化不可測度而或感
之以至誠亦無不應者蓋理之常然亦有也而道家
者流謂公爲疫部之帥究善惡而可疫焉是不必然
也夫爲善降之百祥爲不善降之百殃者人之道而
亦人事之必乎者公何嘗焉彼巧術曲繪以求免於
罰而徼惡焉者皆惑也公自貞宗時作中南渡後所
在郡縣後有以公封號爲請者遂追爵爲王公之父
諱再遇後周時從宋太祖征澤潞亦力戰死人行山

下民爲廟祀於其所自泐之有廟始自宋紹定年郡
既燬而復興者屢矣延其民又改新之既成主廟事
者求予文記之予恐民怵公之威而不知公之烈也
故論述其事俾刻之石使祀公者有以考焉

靜軒記

泰和沙湖之北曰源塘群山隱然蒼松古柏極天而
無際郎其深始得聞曠焉周阜繚迴淡澗相屬浸橫
而橋出澗道而泉鳴漁者游而耕者樂山人隱士曳
杖徒步而往還者揚若其中所爲靜軒在其中也霞

烟雲霧之中而見其室宇之弘麗者肅顧而歎曰嗟
乎抱書而讀而歎之迹者不驚鳥之啄者不驚魚之
泳於池沼者如躍於江湖之波濤凡接乎目過乎耳
無不可愛者則坐於軒之中而得之於軒之外者皆
是也君和易怡然既無迕於物亦無慕於世無迕也
故於人鮮有所怨惡無所慕也故嘗泰然有以自足
休一焉與一世相忘於無事君惟如此故能靜也夫
人心之所以變動者由有物汨之耳見可愛而羨見
可悄而憤激乎外盪乎其中使和平之氣索然而日

悴於乎豈不可悅也哉君無有於是故雖老其容甚
澤如方壯者然孔子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莊子曰
無爲則俞俞俞俞則年壽長矣吾於是知君將履屆皓
自享有多福子弟見之而稱慶閭里聞之而嗟羨夫
豈止今日之見而已哉君有子皆賢諸孫亦既知學
其季子孟完來
北京既求翰林林先生親書靜軒二大字歸以揭其
楣以予居同里也又求爲記予愛楊君之爲軒有以
得夫山川之勝而名之又有以息其老也故爲之記

退菴記

退菴者王君子明所居之菴而人因之以稱於君者也君所居四面皆山蒼翠踴躍如大海之濤其中隆然高出者梅岡也岡之南兩山橫分厥而相屬而飛雲過鳥望之無窮元馬九皋先生為書兩山之間者以此菴梅岡占群山之勝麗而兩山又環其會君之菴獨當其中所以尤勝也君少時負盛氣奇材氣足以控豪武智足以破奸設家藏萬金一朝散盡亦不以介意嘗從蕭東巳先生學書經既然以進取為巳

事遭時之亂羈縻於世故而今巳老矣頹然山澤之間雖去節曰更為坦夷聞人之失則包含蓋覆或淺辭以寓意雖其子弟不屑屑也而豈有意於世事哉名於其菴蓋志其老也然予友尹君以隆嘗稱君雖老而氣不衰及予來梅岡尤時時聞其論議君雖蘊晦屏處而其行尤足以化服其鄉人或有所爭辯不能直者皆聽君一言而止也君恭欽云果毅以為中和而消化其斂者使泯然而莫之見則君豈尋常之人所可測哉書以記之庶幾知其名菴之有以然也

澄心堂記

錢君好文家於古文之西漢水之上水下流為漾亦曰漾曰漢皆不詳其所以名之之始二水亦非舟楫所通然疏而播之灌其鄉之田幾萬頃方春雨積泉漢合注浩然有江河之態及雨止而潦收則平沙淺瀨泠泠然有可愛者而或遇之以急湍障之以斷麓跳波濺浪漕然扣激主其汗湃洶湧呼號噴薄之際如山傾而谷應如風雨之急來而又在夫曠然寬閒之野無城郭車馬之交此山林隱伏之士與夫奔走

乎埃塵厭倦於煩囂者得之以盪滌其心志則雖江漢之雄傑深廣有不難以易也而錢君樂之不獨以此也蓋水之流至其居之近淵停蓄止蓄貯而待用於人者俯而鑒之可見眉髮君謂此有似乎吾心之靜也因記之以自號曰澄心老人又大書以名其堂曰澄心之堂君年幾七十矣方將息衆慮以自適曰倘徉乎二水之上而泰然乎萬物之表故有取於水者如此於乎世之多欲者常有以累其心識之甚者有身外無窮之累使其過漢水之上登君之堂得不愧歟

賞其形之獨哉君之學志于道德而諸子皆以明經爲務有以科第進而仕于朝者矣予愛君居于二水之間而得其利以養耶其清以名其堂予爲之記又道夫水之奇變者抑亦有以盡夫水之情狀又獨于君之所樂者而止也

琴益軒記

予見綬綴古所以飾躬也而玉璦爲琴瑟管籥皆所以爲音也而琴瑟要焉故古之君子習其步趨于上而養其德于琴瑟德之于琴瑟猶身之于玉也故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而琴瑟不離其側焉然步趨淺中規而佩玉之際必宮羽角徵之諧肆夏采齊之似則所以作其一身之儀者何可有毫髮疎忽之累哉琴瑟之所養必致其和平攻伐其邪心消化其粗鄙頑傲之習養有操其器而其中肅然聽其音而其思油然者矣玉以禁其外琴瑟以養其中二者交相爲用何古人善養其形也哉吉文錢君好善自少篤志于學思有以窮夫古今爲化之本于六藝禮樂靡不通其文老而無意于世獨好夫琴因以琴益名其所居之軒錢君之言曰操琴如執玉予愛其言之有合于予也然世之知琴者寡矣烏能知君獨惜君知夫琴之深而善言其意也然君又喜賦詩長篇短章託辭比類善曲盡其情則君于所養之和平者不獨于琴焉發之也茍知其詩庶乎知其琴也哉君之學見于此若夫君之才不止此也惜乎其老矣書以記其軒

善安堂記

劉君文復西昌善人也雖頹然自放而中情粗爽豐一世之是非不交其慮而憂虞得失不入其心故能

泰然相忘于恬逸之鄉而傲然自樂以終其身其以善安名其堂者所以識其平生也然文復自壯歲負氣英偉夫遊江湖間覽觀山川之勝結交知已以自快于一時今老矣無所爲于世矣猶以其身之安于田里者由于爲善也舉二不忘以名其堂則其胸中所見豈常人可及哉夫人之爲善如農之種穀種之而俟其成必食其利爲善之久亦必食其報此常理也文復自壯至老一意于爲善今有子長大知爲學有孫亦岐嶷可愛則食其報者豈徒在其身將在其

子孫也彼世之機變萬端而終拔無一日之寧徙于文役而咨嗟嘆息苦所謂未種而望秋不耘而求穫者可哭也已文復構城中其為堂頗深迥其前為小樓俯視城外江山浩渺龍湖隱然雲樹幽鳥飛揚出沒而岡阜林木挺然而葱翠者皆可望而見之其樓之勝有在于堂之外者又如此文復與予交其子舉善以善書選入禁林以其父之命求予文記之予愛其名堂之意有足以警世也故為之記

守拙軒記

吉文錢君習靜郎所居之東闢一軒曰守拙君之言曰古之君子學窮乎萬化而不知其深處貧賤之域而不知其困居富貴尊榮而以為當然以予之鄙頑學之而未能也蓋其材識志慮既不逮于古人而推移合變求其似今之人者又相去之遠也其祿之淺計之迂徒恥諂而召譏而猶不知改圖以希世易進以同俗此如蚓蝦之升塈商距之渡河多見其不如量也則予之拙也亦甚矣方其壯年盛氣述以奮乎青雲之上猶不能以有為而今將老矣而乎其無所省涉乎其不知所止放言以高世危行以激俗固非予之所敢若夫守先人之業棲身巖壑囂然以自足飢寒之及身而不憂乎其中則以予之拙蓋有之矣誦聖賢之言求其要而未之得也則求夫拙者之友與遊焉朝夕講之有會于其心則欣然以喜既以詔其子弟又以激諸鄉人蓋不知其不可也引而歸以獨進升高丘而望遠及其適也稱物託類模擬化工陶寫萬狀雖不甚工亦拙者之情有不能默爾彼機巧圓轉側媚阿合以飾行釣譽于人者予則恥之矣

故以之名予軒甚軒之陋而予居之稱也嗟夫君之言如此君豈非常之士哉夫士之潔身獨立秉志不變者居常與世而相違世亦忽為易之而不察也然不知夫絕俗之士亦嘗負高世之志顧彼之不合者何傷也而世欲求夫傑然偉節之士則何自而能得之哉吾故于君而異之因次其言俾揭之軒中以俟夫知君者察焉

容膝軒記

錢君習容居吉文漢水之間山高而水深而為居殊

隘爲一軒又益隘名曰容膝客過焉曰何隘也夫以君之潤度者可容萬間者而故爲是卑卑何也或者曰非也小大之觀無窮凡物皆然而豈獨君之軒哉故以大澤而視礨孔礨孔小矣以泰山而望拳石拳石卑矣然自天地之大而觀夫大澤大澤一礨孔也自九州之曠而望夫泰山泰山一拳石也而况夫四海之外人極之表又有大于天地與九州者又烏可爲之限量哉彼鵬之飛而摶夫南溟也所據者大也然烏知鵬之不自小夫南溟耶彼群蟻之鬬而爭夫

蝸角之杪也所據者小也然烏知蟻之爭不尚侈夫蝸角之杪耶君之軒如此其卑也而安知君不以其宏深高廣者其餘地之尚無用耶且君之軒甚隘矣然而囊一琴置書百卷簞食壺飲偃然樂矣使君而日食方丈羅百甕而列九鼎犖犖哉以前呵則辟嘗高門以容駟焉之不暇而安能自適于今之軒哉君無有于是雖卑其軒無傷也君聞之咲曰吾晦日而匡坐不知爲六合之廣軒于吾何有也客憮然不能測其意以問于予亦莫能知也然予知君爲人孝友寡于欲而勤于學以其學敎其子弟而鄉之人亦皆化其善也故過其邦者以謂君雖貧中之所蓄者富矣因書其言以記其軒俾陋君之軒者觀焉

積善堂記

里人李仲貴恭謹恂恂然與人交尤極和易幾謀深計之不作巧言詭行之不形稱之者曰此一鄉善人也而仲貴亦自以積善名其堂或以問之曰善之積何如也仲貴曰吾不爲惡而已善之積吾不自知也然而寡其欲而求不已侈于利而貪無厭吾嘗深懼

之而恐其消焉而不知覺也此所以名其堂也夫人之居閭閻井有一命之寄惠愛德澤之不究于下蘇沛因循之不蒙其力于善之積何自而見之而稱于人者亦何自而稱也蓋昔人有謂陰隲猶耳鳴者正以夫人不能知己自知之耳仲貴所云非惟不見知于人求諸己亦不自知則其所積之善不既深矣乎今之人有一行之可稱的然而暴之惟恐其不揚也猶所爲之善亦淺矣况未必善乎此吾于仲貴之名堂而有取焉仲貴喜與士大夫遊見人之不善必怨

懇告之俾爲善乃止叢又不獨善其身而已傳曰爲善降之百祥又曰天道常與善人仲貴行而不懈施而不止雖人之不知獨不見知于天乎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此天之道所以福善也書以記其堂俾以告夫來者

湄菴先生文集卷之三終

湄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蕭氏南薰書院記

泰和東南三十里有溪曰桃源溪之中有石崇巋而夷如砥曰石壟蕭氏居溪上盛且數百年矣自國朝初安常處士諸昆弟席先世之貲而喜與名士遊士往來桃源者益衆時東園劉先生子彥以博學篤行館授焉其兄尚書公之老而歸也亦時一過之東園公爲名其齋曰南薰書院尚書公大書以揭其額于時桃源石壟之間益燁然有光耀焉自是教于書院者相繼必賢士其子弟皆受業者曰德顯德嘉德貫德貴今皆傑然偉出而東園去而仕於時以沒已二十餘年矣安常之沒亦既十餘年而子弟之益衆講學之益盛談道德而論詩書者未有過於今之時也此閭里之美事而豈獨蕭氏之盛哉永樂壬辰春邑士陳公培爲之教公培尚書公外孫也於是德顯兄弟念先志之勤篤思東園公之惠顧欲不墜其緒因公培屬予記其剏立之始夫自三代之際黨庠術序家塾之教遍天下而俊造之士升于王宮國

鄉者必自其鄉故居于家而廣庭之道立仕于時而
仁義之政修後世鄉閭之教廢存者獨州郡之學耳
至於白鹿嶽湖岳麓諸書院雖當時
大賢自相講學然斯道之振起尤有賴焉今南薰之
建蕭氏特以教其一家子弟耳而有古人黨塾之遺
意又况夫尚書公昆弟風聲氣烈之未泯者猶能使
人興起而德顯兄弟嘗親炙而聞其議論宜其季二
有不能忘者顧予言之陋曷足以承前哲之澤於久
遠哉苟它日有自此而進於郡邑上於大學赫然有

名於四方則書院不爲徒設矣書以鋟于石俾來者
勉焉

水竹軒記

人之不居僾游丘壑日與故人子弟相歡莫逆從不
自知其爲樂也及其去江湖之遠索然無聊或縻於
仕宦羈愁其心然後懷夫鄉之盛動疇昔之念雖夢
寐有不能已者豈非相忘於玩熟相惜於睽違之際
者人情所不能無者哉予未仕時今左春坊諭德楊
君士奇方假館於城南彭氏水竹軒中彭氏子弟宬
季者季肅也方抱書日事句讀而諭德君朝夕坐軒
中見江山之秀媚嘅然有遠覽四方之意予時亦數
過軒中與諭德君唉語倦而後去顧豈知愛賞好樂
於此軒而不能忘哉及予二人並仕於朝者十有六
年日夜思往時傲寓不可得也念之刻骨諭德君至
寫詩執素以寄季肅兄弟予亦屬筆賦詞累二不
覺其情之至也然後知人情相忘於玩熟相惜於睽
違有不可掩者蓋如此季肅今已長大喜文詞尤醉
意諭德君嘗置此詩於其軒挾策吟之餘輒環然

誦不已此其意亦可念已於軒之外見鷗鳧之飛翥
見檣之去留烟霞洲渚之晦明變化益使人不能舍
去而季肅之大父與其諸父昔嘗徘徊于此者今皆
不可作矣獨諭德君未暇歸而予又將別此而去也
因書之以記其軒

益齋記

邑庠生蕭進之恭遜信慎而好學能文辭治其居之
南向曰益齋進之進而遊於鄉校退而學於其齋也
於是求予文記焉予告之曰君子之求有益莫如學

學之道所以致其知也天地萬物之性人倫之道堯
舜三代之訓周公孔子子思孟子之教皆精妙微奥
所以闔闢萬化推而施於治皆道德之發揮述於文
辭皆仁義之藴學者之於身而動作施張之際古人
之嘉言懿行皆德焉其爲益如此舍之而不求二之
之而不志於學無益也其或學之矣而以其疎忽商
傲之心矜氣而驕欲眩亂而狂斐猶爲不學也聖人
益嘗慮之矣著其受益招損之説於書著其消長吉
凶之占於易告之以益者三友與損者之三友矣則

又告之以益者三樂與損者之三樂焉庶乎其盡之
矣而又著其象於宥坐之器使觀者不待言而深諭
使夫息而不能學者皆知以自警其憂人痛物之志
蓋參二焉如此學者何可忽焉而易之耶退之子婣
家子也雖然進于學而未止其爲益有未可測者吾
同發其意而止也故爲之言其於損益之際而深致
其意焉者庶幾乎進之不失於彼而得之於此也

遊龍神寺記

梅岡在吾邑之東四十里岡谿陵阜環而相屬皆近
而可遊者也其西撫澄江其東平巒漫坡其外羅然
而上出蒼然而深秀朝暮觀焉而不見可厭者鄰峻
山也其南三峯隱然獨出乎天之外其勢若欲飛去
者曰庶山世傳仙人王子喬所嘗遊處望之皆可愛
也而遠力或不能以遊獨西南有所謂龍神寺者寺
不詳所起然其地幽而曠抱之以[illegible]近之以長麓
積之以清潤無翳藂翳之觸而水有菰蒲林有櫨
櫧象茸陰翳而長松古栢涵雲氣而引風聲雖盛夏
絶炎暑之蒸蒸而客軒説宇無塵喧俗競之及也故

行以肆情放意以逍遙於無際送歸鳥之翩飛而慕
夫松栢萬竅之怒號亦無不可樂也蓋去梅岡僅二
里雖望其而近然猶從梅岡而望之不能知鄰城也
山之見也望之而可見者遠則吾不能以遊望之而
不見者其近吾得而遊焉遊而得其勝則遠而不及
遊者可惜也望之而不及遊而後得則不及望又
不及遊者可勝惜耶東坡言遊作山水假無僧寺今
乎於此得梅岡之勝又得能以遊可謂尚得之矣
而猶以爲有可惜者如此人情何有極耶因于遊者

王君退菴偕其弟樵雪其侄錢唐稽穠及其孫孚一人二君皆高年喜談文賦詩而其甥及孫皆續學能文其達到不可測也寺之僧曰定成曰慧濟曰海淵皆名家子亦好文而善謳既暮相與賦詩而歸予不能賦因爲之記

承思堂記

桂陽宋任貴先生佐教於高安題其所居堂曰承思之堂以書屬予記且曰予幼孤知自力於學忝科目方從事於都院予以罪謫雲南方去時予有老母惓

不忍別旁徨道傍觀者皆泣下既十年而老母殁於是予抱痛無涯矣念乎昔孤苦所遭又擾途如此幸其符脫去顧從低佪一官祿足以自給然鬢髮已皓然矣壯而不能揚譽青雲之上以慰風志老又戀祿自羈不得揚情於來辭以歌吟呼嘯舒其憤悶之氣則交乎吾之恩無已也此予之所以名其堂也於乎予讀其書哀其志而悲其窮之甚也然吾聞古之士學而行之也必光榮於一時垂譽於後世而不可必得也則持其身爲信而不惑雖貧窮患難不易所守

且以爲分定也孔顏樂之終身不改以此爾大推廣達不入其心故以之修其身則榮且吉以事其父兄則孝□命以之教於人則信而從任貴既安於所遇矣久則歸□曰老其志得也其志得則其身雖窮且遠無傷也書其說以誌其堂使讀者不徒哀其志悲其窮而又知任貴有以不違其親非今之士能及也

愼密齋記

廣東僉憲李公某内翰出居風紀其發詞吐氣恒小心寅畏蓋有得於易大傳君子愼密之義遂以名

其齋且命潛嶽其說記之潛不敏然知公之存心得戒慎之道矣夫節之爲卦上坎下兌二爲口舌之象也節之初九雖剛正而尚未至於時節之吉則未可有行者故爲不出户庭之象家之有户庭猶身之有口舌故大傳發其義以爲君臣機事之失皆由語以爲階而以愼密爲戒嗟夫言者榮辱之招也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愼密之戒所係於君臣者豈小哉中庸以謹微之昭者不可掩也故教人以愼獨使世至周子以誠仁匪

義匪禮匪智匪信悉外也邪動辱也故示人以愼動獨者其迹未形動者其幾已發而所以致愼審於言行者益舉在其中矣公之名齋也其意深哉雖然未也彼動而靜二而動物也不出戶庭非盡焉自此者也愼而審非然然自織者也動之理實根乎靜則悟審不出又所以爲昭著呈露鼓舞流發之本體也欲是非潛心躬道者不足語此昔劉器之得溫公不妄語之說退自檃括力行十年而後成今僉憲得大易愼審之說自幼學壯行以至於今有成立猶未止于

年矣然其存心益審持己益嚴防意益至吾知其不至一誠動物之地不止焉遂書之以爲愼審齋記

存心堂記

安成王仲良氏扁其所居之堂曰存心其友府件讀過予道之扁記焉且曰仲良好學質厚不外飾不以榮利易其所守其志蓋在于古人而未止也嗟夫吾嘗讀書於操舍之語未嘗不深致意焉夫人以一心之微接無窮之變是非交於前而得失亂於內不有以養之未見其能存之也今延平先生以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豈非能養之以靜而後能制之於動歟夫士之處乎山林者其討論是非善惡若鑑之照衡之稱雖毫髮得失不爽此非養之以靜者不能及出而任天下之事往往與平時所言者略不相似非惟不相似又倒置之焉抑獨何也豈所謂靜之力不致其極則爲事物所勝而不足以勝夫動邪夫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下凡學聖賢之道可以當大任而決大事如之聊行之力者由其中必有主也則何可以不存其心哉仲良有志乎此

而山林深靜無外誘以汨其中求之於聖賢之言而且以之名其堂是可謂篤志者矣靜虛而動直其惟仲良能之哉仲良其勉之

楮巢軒記

丁亥之秋七月既望客有偕行出禁城渡秦淮橋而過王先生之軒者俯而入闚而視之欵且異焉曰何爲其然也計其縱橫僅盈尋尺而外無廉隅內無堂戺上無梁棟旁無楹礎不規不矩窾然而中虛又代塗以楮中朗而表疏瑩潔無瑕穢狀若晨光之霽積雪

蛻蟬吐羅駐影凝白其名爲楮巢蓋抱朴而守素者亦何奇也舟之外有竹蕭然挺立雜以佳樹風來泠然盪之則衆籟交鳴援鶴互答誠有似乎龍之巢而得其所者而先生方短褐隱几其中或吐氣而嘯或大呼而吟或擁衾而躬寢蓋神遊乎入極之表而深充乎寥空之中肆志於鴻濛之境而相忘於畢陋之域又有似乎有巢氏之民之自得者也客察焉而疑之卻而問焉曰夫作於外者中之形也迹之寓者心之符也且夫驕亨衢者不局於蝸莖開簪紱者不適

於丹埒先生學道明時談經王門當接武石渠延閣搢紳顧乃寂寥守拙畢二自睨管井所謂內之而弗外者耶抑將杜德機而故爲是韜韜者哉願請其說先生曰嗚呼子何言之背也子謂夫楮巢也者高乎卑也職乎隘也將蕩乎若無垠之丘室乎若窨井之涯耶且子謂彼巢也者翔乎青冥集於阿閣雝雝而鳴鳴者適乎否也彼苟窩乎一枝奮翼而上側身而下不過數尺之蓬半畝之蒿而嘲嘲然自以爲足者適乎否也所寄不同而所以自適其適者一而已矣於是客無以應竟起謝去先生亦蘧然開樸中不知日之夕也遂書以記之先生字可貞溧陽人

劉氏族譜記

劉氏之先自湖南徙萬安有四十一承事者由萬之徒泰和之馬跡塘傳三世曰昇徙于某村又徒源口士務耕別居盤溪爲自升士至九世矣務耕之子旭來京師持其家居所修譜示余記之予與務耕有姻好不可辭於乎吾鄉文物衣冠之盛自宋亂來予宗

足以承其宗而學體踵義足以無忝其先世者已少矣然鄉閭之民猶往往諳道故家之後雖托姻好亦必求其先世門地之稱其者以自矜於流俗他娼嫗起畚畚不問也此亦鄉人好慕高致之一事而盡見故家有後之可尚也源口之劉氏鄉人之所稱慕者而在盤溪者爲尤盛予嘗遊盤溪見務耕築樓溪上樓甚高爽有童僕數十人環溪之田數百畝務耕既悶且耕油然自適也然務耕負氣自豪盤溪之西大山中多逋寇行劫村落中官不能捕輒以屬務耕務

耕時一一率家童縛送之官恒以此自雄一時獨旭循循信厚人益歡悅之今旭亦有子俊拔可愛一門三世如此吾又知劉氏之在藍溪者其澤無窮也於乎非前人之餘慶無以亢其後非仁義無以承其先劉氏之子孫尚其勉之遂書以記其譜

富春堂記

嚴君宗旦淳龐而温厚有古長者之風築室于泰和江之南題曰富春之堂蓋有慕乎漢嚴子陵高尚不仕隱居富春之義所謂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作者宗

旦殆庶幾乎其近之歟其從子文祐來京師求予文記之予嘗論子陵之事謂夫西漢之士士大夫不能無罪也方其時劇秦美新何其多也倒持大阿以釀成漢室之傾危而後末如之何但屏跡窮居以不食莽之祿其中情能無歉乎哉及光武興復大業而向之窮居而屏跡者復肯駢肰聞命而起曾謂子陵之賢肯混迹其中歟夫聰明英邁之主所以御天下必有雄謀遠畧以籠絡天下之豪俊使之雖肰去彼而就此凜肰而俱夫節義使其心志既定撼之以威武而不變劫之以干戈而不奪而國之根本規模亦有所利賴焉子陵與光武平時嘗遊及此也當美新篡漢之後抗耿尚華而不顧子陵之用心固自有在矣或者乃謂子陵高節與尊而帝所以庭之者未能盡夫尊敬隆重之道故子陵與計遠引以自同於沮溺丈人之流夫待士欽禮之勤予如光武者亦豈易得而猶云爾吾意子陵必不如是隘也予陵蓋以吾行之於已者足以助乎當世治化之大者吾又奚以仕為此子陵所見所以卓乎高出而無與

儔也故吾於子陵竊深察其志焉宗旦之先世碩德顯宦著名當世宗旦雖隱居不仕狀放身煙霞無所累其心逍遙丘壑無所慕於時教其子弟以詩書禮義率其鄉人以謹厚廉耻如此亦何愧夫子陵也予論子陵之事而表君之以記其室使世之苟富貴者見之或少止焉而凡號為嚴氏子弟者尤當知所擇也

思養堂記

番易王佐名其堂曰思養之堂中書舍人吳君為篆書揭之楣間因其友李君原敘謁予文記之予與原

敘庭有不能辭者夫子欲養而親不逮古今人未嘗不悲痛於斯也而況家室豊裕之時旨甘潃瀡之既有則其心蓋有所不能已者佐因其情之不能已也而以名其堂使接乎其目以自慰其衷所謂著存不忘乎親者此其一端歟世之溺貨財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誠何人也其有愧於佐甚矣然予聞人子思其親及其志意好樂不但養之一事也聞佐之尊翁傳巖嘗以耆德選爲鄉之老人教導其民甚篤凡過其鄉入其閭其子弟事其父兄未嘗慢也其士

者勤於學其農工未嘗怠其業也其田疇必治其播植未嘗後其時也問其所以然曰傳巖之教然也有爭競鬬閧訟之守令而不決決之傳巖問其所從服傳巖者曰其心之誠斷之平也傳巖既歿其教固在其家庭與其鄉之子弟佐之不忘養其親與不忘其親之教孰輕而孰重於此舍而不思而汲汲於親之口體是念雖日致三牲列五鼎猶爲無益況徒思之乎予佐讀書務學蓋有意於親之教者則不可須臾忘之也因併記之佐勉焉

筠陽讀書處記

進士潘彥鵬始爲瑞陽郡庠生從予弟本之學其資質温雅其於學甚勤也及巫科名居京師相見察其中非從言者今季冬彥鵬來求予記其家居所稱筠陽讀書處且以予弟嘗有以教之也宜必不辭予亦喜彥鵬之能學也故爲記之夫君臣父子之懿仁義中正之實非讀書學問不足以知之六經諸子百氏之言求之於其書而得之於心雖其具以探其源擴其本以振拔其端緒知之明而後行

之深得之深而後推之以應萬事無窮也如是而又加之以涵養之功使舉而措之皆誠意之充積措而行之皆志慮之眞純可以成乎上可以教乎下此古之人所以學者如此宜其功業過乎人也彥鵬因其所已能者而益勉乎其所未至則其造就又豈今之人所能及哉然彥鵬方以進士觀政於都院日有試鞫之煩或有妨於其所肯有未暇也夫君子之學知與行而已紫陽朱夫子告任行甫以詞雖惟遜尤必以書冊灌溉庶不汨沒陸隕其意蓋欲學者知與行

亟進而已以予之愛彥鵬也故備論夫古人之爲學者告之且以爲之記云

存誠堂記

古霅司訓周仲賢先生走書京師告予曰𢑴世家錦水之歷山下先兄聞禮嘗搆堂以奉親元進士丁之幹先生扁之曰存誠蓋取易閑邪存誠之語且爲記之矣將老母尚康強無恙𢑴兄弟朝夕侍堂上唯唯進趨忻忻如也退講學于丁先生求所以持其身者惓惓焉惟等親先愼猶知自

立而母兄相繼逝矣今且老思往日膝下之樂有不能得徒取丁先生之記而讀之泫然不自知其情之悲也堂今圯而𢑴葺之因其名之舊而不敢易願爲爲之記嗚呼先生之志尚矣夫人有親存而志之者多矣况於沒之後惓惓於一堂也耶且夫所謂存誠豈不以絕去非僻以涵養天理之實歟而其道當必自敬始程伯子曰敬則誠敬者誠之存也五常之首百行之源皆在於是而古今聖賢所以立事功而贊化育者皆由於此蓋難能也然而操守之無間足以見夫力行之有本先生之守身事親始終不懈如此非有得於是乎豈講之於丁先生者獨得其端緒耶古稱人子之事親愛非難也敬爲難敬非難也卒爲難卒者非徒於親之身沒之也畢終吾身猶敬焉若先生者可謂敬而有卒者矣敬而有卒不幾於誠者乎是知先生能不忘其親而有得於存誠者深也於是乎爲之記

藜輝堂記

去泰和城北十里有溪曰歙溪靜深其絜貫四時不

涸溪之上有山不甚峻拔然環立端重有可愛者山之外則三顧金華武姥岗峯爭秀出乎空霞中雖相去稍遠勢不可盡見然其狀益奇也山之中坦處尤宜稼穡望泉以上出疏渠而下流故其田恒豐穰其土不可賤取其居人皆勤力以自給無爭鬪罵訟之習劉君曉成自其先世居其地幾數十年而劉君尤不事外慕搆堂以事栖息名之曰藜輝蓋取劉向校書天祿閣事也堂之前後松竹森茂花卉駢植而故人賓客遊詠於其間者多敦厚士相與談論必本乎

睦義由是氏之居歙溪者皆知敬慕劉氏也或者謂劉向校書天祿太乙植青藜值訪其事深遠且不可執千餘年後而劉君取之以名堂抑獨何也劉君曰不然堂本劉氏作也故有慕於向且炎漢之季王綱弛而士風頹向獨秉道不回引詩書道禍福反覆辭難數千餘言以匡佐人主而不愛其身耿耿乎其忠也千載而下讀其事使人竦然起敬不敢有怠心此予之所以名其堂也今之爲士者當太平極盛之時欲求高爵厚祿以致顯榮光耀而平居不知以忠

自處此何可也於是聞者又皆知劉君名堂有教忠善俗之意同里楊仲基先生來
京師道其事且稱劉君之賢請予宜有以記之予昔遊歙溪愛其地之勝今而知劉君之賢作堂而與其地稱是可記也已

城南艸堂記

岷山趙模宗範以善書選入秘閣相與累月恭遜而信慎孳孳焉不忘予甚愛之也一日以其所居城南艸堂爲屬予記且曰模岷山之窮人也先君平生好學雖隆寒盛暑不休竟以成疾而卒二時模生始九歲有二弟亦幼弱老母年始二十八以模兄弟故自誓不復它適辛勤蠶績以育模兄弟至于有成立然室如懸磬模又貧窶而材卑學不足以過人行不足以揚名浮江湖窮歲月僅僅自給而母日益以老矣模恐虧先君之名而辱老母之教也乃不敢遠有所之負郭田數畝躬耕以爲養教小學童子以自檢其身不敢辭其窮如是也幸遭逢
聖天子制作之盛模得混名士子之次日聽大先生

學士論難之論揚校讎之雄與亦甚幸矣既而蒙
恩賜還家城南之陋艸堂之卑顧模之窮所宜居者願先生辱教一言以責其陋而飾其卑庶幾模且不窮也於乎宗範信乎其窮哉天下之困苦悲感孰有過於是者然吾聞古之士豈材而達德鍾辭而華祉非少也豈其材智謀慮足以膺此盛美哉如模之材智謀慮不足以膺此盛美則宜乎其窮也安乎窮者知命也能知命而安之其惟君子哉予惜其窮而嘉其能安之也遂爲之記

居安堂記

予同里徐君應麒以詩能繹篇次於京師者幾二十年矣相見而言惟務爲篤實毫髮非禮悅倖不爲也故凡仕于京者皆安敬之以爲鄉之長者今年冬其子以鉉來省其父因過予旅邸覿其言談舉止動焉世似應麒應麒性好飲飲終日不亂以鉉之來也取酒數觥以爲應麒壽且以飲予及夫友之喜飲者予不能酒然既過矣故告鄉鄰而信又能於鄉者也遂酣暢以飲甚於能酒也飲酣以

鉉作而言曰家君幸荷國家恩命得徵返人二三君子之後老母又康強無慮於家也鉉築室于澄江之南數畝之幽環四面皆平疇多良田陂池羅列可以漁可以溉嘉穀盈疇歲足時食可足也成人而冠長而婚娶可以給其資親戚之慶弔賓客之往還可以周其情四時之休暇可以遨遊徜徉以適也園林之深茂舒之可以休花竹之駢列玩之可以悅瓜果蔬茹之繁實可剝擧而熟也凡此皆吾親今時所當度以遺吾昆弟用能守之而吾親無後顧之憂也故即其所居之堂曰居安之堂願先生辱賜之記且有以教鉉也於乎近世之士宦於外者往往廢弛其業其子弟無所資藉隨父兄挈挈然以仰食乎東西一旦罷而歸垂無以爲家此仕者之通患也吾觀應麒父子所以勵造守業之善如此獨能無歉乎既以善夫應麒又因以深嘅夫今世之仕者不能如應麒也以鉉乃進酒更酌酌已爲書其事以記之

重榮桂軒記

永樂丙戌夏吉文周君公明以文學徵入翰林同編纂秘閣文集因暇日過予道其先世事有不能不感慨者蓋自其高祖湖田居士以儒術起家子孫承其業至今二百年矣中庭有老桂數株湖田手植也湖田生蒙泉隱居不仕教諸子各授一經其季子沂溪尤篤行其時去湖田五十年矣桂森茂如雲柯葉布滿一庭中而周氏亦繁盛宗族幾數千人一門子弟賓客相往來以歌吟嘯樂於其下者無虛日及元季居室燬于兵桂所植四面簷椽連爲烈焰燬焚枯折

成朽株無復生意而沂泉已没周氏亦稍稍衰矣暨
大明兵定不數年桂勃然復茂周氏亦復興沂溪之
嗣溪間處士郎公明之尊府又因其故址築室而扁
之顏叢桂軒日與其弟仲方先生招故人耆老席桂
陰而形崇何蕃亦念前人之培植暇興替之初仍不
可常也前鄉貢進士安成劉雲章先生爲之記矣至
是溪間之没又十餘年矣存者獨仲方先生又已老
矣於是公明復屬予記之於乎世之變固屢矣而周
氏之桂歷數世而獨存肇幾先物而符合於人事不

亦異哉豈非其先世培植之深耶然李衛公平泉艸
木記謂桂有三品而陸務觀以爲木之見及觀朱子
釋楚詞引本艸云桂花白葉似竹則予見之于嶺南
者其說蓋合山巔水涯亦多有之正春始花豈陸公
獨未之見耶陸公又謂春花爲桂秋冬花者木犀則
周氏所植殆非桂也然孫小魁東皋雜記謂巖桂冬
初作花是即陸公所謂秋冬花者木犀也則謂木犀
爲巖桂其來久矣周氏所植殆巖桂也欽予方期迹
丈江之上擬其異而佩其芳以頌周氏之垂示也故
考述其事以爲之記

耕訓堂記

溧陽北行一舍許有溪曰瀨溪溪之水貫田疇不竭
凡田之溉於溪者獲必倍無豊歉盈縮也又其平疇
衍奧樹林蔚然出没乎雲烟者不辨其際洮湖在其
東五里溪漫漲潦集則於湖澳焉天久弗雨畝澮皆
竭則湖之所蓄足以障遏溪之下流而資其餘波故
一鄉之壤賴是溪而沃而溪之宣洩又在於湖也凡
湖之上溪之外京師東南諸山之遠不可盡見者皆

可坐而見之而泳於湖游於溪者又與夫烟光水色
相茫洋也故自溧陽以北惟瀨溪兼勝而郝君景高
家於溪之上窮山水之趣以自放課僮奴耕環溪之
田數千畝歲取萬餘斛擅江山之勝者幾四十年有
子尚稍長知爲學遠遊邑庠爲弟子員而扁其所居
之室曰耕訓因予弟孚之屬爲記凡人無所累於心
者足以樂乎其身而尚其志虞諸葛公有桑八百株
有田十五頃躬耕以自給觀其所以訓子皆聖賢之
格言景高誠有慕乎其人則所以訓其子者有在於

是也嵒從吾弟本之學書經進止安雅而言辭和易語云野處而不匿其秀其嵒之謂哉用是知景高之所以教矣是爲記

樂菴記

君子之樂非在外也求諸中而有其樂焉斯樂矣求諸中而無有不樂也樂在內故不能奪之於外樂在已故不可示之於人不奪之於外不示之於人此吾友日孜之所以名其菴爲日孜以壯年筮仕佐教爲邦得不去其家其親戚故人親之如未嘗仕又其職

主於教非若它有司政治之累外患不入其懷而道可以及人誠可樂者然日孜意不在是也方且置書百餘卷上自唐虞之典下迄近代名賢端士之文詞以及醫藥方技百家之說日徂研窮其旨自以謂至道之無窮非有得於心則不可以已也夫小方曲藝之流苟有得其說者皆樂也況夫聖賢之道之大與宵壤並立苟有見焉將超乎萬物之表而不可拘也日孜於是而盡其心一旦渙焉其爲樂孰加哉浩乎其自得沛乎其與之禦酬萬變而不可窮歛之方寸而不見其所有所謂不能奪之於外不可示之於人者如此而仲尼顏子之所以樂者亦在此而世之學者方規規於文詞之末窮弊其力而卒無用爲豈不可惜也哉日孜入世祖槐應宋寶祐閒以釋褐奏名第一出守吉州宋亡占籍泰和江之南其門墻故址父老猶多識之而今吾之他人久矣日孜所居在城中高廣深邃所謂樂菴者也夫仰前人之盛而有志於聖賢之學日孜所志詎可量哉

靈山縣改建儒學碑記

靈山小邦也其俗視他邑尤陋延平李善初爲宰始至而病之思革其俗曰朝鮮極東夷也箕子居之而民化焉今有先王遺風柳州南蠻也子厚教之其子弟皆知爲文詞靈山豈獨匪人遂注心焉時舊學宮頹圮殿廷惟綱邪然壁浸遯圮陷而惡且西向非尊素王制思改建之適朝廷方用兵自江以北五大藩學校爲之一空凡百力役供給南方困焉善初不敢以是重困其民乃往謀之於邑文學林某某力贊之謀之諸父老衆而勸

之費則又進諸生勉之諸生咸躍然喜於是洪柱之材出自生徒傭工之費則捐已俸禄民有餘力者役之民咸忘其勞遂卜地於縣之東南經始於辛巳之閏三月八月而廟成自殿而廡自廡而門皆煥然悉遵今制視他邑無以加之殿之東為堂二之下東西相向為兩齋簠簋罍爵鍾鼓之屬庫庖之所無不具焉既而文學來朝于京師其事屬予記之以刻於石且曰昔之宰靈山者往往猺視其民民亦以猺自負李君獨加惠焉民知自愛嗟夫習俗之不美豈獨靈

然也化而導之者恒激其外以移其內民且狼顧鼠拱之不暇又烏知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教耶且夫平時通都大邑略不聞絃誦聲道宮門闕魯不一下車趨者而靈山蕞爾僻小而於南北位偲不暇給之際乃能委曲盡心以教化為事得非知為治之先務者乎是可記之以為宰陋邦者勸且以見聖人之欲居九夷果可行也盡其役則邦人共某於法宜幸連得書予既述其事復系之以詩曰

於惟聖道　為民之極　如元氣之運　俄頃弗息
於惟聖道　其大如天　無遠弗覆　匪靈山則然
靈山之陋　如川弗障　惟賢大夫　示民所尚
廼崇斯文　廼新廟學　廟學既成　有刻其楹
有翼有嚴　有穆其容　丹漆煌煌　內崗凡揭
昔為靈山　內訌外鬩　弗民其民　政苛教泥
今為靈山　乃有萃宮　乃循令制　其表負同
猗歟靈山　而克臻茲　彼不靈山　盍不忸怩
猗歟休哉　玉振金聲　惠此小邦　以底於大成

重修淨居寺碑記

惟大雄氏之教自西土入中夏行乎世者蓋千一百年於此矣其為教以無為一宗以慈悲強忍為道以圓融無染者為神而又以禍福果報一切之說以聳動其徒而引掖之其持已應物之方亦曲且周矣夫自大雄氏之教之行也堯舜文武之道周公仲尼之術導之而弗從禁之而弗止者往往闖大雄氏之門然自省畏心生而悔心萌其感應之機亦何其異也豈其說有以動乎其人哉然聰明豪傑之材世未嘗少也習周公之言而或為之說以左右之抑獨何哉

以彼教之弘且適而左右之以豪傑之說翼之以雄高盛大之言宜乎其昌熾如此也古筠郡城之西有所謂淨居寺者世相傳以為唐良价禪師經遊之處宋元豐中蘇欒城與郡守毛公維瞻嘗往來其中吟咏以取適一時者發郡誌驗之蓋然至今寺之勝夫著一郡以此夫蘇黃諸公之在宋也其事業文章非不豪偉一時然皆慕佛氏寂滅之說終身為不悟抑豈有所見哉元季兵爭寺燬於兵者無遺構大明洪武壬午春郡有吉祥院僧大機者始經營以復之初

為堂若干楹既又為大雄殿弘敞壯麗自殿而廡而門而庖寢之所鐘鼓之縣像位之列以次皆具若干年志復其故大機勤慎而開斂又率其徒力行以達大雄氏之教戒者故所為有成功如此予友蕭湞來屬予記其事於乎予之言非有能左右乎大機若蘇黃者也而大機亦不待予言左右之也獨念吾徒能服聖賢教戒就事功如大機者幾人也因論述其事以見大機能自強而有立而吾黨之士或去此而入彼者可惜也

陽春縣學貢士題名碑記

廣東百數十縣之地文章功業之士蓋與中州並予於地之僻陋瘴癘之深毒如雷廉之陽春者雖偉身壯觀之士亦少見之不但文學然也豈其土地風氣有以汩之哉抑受命來治其地者以其地之惡也教道熏陶之方苟且而不盡致其人之材質無以自奮於乎天之降衷嶺海之遠與齊魯之近同也陽春豈獨有異乎哉夫陽春由秦漢至今千數百年其人胡禮讓而服教化久矣何獨文字功業之士未有聞者

爾志皆然豈嘗有之為志者不知采而錄之猶可惜也往年予假令是邦數月得縣易吳君子青為之丞子青喜文辭服行必相與課諸生為業有崔生某者能為文予二人皆喜之去陽春六年而子青來京師欣然告予曰崔生以戊子之秋舉于鄉而中於有司蓋陽春能以文辭舉者始自崔生今日前乎此未有也子青遂礱石為題名俾來者有所感而勸以予嘗為令陽春識崔生也屬為記於乎子青於陽春之士用心厚矣使子青用其心於齊魯之邦其功效

當何如顧陽春也使治陽春者其用心皆如子青德
行材美之士烏知其不融融於時陽春雖陋不陋矣
子青幾三考將去陽春不知繼此而治者尚有其人
否也惟我
皇上化被雨暘如春至氣達陰崖寒谷物無不暢吾
知陽春雖陋自此負道德抱文辭而進者當復有人
而未止此也諸生學者尚以崔生自勉毋安於陋而
自棄是為記

重修江陵佑聖觀碑記

江陵龍洲之上有觀曰佑聖相傳唐景雲間雩菴李
真人始來築之其後有宋開趙真人者嗣而葺之宇
宇煥麗為江陵傳觀元季燬于兵大明洪武戊申玄
岳陳煉師與其徒某復經營之凡幾年而宮門殿廡
高深宏壯之規悉復其舊三清天皇之像大乙紫微
北極之祠以至鐘鼓之懸燕閒之居賓客之舍井竈
庖湢之所無不畢備而羽人仙客四方遊遨之士或
仕宦而倦歸道江陵出龍洲而不之佑聖者蓋以為
歉也夫江陵跨衡湘而連吳蜀於古蓋為重鎮方盛

時無事其民爭奢競豪而仙宮梵宇亦極一時之盛
靡及天下有故干戈之間獨當其衝則有不勝其害
者而所謂豪奢爭麗者忽焉化而為埃塵廢而為丘
墟非大平涵育之久不能如其故也獨其間佛氏老
子之徒興起廢敗若甚易然者其故何也夫變故多
矣而其澤獨流興替廢矣而其教不熄豈其維持之
方有以勝之耶然老氏之術非若佛氏之能入清而
鼓致之要其本能保光歛和以抱雄守黑柔強勝剛
使天下貪能貧為物泊故其清淨卑退無為之

道亦足以理世而輔治非獨虛化飛去役致神物侍
所駭傲之小數為然也夫其道不同於堯舜文武周
公仲尼之道者亦於堯舜文武周公仲尼道之外而
觀之則老氏之所以獨立而常存既廢而遂興而佑
聖之建獨峰然為大平宏傑之先者有以然矣是可
書之以告其來者於是張侯其來為令泰和茂江陵
人為求予文歸幾而不予既道其道之所以能然者
告之復系之以詩曰

靡靡龍洲　煌煌神宮　靈臺曲館　窈窕穹隆

璽書斜斜　有鼓有鐘　眞輿降止　百神下從
金幢玉節　鸞鶴天含　丹霞紫氣　騰光重重
下視九土　九土迷津　兩儀高覆　東望扶桑
混元至道　無體無方　曰清曰淨　是謂非常
淵淵玄化　樞紐乾綱　下徹九幽　上摩三光
夕合無間　衍迤混茫　於維聖明　穆穆皇皇
與天同體　與帝同行　思拜群黎　物以阜康
剂水之陽　龍山叠書　萬靈衛之　呵除不祥
上冠穹霄　與天俱昌　於萬斯年　徵此頌章

延真觀紫微閣碑記

泰和之西有岡曰黃帝岡之上舊爲白鶴觀宋太宗改洞虛英宗始賜名曰延真環觀東西爲七堂其東北曰仁靜之堂今道士趙希老蕭泰吉因其地度爲紫微寶閣上以祀

北斗九皇之神按天文志紫微即紫宮也北極最尊在紫宮中曰太一居其南曰太微在太微北者北斗也北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

以帳九州而以雍屬魁兗青屬璇徐揚屬權荊屬衡梁屬開陽豫屬搖光至於十二支辰亦皆有所分屬以爲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而道家又有謂尊帝二星者通號九皇貴植運建與天同行故曰斗爲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分陽及天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一繫於斗蓋凡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跱各有攸司故斗之功用神化有不可掩者如此於乎九州之娛莊乎如埃塵蠛蠓欣而謂其命蓋於斗之次彼豈知之哉況動作非道以速戾於其身妄祈非分以僭干於常度沉迷膠固終身有不可釋者由是而修真行道之士憫之而爲之祈禳請命斡移災咎又以其所生之辰亦蓋於斗加精意而禱之夫豈徒然哉蓋以爲是足以啓其遷善改過之端也至希老之爲閣又取象於

太一紫宮敬恭而奉承之者亦至矣而民尤或惜然不知所以爲遷善改過者其速戾於躬豈不尤甚乎哉閣高幾丈廣若干深若干經始於

永樂某年　月　日某年　月　日則其落成之

時也希老之師祖蕭公省菴省菴之後門常公志菴志菴之徒三人曰王用相其二郎奉吾希老也奉吾與希老捐己貲命徒巽往南市美材遂成此閣而能始終相其成者長道會彭公海雲提典觀事蕭公惟守也希老求予文記之予為著其事以記之矣復系之以詩曰

黃茀之岡　神光離離　紫閣凌霄　上瞰靈危
貝戶天開　金楄霞飛　仰瞻太一　尊居巍巍
大微四門　大道逶迤　九重衢運　七政迭施

三台四輔　後先尊隨　斡旋萬化　平分四時
嗟哉生民　彼昏罔知　茫茫九土　孰綏轄之
福善禍淫　孰恭其機　巧詐搆媥　孰察其微
權衡默運　節度潛移　賞之罰之　為民命司
繹節丹幢　仙童玉姬　翼朕戾止　百靈衛持
翩彼僊思　釋其繆迷　陰錫皇度　與道同歸
皇道巍巍　皇風清夷　於萬斯年　降此蕃釐

用拙齋記

梁子晨與崔出西関坐劉先生齋中先生名齋曰用拙若有巧者過之顧之而自詭曰巧者嬉二拙者賊賊巧者之得拙者之失曷不為巧者其言則危其行則澤言而人悅行而已獲萬物攖二惟拙者之悟衆人視二惟拙者之局與勿勉為拙者劉先生聞之蹶然笑已復色歛而疑焉曰將為拙者乎將為巧者乎巧者未必得拙者豈盡失哉雖然老子大巧似拙予小且弗巧何大拙之似且夫巧者之得拙者之賊也巧者之設拙者之漁也寧受彼之漁與賊哉將去而巧拙之間哉乃者之言得無戲哉子其為我擇焉梁子

曰嗟乎何言之惑也上古之世民何能巧亦無有拙巧拙未形是謂得道本得道之本者不巧而巧是名大拙二者巧之至也去古既遠然後巧言相欺巧行相矯巧名相炫巧實相攘靡然不得以安其生其巧盜滋其拙亦至矣故巧者之機拙者恒執之拙所以為巧也輻華反樸乃可用世無世苛匕孰辯巧拙惟柳宗元欲抱拙以終其身而杜少陵欲用拙以存其道少陵之拙屈於時也宗元之拙亦以巧之窮耳巧窮而拙者勢也屈於時者在天焉先生其可以一時之

言而稜所者之志哉亦盡於己而聽於天也先生曰巧言如簧試是也哉吾將終其身用其拙矣於是巧者亦不復言書以記之先生字廣洲

楮窩記

永樂七年秋予與翰林編修朱公文晃偕被召來北京既至於五雲坊之東得屋以居然迫乎車馬塵坊之中寢處之外無尺寸地空又嫗酤之與鄰歌姬舞妓之嘈雜乎朝夕也文晃病之不得已乃背衢反置其戶別為道出入以稍絕市喧又惡其弗飾也束

葦梗架上座為承塵而冪以楮墻壁左右以楮墁之又糊明為楮窓楮堂潔而牕甚疏達於是適一室皎然於職所敝隅奧皆白入乎其中者覩其貌亦濯二然衆駭而異之鄰童頑僕旁覘而不敢入清賓雅士日至而忘歸焉無可惜之情無拂情之務又甚溫而密故雖隆冬沍寒醉臥而起握筆而吟不知折膠裂指之凜能侵乎其肌也雖無高山喬木以休而息然時取古人之賦咏奇聞異見之紀載披而玩之恍乎若郎幽而入深出洪濛而遊汗漫也談論天地物理之要歸以窮辨其是非則躍外之濩若不關乎其心雖四壁之弊箏擊筑敲呼怒叫無所干而能聒也惟如是故文晃居而樂之因名之曰楮窩其友檢討王君希範既為書二大字又屬予為記嗟夫文晃與予均所居獨巧飾之如此使其平時蕭洒自得之趣一旦出乎卑隘喧迫之表信乎其不遠求而獲甚奇者矣夫文晃處一室之小如此其得也事有大於是者使文晃處之其持志思慮之精又烏可及哉故為記之詳焉文晃苟去此而南也失楮窩必於吾記得之也

中泉記

白壽之山當龍泉泰和之交雄峙峻儷邑之山鮮與儷每晨烟既落陂高丘而望之宛然匡廬岷峨壺嶠之輻輳乎左右前後也有彭仁貴者構堂居之既成忽有泉自堂之中迸出湛深澄瑩掬之可見指試酌而嘗之味甘而冽視他泉為非佳遂忻然奇之以為一家朝夕之求雖潦潦而弗溢雖旱乾而弗虧且不偏不頗適當堂之中於是南宮從事羅君仲擧過而觀之為之曰中泉書二大字遺之而介予為之記予

嘗攷之爾雅曰水本曰源孟軻氏所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是也然泉無定所流行地中無處弗有鑿而求之皆可以得惟不待鑿而自湧不待求而自得斯可謂地之靈而泉之異者也然亦必由夫人有以感之非偶然者焉李廣利忠於王事拔刀刺山而得泉姜詩孝於親得從泉于宅畔益泉出有源猶善積有基也仁貴之居家也其亦相而兄弟字而幼穉樂而父母質直而純龐雍穆而慈順翕然一門之中沖和之氣發而為瑛榮玉液以昭夫一家之靈異泉乃

無自而出耶非耶吾知仁貴於斯泉也敬之而神情爽逸濯之而襟懷蕩滌鑑之而貌以莊容以肅飲之而壽考以延沉痾以釋深山大谷之中峒崄聿几之下而泉有若是者不亦異乎不亦異乎仁貴尚庶乎靜以畜之浚而深之時而酌之勿汩而渾之勿溢而溷之庶斯泉日汲而弗竭也哉

杏林清隱記

歲辛丑春姻家生楊鴻過予而言曰予妻兄郭太素氏世業醫療病多奇中過門而求者跡相踵嘗語人曰古人用藥制方有不可移易者而亦有不可悉用者大抵因彼之病制此之方病之証有不齊則方之制無一定太素之言如此故其術驗而活人益衆前進士蕭子尚郎其居為書四大字扁之曰杏林清隱畫史孫君霄又繪而為之圖頗有以記之予辭以未獲造杏林之下姑俟後日則又告予曰杏林之外群山秀出每烟収雨止則霞影絢爛如蓬壺員嶠之不在人世一水縈廻沙鷗漁艇相上下於數里間自郭氏先世有父子並登科者名冠於鄉故其地至今號

為冠鄉雖太素不得為儒而達於醫扶濟人之術信於一鄉利澤及於人人觀其所以為治則又疏通簡達不拘於陳言而亦不出於古人三尺之外雖未必能生死人而實未嘗死生人也嗟夫大素之賢如此是可記者夫病有可生之理而繫無起死之方用藥偶然而一中者輒父子世守之以為傳家之秘殊不知地有南北時有寒熱病之証雖同而人之身又有虛實強弱之不齊者不可執一而論蘇耽之橘井何地無橘何井非水而蘇耽能以之愈疾鄉而後蘇耽

者必誤殺人此太素之術所以異於人而取效則多於人人也歟漢程不識之爲將其守法律也嚴而敵不敢犯李廣之爲將縱弛於法律之外而敵亦不敢犯人徒知程不識之可法而不知李廣之猶可法者在於不可法之外也用藥如用兵太素之爲醫其李廣爲將之道歟董仙活人之術要不外於此遂書以爲記

重修龍城寺記

泰和東四十里有寺曰龍城蓋其山自西南數百里外勢蜿蜒如龍相屬不絕至寺之近鬱然環之如城故其寺以之而名其後據贛江其前案瑶三顧諸峰望之皆可見其幽邃迴絕巔崖絕壁之間而蒼翠無窮遊覽顧矚登其高以覽煙霞松柏如人世塵土之既遠而天台廬嶽相接迹乎左右也蓋其勝莫與爲比者而寺之建相傳昔儉之福嚴寺僧曰亞愚以善詩得名自宋元豐間始掛錫而營此山元符之際請

于朝賜額曰龍城其所建殿廡門廊極爲煥麗元末燬焉　國朝初僧肇象初與其徒數人乃爲法堂若干楹永樂癸未秋僧定成善仁應援惠濟乃謀爲正殿謀既合遂發其所蓄購材鳩工闢覽于野伐石于山翕然皆作不兩月而殿已成蓋任其事者人各有盡而總其事者定成也堂在殿之後勢視爲涉級而升者幾丈自堂而殿而門規制皆有加于昔于是人之遊龍城者愛其宮宇之邃入其中常倦而不知返不獨以其山川之壯勝也予來撫高歙[illegible]愛定成聰

敏能賦詩所與交者又多名士如前吏部尚書劉公崧皆是因竊異之曰此與亞愚無甚異者豈其剏業興起時至而人出亦若有數肰哉寺之遂得其勝守其教又不乏人如此則宜乎其不落莫也而況其教有足以動人者乎因定成之請故爲之記

果確齋記

徵士泰和余君斯延自少知力學明禮義于古先聖賢之道世俗委瑣之習必欲去乎彼入乎此得之于心而措之于行事不但已也初從元進士劉子章先生授書其志甚篤見世之徇名求進乾沒而不耻或材不逮其職而苟且依違賴將眷戀者未嘗不私竊惜之遂因周子語誠章以果確名其齋而其持守益力矣洪武初聘至京師以老病告歸遂無復仕進意田廬之幽山水之勝雅歌觴詠縱意所適嘗拄一藜杖登高丘四望慨然曰余乃得爲太平幸民而無聞于世固弘景俟時昌豈予所冀哉遂教其二子肆力于學久之其家嗣學夔登永樂二年進士第選留翰林爲庶吉士有　旨擇十九人者教之俾益進于學爲文詞必底于古之作者而後止學夔十九人之一也嘗暇日過予旅邸以果確齋屬予記予素知徵士而又喜學夔能紹其家學故不得而辭之雖然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也周子之學在于主靜而已雖無欲則靜而果確亦惟無欲者能之所以斷天下之至疑

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徵士誠有見于此焉使其當之天下當何其妄達也惜乎其老矣而世之知徵士者又少于故論次其學問出處之槩而驗于果確誠有得也遂以爲之記

碧落清隱記

太學生瑞陽梅則嘗過予旅邸道其鄉彭君文壽隱居之勝而予翁本之發端時嘗從家君過之似酒甚樂因題其所居曰碧落清隱而屬予記之蓋碧落山在郡治之後山之下文壽居也考瑞陽志碧落山不

見于紀載而鳳凰山者適在郡之後豈即所謂碧落山耶山下有李八百洞蘇黃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真修真其中多真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真嘗詣陳留南及門而返留南追之不及過白鹿先生問焉先生曰我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多真女弟明香亦隱于華林山之玄秀峰鳳凰岡乃其故宅即今所謂碧落山也其爲地雖寄潤閒闊然仰而觀之秀朗明麗松雲竹霧蒸翠森茂隱然煙霞之表不出郊垌而得奇勝如此可羨也文壽無所

繫于時休休然尊德而好禮外物不足累其心故所居之勝益奇然神仙之說荒誕不經君子所不道者獨世之名山大川往往藉其跡以取重于世若碧落山者使無李八百其勝固自可尚也爲之記使覽者得其勝不泥其跡可也

好古樓記

王君樵雪自少已英敏迭宕讀書慕古人之行視一世屑屑無足可其意者老而無所合乃偃然循處蒼岡之山中築樓岡上環樓之山如奔爲怒躍而樓又

其高望之無不見見之皆可愛也君喜飲飲酣而吟倦輒覽文信公之舊里望胡忠簡之故鄉慨然歎息以謂今之世不復見古人功烈之盛也因名其樓曰好古之樓又多蓄古書名畫于其中君擇其論識之精神凝之奇欣欣若神交其人而與之翱翔乎其間而君之耿介拔乎流俗者亦豈今之人所易及者哉今漢王爲書三大字俾揭于樓上雄偉飛動見者悚目由是巖巒之閒鳥獸草木之微皆光景煥發而樓之勝亦燁燁然鮮與爲比於乎美哉君之六世祖約齋

進士丞相文信公交友也嘗從文信講易于道體堂上公爲大書顏恒謙益問德以遺之至其曾孫秋淵爲萬丈樓以貯焉百餘年來徒見其遺址荒莽蕪然而已至于文信公一時往還翰墨亦零落殆盡人事盛衰之際有足慨者矣而獨王氏之澤未嘗泯也斯樓之建益雄壯偉傑其聲光氣烈足以追配昔人於雖忠臣之遺墨既燬而　賢王之玉翰又新後百歲而作者其亦有追繼乎今日之美也哉

安止軒記

西昌曾子貫先生于其所居之後爲軒曰安止取書益稷篇所云而屬予記之夫人之心所當止者義理也惟君子不陷于人欲之危故能安得夫義理之正而不遷故能止安而止故常無欲而静而馭群動宰萬化本之以修身推之以事吾治民擴而充之和神人莫上下而感靈致祥皆由于此先生于此益有所未暇而守之以修其身者則嘗裕如也蓋先生自如而壯懃懃懇懇讀書以明理持其身未嘗有過居數

祿僅蔽風雨而其心擴然若無涯者種魚于沼治蔬于圃耕稼于北郭之外而其身油然自得屏居獨處不妄交于人而世之妄者亦不得交于先生也教其子以學其子入縣庠以春秋舉鄉貢而教之益至雖甚貧不以貧而易其所守雖老且倦而其志自如不改而又名其軒以此則其中之所存豈常人所易及耶世之感物而趨利者心志思慮頃刻爲之改圖衛衛然不知其所止蓋可惜也先生長于予十年而予深知先生居閒暇嘗過焉相與言皆切實可用終身

者[redacted]又多能于地理陰陽祿命數學皆兼通其意而究極其精專其業者[redacted]不及也爲記其軒因并及之

洎菴先生文集卷之四終

洎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序

楊氏家乘序

楊氏家乘者今翰林學士楊君士奇之所錄也自其所修家譜以及其曾大父翰林待制而下累世之遺文與凡當時名公大賢之所撰次史氏所書碑刻所紀通家文獻之所可徵以至於詠歌往復簡牘之間有不可棄與不忍棄者皆錄之於此以遺其後人又以其皆有關於楊氏世德也以屬予序之總之凡二

十卷惟楊氏之先世有盛德魁傑之人其文章政績蔚然有聲於時及其後也遭世之亂倉皇山澤之間悲歌而流涕者其言亦足以自著其志若太平之際賢者皆乘時而用及其歛也皆沮塞而困窮此勢之所必至無足怪者

大明之盛楊氏之後人又以其學興至今學士君遭蒙

主知遂掌綸命兼侍

青宮其清操雄文足以追繼先烈

恩典所加貴於前人蓋自待制至今百數十年垂休

雅美者何其盛也惜其累世之作多放失於變亂存者迨下百中之一二也然學士君猶拳拳於是何也夫古之人不忘其先於器物裳衣之微猶相與護藏之莫於薦獻之間以遺其子孫而作其孝思況其世系文章所在後之人得而覩之將爲之低徊感激思以自奮至於哀痛而悲慕者亦或有之矣蓋所謂不可棄與不忍棄者皆在此也其又可忽乎予嘗爲君序其所修譜矣君又以此屬予蓋以予有世好於楊氏而知之深也遂不辭而謹書之

西清餘玩序

翰林侍講曾君子啓嘗暇日取所蓄圖畫山水竹石草木鳥獸之形狀裝潢成帙以與予觀焉且屬爲之序君與予俱以從臣侍中秘嘗預討論於制作典章之事或少暇則又汩於世俗所謂應用之文詞予年之邁而志亦懲矣獨君銳然不怠故能以其餘力及此雖然豈徒然也其好之已篤則往往得其精者每一觀之如行山谿而披水石之蒙茸陟曠野以望煙霞之浩渺如聞猿鶴之一鳴泝觀魚鳥之浮沉如霓[illegible]

雅而韻爾氣所以宣其底滯忘其怠勤者蓋不自知其好之至也昔東坡所謂畫苑與畫符者誠無以異此因題之曰西清餘玩且時往與觀之不已嗟夫古之君子於視聽之際皆有以養之故爲之佩玉和鑾鐘鼓琴瑟之音所以養其耳者無不具也爲之深[illegible]絺綉黼黻文章之制所以養其目者無不有也今之君子於耳目之養未必能具則隨所玩以足其所好而尤可喜者雖其好之深而不足以亂吾之聰明如侍講君者是獨惜乎予之好而力有所不逮因爲之書焉

送郭推官序

推官決一郡之訟獄者也於一郡之事無不理不獨訟獄者大守也推官之任專大守之責脩然而郡之事有不理推官固無預其責而訟獄有一之不治太守且不能無責也故凡郡之治有賢守矣而不得推官之賢者以專理其獄未見其治也瓊州之爲守在南海之中環其疆爲徼巡之所者蓋三千里戍守之兵與南訟之民其居相錯加以山谷之深阻參擦之

蠻披其囂訟鬬爭之習尤號難治近年以來治而民
安之者蓋大守則王公其推官之賢則郭公彥僉也
王公宏大而明恕彥僉通敏而周密皆吾泰和人彥
僉之先君又嘗與王公同被
命出為試僉事故公視彥僉猶子弟而彥僉之視公
如父與兄又幸皆不及遷調用得相與處者凡十五
六年以此壤之險雖在海外萬里而其善治之聲日
聞于
京師自公以憂去而彥僉亦以他事詿誤來北京既

得釋而還公之子直為翰林修撰相與求為詩送之
且以屬予序予於彥僉泰有交好不可以辭也雖然
彥僉今之去也其為守者得復如公之賢與否不可
知也昔蘇頌之為推官歐陽公為之守郡之事一以
委之此雖頌之賢亦二人者相得之深也陳希黙為
推官為之守者丘公崇希黙日與之爭辯久而後得
此固丘公之過亦二人者相知之淺也彥僉始與公
同志以相濟可謂相得之深也今之所遇或相知之
尚淺則亦豈能不事爭辯以求必行其志耶尚庶幾

盡其心而不可以苟止也

送尹同知之任詩序

永樂十三年
上巡狩北京之又明年也於時四方無虞臻於至治
上於萬機之暇遂留情六經探堯舜周孔之緒以為
禮樂政教必本於性命道德之微遂命開館儒臣
擇四方之士搜濂洛諸君子以近代名儒之說窮極
其旨趣使煥然大備明年書成
賜名曰性理大全書命以鋟板頒布凡與在纂集者皆

加賞賚焉太學生以善書選者十七人皆賜之官於
乎盛矣哉自道時與七人中得官寧南徽江府同知
故舊在京師者為賦詩餞其行監察御史歐陽和其
內弟也因以求余文序之自道尹同里也少時嘗從
予受書自予去家竊祿於時者二十年而自道亦自
邑庠生貢於太學不踰年遂遭遇
恩典出貳大府於萬數千里外其志氣可謂偉然矣
自道尚推其所學者施之於治效近
朝廷愛選遠之意此予有望於自道者而亦豈非自

迯所以報稱
聖上恩遇之厚耶之雲南有兩道一自大江泝夷陵
道三峽度瀘水而南一自江西上庾嶺道東廣入蒼
梧以西今自道二親皆老無恙其尊父子厚先生爲
上海教諭嘗預修書翰林以老而致仕於家年今八
十餘矣自道倘假道江西過故鄉拜其二親致酒高
堂使閭里故人舉觴引滿以爲二親壽且以爲之榮
其樂可勝道耶因自道之行爲之躍然以喜而又歎
予不得如自道者有可感矣

新喻蕭氏族譜後序

右北京行部主事蕭君仁實家譜一卷始自唐宰相
瑀十世孫展徙長沙仕馬氏爲神策將軍號入大保
者其子處鈞始居新喻歷宋元至今傳十七世凡五
百餘年見於譜者若刑部尚書貫太子太師正肅公
燧大山小山二先生其功德文章皆煒然表著當世
歷世愈久族日益繁然按圖而考其親疎分合雖殊
而異世皆可見也此閭閻小民之所不能有而故家
大族尚賴此以知其先世如蕭氏者亦盛矣哉古者
諸侯自適子而次有大宗以重其本小宗以聯其支
而四時之祭於廟也則子姓昆弟無不在焉所以統
宗而合族者周且詳如此故其民親親而重本趨於
厚而不薄者有以然也自宗法廢而祭法不明民始
離析渙散而無所統疎其親而忘其本故士大夫於
其時也不可以無譜牒以謂統宗而合族者庶幾其
近於古而重本親親之道誠在於此也於乎古之法
不行於世久矣蕭氏在新喻者最顯且盛而譜又詳
統其宗而合其族者良有以也書以序其後苟有志

於古而繼其先者可考也

送哈千戶序

皇帝巡狩北京之明年以胡虜餘孽頑傲不廷之故
親率六師往正其罪於時平涼鎮撫哈文濟以陝之
精兵三百人蒞中軍從渡清水原搗臚朐河遂長驅
入殺胡山追敗虜首本牙失里之衆還兵以駐阿魯
台於靜虜鎮兵方合
上自臨高以望之精兵四集陣列無際而躍馬奮先
大呼以入虜陣者文濟之一兵也文濟馳射殺數人

生擒一人衆軍盡奮賊以大敗推原其功率先陷陣盖自陜兵始故

上之還也論功行賞奬激勞徠於陜兵尤厚而文齊遂以功授武畧將軍副千戶凡陜兵還自塞上者皆煒然有氣色至有欲求識文齊狀貌者文齊長不過五尺貌不踰中人及挽強弓馳馬射數百步外百發而百中人皆以爲神至於忠撫麾下與之絕甘分少雖古名將不過也其在平凉邊徼絲兩之姦皆知斂百里間商旅行宿道不拾遺然低回偏校者幾二十

年矣盖當其時四夷方寧謐無事故文齊抱奇才亦無自而見及遭逢拔擢發於久蓄之餘名籍遂大著何其幸哉欽惟

皇上擁百萬之師涉廣廷萬里之外雄謀勝筭發自

聖衷而指揮號令制勝於俄頃之間及功成事定則又推之將士而不遺遐遠如此此奔走之臣所以欣躍賈勇各求効其力能若文齊者尚多也文齊之還平凉也其友俞君行之記其事求予一言以壯之故爲之書

廬陵曲山蕭氏族譜序

蕭氏居廬陵曲山者其先徙自長沙至今翰林修撰時中凡十有三世幾五百年於此矣問其族之衆乎數千指紀於其譜者有乾派坤派分而自爲居益五十餘室亦何其盛也其修仁積德或分財以賑貧者或以詩書自力以升第進身仕於時者又卓然有善政可紀及時中遂以進士第一入翰林爲侍從之臣又何其顯者之多也大抵世族之久則其生必繁繁則分而凡材且賢者亦皆出乎其中此勢之所必至

也惟古之人於其生之衆也常有以統之而於其分也又常有以合之故有宗法焉有祭法焉居而統其衆於宗祭而合其族於廟由是其族雖衆而其序不紊其勢雖分而能相與恭敬悲慕於大灌獻祝嘏莫爲之際盖常有以啓其敦宗重本之心未嘗有已也自夫宗法之廢而祭法不明豈惟淺陋苟簡而失其禮之甚生者之衆主無所統分者之勢至不可以合於是斯詐暴慢之習日益長茂而仁慈忠孝之心日益寡少其俗之偷敝之悖實由此矣其可悲也已夫如

是宜乎士君子於其譜之修有不可緩者蓋庶幾乎統之合之之道少有考焉耳蕭氏之族衆矣而備見於譜者如在閭門之內其散而分者勢不可遏矣而知其爲一人之身者按圖而即見答嘗修是譜者時中之六世門麟其重修之者又其先君樂存先生也時中被召來北京携之來以求予序益知其所系之重而不可緩者如此也因爲之書

贈醫士李士文序

凡人之病在五臟六腑百骸九竅之間者宜若近而

易知也而其穴化順逆升降之理必通乎天地陰陽五行六氣之微其爲深且奥何其難哉世之爲醫者徒持繆悠荒唐之見以揣摩測度於茫然冥昧之中至於病者之困且殆則因委之而去若無預於己者固不自任其咎而病者終亦莫之悟也其可嘆也夫今年夏中書舍人顯振舒病傷寒之疾其時北舍病者數人大暑皆同醫者不得其要領至有不治而死者振舒病方亟一時視之者或云其疾不可治或又當以大寒之劑奪之獨士文曰病未深而投以重劑不可也投之緩劑久而其疾愈衆醫相顧皆以爲不可及嗟夫醫之效不大顯於世者由其不明乎理不能深於其道故也昔者扁鵲視齊桓之疾知其在腠理在血脉在腸胃骨髓皆灼然有見毫髮不少差故扁鵲之術如神明後世莫能及今之醫者固不可望其有扁鵲之奇也然不知疾之所在而藥之猶欲用兵而不知寇盜之所在也今之醫大率類此然則凡疾而至於殆者其又可憫也夫振舒德士文而無以報焉因以求予言遂爲之書

送熊自誠南歸序

北京據幽薊之會偉大壯麗之觀古所謂形勝之都也士生於南服者常以不得往遊其中爲恨大理評事熊仲榮以恩從居於是其尊府自誠君來視之君時年五十餘矣鬢髮浩然而能輕萬里之遠自其家吉水汎大江涉淮道徐豫呂梁之險以至於此既至不以其冒涉險遠者爲難且以其遠遊快覽爲足喜其志可謂壯矣哉予於君同郡而予之去家者三年矣故聞君之來而喜君爲人藹然溫厚既老將欲不

足勤其中而獨喜奕雖風雪苦寒之夕猶不廢予不
善奕心竊好之每與君奕輒敗北亦未嘗厭也時待
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亦喜奕鄒君稍劣於予獨子
棨精出過人累與予奕輒累勝自君之來子棨數與
君對君稍難之而其勝與負常均君又嘗佐予以一
勝子棨因大咲以爲樂夫古人適情於物於夫六藝
之外又有所謂投壺之戲而傳之於禮文以爲平居
閑暇之雅戲也奕之爲戲亦平居所以役其心智者
也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然或者其心之不專審之

不固則皆不能精如予之與鄒君者是也雖然予之
與熊君好也豈直以此而已哉顧惟違去其鄉而忽
然得以歡娛而姑戲以遂忘其旅寓之思如在乎里
閭鄉部之近其爲樂可勝道耶大樂之既深則於其
去有别離不忍之態亦人之常情也於是子啓相率
賦詩送之予因道其平居相與之樂以爲序若夫君
之享有祿養於既耄之年以得周覽夫兩都之勝其
所得亦豈在此而已乎

送熊訓導之任景陵序

豐城熊子維先生佐教於都邑者十餘年以考績至
京師吏部授倒敗佐教景陵縣學於時子維年已五
十餘消去其鋒鍔以就於平實温然和易而坦然相
忘於人情世故之中蓋其學老而自熟其氣久而益
平固非世之少年鋭志凌厲騎蹇者可得而比也其
始至此嘗以其先君所書鄉先生教學程法屬予題
識之其法大抵皆本陽先生平時示魏元覆諸公及
示其子遣從學於東萊先生者子維非徒以爲前人
手澤存焉耳蓋嘗客用其心勤勤遵服以承其先訓

而蔣於其徒者皆在此也予既書其後而遂之尋又
得子維所作古文數十篇讀之而尤喜焉蓋用意深
而詞不浮縟理明而議不詭考據之詳而其出無窮
皆未易以得也豈非其所學者有法以爲循守之階
而所造者未嘗忽邪不然何以能若是也顧今之爲
學者不知有此及其推而教之亦未嘗知本於此也
其可惜也夫昔胡安定教湖學當時東南之上莫不
往從之至取其法以行之大學益以其教有古聖賢
遺意也吾知子維之教異時豈獨景陵之士崇其惠

而已哉必有取其法上而行之者亦不可知也予維將行求予言因為之書

送韓伯承還姑蘇序

大醫院判韓君公達甚從北京之又明年其從子伯承來省之踰年而歸其友李士文相與求為詩以餞其去而以屬予序予與士文交聞伯承之為人故有以知其賢吾人不能自賢必賢者輔之而後成院判君以謹信為厚之器受知
聖上恩遇益隆而其心益下則固非尋常溺於勢利

者可比也士文貧其才能偉然出乎等夷雖其為迹於醫而著聲日聞於公卿大夫之間者不獨以其醫而然則夫伯承之賢可卜而知矣伯承在京師足迹未嘗出外戶不妄交一人其自待者重矣而又內有父兄之賢外有交友之良夾而輔之以致其直撓而振之以出其枉琢磨淬厲以達其成振迅激揚以遂其意如此伯承雖欲不為賢可得乎予又聞伯承故宋魏國忠獻公之後也公之事業在當時未之或先其距伯承幾世流風餘烈之未泯可想而見之也所稱燕之函粤之鎛妢胡之笴皆精極美他莫之爭者由所產之異故也然則伯承之出韓氏其何以異此甄庸於將來見舉於人人吾又有望於伯承也尚其勉之

溧陽史氏族譜序

溧陽史氏本漢溧陽侯崇之後侯以宣帝外戚之裔佐光武中興封於溧陽能以恩惠及其民終漢之世襲侯爵者八人吳晉之際侯者又數人傳十有八世為常州刺史仲謨[illegible]也稜益頲卿弘文館學士玄

道檢校　刑部尚書[illegible]大夫寔二三世為恭州刺史萬壽族之繁至於分於四方者凡十有五若宋丞相浩丞相彌遠丞相嵩之見於明州之派者此皆不載也所紀獨溧陽之族然見譜者亦已數百人仕於時者不可勝計又何其盛也溧陽始封之廟四方之史氏皆宗之謂之祖侯廟雖其邑人至今尤奉祠之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必禱[illegible]之輒應侯之生也其功在漢室其仁愛足以庇其封邑及其既沒其利澤又足以惠其民而不苟食其土如此蓋自侯至今四

十有五世矣曰常者侯四十四世孫也以詩經登永樂乙未進士第授行人居
北京因以其譜求予序之於乎自兩漢之興將相大臣以軍功侯者不知其幾人也或自其身而止或二三世而亡求其終漢世而不失侯者少矣況千數百年之久子孫貴顯綿而不絶如侯之後者益未嘗有也此無它猶之江河之流亘萬古而不竭者其源深也溝谿之水倏而盈忽而涸者其源淺也史氏豈非世有顯德之人以濬其源者乎祭於廟以合其族書於譜以聯其宗吾知爲史氏之後者其孝弟之心無有窮已也

橙溪處士挽詩序

於乎士不逢時負其材困悴於山林卒以無聞於後世有可悲者吾見多矣彼立言之士或憫其不幸而見之於文字之際以寫其悲慨悼惜之意而伸其抑欝不能自見之懐庶幾其言之傳而其人之志亦將托之以著也然而二者之相遭亦難也其言之傳或不遇其人遇其人或其言傳否不可必其可嘆也夫橙溪處士之沒蓋有得於立言之士庶幾其不朽也夫處士諱及字漢廣姓劉氏爲人樸拙疏豁壯而有材畧當元之亂嘗引大義折群盜追脅之勢卒以不失其身而保其家族又嘗言其鄉水利之便有司上其言築堰以蓄水民至今以爲便而又通於詩書與士大夫交游賦詩有曰行樂集者其言尤有意惜不及用於時君子莫不惜之然自其沒而葬也今國子祭酒胡公銘其墓而翰林學士金公又爲文表其墓矣及相與爲哀挽之詞以著其志而悲悼其不幸者又皆一時青雲之士處士所附托者如此其有泯沒而無聞者乎處士之子全節舉進士來
北京因以其所集哀挽之詞求予序之予言之陋所謂不能必其傳者而全節予考試所取進士也不可以辭因爲之序處士先世多有顯者居豐城之艾岡岡之右溪其上所植多橙故號曰橙溪處士云

贈趙主事考滿序

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此唐虞之制而行之至今有不可以易者何也凡百司庶務必得人焉而後理

而人之賢不肖未易以知之也廉退之行或邪僻於
流俗而謟諛容悅之流或群情之所附獨立之操或
見拂於常人而降意承顏之徒或上下之未察此古
之聖人所以常吁夫知人之難而於夫官人黜陟之
際必待之以歲月之久考覈之詳庶幾公論既定賢
否自見而一時好惡之私有不足掩其是非之正者
以此也然予其為法可謂至矣而或者於人之才不
肖猶不足以盡知豈非難哉北京都工曹主事趙汝
梁考其官三載得考優等於是其同官郎中劉子玉

員外郎丁翀秀喜汝梁之能其官也為求予文紀述
之且以為汝梁賀汝梁之所以得此於其同列者何
耶往年汝梁嘗以進士預修書
秘閣其為人温然靜慎其氣和以平其材敏以達而
又持之以廉潔恭遜之道故今汝梁不徒以能其職
聞天官考覈之際雖其同列亦愛而譽之如此也然
則汝梁其可謂賢矣予凡今京官有職之考績皆自
其所司之長官覈其課最而後移之吏部吏部覈其
課最而後移之臺憲臺憲論定後移吏部紀其績以

俟凡三考皆如此而後黜陟焉甚矣其詳且審也故
凡考而稱焉者常以為難汝梁起自科第於此一考
而稱誠有可賀者然予以為汝梁不止此也雖其同
列觀望於汝梁之情亦豈遽止此哉行地千里者常
半百里為山九仞者常虧一簣蓋以末終之難尤當
勉也然則吾之於汝梁固宜待之於將來而同列之
屢致其賀者其有已乎哉汝梁南豐人予鄰郡也因
為之書

送汪伯彰詩序

北京都刑曹郎中汪敬夫之仲兄曰伯彰以其母夫
人之命來覲其弟敬夫於官所數月而歸能賦之士
皆餞之以詩敬夫以求予序焉予與敬夫嘗不可得
而辭也始敬夫以行人預修書
秘閣其二兄更迭來覲之無虛歲是時敬夫居南京
其家在衢州金溪之上往來未甚遠及既改官于此
其家已遠矣而來覲之者如在南京時道路間關之
情惻然動乎顏色蓋其昆弟三人敬夫最幼而最鍾
愛於其母其母亦既老年八十矣敬夫日有念之不

置其母亦日夜思見其幼子情眷眷有不能已者故伯彰蔵行李不遠萬里而行者與有以慰其母之心也及既見其翁將歸以白其母則又依依然若不忍舍其翁而去者隱然是翁子母綢繆思戀之情可想見也豈孝弟之情發乎天性有不能自已者如此乎吾往年見敬夫於館中討論於文字之際其用心極勤與人交循循然既又見其二兒距今五六年又得見伯彰於此溫恭和易之氣猶始見敬夫也何汪氏之多賢如此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宜乎知伯

彰者宜以播之於歌咏也伯彰還將必有過其廬而相勞苦者使出其所得賦咏與之諷而誦之孝友之心固必油然而作也

廖氏族譜序

廖之先始自金陵遷參和至今海康教諭潛仲凡十有五世為之譜者潛仲之大父遜齋先生自強父也其後復系之圖特詳於本宗則先生之曾大父梅澗所作梅澗云倣接泰政請圖而為之而樓氏之所為圖蓋未嘗見也愚寄父又因梅澗之舊而重續之於是二圖之詳略可參見焉自梅澗而下十二世曰定翁本翁定翁即愚寄之尊父也愚寄自國初為吾邑庠教諭而本翁子伯先洪武初任為翰林編修子季習今亦為松溪教諭潛仲之子誠今又以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廖氏之先世盛矣然自喪亂來世益微存者惟二翁之後然皆能以文學紹其家仕於時又皆為學者之師嗚呼其世澤之未艾者尚有在於此者乎梅澗娶梁氏蓋吾六世祖鳳翔公之女弟也因以吾家譜合而參之公自兵部郎中知制誥出知鳳

翔而此云推府豈其時固推知鳳翔耶又云公之諱曰蕃■而吾譜所紀曰君崇其曰蕃■蓋公之科名而吾譜所書公之字也廖氏家與予故相近然梁氏之先居縣之光化亭此云東門疑已非光化之舊矣亭入元改為龍洲書院元亡書院之廢已久今其地沒不可識間有知其為龍洲書院者亦不復知為梁氏故居矣可深嘆也哉先世所藏文字零落殆盡無復可考質而故老又無在者因泰之此譜其時世皆合而尚有不同者如此蓋鳳翔公與梅澗為同時又

其時方講好於婚姻其所紀者當必不妄也自梅洞之歿距今幾二百年兩家居室園池爲他人之室者不知其幾易矣獨賴此譜之存而尤可喜者幸斯文之未墜而世好有可推于孫得其寶之因有以知夫先世之爲盛也潛仲自海康考滿來北京以求予題遂爲之書

送杜千戶還陽江序

交趾去中國萬數千里然自唐末五代纔然以王者之尊自統一方中國特羈縻之而已觀其相殺奪戕

賊若固然者未嘗深較其亦僥倖不遇夫神武之君有以不信夫中國之命故得逞其僭踰強暴之習而莫之或異也然則黎氏之弑其主而奪之國蔑若無所憚者其積漸之勢有自來也哉於惟我

皇上以文武聰睿之聖雄斷自天王師所至其郡邑皆平遂禁黎氏父子以獻之

闕下餘孽之僨而復起者亦旋致誅夷蓋不惟海嶠淪汙之民得復覩乎惟新之化而中國威命飆靡於數百年者亦以復振於今之時於乎何其盛哉古未嘗有也而於大傚全策勲之際一時將校蒙被顯賞者又何其寡耶是時廣東陽江千戶所鎮撫杜某以功陞副千戶其後來朝于京師將還同知紹興府徐季陽江人也過之於京師因求予言送之嗟夫天下之無事也久矣建城列萃熊虎之士相望然而驕逸而偷嬉日滋甚焉夫豈知乎借遊耶功名於遐荒萬里之外耶某之還也守海上百里之城於晏然久安之境閑暇之日因相與論其馳驅戰鄉遇敵斬首深探窮搗之銳其亦足壯矣哉此大丈夫報國可名之

事聽者將爲之竦躍思奮也

曾氏與臺遺編序

與臺在廬陵之北八十里上抗訓導曾宜勉之居所在也自其八世祖柄閒居士始徙距今凡三百餘年矣然以詩書仕於時者不絕曰與臺遺編者宜勉集其先世所作之詩在焉作者凡四人曰思谷宜勉之曾伯祖也在元爲古田教官所與友者若劉須溪太傅劉岳申提舉龍麟洲仁夫皆往還見於其詩也曰傚巖者思谷之弟也傚巖之從子曰慥菴皆爲萍

州教官曰西塞翁者樵菴之弟而今宜勉之先大父也翁爲元大治縣學教諭善醫藥遊威順王之門置田宅得吕文德之遺址既而殁於大治其言皆溫雅深厚無雕刻靡麗之態皆可以爲學者之師讀其詩想見其時交遊之盛而凡更唱迭和於篇什之際者又莫不謹而不放有以得其情之自然於乎今之作者益有所不暇矣其亦深感夫後之作者之過而不欲自爲以發其端耶何其言之約而近於質也然予又聞宜勉之尊府君年今八十餘矣喜賦詩不

隨時而靡豈其得之於家者有所自而不少變其初耶此其執心用意皆未易可及也宜勉拳拳於先世遺墨掇拾於殘缺之餘且以求予序其承家繼述之道如此又可謂賢矣

泥田周氏族譜序

周氏居吉水泥田者本吳將周瑜之後瑜次子都鄉侯胤謫廬陵因家焉胤之後有遷袁州者十三世爲隋會稽刺史汾自袁復遷廬陵之烏東又六世曰沂濱始自烏東徙泥田此譜之作詳於沂濱以下者以其居泥田之始也由沂濱距今四百餘年凡二十有四世其族益繁其分而自爲派者十有八若廣兆綱村官洲若長沙安福永新雖既分或猶詳其系世或止者其始分之由是皆因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詳於所分之派使可參而見也然泥田之族尤盛聯比以居者常千餘人以詩書科第顯者至不可勝數益國文忠公必大嘗與通譜者也百餘年來若台州同知仲方黄州教諭公明雲南按察僉事彥珍國子學正岐鳳偕予來

京師而後識之其或仕於遠或未仕而晦迹于家非予所知者尤多於乎何其盛也豈非世有植德行仁之士以培其本耶岐鳳今爲長洲縣學教諭其子叔中鄉舉未卽就貢禮部岐鳳因命之修其族譜既成求予序之夫古之人於世系也重矣春官小史掌讀禮瞽矇掌誦詩而皆奠掌世系之與蓋欲其和同於孝弟和安於輯睦敘本之以繼宗以爲風俗教化久安長治之計其後漢太史公采世本而作史記明周譜以著世家則小史之所掌至是時尚有存者自大

史氏失其職小史之官廢存者獨氏族志於公卿大夫之精猶可考也今又并亡之則夫士大夫所存之譜幸而未泯如周氏之在兆田者寧乎其實藏之而不敢失墜也而岐嶷季二以命其子之意蓋又有在爲和同於孝弟而相安於雍睦爲周氏之後者尚其知之哉

送吳員外知均州序

均州跨荊襄之會其山之勝者唯武當爲然所謂道還翠華三公五老諸峯與夫龍歡虎嶷清洋之洞白

雲之洞皆刻削秀麗後抜而深隱人迹無因而至者真神明之府也至於楩楠豫章之材蒼松翠栢之積森蔚陰翳望之而無際即之而不知其所窮雖天台武夷泰華衡廬古今所謂最勝者未有過於此予嘗考之圖志及道家之書云自昔北極眞皇以王子之貴修積至行居此山之中因超然遐舉於寅寅之表顧其立訓垂範於當時者猶足以陰翊治道而默庇斯民於無窮也今其故宮遺址所在靈感屢顯常赫赫而見之可于於乎靈矣哉豈非其所謂修者皆至誠之道則其與天地相爲久遠者自有不可已耶

皇上子養兆民與天同體與神同功將爲民祈福於天遂大修武當之宮命下之日民爭趨之由是瑀宮梓館層臺傑閣倏然而皆備既又

命民徙居其傍者凡五百餘家明年又以刑部員外郎吳幼文氏知均州以專撫其民之始遷者幼文爲人恭謹有祭於玄默之化擇而任之意蓋有在也同列既爲之言送來予文贈其行予嘗想見武當之爲勝而無由一往然幼文之去也方將周覽其山川以

遐測夫靈化盼蠁之妙解心釋慮蕩滌其胸中以迓延景貺燕洽乎人和而上報

聖天子神化宜民之道則豈徒泛然出政治於一郡而已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幼文之職業不可以不謹也故特著其說以告焉若夫安利其民使樂其生以臻於致治者予亦必道也

送蕭照磨之任高州府序

今之府猶古諸侯國也建官自大守而下其屬備矣而又置照磨檢校以通攝一郡之政事綜覈簿書句

考績悉其職若易而任尤要其秩雖卑而權來嘗輕苟非明於法而審於治體者未易以居也爲臚屬蕭子敬氏以九年秩滿改高州府照磨子敬居
京師十五六年以侍臣之省立殿陛之下齊肅百官益嘗能其職矣於夫教化萬民賞廉治奸之意又聞之熟矣朝之賢士大夫行高而德美才優而任大子敬亦嘗竊觀其措置某議心有所擇意有所取得之於中者而豈少乎哉夫積衆偉之見者所負也高所負之高則見之行事者必有以過乎人而子敬又毅

然剛介蓄其所欲施張之意沛然如河決下流莫之可遏則夫心志思慮之發其可苟焉以自放致治乖違之機其可忽焉而不察哉所謂明於法而審於治體者子敬固當勉焉而深致其意也予與子敬居同里將行求予一言以爲別遂書此以贈之

康氏族譜圖序

康公之先本山近人徙泰和蒲田者自泰然始由泰然距今凡幾世其舊譜毀於兵重爲之圖而請其可知者泰然之幾世孫山也山爲人謙約自守而不求知於人其從孫曰崇今翰林學士楊公士奇甥也崇從其舅氏請曰予
京師因以譜圖求予序蒲田在邑之南上里予昔過焉有水曰蒲溪蒲溪之傍室居鱗次皆康氏族也康氏盛時諸長老風流篤厚好尚文雅與之遊逆往復者皆一時賢士大夫如前吏部尚書劉楚翁說翁之弟曰東岡先生予先君時樂公又嘗館授其家者也今皆不復可見而山亦老且病矣其可嘆也哉山蓬若無所求於世獨以善道率其子弟至於修其譜牒

又知慎重其事而無誇妄之失於乎譜所以明乎先世之本源者也世遠而系亂知其出於一人者未嘗異則其情之所當厚自有不可已者奈之何安於妄以自欺其先耶蓋亦不思之甚也因崇之請爲之書俾康氏後之人尚知作譜者用心之深也

送鄭御史序

監察御史鄭景耀以選赴北京其同官故舊相與之厚者皆爲之賀且求予文送之曰景耀始以乙酉科進士擢江西道御史日以廉潔有聲既而改山西道

出按治山東者四年威著惠行山東之民至今稱其能及奉
命燕獄于遼東隱伏必得其情其同列皆以爲莫之及也蓋爲御史者十餘年其識益廣其才益成其所至誠不可量也今被
命以行願一言以著之嗟夫士於平居之時措心積慮皆早論於天下無可紀之行而常有過爲絶人之望欲以欺世而盜名亦何其不思之甚耶景曜蒙被罷擢翹然右獨出益其素所蓄積者如此其宏偉也夫

豈僥倖於茍得者可比哉吾[redacted]嘗患進士之用無顯效於時或者瑣瑣不立反取譏誚於庸俗之人今而得景曜心竊爲之喜景曜其尙勉之
聖天子方將重任焉慎無負士大夫之所素望也

送邵廉使之任江西序

監察御史邵公以九年考績擢江西按察廉使始公以考績上北京御史數人屬予爲文餞之今其之江西也又以屬予言曰江西之故予知之其爲予民者必公之能理也予言之公能理之予又何以嘗其言之藪也夫江西大藩且盛地自匡廬而之庾嶺之東山水之清何如其美也舟車之會商賈之湊居民室屋之繁富仙宮佛宇登覽之臺榭何如其盛也士之誦詩書服禮義者進而蒙被乎
聖恩退而歌咏乎太平之盛化其明周孔之道探六經之緒或見之文章事業或忠節行義著之百世而無愧益又數百年於此矣有以作於前有以承於後未嘗乏也獨今所謂爲之民者皆習之然激之使厭欲弱之食強之恥飢寒顛頓而漠然之未厭若之何

而責畎畝之民之安其分耶夫自古爲民病者多賴此顧受
天子之命而牧民者宜有以處之邵公之賢聞于朝久矣一朝承命而往吾民之病庶其有瘳也哉大抵高位而求下之安其道之難也姑息者常養患猛厲者嘗過之不姑息猛厲而民安焉非邵公其誰歟異時政化修行使強暴者革其貪暴者立禮義之節而民知所愧恥則夫大江之西山川之雄偉與邵公之聲華迹者不朽也吾其待之書以爲之贈

送史參政之任廣東序

國朝之設布政司郎古所謂方伯連帥之任以總領郡牧之政者也內建六卿外設布政之司者十有三內外之政體於是乎分統紀為至於擇賢而任之則天子常自擇六卿使官聯貴且重不敢與聞布政參政之任人則天子或以命之六卿亦不自任其明是以其任至重而任之者常得其人法令法度之施大綱常舉而其小者自無所遺也今年夏史升給事中史壽以選赴北京特拜廣東布政使司參政還至南京其交遊之士皆為賦詩以餞其行而以求予序某始以國子生入翰閣預纂修之任予知之舊矣為人溫厚有和氣小為崎拔險絕之行其中常廉潔無所私曲又為人小心處煩劇綜理密而不紊其材踰於人者衆故一旦拔而任之而人皆以為宜雖然予有以告某也東廣之地為郡者幾為州與縣者又若干海濱之利魚鹽百貨之所產海人貿易颿帆浪舶疾馳於萬里而交於城府之下象犀珠[illegible]之貢歲往來於風濤之中而不已則其勢固不能不使其民奔走於其間也曾惟其民雖更于其土者亦烏能以獨安耶此特其事之一耳其賦斂所需土地所產民力所致有所當供而不繼者又烏能皆出於常經而不疾其民哉然則朝廷簡拔之意誠有在矣非精達於事廉潔無私曲者不能也某之拔而出也人既以為宜其任廣東則又以為未有加于某者予故備道其事序其詩以餞其去

寮洋陳氏族譜序

陳氏之先河南人世仕宋宋南渡陳氏從之為禁兵千戶者四世宋之走閩入廣以訖于亡千戶某皆從之與俱亡不返一子韶方弱冠獨與母徐氏避兵閩之福安山中事定居縣之北鄙曰富春子宗烈又徙縣之西鄙曰寮洋宗烈生顯祖顯祖子四人曰玉曰生曰庚曰道玉之子即今江西按察僉事琦也自韶至今凡五世五世之上一世即千戶從宋亡不返者此其可知者其不可知者不與道也僉事君來京師以求予序昔老泉為蘇氏譜因其可知者而紀

之蕃五世五世之上亦一世而止然自今稱為譜之
法必取之蘇氏蓋以其立法之善紀例之精尊二親
親隆殺之節有宗法之遺意非深於禮者不能故在
當時蘇氏與歐陽氏之譜皆有法皆百世不可易也
今陳氏之世次與蘇氏無異其闕疑謹審不忘之意
又皆有得於蘇氏之遺法於乎世之失其先世之系
者常多矣然必欲旁求強附必不肯如蘇氏五六世
而止及其為譜求其能幾於蘇氏者則未嘗有何其
見之遠耶然則如陳氏之譜有足尚者矣僉事君有

材能方將立功業於時而且留心於其譜如此其知
所重者哉

椿陰書屋詩序

姑蘇姚宗善名其讀書之所曰椿陰書屋既以屬畫
者繪而為圖能詩者又為賦之久之積成卷宗善以
來予序曰敢因以自勗予何以告宗善也宗善今
太子少保奇椿公之子予嘗從公于秘府討論於文
字之際知公特深至以豪傑之見先知之明識今
聖上於潛邸委身效忠卒以成功名垂之後世有不

可掩者公之遭遇於時者可謂至矣及其退然怡情
於道德守仁義之用自信而不可回此又公之性然
也夫乘時以立功者才智之士所可能功成而能以
道自樂雖賢者有所難能也公之所以受知於
聖上者信乎非常人之所可及也哉公既老
上不欲煩以政故公益得以自適謝絕人事玩詩書
以窮道德之微探造化以盡物理之變觀公之意不
獨油然乎物表其亦欲推之以及於人也然而望下
風之士每趑趄而未暇宗善之為子也奉扶履待起

居承候於溫凊之餘耳目聞見所及豈不安然志有
定而業有方者哉培之以待其成養之以俟其化人
生之至幸而可樂者孰有大於此此宗善之所以名
其齋也嗟夫世之學者或負笈千里跋涉於風波道
途之險而又未必能得賢名而師之以遂其所願欲
其視宗善相去甚遠然則士大夫詠歌於宗善者宜
乎其意之厚也宗善尚其勉之哉詩曰式穀似之予
其有望於宗善云既以告之遂為之書

揚氏家乘序

進士廬陵楊嚴集其先世行事之實自幾世祖忠襄公邦乂幾世祖文節公萬里而下之遺像及史傳所書墓碑銘文所紀與夫一時追封褒卹之典合爲一帙而類分之爲若干卷題之曰楊氏家乘以求予序之夫忠襄公始以通判建康受命於倉卒之際能慨然不屈以死文節以侍從舊臣雖致其仕而去而其心未嘗不在朝廷聞韓侂冑之啓邊釁也痛哭上書力詆其姦邪至憤二不食以死二公所處之地與時皆不同而其志節未嘗少異如此於乎人事得失之

際天道存亡之幾係焉然於夫死生變故之頃則惟君子之守可見也悲夫宋之亡也士之氣非不振而沮於邪佞之說者常多君子之公論非不明而遏於小人之勢者常甚確然獨斷之智不由乎上之明而進退予奪之權常移於其下於是時也雖有忠信明智之士亦何以行其道而伸其志也哉反覆乎二公之行事於其死亡之際蓋又可惜也夫君子之大節書之史冊足以爲世之勸戒而於其一言一行之微在後嗣子孫尤當深識而不可忽者此楊氏之後人

所以拳拳於此而不敢失也予少時嘗拜二公之像於鄉校之祠蓋自歐陽文忠公而下皆在焉其後來京師拜于晉將軍卞壼之祠則唯忠襄公配享其中於予拜其像貌心猶凜然有生氣況又讀其行事之詳其能不低佪感激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而喟然嘆息夫當時變故禍亂之相尋何其痛哉二公之後多賢其學問之淵深道德之明偉載之史冊者皆可於此而忝見之嚴蓋忠襄公後世孫也其尊父東平州守治有能名嘗以此屬其二子俾采錄之於是嚴

與其弟某相與訪求搜閱發其舊所藏與今之所得者總若干篇其用心蓋勤矣而其收輯猶未已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楊氏子孫於夫立身行己之道其尚求之於此編思以繼其先世而無忝其家可也

送常熟學生赴春官序

古之士習於道德明教化之大防知廉恥羞媿以有自重之心者皆上之教使然也所謂國師黨正州長以至於大司徒大司樂其教也有素中和聖義孝弟恭遜尚齒尚功之說禮樂詩書之文所以節其適以

發之於中者又非詭詭淺陋溺情於文辞功利者之比也至於簡其不率核易其居屏遠之於郊於遂也猶必有耆老長者習之於禮俾從大司徒周旋升降於獻酬拜起之間以作其志意而俟其薰化自鄉而升之司徒自司徒而升之學謂之賓與者蓋於是有爲歆之禮文將之以恭敬之道其所以黜惡與崇德者蓋如此其備也故其不爲不善非有所強由其習於善者之深也其不爲不義非有所與由其習於義者之固也今之士始之一以教之二詳其學非不成

也抱其能者之有司拿什百而得一二擇之非不精也於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道非不深求而力究也於夫廉耻羞媿之心非不知所以自持也然而以之立教以之修政求其守之固而不奪於外者常少焉豈所謂勸懲之典未至所謂黜惡與崇德者未盡耶豈習於末者重且周而操夫本者輕且畧耶何爲其異乎古之士也則凡任之治教者亦當深致其思矣乎進士傅玉良爲當塗知縣勸學教民之意蓋切切焉今年秋其學生舉於鄉而獲選者凡幾人將上之春官玉良來南京爲求予爲文以贈之予知玉良之用意有以然也昔常袞爲福建觀察其民有能文詞者親與爲賓主之禮而閩人翕然皆化玉良之心其亦若是也歟其所以重之者亦將使之自重也歟於乎今之爲令者有能用心於其民如玉良者乎予既嘉玉良所爲而又有望於今之士子也故爲之言

哀王處士詩序

安成王處士士修年四十九而殁殁十有八年其子

彦登進士第爲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以諸公哀悼處士之作丐予文序之予讀之而後知處士之賢其殁已久其名益著其施澤在人雖久而人不忘也然而處士善修于身德及其家施予惠鄉在其鄉之人其家與其鄉之人固宜有所不忘今之於處士者時相久地相遠又未嘗接其顏色有歡然相好之情而爲之悲悼傷痛至形諸言者其故何哉夫人之言發乎情惟好之積係焉如其言有所溺而非其公而或未嘗接其人蔑焉無平生之雅則其言之出而有以合

乎天下之公而得乎情之正處士有君子之行而施于傳澤不流其名又不大著彼君子常存夫善善惡惡之心恐其泯泯與將而俱化思有以揚之而爲之言則固無所係於情而能當乎理之公也昔衛人之悲二子秦人之哀三良皆形諸咏歎不忘彼二子與三良者豈有一旦匯然之澤以必結其人之心者乎顧其志有可悲其死有可惜其國人相與悲哀之發乎其情自有不能已者也然則今之所以哀夫處士其必有發乎情而不可已者乎

送大尹顏君復任四會序

四會在廣海之間地瘠而僻其民秀而文其俗尚禮義喜廉潔鄙貪詐而於夫是非之際往往好扶夫賢不肖者之得失以自矜其意甚則憤厭相持有不可平之氣士之人苟不能正身以得其情鮮有不至於敗者故其俗號難治往年予爲之令而畏之居數月得其情爲之任意而飭乎法於是其民嘗挾法以自葆者亦皆相與變其所爲予不从而去有爭相乞留者數十人予媿焉因自嘆息夫去之之速不得見其終果何如也距今十五年而顏君大和以進士選爲之令凡兩考於天官者皆以能職聞其民愛之甚於愛予聞大和治之之道又大槩與予不異予由是益知其民不難治顧治之者未嘗盡其理也大抵廣海之民非有異乎鄒魯之民也使爲治者皆肆其貪詐之心放其頗僻之行予奪是非失其性則雖益威以臨之峻其法以繩之雖鄒魯之民鮮有不怨者使正直其行平易其所爲予奪是非得其情雖廣海之民未嘗不可治也太和閩之龍溪人來

京師問予曩之所以治其民者何如其道也予無以應之既而其友之仕於
朝者相率賦詩餞其去因翰林編修李君子因求予言遂爲序其詩太和之去也其尚以予言而觀之於其民耶

瀛洲別趣圖詩序

瀛洲別趣圖詩序爲翰林典籍鄭叔美先生作也叔美以九年考績上北京今右春坊中允吳乎仲先生與中書舍人某數人即圖賦詩餞之又爲篆書四大

字以屬予序按瀛洲世傳海上三神山者此其一也
人未嘗到以爲皆仙者居之翰林所謂玉堂之署者
天子以時文學侍從之臣其地之清峻逈與瀛洲無
異者蓋自唐初置弘文館學士當時被其選者人謂
之登瀛洲其來久矣夫以翰林之臣優游中秘仰清
光而聆玉音誠千載一時之遇謂之登瀛洲者誠非
過言也顧處之者其人何如耳浦江之鄭氏世多篤
行修潔之士闔門而爨者十三世世謂之義門叔美
於禮義之道生於其性習于其家行之于其躬者不

勞而安其在翰林職卑而務甚簡所掌中禁之書上
自大古下訖近代九州四海之外天經地緯陰陽鬼
神之文靡不畢備時披覽其中如入寶藏而玩奇貨
至於胸眼清勝之極凡百務之紛然者嘗感然莫與
之干則所謂仙者之居豈有過於此耶叔美嘗析
然以此自快而與之友者亦嘗私竊爲之喜於乎彼
汩於世故憂情得失者雖處可樂如在憂虞使人之
心常如在憂虞則雖衆之以冷風載之以浮雲如遂
象块而遺混淪苟能徜徉自適其情如叔美者人因

室之以爲仙矣然則圖之所擬以況夫叔美之行者
其亦有意也哉因爲之序叔美所交如中允諸公亦
皆脫略徽纆逍外世俗者也其爲詩總若干首

叟氏族譜序

交阯之叟氏其上世本會稽人漢建和中方爲交州
大守有威惠歿而其民祀之號曰惠公既而賈琮李
進繼爲州刺史公之子讓佐之讓遷日南大守翁鎮
佐之皆有治績民歌頌刻石於惠公之祠自是叟氏
之後世家於其土五代之初曰廣曰淵曰齊分居三

江當李氏時叟氏以文學顯者盖衆曰傘曰熹母杜
氏盲傘熹刲臂割乳百計禱之不愈則相與禱于惠
公之祠約不愈卽兄弟各刲一目以禱母目爲之復
明母歿兄弟廬墓側三年熹獨留不去居十五年而
歿有慈烏來集獺致魚以祭李氏褒顯之甚備繼李
氏而王者陳氏篡陳氏者黎氏也
上之遣兵平黎氏既郡縣其地熹之曾孫時中首蒙
拔擢爲翰林典籍承乏十五年春時中因出家譜求
予書之於乎交阯之民阻於遐遠不得沾被王者之

化凡五百餘年至今而復得見中國禮義之盛將中
又蒙　恩眷登于禁從不責以官守之事而優游乎
儒者之場
上之德及於遠者何其至哉交阯既自放於夷狄其
致治得失賢士大夫忠臣孝子之行皆不復聚見於
大史予嘗惜之因將中之請特爲著其先世之烈而
尤拳拳於其曾大父孝行之事者皆以其遠人而能
此哉以將中能遭遇於時得以其事託於中國賢士
大夫文字之間將不復湮沒無聞矣異時夔氏之後

人讀予之文得不爲之感哉

楊先生壽七十詩序

泰和楊仲基先生今翰林學士楊君士奇從兄也先
生嘗至　京師與其弟學士君相慰劳甚洽諸賢士
大夫見者亦忻然以喜去則賦詩送之都門之外而
今不一至者數年矣蒼顏白髮邈乎其不可及學士
君每念之諸賢士亦慨然想見其情闊其年今甫七
十遂相與賦詩以爲之壽夫愛先生傾其壽又重之
以詩皆情之至也予於先生尤親且厚不可無一言

因告之學士君爲序其詩考之禮凡七十曰老
蓋人之生至於是精力憊矣筋骸倦矣不可強以事
故仕官則致其政事以逸
君上在家則傳家事于其子孫今之仕倦而歸者或
有所未暇矣傳其事于家有子孫之賢獨得以自恣
而逸其老如先生者又何可得耶先生剛毅方正持
其行之堅自少至於老不變雖貧富貴賤不以易其
所守鄉閭之子弟仰而畏之不敢以放二王之養老
也皆引年益以老者之衆非賢不可皆養故引戶技

年以求其可養者如先生者豈不在引年之典耶夫
養與不養有不暇論今學士君典司
綸命職任俱崇古所謂三命者不齒于族推七十年
不敢先今先生年七十而有弟之賢如學士君者相
與周旋而不敢先此其樂又豈常人所能及耶是皆
可爲先生賀惜乎予去之遠不得舉觴引滿以爲先
生壽遂爲序其詩

竹間堂詩後序

廣陵張君思忠於郡城東種竹而爲堂其間名之曰

竹間蓋去城邑纔踰步而幽爽森寂如長山大谷烟霞之接曠然若無窮焉其外見江流東注而隆然起江中者白鷺洲也洲之外天王華蓋青原螺浦諸山蒼翠秀發蓋一郡之勝名于四方者而自竹間之堂覩之為尤勝也堂之中無長物焉惟古書名畫而已嘗與客過之或引觴而酌投琴而彈或徙倚徘徊聽風泉爲籟不知日之既夕也而君於酧接之際蓋勤不懈顧而覩其了翁泊然無有怠者賓客或見其然也皆相顧而愕而或淋漓酣放逸乎禮度者皆自歛而不敢縱唉夫此其堂之勝又豈獨在於山川竹樹而已哉古之好竹者晉人爲甚而縱逸於禮法之外者亦晉人甚焉君子蓋有所不取其以竹自比於學問德業之際唯衛武公淇澳之詩唯然故夫子錄之以垂教萬世君誠有得於此邪况其於羣物之頃而比德於竹者有在焉因又以知一時咏歎之者未必不有取於淇澳之遺意也是宜存而著之以俟夫觀者擇焉

張氏東亭十景詩序

廬陵城東北螺川鷺渚之間山川之秀爲一郡最勝一時騷人墨客與夫佚遊之士過之而低徊終日有不能去者而况昔之賢豪風聲氣烈之無窮其遺蹤往蹟可慨者猶多存焉至於仙翁釋子之居與龍蛇之宮雜處其間綠樹楩楠之植佳花異卉深翳叢茂亦足寄傲以適休暇然而遊遨之士或拘憂攝慮思或負

天子之簡書則雖過之而於登覽之樂有所未暇者矣獨張君思恒居其地以擅有其勝者久矣蓋遭逢盛時雖閒居獨處而有超然拔出之想清時暇日與賓客故人翱翔觀覽而豈徒宣其佚暢其和哉地之奇勝因而弗彰者有由是而著焉故思恒既繪爲圖又分爲十景與能詩者歌咏之又大書東亭以扁揭于其所居樓中樓甚高登樓望十景而讀其詩甚可壯也嗟夫宇宙間奇勝卒泯滅而不遇思恒其人者其可惜也哉予之上京師過思恒欲訪十景者而未暇將別爲序其詩云

東昌志後序

東昌地橫縱不十里而有爲之志者雖出一時好事然而先正之遺跡如蘇內翰黃大史周益公歐陽秘書高風偉節之不泯者或因是而著焉而豈徒然也過者得而讀之或想見其人思慕興起其於教化補益豈小哉世之名邦大郡或雖海隅邊徼豪傑功業紀錄所不及者皆泯滅無聞良可惜也東昌雖蕞爾僻陋見於紀錄如此則亦烏可小之也編輯訪求爲之志者里之士曾君未成而卒繼爲之者其子曾子魯博雅多學得於其家益公有讀書臺在其居近累世保護使不毀者曾氏也而又爲是書以著不朽皆可喜者故爲序其後云

廬陵胡氏族譜序

胡氏之先自有虞閼父爲周武王陶正封其子嬀滿爲陳胡公配以大姬遂命之氏歷秦漢至吳有諱質者累秩護國將軍荆州刺史蜀建興中居江夏從册陽尋徙袁之宜春又七世曰盛宋乾德中自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殿中侍御史由宜春徙廬陵之鄒城鄒城之有胡氏始此建炎末知邵武縣事諱百順者藏中名裁世孫也屬其時境有譴乃別居郡城之北百順於忠簡公爲從子又三世曰耕樂有篤行其母夫人張氏年二十孀居守節以終歐陽異齋書爲銘其墓蓋遷自鄒城殆二百年于此矣方其盛時一門顯者名聲赫然以秦檜厭訟之機上下屏氣而忠簡公上書乞斬其首天下聞之稟稟懾之以剛簡之定而吾郡忠節遂有光於萬世及其久也女婦生長閨門猶知以貞信自守而偉傑之才知名當世者比比本之大者其末必茂所謂連抱之木不生

於步仞之丘千金之子不產於三家之市者吾於是乎信其言之然也邵武耕樂之五世孫恭愼好學知重本以親親來　京師以其譜求予序予既考覽其世次遷徙之詳又得其先世所錄遺文讀之信其譜之不謬而故家文獻有足徵者故爲之言

壽陳賛善母七十詩序

惟古名賢才士行成而德修往往自其母之賢見之傳記多矣然而及其母既耄之年親見其子遭遇主知從容忠孝之間志以爲養而　爵祿隨之公義至

矣而私情欲為則其遐齡盛福安富尊榮之樂何以
加之哉今右春坊贊善陳君伯載其弟叔達頃以吏
部侍郎攝征南行軍司馬王師所至交阯既平遂以
銓衡之重便宜鎮靖邊陲者八年矣蓋其勳甚偉而贊
善君問學尤宏博強記始自布衣薦入秘閣總裁
永樂大典天下之士預在館者常二千餘人皆推君
為能李拜贊善與
太子少師姚公監修成書者君之勤勞為多君昆弟
既貴顯于朝益恪畏忠盡其所為足以稱服當時故

其大夫人甚喜板輿之至京師也京師之人皆為二
君榮之君所家常州之武進大夫人之還也其鄉之
人又皆以為武進之榮大夫人年既七十康強不衰
永樂癸巳之冬十月適其始生之辰其季子叔達未
仕而留於家者以書來白其兄於是秘閣及春坊之
士凡與贊善君遊者皆賦詩以為大夫人壽因以屬
予序夫愛其人者頌其壽古之道也況故人之母耶
宦於慶有所未暇則稱頌祈禱形於咏歌亦其情之
至有不可已者魯詩人之頌魯公曰令妻以及其壽
母至以三壽作朋願之則其來也尚矣是詩之作其
有不得於魯詩人之遺意也哉宋陳堯咨蔡君謨兄
弟皆及其母之存而顯者當時士大夫紀述其事至
今尤以為美況贊善君兄弟之賢大夫人之盛福自
足以使人欣喜而稱道者哉是宜著而存之以垂之
永久若夫大平盛際為臣子者得涵濡
聖澤以遂其私情其又可不因是以識其幸幸於萬
一者哉

廬陵北溪劉氏族譜序

劉氏居廬陵北溪者本漢長沙定王發之後徙自湖
南之豐陵舊譜所紀幾三百年矣宋元之際其族最
盛諸老皆風流儒雅仕於朝者雖卑官皆有廉節子
弟亦服習詩書其居室臺池花木之植極一時之盛
麗故其時名勝遨遊之士道廬陵者往往之北溪而
不去自喪亂來居室盡燬諸老亦淪沒迨盡曰季弘
者贅吾邑傑溪之郭氏久而不得歸其子孟璜既長
始銳志還故居訪諸父求先世文字得遺譜可知者
僅數世而其完譜之失久矣孟璜深惜求之不已乃

歟其不可知因其可知者而修輯之自孟璜而上凡九世其先世有以其子儕於父者今皆正之孟璜來京師以譜予序嗟夫孟璜可謂得修譜之法矣夫譜所以别親疎辨尊卑之等其本常同而其分不可混也其統宗合族之意油然無間而小大之節上下之序不可紊也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孔子譏之久矣劉氏先世雖狃於當時之習俗而其失豈小哉孟璜之爲譜乃一舉而正之其正名分之意凛乎甚嚴而重本尊親之道亦於是乎盡矣非其學之至識之明烏

足以及此哉其譜之善蓋不言可知矣因爲之序

送許鳴時詩序

中書舍人許君鳴鶴扈從于北京其弟鳴時來省之踰年而歸中書舍人厖君振𢑴與之有風好既爲詩以餞其去又求予文序焉鳴時年壯而質美温恭孝友方孜孜學爲文辭以事進取其氣鋭然而自江以西行數千里至於燕薊得以仰觀
天子兩都之盛美遇山川之勝登高而賦之其亦壯矣哉昔之人以謂不讀書萬卷不行地萬里不可不

求之杜少陵之作豈以其學問之富周覧涉歴窮極夫人情物理變化之由有以奮發其志意其言之工自足以垂不朽故遊於溝溪之小者不足與論洞庭之廣安於培塿之卑者不足與言泰華之高其所見之小者不足與言其大者也今鳴時外有以擴其見聞内有以充其智慮其所得將浩乎其自富邪抑欿乎其猶未足也其形諸言者將沛然其有餘也抑悱然其猶有未達邪夫君子之學不可以自怠苟進而不止則其所造也必深吾觀鳴時慨然懷不足之心

其歸將閉戸讀書以求至於古之學者則其將來何可測耶予與鳴鶴交愛鳴時之深故言之欲振發其氣鳴時其勉焉異日學之成與計偕而來予與鳴鶴皆有望也

送王典籍還南京序

金華王君文英居翰林爲典籍者九載以考績援例當加陞擢屬其時
聖上廵狩北京君以疾不果赴久之予以外艱服闋至 京師而君疾亦愈約與偕行君時雖老善清談

而雅譚意謂道途足以相樂矣及辭青宮以行予忽被命留君且先往心不能不悵然已而予復得旨追行而至君先已至北京矣既至援屋而居朝夕往還者凡三閱月遂俱復其職如故於是心竊自喜以謂不得於前者於今當得遂之也尋而予又留弗果去君又獨行因慨然嘆曰人生聚散豈亦有數然哉何相乖背如是耶由是而知凡人事得失變故之機出於俄忽有不可逆料者皆如是也而或者以其

智慮之末揣摩窺測欲取必於茫茫之中者其亦惑矣雖然予之不得與君偕也而君之來有以觀覽夫山川之勝於夫風濤雲霞浩渺出沒之際皆得形之於咏歌且其以既老之年復優游於清禁以沐聖上無窮之恩其爲樂又可勝道耶獨予於君之厚不能無慨於往來之際故於其行也交游皆贈以詩而予爲之序

雅南集序

詩以道性情而得夫性情之正者當必也三百篇風雅之盛足以見王者之澤及其變也王澤微矣然其憂悲歡娛哀怨之發咏歌之際尤能使人動盪感激豈非其澤入人之深者久猶未泯耶自漢魏以降其體屢變其音節去古益遠至唐作者尤盛然皆有得乎此而後能深於詩也三山陳思孝以其先君江山令仲進所爲雅南集一編求予言其溫厚和平之音褒美諷刺之際抑揚感慨反覆曲折而皆不過乎節讀之有可愛者仲進之所以能此者誠有得於古作者之意哉然仲進嘗爲宜陽韓城二縣丞終於江山

其有善政則其可稱者又不在於詩也惜其政之所施者狹獨於詩深矣思孝嘗爲羅田浮梁二縣丞能世其家以善稱篆入翰林因與予交故爲之書

林氏族譜序

林氏之先系出殷王子比干之後比干諫而死夫人方娠懼而逃於長林石室之間已而生子及武王之克殷也求比干後得所生子封之以其誕於林中石上也賜之姓林氏名之曰堅此林氏得姓之始也歷漢太子太傅尊二以尚書論石渠始居濟南晉永嘉

之亂黃門侍郎穎從中宗南渡穎二子曰愍爲下邳太守林氏居下邳者皆愍之後也曰祿自散騎中常侍遷合浦郡太守改晉安因家焉至唐林氏在晉安者尤盛高士廉等承詔定正天下氏族凡九十八家林氏首稱於晉安所謂林黃陳鄭是也其後裔蕃衍散處旁郡多林氏蓋皆祿之後祿十五世曰饒州大守寵二子披二子九人同時爲州刺史者八人曰端州刺史葦始居莆田之前埭號前埭林家者葦之裔也葦十八世曰黃二子曰鉅曰伯林曰國華今譜自

黃而上既總爲圖以統其世次自鉅三人而下生齒既多又別爲圖者三而於先世出處踐履言行生卒之際則以世傳著於圖之後其論錯本末此爲較著其爲譜則因唐之舊而增續之無有所易故方之歐陽氏蘇氏二家之譜編集分合又自有義例不相同也國華幾世孫崇璧以屬予序之崇璧以永樂丙戌進士及第入翰林爲修撰奉選侍講方以文章顯名于時而其用心不屑屑於聲利於敦宗重本孝弟友愛油然不匱如此世徒慕其文於其行未盡知也然自其諸父昆弟爲當世名官者其衆又不獨崇璧一人獨予知崇璧之深也崇璧既同被
命來北京朝夕往還因得觀其譜知其先世之顯庸光昭而又有如崇璧者皆克世其家乃掇其世次源流以爲之序云

贈醫士湯孟祖序

古者王之醫師屬于天官歲終考其高下賢否其任不輕其責故不苟也又上世仕多世祿得及其子孫故講習有素而志慮專精雖人之一身情欲勞佚之

所拂而暑寒之相遭有觸乎內外者其變無窮而世有良醫師者得而治之也如探物於囊引手可得故雖疾且殆而人得以順受乎正者其扶持救護養生之道有以使之然也自夫世降而道消事之不逮于古者豈徒醫之一事人之不得其生以全其天者亦多矣其可悲也問豐城湯孟祖氏以善醫選爲大醫院醫士蓋自其先大父梧溪先生暨父橘泉居士皆讀書明道理而以醫擅名一方故其識有所授受其取信於人非一日也其來北京也御史張君思壽

偶抱疾屢數醫弗愈御史吳君叔潤與孟祖居同里以其名告張君張君得孟祖治之疾遂愈張君於是介吳君求予文謝之予固有感夫世之爲醫者大醫之書浩繁而隱微有難言極與之言雖目濡耳染終其身有非口舌所能盡者而況以無所授受之說剽剟膚淺之見以誇詐眩惑而獲利于人如此而人之疾幾何其不危且殆哉以予之多病也思見夫古之醫師而不得也固有如孟祖無忝於古之醫師也孟祖既得列于大醫或有以課其高下賢否其有徵於

吾言也夫

李氏兄弟倡和詩序

安成李時傑先生示其弟時勉詩二首時勉既和其兄之詩同時交遊之士在翰林者又相屬而和之積爲卷以屬予序之予與先生居同郡知先生孝友著于家邦而時勉亦以早失其父也事先生尤盡恭愛及時勉取科第來　京師與二十八人者同選入秘閣讀書爲古文辭恩遇既隆名聲大著於是人益知先生有弟之能賢也永樂七年秋時勉蒙恩召赴北京既行以書報先生先生得書雖甚喜其弟之能遇先華也然以其去之遠也不能無感於中蓋亦人之情也故其候問殷勤非徒憂其單居遠寓恐其有索寞無聊之況至於寒暑風霜之變人事交際之微皆爲之逆料過計至又爲歌詩以申道其思慕慨嘆其情至性纏綿往復讀之雖隔萬里而油然見其肺腑不盡之情惻然有閔閔無窮之感此其愛之深者故其發之于言者有不能淺也而其同時相和者後有以道達其情志諷而誦之信乎其可以興也夫

自三代之盛教化行矣然風雅之作如脊令塤篪之咏相好相翕之語丁寧懇切孔子皆存而著之以垂訓萬世而況去古既遠大道淪散之後世有篤倫誼如先生者於其詩之作獨何可廢哉惜世無孔子者其言不足以重之也然先生之志無所慕于世惟以其道教于鄉〻之子弟服其教〻久〻則無不化者他日學文之士出於其鄉者又聞先生之風而作者歟

彭氏族譜序

彭氏之先居清江自宋寶謨閣學士龜年以僞學黨

貶安福丞其孫沂居安福之葛洲遂世爲安福人譜之作自贅讓君而下其上系者于清江而有未暇考考者歷世變故恐所譜之非實徒混而失真故譜之而不敢妄有所增也譜之例一倣歐陽氏小宗之制每五世別而爲圖二之後又掛爲各世小傳以著其行事始終之槩其有功德顯著如贅讓君者史氏旣有傳則抄附於圖之次或在當時得爲銘誌者亦以類附焉蓋自其十世孫敬宗之所修集而其子敷詢今始著爲完譜也敷詢之來北京因其友翰林庶吉

士李君時勉以謁予序之予旣愛敷詢能謹其譜而其纂次條理又整密而有法以克成其父之志其用心益實矣至于贅讓君講道于朱張二夫子之門列仕于朝爲世名臣而當時指爲僞學例見貶奪後世蓋自有公論矣斯不必較也獨欽慕夫先賢之有後使凡世之學者聞之篤於信道而不惑於邪論之不勝而在其子孫又當知所勉也因以敘其譜

贈周主事考滿序

士之抱所長病未有知之者然而高才豪傑之士知之亦未易也况夫學問政事難以兩能二之士以有餘焉則其才識之過人智慮之卓絕必有甚高而不可及者矣錢唐周宗武始以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時修永樂大典天下文學之士抱藝效能奮其志以精於事者蓋雲集於秘書凡博聞多識之士與其交之厚者皆稱其能及其去爲主事于兵部奉其職往還兩京兩京之士矜其材而羨其藝者日旁午於前同其探賾擢營於其間碑志畢力於其事亦難矣然凡與之交而洽者又皆稱之如在翰林夫其稱於兵

部者以其政稱於翰林者以其學兼兩者之能而皆以有餘焉則其才識之過人智慮之卓絕者固未易以及耶嗟夫今之士於學問之道及人之深求其能究乎中以達乎外者無有也豈所謂豪傑之士固難於知抑抱其所長者誠不欲人之知耶何所見之少也其在兵部凡兩考於天官皆以能稱聞於是其友中書舍人某與凡所交之厚者數人因其考績之際相與賦詩美之而以求予敘予不足以知其然知其者不必予也名者實之符而爵祿之所以歸見所以

見知於人者之衆如此耶爲之言以俟其將來共其
勉之哉

送部御史序

方今百司之任於御史尤難稱事考法歷度以求其
姦遏情慮沉不突其意一任以文而無違法爲者此
其事固嫌者有所未暇慮深而測微　覩近而思遠
略其迹而原其情而其文而持之以道德仁義之意
此又文法吏所不能也二者嘗並用亦嘗相皆然於
風紀之任得失之際則判然有不可掩者哉

聖上深知其然始詔任御史必以文儒起自刀筆者
皆罷不用自是居其職者益自知貴重以名節相高
蘭溪部以先氏進士之賢者也其尊甫字拙先生嘗
讀書散峯之下所以教以先者皆爲賢之道以先既
舉進士又業
聖恩俾歸榮於鄉以成其德業由是其學益進爲御
史者幾十年論議設施舉措之際皆因其學而推之
故其所爲有非文法吏可及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嘗
長官熟議能署之者衆推以先又嘗按事廣東河南

[illegible]風數所至必宣上化歸有所論奏其言必行以先
蓋不獨賢進士又御史之賢者也夫君子之學自格
物至於修身其大者既盡其小者亦未嘗遺也彼操
弄簡牘棲棲於簿書勾稽之微夫何[illegible]足道者然則
使士於今皆若以先其誰敢議吾儒者之用哉以先
考績上北京御史某求予文送之因爲之言以先尚
益勉之以無忝其成可也

一樂堂詩序

毛君三綱予鄉人也其二親既康強無恙其弟三巳

亦僅二循禮知學行三綱樂之於是取孟子三樂之
語以已之有其一也名其堂曰一樂來
京師能詩者皆爲歌咏之三綱以屬予序夫父子兄
弟之樂人之所深願而得之於天者有不可必也而
或得之也又不[illegible]知所以樂至於鬩墻而誶語此又
家之可悲痛者也三綱家多良田課僮奴力耕歲收
粟千斛果蔬連畦谿谷連於牛羊之畜盈谷遂於川
泳於渚睒然湖角之思鄉樹有林阻微然山川之樂
吉林茂芬出乎中償者不必水陸之珍而子弟賓客

升堂非處相與舉觴而上壽故人知己或歌呼而咲傲倪意而任情者皆相忘於物外世表此皆可樂也而三綱意不在是者豈不以人之所能至力之所可爲者舉非其情之乎而獨得之于天者乃爲深慰至幸則其樂可勝道者哉夫人之所能至力之所可爲者其不以爲樂則雖是而求其用心雖富貴華貧賤有不足易其志者矣此君子學道者之所難而孟子所謂仰不愧俯不怍者在是也三綱知以此自力其樂又如何也三綱之尊父樵雪居士予嘗見之京師豪飲狂吟談詩不輟尤好蓄名畫古書遨遊江湖則載置舟中觀其所喜好其襟度蓋可見矣予宦游去家十五年見閭里故舊真如空谷足音況有如三綱父子之賢者哉故喜爲之序詩凡若干首

壽菊詩序

世固有不資生而壽不粒食而腴草木之生有不根而植不培而榮者此皆理之不可致詰者也其亦萃陰陽之精氣挹天地之至和以致其神奇者固有異于常類耶世所謂神仙者不可必其有無使有之迨亦若此而已然予終不能無疑于心也今年秋九月修撰王君行儉于秘閣得菊一枝于中書舍人許君鳴鶴秘閣無菊行儉因不忍棄漫以楮漬水以潤但其所剪處置之座間累數日所漬水乾而不敗既而上往狩于郊鎖閤者兩旬　駕還而後入視之則穠艷芳馥如始折時而凡植于土者反枯然憔悴矣凡是見者皆駭訝其未嘗有也予然後信夫物之不根而植不培而榮與夫不養生而壽不粒食而腴者誠然乎有也而世所謂仙者亦未必無之特偶未之見耳行儉因名之曰壽菊且相與賦詩以屬予序予聞南陽甘谷人飲菊潭之水壽百數十歲又有康生者嘗服菊仙去菊之能壽人世嘗信之以此然於夫菊之自壽有如今之所見者則世或未必知也豈草木

金石足以輔養于人者亦取其質性之堅久不敗故耶是雖物之至微而理有當辨者或又曰凡物有先幾以兆祥者行儉之尊父瓊州公年幾八十尚康强無恙容色郁然今秩滿將來　京師此其兆爲公壽之徵無疑也行儉聞益大喜夫見其親之晚節光榮而又壽考不衰如之何不喜也蓋行儉孝友忠信人也感于已而物應之豈虚也哉遂爲之序復繫之以詩

奇能秪自妍江梅尚粲如剪折豈本性艷彩恒弗渝矜一一玉堂署深二寒夜餘二英久逾馥柔莖尚未枯

謂無土膏潤豈有雨露濡葆沖抱其和自然生意敷有如丹丘仙絕粒形更腴翩風雨百卉舊種日就蕪念予得佳說使我形神舒諦彼人生道毋乃茲同符永言保殊操此意與之俱

送陳正言會試序

嘗聞陳氏家傳中記陳氏進士題名歷宋元至今四百餘年凡六十餘人其中以功業行義顯者甚衆若潭州司理盡與其弟國子監簿皆登進士第蓋正言之七世祖也皆歷官至浙西參師丞相文信公登第時參師公寔預其士故丞相擁麾南上公方休老于家丞相即其家拜焉且爲改創其居今正言所居其故址也　國朝之盛正言之伯父碩學先生士瞻舉于壬子之歲叔父士啓舉甲申進士爲禮部儀制郎中今正言又舉于鄉矣何其盛也夫鄉邦以科第顯者陳氏最盛而在于正言本宗盛者又如此其若則凡以科第之榮爲正言相誇道侈美者皆不足道也夫士遭遇明時固將立名以顯當世况正言承累葉之緒餘繼前人之世業學甚富行甚篤材器高大

而闓望日著則所以世其家而光顯其前聞人者有在矣夫豈以科目之榮美自多乎哉以科目榮美自多亦非正言意也予于陳氏有世好又嘗與郎中君同預修書秘閣故于正言之行有以規之焉有爲詩歌以餞正言者因書以序其首

送郭公緒赴陝西僉事序

公緒以進士選爲陝西按察僉事凡交游之厚者皆爲詩餞其去而以屬予言公緒予故人予也那之尤序于其去可無一言哉夫憲臺所以糾察百僚其任

至重非素明于道而知大體者不能勝其任彼武胄
于法令輕重出入明析常盡乎其微乎于屬使之際
承順敎給動中乎所欲自常情視之誠有可快者然
而　聖上簡拔之重固不在是誠以明于道而知大
體者惟進士其所素學也　上之意如此非徒以重
慰薦其于進士之重也亦至矣進士于此其可不振
耀拔出思所以副　皇上眷注之情哉夫學之明于
道所以應事也造于道者不宏且深則應于事者不
精以博如此者豈獨不足于風紀之任其于凡天下

之任舉不可也公緒氣節高邁渾渾乎公卿大夫之
間將獨出于等夷而未可知又自其諸父任風紀敎
化之責者率一門數人所謂素明于道而知大體者
非公緒其誰哉于道而造之必宏以深于事而處之
必精以博公緒其必有以副　皇上眷注之厚矣以
此望于公緒非獨予之情爲然凡交友之情皆然也

贈段舍人赴都司教練序

自古世雖極治而武備不可以或弛也兵不必多而
將不可以不精也兵之用在乎將而將之能否在乎
教之有素練之有方也當夫海岳晏然一塵不驚敦
尚乎文德而無復留心于武事兵不識伍將不識兵
有備與無備等耳夫豈知文武並用之爲良圖而兵
食非不得已則不可以去乎此賈大傅所以嘆息而
由臣源獨識其不可也方今　聖天子在位日所出
入靡不恬晏迨三十年民不見干戈然良將勁卒有
增而無減練兵敎士日講而弗輟立爲定制使諸守
禦各遣子弟以時聽教于都衛第其高下而課最之
別其能否以激勸之文事武備之兼舉不忘如此也

今年夏吉之鎮禦千戶段公之子廣將聽練于江西
都衛予表弟楊相時爲郡庠弟子員務與廣交遊于
其行謁予序之予聞段侯威而不苛廉而公廣也質
而壯和而不狎孝友而謙卑是故士大夫與江右之
良師必以侯爲是語群帥之子弟必以廣爲賢江右
一大都會也廣之往也非大藩之守將友群府之俊
又訪江山之勝槩而論往昔之所以勝負並識其見
聞增其所未及則非徒行間之豪傑加重而相許將
見幄中之元老或改容而稱賞也尚庶乎勉于忠義

思他日策勲業于燕然而圖形青于麟閣下無忝爾
父之勤上無負
皇上世祿武臣之美意也坐作擊刺之法蓋餘事耳

秋江送别圖序

余友劉添玄自弱冠遊燕趙縱觀都邑之巨麗暨壯東遊洛陽北踰河西入潼關度大行磐谷歷覽山川之勝人物之盛風土之異宜習俗之美惡以至于草木鳥獸昆虫魚鼈凡百寳玩瑰奇與夫平昔之所未嘗見聞者嘗在剪燭並坐語刺刺不休余雖未及遊

遊四方因添玄之言恍然若親歷之也前年入長沙去年遊京師今年秋復有長沙之行其同里蕭仕信爲繪秋江送别圖而屬予序焉余觀夫滸江水冷下見沙石漁歌中流鴻飛數點當此之時能不愴焉于懷者幾希而添玄方油然駕扁舟援臂西風帆如奔馬欣然曾何别離之想蓋由其平昔往來之熟習次軒豁襟懷倜儻以四海爲鄉邑舟楫爲室廬雖千里猶庭除也向使添玄拘拘于一邑之内一丘壑之間固有不堪其繫縛者而何能如是古人有以不讀書萬卷不行地千里爲憾若添玄之見聞識趣豈特行地千里而已哉慶守郭先生職教漢陽鄉之先達也添玄往見焉其告之曰昔張翰居江東見秋風起而有思歸之嘆今子于秋江之上而有達遊之樂所遇或異人情則同先生其謂何如

贈曾子敏序

洪武二十六年
皇帝命使臣趨揚于吉贛袁臨諸郡是年秋九月使臣至自贛遂即公館集諸生試以藝就試者二十人

咸中式使者大喜曰江右爲士之淵藪觀于吉之西昌信然矣廼命諸生舉學與行俱美可司訓廸者各一人膺與邑庠友蕭善本因與論所協首舉里之曾子敏以進子敏辭弗獲廼就聘于贛之石城今年夏六月赴京師就試于翰林得假暫遂歸自京師過于家胄監生劉子敏適以省親至家相率賦詩爲贈仍屬予序之予維吉與贛鄰郡相去非甚遠也民之習俗同也士大夫之出處同也衣冠語言威儀動靜亦同也惟科第文學吉視贛爲優然而其中爲功名事

業者頓與吉文並驅也文(藝)末也而頓毋屈於吉者何哉非其材之不足也非其質之弗倖也有賢父兄賢子弟而或者無良師友故也予敏其往哉天之生材有不齊而因其材以教之也無二道教至焉則不齊者可齊也吉與頓之士向相遠之有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況子敏質美而行確志銳而學勤忠節之裔而詩書科第之後也其爲教之具素有矣尚庶乎積之以誠鎮其躁而消其邪養其中和則心通理達不待外求而文章自有可觀將見董生之偉焉融之媛顯二昂二之士與玉虹翠浪增聲價無有窮已也尚其拭目以觀

贈劉氏二生序

京師天下之本也本固則邦寧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自古創業安邦之君思有以聳其民必先固其本若漢之高文徙齊楚豪傑于京師是已夫高文豈襲秦之舊轍哉爲天下久長之慮固宜爾也方今聖天子宵衣旰食不遑寧處惟安天下民是慮迺洪武二十四年詔民之富者得徙居于京師俾日營生

業展京師寔而天下安夫　聖天子亦豈暇求漢高文之能制哉事有當然適與之符也今下吾邑之劉孫詳在富民列將行其子允住暨厥姪允誠代之往二子嘗從予舅氏游資質皆端美將別于予是告之曰　帝王之都佳麗之地也有宮闕城池之壯宗社百官之富府庫甲兵之殷盛以至于四方貢獻奇貨玩寶罔不輻輳此蘇子由之少年時所以欲求天下之奇聞壯觀至京師而後知天下之巨麗又京師首善之地萬國之表制作之示于天下必由內以達外教化之漸被于四方必自近以及遠此彭汝礪所以嘗論四方之人其語言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爲鄙二子居首善之地而能爲首善之人俾其所見廣其胸臆不亦快乎子由以文章雄一時而汝礪亦宋熙寧賢御史苟觀京師無如穎子由善論京師無如彭汝礪二子其往觀之于今論則無煩也余伯舅居京師爲御史尤好古文辭彭二公之說其必有取焉尚敬爲我起居之

遼東許某贈別序

太史公嘗稱三世為將道家者忌其亦然乎哉夫人孰不欲其子孫之賢也而有不可必得者為其盛名足以蓋一世盛德足以垂百祀不旋踵而其子若孫操瓢為溝中瘠者非必為將三世也非必見忌于道家者也唐陽郭公豈將也哉且操心行已若郭公者亦庶乎可以免此矣沒曾幾何而他人入其室是故君子每付之于無可奈何而聽之于天焉而凡見人之有賢子孫者亦自不能不擊節而嘆賞也遼東衛許某其祖某在前元時已為萬戶後從

聖上渡江有功賜金虎符仍授萬戶至今年九十尚無恙父某從大將軍攻閩授千戶亦善待士卒諸叔伯父以軍功顯者尤不下十餘人今某從容安閑語言詳雅頗有燕趙之風而無北方之強信乎其為良家子弟也信乎萬戶公之有令孫而某之有賢子也祖父子孫俯仰三世接武乎將門者可期而可必是古今之人所不能必得者而許氏得之矣豈不深可羨哉今年春以徵兵來泰和將歸願求一言以壯遠道于是能賦者咏泰和八景分題賦詩為贈而屬予序其首嗟夫有子若遂不愧為唐之既老有孫若陵何憂李廣之未侯雖然陵之奇材固可取而陵之變節未可許也尚當集義以養其氣正志以勵其行講武之餘又讀書以師古則他日將見遐邇傳誦斬將搴旗可以立燕封侯萬里外而益光前烈矣尚其懋之是為序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五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送鄒大府詩序

中書舍人鄒君尚友以母憂去官既服闋改蜀之資縣令其友翰林侍講楊君士奇暨左春坊中允尹君昌隆皆賦詩餞之以予嘗教於蜀二之故宜知之屬為叙尚友益溫厚而信恭守其身約其行無毫髮失意于人而接于人者亦無毫髮拂乎其中也

皇上紹登大寶嘉靖萬邦大封勳臣稽備章定程式惟是二三文詞之臣尚友克宣乃力益勤弗懈益尚

友在中書也久習于故事他人所未知二之而未盡者尚友言之輒有所依據非苟然者夫百里之令得尚友為之誠無難也然治其民而為之防範禁制非素知朝廷之先後緩急者有未易能之若尚友於國家深計遠圖皆已知之熟矣而資又小邦其俗朴厚一令行而翕爾從一膝追而遠然至尚友所治之足矣于禁制防範施為先後緩急夫何難也若夫登臨山川之壯以宏放自恣肆其情於文辭寓其言於簡札則尚友得于為政之外者予不能知也然朝之士莫不與尚友之還也則吾知其不能久於其任矣

送丁行人出使占城序

皇帝入紹大統幾二載功化弘溥玉和薰暢禎祥輒臻騶虞神龜嘉禾野繭進于

闕下者不可殫紀內治既隆外化益彰于是爪哇日本琉球三佛齊西洋瑣里諸國皆聞風嚮息文犀白象玳瑁珠璣之屬獻于庭者無虛日既而

皇帝若曰凡天地覆載之內皆朕赤子也其往撫其君以綏其民惟是二三大臣受命惟謹乃簡廷臣之

賢且材者次第以俟惟占城在海外萬里乃命行人丁蕙往蕙頓首受辭

闕下不俟卜日輒往就道衣繡衣持使節策馬出都門外親知故人觀者皆辟易道路惟恐後

天子之使亦壯矣哉昔漢之初年婁敬陸賈皆嘗奉

天子命出使外國然其時高帝方平秦天下所定匈奴外夷皆強盛不可制以文法高帝惟羈縻之而已初未嘗若今恭然南面使之奔走俟二也而敬等於其時從以口舌折之亦難矣蕙是行占城君長方將

率其臣子再拜郊迎而其群酋首領驚悸駭愕望塵而疾趨炎海之涯樸樕所從真若自天而下也其覩敬等相去蓋萬萬不同矣予忝職史官方覩國家隆平之盛而又竊嘆蒐之適遇其時也遂序以贈之

徐伯貞字序

國子祭酒鄱陽徐先生冢嗣恒以年當冠先生循諸禮冠之冠已字之曰伯貞先生以余嘗同官屬爲序以揚夫恒之志俾有以進乎道於乎臣矣先生之愛

其子也夫恒之義在久于其道也故恒卦之繫曰利貞利有攸往貞正也恒而不以正非其道也非其道而守之堅固而不知改移變易以求遷于正其不爲淫邪頗僻小人之歸者鮮矣夫聖人之道爲世而不可易者正也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舍之而他求則爲老佛之妄管商之詐儀秦之縱橫舍乎此入乎彼去乎其正邪乎其不正者皆黜于聖人者也先生之意在此故有以名其子而字之愛其子者至矣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其先生之謂歟於乎古之人自胎教至于成人所以磨礱而化之者靡不有法故人之生而爲正人端士之歸也易後世之爲父兄者不知所以爲教決堤潰防而求其免于泛濫橫溢亦難矣恒其勉之

送陳太尹序

泰和陳君善方自壯歲取科第事

太祖高皇帝爲戶部主事既罷去復起爲海寧令安以愛去服闋授江陵令或者曰江陵煩劇善方性簡易以簡易之性居煩劇之地竊爲善方病之善方行

有以其說告予者吾與善方友素知善方多技能喜行書又攻于爲畫興到瓜片紙寫山水雲煙皆有遠意彈琴賦詩至在忘倦又喜任俠馳奔堤走峻坂彎弓命中以爲笑樂人人喜善方之能也善方亦以是自快於己益以豪適之氣伏而不施或於是焉發之耶抑情蓄于中不能自抑所謂玩物遂情者其在此耶此予之所以病之而人同謂善方簡且易也然則善方曾已乎其外以一乎其内豈不可哉昔劉昆之治有與續箎稱長者史氏謂其爲政簡易不知昆所

訓簡易者誠有同於善方今之所士乎哉然善方誠
於為政博通古今知所以愛其民恐乎病之者亟不
足以病善方也書以告之

五峯堂詩序

臨川程伯成讀書好禮重于鄉閭選以名賢選歷事
于天官以其家五峯之下名其堂曰五峯士大夫為
歌咏之積成帙因求予文序之伯成臨川鉅族也其
高祖楚國文憲公鉅夫以雄才碩望受知元大祖高
皇帝一時群公卿士多出其門而伯成之尊父又尊

尋徵於臨川衣冠世澤亦盛矣伯成未仕時優游乎
峯之下草衣木屐望青雲而招五老其一時雅職之
趣豈不與五峯相高哉而諸公所為歌咏稱美則又
自伯成在天官時居多夫往來于天官者天下士也
以天下士而為之歌咏未易得者而伯成得之焉於
是乎五峯之勝與伯成之趣益並高矣而文憲之流
澤豈有艾哉然而君子立身行己必自致其力而後
可以不朽則夫五峯之勝固有在於伯成而不在此
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伯成其以之

送王紀善詩序

皇明統一為邦堪輿之廣職古所無乃稽古陸建周
親以大屏王室其王府僚屬尤慎簡拔益以宗社翰
屏之勢然繫乎
王國之直而凡王之仁明忠孝文武慈愛又繫乎其
僚屬之盡其心也然官於是者必嚴威自重素有譽
望者乃能行其道而知其任職之重如此予自來京
師獲交
魯府紀善王可貞先生先生問學切實通乎古今之

與達乎物理之宜而恬澹安雅未嘗有毫髮慕乎其
外之心其行于家教于下信于友者又未嘗一日肆
也故其鄉黨故舊識與不識皆知敬慕王先生聞其
名而畏服之先生非所謂嚴威自重而素有譽望者
哉君子仕于朝與仕于王之國其為道不二其受命
于君以食天祿一也惟無所慕乎外則可行其道無
所枉於己則可以正乎人而凡有所裨而不敢肆有
所畏而不敢發者亦惟察其心之無所事乎利而守
之素履義之素者不可以感奪而勢驅故屹然中立

不動聲色而邪佞自然消沮也吾求其人而未之見焉乃今見之矣豈不深可喜哉自今以往倘有仕乎王國而能行其道勝其任者必先生也先生將隨王之國一時交友卽其所之道路所經山川之勝自京師而抵于魯分爲題賦詩以餞之得若干首以予辱交先生而又知之深也俾爲之序

靜學齋序

予在禁林七年得交游之士二人焉烏江蔣君用文姑蘇趙君友同也二人者忠信慈學而皆跡于醫皆

爲上御醫方纂修永樂大典編古方經二人者又總我其事遂得朝夕往還从之蔣君去侍青宮予亦蒙宮春坊進與蔣君接迹而並趨退而與趙君有校讎講益之雅相得甚驩然不知二人造詣修飭于道者何道而能然也意其質性自然一日過蔣君見其名齋曰靜學然後知其所以進德者在此也於乎靜者德之基也先儒以謂養得至靜之極則自然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濂溪周子上承孔孟之緒其示學者亦惟在於主靜夫所謂靜者非靜而不動之謂也無欲則靜一之中而動理具焉故雖古今之遠宇宙之大千變萬化之無窮說之於吾心者不見其有餘也由是以御天下之至動而不見其擾理天下之至繁而不見其棼所謂淵默而雷奮者動之中靜之理所以行也靜體而動用靜存而動行此誠意正心之事而蔣君達此其過人也宜哉諸葛武侯謂才須學而學須靜者周子之言非有取諸彼歟然吾觀蔣君之賢蓋有徵乎其言也蔣君與人處洞豁不爲深隱人人愛悅之獨趙君澹然恬漠雖於醫亦不屑然二人者中

情甚相似皆善文辭皆有得於靜者因讀諸公所爲靜學齋詩喜而爲之序既以貺蔣君又書以貽之趙君也

迎薰樓詩序

泰和羅叅吾築樓而名之曰迎薰其來京師也屬能詩者賦之又求予文爲之序予嘗愛其所居地曰洞源去城邑稍遠而群山高出百里之外望之尤奇凡居其下者對之足以樂也况又有樓居如迎薰者哉按傳記薰者南方夏至之風薰和融洩長遂萬物郎

所謂景風者八風之一也爾雅以謂王道平暢致景風舜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大治成康四十二年之間薰風滑暢豈雍熙和平之時亦若此風者哉夫上之化及乎下下之被其化爲之鼓舞動盪者要之無異乎風之動物也養吾生乎太平之世沐浴膏澤以休其躬憂虞驚慮不入其懷意其登高以望遠也氣逸而神放而薰風之來又逢二肰適與之遇自其外蕩乎其中支暢旁洽其一時所適爲何如甚矣其可樂也肰養吾之樂亦知其所自也哉夫涵煦于太和之

中而不自知其爲樂與相忘於其樂而不知其樂之所自者皆可樂也昔楚子坐蘭臺有風颯肰而披襟以當之曰快哉此吾與庶人共之者不知楚子是時其風果如是否其樂同乎今之人不同也然養吾是樂又王公大人爵位名祿者之所未暇則雖如楚子猶不能同之是宜以之名其樓而播之於歌咏焉予於山林之樂未嘗忘之而不能得徒取其詩諷而誦之也遂爲之序

送李昌祺還鄉序

翰林庶吉士盧陵李君昌祺以省親得告還家其同年交遊之士各賦詩餞之屬予序其首予與昌祺同在禁林者六年矣見昌祺持己接人之密未嘗一日有異也蓋昌祺年方壯負氣而抱材學足以達其志行足以揚其學又自處者甚高非禮義之所在雖千金不顧達人貴士雖平生知識不肯一造其門故昌祺氣益高而與之合焉者益少也其或與昌祺傾蓋而莫逆者必剛方峭直之士苟容而阿媚者皆望風引去不敢近昌祺如此豈一時尋常者可擬倫哉孔

子嘗曰吾未見剛者夫孔門德行文藝之所萃所乏豈直剛者而孔子每有意在是抑獨何也豈以柔靡卑下者易於邪佞乎抑爲士者不有以養其浩然則不足以當大任孟子所謂不動心者在是也苟如是非學問之深到有以審夫義理之至精詳處而篤行之未有不屈於欲者也屈于欲則不得爲剛矣然無欲未易也吾之有望於昌祺故嘗畏而愛之邵子以謂與人處降意最難吾欲強交昌祺而每降意焉又不知昌祺謂予何如也昌祺二親俱康強見其子之

賢而有立必其心甚喜之想昌祺之歸也林泉幽深而賓客塡集烹羊擊鮮舉酒　相語何樂如之吾又知昌祺于是時和色婉容之譪然矣是爲序

嚴氏宗譜序

嚴氏吾鄉之盛族也其始居縣城東南方宋元之際嚴氏爲極盛亭閣臺榭臨郡城而俯大江雄峙壯麗照耀江滸自喪亂以來嚴氏諸老凋喪殆盡其宗族皆散處別居然鄉之人士稱嚴氏者尤必曰城上云蓋以別于他族以見其盛也今年冬有思義者以其

從祖宗旦及乃父文祐之命求予文以序其宗譜宗旦自族中分居縣南之小塘洲其譜自兵革後散亂失次者皆不敢棄輒爲綴緝其尚有可考者卽勤勤秉筆之所謂思晦者宗旦之幾世祖也與胡忠簡公銓爲交友忠簡以直言忤秦檜被竄也道出廬陵一時故舊交遊雖甚愛慕忠簡然畏檜之虐燄多逡巡不相顧獨思晦無所忌且以一子托婿忠簡故一時士大夫皆高思晦以謂使思晦居忠簡之地必能爲忠簡也忠簡哭思晦詩亦自識其事于後觀古人所爲事見今人之不逮也自思晦幾世至縣尹其元初兵甫定而他兵復起縣尹敎邦人捍禦甚有力至今邦之老人猶能言縣尹故時居高門而廣厦深嚴潭潭然人罕能到時其居郎所謂城上者是也自縣尹至宗旦凡幾世吾鍾氏叔祖元卿先生實婿嚴氏故吾于嚴氏事知之猶詳惜是譜不能完于前世事皆略也然宗旦文祐皆敦厚弘博起家致多貲能以詩書禮樂教其子弟如思義輩皆俊雅夫前人之休光偉烈後嗣子孫所宜深究而景仰者故爲述之俾以

識其譜至於考求其世次而完緝之又在思義輩盡心也

姚老人詩序

姚老人者居泰和龍洲之上其地平曠幽夐樹林蔚然環其居皆沃壤連延數十畝老人既無所求于世但盡力以事耕作麻粟黍菽之收歲至數百斛家稍稍然老人時而作倦而休釀酒盈缸東鄰西社老農老圃相與劇談而放飲醉則仰天而歌聲嗚嗚然甚樂也一日慨然呼其子弟語之曰吾年方弱冠遭元

季之亂干戈相尋無虛日孰意其有今也吾今沐大平之澤得以優游于田野者獨敢忘其所自哉頋昔之人有獻芹者吾與若請效之郎命為大筐籍以葉裁蔬瓜薯芋之属凡數十筐至
京師舉之上獻有司為白其事
皇上嘉其誠不鄙棄之乃命以獻既獻加賜慰勞遣還或者曰堯之時康衢老人之于帝力不識不知而已今老人乃獨有感若知報者將為有知識耶夫
聖人在上涵育煦嘔如天地之覆載無一物不得其

所而老人者獨知私念帝力誠有知無知皆堯民也昔邠人或獻豜于公或以所績為公子裳詠于七月之詩孔子列之于邠風其來尚矣則夫老人之事固宜播之歌詩且以見
聖化之盛也于是衆為詩以紀其事翰林庶吉士陳君士啓為予為之序老人不知其名年既老稱為老人云

元故江西參政劉公挽詩序

公諱鶚字楚奇吉之永豐人公自幼篤學〻既成遂遊四方覽名山大川以增其氣發為文詞沛然也致河南扶溝歸建浮雲道院以居之學者稱為浮雲先生累遷秘書監郎與虞文靖公揭文安公歐陽文忠公諸名士日相唱和其學益大進遷海門縣尹不赴改南雄路經歷陞翰林修撰階奉訓大夫以內艱去官及紅巾盜起東南諸郡望風瓦解而江州自李黼之死民益困乃擢江州路總管改瑞州路未赴尋陞廣東廉訪副使至廣繕城池修甲兵聚糧餉勉厲將士調度百出而上下翕然賊不敢近移守韶州授

中憲大夫廣東行省元帥復拜嘉議大夫江西省參政越二年韶州蠻獠亂公分兵追捕之而贛寇乘間率至時城中兵甚少賊兵強盛公雖老而氣尤壯乃自將 衆城命他將領兵出戰公之幼子運亦戰死凡一月而援兵不至城遂陷公被執至贛賊脅之于慈雲寺時仲子述亦在焉公謂其仲子曰吾平生志於忠孝今不幸至此我死不瞑目矣作詩付述不食六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五於乎公起自儒生揚歷中外凡數十年而後受命遐闢膺國重寄不幸而國祚

目危王綱目弛公之志誅才畧卒不及展而死于難豈非命耶然公之死自足以暴白百世而娌夫叛亂者又何憾哉第當時修史者失之采錄不得爲公立傳以附元史忠義之次然予嘗之廣道韶聞韶人云城陷時死者尚多不止公一人今其姓名皆泯滅無聞古今死節之士益莫不默書不書足徵也今年冬公之孫某持公生時所爲詩文及元進士劉王汝所撰公墓銘俾讀之既又以諸公所挽公詩辭屬爲序故述其大槩爲序之且以備史氏之缺廢職者有考也

送醫士郭彥和序

翰林庶吉士袁君可潛嘗過予旅邸道醫師郭彥和活人多而其心益勤不倦近可遠之室人病寒觸衆醫難視之用效就後彥和遺藥輒愈余聞而然之且予亦多病也袁公云彥和之先嘗發居其里瑣氏瑣氏好施予有一僧謁之瑣待之良厚久而不衰一日僧指筆畫一牡丹遺之瑣氏初不甚異之既久發視之花之脃辮中皆有字書隱然可見卷舌醫方也瑣大異之命其婿按方試以醫皆奇效僧尋去竟不知所之後又有一道人令聚藥煉爲丹俄見爐上有花絪縕若牡丹狀丹成如黍珠以活人雖瀕死皆甦出是瑣與郭壓若神明瑣氏今絕無人郭氏之後有彥和也彥和蓋杭人云大史公紀泰越人及長桑君之事皆出乎神怪杳冥間者皆不信其然而杭人郭氏之事殆有如長桑君者豈醫之理深秘極乎造化之微口不能釋其意書不足傳其事故往往有神人發旨以示人亦異矣哉審如是長桑君之事可徵驗也則郭氏之醫誠有所自矣其取效于人有以哉

送陳敬謙之官郫縣序

泰和邑庠弟子員陳所達由科第教于成都之郫縣其同年友數人皆爲詩餞之以予嘗教于閬之蒼溪也屬爲序夫蜀在

京師西南萬里外山川之高深波濤之險壯望而想之猶爲之心戰膽掉然予于昔之遊有不能忘者凡吾身之所歷目之所遇奇偉雄絕交乎前而盈乎其中浩然足以增吾氣而壯之也交游之士往還而倡

和氣相薄而語相過足以攄滌胸懷而遂其情志故喜之在蒼溪雖倏然挾策以事教學而脫然忘乎其秩之卑也窺聖賢之奥旨探古今之墜緒沉潛而約取譬乎其中者宜之以簡牘感乎其外者暢之以咏歌動遊而意會優游而怡愉故雖去國之遠于予懷無戚二焉巖洞之幽青草木之叢茂與夫筍蒲之爲味泉籟之爲音皆可樂者也今予雖欲解心釋形如往年之遊有不暇矣則所達之行能無情乎所達年方壯氣方盛又額斂有文詞以其素所蓄者卒然而

遇夫內異奇勝其所得又當何如哉遂乎外而暢乎其中者殆有過于予而不止此也抑人之性情好惡有不同者則所達之道與吾之所樂亦有不同然者于有合焉以示余無忘也余與之相好者今或老而衰或滿而遷或泯然長逝者有之矣惟山川風景之如舊予因所達之去又有感焉於是乎序

送陳教諭序

皇上神聖文武超越百王萬幾之暇端拱無爲乃留情稽古召天下文學之臣啓秘閣圖書人文宏幹化機務示帙爽積貫燕類成書三萬七千餘卷命下日以進況進覽之大喜賜名永樂大典所召四方士皆加賜遣還湖口縣學官陳廷傑先生今翰林侍講林君舉所嘗從游而受業者也先生之去林君求予文以贈於乎方

國家文明之盛制作之隆如日月行天而河海注地草木爲之光華山川爲之潤澤蓋曠古所無之盛典也而先生得從士大夫講論其至要考索其精微書成而列其名亦足以有光耀不沉晦矣予何言爲先

生贈哉雖然予友國子助教歐陽允賢嘗爲興化郡博士時先生佐教郡庠與歐陽君實同僚歐陽君云先生氣畧宏邁喜功名慨然論天下事引大義以折衆說沛然不可過也予聞之心竊慕其爲人意其必狀貌魁梧及今見之老且病矍然低首徐趨口未嘗道壯時事間爲文一止出其胸中猶瓌偉奇絶如其平生然亦尋棄去不屑屑也獨時過于旅邸論其所以爲教之道一時士子造就之衆如前給事中陳君道濟林君文從今刑部郎中黃君垕皆端厚而明敏

而侍講君又以幾科碩學遭遇聖上者也蓋先生雖未得高位以顯庸振耀於時而人之服其教者如此余用是知高材重望之士雖低徊卑官未必無益于世而又以惜先生老而不及用於時使用於時又當何如哉因書以贈之先生莆田人

宜樂堂詩序

溧陽史君仲川兄弟三人同居合食甚相友善宗族慕其行鄉黨服其義仲川兄弟又恐其久而或怠也乃取詩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之語扁其堂曰宜樂之室其從子常以善書選至京同預編永樂大典因暇日出示宜樂堂文一卷求叙之于余本之教溧陽常從學爲余子員本之每稱道常之賢故不辭而爲之序曰夫人意之所適無不可樂富貴之光華臺池鳥獸之繁車馬聲色之侈舉世之争趨疾慕如江河之流下而注海也而惟君子不樂焉肆志巖谷仰浮雲而俯清淵外物不能累其心優游暇裕常有以暢其意而盈其懷此山林隱逸之士所以逖乎世者而不專於是也亦其樂之一端蓋逖乎彼者安乎此治乎其内而忘乎其外是故君子有以樂乎此也端其行以肅其家誠其身以敦其道閨門父子兄弟之間藹乎其雍穆之行使過其鄉而望其閭者皆知所敬即名爵位號不加于巳而風化之機默有所關孔子所謂是亦爲政者又樂之尤者非有君子之行不能也仲川兄弟樂乎此而又慕得其樂之尤者吾於是乎深有樂乎其人焉仲川之先世系出漢溧陽侯崇之後崇佐光武舉兵定関中分土封於溧陽子孫因家焉今其廟尚在邑人稱祖侯廟蓋言史氏之祖也歷

晋唐宋皆有廟碑載其始末甚詳見於郡志者其事亦合獨漢史不載其事古今事失不見紀於史者何限不止是也史氏在宋尤盛如丞相彌遠嵩之之類今散居溧陽者猶數百家歲時皆合祭於侯之廟侯亦數着靈異鄉之人無不畏敬也仲川予未及見之常則相與出入乎禁林者凡期歲其從兄源今爲驍騎右衛虎賁百户皆温良而信厚卽余之所巳見於史氏者如是於其所未見者乃知之矣并書以爲序使讀者知史氏之盛其澤有所自云

羅氏復姓序

姓氏上世所以別生分類要不可混也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聖人書之曰莒人滅鄫非莒滅之也主其祭以祀夫鄫者異姓耳夫子孫祖考本同一氣其精神自相流通苟以他姓承乎其先則生者之精神與死者之魂氣已判而爲二如董子所述嘗聞祝降神之事是也莒之滅鄫聖人如之何不深譏之哉秦之亡以呂政晉之亡以牛氏漢大將衛霍二人功烈非所承後世大賢如文彥博真德秀又以時之所諱

忌者改其所生惟范仲淹能卓然知其所自來復其之姓此乎孟[illegible]哉是豈夫承乎先以統乎後使人之道不至[illegible]與設嫌析而無所屬其于人倫教化[illegible]而不察何可哉乎先世亦嘗後乎鍾氏王乎論[illegible]孝宗一時故舊耆老尤駭然恨之且謂護不忍[illegible]見之世無孔子者亦共惑乎俗而未嘗[illegible]乎古也[illegible]里中羅孟昭自其祖婿于邑之劉氏遂傳其婿翁之姓而後于劉氏亦遂以某之子爲嗣此與昔博士所議賈充之事無異傳二世垂數十年矣

孟昭始與其兄弟行十餘院復其姓請於朝而易其舊籍遂使羅氏先世復得以歆其祀子寘寘之中孟昭可謂不溺于流俗而能由乎古之道矣因翰林庶吉士陳孟京來屬予一言爲序予喜其志之同於予也故爲之序使世有如予二人而未之徒者讀此而悟庶不至於溺而忘返也

送江大尹詩序

江君奚修都昌人宋丞相古心先生族孫也古心爲文章持論高出乎古人而仕非其時進不得遂其志

退而委身以死於世亦偉矣然獨惟夫丞相後百數十季江氏未有顯者間有均霖者以能詩擅名都昌均霖即奚修之尊父則江氏詩書之澤固未艾也奚修自幼承其家學抱負才器烨然著稱鄉閭洪武中以薦至京師奉命按事閩越有能聲然奚修不事表暴欲晦迹一時乃自混於醫以能醫選爲大醫荷官同預修永樂大典出入秘閣者幾一歲奚修精練而博達又勤愼小心故凡與處者莫不知其賢也求賢詔下有薦之於

朝者擢授溧陽縣令屬舊令遷改高唐之夏津縣夫古之君子其心于下位者雖或病其名之著而亦惡其實之未符也故君子寍沒世不敭而踐履之有餘寍終身不遇而篤行之無媿吾觀奚修僅二自處于卑退豈非所謂君子人哉奚修之宰溧陽適于余本之教溧陽云溧陽人莫不愛慕奚修欲白於府而留之府亦欲白于天官俾與舊令並任一縣會非例乎改去溧陽人莫不怫然嘆息以舊令故不忍顯言也其為縣纔一月耳使及朞歲三年當何如也世之務

名失實飾其外而枵然其中者能如是哉吾于是盍嘆夫古之君子者少見而深幸夫故家文獻之未墜也其友翰林修撰余君與相率為詩以餞其行因屬予為之序

楊氏族譜序

左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楊君士奇以其所修楊氏之譜屬予序予觀之而嘆曰何其盛哉楊氏居吉水泰和兩邑者皆出南唐虞部侍郎輅虞部始居吉安郡中其子遷吉水若忠襄公邦乂文節公萬里皆出虞部而譜不復錄者兩楊氏之在泰和者也自虞部又四世曰允素居泰和至今侍講君凡十六世其族或絕而不屬者詳其世次之可知不可知者則闕焉其支派分合稱位名號皆有法而不苟也在吾邦世家文獻鮮有逮楊氏者方宋元間楊氏所居華樹之壯接鄉閭田園之富連阡陌及喪亂來凋落而消亡者多矣獨詩書禮義之澤浸潤涵畜沛然而不竭予獲與侍講君同侍禁林君之曾大父吟窻公以廉潔忠厚著聲前代累官翰林待制致仕事在元史循吏

傳中吟窻公諸子如平洲如望之皆擅能文章平洲之作如西漢盛時演迤浩博而極典則望之頎瑰偉俊出於往列而理致油然皆當時所共推讓而持行又甚高不可及也然皆遭時之亂卒死于窮困不得大振耀于時今侍講君生逢治世列位清華方受知聖上恩遇尤厚而其從子相又擢進士第居翰林父祖子孫百數十年既僨而復興既壓而復振何其盛哉吾於是乎有以覩君子之澤矣譜之作豈徒然哉予祖妣楊氏雲衢先生之子今侍講君之族姑而予

娶自明先生之子又侍講君族妹也肰自于祖母之親與予妻之昆弟皆無嗣未有後之者雲衢之後益轉徙於他郡無聞焉徒賴是譜之存也肰則合其遠而存其亡譜之作豈小補哉因併及之

送羅秀才南歸序

秀才羅同以其學官之命奉簡書上報于京將別而歸求予一言以復夫鄉之先生長者大學生曾夢尉又來速予一言以贈予將何辭以告同也肰聞之近吾邦子弟抱美質負俊學秩材而進乎鄉校者比比

引辭以詰難騁氣以矜能挺矜而並進連袂而群趨揖觚握管以登乎先生之堂者靡如也其進而仕於朝得與士大夫之論議又接武焉亦盛矣同猶其逝而進可以自足尚何俟予言哉豈以予亦嘗遊乎鄉校耶禮曰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吾今而後知夫困與不足矣然豈惟予爲然夫人莘衆貲而貯之克蔆而滯栗欑二二然足矣可無責於人矣而或能肆於百家之市售於通都之衢應乎人之求者十無八九弊二二焉走東西強求以給之如何其不諳於人哉夫古之教者自王宮國都至于黨術閭巷莫不有學君臣朋友之倫視聽言動之則莫不有以教之使底於中和之極而知其偏頗之謬消其忿戾傲惰之氣而成其恭遜應讓之風既克而後發既足而後用非若後世馳心役志以苟於文辭利祿而已其爲說具於六經子思孟子又從而推明講說之其指甚深求之終身不知其所止也同尚勉之無使徒爲困與不足之歸如予之今日焉可也聞予弟洞與同同起處稍相厚而洞方有浩乎自足之心所謂躋乎升堂者

洞亦其一也同歸以予文示之以復夫鄉之先生長者云

贈別胡生序

古狗胡生掞來京師謁予旅邸予視生偉然進趨有容其言論有節予因愛之也生嘗從吾弟學科舉業前年秋偕多士試于有司生以未捷去今其來也察其志益銳若生者何患不科舉哉然生之志宜不在是也凡士之於道也必知之明而後行之至而知之之方必自學問始柰何不求其本而專事文辭哉柴

陽先生嘗謂士子習熟見聞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夫設科所以求學者也其流乃使人至于廢學俗不失其本哉生之質甚美要不可忘其大者也予又聞生之大父尚隱君持身廉介而識見絕人國初太祖高皇帝遣大將軍平江西諸郡以次定獨臨城守帥尚不屈聞大將軍別遣將洪不肯遂謀盡殺城中人引衆迓去城中人皆洶洶頼胡君力陳禍福守者乃以城降大將軍欲官胡君君竟辭去大將軍亦不強也至今鄉人德胡君不忘夫活千人者必有後今胡君所活數萬身不蒙其利倖曰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予用是知生之家其澤有自也生之質如此其淑承於先者如此其厚而求速成於小効可乎哉念先世之勤以成其所大者予有望於生者甚深也於其歸爲之序

習尚鏞詩序

憶昔往年予與習君尚鏞同考試廣東鄉闈習與予故同郡甚相厚也旣而有旨不果試遂皆別去君宰長樂予守陽春地相去千餘里不相聞者久之會朝正京師與予偕來予有史館之命而君之去甚遽欲相與一言不可得也然往往聞人自嶺南來輒相從問習君習君爲政克厚持乎君古之循良吏然長樂地險而俗陋前此爲宰皆難之獨習君以能職聞既而以考績給天官遇予旅邸摭其古論又讀其所爲詩文益君之齒益壯史事益多故其言澹泊而理緻精慤其氣坦夷而心志堅定予旣察其行事又知其文辭如此益卓乎其未易及矣習君援例復任長樂乃以其詩一帙屬序之夫文學政事理同而事異自昔聖門之教且不能合而兼之者況去聖人遠後世之爲教者又不知因其材以培植篤厚之士生斯世雖窮心力以就一偏猶不足以適於用求其能兼善並美如習君者幾習君詩若干首讀之不獨知其材之美且知其爲政之良也於其去姑爲之序君諱鏞世家吉之永豐云

黄逢源字序

予友黄君孟剛以其從弟濟字逢源屬予發其字之之義濟父嘗爲都給事中于吏科于予有同朝之雅

則爲之言以告之宜也夫源泉之本也孟子所謂取諸左右逢其源者在深造之而必以其道焉耳然源者流之本也江河之大浩瀚汪洋回折萬里而不可遏者其源則然也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仲尼之教與天地並立而無窮者其源端且厚也耿乎百世之下邈乎千載之上而欲泝其流以探其源非百倍其功可乎哉疏之欲其通引之欲其達涵之欲其深蓄而放之也欲其一日千里此古之人所以致二焉終其身未嘗一日怠也夫造乎古之道者過乎今之人也

遠矣溺乎今之學者去乎古之道也亦遠矣故君子之用其力也不淺近而止其不淺近而止者蓋有不能自止者存焉自名物度數之微循而上之極乎性命道德之蘊如之何其可以止也行之而不怠進之而日強則庶乎逢其源矣逢其源而謂古之人不可及吾未之信也黃氏世家興化自唐以來多名士宋熙寧中有狀元諱公度者卽滑之九世祖而給事君今方被

龍光於朝然則滑所以承乎其家者在此也可不勉哉可不勉哉因爲之序以復于孟岡

石岡書院詩序

西昌城東南三十里有山曰石岡蕭先生自誠家其地凡十餘世矣松竹蔚然庭宇幽敻則所謂石岡書院者也蓋先生之七世祖儀鳳之所建宋末燬于兵儀鳳從孫梅溪復新之元季又燬于兵則梅溪之孫三溪新之三溪則先生之尊父也始終百餘年書院燬而復建者三焉夫人事有廢興理固然也然君子篤志厲行象將以罔不朽則不係於是焉儀鳳登宋

淳貢進士致身與官其子子安亦仕宋爲諸王府掌記丞相文信公敗而南也子安從之起兵一時豪傑慕義之士皆聞風而起及丞相之被執也子安死之千載之下聞之爲之慨然夫丞相之名節與天壤並立而子安亦可謂烈丈夫矣嘗聞鄉之故老言丞相敗時事云當時死者極多事既無成其家人子弟懼禍往往諱言之故忠臣姓氏多泯滅不得列於大史氏以暴白於後世然至今鄉人有得丞相要結起兵時手帖者猶什襲之不忍棄去嗚呼遺墨斷楮人猶

實之如此至於旌飾之士何獨諱言而使之無聞哉有如子安者豈不深可痛耶古稱志士殺身成仁求無愧於心而已睢陽之役巡遠先後死者豈必盡書之史氏也苟無愧於心焉書與不書又不暇論也子安之死此石關之偉烈也在鄉人所當仰慕者見葛氏之子孫守其遺耕舊業也哉自誠先生教厚而信慎雖老猶喜道其事則其志可見矣今年冬來視子省身于翰林以子安之死已久而書院存焉求詩名士歌咏之且以謂書院教之地也而子安事有關名教甚大以予為史官屬為序夫發潛德而紀先賢後生之責也予不敢辭故爲書以弁之讀是詩亦可以興矣

送山東都轉運鹽副使蕭公序

前吏部尚書劉崧之高弟弟子曰鵬舉蕭公事我人祖高皇帝為蘇州同知今為山東都轉運鹽副使既三載考于京師復任山東或者曰公老矣輒利分宅於簿書期會之間亦有所當懲獲大戾雖年老志猶精明者庶或克之公非其職也公視之泰然於是趙

府伴讀趙啓聯其甥也來徵予一言以餞之予惟公之學於劉先生者舊矣先生之德汪洋停蓄而不著其迹其為教因其端緒引而伸之俾自出之故從之遊者咸知正志以自發而公之得于先生者益多也公之在鄉也其自守嚴而人稱其長者也其居于官不從衆也而接于物者勤而厚其為詩無嬉媚態雖甚貧且老所以持其已者不少衰也甚矣乎公之有得于先生者多也夫君子之事業係乎志焉志之堅雖老猶壯志苟自隳矣雖壯且勇不足有為也公不以老且貧而移其平昔如此宜乎其處之泰然而無不可者夫何憂乎其艱哉憶予童丱時聞劉先生之節于蕭氏也每好遊詠以暢其懷其所與遊者率多名士金華之闕武山之虎騎往而與歸極欣盡歡惟公為之倡獨故先生之詩凡為公而發者十常二三今讀而誦之其交際之情相知相好之深猶可想見也夫國家自賦税之外惟鹽之利甚重今天官之選必得公其人豈無意哉又三歲而來也人誦善政必推本而言曰劉先生賢弟子如此予尚當與故鄉多

士候于都門外而賀焉

董大守詩集序

知海州董君厚英集其所為詩若干卷求郡上事曾君伸濟以稱為序予素聞董公賢心竊慕其為人得其詩未暇盡讀閱而思之知董公非徒務為齊約之語禮制之檢而已觸之于外發乎其中或幽而暢或婉而達如行空谷幽意獨得蓋不必他人之盡喻此董君之自得也故董君意之所適輒見之于詩識其詩有以知董君焉董君氣充然言論深厚而其為

海州也守其身既嚴而施之於政者又果行於家可法乎其民庶幾乎古之循良吏也於乎昔人所謂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觀之于董君豈不信哉然古詩三百篇自非宗廟朝廷稱頌告戒之辭多出於田夫野老優游閒暇者之所為而當時公卿大夫所作無幾也亦豈有所不暇哉抑亦功業之大足以及乎民則詞語之細無所用於世耶果然則董君之大者又不在是焉君四明人建事

太祖高皇帝為廣西參議既老低徊一郡守與曾君嘗同僚所居一揭扁曰滄游故其詩曰滄游集云

贈蔗境翁歸教上海序

泰和尹務厚先生今年夏以編纂召入禁林尋以老病得賜告歸教上海

旣上後加賚予秩待優至人皆為先生榮之先生嘗名其軒曰蔗境既又自號為蔗境翁於其去僚送之城南門外相與酌酒為別遂進而問之曰昔人有言仕宦如嚼飢之味蔗漸入佳境者蓋以逾邁卑秩而躋于顯榮況困滄泊而入于芬芳此雖常人之所羨

而亦定分之有命者不可強而得也苟得之斯謂之蔗境矣今先生以七袠之年窮一經遭明盛之時曾不見試于公卿之門出入臺府之間吐奇獻計以裨夫聖政之萬一徒低徊下位僂僂自守既無以加乎人又不能裕於己乃尤以蔗自咤抑獨何也豈獨歩長趄之鄉進而側行却走以自快耶言未已先生撫手大咲曰予與子處有年矣而猶言之若是況非素知予者乎其嗛嗛哉雖然予讓節亦何害言也予始冠值元季兵亂奔走逃避于亂者無寧日幸干戈

厎定始知挾冊呻吟以爲苟安計陋而予有子子又孫沐大平之膏澤進秩文學亦足以自高矣且脫略不羈可以逸其老斛觴自適不爲職其官後之樂過乎前今之得加乎舊此予之所以甘心焉者孰謂非蔗境耶縱九鼎前呈吾不以易此也然則吾之稱于已者至矣而奚以加乎人哉言已徬徨然咲去不顧予聞之斂容而嘆曰蔗境翁有味乎其言之也易所謂苦節不可貞而有甘節之吉蔗境豈必非甘節而底于甘節之吉願予何足以知之於是乎書

慶涂氏母壽八十詩序

翰林庶吉士黎川涂君其祖母夫人今年甫八十涂君屢數其齡忻然喜之然以去家遠不得朝夕侍膝下歡然若有憾于懷者既以語其同里素所往來者則又以告其相知親厚者則又語夫凡同年交游之士聞者皆爲涂君助喜遂各賦詩以遺涂君俾以爲祖母夫人引年之祝且以樂其志抑亦釋涂君之憤懣也詩多積成軸涂君持示予請爲序予與涂君同出入禁林數歲視涂君氣和而色溫循循然終歲未聞涂君有疾言遽色以失意於人者人亦甚愛敬涂君涂君眞純孝人哉予又聞涂君之尊府登洪武甲子科進士第仕于朝爲給事中惜早世而涂君之母夫人今亦老矣二母蒼顏鶴髮並列一堂而涂君能循自孤童日以詩書自課竟取科第入翰林爲時名士涂君蓋又眞能以志爲養者也夫子之于親以志養者其意氣恒相通如肺腑之相屬自不慼隔則涂君於二親雖更越千里不遠也涂君謹行以純乎其孝又能以志養其親如此以踵前人之舉光居淸華

之崇地其爲二母之榮壽何如哉古之人令妻壽母之慶春酒介眉之祝未嘗不形之于歌咏則凡與涂君交游而賦其事者其亦宜哉予故樂而爲之序

壽安堂詩序

予翁本之往教溧陽與醫學官曹君孟文爲交友孟文醫術精專而用心誠實今年秋來京師過予旅邸談論連日因知孟文有老母年九十康强無恙早暮迎居猶勤勤誨予翁曰必讀書爲善人苟不爲善雖烹羔炮羊吾心不樂也誠爲善雖啜菽飲水吾之心

樂也雖老其精神智慮不衰猶如此或有過孟文者其親之壽而康強也爲題其事親之所曰壽安之堂孟文求能詩者歌咏之俾屬予爲序夫人莫不願其親之壽而有不可必得者其或壽矣而老與疾病之侵不能安也苟壽而安矣而時非太平之盛家無可資之産索莫無賴或奔走道路而遠違其親者何限則雖壽而安不樂也今孟文官雖卑可不去其家無政治之繁苛守之以老山林之幽迥田園之寂迩親愛子弟朝相問而暮相即也用是以娛其親而和其

志則至乎其親之壽而安也孟文亦其幸哉然吾觀孟文雖老澹然寡嗜欲飲酒終日不亂諧婉咲謔神氣恬暢亦皆壽徵也詩曰豈弟君子遐不眉壽又曰令妻壽母三壽作朋其在孟文乎於是乎書

贈大尹戴君序

予假令陽江時適莆田戴君原性爲僚屬君端恭而不肆廉慎而益貧然自以老成先進低徊下位剗去齪稜鋒除涯岸舉耿介特立之氣消藏而掩閉之蓋非其識之足計之審局于所居守姑遜焉自晦求無

忤於物而已豈其所欲哉則戴君未嘗發微見於色而吾不能不爲戴君動念也且陽江地濱大海其民多豪武宿名亡籍中摇毒以自防者皆是獨戴君能以理爲之勸喻韜道凡再考卒以能職聞則戴君非苟爲自遜計誠所謂和而不同者戴君又焉失其爲君子哉近有以其名薦于朝者天官慶得其實以聞於上擢興寧縣令吁戴君是行亦可以揚其所蓄矣夫馳騁於康衢與折旋于蟻封者其勢不侔戴君將發厲挺拔以爲高邪隨波混世以自同邪將震耀奇

偉以爲新邪因依順適以從俗邪承乎其上者不易也拔乎其下者亦不易也抗耐以自守與惕威以奔命者不同綏之以慈惠與齊之以刑罰者亦異凡事幾之會相其施之當而已乎昔焉有資於戴君者猶所謂賦笋也今予以空言無益誠有裨於戴君乎哉戴君必有以自處非予之所能盡知也因其行書以贈之戴君其擇焉

具慶堂詩序

翰林庶吉士錢唐孫君子良嘗遊予道其友張用良

之賢且稱其孝友深至其鄉之人鮮有及之者予頗
惜未見用良也今年秋用良來京師始獲識之乎予
良寓所其進止揖揖然氣質清明言論慈順信乎加
予良所云及聞用良二親尚康強兄弟數人皆有美
質如用良之孝友何其美哉及有俯用良事親之所
曰具慶之堂來求詩歌咏之因子良屬予爲序
夫人情之所深欲事之可喜而可樂者莫大乎父母
兄弟之無故是即孟子所謂三樂之一也然人之樂
而係乎天者也係乎天者有命焉非人之可必也人

於其不可必者決得之於天其爲慶祚祉福孰大焉
得之於天矣而不能祗敬恭順以盡其在人者則爲
負其天者也人而至于負天其爲罪罰悔吝又孰大
焉以慶祚祉福之獲而不能將順以爲樂至罪罰悔
吝不能逃焉乎其可懼也今吾用良有父母兄弟而
能篤天倫之負盡孝友之道以無負于天無愧于人
可謂賢矣用良與予良交甚厚予良亟稱少許可而
甚稱用良傳曰不信於友不順乎親用良信於友矣
其行之於家有本矣播之於歌咏孰曰不宜於是乎
爲之序

水天清意軒詩序

予弟本之近自溧陽至京師與予言溧陽楊公亮之
賢昆弟孝友讀書篤行其器宇甚高不可以淺窺嘗
搆一軒于瀨江之上終日獨坐其中天光湖影既足
以滌蕩其思慮澄滌其志意而鳶魚飛躍之趣又若
油然默會於言之表者因題其軒曰水天清意能
詩者爲咏歌之求予文爲序於乎予方酬酢紛擾於
簡牘之末捕閑之相汨無斯須少暇亦何足以發揮

振越於公亮哉然人之有心所以神明萬化惟學問
可以致知惟無欲可以主靜而非幽隱閒逸以少絕
夫外物之累則亦未易以察識夫聖賢天地之量也
李愿中先生謂嘗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終日危坐
而神彩精明康節先生謂養得至靜之極自能包括
宇宙終始古今之人所以存其本體而致其功用
之妙者如此今公亮年既老謝紛華而絕外累久矣
吾意其優游一軒之中微吟短咏遠求近取山川爲
之春秋草木爲之光輝其爲水天清意爲有所解而

口不能發也因論而序之使讀者知外物紛華之無益而予於山林之士亦有娛也

贈教諭康孔高序

康公孔高往與予同遊鄉校同舉鄉貢上春官俱下第為學官各自東西去不得見者幾七年及予來京師孔高亦以劾正至別去未幾聞孔高以母憂去官矣既服闋而來得改教于沔陽之景陵於其去不得不戚于懷也一時故舊在京者皆為詩餞之予孔高素交也屬予序為孔高抱負才氣而奇偉不羈凡交遊之士莫不稟孔高開通卓絕予以為使孔高得用其所長以剸治繁劇當烈烈有能聲有顯效為一時所重乃蕭然抱道編日與上下講論課業卑卑為儒者事雖孔高油然自得予閔惜其材也孔高嘗乎其中者既無自而宣暢意其中必有甚不屑者存焉及其徒有在太學者聞其來皆持酒殽爭來拜謁惟恐有後皆以為自康先生之去無以考質疑問質二焉至今不知所以為學至有泣下者苟使孔高有不屑之心能使其教之及人感慕向仰之篤如此哉夫

孔高蓄之厚而不求其施處之卑而能安乎其命盡其心而無憾其中如孔高者可謂君子也已予用是又卜其將來可用于人而未止此也尚其益加勉焉

贈劉仲戡省兄還家序

太學生廬陵劉君仲戩來京師之明年其弟仲戡來覲仲戩于大學將還翰林庶吉士李君昌祺屬予一言以贈之且謂仲戡孝弟而恭遜其志也毅其學也勤其才不下其兄仲戩也予與昌祺同編修秘閣宜後得仲戩來皆相知深厚昌祺頴敏負氣剛介不少屈不妄交人人亦不敢交昌祺也乃獨與仲戩善仲戩從容而慎密寡事而多材方編摩佐修簡編如山海非甚有精力無不困憊者仲戩朝夕從事未嘗少怠予賴仲戩力益多今又獲交仲戡因其兄而併得其弟因交昌祺而併得二人者同類之相遭同氣之相介何其樂也昌祺與仲戩居同室學同業嗜欲好惡不異仲戩之在家一家之政皆仲戡所經度仲戩籍是無內顧憂益得盡力於問學今雖去家適仲戡亦何憾於己哉然仲戡之材人咸知慕之以其名薦

于朝久矣獨不知有仲戩也使知之能不爲仲戩奪去耶因昌祺之請故書以爲仲戩贈云

歐陽助教重修族譜序

予嘗觀國子助教歐陽允賢十一世從祖叅軍毅誥勅及其行實知其見忌於秦檜未嘗不悲嘆之及觀其譜諜見其子孫宗族之盛則又羨夫君子之澤也方毅以護軍長史叅韓世忠劉錡軍事高宗一見知其賢遣奉使虜庭詞氣侃然不可屈及歸即途中斬金將骨都盧以徇何其壯也毅是時功業可引手

致矣而爲檜所擠竟不大用以卒於乎自劉岳諸將之罷一時才烈之士低徊老死於下位如毅者豈少哉欲求其有後與否又不可知矣檜之惡甚矣聞其後獨絜徙以檜之流毒多謗言所從出夫爲惡不必無後爲善不必有後然以檜之子孫猶頭絶之於後世則檜之有後猶爲無後也檜雖死地下視歐陽叅軍寧不有媿邪歐陽之先自吉州爲刺史琮生子彪彤萬彪之後不復續萬爲安福令傳九世郎爲文忠公修歐陽之譜世號有法叅自公始爲之彤七世至

宋大尉梁國公忠勃基萬安子孫遂爲萬安人忠八世郎爲叙二弟德祖由萬安徙泰和之蜀江至今允賢凡十一世其爲譜源委端緒愈久而愈著不妄如此盖與文忠公之譜並行也予嘗過蜀江見歐陽氏諸老若三峯先生某若觀民俊民伯仲皆宏偉博雅及來京師與允賢日相往來其從弟允俊以庶吉士留翰林同預編纂又皆才力壯健而學問過人允俊因暇日以其譜屬識一言予嘉叅軍之壯烈而喜爲其後嗣宗族道之使以自勉也

贈歐陽助教歸省詩序

予來京師之明年故人歐陽允賢以興化郡博士陞授國子助教又三年考績天官得援例歸省其親凡故舊仕于京者皆爲允賢榮之且相率賦詩以餞其去而屬予爲序憶予未仕時與允賢交厚允賢取科第官遊四方别去幾十年既而得仕京師無旬日不見見即劇言深論懽然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與允賢尤相好每暇日聞允賢與太學而來出輒使人走東西要致之至即數人者皆來連挽之不能其去

歆詠諧嬉淋漓傾倒往往至夜分不止或遂不得寐呼與隷秉燭起朝去亦何其樂也豈外無觸忌之嫌而內有脗合之趣耶不然沐

皇上人乎之澤恬逸清華無所累於心而尤脫畧至此極耶豈不過矣然先賢為人寛易誠直不飾削為峭厲亦不苟附而妄隨其為文章似其平生氣乎而意雅人讀之知其為先賢作也先賢凡見人過失又能懇懇曲折指告之必使之改乃止由是予數人者益慕之而願與之狎於乎世之士相顧頑勢位外為

深密而中懷忿疾以相軋勝者多矣苟迫夷相接則同欲合私雖有所覩亦何足道哉然則有如予數人者或庶乎可以免此矣先賢家泰和蜀口西江之間江數里合流而東為金魚珠湳其族繁衍幾千指其子弟以科第發身者多矣今其歸得一見其長老接其子弟歷覧丘園之勝其容益洋洋矣然吾數人者不可一日無先賢也望其來毋久稽也

贈王紀善序

往年予與王君作昭俱遊邑庠作昭力學為文辭甚雅深與人交忠信而和易可親愛而不可慢也別去久之聞作昭舉鄉貢上春官心竊喜未幾聞作昭授官徵稅于京師意頗怏怏不樂且嘆作昭不遇也然作昭能莊敬持已又廉潔雖居卑官若莅甄秩用此名聲遂大著今

皇上紹登大寳作昭遂被簡擢授　肅王府紀善將別過予言曰是行也吾逆有得焉吾聞肅在陝之西北極遠萬里外黃河之波濤漣閱之壯險終南太華之奇拔高峻天下之奇勝也道而過之可仰觀俯視

以滌蕩其胸中且吾之學未博藉此以自廣也吾意作昭去京都舍故舊於萬里外必有遠別艱難之狀而其言乃尒此豈非宏曠超邁之士哉夫士之立功業以有成者必其氣之充也不然未有不蕩於外衰其中焉作昭於得失之際處之脫然如此誠有以養其氣矣則作昭自今以往益大著其功業者又可量哉遂書以為別

送吳縣丞序

予玳令陽春時遠番易吳君子育為之丞子育端士

也慈良而溫厚其用心惟恐其悖於物而病乎民也嘗歎然若不足者予愛之其交也特厚其志慮又同也子青嘗拔行邑中還或忻然以喜或憮然不樂長嘆久嗟至中夜猶不寐予見子青之忻喜憂嘆不待言而已知其心之有以然也雖子青於予亦不盡言予以為陽春極天下之陋然得丞如子青者即不陋矣予來京師又一年子青以考績至輦別之久相見而言未始有異也先是有舉子青於朝者召至京將加擢用焉而未果及考于天官政績居優等將加

擢用焉又未果遂以一丞劵二為役走嶺海外人皆惜子青之不遇夫時然予獨喜陽春之得也夫以陽春之僻且遠得丞如子青而民安之苟通郡大邦為[illegible]守令丞者皆如子青焉可以少副我

皇上惻席斯民之心矣何獨少見之耶然以陽春而得子青則通郡大邦如子青者必多願予偶未之見也予又聞子青之尊府君嘗為令廣之蕨山有惠政其民至今思之不忘蕨山亦陋邦何異民之子所居官皆惡地而皆有善政豈其地雖惡而人固不鄙棄其民必多使賢人君子以化導惠養之乎果然則吳氏一門二人矣豈非命耶命出乎天凡人之行合乎天者其獲報必昌大顯榮而少遲然則子青亦盡其心以俟其報於天可也又奚以惜其去為哉於其去書以為贈

贈僧木壺歸西昌序

憶予未仕時讀書于城東寺之地藏院木壺始祝髮學浮圖氏禮雲閒禪師而受業焉未幾來從予諸儒者書其質醇雅而溫厚與之語道理講析古今已屢

然見端緒及告之以天人物理之際禮樂人倫之大亦深悟其所以然者予既愛其質之粹而又惜此之失而彼之得也是時予與雲閒又相好然雲閒涎一世於塵埃中顛倒諧嬉傲然自遠一時名士大夫皆相與為忘懷莫逆恥論微言巧射曲中四坐為之絕倒有不愜其意輒白眼怒罵之亦莫敢誰何也獨酷愛木壺不置遇佳客長者來輒誇道出示之於乎雲閒沒又十餘年矣而木壺今已長大長身秀眉竦然叢林中惜乎雲閒未及見也使見之其誇道喜悅又

何如也然永嘉年益長而行益篤事上恭接下有禮
逢遊乎方之內也實聞敦族以爲述永嘉得規而自
守雖規模不同皆高士也歟
皇上祝禧于
高皇帝于是天下名儒皆集京師而永嘉亦在焉既
竣事受 恩賞而還書此以贈之所謂散僊人聖小
稗自縛者應援永嘉與其師皆道之而永嘉又非自
縛者也

送楊生剛歸溧陽序 代作

翰林修撰梁君潛之弟本之爲溧陽教諭之數月凡
學之政教弛廢者一日翕然且興既又以其書籍缺
本猶不足以資學者者因命其徒楊剛來太學借印
以歸修撰君以予與本之交游相好之深也欲予一
言以贈剛之還以進剛於學且以勵其弟本之也修
撰君之愛其弟無不用其情如此無乎開君子之學
於堯舜文武之道周公孔子之教非徒誦而習之也
必使得之於心者明白而堅固則措之於事者正大
而悠久正大則德尊而道著悠久則化洽而民附古
之人之治與教蓋如斯而已予往年與本之講之之
熟以此自念於心然汨于物者多矣獨本之養之以
閑靜無外物以亂其中而蓄之富所積之必氣盛而
志暢予固有以覘其壯偉光大于將來也剛之從本
之學質甚美志甚篤其來京師未嘗一出遊市肆中
神樂觀有袁煉師者與剛同里善鼓琴剛主于其家
相與清論終日無毫髮塵俗氣由是修撰君甚稱道
之予又聞剛之祖公亮老成有問學善賦詩有古長
者風則剛外服乎本之之教內聞其祖之訓其于堯

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益將有得焉夫得天下英才
而教之古之聖賢猶以爲樂吾今見剛可不爲本之
一舉觴歟遂書此以復修撰君俾以爲剛贈且以告
本之又因以慨予之頹惰無成也

送周如陵序

予往年教于蜀之蒼溪泝夔陵而入三峽仰視群山
如萬仞壁立岷江東下束于兩崖其勢若不得放擲
遁之極驚跳怒躍逆而爲回湍激而爲飛瀑觸而爲
奔潤其尤險者則爲虎頭鹿角盤渦百尺旋轉若東

輪轟肰爲壑皆應覩者莫不目眩不禁也遐變萬而上三巴稍稍見平波淺瀰然巴郡接三江之險因石爲城懸溜飛湍雲霧中尚可愛也自是西走千三百餘里始入成都平疇坦夷岷江爲渠散注乎疇幾千里其西有雪山縞積明潔與旋畝爛然相照蒼天地間之奇觀獨偏方遐國擅而有之使遨遊隱逸之士得時時臨望以盪滌其志意何其快也又其地有諸葛武侯之遺教關張之忠節勁氣至今不衰又蘇氏父子文詞駐鍵數百年來無有過之者故蜀之勝又

不獨山川然也予去之十年至今念之不已今年廷試廬陵周君如陵歸自成都訪予京師之旅邸縱道往時之遊且舉予不覺解心釋神者今如陵又將有西遊惜不能與之俱翱翔其間也雖然人之情因事而感固不係山川之遺杜少陵窮愁悲慨終身不釋豈蜀之山水獨有以感其中耶彼所遭之時爲然也然則吾與如陵壯年遊樂何可不知所自哉凡與如陵交者皆爲詩以餞之而中書舍人吳君中仲爲書西川壯遊四大字於卷首以予故嘗遊於蜀也屬爲序之

贈嚴玄晏序

嚴氏爲吾邦鉅族而玄晏嚴氏之尤賢者卜居金臺山中潛然無所繫于世而一鄉之是非曲直必俟玄晏一言而後決玄晏既與世相絕獨喜談醫藥予居家時好觀黃帝內經及劉河間張長沙諸公之說時相往還講論者惟瓊州守王伯貞先生白水丞陳孔立先生二公既喜與予古而又得玄晏數人者皆相與莫逆也及王公去守于瓊白水公故無恙每出遊

則必過予栖溪之上或之金臺則必留宿玄晏家宿玄晏家必逗留不即去携童奴徧歷溪澗適樂輒併掇而啻之或剛其花葉而然染其形色呼僮置篋中乃行行不休言亦不已至暮始捫蘿而歸其樂陶然也蓋瓊州公與白水公脫略而有趣玄晏則篤實而頴悟予亦散曠不自羈故數人者甚相得予宜遊于外不得與玄晏狎者六年矣白水公已物故瓊州公又阻於官守思欲如往昔相聚論不復可得今年夏忽玄晏來京師予問之心喜不自勝及玄晏過予旅

即未及一言也輒起他去雖強留不少住斯須未幾
竟別去玄晏豈今有不釋於予哉豈其志癖昔同而
今異耶抑何為其然也然則如之何其可已於懷耶
他日倘得乞身歸田園痾之餘無以自資當求醫家
書與玄晏日一問之以償吾平生之夙志而無忘山
中之舊約也不知玄晏尚有意於此或棄去否也書
此以贈之因以識予懷

贈朱孔良序

皇上紹正大統九有宣謐萬幾之暇端居無為乃游
情於文藝萃天下儒臣俾編纂秘閣文籍上自唐虞
下及當世天文律曆諸子百氏旁搜而索緝之括之
以類綜之以韻蓋將會萬卷於一編合萬世於一時
者也然其功浩瀚非日月可計而簡冊增於尋常蓋
書萬倍
皇上乃又命選天下州郡能書之士皆集于
文淵閣俾以成書繕寫上進泰和邑庠生劉俊預是
選俊志銳學勤又溫恭而慎密凡在禁林與為交遊
者莫不忻然愛重之今年及其姊翁朱孔良來視之

予既與俊同往還禁林而又獲識孔良心甚喜也孔
良世家邑之屯州屯州朱氏族既繁多賢子弟又有
老成人如孔良者孔良來京師數與予談論其氣溫
其容肅予益知孔良之賢而惜乎其識孔良晚也俊
之婿朱氏也稱其為佳婿然俊方圖見用於時而孔
良惟務抑遜推閉不使自彰雖吾邦之人知孔良者
少也孔良歸故舊在京師者皆為詩餞之予與俊當
盛世文明俱預榮于大典故于孔良之歸敢誇道其
事以為贈

贈朱知縣序

古筠朱貴登永樂二年進士第選莅事于都察院之
廣東道視舊制益習觀乎為政之難易得失非實有
職任之委也貴於是乎有憲臺之重而無官守之累
焉既有
旨命還家明年夏復徵至京師俾莅事于
大理寺其在大理如在察院時貴徒以一進士兩居
要地觀訊鞫之操縱知已用法之權衡非唯有以博
其識習其才而以無所累之心縱觀於叢脞轇轕之
表于人情物理之際必深有所見也夫汩然而不暇

者或有所溺於心譬猶博者之相對而勝負之迹形焉情不能不中休也故惟以無情者旁觀夫有溺者之心則彼之失焉者吾且得之矣得之於外既多積之於中益久則其發之也必將沛然而莫之能禦者矣貴之所以昔焉而觀之者誠若是今去而為唐山唐山小邑也其地僻遠無迎送之繁其民質實無爭訟之擾其去京師蓋千里外以貴之所素厲如彼而其所試者若此抑將何如其用心也將其心亦易之乎豈惟易之也加乎其身者若未嘗有令焉則又無

所累其心矣然貴嘗從吾弟本之受經持其心未嘗少怠其接于人者歆然其虛也則雖無所累其心必不自逸也必將挾其頤然自得之志而益觀夫人情物理之無窮者矣受觀而屢有得焉吾不知其將來何如以發之也遂書以贈之

送蕭教諭序

予往年遊鄉校閱廬陵蕭君引之以端重力學著名郡庠未嘗不愛慕其為人然合并之日甚少也獨時時得其所為文章讀之有程式有典則閎宏張大而不逾乎矩度甚似乎引之也自吾宦遊四方引之由升舉為武義縣學官

皇上紹登寶位之初朝正京師得胥會焉蓋與引之別去者久矣時鄉郡故舊仕於京者多引之平時莫逆相見道平生歡忘懷聯合一無所忤樽俎相酧或淋漓不止情志諧暢巧謔而豪謔曲調而旁嘲莫不鬨然自放獨引之簡默不可以意撓或時作滑稽語以少折衆鋒則又未嘗不切中肯綮也顧引之務自韜括鄭重耳由是衆皆推敬引之丈人行而予益不

敢慢交引之也引之去後以憂還家又三年服闋而來改教于崑山縣學衆為詩以贈之翰林侍講鄭君緝熙以予故知引之者屬為序夫教之職與師之道甚難也彼郡邑子弟年少負盛氣而抱銳志者方自視無前而吾欲抗然為之師則非素有端慎之行真積之學未易使之帖然無齟齬其間如吾引之者於師之道教之職殆無愧也哉然以施之人內以增於己文以博其趣而行以成其德是則為引之之師弟子交相賀也惜予去引之遠不得相詰益矣因以序

之詩凡若干首

耕讀軒詩序

夫古之達人志士蓋跡蒙時使其身有所寓而可安志有所遂而可尚油然淳一世于庸常卑賤之地者何也所自遂既淺則其所蓄者易匱故常有以自晦而深其所蓄也泰和曾君能濟名其軒曰耕讀持其一時所賦詩一卷謁予序于家蓋始時見能濟方垂髫挾策往來於先生長者求益今長大老成遽見已莫能記憶蓋曾氏吾邦鉅族來熙寧中有諱安強安止

書兄弟同登第安強官至侍御史尤有聲當時蔡京惡之列置黨籍中而其名益著傳數世至歸江先生先生以文行自高即能濟高祖也二子方壺方谷當元盛時松竹田園之勝鄉族罕比今能濟所居有所謂人成堂者方壺先生所構百數十年矣而其堂尚存鄉之老人多能道曾氏盛時事惜能濟不及見也今鄉之老者日少與其事者又寡矣能濟去家而居于廬陵以耕讀自適其跡與世益疎雖吾鄉之人少有知能濟者能濟亦惟恐人之知也數年來能濟又泛舟江湖與鄉之豪賈相往還以自匿于吳儂楚猺之間能濟誠欲深其所蓄而故爲是以自渾邪然能濟質甚美年甚富而好學不輟吾知其有以紹續乎其先世矣能濟尚慎自重毋使人得易傾其所蓄則幸矣遂書以序之

友筠軒詩序

廬陵蔡君學淵與其弟清源俱好寫竹俱從學于錢唐高士謙先生先生亦寫竹頗清俊盡竹之態然好之甚篤自云其法得之顧定之定之得之李息齋之

子達道今息齋徒有譜傳之世世之工寫竹者猶宗師之況高先生所授遠有所自非徒玩其譜者則蔡君兄弟之所得可知矣予嘗以謂竹之枯榮燥濕形容意態譜有所不能盡者必其心自得之若非窮極精力不能自得也自高先生後往往見蔡君寫竹布列人家今其弟清源又題其軒曰友筠其用心益勤矣然蔡君今爲吏部主事清源又擢貢于禮部二人者皆孝友篤厚能文詞則非徒寫竹云耳清源之居家人求其竹者往往不已蔡君咲曰文與可所謂韈

詩者今在吾余於乎人徒知其一藝也獨不知蔡君厚于德深于材可行于世而施于政者不在此也清源爲人清勁道拔甚有高趣旣托于竹而又以友爲軒詩文一帙求余文序之因書此爲之序

送劉敎諭序

廬陵劉君仲鐔舉於鄉而入大學選修永樂大典在禁林者幾三年時學士解公與祭酒胡公總裁其事仲鐔未嘗斯須去其側搜閱秘典遇奇事隱語輒俾仲鐔錄示館中之士或有所考索以上進者必仲鐔

書之乃以進否則不得書不以進也蓋仲鐔性謹敏又知所畏愼他人勤者或不敏二者又不能愼惟仲鐔敏而愼故學士諸公皆賢仲鐔今年春群試於禮部得選爲沛縣敎諭同館之士多賦詩餞之翰林檢討解公文夫欲予一言序其首夫沛漢高之舊里也方高帝平定四方威加海内而還也與沛中父老子弟飲酣而歌大風之詩一時勁氣雄風何其壯哉然高帝是時徒欲得猛士耳豈高帝於此尤有慢于儒生耶魯兩生之不至商四皓之遠引蓋以是歟高帝

過魯而祀孔子徵儒士以起朝儀諸生稍稍向用則其所慢者獨鄙生耳爾沛中父老子弟固亦知高帝之意哉即習見其始未睹其中耶夫士之習俗繫上之意向今之沛非復漢之舊矣天下旣向風文學而沛又得仲鐔者爲之師夫承時制作抱負問學之高深者尤知賢仲鐔而謂沛中子弟使其見吾仲鐔之學行溫雅必愛敬惟欣傾竭矣因彼之甚慕而施之教焉吾知其能有成必也是行也仲鐔亦勉之予與仲鐔處久而相好之篤因檢討君之屬也遂爲之序

送某知縣序

蜀之人純厚而易治信義道德非家習而人通之然其好慕尊尚敬恭而樂道雖齊魯逢掖之士未必如蜀之人也比聲律切對偶備生末事而蜀人有終身不操觚而握管者而聞人之誦詩書道文詞者則皆知賢之此豈其性然哉習見之厚而化之深也爲令非得其民不能有成而民有頁能挾好好惡惡乎天理之正者焉能治之也故易治而化惟蜀之人爲然進士南康某以選爲順慶大竹縣令大竹在巴蜀之

東南四面皆大山無舟車之往來使者行部終歲不
一至其民尤朴而其習亦醇以其拖負才藝指從之士
之賢名而一旦臨乎其上其民固已慕之矣民有慕
乎其令之心則令之道必行政必成道行而政成使
人人知明經問學其治民如此豈不深可喜哉吾往
歲於蜀以文詞雕鏤之弊責之於醇龐朴厚之人
恨不得因其醇朴與之相忘於無事徒以其不能者
強聒之無益也然亦以好慕在此又上之所貴欣吾
之職當如是故未嘗敢怠惜乎未知所以教之未久

而去不見其成也今某是行追與其民相忘於無事
之境也然烏知其民於今不化而為才美文藝之士
耶因其好尚之實而啓其樸拙之誠治而教之亦令
之道也以予嘗遊其地教之難而不能久去之久而
不能忘也某之行南康縣令黃紹慎求予一言送之
遂告之以此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六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序

銀浦唱和詩序

吉文西百里曰銀浦陳氏世家焉去銀西八十里為
泰和之梅岡則王氏居之也梅岡以王氏勝而銀浦
亦以陳氏著稱山水相錯冥鴉鳥飛相望也獨怪夫
兩家賓客足跡不相及物情人事不常爾也及予來
梅岡也王君樵雪莉予遊銀浦而未果其年冬樵雪
獨攜予命遊焉樵雪雖老苦嗜詩每遇山窮水僻既

烟艸樹禽鳥之勝未嘗不徘徊其間然世之工於詩
者既寡而知樵雪者亦少也及其過銀浦陳氏之後
曰于敬子威其從子清汶清湘輩皆工詩子威稍年
高而氣盛于是二人者一相見談詩不輟皆自以相
遇之難而相得之驩也淋漓俯俎之間長篇大章更
唱迭和至夜之不忍別去蓋其氣同志合情好綢繆
故其發于詠歌若金石奏而律呂諧威鳥鳴而聲氣
應至于相忘以情相賞以心相矜以為高相誇以自
豪雖其一時之作有不可掩者要之皆所以道其志

而無傷也夫士於文辭好之篤者亦既有合焉而齒少也故不得於天下則期之百世之後千歲之間今夫二人者地不相遠又同乎一時自今已往梅岡銀浦之上載酒而問奇者吾知其衝乎道路而未止也既而樵雪合其所和詩凡幾首屬予序予方悔恨於未遊巔其詩而喜之遂爲之序

孝友堂詩序

錢唐浠孟溫材足以治民理邦而以一驛丞守官於泰和浩溪浩溪非通道公卿顯宦者歲不一二至知

卷之七　二

孟溫者少也故孟溫久淹於此而得以迎發其父且友愛其弟甚篤因郎官署之役爲堂名之曰孝友既求能詩者歌咏之矣又求予文序焉孟溫能不以其秩之卑祿之薄而志于發也如此豈非賢哉夫自三代盛時習俗之厚凌忽傲惰之風不作而教其民者又先之以孝友之行庠序遂術洋洋乎詩書禮樂之訓講求誦習以明夫親之長之之理至于灑掃提攜應唯進退之際皆有以發其良知良能及其不幸也則有不孝不弟之刑以督之故自孩提之童無不知

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當是時閭巷之民雖欲不爲孝且弟何可得哉後世之士既不知所以學故其行亦無復三代盛時孟溫之能賢蓋本乎其性也予愛其名堂之善信其行有以近乎古之人因慨然歎夫三代教化何獨不可行于今哉古詩小雅多道父母兄弟之情至于美尹吉甫則言張仲之孝友以謂吉甫之功德材美繇然可頌可歌者在此也千載之下讀之猶能使人興起况乎今之世得見其人升堂以誦其詩其有不感發乎哉孟溫既慎其

卷之七　三

官又和易藹然其弟將行爲今楚王府伴讀亦知愛其兄者

送楊君弘璧序

楊君弘璧家故西昌鉅族也當其盛時一門父兄席累世之業臺池花木金珠犀璧之富與封君戶侯相埒及遭亂離家事日非君亦崎嶇江淮之間而遂家焉蓋其時君年始十六壯志銳氣輕離別而易之及其老也思見其親戚墳墓日夜南向而悲益以五十年于外矣而後歸則蒼顏白髮頹然衰老見者駭愕

不知為楊君也過其閭問道而後入道其姓名老者
觴而少者敎焉問其祖之昆弟無知之者其父之昆
弟無幾人焉已之昆弟間有存焉者非老則病杖而
後來而窮奴老館之尚在者皆當年雄力自視無前
者君猶健識其狀貌也故居雖在荒煙衰草墟墓纍
然而牛羊鳥獸之迹交乎其間者皆當時賓客歌舞
而歡樂之所也君於是愴然悲之念往事如在夢中
惜其去之久而還之不早也既而君之從子益留葬
君而芳苦之置酒會故人賓客留君毋去此故土然

君占籍廣陽已久為留數月乃去歸時攜其中子某
與俱行因謂之曰吾老矣先人墳墓在此者汝謹識
之無忘於乎君生于富貴未壯而困于羈旅老猶不
忘其鄉非其心拳拳篤厚能如是哉夫人事變故不
常而人之一身榮辱升沉跬步有不能保者而况數
千里之外數十年之久能守其身而不墜其先又豈
非其心篤厚之報哉君少從予先大父心易先生受
業與先君有筆硯之好故乘為詩餞君之去而予為
之序所以借道夫人事變故之際者有以見君之不
忝其先為難能也

望雲軒詩序

姑蘇金君潤夫寓居郡城而名于其軒曰望雲能詩
者既為之賦矣友人劉彥樸為求予文序之而道潤
夫之言曰世之懷非分之求者常有以及其身惟君
子知止而自足故常泰然自得顧予之材與力無所
能于世久矣則宜乎蔬食貧窶隨寓而安得失不介
其意是非不入其懷而意之所至情亦自適升高丘
以瞻望攬白雲於天際此予之所以名其軒者庶幾

見其志之有在而若昔人陶弘景之所云者殆不同
也嗟夫潤夫居
京師盛富鉅麗之地誇奢而競豪者相接乎其前金
珠玉帛之致其飾膏粱吉茸之窮其味華榱廣廈之
適其安者皆是也而潤夫獨澹然寡於嗜約又名其
軒以此使古今天下豪勇才傑之士其用心常如潤
夫則安富尊榮終其身亦何不可哉是與斯為又足
以警夫世之不知止而妄意于非分者也然潤夫樂
詩書而重信義喜與士大夫遊其反荊門也自號為

荆門野樵則其中固有過於人者夫豈徒然哉因爲之序

贈小兒醫鄒孟義序

太史公稱扁鵲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聞秦太愛小兒即爲小兒醫見今之世豈無愛老人者而醫老人者已絕無聞獨小兒醫往往專門擅業宜其術之精矣而所守或乖其方所講或非其理施之於治得一二而失八九者皆是也則爲今之老人與小兒者其亦不幸也哉不病則已病則欲求善醫何可

得也鄒君孟義世家廬陵之西鄙其先世以小兒醫擅名一方環其境病小兒者皆往鄒君求治之鮮不效者卽不效必鄒君預言其然故病小兒者以謂得鄒君於死生之際可以無恨故自予之得鄒君而予之鄉黨鄰里故人親戚無不慕鄒君者豈愛小兒者類皆如秦人而愛老人者獨不如周人哉抑愛之矣而醫之如扁鵲者少耶予方衰邁歿以多病居常感慨嘆息恨鄒君不變爲老人醫也然予諸孫方孩提呱呱緩急之際又能無意於鄒君哉鄒君恭厚篤慎沒於利而急於濟人蓋可謂仁人矣因爲之言姑以識予懷云

南冨王氏族譜後序

王氏之先當五季之亂有長者曰該自廬陵何山遷安成之連嶺長者後五世曰泉自連嶺徙泰和之南冨南冨之有王氏距今十世矣其族既蕃其地有不能容者或居南塘或遷栗園或析池頭石灘槐下嶺上樓下雖異居散處而昭穆世系之詳無少紊者推原其故以有譜牒故也至其世聯科目迭蔚美仕論

詩書而服禮義者數百年間未嘗乏絕此又鄉邦少見者何其盛哉蓋嘗考其家譜長者之後有曰瀘溪監簿廷珪者當秦檜用事時以詩餞忠簡公之貶遂俱得罪先正謂二公生可爲人師沒宜祭於社者此也有曰炳者富而好義靖康之際東都士大夫避難至者多館焉鄉衮文信公之起兵也猶過南冨而訪其後題其所居曰續槐精舍此其較著者其不著者不悉也然則王氏子孫之盛而賢者豈無所自哉蓋之厚者其流澤久而不匱理固然也世或不知務此

而苟與後世光榮而昌大者何可得也是足重其詩且爲王氏重也故爲之言以告其來世

王以誠挽詩序

王君以誠歿之廿年其子存性集諸公所爲挽詩歌辭涕泣謁予求序之曰先君之志于是乎見也予悲之以爲之言君五世祖隆宗爲宋吉州教授而鄉貢進士仲案其高祖也君承先志少頗質魯能憤然自力于學遭元季喪亂四方學士困絕無聞君低佪草澤久之乃復肆習法律雖非其志而卒籍是以自效

於公卿之間以一捕盜吏張空拳入賊境擒劇盜三十六人者誅之尋統兵千人守地一方授千戶所吏目肰元事日益非矣乃絜身遠去抗志湖山之表優游觴詠不以貧賤而易其慮者又三十年年七十爲里人誣搆詿誤以卒故爲之辭者皆悲其志之無成惜其終之不幸綢繆反復而深致其意也嗟夫君早負材氣不得附託青雲之士以自見老而遁迹於寡遇之地而猶不免焉豈非命哉委於命而安之斯其爲君子也故爲之言庶幾有以著君之志云

遊龍城寺詩序

予之來梅岡也得龍城以遊既而遺楊魯先生自歐鄉而來館于龍城先生嘗仕于
朝爲秋官郎中多學而博聞而寺之僧曰覃微師者亦能詩而喜謹吾于是屢遊焉不徒喜得龍城又得遺楊也六月既望秋序甫臨火猶金氣煩炎益烈遂與喜文發君稽稼攜諸生復遊焉陟高阜循大徑步喬林之茂蔭既而遺楊與覃微師亦徜徉而出遊遨客與俞俞如也其將微雨初止嵐吐白雲谷暢其

芳林樹引風颼然滿襟歡談既洽樽酌亦勤及夫宿久而天曠明月東出萬籟之聲如奏琴簧遂欣然有作發君宜先成明日集爲帙凡若干首嗟夫同遊者雖寄此或暫去而輒求不可知也予去而廉懿於
朝欲遂歸而遊此可得哉

臨清八景詩序

泰和邑西鄙多大山連荊出而極廣海而所謂津洞者則劉君民望所居也連岡叉徑蒙茸陰翳即其深而後豁然開曠平疇淺豁稼穡茂而蒲荷鮮儵而洄

巖則喬崖修麓雲霞落而烟霧霏仰而望之則危峯飛瀑如在天上俯瞰之聲莫知其處蓋可怖可愕可喜可壯之狀萃于其所居又僻逆窮絕非有通道往來行旅之求售者不至賓客故人非好奇者不遊焉民望於是得擅其勝以窮登覽之樂蓋好之篤而人未嘗知也使其居之勝矣而遊者衆焉車輪馬跡之交乎其間民望因將厭其塵埃惡其煩囂矣亦何足以樂也惟其甚美可樂而人不之知獨民望能得之所以尤勝也民望之尊君子英甫抱材而不求知於

人今已老矣民望與其兄民瞻方壯年英偉其材美有不可掩者夫進取之士嘗志乎宦達而幽散夷曠之徒嘗放乎山水放乎山水雖任情劇意無傷也志乎宦達而溺焉者君子不取焉民望不溺於彼放乎此耳何傷先是白水縣丞陳孔立先生嘗愛其地之勝而病其蔽於幽遠也因其八景相與賦詩美之矣其從弟彥偉又求孫君子賓繪為圖于之歸也邑庠生王濂以求予序之夫玩其圖誦其詩又讀予序其能蔽於幽遠哉吾恐民望將不能擅有其樂矣

王樵雪壽詩序

王君樵雪負雄才豪氣壯而無所合於時既老自放於梅岡之山中其曠略不羈豪邁之氣無以自見獨往往見于詩也壬辰九月之望君初度日也能詩者以君長於詩也相與賦詩以為壽且以屬予序夫古之人於其所愛之深者恒願其壽見於古詩之篇多矣然其于將率然相過請上之飯側致也然祭觴飲歌而起舞並側嚴而薦于金者所以為壽也而豈獨於頌歎之際為然哉蓋人之情有不能自已者致加

此君於其時得組盛列衣冠搢紳賓衆翩還歌舞獻酬之盛亦一時之盛也乎於此詩之作豈亦有中存和平之韻油然有尊老敬愛之情寄於詩焉餘之遺意所謂千金之璧不以時授而好於詩者亦有者之意哉若夫君之盛福子孫賢而孫曾其則非作者之詞能稱其萬一也君字伯彰樵雪其號云

纖香堂詩序

臨川曾紹魯有堂曰纖香公人以昔人有其類能詩者既歎領之矣紹魯又求予序之紹魯族有意於

先賢之訓也哉邦將考其德行之于身推之以及于
家國天下則其志未可量也夫孔門三千之衆七十
子之賢豈敢拔之材高世之資吾不知幾人也當時
獨稱顏子曾子者何哉顏子以敏曾子以魯顏子不
幸早卒其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然聖人之道浩
乎其無涯非斗乎其不知所止而欲求之于百世之下
舍子思孟子其何以哉孟子得之子思子思受之曾
子其本原蓋有所自而曾子終身篤實之要學者可
行而易從又莫切于省也于此而昧焉不知所講

而欲至夫聖人之域如涉大川而忘舟楫未見其可
也然則紹魯登斯堂也其可不勉乎哉紹魯嗜聖賢
之後邦實孜之曾子子曰元元之曾孫曰樂爲撫郡
鄉侯其四世孫據遭王莽之亂始去都鄉家豫章而
臨川曾氏大抵皆都鄉後也歐陽公雖嘗辨其不合
于國舍人未有以後之至元集賢學士曾小軒又以
謂江南曾氏蓋大賢之後嘗上其事請立泝水書院
以教育其族姓而自宋以來曾氏顯者亦多矣紹魯
之祖寄亭先生仕元爲國子助教其學行尤可崇邦

則紹魯於此不徒用心於聖學殆將繼紹其家而無
忝者也可謂不賢乎哉見之歌頌殆亦知道者矣因
爲之序

梅岡王氏族譜序

王氏之先有爲吉州法曹者其後居廬陵之甲村久
而益繁分富田六度吉水之帶原固山興國之小淼
而徙泰和之梅岡者蓋十有六世五百年於此矣今
甲村之族無聞而散在四方者皆爲鉅族譜不能脩
見者其自梅岡者七世曰仲端貫果鉅萬嘗伐石治

道自廬陵麻洲抵興國凡百數十里又嘗命爲掾吏
出納必一籌于鍾嘗子孫毋改王于今猶然既而其
子約齋登紹定進士第其孫槐陰復推第咸淳自是
百餘年來如秋澗如蘭亭如益愚處士皆以文學著
名于世約齋之後世孫尚德蓋嘗修其譜廬陵劉壺
春先生爲序之矣及其後也世故變遷徙不常於
是約齋之六世孫退庵又加修集覩舊譜益詳其義
例尤密非淺學者所能窺也退庵覩蘭亭爲大父與
其從翁樵雪皆風流高雅爲王氏宗嗟夫王氏久而

益盛如此豈非積於前者深厚而有本哉予之來無闕也旣獲交退菴然豈又拜觀其爲世家文獻有足徵者故爲序之詳焉庶幾後之人知先德之不匱於親一二重本之意有油然而作者而譜亦不爲徒作也

陳子敬詩集序

吉文陳君子威氣充而寡欲視外物無足動其意者雖窮若山林而其言逍遙横放若不可追躡徐而視之則端重衍裕其指遠其情深風一乎和平之音也何其美哉夫人之心有溺焉者見於其辭亦然或沉

辭于富貴感于聲利或窮愁悲怨憔悴而可憐及其至也猶能使人感慨而羨慕蓋亦累其心之溺而變其詞之勝焉耳要之得其氣之和平惟夫傑然衆達之士畢天下之物不足以累其中者能之也而求之古今蓋少矣予見君于銀浦之上卽有以知其志及讀其詩又知其高邁絶倫君雖窮居以老而豈有溺于其心者哉君有行義又深于學使其壯時出而鳴乎國家之盛吾又不知何如其美也掩卷憮然書以序之

柳塘于氏族譜序

廬陵于君孟遜以其所修族譜求予文序之予旣觀其譜知其先世之所以盛而又信其文詞翰墨之懿有足徵者蓋自唐僕射徵徙吉之城隍岡遷皂村有長者曰范時道一見傾倒相與爲聯姻而厚資之遂家于皂村時人稱兩家爲金石交者以此僕射生諭仲甫仲生獻甫獻遷廬陵遷州之柳塘地今屬螢陂獨誠仍居皂村孟遜之距誠蓋幾世矣此譜之作者自柳塘而度與皂村不及焉者彼各爲譜勢之分

不可以強合獨其源未嘗異也自僕射而上至于後周太師燕文公某漢廷尉定國皆可考見先是歐陽文忠公爲作世系表其幾世祖元高又嘗自序其譜故其所載自宋氏得姓以來千數百年端緒原委甚爲較著及孟遜又加修集其世次遷徙愈久而益詳爲夫世家大族簪纓烜赫而子孫之微不知其出者何限獨于氏先世不泯滅如此此豈獨其子孫之賢哉抑其能託之文詞以傳不朽故也於乎世有有紀之績而不得託之於可傳之文多矣于氏乃得之歟

陽公使千數百年祖父之澤烜赫輝燿皆由於此豈非幸哉今去歐陽公二百餘年孟遜又以其譜傳之於予論歐公之文有愧乎予言之陋不足爲孟遜重也然孟遜是譜又何待予言哉孟遜力於學而其行甚篤能拳二於其譜牒其用心之厚可見矣

庾山樵者詩序

古之士有身爲鄙事厮人賤夫之所不屑而其中負落落之奇瑰偉人鮮識有不能測也故大賢豪傑往往自放于漁鹽屠販之間當其漁鹽屠販之時人固

不知其爲大賢豪傑也至于乘時而出功業足以被生民而澤萬物則舉天下之人仰望而不可企及矣故深所負者亦深有以自晦人固不可以淺窺也陳君文琰隱居庾嶺之下自號庾山樵者陳君非行歌負薪而樵也蓋假樵者之名以自匿之人不知也而予有以知陳君也陳君博涉經史強記而善辯遨遊於吳山越水之間所與交者多俊士材能非其人輒去而不顧陳君負志而不偶又混其跡以同于衆故樵于山放浪于江湖無不可者而何必人之知也然

庾山東西連閩浙以扼廣海凡廣之東數十州珷玥珠璣犀璧之貢皆道出庾嶺至于仕宦商賈載妻孥捐貨財往來乎其間者又衝二也是爲四衝九達之交声利爭趨之塗人之所悼頻而厭處者獨陳君欲樵乎其間豈至于道者固不暇擇其地哉然吾察陳君亦爲能久于自放者陳君因出諸公所爲庾山樵者詩示余遂爲之序

樂園詩序

盧陵張君思恒居城北闢地爲畦藝蔬其中日抱甕

往灌而志疲焉因自號爲樂園能詩者皆歌咏之其友郭君貴以屬予爲序予家泰和柳溪之上有畦數十畝竹數千竿桃李數百株芸松蕃蔗芥杞菊數十畦及陽春之方來候時雨之既至萌而壯者生意勃然秀而花之英如列珠錯數十品至於擷芳苣于雪中剪短韭於霜餘則雖熊膰豹胎有不能易其美者意之所適非高而遐眺慨昔賢之不作曠千古之遠懷而猶有合焉者此予之爲樂如此也視張君殆有同焉耶偶適之焉不可知也夫玩于物者雖適情

亦喪志然于閭張君爲人信義敦厚聞于鄉閭諸子弟又皆賢而好學貧郭多良田而居室幽雅花卉松竹之植連檻而並砌賓客故舊載酒往來高談雅謔而不愆于度蓋處清時爲福有如此者是則豈予之可儗哉況予方竊祿於朝于樂國殊有所未暇望青原白鷺不能不怏怏焉因書此以序之

望雲思親詩序

杜君新世爲襄城人以軍功起身授山海衛百戶杜

君雖起戎行而行甚雋徇徇有君子之風事其母尤孝以
王事來江西去其家蓋五千餘里每望雲而思不忍其親之遠也遂求善畫者爲寫望雲思親之圖以識其懷能詩者又歌詠之求予文爲序夫杜君矯然介胄馳馬試劍于萬里之外此其志也而乃低回顧戀有狄梁公太行之感蓋天性之真發乎其中情自有不可掩者然狄公屬唐室艱危之際能悄然盡力卒之唐之社稷不墜者狄公之功也望雲思親特其偶

然一事後世猶傳慕之不已顧其大者不在是也杜君當天下承平四海晏然無桴鼓之警然立身揚名以顯其親於無窮孝之大也杜君誠有志乎此使功立當時名垂不朽則望雲思親豈足以槩杜君之善哉傳曰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杜君其勉之

送皮千戶還遼東序

冀之東北曰幽州其山醫無閭即今之遼東也遼之西本孤竹國春秋時屬山戎戰國之際入于燕秦并天下置遼東遼西郡漢武帝闢玄菟樂浪諸郡而遼

之地益廣唐太宗之盛置都督府治其衆既陷于契丹終五代及宋其地遂爲夷狄矣及
聖朝受命混一萬方遼左地既平乃壓三韓連碣石瀕海置兵衛王國如內郡今四十年矣舟車利涉而風氣日通兵革不試而習俗還厚蓋中國財貨金珠綵綺絺綌之物與其所產海錯之珍人侵麝香豹尾骨骴之類相流通交易乎其間而富商大賈往一二責行值宿不擇地而居而中州文學之士流寓其土者益多矣於乎聖化之廣被如天地覆幬人跡所不至

者昔君頓闕下豈直邊海之近至若五季之際河東
并晉齊之境猶陷于夷狄不但邊海之間蓋中國治
亂盛衰之一機也千戶皮君德自遼東來襲舊業其
兵伍之間者過泰和人皆謂皮君壯而武浩然有氣
豈中州豪選之士流寓其土者奇謀雅論日有以相
激而皮君有以得之耶以今
神武所加四海晏然無一烽之警而遼微射枝其材
又有如某者復何所處哉蓋中國所以盛者在是皮
君將還遼東求為詩贈之求予文為序因為之書

劉氏家譜序

劉氏本湖湘間人自五代時從廬陵之桑溪歷數百
年散居四方至有自桑溪而遠徙江淮間者其後泰
和之巴山則始自誠齋明軒二人歷元元貞初至今
百餘年而其族又已衆矣桑溪舊有譜宋季燬于兵
誠齋孫曰克俊懼其久而世次之失也乃修輯之然
可知者自六世祖文翁而下其上有不可考者克俊
亦謹鉄之不敢妄有所續也自克俊距今又二世曰
肩禮為明軒之曾孫則因克俊之舊而授輯為之譜
總若干世以求予序夫人之生久則衆〻則分其勢
然也其分之也遠則其本益遠〻其本則親疎少長
之倫混而莫之別孝弟愛敬之心邈焉而不相施其
名雖為人其不異於禽獸無幾者幾希古之聖人有
憂之因生賜姓命氏以別族有氏族之官以掌天下
之姓氏而俾之[illegible]宗伯又有譜牒以藏于大
史其為法密矣自[illegible]氏族之官失其職而民無
所稽有[illegible]妄附貴顯其為失可勝
言哉觀克俊之用[illegible]乎其不汨於流俗而有見於

先王之典者也其賢于人遠矣肩禮之弟曰某某某
告信慎而知自守以不墜前人之聲故為著先王之
說以告之

臨川胡氏宗譜序

胡氏其先本秦州人其始祖十七檢閱自宋徽宗時
以明經登進士第從高宗南渡始家臨川之白干歷
四世曰拱辰擢嘉定甲戌進士第七世曰希顏累官
兩浙鹽運司同知與謝疊山諮公友善比兵之南侵
也與疊山謀舉兵以匡王室其往復之書至今猶存

其後有曰天祥者講學于陸象山先生之門曰斗南以能詩鳴於時吳文正公虞文靖公皆稱道其賢蓋自始居自千傳十有三世凡四百年而偉傑之材出於胡氏者不可勝數豈非積之者深厚而有本耶何其發之遠而不竭如此哉胡氏舊有譜其十世孫伯廣重加修輯其法本歐陽公小宗之制而尤精密仕止生卒爽娶分合行義之大槩無不備見伯廣又以其先世遺文可傳于世者繫于譜後於乎觀其譜讀其文詞胡氏之所以盛夫豈易及哉於是伯廣之從

子儀以求予言因爲之序儀亦端厚有學稱其爲胡氏佳子弟云

扈蹕集序

永樂七年二月

皇上巡幸北京予時翰林侍講曾君子啓與二三近臣以文學得預扈從因次其道途所經山河之勝行宮連營千乘萬騎之壯見於詩凡若干首名曰扈蹕集余讀之而嘆曰於乎盛哉夫

朝廷之事聖君賢臣之嘉謨雄烈照耀古今者史氏能書之至于一時太平盛觀豈亨豫大之容民情風俗之美下至原野鳥獸草木之光華潤澤可以感發歆羡而史氏之所不書與不及書者則皆存乎詩人之鋪張形容非負奇才雅思蓋有所不能也三代之際其雅頌如時邁車攻等篇著之于經讀之者親見其時漢代以降學者類不能追蹤古作故其事亦晦而不揚或庶幾其人焉而處非其地沉匿于山林草莽之間者多矣作者之少見而又不得附託青雲以自表著則後世雖欲因其言以觀夫世道之輝光陰

洽何可得耶此吾於子啓之作而有取焉子啓既學博而材優又遭逢

聖主之治故其發於言者宏博深厚足以極一時之盛百世之下讀之爲之低佪俯仰想見其時而追慕纓思于無已則其言與古之作者夫豈相遠哉於乎是可傳也已子啓名棨吉之永豊人其先 世曰小軒先生仕元爲翰林侍讀學士曰亦軒先生爲編修郡人故老猶能指其遺跡所在今子棨列官禁林重歷其地世家文獻之不墜有足尚也因爲之序

中秋宴集詩序

士君子當四方無事
朝廷清明之際游盛而志氣同進無諱忌之嫌退有講學之益如此亦足以樂矣固不在乎嘉時勝集傳酌淋漓而後樂其樂也然而樂之于心者無因見也必有暢其志氣發其歆欣形之咏歌使當時讀之者皆爲之擊節嘆賞傳之來世思見其盛而有後時不及之嘆則雖桮酒殽勸卒然相遺固亦一時之盛也於是永樂七年中秋之夕翰林學士胡公合同院之士

會于
北京城南公宇之後于時京露既降清飈怒然明月方升而酒行樂甚公乃命分韻賦詩凡若干首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于中隨所感而發之于此也豈非盛哉其或因事寓思有物外無窮之情興起感發爲萬世不盡之應者亦足以見君子之心也因爲之序以明夫君子會合之美誠
朝廷丰嘉之際而凡是作非泛然詞翰之細也

西垣對雪詩序

古之人賦詩或旬月假𩟗涼思而巧搆或走筆頃刻忽然得之而意趣要妙有不可及者要之不在遲速但欲其工耳速而工又難能也予之來
北京與處者侍講曾君某俱好奕而予拙不能奕因謂以詩爲嬉戲以當博奕獨其難能奪其所甚好不爲無益也而曾君以爲志外物樂憂思皆不如棋也噫夫詩與碁皆害於事而碁尤甚焉曾君蓋不能忘

情於彼耳是年冬兩雪曾君宿飲於修撰彭君之家預在席者七人修撰余君某以長安雪後見春歸分爲韻賦詩即坐上刻燭期不過半寸詩皆成詩一不成者罰且不得運意黙搆即運意黙搆者又罰於是觴酌如飛談論不輟且以古詩索句中字首尾以相頂綴統坐上斯須不停蓋以是苦之使不暇思也俄覩燭王刻處即具紙立書書成又令不得一字改竄僅僅能成章罷去則皆欣然若有喜色明日曾君余君同入直秘閣念此事兩人相視忽大唉予問何爲也

曾君告予以其故予咲曰何自深相苦至此然深[illegible]苦者乃深以為樂也因謂以詩為戲其樂不有逾于傳奕乎曾君于是信予言之然然余意其一時之作必不能工及卒而讀之皆極工緻有非思慮所可及者信所謂速而工者亦奇矣哉夫古之君子雖戲謔不苟七人者亦庶乎善謔者也衛武公抑戒之詩以善謔見之咏歌則七人者之事有足尚者又安知後之人不有傳之以為雅事乎因為之序

春闈倡和詩序

永樂七年春翰林編修朱文晃預考試天下貢士棘闈中五十日相與倡和為詩凡三百餘首謂予歡悅之情發于樽俎咲談之末而冲乎和平温厚之氣動于典則儀度之中因念其時天下士子二千人聚三場文如山海考覽辨論討其間暇之時十不一二而所作之多且美如此何也大抵扃約之深眾人迹不至外事不膠其心而内懷自暢則雖片時之暇情之所遣不得不於詩焉發之以其思之深趣之遂有以欣也乎時有求為文辭于予數人者嘗竝時涉月竟持空卷還不得一語此豈敢故為是哉精誦之接洎之也如侍講鄒君仲熙性尤不喜賦詩間有求者遥望見已搖首退却即不得已草草聊塞遣持去今主考文其中亦連篇愈出不貲平生不喜作者且如此其他抑又何如嗟乎使諸君子在禁林中常如在棘闈考試多士時其諷咏篇什又當何如其多也予由是益知深靜恬逸無外慕者百藝可進而聲華榮利之膠轕甚矣其奪人之趣也文晃以屬予序因序識之

九日讌集詩序

永樂七年九月丙辰寔惟重九之日合侍從同官之士七人者就北京旅邸飲酒歡甚酒半檢討王君希範摘江涵秋影鴈初飛之句郎席分為韻各賦詩以紀一時之樂既明日侍講曾君子棨以屬予序之於乎余七人者亦樂矣遨遊兩都歷覽山河之壯既有以增其氣而蕩其懷而凡職業文辭多

朝廷制作之大鉛槧之末預有光華焉雖平居畏懼之未嘗敢肆而毫髮外累曾少有于其心者亦何其

幸也主于佳節罔暇非有高山喬木以恣登覽無歌
絲管吹以娛聽闔然鋳俎之間唱倡疊和雄嗚而雅
謔又皆藹然情投志合視昔之人感時悲怨殺莫無
聊賴者大不侔矣是皆
上之賜也夫何敢忘由是七人之作益宏大演迤得
盛時和平之音蓋所謂關乎風化者信可觀矣予思
鈍而材拙顧在席齒獨長故既賦之矣又不辭而爲
之序七人王君錢塘人魯君永豐人侍講林君崇璧
蒲田人編修朱君文晃南豐人庶吉士陳君光世四

明人李君時勉安成人爲之序者修撰兼侍西昌人

送任敬敏歸南監詩序

余之仕於外久而一還鄉見學之士皆俊秀材英發
邁逸之姿其氣之發而材之傑有不可及者其時敬
敏亦爲予弟貞獨溫恭循循然揖焉而後言而凡學
之士望見其來皆退然心相敬重有疑也必舉以質
之有得也必舉以告焉而敬敏亦相與切磋愿愿爲
之盡余固欣然喜夫學者能自得師其心雖邈焉而
其志未嘗不自下其氣雖過發而其行未嘗不自檢
而又知敬敏之賢雖一時英偉傑出之材如吾鄉之
七者尤敬憚而畏服之則其所以過乎人者豈不遠
矣哉今年春敬敏以鄉舉會試于北京余忝爲考試
失敬敏心甚自恨既而選在教官之列則爲之喜曰
此敬敏志也敬敏亦自喜得教官學爲有以進於道
於是余又知其過於人豈獨其文之博哉其氣之宏
識之遠皆未易及也未幾
上命覆試四百人在教官者拔其尤得二十有四人
皆賜冠帶厚其廩食俾南還讀書于國監而敬敏在

焉然後知其失之于今者有待于將來而
上之恩厚于多士拳拳不忘者益如此也然則敬敏
可不益自奮勵思以副
皇上眷注之厚耶夫得失之際人之情可見焉得失
不足以動其中余獨得之敬敏故于其行也衆餞之
以詩余爲之序云

處士蕭公挽詩序

處士姓蕭氏字吾切世家邑之高富里自處士始別
居城西處士爲人性和易藹然其交于人也驕矜忿

戾之氣不介乎容色而人之友之者亦不以驕矜忿
戾之氣加之也其言行信而篤其教子弟於爲善也
道誘之甚力爲不善也禁制之甚嚴閭黨之士見之
而人人羨慕交友得之則無不欣悅蓋其寬易和飭
之氣有以接于人者然也處士之配親余外祖母兄
弟也其子建平于余之母蓋爲從母兄弟然建平嘗
受教先君進與予同學退則遊處得之於先君者當
以告之處士聞之於處士者又以質之先君蓋處士
書讀史雖耄年尤強記誦諸其口者稽諸簡册皆同

也處士無他子弟唯子建平以事謫遼東而處士殁
于家父子先生相隔萬里人生如此悲痛可勝言耶
此諸公所以深悼痛惜不能已于言也詩凡若干首
建平歸自遼東以屬予序於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三家之市而善人豈無爲吾恐化于善者之難而染
於不善者寖二乎易矣余嘗于外不得歸者十五年
鄉黨如處士者皆已殁矣後生小子其誰告之以善
老者憔悴而無與好壯者傲驁之心日滋益不可悲
也哉于不謂悲之又以謂俗之陋教之失皆始自此

可惜也乎故序之而詳書其行者使讀之者知處士
之爲善人又以見今之鄉閭無善人不可也

會試錄序

永樂十三年春二月禮部將合天下貢士而考試之
遂聞于
上命禮部尚書臣震侍郎臣綬總其事翰林修撰臣潛臣
洪合內外儒臣十人往考其文辭而以監察御史臣
琦臣俊往監焉于時

皇上巡狩北京天下之士越萬里而至者凡三千人
既撤棘拔其粹得三百五十人蓋試于北京方自此
始而得士之衆亦前此未之有也於乎盛哉臣潛伏
惟
皇上文武功德度越萬古而奉由
太祖高皇帝舊章修明禮樂煕闢四方導之以詩書
之教引之於仁義之域德澤之被乎遐邇如春陽之
育萬物士之誦詩書而涵道德者人人如在唐虞之
世蓋教育之久五十年于茲矣易曰聖人久于其道
而天下化成詩曰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由是而知

今所以得人如此其盛者其來也有自矣夫惟登之
以故見于文辭者皆宏偉而光明培之厚故發于論
議者皆雄深而有本是蓋關乎
國家氣運之盛非偶然之故也士之榮名于此者何
其幸哉然既悔于文辭矣則于聖賢之訓其必有得
於心見諸事業必有致君澤民之實所謂益倍百於
一二者在此也其又可不勉乎是用書之大廷以俟夫
皇上臨軒之策焉

遊長春宮遺址詩序

長春宮在北京城西南十里金故城中白雲觀之西
也元方士丘真人者與其徒嘗居於此當是時琳宮
貝宇儗于王者今其宮既毀獨其遺址之存猶乎陸
巍然以高登而覽之猶足以盡夫都邑之勝蓋其東
則郡城宮闕府庫之壯榮光佳氣鬱然燭乎天表其
南則曠然原野而薊門高丘之間荒臺遺沼之可見
者皆昔者金所嘗經營其間者也其西則西山
之岸鬱崎嶔崟而蒼翠紺碧之色隱然烟霞之中其
北則連山崇岡雄闊壯峙凡往於朔與居于燕者

蓋嘗知唯開暇登覽於此而後得之也是時
皇上親御六師於陰山大漠之北故凡居守侍從之
臣皆優游無事遂相與遊焉既周覽而樂之因又以
知夫國都之壯且險誠天府之固也蓋都城西北諸
山皆起自大行綿亘屬于居庸出榆關碣石至遼以
東而後止豈天之所以限夷狄而安中夏者固在此
耶然自五代至宋三四百年之間皆夷狄竊據其中
故其禍害終宋世有不能免者及元之興又百年然
後

聖明受命掃除而剗削之其民既安養生息熙然以
樂夫太平之治而
上方振揚神武于窮荒萬里之外於乎其爲生民社
稷久遠之慮者益深矣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又
曰不懈于位民之攸塈此言人君能振作綱紀勤勞
於其上而臣民賴之以安也由是觀之今吾二三人
得以恬然嬉遊於此者其誰之力耶誠使在夫五代
與宋之際雖欲側足其間以窺竊夫山川城郭之壯
其又可得耶夫士君子歡娛盛炎之事多在於太平

之日而能託之歌詠則有以傳之永久況元之諸賢若虞公邵菴袁公伯長皆嘗臨眺而賦詠焉因以其所分韻蓬萊山在何處爲韻各賦六首同時而賦者翰林侍講鄒君仲熙曾君子棨修撰王君時彥王君行儉刑部主事周君恂如其一人則予也六人之作見于辭者各不同而其志氣則皆可謂盛矣既相與錄而藏之因爲之序後之人得而讀之尚能想見夫今日之盛也哉

贈趙法師祈雨有感序

夫天地之化合于人之一身惟有道者能以此而感彼中和位育之說是也而道家者流或以其精神默運化機竊啓玄秘一呼吸之頃而風霆應之此豈徒其術使然哉亦其氣與天地流通也耶永樂癸巳夏五月不雨民方憂之江西經歷沈侯壽之以藩垣之命與邑宰洪侯宗傑禱之而命道士趙希老以其教蕆事遂卜日建壇於延真觀率其屬各服其事既飛章
帝廷乃集百神使各以其職聽命約某甲子雨即不雨有罰至其時炎威益熾山川如焚侯肅希老已升壇佚命矣四顧雲集頃雨不降希老因其民之有怨抑守者之辜耶是必有任其責者而民何辜復請于
帝期必雨乃止爲之約如初及期果雨而未足也希老禱益虔責雨益急逾三日遂大雨四野皆足三農欣舞禾稼勃然歲以大豐噫夫此所謂其氣與天地流通者非耶夫五氣迭運於天地之間而人事作于下者往往默與之應余不足以知天然皆有感於人事之際如東海孝婦之類皆是也其感應如此故知

挽天意而回之者易爲力盡人事而合天心者難爲功也而世之禱祈之士或任其術而不察爲此余有以告之希老也於是民父老綴述德狀來請以存求爲文以著其美

京闈小錄序

永樂十五年秋應天府考試鄉貢士府丞臣鐸謹奉故事以聞于時
皇上廵守北京
皇太子監國事命臣潛臣全等爲考官命監察御史

臣儒臣賢伻詮察之自京師以及畿內屬郡之士試者幾二千人拔其精粹者得一百人益其文辭之美明白而輝光清深而宏雅其氣之和平而進於禮義者亦英英乎其達而碩碩乎其充也於乎此豈無所自而然哉洪惟
皇上聖神之化極其廣大仁之所被德之所積覆衆之所熏陶涵煦撫育如天地之運而萬物自生餘波所及海隅邊徼九夷八蠻之遠皆爭先向化仰望乎
德輝至遣子弟入太學者常百餘人而況京畿華轂

之至近講習乎詩書沉潛乎仁義以表示萬方而率先四國者固宜其雲合景從輻湊彙進而萬二乎其偕來也猗與盛哉唐虞之世平章百姓而萬邦協和成湯之民止於邦畿而肇域四海聖帝明王化道之行自古至於今皆然二則士之菁莪
聖化輝人文而登茲選者亦豈非幸歟進之春官對于[redacted]大廷翩然如麒麟鳳凰之翱翔其誰不拭目快覩然而諸君子之進方自此始其又可不勉歟

于氏祠堂記

古之有家國者必立廟以祀其先祀之禮因乎其情而著之文也後世之制有不得為廟則為之祠堂焉其禮文亦必倣乎古倣乎古者世雖降而其情不可苟而止也古之祭也有高祖之廟者則曾祖之昆弟無不在焉有曾祖之廟者則祖昆弟無不在焉有祖之廟者則父之昆弟無不在焉今不備其制則為之龕者四高祖居乎其西曾祖次之祖次之父又次之古之諸侯其適子之長者世世為諸侯以奉其祭適子之次為別子不得禰其父沒而立為太宗之祖其

適子繼之世世相承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有庶子為則又不敢禰別子沒而立為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親盡主毀則不復相宗所謂五世則遷之宗者此也無庶子則無小宗無適子則無大宗今因無宗法而神主之昭穆遷從禘毀猶皆本之此焉故繼高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為玄孫繼曾祖之小宗者于其身為曾孫繼祖之小宗者於其身為孫繼禰之小宗者于其身為子親之以宗而祭有其序故繼曾祖之小宗則不敢祭高祖繼祖之小宗則不敢祭曾祖

繼禰之小宗則不祭其祖而先君之子世世爲諸侯者太宗而下又不得祭之焉今之祭法其簡畧極矣而非適長不敢祭其父者猶此意也明貴賤别尊卑辨適庶其嚴如此而所以尊其祖者其情無不盡其文無不備也後世宗法之廢而以譜統其宗者有在於諸譜焉祭法之失而以祠合其族者有在於祠祀焉盖雖不逮乎古而猶近乎古也今是不務其渙散分析逆其本源而不知者可勝嘅哉盧陵于君孟遜深有見乎此旣嘗修其譜諜求予序之矣又因其舊

祠易其所壞而新之至於遷祔祧毀之文升降拜跪之儀簋爵籩豆之列亦皆放之古而不苟而孟遜之言曰凡此皆先君遺訓予守之不敢失也孟遜恐後之不能繼乎今也則增其田若干畝以供祀事創祭器而完之神主之未立者復立之又爲鐘鼓以警其昏晨又恐後之人隳其法而不守也故求予爲之記而以其田與祭器之屬皆刻之碑陰其統宗合族重本尊親之意周且詳如此於乎世俗之慢祀其先者類不乎古簡於情而畧乎其文至於士大夫之家亦因陋就簡背禮亂法有不可勝言者孟遜獨舉二譜求古人之遺意而盡其心焉此豈獨尊其親而已哉其於風俗非小補也使後有作者其不以孟遜爲法乎孟遜之先君文質篤厚恭慎鄉稱長者創之於其始俾孟遜繼之於其後爲子孫者要當知之也因并著之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七終

二妙王先生詩集序

二妙集者徵士竹亭先生監察御史子啓先生之所作也二先生當至正間皆以舉子業貢有司不偶乃肆力于詩與大梁辛君好禮楊君伯謙上元周君伯溫清江彭君彥章萬君德躬倡詩道于東南先生觸景遇事凡可喜可愕可怒罵可太息者一切寓之于詩期以關世教爲務平生著作不下數萬餘篇值兵革幸存者無幾辛楊周萬四君子先後去世而先生獨竹徵士君與之商確去取于僅存中得千篇同上蕭平鵬漢好義士也嘗從徵士游乃取而刊之俾世不朽既畢工又取御史君詩三百餘篇併刻之題曰二妙集以書來屬予序其右睎乎予于王氏有瀋楊之好知二先生事寔爲詳可不叙以志其美乎竹亭君于至正癸巳間江西行省參政全公子仁分省贛州以竹亭君行誼薦于朝命下俾任福建行省照磨又數年宰臣較理歲月超授吉安路治中先生知時不可爲俱固辭不受後歲餘戊戌而江西陷先生益韜晦山林 大明初我 太祖皇帝

龍飛淮右湯平群雄海宇寧謐而先生已老嘗以經筵說書徵至京又延授福建塩運司副使先生懇以耆生老不任事辭遂家居以壽終子啓先生洪武庚戌以校官舉適是年歲星在戌遂拜監察御史與永豊丁思子節同邑劉毅原定等十八人俱六年僉憲廣西又三年守成都府崇慶州亦以壽終于家二先生端方嚴重所爲詩沉渾雅淡質而不俚奉而不鄙大夫士多傳誦之今鵬漢損貲而壽于梓噫饒財以其餘施于方外以祈福田鵬漢乃用心于二子子孫亦知詩書文物之可尚騷習夫義方之訓其識度超乎常人遠甚則二妙之刻豈小補哉

竹亭王先生行狀

先生諱沂字子與竹亭其所居之號而學者因之以稱于先生者也姓王氏系出瑯琊周司徒敬宗之後晉大傅導之裔也代有聞人具載其家譜高祖叔可有孝行理宗時宗王聞其賢辟掌府箋翰注國學待補曾祖孟炎祖性夫俱隱德不仕父以道當元盛時客游淮汴間以詩謁李韓公道復與丞爲之仁宗潛
宗即位私官之以親老辭歸其配彭氏爲里望
□先生自幼時聞張南軒師孟子義利之說心已尊之既長益刻苦自勵從鄉先生楊升雲安成彭復初學易經習科舉文辭而於性命之理尤造其精微其學大進而元季兵亂科目廢矣至正癸巳江西行省參政全普菴撒里分省贛州乃復設科取士遂以易經領鄉薦屬四郊多壘道阻塞不通行省上其名京師時元儲撫軍得便宜授官爲恢復計命下撫軍院授福建行省照磨不赴尋授亞中大夫吉安路治中亦不受未幾而江西陷没時戊戌歲也

國朝洪武庚戌考試于廣東明年臺臣薦爲
諸王說書召至留數月授福建鹽課司副使先生以
老懇辭遂
賜歸田里自是屏居不復出所居城西龍濟之上有竹數百竿日寄傲其中誘接後學降意怡顏于天理人欲之際諄諄然辨析必造其微學者欣然趨之而皆有所得爲古文宏辨浩博造之既深而達其意必暢擇之既精而致其辭必豐至于論辨古今成敗得
□際馳騁以穿而析之于理如河之赴海如射之

中鵠益與古之作者相上下無忝也尤喜賦詩所與游者皆當時名士若襄城楊伯謙秣陵周湞豫章禹石大梁辛敬濟江彭鏞劉仲修鄉先生劉尚書昆弟廖文學愚寄陳海桑心吾與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啓日賦咏往還更唱迭和以商確雅道爲己事溫厚和平出于自然而音調格律之□□□于典則與之所至常登覽臨眺窮山谷之勝而後止惜所作之富而其稾多不存近所傳二妙集者先生没後出於門人蕭翬之所收輯直十百中一二耳所居頗臨別爲一

室傚朱子家禮作主以祀先其法制極備歲時祭祀
拜跽升降動合禮儀先世墳塋率子弟祭掃率有定
期雖風雨不避事其親至孝親之歿已久每念及之
輒悲痛形於容色於親戚尤有恩意始終未嘗以貧
富異其情與其弟御史君極相友愛御史君始以罪
謫役和州先生聞之終夜不遑安寢家貧無以爲資
貨所有田業從給其資尋命族行李躬往視之久而
後歸既而御史君以
有退日相與怡怡然居處未嘗少離而御史君亦甚

愛先生先生儀觀偉然氣岸高邁而和氣充溢渾然
不見其鋒穎御史君狀貌魁梧威嚴整肅足弟常從
容出鄉閭人望而敬之所謂二妙集者御史君與先
生所作皆在也其文曰竹亭退稾者猶若干卷藏于
家先生生平自處者嚴而待物極恕口未嘗言人之
過不求異于衆而所爲自出于流俗不拂乎人之情
而所接自中乎矩度元進士劉雲章嘗贊其像曰冽
乎玄酒之在尊也凛乎大阿之未出匣也繢乎其清
而挹之弗竭薰乎其和而即之弗可狎也其出也曳

裾五侯之門而不嫌其黯其處也稅駕七賢之林而
不逸于押吾嘗求之古人蓋不荅陳蕃之辟而唯笑
傲于其櫚者歟不然使及門孔氏則舞雩之詠歸端
章甫之禮樂固將進退之綽然而特視其所合也說
者謂是贊足以得其真臨歿強起扶坐神色不亂呼
御史君至與稽首曰永訣矣實洪武癸亥六月二十
七日也其生元至正丁巳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
二娶陳氏先歿繼李氏皆有婦道子三人長伯貞今
爲瓊州府知府次某皆夭女一人適同里嚴玄齡孫

男二人行敏行儉行儉今以進士爲翰林修撰曾孫
男發辣發鉉拒積皆先生歿後生葬于秋鄉五十八
都大徑之原於乎先生之才之學足以當大任而遭
時弗康故囊括以自晦迨海宇既輯逷
太祖高皇帝之盛而先生老矣道不得行于時才不
及見諸用君子蓋多惜之先生之葬尚未有銘于其
壟者僭于先生猶聯姻好又嘗受學于御史君及侍
先生而知之者也于是伯貞屬爲之狀弗辭謭淺蕪陋
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謹錄其大槩以俟知者擇焉

故監察御史陳公行狀

公諱繼先字仲述姓陳氏陳氏之先自周武王封虞舜之後于陳始得姓秦以降多以功業著而高年盛德在漢獨稱潁川長者公系出潁川十三世祖某始由金陵徙泰和既子孫蕃衍而貴顯者蓋衆又幾世曰菊存先生元贛州路儒學教授以子貴贈萬安縣尹公高祖也曰學禮由贛州路儒學教授累官贛州路推官致仕公曾祖也公之祖曰以道潮州路儒學教授公之考府曰有慶先生刻志于學而行尤高推

官公嘗晝寐夢神人擁皂纛豎廳事前而去俄而公生焉推官公喜曰此兒亢吾宗矣稍長穎悟特異常全客群集推官公呼令屬對公應聲而辨一坐客皆起賀時方七歲推官公愈益愛之未幾天下大亂亂甫定而居室盡燬于兵諸長老相繼沒家僮侍婢無一人存者公甫冠從弱弟老母以居累累然鮮有顧之者獨其姑夫劉尚書崧來撫之諭使為學遂往受詩經于尚書公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尚書公甚重之久之益肆力古

學諸子百家靡不窮覽蓄之既富出之沛然渾厚浩博而簡嚴精粹發揚蹈厲而斂氣潛藏一時先生長者皆稱之或慕其為文而求之者輒欣然許諾退坐軒中握筆細書凡楷如蠅頭點竄瓌瓌遇得意處瑯琅然誦之其鏗若出金石蓋有不知飢寒之在體貧窮之切身者久之以詩經登洪武乙丑進士第明年授山西道監察御史改山東道出按事于山西閩海之間名聲益著繼改廣東道時天下決獄多奉于京師又

太祖高皇帝慎庶獄決獄者惟弗稱

上旨是懼獨公所訊不用威而得其情奸宄懾伏五鼓而興夜深而寐凡憲臺章疏奏讞多出其手訊鞫之暇輒為文自娛一時與公交皆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稱為陳古文而不名也惜所為文多散失不存存者五卷耳公生元至正庚寅某月日以洪武甲戌六月二十一日歿于官享年若干歿之日搜其橐無餘貲出其篋無完衣而床几左右惟簡編塵積聞者莫不悲之夫人曾氏同里曾紹有先生女也自公來

京師留事姑于家恭順而安于窮約先公三歲卒子一人曰貫登永樂九年進士第仕于朝女一人適士人嚴成仲公孝友之行本乎天性廣顙隆準背膂起如負箕綬步徐趍悉悉乎其誠也頎頎乎其大也倣乎其自得而憂患得喪曾不足動其中雖坦夷自居而諛隨側媚者不能逆其情雖簡質不華而巧佞曲中者不能測其意終始一節未嘗少變蓋公之材未盡用學未盡施年不及於下壽然爲名進士賢御史爲文章追乎古之作者雖死無憾矣潛之老母公姊

也嘗稱道公之事以勉潛于學以詔其子貫使識之不忘潛既辱公教愛知之深乃敢狀其行言之不覺覶縷者冀似公而已然以哀公之故執筆屢作而輟止終不足以盡公之高明也惟知公者能擇之

處士鍾公吾隱行狀

處士諱與字吾與姓鍾氏出唐越國公紹京二十三世孫十四郎諱文正者仕宋爲朝奉大夫由贛徙居泰和之柘塘又繇柘塘徙西塘生子德益實處士之六世祖也德盛生敏叔爲州之隅官諱有譽望元初西鄙寇起州兵寡莫能制宣差何公單騎走隅官命集鄉人討賊賊平上其事于朝授護民守帥辭不受一時皆高其節敏叔生致甫致甫生聖可聖可生淵伯尤弘博有雅度人多慕之淵伯生以敬坦夷接物不爲畔岸即處士父也處士生八閱月而母郭氏棄背鞠于伯母涂氏年十三以敬殁處士雖孱然孑立然臨事卓卓有爲宗族咸異之元季兵亂挈家遜避他所遇兵係縲且戮辱者無限處士獨能先事幾未嘗困迫

大明兵定即治田園新棟宇擇賢師以教子弟曰凡人之賢敦厚雖成而輕佻易習惟臨之以嚴父兄接之以賢師友則庶幾焉其孝友出于天性自少事諸父曲盡禮意養繼母尤得其懽心時涂氏年方二十寡居且無子處士事之尤極誠至涂氏遂忘其寡居卒守節以沒其弟樂吾蚤喪而家業落盡遂與從兄與吾從弟從吾力謀振復且曰人生大不幸無兄弟幸而有之往往以田地貨財爭鬬可慨也於是凡公出納一無所計有外侮輒交相赴救冠昏喪祭一以

禮節雖不爲過侈而必周于情文性強記博覽工詩
辭尤善四六駢儷雅好賓客每劇飲盡醉酬酢不勌
令山東都轉運鹽副使蕭君彬擧于處士爲妻黨親
若南溪處士所甚相過時鄭先生葯尚書槎翁致仕
還館投蕭氏處士必遣其子亮往從之遊一時賢士
若王徵士子與其弟御史君子啓及國子學錄蕭君
子所咸相友善往還不在南溪則在西塘或時一陟
金華登武姥草坐而觴咏得句誇先引滿擧白不盡
興不止也或引群弟子作樂于嶽岩中至暮忘歸路

幽徑巔不得行則令僮奴束燎夜後先相屬燃之一
時之樂遠迩羨慕槎翁先生嘗曰鍾君山川之趣綽
有可人意者向使之爲一郡一邑未必不雅也頗乃
自晦如此遂爲書吾隱二字以額其堂時人咸謂槎
翁真知處士而善觀人者處士平生質實之行高邁
之趣類如此當洪武初
朝廷下有司令民計產陶甓運于
京師有積十年而運弗及二三者
朝廷末之罪惟處士獨先完爲適有挾私忿倒以逋
負誣之逮拘至
京得自辯以疾殁于旅舍時亮領教贛庠惟次子亢
在側瀕殁語之曰我疾殆弗起矣然幸俯仰無愧作
死無恨矣汝曹尚敬念于先世毋墜厥顯緒命書之
簡歸以示亮既而又曰其必返葬我遂殁實洪武戊
寅五月十二日也生元至元己卯正月十七日享年
六十亢奉柩至豫章以哀毀嬰疾繼卒其姪啓初等
并與其喪還以是冬十二月庚申葬于同里汪陂之
原處士雖平昔抱負肰耿論微言釋怨忿以諷諭鄉

曲故既葬之日人人悲悼之時莫者衣道要蕭氏隱
士仁傑之女郎賜擧之從姊也諳書循婦道性嚴正
子四人長郎亮也次長庚次月旦皆蚤卒又次郎亢
女四人皆適鍾族孫男八人鈞鐸鏞鈐錫銓鎬鉄女
五人曾孫男一名浩女一人亮今爲三府伴讀既崇
顯矣益痛處士弗逮養汲汲欲乞銘當代大手筆以
其舊所爲狀不足信于當時屬潛更爲狀之將于處
士爲通家子弟知之爲詳義不可辭遂摭其實而爲
之狀云

先君暘宇先生行實

先君諱蘭字庭秀別字不矜姓梁氏先世居長壽岡
有爲徵仕郎由長沙徙泰和九世曰均崇仕宋爲鳳
翔知府弟均祿同知黃州府入元史館編修官居縣
之東郭大著撥望鳳翔五世至昭伯府君昭伯生才
可府君才可生彥鄉府君皆以德行稱彥鄉別字心
易學者稱心易先生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邃于
易時同里鍾謹獨先生梁氏之甥也無子以先生爲
之子故遂姓鍾氏娶楊氏夫人元進士新喻州判升
雲先生之子生子三人長曰庭芳次即先君次仲敏
先君資稟端厚而讀書警敏七歲侍謹獨公公命與
諸孫屬對先君應聲而就而造詣益奇後就者悉不
能及公大賞異之稍長心易先生授以易經益勤于
業探求玩索隆寒盛暑不少懈然遭時大亂奔竄無
有寧歲亂甫定而心易先生與庭芳先生亦已先卒
先君獨奉楊夫人調撫弱弟雖甚困窮而愉愉如也
處鄉里僅僅然惟恐有失意于人人亦無不敬愛之
會豫章行選里人訴其怨家誣憤憤不平甚先君反

復爲辨之去至家頃之遽聞扣門聲甚急起視之乃
向怨家子也拜先君曰公長者人憤訴吾父于公公
始終但爲好語解紛之遣吾歸其後欲刃之然公長
者在吾不忍也敢忘公德明日持兩雞來謝其謹厚
多類此洪武始爲教保寧之蒼溪而弟湜亦受辟教于
瑞州瑞去家近嘗一至焉見湜謹飭勤于教而子弟
皆欣仰頗喜之爲留兩月迺川所居小齋曰三樂而
還其後湜授爲令廣東四會戒以書曰凡州郡仕
宦惟寡嗜慾然後能廉廉則風節自立然承乎上者
必恭謹接乎下者必慈良近時稍知持守者于此二
事往往失之不獲乎上而拂乎下此其所以敗也又
曰凡擇友必端人正士與端人正士處雖其忠難充
爲榮也處非端人正士雖目榮利沒身可恥而壞其
平生見傷生之徒仕嘗爲吏所欺門爲學有格物之
功者於人情物理是是非非自然明白胥吏輩何自
而能惑之見有恃材而越于理者曰凡動作以禮自
防所以守法而自重也今越紋于矩度之外雖有善
政無足賢者以禮治民之道以梁氏之無後而冒他姓

為非命潛諦于
朔後姓梁氏築室城西溪上環植美竹數萬竿中為
蔬畦淺堤近場曲折蔽虧引泉為渠縈紆町疃之間
土沃壤潤桑麻蔚然先君曰吠做其中或新雨初霽
晴日和煦必策杖躡屐深入竹樹之間搴蔓引竿欣
然自得曰觀物之生意蔚勃與我心俱快也因自號
為畦樂翁里中士稱為畦樂先生其教鄉人子弟精
於講說推明反覆淺譬近喻而與隱明微諸生來學
者無不悟悅間為文簡暢而典則至於應酬簡札釋

老醮祭四六之文亦極工緻其為詩尤尚格調冲容
而雅淡曉暢喜陶靖節曰靖節之間曠恬適我素所慕
也嘗賦西畦詩油然田園之趣翰林學士解公為書
置卷中名公相繼而和者甚衆皆藏于家集所為詩
題曰畦樂集以潛兄弟既仕于外益忘情世務頗嗜
飲家多美釀故舊至輒與飲酣而後止諸孫侍側者
假之以惟顏好語一味之拊呼之樂至或閒暇小酌
使之持肴奉觴拜起進退因誨曰吾二子遠仕藉此
自娛也有過失則寄語丁寧曰是後不可復爾也未

嘗至于楚撻嘗再至
京師群公多士交相欣慕及潛之承
召赴北京也兩示以書及詩二章歡然冀潛之承
恩遇不以其去之遠而有毫髮感乎其中然是時先
君抱疾曰益甚矣病時弟湜生子得報甚喜為名曰
從客來問疾曰何不賀我命取酒酌客然已昇去醫
不服藥矣寧命為深衣幅巾曰以此斂我臨終問日
晝莫對以晚食時即命女奴輩出呼二僮與孫桑扶
持盥沐更衣而坐視循更進問欲何言曰葬祭必以

禮他事吾二兒自能辦也言訖而逝生元至正癸未
四月初一日其歿以今永樂八年七月二十六日也
享年六十有八先君耿介自守老而益篤安乎儉約
委命而自信者始終不貳其志不強顏以譽非情不
拂已以、流俗屛居終身無毫髮塵外之心故常油
然自得配陳氏元處士友慶先生之子潮州路教授
道山先生之孫韶州路推官梅村府君之曾孫也相
先君婦道母儀卓冠家族子二人長即溥為翰林修
撰兼右春坊右贊善次湜漂陽縣儒學教諭孫男八

人果棃栗槃乘桴楡梴槃乘梴早殤孫女六人曾孫
二人翰班將以明年　日葬于　鄉　山
向先君歿時潛兄弟既宦于外而長孫果亦在
京師斂之明日果乃至家歿之四月潛還自北京始
聞訃音摧痛不能即死仰惟先君忠信之行二于家
庭著于鄉黨朋遊樂其易直子弟蒙其教愛下至僮
隸小人亦皆欣悅服事而未得沾一命以見于功業
而垂諸來世此潛所以疾首痛心呼籲天地無可如
何而有望于世之大賢君子之一言以責諸幽也嗚

塞之餘言之無次伏惟知先君者擇焉潛泣血頓首
謹書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周是修行狀

君諱德字是修吉之泰和人也其先世有諱矩者在
南唐為僕射兼西臺御史由金陵徙泰和之爵譽里
家焉僕射後八世至潭州主簿榮中自爵譽徙灘江
又四世為月溪先生即君之高大父也月溪生貴禮
貴禮生邦賢邦賢方壯適元季天下大亂奔走無寧
日嘗一日盜至邦賢携其家譜及僕射公夫人封誥
夜走五雲壟僕倉惶相失誥與譜俱失焉邦賢憂鬱
成疾積歲餘而歿是時盜益熾君年方六歲長育保

肰與母夫人彭氏居稍長俾受教于鄉先生胡渚樵
冠至則避寇去則亟往學居數年彭夫人卒君煢煢
無所歸渚樵寮君氣質粹雅好學穎悟能謹飭其行
遂以孫女妻焉四方兵定遂創居于舉子岡為軒一
楹題曰寫經軒環植佳菓雜以松篁花卉滿匝蒼翠
鬱肰君日與國子學錄蕭子所往來相講論凡十餘
年肆融暢達既壽以張落筆為文頃刻數百言益駸
駸乎作者矣洪武乙亥春有以通經薦于　朝者授
霍丘訓導入　陛辭　高皇帝目之問曰汝年幾何

君頓首對曰年四十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
帝喜留之翼日致仕　周府奉祠正踰年丙子三月
從王出廵漠北渡黃河歷太行東北入邯鄲過趙襄
子故都爲文以弔古情極豪邁又北逾涿郡過燕都
出居庸關抵黑山觀蘇李之遺跡訪衛霍之故壘一
時豪氣橫放襟懷溢滌思若湧泉慿軾作賦援筆立
就至限以十步而遂成七言四韻　王深嘉之洪武
乙卯還　朝歷衡府紀善與纂修于翰林數陳論
國家大計及見用事者誤國輒面斥之不少貸歷四

年聞靖難之師駐金川門遂入應天府庠自經定洪
武壬午六月十七日戊辰享年四十有八嗚呼痛哉
生子二人長曰輪次曰轅女五人曰淸婿淑婿已適
名家子淳婿濂婿淋婿皆幼在室君生平好學不少
倦每退朝之暇即伸紙濡毫爲嗚嗚聲文先理致務
爲坦夷汪洋浩浩不可涯涘若三峽東百川放而注
之海也若寒谷春回萬卉皆萌生意各具可玩而愛
也君立志甚高不隨俗以爲同不立異以自衒揚人
之善惟恐未至去己之不善惟恐未力奮然以古人

自負以志節自與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
無不直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耳先代
及近世貞烈死節之事聞見所及史傳所遺者著一
小傳名曰觀感錄平生所著述有類編論語二卷廣
演太極圖一卷詩經小序及詩諸集義三卷綱常懿
範十二卷邇言四卷家訓十篇詩文十餘卷皆藏于
家歿三月其季子轅來京師收骨歸塟子鄉之仙人
石邊兌山震向嗚呼悲夫君之立志積學有素矣學
未盡行志未盡伸而遽焉以歿豈非命也耶然節足

以厲世文足以傳後即千萬世猶存也餘何論焉余
與君生同鄉知好特深故即其所自序家傳採其平
生之大槩爲狀如此以授轅俾乞銘于當時之大人
先生云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八終

南耕先生哀辭

先生姓許氏諱洪字彥章吉水人自少穎悟強記年十六七爲文辭已浩然有氣及壯奕貌軒偉襟度夷曠遭時之亂人莫有知之者及
大明兵定江西之明年先生遂出領薦書二年爲横海衛知事改英武衛知事陞浙江行省檢校會左右司官缺員遂兼署六司之印盤礴游然益浙江尤號難治而其時群雄割據之後民之渙散離析者內無

定志吏狃于故常而變詐百出先生內明而外恕應治繁劇之際舉當機會故不用其威而吏無不畏不簡于程度而民無不懷者由是浙東西人人歡悅皆以詡先生于爵位不如是止也而先生遽以母老告歸矣先生事母孝事其兄尤篤既仕而歸澹然如未仕時日與里中故舊追逐相羊忘情世故自號爲南耕野人蓋先生庶幾乎古之知進退君子者也歸二十年始沒〻時年五十八於乎先生嘅然有志于功業者也用不盡其材而果于謝歸負高世之志而卒止于此此予之悲而哀也辭曰

世方草昧兮士無所依非識豪傑兮孰知攸歸嗟若先生兮絕識離倫遇世逃避兮孰窺其機乘時而出兮亦孔之宜何材之高兮而仕則畀賢〻超慕兮世爲耻羞超然決去兮何勇如之青原之左兮文水之湄藝圃與蔬兮騁彼紫芝之事母與兄兮其樂既孺家庭是則兮鄉黨是師胡豈其德兮而嗇其壽嗇之日留兮而屯其施命之如此兮其將奈何死者冥憾兮生者感悲曰著于哀令薄矢厥辭後此而千歲兮爰

考于茲

正固先生哀辭

嗚呼先生之殁其可哀也夫先生問學既明而持守甚篤正言善行自家庭而達乎州里敬信服從自子弟而及乎交遊貌豐而氣揚色怡而神暢其爲文章溫厚和平意所欲達詞亦傾竭又自少孝于其親〻之殁已久每語及輒流涕至老不衰其學與行過于人者如此也嘗以聘至
京陳十策

太祖高皇帝嘉奬之授
渾王府長史辭不敢當改平陽府學訓導久之得還
家學者從受經談多顯者於乎先生修于身行于家
教諸其徒今皆不可得矣使先生不殁至今吾黨之
士其造就當何如哉是可哀也已先生之于溥博學
而材爲文章宏富捷出能世其家者也先生殁三年
以遥爲
靖江王府長史先生辭焉而遥得之積之厚報不在
其身在其子孫蓋天道也人欲不爲善而專事侥倖

者視先生可少止矣先生嘗名其齋曰正固學者咸
謂之正固先生云哀之以辭曰
彼輷輳以售兮孰稱其輝彼恬淡之戚兮孰遨以嬉
羌不知夫至道兮卷舒在我惟先生之明潔兮蹈而
弗違於乎龍門兮巍巍對松篁兮女蘿暇古道兮榛
莽望白雲兮孔遐

吳先生哀辭 有序

吳先生字孟勤吉之安成人予自幼聞先生名甚熟
及來史館始獲拜先生爲先生雖老色夷氣暢善道
古今事終日不倦時方纂集
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開創之事有弗得其詳者
或以質之先生先生手按其書口誦其語出其端緒
節目者引繩而注之聽者如目睹其事蓋先生識見
高明非徒能記憶也其于英豪偉傑之士心志謀畧
設施後先亦自然符合於乎使先生用于時措之事
業當何如也然先生方慕古之廉士其自視甚高不
求阿世于時由是遂與世抹摋終身負此自困不改
也其爲文章簡覈而温潤操筆立成者不甚經意者

既成讀之雖苦思力搆者不過是也史書成得蒙
恩受授河南開封府學教授蓋
聖上意以是可優老先生孰意先生遂去此長逝不
返耶方去時翰林群公合交遊之士以相餞莫不舉
觴相屬謂先生復來固將動色以相候曾幾何時而
盡眷奉袂之歡遽爲扼腕傷神之痛於乎悲夫賦之
深而未竟其施世固有如先生者豈非命耶先生長
子善存謀返葬而未果今翰林學士解公已爲銘其
墓余因悲之以辭曰

崇岡兮峩峩春將暮兮水增波蘼蕪綠兮桃始花悵獨望兮天之涯君不復來兮予惆而嗟學之茂兮弘暢承先啓後兮伊誰弗諒彼連駟兮克遂獨方輪兮焉之彼插羽兮翹翹獨戢翼兮噤不以鳴名之光兮行之塞人弗施兮於巳慮相古則然兮今奚惑汴之濱兮河之阻淇濤湯湯兮不可以度羑獨滯此兮不遇雲横天兮地漫没使我悲兮發萬端酌清酤兮盈樽陳嘉殽兮藉以蘋神來歆兮不可以同吉之木兮孔幽上有叢木兮枝相樛君不懷兮故丘秋霜兮被

野曠茫茫兮宿莽君曷寧兮故宇

延平知府胡公子祺哀辭

余自弱冠聞先生長者道胡公子祺爲人未嘗不低佪慕戀庶幾得其人于百世之上其慨慷慕義如孔北海其愛民篤行如黄次公其論事切實如馬賓王其風毅氣烈弘偉壯毅足以激頹波于百世之下百世之下求其人而得之于百世之上者非公其誰哉公未仕時晦匿丘園然識與不識皆知之也公雖儒者而勇畧過人方

高皇帝渡江遣大將軍平定江西諸郡吉郡城既下後循地冠大將軍將盡誅城中人公上軍門從容一言而城中老幼數萬口賴以不死至今人稱大將軍之恩與公之德不泯也公領薦之初一時

朝庭故舊遝籌而獻策者跡相踵也公與十人人者見

上上爲之喜動傾竭心志諸合精神感孚至與天象默符亦何其盛也夫人臣之事惟直言爲難而公易之速歷外郡治有異績若毀淫祠仆宋元祐黨人碑

之類皆卓然快甚煦嘔愛育出乎至誠故其遺民故老道其事者尤爲之流涕不巳此與古之循吏何異見使公當非常之任安坐而與群策其所建立又何如也屬其時天下無事專務休養生息故其績止于此耳余往來從學于鄉先生御史王君子啓御史君與公同領薦同爲御史其出爲郡也亦同時故甚知公事云公長身玉立秀眉而方顱平昂言論怡然長者也又云公生之夕有大星光芒墜其舍其殁時亦然公與御史君尤相親厚御史君亦身長九尺面如

韶王音吐洪暢人望之若神明然於乎觀御史君與公二人知十八人者皆若是真一世人豪也哉御史君剛勁疾惡持法不少貸蓋與公若少異者至其諄君誠意懇篤則二人者皆同今皆不可見矣公二子方大光大光大今為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獨御史君無子惜也公吉郡吉水人自監察御史累官終延平知府其行事之詳光大既為文以表諸墓翰林學士解君縉又銘諸壙公死無憾矣今之人少有如公者故為辭以哀之並亦紀先賢發潛德之一也

有城頷頷兮民方顛危匪公惠民兮孰其綏之朝陽既升兮鳳鳥穢雝嚶嚶喈喈兮和鳴孔時彼芒而堅兮孰為之菑嗟忠言梗論兮惟公在庭公之在郡兮枯槁向榮有鵲來巢兮撥擾飛鳴公之氣兮孔揚既明智兮又勇剛方振抑兮遽剛救余心憂兮寧不恫傷遺神化兮能光不滅惠孫既焚兮其聲彌烈公則既往兮公有遺澤曷其來歸兮慰我民惻鐸津湯湯兮九峯峩峩公不歸來兮余將柰何往者莫繼兮來者其誰曠乎百世兮永以為則

教授蕭引之哀辭

引之吉之吉水人自少知力學于世利澹然喜為文辭而其性質實凡一時與之交者率多講學之士或賢英偉俊茂之興者其見引之必斂容焉引之洪武間領鄉薦以春秋第一下第除金華武義縣學教諭丁母憂服闋改蘇州崑山縣學教諭兩學諸生素息于學而習尚華詐聞引之名甚畏憚之久而皆安其教既去皆戀戀不忘至今兩縣稱善教者必曰引之引之考滿得陞為教授待闕于北京未數月以疾而

沒聞者甚惜之嗟夫以引之鑿鑿切寔其才豈止于一教官也哉其交遊之顯者其力固不足以引之重耶乃獨守一官幾十五年始循例得陞一資又不及之官以歿其窮如此豈非其命也耶然引之存時于交游皆落落若不相念及既歿矣則皆悲惜嘆悼之有不能已者則引之之耿介獨立亦何可泯耶予素愛衆其為人因哀之以辭曰

辭乎其沉默兮彪乎其文之著也退乎若無容兮緯乎其守之確也豈于時而背趨兮抑用弗諧于古度

耶豈違衆而獨立兮抑任情于行素耶彼文水兮湯
湯望崑山兮峩峩松楓萋乎林幽鶴鳴〻兮澗阿念
爾之歸兮道路孔遐波浪出沒兮傷如之何

汨菴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汨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林處士墓表

處士諱德字汝敬姓林氏七世祖安宅仕宋累官樞密院同知建第于候官居之遂爲候官人處士父諱森遇元之亂因去候官居閩縣自失其先業又窘於亂故家甚貧處士幼已嗜學然以貧不能卒業終身以爲恨處士爲人性恬逸安於其命不苟營利於世不阿意於人其趣善避惡之心拳拳然如嗜膏粱而畏蛇蠍勤於耕耒以自植其家家漸以富先是其祖

母及其父與母之歿皆無以爲葬至是皆塋焉從兄章甫二親沒亦無以爲葬見處士已葬其親且悲痛不已處士爲營一丘以葬之曰水木本源一也何有親疎之間人皆稱其義處士既自恨其廢學教其子尤篤嘗欲建靈山堂爲義學以教鄉人子弟而未果臨歿尤切切囑其諸子使日誦孝經論語於靈座側曰將使我魂靈聞之于冥冥中也聞者皆哀其志以洪武癸丑十二月二十一日歿于家享年四十有三葬于石泉山之原娶劉氏子四人興紹純紳皆能奮

力于學以承其父之志與今爲國子學録孫九人曰節曰昴曰昂曰文穆文秩文秸文穢文稑文稷節舉鄉貢試禮部中副榜今爲新喻縣學教諭文秩文稭同時舉進士今並爲翰林庶吉士處士之壻也前翰林修撰王公中美爲銘其壙矣既而文秩文稭復以求予言以表諸其墓夫人之積善如蓺五穀蓺多而五穀必茂如培佳木培之深而枝葉必榮此理之所必至也林氏以文學顯于時者其盛如此蓋自處士植而培之之深也浚其培存其樹以蕃之者而望其

榮且茂焉世未之有也吾故于處士著其志以表諸其墓其世次之詳見諸其銘者茲不贅

宋伯循墓表

先生諱庭字學間別字伯循姓宋氏其上世本江陰人後徙臨江之新喻至邦傑又徙盧陂之楓下邦傑四世曰敬仲始徙于泰和今所居是也敬仲子應徵宋大理司正生子叔平叔平生仁遠仁遠之子曰日新則先生父也先生自幼聰敏母曾氏教以孝經小學數過輒能成誦既孤喪其二親又奔竄于元季之能者凡十五六年遂

國朝兵定先生乃復留意于學受詩經于安成劉雲章先生年既邁矣而志愈篤既而有得于講論之際則又思所以檢其身者甚力言信而行果貌恭而氣肅非其交未嘗一與之接方是時有

詔下郡縣立學尋又命立社學以遍教凡民子弟於是縣令丞以先生爲社學師同時爲之師者十餘人皆鄉之耆老宿儒衣冠于于欣衎列里衖見者敬憚而子弟皆有以培其初志成其幼學消化其傲厲之

習者蓋藹如也先生言動必依於禮又恭友愛其弟始其弟文濟相與避亂入山谷失足墜崖下碎首流血幾絕先生趨救之裂裳裹頂以逃其弟賴免于難而全其生娶曾氏無子以文濟之子琮爲子先生愛其子之深而教之甚篤琮後舉進士歷官監察御史給事中而尤敎戒不輟至爲詩以致其防遏之意者累十餘篇事聞

朝廷命以其子之俸給其家以便養閭里皆榮之時先生年八十矣又五年先生卒後一月其配曾氏亦

卒同合葬于某山爲永樂十四年某月日也先生所
爲詩多至千餘篇往往有似元白者因自號曰歪吟
翁名其居曰東齋集所至吟咏總爲幾卷其壟也今
右春坊右諭德楊公士奇爲銘其墓矣琮又以求予
文表諸其墓嘗觀成周之時五比之閭必立之師上
老居右塾庶老居左塾遂序所教者黨學之所升而
黨序之所教者閭學之所升也凡民之秀升而教于
大司樂者必自閭塾始而又必有上老庶老者以爲
之教此其所以盛也我

朝社學之制盡同符於成周者也然以有司不敏而
罷其後見吾鄉邦之中舊嘗爲之師者猶偉然衣冠
之盛足以想見其時今皆零落無一人存者矣其又
可慨也哉吾恐夫鄉之小子不知有此也因先生之
殁特爲論著其事以表諸其墓後之觀者尚知所考
焉

錢處士墓表

處士諱濙字好文姓錢氏本吳越國王鏐之後自徙
吉水至處士幾世矣處士氣貌端重恭謹擧止然其

言必信行必本乎義守之于身達之于家推之于鄉
黨者其意皆誠切而周詳蓋未嘗欺乎己亦未嘗拂
乎人也處士勤于學問自幼至于老不怠其始授之
經而與之講學者皆當時明師若其兄獨深隱攷索
異同而自得之者由勤而不怠者致之也爲文詞浩
乎莫之可禦論古今人事是非之際皆自其胸中所
見聽者爲之傾駭此無他由其學之不已故其所造
之益深如此也年逾五十事母劉氏猶執醴敬謹如
在童子時事其兄友愛尤篤士有困阨無依者館之

雖久不厭族人之女有流落者力歸而嫁之鄉飢則
設粥以濟餓者其平生所爲多類此又其施惠于人
終身不以言故聞其喪有走數十里哭拜其墓而去
者於乎其可謂篤厚君子者矣嘗遊澄溪山俯仰有
自得之意因自號曰澄心老人年六十而卒葬于鄉
之某山子三人曰森曰楚曰述三子者人各授一經
既而述以書經登進士第授浙江按察僉事未之任
以憂去服闋來京師因以其從兄翰林檢討習禮所
爲狀求予爲文表其墓予嘗一過處士之山中與之

周覽林壑者數日而後去去三年而處士殁矣予為之悲　讀其行事猶彷彿其儀刑于山水之間予之情有不能已也遂為之書於乎過其墓而誦予之文者尚知處士之行與此鄉之山水相為久遠而無窮也哉若其世系之詳則今文淵閣大學士胡公已銘其窆矣予可畧也

麗弱翁墓表

弱翁姓麗氏其先袁分宜人幾世祖某始徙吉之吉水曰希悅元南康路左蠡巡檢生公于南康自少知力學既長喟然以才畧自負試其藝有司不中即徙步入閩中以策干閩帥閩帥一見大異之曰此奇士不可失也為之朝授永豐縣尹尋棄去而天下亦亂矣公既無所為于時益肆其力于學與遊者情好如金玉然必有學之士而後納交焉其所嘗授業者永豐黄兵相先生也公于師弟子之道尤篤先生嘗寓館其家既而病公扶持視醫藥甚勤既卒歛殯之擇善地以葬無不曲盡人以為難而公自視則歉然於世俗之偷久矣為師者不擇賢弟子弟子亦不知尊

師朝出舍館暮相視如路人者皆是況先生之際乎哉其師也猶然況故舊交遊之際乎哉公之善不止此而此亦不足為公稱道也獨念俗之漸於薄者今益衆而欲求如公其人抑又少矣故吾于公擇其淺淺者著之庶幾欲知公者因其小足以推見其大而世有高志慕義之士得公所為而感激警惕其衷以篤其厚增其高亦庶乎裨世厲俗之一端也然則吾之所以反覆拳拳于此者亦豈無意焉哉公之殁幾三十七而崎嶇于亂離之日大半焉故公之意甚篤材甚高而時不克施可惜也公善小楷為詩文有貽哭集藏于家塋新淦玉笥鄉上富之饒邱子二人某二孫一人振舒振舒端謹而賢以善書選入翰林院而擢授中書舍人與予交因求予文以表公墓予不得而辭也故為之書其生卒之時世系之詳與其始終行己之可書者具見於銘文矣是可畧也

知撫州府潘公墓表

撫有賢守曰潘公止菴其行事著於時而遺愛存于人心其去撫而殁十年矣而撫之故老與賢士大夫

道其爲政思其簡易之化猶有爲之出涕者非賢而能如此哉公之子賜以舁肰儒生耶進士進歷顯要五爲

天子出使萬里外國遂拜江西右叅政爲治之暇因得以訪公遺愛在撫之人者而公之殁久矣爲之悲痛不已乃求于文將以表其墓公聞之浦城人劉而聰明有志于學甫十歲遭値亂離失其父出入兵間求得之益方纍之于樹引弓非久擬之異得重賞丞遥見奔走以身翼蔽而懇訴切告益憐而釋之未幾

父殁公獨與其母逃避深谷中數歲益息乃還公事母尤謹家故多貲而深好施予以故貲稍減於舊撫於江西爲劇郡地方千里戸十餘萬賦二倍八之數治視他郡尤難而公不爲赫赫之名坦夷恭厚知足以摘姦發隱而優容包覆不盡用其明由是民皆感化獄無滯囚戸無逋賦禮讓興於閭閻而秀民游于學校矣部耆老李文保等詣

闕上其事會都御史袁公泰行郡還亦以其名上聞

特　進階中憲大夫蓋將有以用公矣又明年爲以

他事詿誤民欲往乞晉公力止之遂謫雲中久之方以爲者徵起就道遘疾而卒聞者莫不悲之享年若干前禮部尚書鄭公賜素厚公適偕在謫被徵乃以其喪歸葬于其鄉之某原公五子其一予郎參政君也於乎世之爲治者往往矜小智以自逞謂足以取快一時而不知雄好深慝已窺其機玩而弄之如隨手轉關不惟已之隳汩而民之患害可勝言哉夫如是孰若公不盡用其明之爲愈也蓋不徒待以長者之度彼因不能窺見吾機也不能窺吾機而能肆

其聰者未之有也其爲效豈淺哉古所謂外寬內明者正在是吾故撮公之行事書于墓以告夫來者

句容教諭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璉字商用姓胡氏世爲鄱陽鉅族當元之季士風日漸委靡先生獨抱負耿介講學明道不曲合取容視利帳帳無足動其意者洪武某　年以文學徵授句容教諭既以老告歸遂杜門不出惟以事親爲務虬髯長身遇事不茍言必巾幘縈大布之衣脫粟之飯終身晏如也先是先生之尊父諱旅殁于

括蒼時四方兵爭殺人白晝者跡相躡先生走千里出萬死竟負骨以歸人益服其孝而敬其行歲辛丑偽帥歐祥遣其右丞劉敬襲筠陽據之甲辰王師大破偽主陳友諒兵遣別將討江西所至望風欽附晉府分兵吉顧揚言城不下者誅不赦敬悶大懼謀書掠子女金帛焚筠陽而遁保新昌公知事亟乃往見敬麾下偽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說以利害禍福遂與俱往說敬敬悚息從之且遣公奉書至臨江以事白大將軍大將軍甚喜即賜衣一襲先生歸筠陽而敬出降大將軍欲官之先生力辭焉當是時城中以戶計者十萬口五倍戶之數皆驩然相慶若更生然人至今偉其績而感其德此其大者其小者不論也於是先生之殁翰林修撰王君中美既書其事以銘其竁矣修撰梁潛復掇其槩為表其墓曰嗚呼世稱魯仲連丁成而不行乎世一人也使先生而處其時遇其事其功烈豈在其下哉惜乎其所抱負者未之用用之未盡其長也昔人有謂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先生何以異於是哉書以表其墓且以告夫來者

蘭谷居士蕭志立墓表

君諱聖觀字志立人號之曰立齋而蘭谷者君嘗自號也君為人負氣勇於有為臨大義慨然有凋度雖遇事甚急未嘗有窘容即費千金一不以介意然能辭不肯阿意時人效以此致顯然斂怨而君不變久之人亦信其中之非有他也翕然相與是之元末大亂君以騎射自雄州守達侯正道賢守也徵君守北門時吉郡城已陷十寇矣城守者退走泰和至北門無驗君橫戟拒不納傳言達侯久之乃得入守者愧背大愧而一時皆譽君為能當讀史至漢中興諸將嘆曰今豈無此人哉特不能用耳達侯以君老命其子更番代之寄而代達侯者至矣日沉酣不事事君知時不然嘆息不已俄而達侯卒君亦殞遠近為之悲痛實至正丁酉三月也沒三年東南大亂郡邑皆陷于寇人皆咤君有先見焉蕭氏自五季從泰和禾溪分于南溪附四百年十又二世曰將仕佐之祖曰德濟君之尊父也君娶康氏子三人自新自成自明

今皆殁矣孫男五人鵬舉鵬南鵬起鵬翔鵬濮鵬南
先已殁鵬舉仕爲山東都轉鹽運副使卒于官曾孫
男十三人玄孫十人君始塟居近兩燕之東曰成甞
自銘其墓矣永樂壬辰某月庚申諸孫舉君合塟于
君世父德軒之墓而丐予言於乎以君之雄才當草
昧之際使得遇豪傑而用之其所至不知爲何如而
竟止於斯豈非命哉然而世殊代易之際人事衰替
多矣獨君之後益繁以顯則信乎君之不偶於人而
得於天者又過于人遠也自君殁五十又六年而其

所以不殁者如此則雖不偶于人何傷哉書以表其
墓

王氏二良墓表

義烏王氏兄弟二人長叔盛次叔雍皆有美行而不
得其壽以卒卒又皆在京師既返塟其弟孫以予甞
與其父傅士君善也以其所自爲狀及銘走書京師
求表其墓且曰二兄有老母髮種種然有子皆幼弱
今其墓纍纍並塟一原上過者莫不流涕爲王氏悲
哀此二人幸先生辱貺一言非直以著不朽庶幾老
母弱子望之以撫其哀也予悲二子有可哀者拔其
狀叔盛諱某自少讀書穎悟絕人既長樸敏好謀畫
慨然有遠志然與人交恭謹退下恂恂然人過之非
禮弗較也應門禦侮公私百端酬接諸務鮮有敗事
故起家至多貲甲于鄉閭卒年三十八叔雍諱某氣
和色夷通敏秀朗讀書日數千百言經史百家無不
究覽擇友而交過勝已者必思與之齊乃已常一至
成均就其從叔傅士君學見者莫不敬愛卒年三十
一二人之志雖少異而敬身接物皆同至于事母盡

其孝處兄弟盡其愛又二人天性然也於乎二人同
出于王氏同不得壽以卒卒之時又同恭永樂三年
冬春間相先後十日耳夫古今才不多見況並出一
門世所謂機雲二惠者二子予此豈異乎哉昔人有
所謂三良者予于二子亦謂之二良乎是可爲王氏
痛也王氏自五代時有節度使諱彥超者由會稽徙
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望族元石硤書院山長諱奕
澤者其高祖也曾祖良常山儒學教諭祖裕考綸皆
隱德弗耀　國朝官至翰林待制兼修元史總裁諱

銘者則其從祖也大上以承其先者二子之志爲無
忝矣則于壽夭又何足較哉書以碣之以徵夫來者

處士羅與敬墓表 代家勇仲進作

處士諱敬字與敬羅氏其先系出豫章高祖宗大由
豫章徙泰和遂爲泰和之望族宗大生有先有先生
文昌文昌生順可實處士父也順可始無子之豫章
求族人子育之字之曰與善後遂生處士穎悟特異
于常兒順可喜不自勝年十三順可卽世處士已嶄
然露頭角落筆爲詞章輒俊發有英氣友事與善無

間言奉其母若父存歿冠出遊荆襄漢沔間慨然有
高蹈之志遂東遊秣陵維陽抵姑蘇歷錢塘酹岳武
穆墓既又欲北上黃金臺縱觀燕都之壯麗會壬辰
兵亂弗果行自是居錢塘者久之或時往來豫章與
諸名士琴樽吟嘯無虛日時江西行省員外郞木八
剌沙提兵出臨江辟掌機宜文字踰年授雩都典史
不果就無何而元祚日非四海鼎沸諸名士多散去
處士亦斂迹田園不復出矣御史蕭方崖大書東園
學畊以扁其別業此其時也逮

大明止戈頹然就衰老自號曰耕雲老人女時寖之
豫章爲名士之論沒慨豈耕之丘壟爲樂府以吊古
情極懇款未幾沒于豫章之旅舍時洪武辛未四月
也享年若干嗚呼惜哉先配朱氏生子二人長曰崇
其儀表視處士雅相似而俊秀舉歷仕三十載五任
皆庶僚當途者未有以發之也女曰瑜先卒今年夏
于姊夫某爲狀其行來徵予文以表其墓且曰處士
欲効傳奕杜牧預爲誌文先以屬前進士蕭子尚矣
子宜銘嗚呼予自髫首已識處士矣方其年少時性

剛介負俠氣急人之急憂人之憂材足以有爲而未
及一展惜也逆其暮年優游丘壑間嘗戴一鐵冠手
執麈尾方顴而眉秀疏髯紛張如畫與予姑丈劉尚
書從叔祖海桑翁也庠廖文學相過輒傾倒爾汝郞
視雲漢嗚嗚然歌音詠酒一傍若無一人或坐上相
謗語相伎不可學處士瞪兩目視左右然欣徐復發
一語雖皆猥倒詼言微中亦足以解紛豈不信然歐
陽公曰與其食人之惡忍耻而包羞曷若無愧于心
放身而自得其處士之謂歟是可以表矣詩曰

超乎其遊　洄乎其休　其喆孔周
其辯㳫㳫　若提而鈞　匪彫而瑰
若史而幽　亦隨而訓　欲得其流
則寡其儔　匪云其儔　曷追其轍
曷追其轍　我銘其丘　萬古千秋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呂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熔字文著姓呂氏其先世爲廬陵人自忠穆公頤浩之劾秦檜也檜恨之刻骨公既斥以楚一子撫官秘閣又竄梧州以走檜死撫子昭充始得返葬于諸暨因家于紹興之東墩處士蓋忠穆公幾世孫也循循爲寔接物以恕而家已甚微其性又至孝事其親其親之心樂也輒忻忻然以喜其不樂雖外爲色喜中情常悒悒然其祖母會兵亂不得葬以殯于諸

暨其尊父一念及輒悲處士亦輒爲之悲亂甫定徒步往營其吉而後返是時年方十五耳始諸暨爲學庵二百楹有墓田二千畝元季盡廢而視田出賦當悉舉族病之莫之能往也以構求于處士慨然曰先世所在棄而不顧豈爲人後嗣者之道哉遂去紹興而構廬其田近盤迴周視先塋訪故舊經營以竭其力久之盡得其業計其人足以給公賦而有餘也輒推以賙其族之貧者而不以自私其重本愛親之篤力有可爲不避所難類如此其浚儀門陳氏有婦道

康士與之康彌敬恭如賓其子升僉憲江西改山西
廉潔無私風采凜凜康士猶數致其戒不輟其心之
仁其守義之篤勤勤然至老不懈嗚呼自宋歷元至
今數百年江左世胄之家能不隳家法者人知稱呂
氏然居而有篤行仕而秉廉操如康士父子者亦少
見矣康士之歿升狀其行以乞銘其爲予與升同修
書秘閣知其賢又聞康士之行而爲之故按其狀而
爲之銘其在宋以蔭補秘書校勘曰學源者其曾祖
也曰翁遜者其祖曰某者其父也子二人長鈺先卒

次即升女二人皆適士人其生至正甲戌六月四日
其歿今永樂壬辰二月十有一日也享年七十有九
葬某山之原銘曰於乎康士承乎其家以弗隳厥緒
行之以躬尚表率乎來世於乎康士其身之歿其名
不已

東園劉先生墓銘

先生諱埜字子彥姓劉氏吉之泰和人也劉氏所居
曰珠林其曰東園者先生所築別業也東園外有山
川之壯而先生名重一時故東園亦由此聞者而凡

學者稱東園先生識與不識皆知其爲先生無疑先
生貌癯而神清氣和而行峻雖閒居窮困而于天下
事成功之幾常恐失思所以爲之如在乎其位者于
古之治亂賢不肖用舍之際嘗反覆嘆歎如身歷其
時其所學益富故所負者益高　國朝初爲曾呂教
官偶有　詔復制禮作樂通古今之士贛州守郎以
先生應　詔至則條六事以進執事者嫌其言不關
竟罷歸僉事李欽冰聞其名聘以爲臨江教授踰年
以疾還遂於東園之東築林塘書院以待來學之士

而其仲兄尚書公亦以老賜歸幅巾藜杖逍遙松竹
之間引觴而酌觴盡而止雅詠清倡望之如在塵埃
之表會尚書公以司業徵而求賢　詔下縣復以先
生應　詔至京師　上御奉天門命至者皆自擇一官
先生即自擇縣令上許之還需次于家兩年入見復
頓首曰臣老矣恐不勝爲縣願更爲教官
上又許之俾爲豐城縣學教諭開導諄切諸生鼓勸
爲學既又攝治其縣事數月縣之政以肅於是人皆
信先生之果可用而不及用者可惜也先生學勤而

特六經諸子百家之說靡不畢究來學者嘗不一人人各持一經有問者應之如響其為文不待搆思意之所適頃刻千餘言而宏深豪傳深思者反不及也丁卯舉考士於江湖方久病終日困卧衆耐易視先生及出題令取皆至先生曰無煩也徐起指筆為五經數十題無一字脫誤時薦某為參議主其事意先生偶然此請以其意為十策問先生又伸紙疾書鉤深索遠馳騁貫串凡數千言衆相視愕然大敬服其在豐城有郡道上者善詩名先生過之道士指壁間所畫松求題先生立書五十六字語尤勁險道士驚拜不復敢言詩蓋其得之于學者深故其言亦無適而不宜也先生尤孝友篤行與故舊傾倒若見肺肝而平居終日栗然其先世從自金陵至今十七世而以科第顯者三十有七人矣其諱某宋國子待補先生曾祖也祖某父某皆博學某為州學訓導先生兄弟三人皆有學行而尚書公貴顯一時先生平生所為文有林下藁乘餘集北平西齋倡和錄清江集劍江集總若干卷以洪武丙寅冬殁于豐城享年若干

先生娶饒氏盟鷗先生之子繼室歐陽某之子子二人曰某某女二人某某其婿也殁之明年歸葬其里之楓林尋改沙溪之不塘瓿又將改卜其兆狀其行以予銘少時嘗以通家子弟從作教于先生不敢以蕪陋辭為銘曰惟古博學匪外慕上探至理已乃足有弗克知愧以恧於戱先生學之篤窮古萬化無遁燭彼訂群言射中鵠炯然光輝玉在璞身之紬兮志則縮神暢氣舒匪有局紬今其誰雖前赵沙溪不塘更屢卜過者式之慎無瀆

故山東理鹽司副使蕭公墓誌銘

公諱翀字鴻舉姓蕭氏其先本長沙人五代之際由長沙從泰和禾溪自禾溪從今日南溪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不仕公早喪父鞠於季父自成自成嘗以事被逮公涕泣乞代之自成亦涕泣必自就逮其情皆誠切聞者為嘆息公與其弟鵬起從弟鵬南鵬翔鴻漢五人者翕然情好深厚庭有紫荊五株連本之異當時賢者前吏部尚書劉公崧四明□鄭道皆為論著其孝友之行以傳之于世公從學于尚書公尚書

公愛之尤厚洪武辛酉冬以賢良徵至命賦指佞草詩成以稱
上旨擢蘇州府同知居官凡七月坐泰府私買民物不舉謫役河南者十八年而後起為山東鹽運司副使又十二年而卒公平生蘇寮在蘇州人不敢干以私謫河南貧甚從者伐地得黃金匿之而求去或告公使留之公聽其去若不知其得金者在山東一縕袍謫役時所至其貧無與河南公是時已老矣而持己益廉如此於乎世之營營於利者非必有飢寒窮

困之迫也而不知自止使誠有飢寒窮困之迫將何所不至耶飢寒窮困之不足動其中夫然後患難變故之不可奪其節然此非安於命而樂之者不能公其庶幾耶公接人有藹然和易之氣而其中特耿介施於政人有所不及行於家者可法於後之人所賦詩若干卷藏之是以見其志之所在卒年七十二永樂庚寅七月十六日也其生元至元己卯七月二日娶郭氏劉氏先卒繼郭氏有賢行子六人金鍵皆好學端重鍵今以明經中鄉舉女三人皆適人孫男四

人葬于　山　向殁之八年金求予文誌其墓為書其大槩而銘之曰彼㛉然而中空恒矯氣以飾容求紛足以求聽浮鉛刀而飢餓而豈知夫君子之守出乎禮義之充不可奪之于外者惟其有之于中百鍊之烈所以發干將之利秋霜之勁所以堅徂徠之松於乎其假之以窮形者有時而盡其固守而不改者吾將著之於無窮

林處士墓誌銘

君諱直貴字玉成姓林氏其先自晉黃門侍郎祿歷

九刺史而林氏之在閩者蓋盛君邵州刺史蘊之後也世有顯者然自君曾祖道翁祖一鳳父崇數世皆不仕君生六月而孤母趙氏誓不改適挈之依其外祖徐賢君幼穎敏而性至孝甫六歲見外氏家歲時拜謁其先祠問母曰趙氏有先祠何林氏無也母曰有之以汝幼無能奉祠祀者君聞之即求歸拜其祠既拜而號涕見者為惻然入十歲日夜白其母閩歸以奉林氏之先母感之與歸故居居已致貲數倍以居母奪於勢家久而後乃築室於城東先祠之外僅

免於風雨而已家貧甚然人盛稱之所以奉其親者雖儉不足而愛常有餘造次必依于理或時自外至見其母之色有不悅者即衣冠侍立不去俟其母投容而後退其妻翁氏有弗順于母告之不改立黜遣之改娶宋氏宋大姓君恐其復然切切私訓導之卒以孝稱母歿歛壅㝠椁一稱於禮祭必慼與人言必悲哀蓋君之孝本乎其性非有勉强自幼至于壯且老其心一也於乎人之於親或專於養而志不逮或深於愛而禮不周至有牽於私情而遂乎予大義則

又無足道者明於禮之所在而曲盡夫人事之當然如林君者世豈易得耶君有材能斷辯是非曲直使人悅服然安於澹泊不事紛華彈琴咏詩以自樂於山水之間其志油然也生某年某日卒某月某日娶宋氏先歿復娶鄭氏子三人熊萊勲女二人長適太學生鄭源次適趙稔熊舉進士今爲監察御史有能名開計歸葬以某年 月 日葬君于邑之某山某向因以其友翰林檢討葥行中之狀來乞銘君之行可書者多也予特擇其大者著之以銘其藏焉銘曰

有幽其藏其寔孔揚有耀弗渝以斲其數於惟人紀百行攸始孰其端之以訓于家於乎君子

琴逸居士錢公墓誌銘

公諱鏞字好善姓錢氏系出錢塘吳王之後遷吉水者凡幾世今所居之里猶自謂錢塘者識其所自出也公自幼資性穎敏日記數百言稍通曉其大意父携游先生遊入郡校從前進士清飛鄉先生王游學爲科舉之文既而遂入郡庠同邑劉六奇先生爲郡庠師尤稱道之未幾以疾告歸父之業其所爲科

舉之文專其力於詩吟哦諷誦之聲自夜而達旦交游之士相與倡和者至忘寢食由是無復進取意或連數歲不一至城府覽山川之勝遨遊于蜂陵竹樹之間與其兄澄心先生皆蒼顏白髮娛樂泉石其樂陶然也築一軒額之曰琴逸曰吾之寄意於琴者非必操絃按徽以求夫宮商律呂之協也然而放意釋慮之際雖古之琴師無以過乎者焉因號曰琴逸居士所爲詩曰琴逸集手生持已恭謹孝友之誠本乎其性訓率子弟勤由禮法至於簡放以自適坦易以

同物則又爲狀和氣之發而人無不愛之也以永樂
甲午閏九月歿于家享年若干娶同里蕭氏早卒繼
室劉氏子三人愼徽愼儀愼言女一人蕭應深其婿
也孫男八人將以　年　月　日葬于廬陵之
淳化鄉某山之源愼儀來京師乞銘于予予嘗過公
所居之山中酌酒賦詩且爲文記其所謂琴逸之軒
留連不去者數日既去踰年而澄心歿予爲文哀其
墓又一年公歿尚忍銘公墓耶嗚呼痛哉愼儀必以
請不得辭因爲之銘曰於乎琴逸其逸匪琴浩浩乎

其放峩峩乎其音挹太古之純和寫邃遐之沖襟蓋
所以樂其志者人莫得而窺其心也錢塘之濱其山
巍巍超百世而永固後千載而不磨

庠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昌字原昌姓尹氏世爲泰和人所居之地曰井
溪山水迴曠習俗淳質士之居其中者多篤志于學
無外慕從業之失君蓋其一也君性敏而學篤勤其
鄉故多學者故君之受業從遊皆不出其鄉郡之士
即進士或教授四方之學者歲常接迹不絕君獨窮
治一經不出其戶閾其鄉之仕者勸之仕君不可曰
學未成而仕猶未能行而欲走鮮不仆也寵後其友
王敬先爲宜黃縣學訓導以書招之終不應其約已
聯志如此事親孝其母晚得疾君日夕伺候雖譴遂
因以知賢其自庠信愼和易未嘗有失意于人人有
爭君爲言之輒止種竹井溪之上環其居皆竹因號
曰竹溪庠士以永樂丁亥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于家
其生吳元年丁未十月二十日也塟于里之某山某
向曾祖德中祖仁壽元季補吉安路學訓導父升達

君娶周氏生子四人長崇高次某女三人君歿後十
年崇高舉進士留南京戶部請假塟君于先塋之側
因以翰林修撰陳德遵之狀乞爲銘曰先君之篤志
于學不幸不聞于世唯先生之言信于遠願賜之銘
以掩諸幽庶其不歿也於乎予不及識君然所凡知
君者予皆識也爲之銘曰彼楊其中以華其躬惟勤
而殖乃屯而塞井溪之傍其流決決孰昭其光我銘
永彰

故竹亭先生吳孔昭墓誌銘

君子德修于身而道行于家者莫先于孝悌所謂仁
民而愛物者其道廣大宏博其施澤不可限量而推
其所由始曰孝悌而已古之賢者修之於身而民被
其教物蒙其澤其流譽也無窮而或者不幸終身由
之而其效泯焉無聞則有可哀者矣先生諱嗣麟字
孔昭姓吳氏其先本番易人後乃徙進賢祖存拙元
新建路儒學教諭父本立先生早喪父尋又喪其母
事其祖甚謹元季之亂其祖陷于賊繫而掠之以問
其所藏先生度不免奮身入賊中哀訴乞以身代詞

累累不已賊揮刃刺之流血被體先生不顧其辭益
苦賊憐而釋之聞者莫不嘆息季父本誠與異籍既
歿一子孔性里人有誣以漢中衛軍者逮送有司先
生曰是烏能自辨哉竟詣公府力辨之事得白而釋
後孔性家疾疫甚熾遠近畏之與絕迹先生獨朝夕
往視益勤卒亦無所染也待其同母弟孔哲友愛尤
深孔哲卒撫其子無異己子教其子孫舉二以孝悌
為務嘗大書以名其堂曰順德於乎先生之于孝悌
行于家者如此其備也而不及顯著于時此于所謂

可哀者也歟孔子曰是亦為政則先生之行雖不及
著何傷哉先生卒于永樂丁酉十一月十一日享
年七十有九娶陳氏子五人彥中秉中和中泰中誠
中泰中先卒女一人適同里李伯希孫男十有一人
孫女九人和中子乙未考試時進士也方之官桂林
道間訃遂將以明年　月　日葬于里之　山
向以刑部主事劉全節之狀來乞銘先生之善行甚
多予特書其大者使觀者科其大則小者不待言可
知也銘曰雖古君子飭躬者行其修在己其行曰命

于己弗欺命聽于天苟弗之行己何預焉先矣吳公
孝友是崇其施弗遐於己則充有以貽其高隆隆
銘以昭之垂于無窮

曾康士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敬勝字子尚其先永豐者姓高大父愯
宋承務郎通判饒州軍州事曾大父松龍宋咸淳進
士累官兵部侍郎大父降居繼祖咸淳進士授將仕
郎吉州教授父詠翁為文有名當時君幼喪其母而
事繼母趙氏甚孝友愛諸弟人稱之者無間言承其

父之教篤意不怠其性又敏悟通瞭卒能自奮于學
讀書貴研不務既長爲文詞不事華靡而論議考宗
必出入乎六經之奧連試于有司不利遂棄去一肆
力於古文辭諸子百家之說靡不畢究而自元之亂
君已絕意進取及國朝兵定君老矣益究約以自晦
有司屢以明經薦君屢以疾辭爲鄉之學者從之
遊君不拒也平時迹不至城邑然邑大夫鄉飲之禮
必得君爲之正賓否則通邑之士皆不樂焉及君在
賓位某卿之棐然不敢慢凡三爲正賓年八十六而

後殁嘗喜漁釣以自適其意既因號尚漁翁所著有
尚漁集若干卷君平生恭謹老而康強神志怡然言
信而行從其氣和其容衎見者莫不起敬及其殁也
聞者皆嘆息悲悼以爲老成人今不多見也君之娶
同邑上羅陳氏子二人盡美求俊孫男六人曾孫五
人其生元泰定癸丑二月十六日其殁大明洪武丁
丑十二月二十有一日也殁之又二年附葬于先塋
之次君之族孫子啓侍講翰林予爲同官皆道君之
恭已篤學之故予恨不一識君而某爲光澤縣令嘗
考績京師屬子啓狀次君之行又三年來朝于
京師又因子啓以求予銘於乎使君方壯時遭世承
平得以其所學施之于政其及民之澤必宏偉盛大
有足者于無窮者而卒困于衰亂及遭逢盛治又不
及以行復卷可惜也然吾聞古之士老于家上之人
不敢煩以政不勞以禮節欲有問焉則就之而當時
士大夫亦皆高自尊崇不敢下其道至于鄉射燕飲
旅酬之際皆能誦說先王之法以盡夫乞言合語之
禮故其殁也祭於社謂之鄉先生後世不惟不明夫

養老之禮爲之士者老于家亦不知尊崇其道葢其
於古先王之法所稱鄉大夫小子何所觀效俗之偷
教之廢葢有由然矣有如曾君豈古所謂鄉先生者
非耶其於乞言合語之禮庶乎可以詔後生也其殁
也可不悲哉銘曰惟古老者道德之隆乞言合語詔
于群宗大夫小子孰不敬恭嗟世之乎莫知敬老小
大家二孰輔孰教制雖者醴葵敬古道於惟曾君隆
隆之師明之乎躬以躬任之歿而社之孰曰不宜銘
于大史尚昭不已

李通判墓誌銘

君諱銓字彥庸姓李氏系出唐西平忠武王之後有
諱某者官于袁其後自袁徙吉水之谷坪族甚盛君
曾祖公範祖務任父謙翁累世皆不仕而謙翁尤篤
於賫配周氏生君幼端重如成人性極穎敏稍長與
其兄鎮俱有才名鎮舉進士于時吏又勸君進取君
慨然曰親老矣舍朝夕之養而圖榮宦于身如二親
何遂卑意以事親爲務然由是其名益著久之有薦
之於朝者名玉伊歷事於工部有能名丁母憂服闋

來京師今工部尚書宋公問其至郎以其名上聞俾
攝主事事往福建所至介然不苟取毫髮時參政房
公安以爲未嘗見也疑而未之信遣二人蹤其後密
之歷數郡其自持如始至之日還洋洞詳辨令但有
通貢客以金餽君君大罵却之發其罪狀而去　人
歸以白房公房公大爲嘆異由是求遜問而名已聞
于京師矣以父憂去官服除改授汀州府通判既至
以獄囚淹繫者衆按其無罪者悉出之向日獄爲之
空凡論者衆聞其廉又知其敏于政如此遂檄往督八

州府鑄錢既將方盛會疫疾大作君爲其醫藥治以
饘粥又爲備下神病者皆愈民歡頌之故凡各部之
部其匠皆小吏畏君名君又務束以廉吏益不自營
利與評擇之訴于　朝遣之下君那訊其情許者偪
服事遂白遷任汀州而卒時永樂癸巳正月　日
也享年五十有四君爲人儀觀甚偉修髯玉立善談
論爲政疎通簡易常惻然有愛民意其卒也其民尤
悲之娶楊氏有婦道生子二人某某孫男　人以其柩
歸葬于其鄉之某山某向又明年夏某以黃州教諭

周公明所爲狀因翰林庶吉士周某求予銘於予古
所謂廉吏者漢唐之際史傳之所紀其人可槩見矣
世如君非古所謂廉吏者乎惜乎君未竟其施而歿
也因摘其事之尤著者銘其墓銘曰惟古之廉以激
貪吏今豈不然貪者之忌廉廉者小嗜沓以憎炎服
海嶠而君有聲嗟彼之附含垢同汙君豈爲異乃以
速戾同江之原爲君之瘞其流洋洋奕世其光

蕭母郭氏墓誌銘

母姓郭氏諱某父某家泰和江之南某爲其女擇所

歸汀歸同里蕭以德氏以德循二一切貸平生未嘗有
一語拂意于人人亦未嘗有毫髮怨惡之者推其所
以能然皆曰其內有以相之之道也以德諸子皆知
尚禮文相慕爲善人之行其長曰士信以善爲其名
聞公卿間諸子胥其婺者皆稍絕推其所以能是皆
曰其教于其家者內外協而不溺于其愛故也廣其
田園增其室廬凡養生送死之具日備以周推其所
以有是皆曰自有是母內外積累之勤且儉致然也
又皆曰其母處姻戚隣里無親疎皆宜待其家之人

無少長皆安其賢益如此享年若干其生元至正庚
辰二月三十日其歿今永樂甲午十一月二十日也
塟于某山某向子三人曰士信士行士倫女二人適
某孫男四人于喬于瑞于丘于京曾孫男三人于喬
來京師丐予爲銘其墓意以予之幼時嘗從于勇氏
讀書其家知其大父以德者然距今四十年以德已
老念往事又可感矣因爲之銘曰孰爲不死幾何不
朽念此昔者銘之永久

陳處士墓誌銘

處士姓陳氏諱漢臣字世賢其先世居温氏代有顯
者自宋南渡遷廣東雷陽之遂溪曾祖純祖洙皆不
仕父宗達元至正間海寇攻雷城募民兵擊賊走之
城賴以不破事聞授遂溪縣尉遷石城主簿以卒處
士性寛厚而沉默雖晦迹丘園而智識有過人者元
末遂溪賊起縣之人被逼脅者甚衆獨處士挈家避
去既而爲賊所獲編伍考掠必欲其從已處士以死
自誓賊釋之益急至中道忽自解釋得脫去聞者驚
歎以爲神之佑也及賊平嘗劫處士者望見輒恐愧

走避處士召而慰安之人益高其量　國朝初詔天
下立學校時郡縣初定民貧產室廬蕩然有司俱不
能應詔以告處士處士閔之慨然擧所居堂舍以造
學宮門廡皆備且遣其二子入爲弟子員於是縣之
賢士大夫皆稱道其樂善好義在古少有承處士尤
勤於治生故其家益裕宗族之貧者周之其不能嫁
娶者爲之嫁娶鄉人貧乏取貸不能償者焚其券鄉
黨念闘訟就處士決之聞其言輒止不復爭故其殁
也里之人無少長皆爲之哀北京國子學正曾君才

晉與同里交之厚而知之尤深也因為狀次其行其子貞豫為北京道監察御史因其友監察御史歐陽允和以求予銘遂按狀而銘之處士生元至正戊辰年九月二十五日沒今永樂乙未九月十五日享年八十有八先娶黎氏主簿某之孫女早卒繼室　氏巡檢某之女也子四人貞安貞泰先卒存者貞謙及貞豫女一人適羅志忠孫男八人孫女六人孫皆長子皆賢貞豫為御史尤有能聲將以丙申　月　日葬于古城山之原同銘曰皿矣海邦俗淳以龐誰

其臟之惟士之賢彼盛方熾士喪其節公獨凜然著處莫奪學有新宮執度營之譁譁奕奕惟公是思宗族思愛鄉黨思惠公則逝矣其澤不匱我其銘之以徵來世

前泰和州知州顧侯光遠墓誌銘

泰和始為州其民之罹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國朝初相繼為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二侯皆一時豪士顧氏先世居河南自宋高宗南渡始從而南居姑蘇之嘉定元末有知侯之材者辟為掾京口及　太祖高皇帝下江南京口首納款侯預有力其間遂從

高皇帝入金陵監大軍倉支納三年授江西行省理問從征陳友諒贇餉運明年平陳氏擢知龍陽州時方甲辰年也招附懷來創葺宿弊民賴以息越二年改知泰和州龍陽老稚垂泣於道不忍侯之去至泰和前州守即吳侯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侯侯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之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侯乃自為書揭牓脩長數丈篇諭諄切民爭來觀

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志純謹者一人置簿受詞訟而句稽其始末民誠負冤也輒為疏理井誠負冤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吏亦畏侯精敏無敢舞文以病民境有虎適其時禁民私蓄兵民無所措訴于侯侯為草檄告之神虎一夕遁去州以大治以丁祖母憂赴闕陛辭　命晉翰林院同議編大明律律成上進復命監造天下均工圖籍已而還服喪希定未幾起服

授廣東行省郎中二年召拜　吳王府副相留京師以他事詿誤方逮繫問得疾飲水病結胃而卒臨卒為詩壁間以暱道其平生有白髮歸朝之歎聞者悲之子存誠殯于都南門外三里店侯諱某生元　年　月　日沒今洪武　年　月　日娶　氏子四人長即存誠次存仁為何南鑑師縣令以殁次存義存信存誠今居嘉定存義存信從侯子廣送晉家焉侯性澹泊不尚侈靡所居屏宇室無長物惟書叢敎睦食取充口衣取蔽體而已至於治民事無巨細必盡其心在廣之日別康吏均轉輸汲城壘撫馴士馬安戢逋逃號令既明而賞罰必信遠邇翕然及聞其殁爭欲為祠立石以頌其德者屬有禁不可乃止侯嘗從元進士楊仲宏先生學賦詩氣豪才贍而律調渾厚尤工七言晚自號蔬境翁詩數卷題曰蔬境吟稾云於乎侯當草昧之初能卓然識知天命舉附　聖主以自樹立可謂壯偉矣而用未臻其極功業不究於當時獨其善政在民者民不忘也增州守王君伯貞往來廣海間得侯二子訪之又素知侯之

惠愛不忘其澤也為序其事以屬潛為之銘潛與王君皆泰和人也乃著其事之大槩與侯安慶人為殿中侍御史以殁其後無聞焉銘曰民罹草竊窮奸偸及茲弭寧譁相譬大吞小應病易瘳正躬惠民邦兩侯後先敎政何假游隱紺紓御暴茹柔四通海徂嗟相若熙哉我侯古率倚衣被羅光壯謀猷澤流盈溢爵未優身永逝矣名無休

故王母曾氏孺人墓誌銘

泰和梅岡山中有隱君子曰王君道濟其配曰曾氏孺人曾氏世家也而孺人幼不好華侈性敏慧母教以孝經論語列女傳輒曉其大意道濟早喪其母在昆弟中最幼貲産最薄孺人歸而安之又能孝于舅也其織紝之勤自其嫁之初至于老不衰其服之儉自其身之約至于富不改其安于命而有常度如此當喪亂之亟道濟舉家往依其婦翁舅而其舅府則室公殁焉時剽掠于道者相摟道濟握間行獨歸其視孺人不可曰行而遇盜將殺身無悔竟復喪俱歸瘞而後去卒亦不與賊遇也寧委其身而不以廢禮

此君子之所難也曾謂女婦而能之豈不尤難也哉
道濟性豪賑喜與士大夫傾倒孺人輩私蓄以給其
之愛其子之深爲奉其師雖歉時必備不簡道濟沒
衆謂其子不振矣孺人迕料其必不然既而果然由
是道濟名播縉紳而其子亦有聞非孺人之賢烏能
如是哉孺人諱春祖叔處父君寶家廬陵之新塘其
生至正己巳正月十五日歿今洪武二十一年四月
七月也蓋去道濟之歿十又七年矣子一人孫女三
人皆適士人孫男二人岡壽巖璋曾孫男三人曰熊

孺人猶及見其生也曰羆曰麟孺人歿之後生也
曾孫女六人玄孫女一人塟其居之後既而改塟吉
水之歧嶺其山丑艮其向未坤蓋永樂九年十二月
二十二日也于是璟狀其行泣而乞銘余與璟交好
之厚不得辭也爲之銘曰既婉而慈娘于良士始艱
于躬卒偕而豊閫門閑閑禮信言言匪夙而成惟其
性之明珠媚于澤玉輝于璞其藏也孔幽其著之孔炳

蕭母張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諱玉姑張氏其父源吞君泰和城中于世利磨

然毀譽得喪憂慼一不以介意而惟酣嗜酒然甚愛
其女稍長盎而却益也輒呼其女而教之孝經論語
皆其口授也故孺人少知書及笄歸同里蕭君仲齡
和順敬恭循循自持痛其父歿於患也事其母益孝
事其姑如事其母事其舅如父而加嚴焉仲齡兄弟
皆早歿孺人以伯氏叔氏之既歿也康妯娌之厚加
於平時視諸姪之孤者如子而加愛焉既舅姑皆歿
相其夫以治其家家事益綦理之益脩內無釁心外
無怨容又勤鄉鄰里之貧者意甚周洽故其歿也無

感歎皆悲悼不勝蓋可謂里之賢母已生洪武己酉
三月十九日其歿永樂辛卯二月九日也年四十有
三子四人進達通迴女二人皆在室孫男一人曰將
將以歿之明年　月　日塟于　山　向于是進
以其父之命述孺人之行來求銘進讀書游縣庠志
甚篤而予與仲齡交之久也乃爲銘之銘婉而愉不
悼其劬撫于有家惟躬之痛而止於斯而止於斯我
銘其丘永世其孚

故翰林庶吉士曾春齡墓誌銘

於乎士大夫世家之後能紹承先業以致顯榮昌大以耀于世者幾人也而吾友春齡抱豈厚頴敏之資方壯年取科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行有以致其顯榮昌大矣而仕不酬其志材不施諸用遽爲窮訥其爲痛何如也先是有楊君如川者亦良友也吾哭之痛旣一月春齡又卒惟二人出自鄉校皆有賢行其殁也皆不得年又皆有父母有子方幾我爲君及春齡其居火井及其柩春齡幸一僕奴扶其柩還家聞者莫不悲痛此二人者予方欲爲文詞以悼其不幸而

春齡之弟來京師哭其兄乃狀其行以求銘於予吾尚忍銘春齡也哉春齡姓曾氏其先世有諱延慶者仕唐爲光州團練使由金陵徙泰和自是爲泰和人宋熙寧中有兄弟同登第者曰安強安止安強爲留史甚有聲自安強數世至傳道元天曆間兩以易經中鄉試學者尊爲東家先生其弟睎道亦以易經舉瑞爲金儒學教諭睎道生九韶先生　國朝初爲吾陽黄蓬湖官子伯高皆博學篤行伯高即春齡尊府也九韶先生既謝事歸教授于鄉春齡兄弟皆授經于其祖皆孝友術二肰鄉之子弟鮮有過之者先生殁幾載是爲永樂乙酉二人遂同舉于鄉一時並捷人莫不詡曾氏兄弟紹述其祖無忝也及當上春官鶴齡以疾留于家春齡登永樂四年進士第旣入禁林同預修書朝夕往還方期相與於永久也曾未數月遽膺疾而至此極矣享年纔三十有三於乎彼彪滴而儉諂者其天退也固宜曾謂此淳龎而碩茂者乃亦肰耶肰春齡沒數月　皇上命勒進士碑于太學門外春齡預有名焉夫碑所以垂久也況進士有

碑人皆欲指觀其姓名問其鄉邑以知其賢與否則春齡雖殁預有榮耀不没矣彼修短之數繫乎造化者一時之得失又何足深較哉雖其二親能有子如此皆可不憾矣春齡娶袁氏生二子一女銘曰生而行之醜奚以壽殁而存者長奚以傷珠淪于沼其波[illegible]媚[illegible]崇于岡其臭則揚十里之堙卑如墳如子之[illegible]矣流其祉銘于太史垂不朽

章母紫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紫氏寧波鄞縣人其父得源仕元爲國子學

錄其配楊氏相夫事姑悔有禮法生孺人既笄歸同邑章景良氏章氏鄴之鉅族景良父宗之兄景玄國朝洪武初相繼薦出榮宦一時未幾皆以事罷父之　朝廷命凡內外百職以罪罷歸者悉徙鳳陽景良兄弟皆在徙列未幾宗之亦從徙鳳陽闔門氣氣無一壯夫而景良母方老景玄尚未有子景良二子亦提孩長纔五歲孺人是時年始二十九景良瀕行哽咽悲痛不能出一語呼孺人孺人亦痛哭而已景良以老母為囑語勤勤不已孺人曰君止勿復言奉

舅姑吾職爾若苟負君神將殛之君弟強飧自慰遂盡出其貲裝以為景良行不數年景良卒宗之景玄亦卒母哭其子妻哭其夫者一門三人行道聞者為之悲孺人曰在恐哀以傷其姑撫其二子教之以詩書躬蠶績以資其家業又經理以歸其三喪始終葬祭無違於禮事其姑益勤弗懈又十年姑歿孺人哀章氏之凋悴二子之孰弱悴其姑之不幸艱苦悲辛竟以成疾而卒洪武丙寅二月七日也享年纔四十七於乎悲哉人生不幸固有如孺人者耶方其夫之去孺人以一言相要而卒能保其貞節始終不以負其夫世又有如孺人者耶是宜彰而著之以為天下閨門法且為風教之助孺人二子長敬先抑而有賢行今為溧陽稅務大使次某敬先既合塟孺人以從子景良遂以其鄉先生葉宗可之狀偕予弟本之來請銘二曰人之大閑曰維信義號為士夫乃弗循厥軌偉哉章母克完貞節匪教于閨門君子是式銘以著之用永昭于後世

故大理評事熊君墓誌銘

君諱昌字具瞻姓熊氏撫之臨川人也自少負盛氣積學為文慨然有遠器曾祖某宋國學上舍生祖萬初元進士父伯穎　國朝初徵授國史起居注以文章著名一時推　晉王府右傅奉使招諭元王子朶兒只巴被害于道事聞　高皇帝甚惜之遣中使祭于走所君之兄企瞻往收骨特如賚賜仍命役其家三年君時尚幼與企瞻護君年始二十悼其父之不幸又痛其兄之夭遂奮志奮厲思有以紹緒其先而邪人有為憲府掾者挾君舉與俱為掾憲府君慨然

太息曰予先世嘗貴官予邨爲掾顧不辱吾先君也
識郎以其父疏事語予　朝頌不爲掾遂得授兼與
府知事嘉興大府知事於府僚官卑末易爲也君爲
之大有聲考官選歷事兵科擢大理右評事選事明
敏辨析秋毫不苟隨而苟合衆皆稱其能以事逮繫
獄尋復選使西南夷叢川緬甸所至皆稱　上旨上
將復用君而君遽求退改陞其織母章氏未得命而
君竟以疾歿矣於乎悲夫君之先君學行高茂受知
于　高皇帝將大者其熱以施于生民社稷而遽疾

于難意天之佑善必在其子孫也而君又賚志以歿
豈所謂美名善行者天之所甚恪而爲善者又不必
責報也不然君與其先君所積皆忠信道義之畢然
而所遭之薄如此二何理也於乎可感也哉君享年
四十有九其歿永樂己丑五月壬申也娶同邑饒氏
生男四人女四人嫁爲士人妻孫男四人孫女　人
君性孝友持行甚篤・澹然不以外物累其心故雖
郎甲官且貧嘗自號其所居曰雲莊其卒也在林小林
頎編纂書籍與予交因翰林庶吉士陳君孟榮之狀
求予銘期返葬君而納諸墓予慨悼君之不幸而又
幾交其卒也因爲之銘曰天道福善乃理之常世焉
其慶而流弗長天弗可信我心則傷勒銘其阡以示
弗忘

彭縣丞墓誌銘

永樂六年冬十月吝山縣丞彭公叔介以老乞致仕
來京師而主於湣又一月公得告而疾作越孰日丙
寅公歿焉既歿湣爲位哭之而痛既而鄉之故舊之
仕於朝者左春坊左諭德楊君士奇翰林修撰王君

直國子助教歐陽允賢與凡公之交游皆來會哭哭
必盡哀而後去既去而傍役咨嗟皆以爲鄉之老成
問學如公者今而後不可見矣謀返葬其柩而論德
君謂余宜銘修撰王君爲狀其行於予余自幼而壯
學公之知尤深余爲令四命其授官也蓋與公同時
又同之官東廣知公之爲政則惟余之宜銘也其尚
可辭哉公諱志叔介其字也其先自長沙徙泰和世
有顯者公之七世祖惟孝宋光宗時嘗詣闕獻賦以
諷時政光宗一見大奇之欲遂官之辭不受同時知

已如周文忠公楊文節公皆文章爲其賢自惟孝重
公曾大父景望大父順軒父德舜或隱或仕皆爲時
名人公自少穎敏問學過人既壯祐然負盛氣不肯
降意阿徇于時雖屢更困厄憊而復起終不變以此
竟不偶一世而凡與公厚者皆以是咎公不任援于
知公者然也州縣嘗以賢良辟不就久之爲萬安縣
訓導于弟雖甚德公其與公康而合爲者少也蓋公
嘗從安成劉雲章先生講明理學大有得于其心開
居爲子弟論說旁徹曲暢聽者灑然忘倦惟其得于

內而自重者益多故其于世益少合其合爲者必其
志之不異氣之同也然與公志不異而氣之同者甚
無幾人爲而同者可知矣其爲丞香山與令齟齬爲
民則感公之澤無窮有以男女質錢久不能償沒而
爲奴者二十餘家訴于官官無以理之公至悉爲處
盡還之民甚悅公令甚愧爲自廣以東惟屯兵寇竊
民往往奪民田而有司不敢問香山得公兵之去民
田者皆以田歸其民邑城在大海中海寇日往來行
劫守兵閉城不敢出公與之遇且引且卻民多道去

公爲設方畧具守備釣致賊船而盡縶其衆自是寇
不敢近民賴以安數年政聲大著民至有不忍欺之
者邑嘗大旱公爲禱之三日而大雨明年又大旱公
禱之又大雨邑有火逼廨宇熾甚公叩頭向之火尋
滅[illegible]莫不驗公所爲蓋其誠于已施于民而至于
感乎　神者如此惜乎其位之卑而施之不能博也
公雖去香山而故舊方待公之歸以教其子弟學者
方資公以發其得業孰謂公之疾而遽至于斯可勝
惜哉公生元至正戊寅九月二十七日享年　十生

乎至孝執親之喪蔬食三年酒危不入口康宗族尤
盡恩意擇地而蹈非義不居諸子侍側屏息終日不
敢仰視所爲詩書若干卷讀之可知其氣而見其平
生爲婦將葬于　山　向　年　月　日也娶
同里蕭氏甚有婦道先公歿再娶王氏亦歿子一人
曰啓孫男四人某某卒之時惟韓與其從孫詡況侍
側將屬纊命詡要余至語示訣氣恬神適毫髮不亂
銘曰偶于道而不諧于人兮充乎中而不華其身兮
君子之守孰云其屯兮

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
柱國左軍督府左都督
太子大傅成國公追封東平郡武烈王壙誌
王諱能姓朱氏世爲鳳陽懷遠縣樂河鄉人父諱亮
爲燕山中護衛副千戶歿王襲其職洪武三十二年
七月　皇上起兵平內亂王以藩邸之臣首擒奸惡
奪九門以功陞護衛指揮同知遂領兵攻薊州擒其
將都指揮馬宣等進攻遵化取密州從　上攻滹河
敗大寧之兵攻雄縣先以兵破其東門衆潰走追之
擒其將楊松又執都指揮潘忠殄餘衆於漠州入真
定長興侯之衆敗走王乘之與敢死者三十餘騎追
之至滹沱河敵兵數萬列陣以待王與其騎望見即
奮入其陣敵衆大潰相蹂籍死者無筭降者凡三千
餘人九月還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復從　上越永平
克大寧十一月敵兵窺北平復從　上還至鄭村壩
敗敵兵凡營于九門者悉攻破之十二月從取廣昌
明年正月克蔚州攻大同四月二十四日暮至白溝
河王爲前鋒與敵將平安遇敗之明日整衆復戰王

又爲前鋒大敗之克其營長驅擣濟南至鐵山其衆
陣而代與戰又敗之降者萬餘人以降者入王軍門
上命皆縱遣之南兵自是急則降無復固志矣九月
陞都指揮同知復從取滄州破其東門引兵自門入
斬首陸萬餘級敵兵聞震慴戰于東昌巳而從
上還三十四年至夾河　上以王爲奇兵先鋒大敗
敵將盛庸兵至槀城又敗之至真定戰東門斬首七
萬餘級掠彰德還定州勦西水寨十一月陞右軍都
督府僉事明年正月入衡水引兵追敵兵于德州破
之進克東阿東平汶上諸寨三月伏兵肥河敗敵將
平安兵十餘萬人復連敗我兵小不利諸將請班師
王勸　上進兵遂攻敵銀牌兵敗之又敗其餽運軍
馬尋而陳都督將兵來會王即以其衆奮擊敵大敗
明日進拔其諸營克泗州長驅渡淮盛庸兵敗走入
盱眙下揚州從　上渡江先登克金川門盛庸等兵
望見披靡散去六月十三日　上入京城幾甸既寧
四方底定論文諸臣之功王之功爲冠賜號奉
天靖難功臣進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爵成國

公食祿二千五百石仍命為左都督賞賚甚厚永樂二年　月進封　太子太傅五年　月拜征夷將軍總兵討安南至廣西龍州得病而薨　月　日也其生洪武庚戌四月六日享年凡三十有七訃報至上深悼之為罷朝封東平郡王謚武烈夫人某氏自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夫人曾祖某祖某父亮皆自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皆自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夫人母某氏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大夫人　詔以其柩歸葬于北京遂以　年　月　日葬于都城之西南鄉里某山某原子幾人長曰某襲封成國公次曰某某女幾人惟王以豪傑之才負果敢之志灼知天命深識事機用能協贊　聖謨仰遵神筭由是舉無遺策取無堅城受命於帷幄之內而取勝於百萬之中所謂雲龍風虎之會平定大艱為國元勳遭遇之盛矣千載一時也至于死生之際哀榮之典光賁乎幽壤而延及乎後人則又王之盡忠純誠始終不二者有以得之夫豈偶然之故哉夫惟王之功德如此是宜勒之

金石昭示將來以彰著　聖上知人用人之効如古所謂旂常之銘者今姑書其征伐大槩并襲次弟納于壙中以掩諸幽以識其歲月於永久云

贈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壙志

公諱亮字某姓朱氏鳳陽懷遠縣榮河鄉人洪武初以善戰立功為百戶踰年陞武畧將軍羽林左衛副千戶又五年改武毅將軍燕山護衛副千戶其生元至正庚辰十二月初三日歿今洪武　年　月　日享年凡五十有六子二人長曰能襲職為副千戶三十二年從　聖上起兵定大難大立戰功賜號奉　天靖難功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　太子太傅成國公薨進封東平郡武烈王公以　恩追封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祖某父某皆自成國公進封東平郡王祖母某氏母某氏皆自成國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夫人公之配某氏自成國太夫人進封東平郡王太夫人次子某今為某官孫男幾人長曰某襲爵成國公次曰某今為某官惟公植德深厚久而乃發篤生令子為國元勳爵崇封

貞于幽壤推厥從來是皆公修德積善之報有以致
之非偶然者也以公舊官不稱今典將咨而改奉之
以永樂十五年　月　日葬于北京都門外　里
山　向因考次公之生卒年月官爵始終以及其
恩典褒崇之至以誌其壙以告于後之人云於乎公
之所以不朽者在此也

楊母鍾氏墓誌銘代仲述公作

孺人諱惠姑鍾氏父盟賜先生當元極盛時隱居不
仕吾與曾祖令尹袁李元爽同遊天香山之勝合縉

紳諸公而爲九老會風流高一時孺人質實之德自
幼成既笄歸配鄉先生楊萬泉氏先生儒而隱端莊
而儉勤孺人相之不厭翁汨事繼姑丘氏尤得其歡
心凡飲食一經孺人手丘氏食必既語言愨實服用
朴素母儀足以淑諸婦二德足以冠娣姒待姆家僮
奚不欣二性謹恤人之病不啻如已假憫人之勞不
啻如已困元季大亂萬泉沒于兵三子長自申蚤卒
次自明遊於外沒不返皆積學有高致孺人哭所天
而痛二子之淪亡憔悴就衰老無一日之好顏又次
曰自良始業儒終棄儒而業烏氏倮之術貨賈而倍
徙家遂以饒于是孺人備甘旨之養然其志弗如也
長孫曰毅壹歲而父喪次孫萌一歲而母亡皆孺人
保抱鞠育至于有室家二孫寵鍾愛嘗謂人曰吾見
聲冑家道弗昌矣既而孫貴死而自良無後矣每念
及家事輒拊膺泣而下悲摧不自勝未幾而家難果
作舉家械繫來京師惟毅以別籍幸免乞往告行養
有司拘縶不遣行孺人沒途年始克來收骨以歸而
自良先孺人一月死矣自良之妻後孺人一月死矣

又三月萌卒又五月貴卒存者自良之姪毅也居京
師不三年一門死者五人毅哭之痛乃再拜以其祖
母之銘來請於予吾忍銘孺人也耶孺人長吾母三
十年而吾母先孺人十年沒矣吾祖母楊氏實孺人
之族姑孺人冢婦則吾陳氏之族姑吾伯姊適鍾氏
爲孺人之表姪婦孺人之孫女又吾伯姊之冢婦數
世姻好重複而彜李最康相接不啻於比隣且孺人
年高而愈康相往來無虛日故知孺人爲宜悉者也
然則忍不銘孺人也耶孺人沒今洪武壬申　月

曰孝年九十有九三子男三孫男存者惟㲄三孫
女皆適人以洪武甲戌　月　日歸葬于　山
向嗟夫使孺人先一歲而殁不復丁此厄使孺人後
三歲而没尚生還而期頤胡不自其先不自其後閱
百年之人世而竟止於斯耶其施也豊其報也嗇彼
蒼蒼者孰可得而詰耶是宜彰而銘之者銘曰蕃孝
於姑兮爲楊氏之令母暮攜屯厲兮播越墜厥緒有
孫曰㲄兮返葬于故土於乎㲄也砥中流兮厥柱於
乎㲄也一髮千鈞兮楊氏之祚

陳母王氏孺人墓誌銘

孺人字金姓王氏吾舅氏陳仲亨先生配也王氏在
宋多顯者入元皆不仕而先生曾祖梅村公時以㲄
州路推官致仕諸子亦皆仕宦而孺人之祖浩吾處
士以文行尊高爲學者矜式故兩家皆爲鄉閭傾仰
曰有慶先生仲亨先生之尊府吾之外祖也與孺人
之先君子實甫同遊學又所居甚邇數往還遂爲婚
姻迨元季兵亂兩家皆灰燼瓦裂孺人始八歲已盡
失怙恃鞠于從兄仲隆既笄歸仲亨先生先生與其

初以尊諱庚于韓尋復以言事㪅戍遼東崎嶇行
伍間而氣不少屈廣顙隆準鬚髯戟張既自負其材
勇而人之知之少也嘗慨然太息或遇故人知己飛
觴豪酌終夜不休放言高論聞者皆悚然異之謂公
爲兵隱生而不名也然公亦踈弛不肯苟合於人家
故多貲而自康淡然人益以此高之在遼東者十二
年而殁於乎公可謂豪士也哉使得乘時出其所長
而用之其所至何如也而竟止於斯惜也公生元至
順癸酉正月初六日殁今洪武丁丑九月二十九日

曾祖㴱甫祖仁可父以智俱有隱德其配楊氏元清
江主簿公望先生子也子三人曰昱晏孫男四寔貫
賞貢曾孫男二序爾一幼未名女孫華佛奴皆適蕭
氏公殁又十五年始克以其骨歸瘞鄉之坻溪陳家
坑山之原巽巳向而其孫實來乞銘于予予自少已
知公故爲之銘曰惟公之蘊豪邁其識高金之璞乃
混于礫公之高材孰不信知出則振耀而不逢時吁
其可悲

故徵士劉志崇墓誌銘

原缺

君諱昇劉其姓志崇其字本與長沙定王法之後也其先居安成之蜜湖徙廬陵之石塘遷泰和之北門幾三世耳君生十歲喪其父而事其母與兄巳能委曲孝敬從三華蕭先生學先生嚴而介獨深愛君所授業慨穎悟與其兄並皆勞事嘗先之性和易與人偷然不爲崖岸險絕然至於遇事機變故審覈方略雖老於世態者不及也喜飲酒終日不醉故人有過之者輒與傾倒覷對華勞利益泊如也以薦者徵至京師奉使出陝西還往袁州尋又遣往北京晋北京

者數月以徵還因往濟甯開封諸郡轉而至湖洲還天台黃崖往還頓過家得病而卒年五十有四耳嗚呼君奉命而出周覽四方以謂增其氣而擴其中未嘗以爲勞其還家也不肯爲久駐即命介行李上道至豫章以同領命者尚在他州未得行乃復還家不十日君歿矣說者謂君不死于道路亦非偶然也君之在南京也數過予而主于進士曾與賢與賢謹厚最與君合其來北京也主予予日與諸公飲酒而其意之合如在與賢家其以便道還家也予亦先以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一樵翁傳

一樵翁泰和人年方冠從事入藩府聲籍甚既而入禮部將命于四方負盛氣英偉動人選爲給事中命方下以憂去自是沈滯低佪者三十餘年凡六考皆畢官最後爲江都典史弗後罷去 皇上即位以高皇帝舊臣例加賚予俾退休于家然一樵髮皓然老矣自以宦途飄泊之餘風波所激顧枯朽而摧濯生意盡矣而猶汎乎不知其何所止也因自號爲

一樵其生平政績有過人者一樵皆委擲棄去不肯自道於人因念一樵方壯時面如玉雪秀眉疎髯高材而俊畧雄邁蓋一時使遇遇知巳出其所長而用之其所至何如也今既頹暮猶時覺然有意時務性喜飲飲酣而歌聲如金玉諧嬉放謔機應不窮然一樵外若熙而中情實朴人無從其後探揄之一樵不知也嘗一至京師與飲之醉慨然曰吾之樵今休矣上崑崙而望河漢世無復知我者棲遲之情泝與綴梗聚萍相依以少息吾之樵其止於斯矣乎乃歸

買田負郭築室于故丘輕裘緩帶日與二三故舊倘
徉往還欣然以此終其身也一槎姓羅字仲輝因其
老又謂之一槎翁云贊曰予聞河南歐陽恭政云羅
君在江都爲政潤畧無文而洞見隱滯學士儒生多
所不喜然甚得民歐陽又數二問羅君今已老尚康
強無恙否其有意於一槎如此然吾觀一槎甚自適
無一毫慙容孔子稱柳下惠不卑小官一槎其近之
哉因爲之傳

疾退子傳

疾退子泰和人也仕不顯於時又以盲廢故自號曰
疾退子疾退幼時稟遐穎敏氣英英然盖其五世祖
復之宋神童也疾退子既負其地以自高又不肯阿
匼下於人故所交多一時名士其仕也歷官甚蹇
及廢而歸也貧益甚又盡喪其妻孥且老矣練裳草
屐低佪蓬蒿之間迢除棲棲欷歔激乎晉漢然時遇
事不平猶拊膺憤然人益見鄙去遺之獨所爲歌
詩人得之無不愛也自顧無所爲於世乃推衍邵子
先天數術以測人之貧富窮達壽夭亦陰以驗其人

之實不肯或得其似爲輒以自笑而喜曰固不言也
然疾退子尤數奇元亂時嘗與其母俱陷賊中疾退
子被傷死道上氣方屬適他盜憐之擣炭爲屑以藥
其瘡裂衣以裹其首氣始蘇血淋漓被面上又負其
母四顧甚急忽遇賊帥憫之詣止其旁舍與之賦詩
飲之酒而勞苦之明日徑遣出城衆異之以其爲孝
感也疾退子平生所遭窘迫如此又窮獨終身此豈
非命耶盖人情有不能堪者而疾退子視之泰然古
所謂知命者其疾退子哉於乎世之耳目聰明享有

百祿意無不得獨其中不能泰然如疾退子者抑獨
何也疾退子姓鄧字學詩云

胡敬方傳

先生諱直字敬方其先本熊氏世爲豊城人父達天
仕元爲福州路錄事卒于官先生幼孤鞠於古田縣
尹胡將中因姓胡氏徙爲吉水人先生幼已穎悟稍
長斂於記誦胡公愛之過如已子年弱冠益刻苦自
厲鋭意於六經孔孟之書已而致力於濂洛關程之
說窮陰陽之化以極天性命之原探道德之旨以明

夫周孔之緒其立志廣大故其遊心也高明其用力未嘗少怠故其所造深遠所居鳳凰山西澗之上學者稱之曰西澗先生嘗獨坐一室掩卷而思思而有得也輒援筆肆書頃刻數百言不止嘗語學者以爲古之聖賢以其方寸之微應天下無窮之變著之於事業可以爲萬世法後世豪傑之士施張措置能中乎機會者特偶與之暗合耳求其所謂明体適用如古之人者未之有也因以謂今之學者欲從事於聖賢之事功當必先明乎聖賢之道而後可聞者莫不嘆

服先生尤深於春秋之學每歎學者即王霸之盛衰明世道之升降而後求之聖人予奪之旨其用意精詣絕出故其所見非尋常局於所聞者可儗也又曰不能明春秋大義於千載之上而欲折衷人事世變於千載之下者未必合於道也大抵不爲徒學欲折衷行之者如此然先生爲人雖簡易以接物而亦峻立以自守雖疾惡之心常勝而和易之氣益篤然也聞人之善其稱道獎勸若已有之至於人之過失未嘗一出諸口不忤意於勢不矯情於物雖閭里童稚

待之亦必以誠其爲文詞書論誠意所欲言輒落筆若放而必本之於道遠近知慕其文而獨不知其於義理之學尤深也凡從之學詩書春秋以與科者皆中進士高第獨先生屢貢鄉闈試以其文謂先生宜少貶其說以同於衆先生曰不然學之道必求其至使貶其說而可合吾寧不合之爲愈也以便於養母求爲鄉校弟子員既而其子琛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先生乃自鄉校貢于太學廿年始中應天府鄉試遂近聞者大喜以謂鄉貢士得先生誠惬公論也就北

京會試復以下第南還遂乞告歸省先塋至家之明年得疾卒矣年若干聞者痛惜之其所著文有春秋提綱西澗藁鍾陵藁詩賦雜纂抄若干卷先生之試會試也適予爲考官既開榜皆駭然以失先生爲闕因亟取其卷讀之其文之壯浩浩乎如長江之洪流可驚愕也以偶脫經題一語於法不得取同考者扼其文相視嘆息而止及予出試院一見尤生先生撫手大笑曰誦東坡送李廌之語曰可不幸半歲酒以誦玉川邪歎然不以毫髮介意士大夫由此益高之

不數日遂去予因僭之以詩時永樂十三年二月也
嗟夫士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
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自聖賢之教不明俗學之
卑陋甚矣使其心少知內外輕重之分則必能反躬
以求其大者固乃溺二焉馳其志於文詞利祿之間
湯乎其莫之止也可勝嘆也哉方在溺既倒之餘有
能卓然不隨波而靡者其亦庶幾乎古之篤行者矣
而何可使之泯滅於後世而無聞耶吾故於先生之
殁既痛惜之以為不可復得因摭其平生學問之大
端者之於篇使讀之者不獨知先生或因是有以感
發其志意云

王伯貞傳

公諱泰字伯貞姓王氏吉之泰和人其先世甚多顯
者獨公父祖數世不仕父子與元季授福建行省照
磨改吉安路治中皆不受　國朝初開端本堂召至
以為說書既而授福建塩運司副使以老疾乞還鄉
以所居種竹滿亭學者尊師之因稱為竹亭先生公
自幼學易于其家性恬淡敏時安成劉雲章先生嘗

從質鄒桂先生講明理學得濂洛諸書太極之蘊公
往受業焉時共學者數人先生獨稱公足以任道行
遊久之公追省其季父於官所窮蒼梧三湘之勝泝
大江歷三峽以縱覽夫巍峨之壯而其氣益浩然洪
武十五年以聘至京師同時至者凡五百餘人
太祖皇帝親御奉天門試之公所對為第一既而與
論太極公之說尤稱　上意授試僉事出按廣東雷
州既至問利病於民言特呂塘之水灌東洋田萬頃
乃廢弗所開故渠也不可廢不旋踵公去而渠復民
大便之遷工部主事丁外艱去官以起復後期謫居
安瓊者十年復用薦起知瓊州公是時年幾六十矣
精練之才博達之識隱然著之益深而其溫厚和易
之氣藹如也先是崖州黎民報讎殺人而府衛以反
聞且張大其事與用兵得漁取於其中遂發衛所之
兵往剿之一方洶然會公至廉其實以身任之卒捕
讎殺者數人以復于朝兵令不發而崖之民賴以無
事瓊之野其田歲常三獲以賦于軍然軍中收不時
受俟民乏而斂急則因之以要利為公為立期以三

禱之甘澍遂絕嵗甲申復大旱公禱之大雨既而聞
城南十五里外至精潮浦尚不雨公又禱之諸且適
往清潮浦視畲顧雨亦隨至民爲之皷舞曰太守雨
數年其政大行獄訟止息舊嘗爲奸利病民者皆屏
迹不敢出有欲陰伺公之短而挾持之者久之無所
得卒亦化服爲良民田野日闢流民相率來歸者萬
三千餘口郡既無事遂新學校課諸生一意於教化
蓋在郡中十五年而以病及往來道路之日半也然
環𤨏數千里内凡三州十三邑其民無問識與不識

皆愛公如父母其以内艱去也號泣而送者十餘里
不絕是時廣之東語賢守公爲㝡焉服闋改知肇慶
府未行而疾作卒于北京萬寶坊時年蓋七十五矣
公平生尤孝友其季父無子公事之如父事其繼母
尤篤其學無所不通爲文高邁有古意其於性命道
德之理則得之於師承之間益深矣予與公同里且
有世好曰公之守瓊適予爲令肇慶連易三縣聞其
行事尤詳及予爲史官于翰林公之子直亦以科第
入爲同官故其沒也予既哭之以辭因又取直所爲

公行狀參次所聞者爲之傳云贊曰予往年數見公
頎唊異於常人志氣偉然亦何其壯哉而今翛然身
不能勝衣舉觴欲飲輒止豈既老而衰者如是耶然
予竊觀公形雖憊其神益精明至是不少變則其所
養之厚自有不隨氣而耗者矣然予又聞公在蜀時
往來青神峨眉之間遇異人授書頗玄秘果然則公
之所自得固有異於常人者乎予不能盡知之姑述
其爲政之槩以俟異時太史氏著循吏者采焉

錢可大傳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吳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匪
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
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
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穎敏年十
三以書經中臨江路貢試既又中撫州路貢試然是
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爲雄長自至正丁
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
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
邑之大洲尋又奔走雷州宂後廬陵之李坑李坑路

梧陵盜又追及之梧岡被箠不死縛之以行可大隔
郎冑白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繫之可大訴不已梧
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
亦悲惨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大方脫時其母韋亦
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竄伏叢薄中竊見賊已執其姑
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
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携袖中
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睥睨其姑稍
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頃而一時

憤肰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肰何其可悲也
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衰老辭
親既沒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
之輒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益少見也
肰其為人頗豪健嘅肰以氣自負鄉有劇冦嘗殺人
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
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
云贊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變其
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離起

視衆山特高云其北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
人言丞相徃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
也居其山下宂久其被執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
川又悶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為之傳云

徐孟昭傳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
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為業公幼頴悟稍長從其
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為文辭巳超詣拔出見者皆
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

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　上左右
上方屬意天下進士每朝群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
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　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
而公奏對弗克称　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
之房山復教諭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　安王府紀
善用薦者歷為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
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為考功員
外郎及　今上即位遷郎中預修　高皇帝實錄明
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為翰林修撰以

卒公在　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称數言事多中當時
高帝嘉納之晩歆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
也及在考功拒請托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
其情而尤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
教官弗称其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屬諸公
持之益堅及在大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謹君子
也雖盛威厳而中情簡質好惡出乎其至誠至於卓
卓自守激之而不動撓之而不撓人未有逼之者也
居大學僅一年諸生凛　僅自修飭而其儕属之不

便者已譁然議之矣俾之者方側目於下恩之者又
背沮之於其私至相與抑揄其所爲公以此竟罷致
雲南参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　上察其無他特
命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爲副摠裁方向用
之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　上聞之悼惜敕賜棺以
歛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益終身坦夷不事表
暴而其嫉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
以此與之齟齬者衆也其爲學明於義利之辨爲文
約而明善薦士所薦最多且賢屢考試科舉其得士

最盛而尤孝于其親自鳳陽考試河南時人　朝吉
歸省其母疾方至公聞倍道疾趨至家母疾忽爲之
愈衆曰竟本人以爲孝感所致云　贊曰考功與大
司成皆國家要職非得才賢譽望之士以居之誠不
可也然而信道明義篤行如公者往往猶難之豈天
下豪傑群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策
之才者終不足以勝耶自公在大學與考功人情固
多不附也及其殁巳久相與称賢考功與賢司成者
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常然無足怪者獨念

聖上於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益有無窮之恩
爲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次
之

義馬傳

義馬者應承完所乘馬也馬頗俊逸左右持羈者數
人僅足抑之非其主輒弗得乘然自歸承完頗馴承
完由胄監生舉進士第爲吉安泰和縣令泰和號難
治承完至擿奸群奸不少恕于是捏毒以肆訴者一
旦歛迹民賴以息郡之胥徒來要利于民者往往畨

去不敢出一言然承完質直材能不及中庸口吃吃
毋遇事未言而氣已盛民益喜之郡益惡其所爲累
搆陷之承完積不能平輒舉郡之不律事十數往訴
于 朝或者曰子訐彼皆巨露且致冝少忍之弗听
後竟弗能悉白遂死焉郡聞之即收市其馬以官價
償之馬且行闖門數回郎逐執策者盛怒箠之馬輒
人立良久馬嘶雙淚如水終不可動邑丞躬造馬所
諭馬使且往馬躑躅強出門去累累然衆皆旋旋馬
馬亦無復舊態矣暨至郡臨河五里許徘徊顧來時

路酸然嘶不已遂不復撥死於水濱牽馬者舁死馬
以歸君子曰馬來 歸承完時固有主矣廼獨不負
承完固知人不忘報也哉承完在邑僅半載許豢養
之恩能幾何焉馬不肯背主歸僕以死世謂馬比德
君子豈不良然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商山四皓贊 幷序

右商山四老人坐松石間碁方罷欠伸俯仰若倦而
欲休者其後二小童若爲具茗飲之狀筆意殊不俗
然不知畫者何人要知非泛然作者可到也四人者
在秦漢之際深自晦匿其于出處進退際然有不可
致之節雖以漢高之雄才大略猶旹自以不得招致
此四人爲歎其介如此也故卒能折其當時溺愛之
情挽不可回之勢使之潛消黙化不動聲色而天下

之大本已晏然安矣於乎此豈徒以口舌強聒於一
時者能之哉士欲有爲於天下而乖時不能自高其
節亦何足以動人也然竊惟當時子房有以致之矣
而獨不能進之於師臣之位以爲朝廷重豈其高世
之志又非子房輩所能羈絆而籠絡之耶翰林待詔
李君頴錄此圖愛之以求予題因爲論著其大略而
贊之曰猗歟聖人不大聲色四公儼然功在邦國我
覩四公壽龍翔鳳超然高舉身隱名垂雲松倚天商
山峩二四公在焉永世弗磨

春牧圖贊并序

右春牧圖元趙文敏公所畫者馬凡三十有九其爲態各異又各臻其妙乎原沃衍豐草芊茂玄黃聚散雜然如雲霞之卷舒而其騰驤超越雄駿奔騁之狀駓駓然駪駪然如在內廐而釋羈靮如脫枝於天仗如歸放乎華山之陽者亦何奇也信非文敏公秉學之精他人不能至此方　聖主御極萬方無虞紫燕白義來于遐徼絕域者不可以數計而今大僕卿晉城楊公　寔典馬政於一時得此圖因寶愛之吾知公進而縱觀夫神駿之群退而玩此圖交相臻美不亦快乎哉然則馬之牧苟有不遂其育者公固不能已於懷也贊曰房星降兮孕至靈紛客客兮孫郊駧驊驪黃兮何騏駓驚振風兮尾流星躍飛電兮獵迅霆或昂殊兮獨長鳴或徘徊兮勢欲騰或怒躍兮氣塡膺目鏡懸兮晶熒熒雙顧盼兮態橫生倏千里兮無留行毫墨勢兮神愈精　閶闔開兮黃道平服容與兮駕雲軿力且馴兮不良能噅駕騁兮証其稱偉異異兮太僕卿寶茲圖兮弗息輕謹乃牧兮永有成

冰雪軒贊并序

右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以德從來北京之明年治其軒以居而名之曰冰雪軒軒甚小而四壁皆白公樂焉既而自雪中見西山居庸之雄高拔出而壯之命圖之于其軒之壁間公于是入處乎軒中如在乎冰崖雪谷之下至于長松古木枒枝欹折之狀飛泉瀑潨淙瀉而怒激澗溪林壑開合而無窮者皆不出于其軒可坐而得之于當故其軒非有崇深彫刻靡麗之觀而所以擅夫幽遐之勝者已超然乎塵埃之表矣公由是甚愛之凡退自玉堂之署即居于此軒以思報夫　上之恩遇而或賓客之來相與講說徘徊于暇日徵道德于前修而述其盛美者與談于往牒而發其要妙因以形諸頌歌見于鋪張揚厲之際者亦皆在此也然則公之所以名軒而愛實之至者豈徒然而已哉然或者以謂皎皎者易汙公于此豈所謂皎皎者非耶公笑曰吾固假之焉耳夫冰雪雖至美而世莫爲寶者以其爲物能融消于倏忽而莫之寶于世也故假之以名軒殆致意于無

所用之物也世將詬予之不知則有之矣尚何汙之
招哉於乎公之言如此其幾於道矣辭曰　天地之
氣極寒而凝雨之凝而爲雪水之堅而成冰本至陰
之假質燁璀璨而光晶惟舉世之莫寶庶斯軒之得
名既皎皦而光明亦素白而高明顧靈臺王府之湛
妙誠無異夫一榻之潔清也夫物不受汙本乎其質
雖投之于埃墨亦皓乎其白潔卓哉斯軒豈奇貨之
娛玩彼采棄其桑起如借哉昧者藏珠懐玉如奚之
垢而滌斯沐覩于斯軒可以一扭

胡學士畫像贊

其外之和其中則剛其本之舒其容則莊窮六經之
微言貫濂洛之緒緒既遠探其本始遂大肆而汪洋
掌　帝之制雲漢天章　恩遇隆洽詞林揮光持扶
握於青宴載華發乎周行叁董仲舒之正學陸敬輿
之議論楊公權之清操曠千載而與之方也

胡廉使畫像贊

其姿秀發粲然如紅蕖之出清淵其氣英偉凜然如
豪曹之倚秋天其學而進也如傾三峽而沛若其往
而達也如馳康莊之坦然蒼梧以西崆峒摩天蔚然
斧其煌煌焉四牡其翩翩盡將属秋霜之飛以肅夫
瘴海之炯使功成名立夫然後遲于于都門相與而
周旋也

陳　畫像贊 其居在金華芙蓉山下

登高丘而望廣海吾不知其中之曠也采黃花而挹
清露吾不知其情之放也噫三間之楠頌懐九老之
香山邈金華其遼絶嚮芙蓉之峥屼於乎盍圖其人
而得其真吾爲之嘅乎永嘆也

止齋先生畫像贊

此予舅氏止齋陳先生畫像也自予去家而來京師
不見者四年先生之子公偉以溧陽訓導考滿因携
此以來遂得拜覩其容似而嘅想其丘壑之趣爲爲
之贊曰粹乎其容翼乎其儀其中泰然其外似之澄
江之南柳溪之涘抱道經而遐放觽世態以知止鴻
飛寞二白雲孤起尚安得從丙陵令謁太丘公于高
陽之里耶

袁院判畫像贊

藹乎其氣之温綽乎其容逸舒雖簡易以諧世亦嚴
義之同趨窺軒岐之秘究盧扁之書秉景運以能附
效忠蓋而不淪藥畦春霽花徑雨餘妙生意以同物
樂神情之洒如此畫者所未能知而公之高致方與
古而爲徒也

蔣院判畫像贊

斯人也吾嘗見其禾靈芝之三秀擬長松而孤嘯聽
天籟之稀微發雲霞之高興蓋曠乎其無營而如乎
其不鼓也及其遭遇明時上承　恩命禁陳編于金

匱得衛生之寶鑑其所以保摩躬臻太和者夫何異乎
古之賢師而其心之誠行之篤則又本乎其學之静
也於乎所寄之甚重所任之匪輕而豈獨侈其能於
杏林橘井者之比哉

趙長史畫像贊并序

此長史趙公季通像也公有文學嘗自教官爲吉之
永豐令入秘閣除國子博士擢司業遷北京國子司
業既而以篤行特授今　趙府長史其平生政教之
善蓋覩其像若將得之爲贊曰洵乎無營介乎自持
坦乎不競抑抑乎其有儀副貳太學弼亮王宮其敬
之是若其言之也徵豈其感之以誠而導之以躬蓋
觀之於斯庶幾乎有德者之容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贊并序

於乎吾友孟潔負英偉宏達之資浩乎自放雖擢高
科入秘閣人皆以爲榮而孟潔意若未嘗一日適者
惟沉酣陶然若將委其身而不知有物者豈故欲絶
世離紛以抗意乎物表抑和光合汙以泯情於塵垢
耶夫以孟潔之高材濶畧遭逢盛時足以取顯榮自

樹立豈詠斫琬嗜味而遂爲者哉孟潔方壯時好擇
交天下士所過郡邑郎人人知孟潔所舍而休也扣
門而問者屢相接嘗同遊乎西山南浦之間孟潔放
舟中流引滿豪酌自在達旦吾從旁覜其貌津津然
別去十年孟潔來京師其容已槁然手捉杯觥二觥
不能自持猶苦飲不已觀其所與友則惟其意之所
欲者矣吾固憂其將戕也屢止之孟潔漫不惜也又
踰年孟潔殁矣於乎世之不飲者豈必不死然凡人
之嗜好有溺也必有害爲溺之深者將不勝其害也

孟寀獨溺于飲耳而竟以是喪其身悲夫孟寀孝子
親厚于宗族篤于朋友之義人之有急不啻如在已
以其所能發于詩歌文辭翰墨今皆在也而孟寀不
可見矣爲之賛曰世之溺者聲色貨利沉酣昏墊牽
以自斃君肯于飲　非聲利比而君之亡竟亦以此
伯倫巨源豈各有意君負材豪脫畧軒輊何能自局
以从斯世有生則死何有同異泯爲逝矣千古一轍
泰山爲杯酌以江水與君傾倒君不可起我之懷思
曷云其已

龍賛

方其拂風雲鼓雷霆霖雨天下之人皆知龍之爲靈
至其屏迹百仞之淵使蛟螭斂其威蟄藏其迹人
固莫測其神於潛淵也於乎使龍而可狎可馴可測
知其神則將與尋常之獸等而爲頑冥矣龍豈靈乎
哉

楊處士賛

其貌之溫溫其行之循循不離世以絕俗乃會和而
抱真湖山之區雲水之濱濯清風而蔭喬木采紫芝之

以望白雲其亦欲入虎溪之社赴東老之約而超然
乎無功鄉之民也耶

祭梁兒文

爾生之明年丙子吾以鄉貢而之京又明年吾舍爾
之蜀戊寅吾歸自蜀爾祖携爾候里門外趨拜道左
爾祖囅然喜未幾吾又舍爾而往爾時漸有知矣聞
爾父往且泣且止而莫知所由也吾以舉者還京師
授四會令携爾母與爾兄偕來至章貢舟師不嚴幾
危而幸活蒞四會六月以儕令從職調陽江七月抵

陽江客土始至卒日無可親者炎風瘴霧侵人肌骨
疾而死者相繼未幾爾母病爾兄病僮奴皆病然獨
爾質冲氣揚神暢貌澤吾心且喜且懼豈意母兄僮
奴病皆愈矣獨爾竟殞其身於乎痛哉彼造物者旣
生爾矣胡奪汝如此之速耶誠爾父行負神明降之
罰罔如是之毒耶爾父爲令罔敢有毫髮私罪與祿
俸之餘期以奉親也輕暖之服不至於身肥美之食
不至於口爾爲邑令子無異于土著寒素之家也携
提之恩疎於往日戒約之嚴加于此時爾父誠有負

於神明耶抑汝之命也抑爾父之命也彼蒼蒼者何為其然也於乎痛也吾來也汝與俱吾還也汝已化爾祖與爾祖母尚未問爾之訃也使其聞之痛于肝腸者何如也承家克宗端有望於爾也今其已矣今其已矣割不可忍之慈塗爾于厰宇之右爾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尚安為無怖無懼

女鑾墓誌

女鑾生永樂乙酉十二月十六日辰時明年丙戌十月五日辰時以暴內傷得風疾死焉其生及殁皆在

京師崇禮坊鑾慧婉能哭語亂鍾愛于父母於乎使其無生乎不為之戚既有生矣而又夭折焉則予之情有不能已也葬于郭城外鳳凰臺之下其父翰林修撰梁潛為誌其壙云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三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素菴銘并序

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君仲熙名其所居之室曰素菴今翰林學士胡公記之矣君　謂曰相與至其菴之勤者無過予宜銘之蓋予與君處者十五年矣其能知君宜無有過於予者君所居廣不盈丈軒楹戶牖之通非有雕刻藻繪之飾也盤盂床几器用之設非有瑰奇靡麗之製也朝夕飲食酒漿脯修之供又非有牛羊膳羞之富山藪海出之珍也然而

羅列庋致尤夥乎其中翻繹披玩而不以厭者皆六經諸子百籍之書以及秦漢以來九州四海金石所刻之文怡然以自得傲然以相忘日之夕而尤忘倦者又皆一時賢人志士與之相往來講而求之之際不資之義理之精微則擇之文字之奥雅不考之是非之得失則辨乎問學之純疵至其坦徑簡直渾朴無文有觸於己郎發諸口非有回曲隱避之嫌而人不以為病者蓋亦其任情之真而莫逆于心之深者有以為之也君為人質素如此而所居又不為華飾

此其菴之所以名也而非于其孰能知之也哉君始自南康星子縣學教官入教太學自太學擢翰林侍講尋又兼侍　青宮十五六年之間榮名寵祿之至而常泊然以自安澹然而自足視其在太學如在南康時其居從臣如在太學時始終一致未嘗少變然則所謂素位而行不以富貴貧賤而動者君其庶幾乎哉宜乎其居之陋而其心有以自適也君平生尤力于學公退之暇手不停披目抄書嘗萬言其學既富矣故其文有得於古作者之意尤深乃述其所以

名菴之意爲銘其菴曰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破觚斲璞古道斯遠相古至人含和內暢發爲至文輝照萬象我觀斯菴渾朴不文素琴無弦玄酒在尊以悅我躬以燕諸友文在茲乎銘之不朽

崇德堂銘

淦有隱君子曰章厥諱其爲人清修自守不汩于流俗而好學篤志進于道者不倦翰林學士解公遊而愛之爲名其堂曰崇德復書二大字俾揭之楣間使朝夕覩覽以自警庶幾見其德之崇也予爲銘曰[illegible]惟道之修日惟崇德日進于高曰一簣是覆堂之孔幽渾二渠二豈翀在階往卉紛敷君子之樂敬茲明訓惟永二是若

敏求齋銘

夫古人之學罔有以魯得之者然能敏以求之亦古之人之所難也生乎今之世學今之學而不知以古之道自勉孰其爲古人之歸鄭奠古鍔王子堅學於古而能敏者乎是退士濟彦鵬爲思其齋曰敏求彦鵬又屬予爲之銘曰　聖賢之學義理精微惟敏求

之乃得其幾動靜之際沖漠無朕其迹孔昭其幾至隱欲心滋熾道心滋微由吾定決審其要歸弗牵于欲弗尼于私勇往弗怠敬哉在茲

玩易齋銘爲蕭榮題

有粵者齋亦孔之幽林木翳如春泉始流有粵者齋往卉探嬴彼玩易君子于焉以息左圖右書簡帙紛披未盡之前其幾則寓曰誠無爲曰靜無欲天地之心庶乎可復山川春涵雨露明施淵默寂念孰測其幾魚躍于淵鳴鶴在天既會厥理相忘於言素琴無

絃尊則有酒薄言酌之以介眉壽

柳溪梁氏鍾銘

潛以淺陋之才遭逢　聖主竊官禁林兼待
青宮雖寵榮之已至寧惆悵之敢忘家有老母一翁
泚又與敎外郡闔門食指之託衆卿事俯育之未遂
於是念君親之恩厚而報稱之未遑也凜乎其不能
已而予翁輩猶或恃其不可恃之身而恬不知戒可
乎哉因鑄小鍾以警昕夕而系之銘曰惟猶與儆予
匪攸聞惟恭惟敬乃稱厥身勿二其心歸于仁人克

念厥訓永保有家

蕭氏鍾銘有序

泰和城西柳淡之上爲里人蕭玄輔之所居玄輔毆
築其廬宏壯而高明乃冶鐵爲鍾于家以祀于神明
以警于昏暮而謂鍾者八音之宗衆樂之祖可以和
神人而格上下乃謁予爲之銘且使後世子孫知作
之所由始也玄輔爲人和易而恭敬事其祖母與母
甚謹兄弟五人相友愛尤篤適其闔入于其家孝愛
之聲相接也于是爲之銘曰

有嚴渠渠有翼其楹有鈗在懸喤喤厥聲衆律之準

八音是則一考一擊百神來格鏗鏘震揚聲聞于天
何幽不即何隱不宜惟善之積氣乃至和氣感聲應
降祥孔多敬之弗怠延于孫子粤千百祀無有窮已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四終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康惟中字說

泥泉康君秉恒惟中其字也其友胄監生李士志以其字求予說發其義余以爲恒之云者常也中又常理之所在焉夫過與不及俱失中則失其理之常失其理之常則凡事倒行而逆施皆不可知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以至于萬事萬物之委曲微細非學問不足以致其知非誠敬不足以篤其行此惟中所當勉也所當知之者也唐虞三代

之盛君臣世守之而不失故其治與教有不可及者周之衰孔子之徒守之而其教尤未墜也及夫黄老之學行異端之說興而民之耳目始有所溺矣方其未溺而導之也易爲功及其既溺而救之雖百倍其功亦難矣自孔子殁千五百年至宋始得二三大儒區區講說其道既煥然矣然欲推而措之於治與教終有所不能者以其溺之久惑之固故也於乎此君子之責學者可不知所以盡其心哉文詞利祿之苟且權謀術數之縱横是非詭誕之捭闔理之失其常

行之失其中病乎民而害乎道有不可勝言者矣惟中篤厚靜修有美質好問君子之道則於是固不可不察也因士志之請故備言夫恒之理中之道非徒以告惟中又因以慨夫世之教且治者也

鍾九成字說

浯江鍾韶九成其字也其友太學生李君仕志以其字求余發其說於乎韶之九成此舜之所以盛也舜之德格于天地貫乎幽明延及于昆虫草木克周弥綸鬯達而無間故其發之於聲而爲樂也搏拊考擊

此感彼應凡有形之類鼓舞踴躍各臻其極莊周所謂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者莊子好非誣聖人而称韶樂如此此其所以盡善盡美也相去千餘年孔子在齊聞之猶爲之忘味則在當時濟濟德讓者嘗何如哉惜乎其世之愈遠制作之不復可知生乎百世之下者徒想像其萬一焉耳然則吾何以復九成也余聞九成恬淡安靜無所求於時故亦無所累於心故常自得也九成推其自得者充之於身行之於家以接乎鄉黨州閭忠信慈良之發

爲狀如春和氣涵育暢達流行充滿無不自得其爲吾一身之樂何以尚哉程伯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推此而言樂之本可知也九成即是而求于其身得夫韶之功用焉將見芝草產于巖谷祥雲被于其庭與夫九變而致物者無以異也尚以予言勖之

璜溪釣者說

孟璜之所居有溪泠然而清人以其孟璜所居也故謂之璜溪而孟璜亦自愛其溪之勝也因號曰璜溪

釣者孟璜溫厚而文信慎而敏以所學授徒于其鄉鄉之人無與之忤者又安于貧不苟慕乎外此璜之所以得名而託於釣者則其志之所在也或者謂孟璜曰子方壯年誦詩書服古訓以明乎仁義之歸將必求聖賢之道而寓意于深遠玩物理之微而潛心乎高明誠有得焉則推之以行於朝庭致乎其志之得也此而不務乃屏絕世事以蹈夫山林之勝撫松篁於巖壑而觀魚鳥之浮沉放身於閑逸以自託于耕釣之間此太平盛時 仕而倦歸者所以適其老佚

其情以怡于退者之事也而豈子之所宜爲哉孟璜喟然嘆曰凡子之所言皆予心所欲夫舍富貴之樂而即乎貧賤昧行已之方而志乎退藏此豈人之情哉顧以爲得于已者誠有命焉則安于此者亦以俟乎命耳知其有命而不能安之此躁戾而貪冒者所以可嫉而可惜也而子將爲我願之耶或者聞而喜曰君子哉孟璜也非所謂居易以俟命者耶世有鄭公之谷召公之墩嚴陵之瀨皆以其人而見重于無窮吾知璜溪之上清風悠然而可尚者不在于孟璜

者哉余聞之爲書其說以貽孟璜孟璜姓劉氏其居去余所居尚數十里鄉先生王伯洪其婦翁也先生于余有通家之好潛心篤學欣不及仕又早衰而無子有婿如孟璜又不及見焉

魯與賢字說

與賢名啓與賢其字也其名其字安在哉蓋取啓賢能敬承之意也一日徵予爲說以自勵予與與賢同近于邑庠有文字好又累世通家其七世祖通判忠愍公其配鍾氏實吾七世祖國子學錄公妹也方有

家盛時兩家衣冠擠二聲華至今在人耳目忠愍之
死直義勁氣硃厲俊偉利足以表暴百世激餘波而
振頹俗與曾鷗江瀟游館高風大節相上下歲時過
於鄉校覩似儼然不可褻雖樵童牧子武夫悍卒聞
其事猶毛髮森然寒竦況在後嗣子孫獨可不曰洊
月繼思踵美前聞人以無忝其籍而紹恭其家乎況
與賢丰資秀朗如渾金璞玉一旦進而出之治而飾
之琢之以爲斯玦瑚璉簠之以爲彝尊湛盧剸犀兕
而極天下之利爲郊廟而致神明之歆施他時之利

器而今日之奇寶何其美哉無愧於古人斯無愧于
忠愍無愧于忠愍斯無負于鄉校矣尚庶乎正志以
昌其氣侍罪以宏其中愼其所尙無自畫以隨無止
以不進則繼前人之耿光其名與實俱茂矣是爲說

消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五終

消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題跋

題金諭德扈從北征詩

永樂八年春

皇上以北虜冥頑弗率親御六師度朔漠窮[illegible]里之外
直搗其巢穴大殲所底神武威靈赫然有以震動乎
遐陬而其時以文詞之臣預在扈從者凡三人右春
坊諭德金公幼孜其一也幼孜平生樂從事筆墨工
[illegible]詩[illegible]且身歷[illegible]後車於[illegible]之盛

鋪[illegible]敍述[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盡覽之
其[illegible]矣至其題所至輒形之咏歌[illegible]山川風
土之異觸目動心情之所感有不能[illegible]者[illegible]者有焉
於是也撫若干首冊以示余讀之其雄篇[illegible]偉宏美
[illegible]之音[illegible]乎[illegible]乎所謂[illegible]無前[illegible]偉績者
其在于斯耶昔商之伐鬼方詞[illegible]吾周之[illegible]玁狁城
朔方當時大者見之頌歌後世得以協之[illegible]百而奏
之謁廟明堂之上至于今有不可泯者幼[illegible]是作亦
豈徒然哉百世之下有[illegible]諸登歌而協之[illegible]石者其

有徵於斯乎

題羅氏先德記後

右廬陵新安羅西樵先生伯崇所錄先世錄文一帙其子適均因泰和王君樵雪來求予文識其後蓋羅氏之先有曰融齋先生士友者宋丞相信國文公之執友也丞相嘗誌其墓而稱其忠信篤行其夫人蕭氏之歿志其墓者又丞相也融齋子存軒實佑丙辰實與丞相同貢慶元己未與丞相仲氏爲同年故融齋先生有母百歲丞相嘗奉觴載拜之堂上而存軒

之歿丞相仲氏哭之以文一時交友之間不惟情好之篤厚而文章翰墨尊賢敬老之禮亦俱過於近世未嘗有而亦足以見羅氏之盛也於乎丞相之忠節與霄壤並立其平生所與多天下名士況其交友之尤厚者不言可知矣融齋之曾孫東師仕元爲臨江錄事棄官歸終身不仕其行尤高銘其墓曰圭齋歐陽公與爲同年者也西樵則融齋之六世孫與其從兄還菴芳洲皆篤學能文讀其文可知其行還菴在元爲泉州路儒學教授西樵爲今

楚王府訓導惟芳洲不仕而皆歿矣樵雪羅氏之女夫也羅氏所以盛樵雪多能道之云

題繼志堂詩文後

夫自古幽節之士梗介而特立雖遭罹廢棄之餘其胸中所蓄要不可奪也嘗讀宋史忠義傳及文公所爲楊氏忠節祠堂記知宋之所以亡而楊忠襄公諸賢之死其勁氣直義固足與日月爭光何其盛哉使其始終得位以行其志宋不亡矣於乎悲夫忠襄之十二世孫汝濟以善書預選編纂秘閣文籍暇日持

示鄉先生周君公明所爲其曾祖仲偉繼志堂記及文一卷予讀之知楊氏之有人而忠襄之聲光氣烈未泯也汝濟沉靜而知學尚其勉之

跋主一齋詩文後

右臨川汪秉文主一齋詩文總若干首予讀之有以知秉文之能學也夫主一所以敬也敬者德之聚秉文養其心治其身施之以接物應事皆由此德之推則不徒名其齋矣此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而程子之所以教人主敬者皆在此也周子之主靜張子

之示人以體其說不同其旨未嘗有異乘文其勉焉
必有得于是而後可也

跋蕭氏族譜後

右蕭氏慶源錄一帙前鄉貢進士蕭雲龍之所撰次也蕭氏自梁國子祭酒子雲十六世至宋彬及其始遷于泰和距今又十二世閭門殆數千指每歲時會合諸父皆鬚髮皓偉衣冠穆肅望之者不敢有慢心而一時子弟侍側又魁梧奇傑負邁往之氣殆不可狎視可謂盛哉其孫家來京師以屬予題予既見其

諸父子弟之盛今又觀其譜敘為之識

書王修本遺墨後

右臨川王修本先生所書李翰林上雲樂篇一通先生沒其子英謁予京邸之曰此先人手澤也先生苟學既為惠莫大焉夫文章學書一藝耳然為之也未易其立言也有法而用意之妙又在乎法之外也斯於此書含意屬辭引物託喻誠有未易及者先生因其節目分畫而疏著其旁探其緒以暢其指蓋燎然明甚亦豈以其言之有法也哉亦味乎其言於法之外也夫古之善言者無徑非法而其所以言則非法之可盡故自唐虞以來言者人人殊論體不類易易不類書周孔之語不必類皐夔孟軻之言不必類孔子至於遷固而下皆然其意趣之精深思慮之隱顯或迩而遠或疏而密觀者徒覩其妙如武夫用干將鏌鋣張弛揮斫排撇千萬變不窮也果可以法求之乎所謂大匠不能使人巧者亦若是也然則先生於是書雖有意古人立言之法而其用心不專在是可知焉吁先生於斯之言且爾況聖賢之微言也

哉其必有所獨得而未可知也英今為進士能文辭以選為翰林庶吉士寶此書若拱璧然其用心要之不叛其父也予既慕先生之歿而喜英之能繼述之也故為之題云

題嚴氏族譜後

嚴氏本宗譜一帙上下凡十有八世其十六世孫式發所修輯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奇為序之詳矣翰林庶吉士王君直又俾余識其後余頃自秘閣獲閱裁古今典籍見吾泰和郡志教諭嚴叔閱之郡邑邦

前世文獻忠義之偉可仰慕可詩道也及究其子孫之賢不肖克紹其家者又不能不感慨而悲嘆焉於乎盛　於前衰而繼於後古今皆然也所謂可仰慕可詩道者嚴氏其一焉嚴氏之先有諱　者仕宋爲本邦尹時西境寇竊發來攻城尹敎邦人爲捍禦討城賴以完鄉之故老猶能傳道其事今其譜不載獨畧見於郡志參玄晏所修譜止及其本宗惜未覩其全也然胡忠簡公銓所爲萬頃先生退齋記及挽思晦詩則郡志所載與譜合萬頃即玄晏十世祖思晦又

十世從祖也方忠簡以直言忤奸檜被竄一時故舊皆畏惧無敢往來者獨思晦無所顧且以其子托婿忠簡忠簡挽思晦詩特識其事讀之見古人交義凜然也予自總角與玄晏同挾冊從鄉先生曾厚友授書見玄晏之長大篤厚而孝友固已知嚴氏之將爲有餘矣予舅氏御史君以貢舉來京師一女方提孩嘱家人曰親表中孰有如玄晏謹厚者嚴氏之後必大我且去苟擇婿吾女其必歸嚴氏去今二十年玄晏已有孫森然家益盛而御史君之殁久矣獨念其知玄晏不妄如此也於乎吾邦之世家大族如嚴氏者豈少然能有子弟如玄晏者幾人盛於前而克繼于後將不在玆乎嚴氏之後明復吕吾又有以卜之矣故弁書以識之使其子孫讀之有所興起也

題道統圖後

右道統圖聖賢一帙乃傳道廣以貴元學士黃公邵庵者又臣傳至今謝君惟高者之以夫子而顏曾思孟從之舉之以濂洛諸賢而紫陽夫子繼之蓋爲盡者之意難矣哉夫作之于百世之上者非夫其人無以

繹其緒末之于百世之下者非紫陽無以折其衷六經述作所以寫其心也是圖之作所以寫其像也其像各不同其心宣有異哉雖然聖賢以道傳而畫者以圖傳圖在是矣道在是乎從無方所無形像即畫者之筆有所不能寫也謝君篤信而好學遂神交心會於此畫之表者則雖予之筆有不能寫也遂書此識之

題厚齋室詩卷後

夫學聖學由之以成其德者修身接物不可頃刻而

志之而豈獨事親之際爲肰哉肰深於情者莪篤於文聖人固嘗病夫學者之失也秀才陳仲京於是而用其心焉則事其親者至矣而於其身之修德之進及夫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又將日求其說而不止其所至詎可量哉仲京又嘗以善書預選留秘館天下賢士所聚禮樂之府也廣大如深之論制作淵微之意弥綸張施之具日接乎見聞養乎其中孑深博乎其外者又廣吾知某之所造就者殆非常人所能及矣登其堂讀其記序文詞因爲之言

題松齋處士潛德卷後

余昔假令陽江適金華朱君思全爲丞于廣之新會縣新會與陽江接壤聞思全爲政閩通而簡易欲一見之未得也久之晉會于新興飲酒樂甚及余來京師又三年思全亦來同與修永樂大典出入秘閣相往還益知朱君端靜而恭儉其材足以修政而立事意金華多名士故思全得以薰陶其材器如此一日思全過余旅邸示余前太史蘇君伯衡所爲其先君松齋處士世與墓銘及學士解君縉紳所爲表讀之知朱氏先世多貴顯而松齋之恭信足以服鄉閭文惜足以率宗族吾於是乎知思全之賢有以致也思全之從子仲智嘗爲吾吉郡守亦廉平有威惠民至今懷之

跋姚通判望雲思親圖

右望雲思親圖者通判吉安府姚君某宦遊于外不能忘其親爲是圖以識其懷者也夫通判君誠於愛其親又能推其愛以及其民故郡之士大夫皆樂道判君能以孝施於治也爲歌咏之夫吉大郡也其民

之衆治之之道尤難獨通判君推其心以及其民故其民亦甚愛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爲民父母而無豈弟之行者焉能使之不薄於已哉吾觀是圖誦諸賢之咏不徒知通判君之賢而又有感夫世之之爲民父母者之失其道也巳

書南溪蕭氏族譜圖後

蕭氏五代時有諱球者由金陵徙長沙球生軍巡判官覺馬氏之亂覺徙居吉之永新遷泰和之禾溪子茂貞遷廬陵茂貞子滙又遷廬灘涯長子大丞事始

居南溪自球距今十有六世而居南溪者十一世矣承事五世孫鵬舉始以爲爲撫州府同知歷山東都轉運鹽副使歷官廉潔終身實修諸於其先世有以弟後于兄者數人相循不改君皆舉而正之於乎其爲諸如此其行事大槩皆可知矣然自君之殁五年于此矣其弟鵬翔不忍殁其兄之善以其請求翰林學士胡公爲之序學士君與運副交厚因序其請而書其行特脩使觀請者讀其文知運副兄弟之賢而蕭氏之所以爲盛者在此而世之爲譜有支亂乖謬不

知正之反寡窮務易以自誣者可嘆也哉鵬翔以運副君之孫準後其子叔炎學士君又爲改準名爲封其不忘情於運副也如此因牽聯書之于以見二人者交道之至也

跋西園翁傳

西園翁居城西予家又在其西耕溪之側有畦數畝松竹雲霞渺然如巖谷之幽此先君畦樂公所以朝夕吟哦放情其中者也翁之園廣不盈畝蹄于通衢種蔬蓺藥其香郁然行者寄側足而望其園中益其所過迨與先君同然也先君喜飲翁亦以酒自縱故二人者常相往來草莽苦逕見履齒之迹累累然者非翁即先君也翁今雖已老猶痛飲豪詩如方壯時獨先君不作矣悲夫翁之學究爲往年受經於三華蕭先生之門其時予爲童子尚未知學也翁以其學教于鄉者幾三十年而予仕於時周行天下列官于朝者亦十有五年矣追念往事恍如昔者忽得亡友楊之宜所爲翁傳讀之益有感焉因書以識其後蓋距之宜之殁又一年矣

題冠朝郭氏家錄後

右郭氏家錄一卷凡七首前吏部尚書劉公崧既編錄而正其乖訛別其序次又爲題識其後公之於此亦勤矣哉蓋郭氏自唐汾陽九世至倢與其子之美同登宋景祐二年進士第倢自祠部員外郎卒官贈大常博士之美自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編修國史遷集賢學士以殁其所錄者真宗所賜進士詩特士登第後所作七言及仁宗時諸詞之類皆在又有當時所爲彥常墓銘一通讀之知其父慶而當嘉祐

初歐陽公知貢舉時登丙科與東坡蘇內翰南豐曾
舍人皆爲同年其母夫人陳氏丞相堯叟之孫而彥
常要南豐曾氏即舍人從女也其後廣甫之殁銘其
墓者其甥首章衡題其額者坡公而表彥常之墓者
又坡公之子過也當其盛時一門交友姻戚無非顯
者即此猶可以見惜文字所載零落者多此特十百
中一二耳博士父子事見郡志者與彥常銘又合然
自集賢而下諸系散失于後人世次有不能考者此
又深可惜也是編僅存於集賢之遠孫存敬存敬歿

遂落於他姓而其從子以存復得而完輯焉因取以
求予書於乎宋真仁之盛時士父子遭遇殊常天下
之士孰不仰慕而重之如誥詞所謂名冠朝廷者豈
虛語哉則其斷編遺墨有足考者在邦人士子所宜
愛重深恐見其泯滅也此尚書公所以拳拳於此而
況其後嗣子孫也哉因爲之書以存賢而知學觀其
用心於此亦可知其爲人矣

題湯君如川稽德堂後

予親識太傅孫陸士雲身長九尺聲音如洪鐘未嘗

不悲嘆吾友如川也如川貌魁梧音偉孝敬而慈愛
與人交氣和甚雖酒語諧謔忘懷傾竭而其愛發於
人者常油然也如川殁一時所與交者皆相與爲之
詞以哀痛悲悼其不幸讀之者如見吾如川蓋其交
之厚知之深故其言之也無異乎其平生世之有富
貴無可稱道者或強要文人才子爲諛言以誇後世
讀之畧不肯信其人甚矣可嘆也後之人苟欲知如
川者不必親接其顏面讀是盡之矣予與如川別去
者十年余來京師之明年如川由科第選入翰林被

遇簡拔恩至隆逕方期顯庸於時以光耀其二親而
如川已殁矣既殁而數尺之棺尤不能免竟燬于火
於乎世有賢如如川而受禍如此之烈者抑獨何哉
夫死生常理君子常修身以俟之其間長短得失何
足深較也如川之心志材行見於諸公之作詳矣姑
書此以附其後使其二親讀之知如川雖已殁而所
託以傳于後者方在此無窮也可無悲也

題劉州判墓銘後

奉和劉君仲啓前吏部尚書楼翁之從子也尚書公

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尚重少許可然獨愛仲啓仲
啓判陝州時以事逮至京師事不白公郎爲廷白之
仲啓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挈獵窮山中遇猛虎
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
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繩礪而其材益振施之
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称仲啓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
有邵公祠祠有帷嘗從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扇
而出云邵公也不敢近仲啓卻其帷從祠傍投之得
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道色鮮瑩然常郎命拔去之

池水爲之赤帷遂以息蕃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與隸
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爲之傳甚悉於乎亦異
哉春秋左氏所記怪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
好怪孔子不語怪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
謂王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陝州者其賢
如仲啓怪且不作矣仲啓既甚奇偉又得尚書公昆
弟振育之其爲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之知獨傳此
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啓于此
偶然耳可称道不在此也仲啓之孫鎧舉于鄉而來

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爲仲啓墓銘
請予此有暇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
祖義而止義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強續也義生
元婺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員生鉉
鉉賊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絕不至鉉負艱書浮
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員
獨不屈闔門赴水者十餘人辰郎今之從父也今之

等公其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
其從父死時事議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
公爲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
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爲他將幕府掾屬今
上郎位之明年纂修
高皇帝寔錄公與予寔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
功宿將舊臣有所不能知之知有不能盡者公一言
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觀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
事相越數十年猶強記不忘如此也史書舉拜江西

參政既罷歸參役擢今職朕不煩以事盖
皇上欲救知　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
公在江西為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加其壯時今觀
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
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
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于
家云

書趙氏族譜後

右天台木蒼趙先生季道所修本宗譜自恭肅王元
儼至先生凡十有三世恭肅而下至汝岷凡九世其
世次詳於宋史宗室系者可參見也九世而下至先
生非復宋史之紀特見於所修之譜而其世次猶因
其先朝所次之字以為序於所自出之宗則先生尤
致其詳者也然見於其譜與載諸史微有不同者先
生亦不敢增損其譜以求其合於史氏所書大抵譜
之載相承於先世者未必皆失寔而古今史官所紀
載其事有詳略亦未必盡得其寔也此又先生修譜
之微意焉先生嘗為序而有文學始自承豊縣令陞國

子博士明年遷司業又二年陞北京國子司業陞
趙王府左長史其時臨川董公子莊亦自北京國子
司業陞為右長史自二公之去太學久矣而語司業
之賢者必以二公並稱之及其為長史也士大夫又
以謂極一時之選他莫之及其可徵也夫趙氏之後
何其盛也因先生求予書其譜故并及之

跋胡氏族譜後

戶科都給事中胡君濙與予俱以扈從還自北京因
暇日出其先世族譜一卷屬予題之按胡氏之先世
本南昌人有諱特者贈太傅岐國公避五季之亂因
徙于晉寧後三世曰宿事宋仁宗英宗累官樞密院
副使其勳業著在史册自是而後若尚書若丞宗愈
轉運副使宗哲端明殿學士世將參兩府列侍從者
蓋嘗接迹于時其譜中立為常州置制使者則今給
事君之五世祖也於乎亦何其盛耶給事君為人溫
靜而慎密朝夕侍上左右承眷注尤厚蓋其先世所
積者深故其澤及於後者遠也夫譜牒所以紀先世
以詔夫後之人也使其先世烜赫盛大之蹟足以垂

之無窮而子孫乃不能修其行以承其緒則未有不泯滅癈壓於世而莫之自見可嘆息也因觀胡氏之諸知給事君之賢竊爲之喜而又以知夫盛德達孝之士薰陶涵育以至於成者未必不由於世家庭澤之積有以致然也

書爲善堂卷後

同安宿松詹子淵氏構堂小孤山之麓而名之曰爲善永樂癸巳秋予上京師舟行留宿山下過子淵而愛其名堂之善也因告之曰人之欲爲善如農之種

穀擇嘉種而播之猶不免稂莠之生而今之種之者稂莠也欲望其實之爲嘉種可得乎人之不爲善而欲祈夫善之報也決無之理也子淵誠於爲善者而其堂特勝益自大江之流過九江合南部西蜀鄱陽洞庭之水以歛于一壑而小孤之峯岌然獨當其衝雲霞之飛盪蛟鼉魚龍之出沒變怪恍惚之狀見者爲之動心駭目子淵于是朝夕覽望亦足以自快矣名堂之善而兼得其勝故予告之以爲善之說而且道其勝者所以識予之遊于子淵之堂而兩得之焉

跋篆書千文後

今之篆皆大率本秦人小篆也始皇初併天下命李斯爲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史籀之大篆者皆改爲故其字畫少多假借以通其用洪問頡之爲說文本之此也然孔子之書六經左氏之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本之倉頡以來文武周公之借故其字未嘗簡於乎不本之六經之備而專從秦之省改斯無足怪者許氏之爲說文本之斯之省改而不知有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舊抑又何也許而六經之存自可

考見而彼之所省者無害於解之今也學古之士其尚考之于此乎抑有能攬而兒之以臻極其體用之全者乎吾同里生劉永高攻篆書皆愛之爲求中書舍人陳公登所書千文俾以爲法因又告之以此雖然三代之典章文物泯滅於秦而不可復見者多矣又豈獨書之一事而已哉

題眷翎圖

近時有邊文進者善畫翎毛爲翰林周編修孟簡寫鶺鴒圖極佳凡畫羽蟲要在飛鳴有意而於鶺鴒又

必有急難関心之意蓋又在飛鳴形似之外也遂公作此筆法似亦疎略而細觀其意度廸非草草書者可及豈歐陽公所謂忘形得意者耶於乎論畫尊之詩而又觀之於此真能使人動念可喜也哉孟簡爲予題爲書此以識其後

題蕭子喬行卷

昔東坡以燈照壁自寫以問人識與不識皆知其爲東坡予嘗於此而疑之彼審識東坡者固知其東坡也設未之識何從而知之然又以謂如東坡英偉宏

容之氣固何待審其眉目之似而後得之耶予喬善寫真其來京師所遇無貴賤老少凡道人釰客書生小子之形狀所寫輒似試爲予寫小影予不能知其似與否以問人或平生之密顧嘗視而莫究或偶然過者一見而即知其爲予予不知其爲何說也因卽而思之豈識而究者即其形之似彼倏而是者固亦得其神之妙耶形不可不似神在似與不似之間尤難能者而予喬能之矣其爲技豈不良也哉予將屬予喬寫林壑之幽趣猊烟雲之退跡于其還也書此以贈之而遂其重來也

題宋理宗墨迹

右光風霽月之語宋太史黄山谷以称道周濂溪先生者理宗於萬機之暇採夫前學遂輒及此其尊崇道學拳拳之意于此槩可想見惜其後委任權奸國事日以不振良可嘆息夫尊崇聖學莫如理宗而用人一失宋之弱滋甚焉得失之際可以觀矣

書袁鏞死節傳

士君子于死生之際忠義所激非必有民社之寄惟

其理之當而已苟得其當雖閭巷韋布之士其志節之高有足尚者視彼高爵重位一旦臨害反淟涊低佪偷生以自全者其相去得失豈不遠矣哉宋之士有曰袁鏞天與者四明人也徒以一進士當德祐丙子之際國事已去徬徨無所歸適元兵壓其境遂以其友沿海制置趙孟傳之命慨然往陳大義竟不屈慢罵死烈火中於乎天與之死可謂得其當矣當宋之亡死節之臣率多光明偉傑而天與有足貫者并食焉不避其難者之比也至舉家十七人者皆之亦

皆赴水以死惟恐辱其身以負於鏘則尤為難焉天
與既死惟存一幼子澤民澤民之孫珙以忠亮受知
聖上為大常寺丞以歿珙之子忠徹今仕為中書舍
人一門之間父子俱荣天之報施于袁氏者可謂不
薄矣讀其傳而異之因為書

書楊處士墓銘後

夫為君子者惟其心之仁而已其心仁焉則自其身
行于家推之鄉黨以及夫鳥獸草木無不蒙其澤者
苟其心非仁則自家至于鄉黨被其病者有之矣歟

望其有以及物何可得乎觀建寧楊處士[redacted]平生
急義好施所以及人者自宗族至于鄉黨不可勝數
至於戒無毒谿賑鴉鷇戒當春毋燔山林之類其及
物者又無不曲盡爾非其心之仁可乎至以片言止
暴掠活城中老壯幼萬口則其為澤又大矣夫布衣
之士存心篤患其施之狹也而處士所為有如此者
使有爵位民社之寄其所至當何如也處士之配曰
阮氏鄉家尤有法今其孫荣列聯崇林兼侍青宮寅
恭小心鮮有其比其所至益未可量者傳曰仁者必
有後豈不信哉因讀諸公所為處士及其配銘誌行
述竊有慕焉遂為之書

題龐氏譜後

右吉水龐君文遠所修族譜一卷首自六世祖叔達
而下其上有不可考者則缺焉又其先世有以季父
為之子者皆舉而正之文遠可謂得修譜之法矣夫
譜所以明吾所自出也或有所脫寧缺之為愈而世
俗往往牽合附會強承他胄以自絕其先至于尊卑
之失人倫之大反累而不顧有如文遠所為其過于

人豈不遠矣哉龐氏先世嘗盛今文遠從子明叙又
以善書仕為中書舍人其為人循循雅飭明叙予所
知者其未知者益多也夫盛于前者嘗患其不繼于
後龐氏積百數十年益盛不替如此豈非其先世所
積之厚者至此哉宜其譜之修有不緩而譜成明叙
攜至京師余觀之因書此以識其後

跋唐詩後

唐諸家之詩自襄城楊伯謙所選外幾廢不見于世
雖予亦以為伯謙擇之精矣其餘雖不見無傷也然

而學詩者於名家之作固當觀其全也況夫珠璧之產汰棄瑕玼之餘精英奇絕之未泯尚有足愛而不忍棄者讀者要知所擇可也是編予得之翰林侍講鄒君仲熙及修撰王君行儉二君之收緝勤矣惜其於五六言古體猶未暇及之也予既抄錄爲卷遂書以識其後

跋陰何詩後

右陰常侍鏗何水曹遜二家詩共若干首予既錄爲一帙又宋秘校黃君伯思所爲水部跋尾一首錄附其後觀跋尾所称二家詩初尚多即今所錄十失其八九所存者特零落之餘而世又少得其本亦可惜也夫詩之變至二家詞益綺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故選古者於此輒棄而不錄非無意也雖然唐之始音寔權輿於此故以李杜之豪亦愛賞称慕之不置其語至往往有甚相似者則又何可以其卑弱之極而遂少之耶特其音調于古則已遠于唐又未盡純此所以爲二家之作也近時益有慕而效之者因擇其所作之似者得若干首附其後亦足以見作者之用心也

跋柴宗禮傳後

右前史官蘇公伯衡所爲柴宗禮傳称宗禮塟其先友全觀而下三喪予讀之慨然嘆曰宗禮誠篤于友道者哉夫君子之行無小大在合于義而已義之所在雖小可卜知其大雖千駟萬鍾之重殺身成仁之難皆可以類推見何則其心志固篤於此矣特所因而發者不在此耳自宗禮之所爲舉死友一事非甚爲難行之道也然其心可謂急于爲義者矣推此以求之天下之事苟有大于此者誠得如宗禮者而爲之無難矣況宗禮之廉節善行多可称道使得馳騁於當時將見其雄名偉節垂於後世而無窮惜乎其止於斯也然吾觀古之君子豈必盡馳騁於時後著之于不朽耶世之觀人者往往駭其非常於其常者每忽而不察如宗禮之事是已是又可慨也故爲之書宗禮有子某仕于　朝以兵部武選員外郎擢拜江西參議聲甚著今復入爲兵部職方郎中云

跋壽樂堂詩卷後

南豐李君宗桓母夫人年八十既壽考康强而宗桓日致其養豐潔鮮好極一時之甘旨且搆堂以居而名之曰壽樂衆皆爲歌詩以美之宗桓求予一言夫人之有親如宗桓者不少也求其養能如宗桓者千百中一二耳宗桓爲陽江縣丞其爲政開敏通達凡臨乎其上者皆稱道之蓋宗桓能顯榮其身而及其親之恩也庶幾乎其以志爲養者哉宜乎諸君子歌咏頌禱于其堂之作也予嘗爲令陽江與宗桓爲同官書以識之

書胡學士扈從記後

扈從記者今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從駕上幸北京在道時之所記也自二月壬午至三月庚午輿幄車行殿之際而無時不在　上之左右者蓋公以篤學純誠簡在　聖衷凡一時聖謨廟斷經營圖治之深意公卿大臣未喻而難言者公皆預承其論議而未嘗以言于人人亦不得而聞也意其所記者在此及觀之則皆山川道途耳目見聞所及以至起居食息細故之小事豈公平時所不言者于此亦有不書耶將書之而于義有不可者乎夫古者史載筆士載言彼誠有所書所以傳之無窮也然史之所記者士有所不得預士之所書者史有所未暇也獨公於今以文章顯名當世遭遇殊常遂得兼斯二者而于朝廷之盛美因依揚厲鋪張見之記注形之歌詠足以垂示萬世而傳無窮于士于史之所職業可謂兩盡之矣則又因其餘暇自其躬之所履行與作輟之間以至交友同進清論雅謔之相接皆備書詳述而無有所遺焉于此見公雖平居

宴閒情放意適之頃而所以酧酢委曲之際皆坦然可書以示人而非若他人閒居之所爲者輒無足道求其可書以示人者無有也即此公之所以不可及而上之待公之厚者其有以哉

題葛氏族譜後

廬陵當宋崇寧間葛文康公爲州教授于時從公學者三百人翕然多爲世名儒及公之孫累官爲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以國子祭酒致仕而殁　而廬陵之士相與爲祠以祀公之像與歐陽文忠公楊忠襄

公合人王公並稱四賢而胡忠簡公寔爲之記蓋其
時距公之去州學者已六十年矣其後終末之亂廬
陵忠節祠與祀于鄉校者名與宇壞並而公亦覩似
如故歲時奠薦因有忽忽雖士之恭其先師在廟有
富肰者要之公之教在人心者有不可忘故也去今
三百餘年公之十一世孫大常寺丞清隱以其諸屬
予題之予念常拜公之像于鄉校讀忠簡之記而景
仰其烈今又與大常君以鄉邦之好並仕于朝覩其
諸知其子孫衆多而賢其故不起敬也哉因書以識之

題薛節婦傳後

予讀翰林編修鄭君好義所爲寧海薛節婦傳而嗟
夫今之世閨門女婦之行有合于古之道者庶幾其
有警于世也蓋節婦年未三十而夫亡卒能守節誓
死不二其志於乎此共姜氏柏舟之詩所以見録于
聖人而垂戒于無窮也彼徒一女婦耳若夫傑然忠
烈之士世豈無之苟有以著之皆有以警于世也

題高閑雲集後

右高閑雲集一卷詩凡若干首北京國子司業鄞君

子莊之等文養性先生之遺作也先生處乎山林小
平無一物汩乎其中故其見于詩者油然曠出乎萬
類而不可及也於乎先生之不作久矣讀其詩可想
見其襟度其亦善于道其性情者哉先儒以謂人養
得于情之極則百慮自然精明先生蓋養之以情者
也苟知先生之所養則其不可及者豈獨詩之一事
也哉

瓊林萬玉圖引

蔡君學淵爲秀才陳仲京寫瓊林萬玉圖筆意精雅

京師見畫如渭川千畝使人塵慮頓消矣然學淵與
仲京皆預修書秘府從多士雍容玉堂之署光華而
蔚茂此圖之作其意有在哉仲京予同里年少有美
質其進于學者未艾風霜勁節上于霄漢他日予當
見之其勉之也

題香山九老圖後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爲則俞俞俞俞則憂患不
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

年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官遊三十載退居于洛合九老而爲尚齒會洛陽爲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烜爀番芒而衣冠皓偉寂遊雜遝酣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喚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曾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愉愉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

既老而不知九老于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奄豎秉威搢紳爲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曷亦得以少攄胷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托于流連放棄之間者豈其心哉固不已而強自寬也況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剗爲茂草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猶思經

綸於周室年八十之衞武且定儲皇于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愉愉乃所謂感慨也感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今以之擬爲弘文館諸翁而遺其年未知是否中書舍人解縉既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廵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

拜四夷朝覲邊警調發　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佈譖爲間一二讒人助于外于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顧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于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

建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疑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
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
亦豈得由潛狀猶未悉陳于戶非出　上命請之也
南人者皆未釋有毀晃者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
遂併潛皆死并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閔
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貲妝殯之文明門外其
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
其家始啓殯歸而合塟于泰和縣北下龍門仰天湖
之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

世曰勝用仕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
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
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餘累官同知黃州
府人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
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攺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
生不發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
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幼好學警敏嶷然有鉅
人志嘗受經于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述入則
浸漬不發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故

所得卒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論議已駸駸
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
學訓導蒼谿僻遠遊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遊
其學者前此未嘗識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生講
席間論辯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得進意稍服
御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
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剔弊崇寬政臨之以
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
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遠徙來歸以

累千計縣有濫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
自用之至說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
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猺獠環
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踉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
而不拘于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
不及所歷之處得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
者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寔錄書成陞翰林修
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綺四表
裏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

承祭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爭殿特命　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洪從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証其過于
上上問具對云云　上曰衆譖言是遂抵造訕者罪于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陞侍講明年復北狩將發

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益明年及于禍矣嗚呼用之固爽弘毅耿介自執其節足以礪衆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于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非騖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面詰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致權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榮楫檢皆知務學果榮皆業鄉貢未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單孫男幾某某皆秀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榮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于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于余哉故其瘞也

宜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根蒲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嗚其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猶全于璞理有常書爲著明孰顏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彼傷尚有傳者其永不亡

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撰

泊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附錄

仁宗皇帝御製詩

重陽日

儒臣承簡擢職業在掄揚贊輔言
皆正疇咨論獨詳甫時當泰運佳
節又重陽學酒同歡祝吾
皇聖壽長

賜翰林侍讀梁潛

冬至日

詩從有嘉士執端斯得人風昔自
鄒王接見情益親旦夕資論納登
簡詞華新仲冬風日暄和氣如陽
春湛湛樽中酒歡欣對良晨

賜右春坊贊善梁潛

恭題

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

太宗皇帝復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
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
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奇翰林侍讀兼
贊善梁潛
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群臣間
賜詩獎諭而三人者所得爲多右二詩前詩
賜臣士奇臣潛凡書二紙悉識以
東宮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宴也後詩亦識圖書
而專賜潛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贊善者從畧而
互見也觀于此詩則知
上之所以重潛潛之所以事
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潛卒時無強壯子弟在側所得
獎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寶率持去其子業能記
憶二詩比求善書錄爲卷以臣士奇
先廟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
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
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容賢也仁明之德從古

鮮儷焉潛卒後七年　宮車上賓想見
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于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
息徒抱烏號而永慟覆觀此卷拜稽三復老淚
横流謹識歲月如左
宣德庚戌四月甲午榮祿大夫少傅兵部尚書
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謹識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　翰林侍讀梁潛者皆
仁宗皇帝御製永樂十五年
太宗皇帝復廵幸北京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今少傅兵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時爲翰林學士兼左春
坊左諭德臣潛亦兼右春坊右贊善皆留輔導
仁宗皇帝緝熙聖學道德日新而尤篤意文事臣潛
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辭雅正所言多契于
上心　上深重焉二詩是年所賜者皆　上所自書
觀詩之所云則知臣潛之所受賜不苟然也明
年臣潛坐累赴北京以卒而諸子不在側于是
二詩皆失之　雲漢之章奎壁之文必有所還

終不淪瑕然梁氏之子孫與凡知梁氏者皆深
惜焉今年臣潛之子棨會試來北京訪得
聖製求吏部郎中程南雲楷寫成卷俾臣直識一言
臣謂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百世之下不必見
其書凡今之所予者莫不以爲榮今
宸翰雖逸而　睿詞具在所以寵嘉梁氏而責歸
之者豈有窮哉梁氏子孫尚永寶之
宣德五年五月朔日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
兼翰林侍讀學士臣王直拜手謹題

又

永樂丙申冬十月　車駕還南京越明年肇建
都邑春三月　上復北廵命　皇太子監國擇
賢臣職輔導翰林學士兼諭德臣　楊士奇翰林
侍讀兼贊善臣梁潛與焉
仁宗在東宮優禮侍臣　恩意尤篤嘗
御製詩二章賜潛因重陽冬至喜而作也詞氣和
暢奎畫飛動　君臣相悅之意于此焉見之明年
潛卒卒後七年　仁宗即位一時宮寮舉見簡拔

潛以沒世故不與豈非命耶於乎
若臣以義相契而濟之以道於安逸之際諷會之
頃不忘警戒乃有所成以舜之聖皋之賢當泰和
無事尚相與賡歌責難
仁宗好文如漢文皇唐太宗凡形諸歌詠必寓以敍
勵之意臣學夔時　扈從北征未得瞻仰
宸翰衛　仁廟上賓今既六年潛仲子棐來京師
以錄本來言臣敬覽而悲之謹拜手稽首題其後
亦以識臣之思之無已云

宣德五年四月壬辰翰林侍講臣余學夔謹識
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時兩製詩賜翰林侍讀兼右
春坊右贊善臣梁潛其一於重陽日其一于冬至
日蓋皆永樂丁酉歲也時臣循與臣潛所居密迩
親見中官賫至各有　東宮圖書并賜時物竊自
感激以爲　儲君厚遇輔臣如此前此所稀見者
而士君子獲遭逢亦何其盛也哉越明年臣潛卒
其子弟皆無在側者二詩的本遂以散逸於乎龍
泉太阿秘於地下變化飛騰尚不能免況乎

天章雲翰至寶之藏安保不終歸太空耶臣潛子
棐能記憶二詩謹錄裝潢之世寶于家以寓無窮
感戴之情尚示臣循俾識下方伏惟
天之所爲至大者日月星辰之文垂象于萬民也
聖人所爲至貴者惟能命德之文垂輝于萬世也
仁宗皇帝宸奎之著如日星之麗天而臣潛有得
焉其貽與之相爲久遠雖沒豈不猶長存乎梁氏
子孫尚愼敬之亦足以見乃祖乃父弘才清德見
重于當時如此也

宣德庚戌四月甲午翰林侍講臣陳循謹識

又

永樂中伏曾再至京師見翰林侍讀兼右春坊右贊
善臣潛事
仁廟於東宮甚見知遇　朝之暇隨事觸物命賦古
選詩不限篇什臣潛既退錄示所知因得從旁竊窺
愛其清新簡淡而寓意忠藎今幾二十年矣又獲恭覩
仁廟御日賜臣潛近體選體各一詩詞旨煥發如日
月光華照映簡翰而褒獎屬望之意溢於言表於是

再拜稽首興而嘆曰昔虞廷君臣賡歌以相責難成
周亦有伐木天保之篇以詠
君臣相與之盛今覩乎我朝其風豈減古哉朕詩以
詠性情言之精華在焉方是時猶且相應答如影響
則夫臣潛之篤於弼亮與
仁廟之多所眷注驩朕同一心者觸又可量耶於戲
槩可想見矣　宣德庚戌仲夏朔
賜進士及第翰林修撰儒林郎臣曾鶴齡謹識
仁宗皇帝御製詩二首賜翰林侍讀兼右贊善臣梁

潛少師兼兵部尚書臣楊士奇少傅兼吏部尚書臣
王直少保兼戶部尚書臣陳循翰林侍讀學士臣曾
鶴齡侍講臣余學夔題識之矣今其子楘爲廣西右
布政使復求臣書于石而勒之楘欽仰
聖製思楘先德欲以傳示於無窮也而楘之兄果弟
楫皆出爲縣令季弟榆讀書循禮俱克世其家豈非
由乃父之賢榮膺　聖明恩眷之隆有以覆庇之哉
景泰三季龍集壬申九月乙未廣西等處提刑
按察司僉事清源臣張琛謹識

恭題
勅諭後
永樂六年
太宗皇帝廵幸北京
仁宗皇帝以春宮監國南京
宣宗皇帝時爲皇太孫勅右春坊大學士黃淮等五
人左右兼翊以古先帝王及我
聖祖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規模開陳先臣潛時爲右
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修撰忝與末列恭承日

侍宣諭唯謹
二帝敬加朝夕業業緝熙
國祚與天地並以定鼎於斯爲又勅文武群臣之
在南京者協力留守當時同事感荷遭際各錄
副本珍藏以爲家寶此則先臣所通錄者也先
臣自洪武中出牧以言大政遂蒙簡拔入爲翰
林修撰
太宗皇帝正位預修
高廟實錄總纂

永樂代典述職春坊兼翰林修撰歲滿陞侍讀
仍治春坊事凡十餘年尤爲
仁宗皇帝所眷注嘗
御製二詩寵勵以盡啓沃相與之責恩至渥也明良
相契豈偶然哉臣仰飛白近尚百世之下猶敬
思想穆天章炳耀下賁蓬茅家人父子欣聽對
越昭乎日月之照臨溥乎天地之覆載其
上之至仁哉
上皇在天眷佑

文明臣孝達進叨濫官秩敢不勉思盡瘁以圖補
報萬一稽首拜手謹書下方庸申感戴不勝戢
懍之至
正統癸亥刑部廣東清吏司員外郎臣梁崇頓
首謹識

泊菴先生附錄終

頤庵文選二卷

（明）胡儼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頤菴文選二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胡儼撰。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末以舉人授華亭教諭。永樂初擢翰林院檢討、與解縉等同直內閣。遷國子祭酒。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家居二十年而卒。事蹟具明史本傳。史稱儼少嗜學、於象緯占候律曆醫卜之術無不通曉。又稱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皆為總裁官。而以議論戇直、為同僚所不容。故久於國學、未能大用。其詩頗近江西一派、詞旨高邁、寄託深遠。與三楊之和平安雅者氣象稍殊。文章則得法於熊釗、釗學於虞集。授受淵源、相承有自。故其氣格高老、律度謹嚴、可以追蹤作者、卓然為明初之一家。明史藝文志載頤菴集本三十卷。此集詩文各止一卷、乃後人選本、非其全帙。然嘗鼎一臠、亦足以知其概矣。

順庵文選序

登崇山則知喬木之衆也既而入巴蜀登岷峨見棒櫰焉小者合拱大者千尺枝干層雲根蟠巨壑經千萬歲而風霜不能凋斤斧不能加者則知其材矣吾於人也亦然見歐陽公以為幸也及見曾南豐蘇子則又知其人焉今士之於世也可以立身可以行道而不棄於當世者有如歐蘇南豐者乎其文章之作有比於三子者乎抱貫道之器而翱翔乎蘇堂之上游泳乎六經之中規矩乎政治繩墨乎經常醞釀成太平之業其道將以傳乎萬世之下者非老于文學曷能行其道哉是書者豫章順庵先生國子祭酒胡公之文集也觀先生之文則知先生之德之行之才之志出於人

也尚矣蓋文可以觀人可以取士故聖王之所以得人亦有不由於斯自漢唐以下得其文之傳者獨韓柳二人而繼之以歐曾蘇三君子而已文豈易言哉今先生之文其雄渾奇古而氣深遠藹然蔚然之若出乎吾意之春故其文幽深淵源人莫可測仰而視之若匡廬華嶽巍然有不可以仰其高莫能狀其分寸備而察之若彭蠡洞庭之浩乎洋洋莫能涉其涯涘隨而思之若空明之瀾漪味而咀之若玄酒之無味大羹之遺音若躡層霄挽牛斗而步河漢之上其新奇若郢人之斲堊深乎其不可把而又得之至妍麗也若桃花之綻霞錦繡搖旭日初旦也其抑揚也若天馬既驕振轡一鳴而萬馬皆瘖其壯也若楷樹西風禪式

指日其清也若老鶴之巢松孫猿之呼
月其幽深思遠者若幽蘭之發乎深谷
但潤其芬馥而不知其所從來非有根
力者烏能識也是知文章之於得人也
難矣先生始以文學毗翊負三任翰宮
之職再指縣令以寄百里之命遂入翰
林以實繇紛出納
帝命以一

明堂之上再拜春坊為
青宮論德輔贊
皇儲未幾塋六天下文章道德之士取才
德之優者獨先生一人耳以繼
宣聖之道為國子祭酒師範天下可謂
貴矣榮矣如先生者幾四十年先生以老
病辭祿告歸
天子不忍去之國再拜

太子賓客歸緣章之城南卜築以居可
謂今有其尊以終其福以老吾生士之
於世行於仕途而得榮歸歟果若雖古
之賢哲然能及矣昔莆田方伯靜者好
學之士也嘗得先生之文集焉一日予
以文學同論伯靜乃出是書而歎之其
間文理皆出人言意之外式一篇之中
一句之內有得性理之縣者有出於神

奇之妙者不覺心與妙融且驚且喜未
嘗不為之廢卷嘆然自釋便覺胸
中有所得退而志感寓修休之賦別
墅之文雖寫之詞大有過於人矣若楚
詞也如謁文廟祠及石鼓擊秋風
等篇皆有以發揮其妙奇高古而人所
形容不至者而皆能言之矣又若友竹友
桐之序皆能學乎窮造化而得物之性情

可謂盡其神矣豈所謂可得而想像哉至於詩詞樂府之作如述古雜詠之詩大然感激人之精與又可覽也其碑銘墓誌也如温忠武公廟碑之作皆能昭述前烈以繼後世萬古一日也若是者實文章之區治可以陶鑄後學當謂文章乃天下之公器其高下淺深蓋有不可掩者矣故君子觀成人之美者豈無一言以述之乎是猶桴布鼓於雷門擊瓦缶於宣室哉可愧已宣德壬子正月十六日涵虛子臞仙書

昭回雲漢之章

弁

文與之興與世運相表裏士之生於其時者亦必涵經博古積學制行得以昌其辭積和順於中發華煥然乎其不可掩也南昌劉若愚篤學好古於經史百家之言靡不研究發而為文形以成編予得其書而讀之其氣英華其詞於理其所本一歸之義理之素敷暢備之雅正無委靡不振之習有浩博宏深之容其所以養之於中不淺而深也明矣文章之行世其來已遠唐韓子極其弊而振起之至宋歐陽子與蘇曾王諸君子一特文章之盛何可及也近代作者南北不乏其人蓋亦有會通振揚乎唐宋之藝無虞矣五六十年間予得承事先生然而翰之志焉於敘事之簡當書法之公正無虞焉而究瀾也重斷制而明切也且曰長江大河平鋪滔流高山深淵氣出深淵無淮而非文也執筆者想像而求之有點者可易而流者難者也若思乘
國家之興而文宣其之深博究書籍之與名

物度數之故詳悉訓詁之繁一字積而萬數之年方富力益彊其必洪鳴乎國家一代之盛而追蹤乎古之作者用題其集之端俾其有傳于世也

洪武甲戌三月七日鄱人熊釗序

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學士胡公若思裒其文凡若干卷屬予為叙予疎陋寡昧鮮窺探精微之功之淵奧博綜之見何足以叙公之文哉故久無以應命而公固屬之有不得辭竊惟文者言之成章而可誦之謂也古之立言君子備矣以著其德業故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後能言而不本於道德之實則亦徒為而已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蓋嘗求之六經之文平易簡淡而理致微密大而無所不包小而無所不偏故其道之所寓者亘千萬世而不息也若夫戰國先秦之文務為險僻奇怪誕深沉艱構閒紛模以趨時好之非不美而反戾畔道矣今公之文渾實不深涵厚雅贍有疏宕之氣鬱鬱乎欲追古立言之旨蓋其家師傳之位專學者必以明經精義為本而不為虛言要其歸一本於道德而已欲使天下後世諷誦而矜式之不如是不足以傳遠此公之文有不可以已者如此予忝與公同

朝嘗同典

內制備位之暇輒相與論文公恒自言得作文法於熊釗先生釗得之虞文靖公閣指示其說於予綱領節目燦然有條誠未之前聞蓋其傳之有自宜其所造之異匪尋常馳騁浮靡縱言以逐時好之比然予知公之文而以是為之叙讀公之文者可以自見有不待於予言也

永樂十四年歲次丙申六月壬戌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
夫廬陵胡廣叙

文章之先自於持而為世所貴重者夫豈
偶然哉學問之富才識之充養之深而積
之厚發而為文純雅高古足以見重於
世而又以遭逢
盛明屬際遇之隆其所學得以見之於事
為而其制作之美得以說之於
朝廷於是其文益為可貴重而人有不能
及矣然而世之君子每不能然者蓋或有
得於文章而不遭其時或遭其時而文章
不足以發之此其所以有不能至也若予

友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修撰胡公其所
謂遭逢
盛明屬際遇之隆而其文章足以發之而
為人貴重者與公自少穎敏讀書為文思
若湧泉紛紛之上其老多折輩行與交舉
進士于鄉歷教齊東其功績于三縣學皆
有師法以薦用知何城縣有能名今
上初即大位復以薦升朝入翰林由檢討
歷侍講未幾陞左春坊諭德兼國子祭
酒自始仕至于今凡三十年而居于
朝者十有五年矣承
聖上之知遇沐寵眷之優隆討論述作藻
敕
顯聞其才識器度發明而淹而其文章純
深雅與可與古作者並也觀其鋪張至治
之美以黼黻乎
國家之盛雄偉光大富贍不窮卓乎其不
可及也天下之人仰而望之惟恐其或後
至求所以光昭其先德發揮書事功又無
不造而請焉而公應酬之者常若取諸其

古者而不以為難嗚呼此非其學問之有素養之深而積之厚何以至是哉古之君子以文名家者自漢唐宋元以迄于今其人可指而數也其見稱於後世者皆以豪傑不世出之才而其文足以經緯乎當世故雖歷世久而不可磨滅苟一有不至則不能以行之遠此古今之所以為難者也惟公以宏傑奇偉之資兼學問才識之長窮性命之理從容道德之歸以上究夫聖賢之閫奧後進之士讀之而心服是可見矣學之得其本者矣觀其文章之盛美為世所貴重足以傳之後世而名顯也公仕念其年既老乃以平生所著命門人編集之為若干卷以予相知之深俾為之序予不可辭故執筆序公之出處而論次之

永樂十四年秋七月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廬陵梁潛序

文非深於道不行道非深於經不敢古之聖人以道為體故出之為經而經者載道以植故也周衰聖人之教不行文學之士各離經立說以為高談雄文辭如司馬子長相如揚雄之徒縱其雄材博識馳騁於仁義不當於理當是時惟董仲舒治經術其言庶幾近於聖人之道至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學子用力於文詞能反求諸經然後得人之旨道為學者所宗周子二程子以及朱子篤志聖人之道沈潛六經超然有得於千載之上故先發其文精粹醇深者有以羽翼夫經而文莫盛於斯矣元之時以其學識為文詞源本深厚論議高妙者莫若虞伯生焉於秦漢以來文之傳於今者多矣而求其不謬於經旨不悖於聖人之道卓然能樹立以名家者不數人焉已文不克觀矣我朝革胡若思先生自其弱冠從緣先生宜得吾劉王與耕經學之傳又從而得其公之傳益自肆力沒而深之積而大之益於諸書無所不讀

而必本於經於學者所不道而必主於聖
賢之道當[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矣已而入
禁林典詞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德翰苑
備司又拜大司成為國子及四方來學之
師先生[illegible]盡[illegible]係於[illegible]宏奧而凡存諸心
見諸言行者皆在於仁義至為文章發於
辭[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正於經旨必融
會[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記銘傳之
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
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古君子之文者乎若

夫[illegible][illegible]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微[illegible]有古人
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伯[illegible][illegible]伯生而多後見於先
生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手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誦之諸
皆成材之者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有文集
若干卷翰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謂余相知
又屬序焉故特表其所[illegible]之正言之亦使學
於先生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生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
永樂十七年春正月十三日戊午
翰林學士奉政大夫兼右春坊右諭
德[illegible][illegible]修撰[illegible][illegible]序

顧庵先生像

贊曰
曰山之芝　齊沐淳化　其德可仰　藹然春陽
曰階之蓂　蘊乎天成　其道是弘　含和至精

顧庵文選 卷上

[illegible]吾思 撰

賦

述志賦

嗟吾生之忽忽兮，[illegible]其[illegible]兮素髮颯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兮，[illegible]以[illegible]手[illegible]之不足兮，[illegible]之日[illegible]之[illegible]兮[illegible]

東軒賦

回車以復路，恥沒世而名不揚兮，漫馳騁於空言，苟余情其信美兮，何雕虫之刻[illegible]掐枝葉與葩華兮，求根柢於本原。彼源泉之混混兮，曾不舍夫逝川。魚潛泳而鳶天飛兮，夫孰使之然。覬豁然而呈露兮，披雲霧於青天。反諸躬而欣欣兮，抑非言之可宣。苟日新而弗已兮，寔澡靈而瀹鮮。日惴惴如臨深兮，匪一息之可捐。篤獨處而謹匿兮，媿闇然而日章。顧虛薄之淺尠兮，孤衆人之所望。惟黽俛以從事兮，曾何有於寸長。日居月諸兮，執悲乎視之茫茫。歎伐檀以內疚兮，知素飡之無補。闢乎心之日負兮，守一室於環堵。對庭槐以延佇兮，聊逍遙而容與。

承聖皇之臨御兮，運熙洽而穆清。念宅中以圖治兮，即關都而作京。忝縉紳於侍從兮，又從事乎芸臺。近直廬而卜居兮，躋巖巖之台[illegible]。方謂予之隘陋兮，予獨安於所寓。復闢地於西偏兮，就青陽而面敞廣。不啻乎尋丈兮，便風雨之可蔽。兔鱗次而壁垣兮，匪雕斲之所製。據疏豁而嚮明兮，納八光於迫隘。室圖密而靜幽兮，通風扶之隙翳。惟閑寄之在列兮，遠俗務之紛拏。徒獨坐於蕭散兮，幸朝夕以自娛。昔安仁之樹蘧兮，優樂乎於閒居。子由出而營環兮，則又寄東夫監沽。獨顏子之陋巷兮，恆坦坦以自如。夫子既嘆其賢兮，流不朽之美譽。予景仰夫先哲兮，寄容膝以自安。日黽俛以就列兮，寘碩人之考槃。退訏訏而即休兮，樂欣欣而忘[illegible]。聖恩之嘉惠兮，曾何補於寸分。媿苟延夫歲年兮，聊洗筆乎茲軒。

滕王閣賦

翳仙李之盤根兮，布柯條於區宇。既命氏以錫圭，遂分茅而胙土。惟滕啓封府兮，郡曾是來。豫章督都開府，山川秀靈，人物萃處。星躔斗牛，地蕩吳楚。據百粤之上游，壯雄藩之重鎮。朱門畫戟，號令肅乎風雷；綺閣雕甍，詩書被乎閭里。誠東南水陸之都會，古今人材之淵藪。宜乎王公之所臨處也。想夫端居多暇，深宮日長。圖書既戰，琴瑟倦張。中心不怡，精思浩蕩。乃命駐駕，冠裳擁高乎孫袞，黃僑郊郭。擢旗常六轡紛紛，八鸞鏘鏘，騰吹長陂，翔節高岡，江山相望，林莽蒼蒼。既游目以騁懷，遂欣然而締構於是，式揆人

程匠石組陰陽表區域翼方位於高明矯翁翮於蓬萊
杞梓之良材斲巖崟之怪肯綠構費於經營精神妙於規
畫巋然傑閣成於不日翹飛甍掛凌虛檻丹藻飛碧窓瀟
灑彩霞遨遊於平沙兮浩々擁長江兮滴々謝氛埃於物
表接莽蒼於天涯遠綱情兮悠然空翠生兮飛太霄瓦華
接青山隱々丹楫槐綠樹依々錦纜牙檣兮瑤鷁汀
光渚芳冬景亦若春日蒸陽花明柳碧素練澄江長天一
色其鳳島嶼湫々微茫對照兮紫霞亂句鷗於飛儻嘒
鶴送半山之夕陽征鴻瑣千里之明月地位絕湫隘之變
歌房攏隅高寒之凜冽四時朝暮光景明滅于以宴樂于
以遊息放遠高以暢神情茲遊技而蓄雲物帶鸞巒之聯
筵艷華峰之秀竹引閣邑之雲屏倚洪崖之丹壁招五老
於匡廬納九江於几席呼君山之綠鬟吹洞庭之玉笛吞
雲夢兮八九曾不芥蔕于胸臆須從光兮羅綺陳簫鼓咽
兮歌舞新過行雲兮動梁塵玉頰酡兮玉杯傾美人醉兮
嬌艷春一旦事闌人去物換星移樹閣公之祭戰鑠王勃
之文詞朱簾無兮雨冷畫棟鼎兮雲飛對樽前之漾影自
檻外之波馳漂毫放簫蓋已太息於當時余舊汎舟章江
繫椅南浦訪故老以遺蹤指蒼苔之斷碣古木號兮西風
芙蓉悴兮夕露據擣鴨飛潑烟螢語宿草迷隄殘碑仆土
佩玉兮鳴鑾音塵兮何許惟江上之西山見君王之歌舞
繁采々之黃花空映蝶兮栩々繼三王之文雅擅後來之
韓愈柳巴山之故亭與丹梯而並峙竹色兮松聲淒涼兮
杜甫余乃浩然興懷悵然悽楚樂極悲來黃惟斯故追往

賞

事於亡陳旦臨春與結綺謌香風於沉檀撼人間之麗美
何當百倍於斯閣終亦凋零而銷毀錫揚式之四香又驕
奢而侈靡彼冰山兮是恃竟何足以比致並漂搖於瓦礫
而同歸爲蓁莽矣惟河閒之禮樂暨東平之徽猷著藩屏
之良規流芳聲於青史顧賢否之異塗徒感慨於千古

續月中桂賦 并序

天朝遣命之初選仕謹慤鄱陽程國儒以前進士來守南
昌兵亂之餘急於求士乃設行省試命所代埜先伯父屢
部府君治書經先令渭公治春秋各以其業就試中鄉貢
題乃月中桂也府郡送魁多十名公亦在高選當時同輩
翕然嚮風儀少時習業嘗誦二賦不勝企羨久今侵尋
暮景而加以衰疾追惟先德往來於懷悵惘不能以墜厥
緒於是力疾追爲續賦一通非敢以紹夫遺芳將使後之
子孫見之庶幾知祖宗詩書之澤不泯也其有志者能無
激昂於斯乎

粤有靈木匪土而根託根月窟翁圍扶疏不春而榮不冬
而枯與天地兮始終亙萬古兮須臾枝連蜷兮相繚葉翁
蘤兮交敷日周旋乎后土夕覆被乎穹區想夫一氣未判
大化胚胎陰陽既肇不假栽植霧濡露養孕莖青葉東皇
資始於玉燭西兌司成於瑤臺登丹霄而將直依紫垣而
徘徊拂列宿兮不披經周天兮往來婆娑偃蹇玲瓏陰森
風雨不受寒暑不侵氣象旁礴亙古亙今華不淪於朓朒
德每同於照臨若夫斜河左界長空一碧寶殿風清瓊階
露滴擎金盤於瑞徽散天香於八極涵海鏡兮波澄瑤池

瑩兮涌白天上悠々人間寐々玉宇瑷樓今夕何夕乃有
羿后靚妝素娥妙舞霓裳初奏羽衣乍舉霓曲調均諧律
諧呂編鶴離巢以迎翔白鳥出林而軒翥影漫漫於蟾宮
賓粉丹於皂杵望舒逍遙而御乎冰輪吳剛徙倚而狀其
玉斧余乃求神農之遺經訪華陽之真逸為言性味可以
服食雜芳耕以調和化雲母而為漿駐容顏如嬰童壯筋
骨如金石殺三蟲而安五臟滋元氣而理百脈神仙不老
於人多益別燕仙棲又非飛木之所能匹方其泛沉溢混
青赤飛太和流翠深離玄圃豔桃六千年之花窮楚南靈
椿八十歲之春秋曾不為之脩息又若扶桑高騫交柯星
戢若華紫敷翠根錯節變不可齊實不可蒙曜靈舒光萬
古不成曾不雜乎土壤抑何有於高潔余既獲聆緒論又

覆紬繹固若得其要領終莫究其底極嗟昔之夜夢遊冊
府披天風而止征想仙侶於澂清叩鈞天之帝庭接廣樂
於萬舞於是歷太微扣紫宮入文昌披桂籍過勿陳謁太
一聽數拙以陳衷耳玄微之理々曰子實紬繹究儒術
豈不聞厥初無形混々蒙々輕清上浮者々其色重濁下
凝混々其質陽精為日陰魄為月々受日光含精載魄麗
天九行循環一終從黑從而各以其節三五而盈三五而
缺循寶鑑之懸空表虛明而照物亦隨物而賦形洞陰精
而契有何者為桂竹之一味余遂恍然而悟冏然如失數
洮筆而揮詞將以辭古今之惑心既暢兮神融復挈筆而
為之歌曰
有物翯々兮當月中澂逸逆兮流太空睨復歲兮夜復夜

莫知其始兮焉究其終我欲訊之兮超鴻濛虹橋渺兮將
焉從徒悵悵兮嘯秋風

感寓賦

茫々堪輿萬物並作動植飛潛氣亂交錯人生其間聊寓
棲託知誘物交紛紜揮霍劌目怵心神銷精爍白髮漸疎
紅顏匪昨日居月諸忽々罔覺若夫朝々公子要軒駕鶴
身都青紫傍依山岳入則高若廢厦重樓傑閣粉黛爭妍
蘭房蓮帳佳賓滿坐歌舞與吹竹彈絲千金一諾出則
流水滔々溶々混々玉勒雕鞍文茵繡褥鳴騶夜過衢衚
市郊直氣揚々々行路人未至此云胡不然一旦染極
悲生違閑情慮鬱閑孤獨引首相角憂々切々潸然淚落
里若窮擲就坐古併葉門入宿遊經宿於克團一室懸磬

十畝荒蕪衣重百結食不加食丘無東帛罌絕來粮饘々
靈積積々雨寒東郭履敝黔婁食單稚子號飢老妻啼寒
原生環堵兮穿窳孚叟蕭索兮蹐瑯柄々疾貧孰與溫存
乃有文士修詞綴辭含章揚仁潔行顛々昂々斗藪簪架
緗帙連床青燈寒案集莽秋室高詠風雅上宛虞唐錦肺
繡腸發為文章按芳塵於曹董擘逸駕於班楊於是鶴書
遙赴驥足高驤躡青雲而步武歷天衢而翱翔建功業於
當世垂勲名於旂常亦有窮年矻々白首山林抱兔園之
冊聚車灘之螢恭會稽之市鼓犢牧之琴老歎歎兮侘傺
志壹鬱兮沉吟至如服勤耒耜浮載舟楫物々吠寂沉々
江湖萍蓬秋思炯雨春燕壓土壓貂裘毛膝數白駒復有
來騎蜆利坐守廉居百工肆列有無相須夙夜孳々卒老

其區或山而樵或水而漁或驅而牧或負而趨同寓形於
宇內恒役役於朝暉又夕兮棄門空窮扣古清塵極周荒嶺
方丈蓬壺物太會合鶴駕雲狄對黃花兮微咲見碧海兮
塵枯吁嗟乎物不可齊道不可廣蜉蝣短晷殤子夭殂壽
同金石亦有時消歇所以通執殆而蘇同歸于化莊之堪
與童曰已矣古往兮今來吞與吐兮逆旅逝者兮如斯旣
馳波兮不回時不我兮淹留徒偃塞兮俯仰天高兮地厚
紛玄黃兮形色受人兮無點大化兮樸渺合散兮晝夜雖
聖神兮莫測

陽春賦

佳哉春之淑氣也御淑兮堅氷解凍而流町畦忽兮東風
瀟落遠山横碧含淸朦低佪兮揺撓貞于東方浩浩兮太
皥秉震而司芒欽居戶而始振兮鴈嘷嘷而壯獅繫草木
之番芷兮膺甲拆而句萌帶生谷而遷喬兮挑夭夭而始
華鴟翩翩其來歸兮就棟宇而卸家何柳絮之亂亂兮悠
揚漂泊乎天之涯寓余之獨處兮於詢詵而無陪見嗚鳩
之剝羽兮感戴勝之知春雨霏霏而土膏兮於京陽之昫
昫農東耒以樂耟兮封首耕而艱驅日遲遲而載驅兮女
微行之是遵求柔桑與白蘩兮逆女紅之組紃嗟余生之
碌碌兮徒管名於縉紳希於世而何乏兮隨伯牙之吟呻
時疊疊而遠遠兮老冉冉其逡巡攀前哲之遐躅兮竟駑
駘之後塵吁嗟乎洪崖箕箕滄水湯湯有仙人兮紅蕉之
裳望不見兮烟霧之淋淋兮玉女何白雲兮故鄕春而霜兮
旣濡眷松楸兮不能忘

[illegible]

叢菊賦

凛素秋之後節兮天宇廓而高澄悶衆芳之推落兮觀斯
菊之獨榮羣誇誇以淡淵兮枝扶疎而發莖繁兮華之承
撰兮揚藍藍之英英凌淸霜而犯寒兮兮託太乙之眞精雖
騈羅而雜遝兮亦素而各遂其生兮孟孟以瑩質兮金
煌煌而假晶爍采翁而絢彩兮霞成狀而氿粒露垂絲而
欲墜兮嫋凝升而不鳴羽迎風而婀娜兮抒擊露而乍傾
儼兩手而粗伍兮屢緜緜而婥婥豈大夫之新浴兮出華
清而獨立娶將洛川之宓妃兮非靈飛於清泠抑漢皐之
神女兮接明珠而含情慈世俗之所喻兮匪君子之德馨
緊翠袖之嬋娟兮倚素蛾於修竹酔貞觀觀而臨軒兮睘
泛金於佩玉巵巵觥以潔修兮白駒在彼空谷抑素履之
坦坦兮嬉幽人之貞獨紛既侇此衆芳兮曾吾遊乎瑾之
圃瓊兮聲以翱翔兮將以遠遊者山蒼蒼而雲冥冥兮
悵綠蘿之烟雨招紫桑之逸老兮攜三逕之壺觴拔天隨
與披翁兮續杞菊之後章靈均亦既餐英兮何自苦而沉
湘惟老圃之秋容兮抱晩節而自芳飲菊潭之甘潤兮日
欣欣而樂康重曰累幽姿兮淡以淸挺玉秀兮含精靈
堂靜兮月色皎中庭凛兮朝露灑流光馳兮歲將暮鴈嘷
嘷兮蟬無聲恥獨處兮抱貞素心惆悵兮難爲榮涼飈兮
振衣芳菲菲兮欲投物有感兮又哀哉人生兮幾時淑清
商兮浩歌聊淑萃兮擷佩

遊匡廬山賦

昔神禹之疏鑿兮奠山川於九區惟彭蠡之旣瀦兮淵巨

泱而為澗兮有山而西峙兮巖穹窿而㠝廓彼何人之守
李兮初卜居而宅其陽詢遺老而求其故兮傳其姓而曰
匡余於是攝五老於雲中兮參九真而翱翔攬香爐之紫
烟兮瀉飛瀑於石梁挽銀河於九天兮渟倒景之蒼茫雙
劍倚空而崔嵬兮漱灂灂之秋霜倚龍淵於絕壁兮瀉碧
澗之琅琅濯玉挺乎長松兮慨故址之荒涼捫蘚挺而求
古跡兮信德義其流芳紛淩風而遐去兮挹卓真之清覲
逕松蘿而歷九奇兮攬雲屏之幽側天宇豁其滄冥兮蒼
層峦於霄漢冰簾三疊而下垂兮浮珓流而珠散若飄於
而數轉兮恐霧於天半廻風搏而混結兮灼靈犀之澗
貫遊謫仙於松巢兮扣東林之譚句濟三峽而長吟兮聽
虎溪之泠泠并上方而登天池兮吟絕頂之高寒靈籟發
而淒清兮悚萬竅之爭鳴爲嚶嚶於幽谷兮猿悲嘯乎巉
峴熊咆龍吟之不可以留兮投空明之羽翰巨鼇突而撑
空兮何神化之游泳披裴而撫飛翔兮仰石磴而高攀
出飛閣以延覽兮付江山於一瞬紛葉忽其翻翻兮猶雨
花之亂隨訪竹林之古寺兮云隱迹之龐雪流鐘磬於巖
竇兮與香露兮何婀娜紛騷騷之深谷兮繚綺錯而彌張過
淵明之栗里兮三逕沒而已荒挹高風於千載兮攀逸駕
於羲皇余思夫古人而不得見兮拄杖松而彷徨望白雲
之悠悠兮舉紫霄之蒼翠迎鸞鶴於空中兮驂群仙之環
珮臨黃池以擇潤兮奇石偉於絕代酌驚溪之一滴兮亦
何有乎滯礙遂蹁躚以遨遊兮仍羽人於丹丘陸子爾
余於石壇兮欺星河之欲流余既幾夫玄覽兮悵回車以
復踏度松關之逕逕兮問樓賢之故處乃少室之山人兮
甘嘉遯而來居抑棲賢之仰止兮藏韶册於奥區振吾袂
於高岡兮狀天風於雨夜鹿呦呦而思岑兮聞紫鳴之遺
猜洞金呼而隱約兮山幽幽而無人葛漫漫於樛木兮石
磊磊乎蹁躚情舒乎元牌兮哀慙吟而氣聽呻余既感
此而惆悵兮陟排躇於榛荒林蘋繁於沼沚兮就童階而
薦觴逕卿乎風飛雲壑兮聊詠歌而徜徉良既吉余以欲
慕兮送余篤乎寒蟬啡啡而寒鳴兮草萋萋其久露松
陰陰而日暮瞭瞭兮形晝晝之烟霧亂以汨吾遊兮北征水
茫茫兮山青松鴛鴦兮連步訪古蹟兮窮匡廬山之人兮
渺修吟黃柳兮思独漬清風兮六合淵冰玉兮高秋踏采
兮歸來求山人兮林丘

歸休賦

嗟余生之蚤衰兮惜風淫之見侵臂牽聯而痿痺兮足蹣
跚而不任叢蘭渴以淡波兮隨西又告余以情職何虛扁之
不遇兮遂淪沒而日深愛削籍於金閨兮聊膺霖而沉吟
荷
聖眷之不遺兮御兩清而趣名肆奔趨而不佚駕兮莫及
户而振椑逵
天顏於咫尺兮
聖情爲之惻愴竟沉綿而伏枕兮
鑾輿遘而陟方攀龍髯而莫及兮 望蒼梧於渺茫八音遏
密以拱聽兮戚仰戴乎
皇光余恐遺先於朝露兮悲年歲之不吾與託金蘭以隙

詞兮猶眷留而弗許心惕。而靡遑兮日矯首而延佇憔
上公之並臨兮致丁寧乎
天語繼三接而稱
既兮便命紛其考午龍章燦而照回兮儀
賓筵之當宁竊榮名而文妨賢兮知素餐之無補切
寵恩而撫已兮輾懷慚而悽楚余既感此離別兮積遑、
乎其去也出都門而踟躕兮抑性靈修之故也駕扁舟而
揚颿兮泛潞河而超渤海正春陽之發舒兮萬彙騰乎其
光彩樹冉、而飛花兮山蒼、而崗嵬水馳波而東注兮
草薰、兮煙靄歷古跡而策短笻兮弔昔人乎安在牛羊
牧豎以躑躅兮徒以增夫一慨過汶泗而浮淮兮泝大江
而南征

神州龍蟠而虎踞兮佳氣鬱葱而晶瑩指彭蠡而經虔兮
指五老於空青如顧存余而不返兮問青洪之舊盟遵石
頭而夜泊兮眺入乎故章之故城童稚咲而牽衣兮攙父
老而驩迎何日月之不留兮又
宮軍兮是覲念同軌之畏塗兮復會皇而東下川途。而
風飈。兮曾不舍夫晝夜謁
二陵於天壽兮淚橫流而交酌
神陵降於剡天兮覲新宮之巍、
皇仁閔余之驅馳兮抑又悵乎宿昔頒衰颯之不可以留
兮兮淚頫乎
宸鑒於我
嘉思兮余負懷衛而深微老驥猶戀乎君之軒兮徒惟塞

六

兮不可以騁騄駬翱翔乎天衢兮旋回車以復路朔風振
乎潞渚兮漂河冰其交江悵淹留於卅載兮勤諮人於旦
蔡然熾發春兮驗蒼鳩之先鳴滿棠梨而問載姐兮貞驪
駒於諸生風飆。而吹衣兮恆濬浚而揚舲歷舊遊而周
覽兮亦竊惋乎余生之晢。駐余棹於章江兮水冷。而
山明遊先人之故廬兮趁成文而增承嶠岫嶮於戶牖兮
簡冊封而塵翳卜幽隱以栖息兮渫邇遘搆於南郊觀清池
而築圃兮幽懷擂而剪茆頫遊魚之圉、兮挹黃鳥之交
交雉翔、而將繼兮見翎、其來棠樹陰、以連遲兮花
黃、而秋條枉細幽之壺觴兮歲以望余之寂寞余既安
於所窮兮遠井邑之紛囂彼不諒余之中情兮反觀謂余
之孤高余素性乎狀介兮匪時俗之所能移聊逍遙以卒

猶兮時矯首而遐思幾人澀乎河潢兮隄盈、之秋水寓
離憂於孤桐兮抱明月而延企君子戒乎素行兮惟益勵
乎餘齒乩曰已矣哉日居兮月諸人生兮泊兒何爲、兮
頻忭安素履之坦、矢余心而弗渝

述夢賦

登高樓之崔嵬兮軼氛埃於層霄天宇霽其洞虛兮除空
明於沈寥綺窗珠綴紛玲瓏兮風飀、而下飄覩真人於
玉臺兮察彩鳳而逍遙披太霞而進謁兮豈寵賜余之存
既啓臺文而欲授兮頹塵昏之未銷既食余以熊羆兮又
飲之以醇醪琴高鼓以清瑟兮飛瓊歌雲以送王喬而
宿之兮吹參差於鳳匏何處子之綽約兮竊睨而戲翠
翹肅斂容而不敢訊兮欻凌風而寫迪余惝怳莫知所如

兮王子喬余以遊遨挾光景以凌厲兮溯星辰而上朝與
扶桑之東枝兮攀若木之高柯騁神駿之晶晶兮天吳出
而彝湖兮遊鯤之鄂水兮倏冥冥而扶桂振余袂於衣仍
兮騰余髮乎陽喬非峨嵋而漱玉英兮涉瑤水之蕩濤倉
室闃其無人兮悲緒桃之不實蕭青乳而高馳兮遇方諸
而一息珠宮日開崖泉兮蔭玉樹而藹瑟接飛仙之冊。
兮推弱流之無極溘出去而不返兮游告誨於河伯隨奇
父之不知止兮哀巡公之又戕名余異於杜宇兮截雄虺
之九首獅對猙於萬里兮翱遊遊乎何有命鹿辰於淮溪
兮把支祁於龜山挺倒挂於青丘兮揭杌逐乎荆蠻射雲
深藏而遁跡兮蛟蝘匿跡乎塵淵擬余濟以儃佪兮飄然
游乎瑤之圃步春臺以夷猶兮睨鈞天之萬舞幸余逢北
休嘉兮內欣、而和煦卷回車以貸路兮順凱風而曾舉
山宜、而雲宜。兮佳木秀而承宇紛紅蘭於廣術兮喜
兮菲淇縈乎悅然乎賜來兮惟覺時之寂寥寄遐思於寥
廊兮玩孤兮而吝與

楚辭

續毀鬢辭

雲憑、兮結脆鏡而臺空兮夜迴永夜聲、兮猶珠輝素練兮
絕漾領溥命兮不如無生朱絃斷兮流哀聲念殤子兮眾
之裔有女弱兮嗟嫣婷山高、兮上有石身不化兮長太
息星霜易兮時屢遷苗種穌花今就實命之薄兮心之悲
誶罔極兮我姑慈事朝夕兮或乖缺蒸蒸需熱心知之害
颸風兮何颸環佩委兮乱陸離闤靈兮仰贊矢死兮不渝
泪浮班兮箕蓓鳴璧之毀兮擅之難日輪迴兮不可以企
斯換蟾兔兮桂魄隱憶夫昔兮駕瑤輪惜往日兮思遙近
魂已遊兮情杳迫深恨兮匪良圖香泉臺兮守以默天宇
澹兮慎哉桔揭

遊荊門

雖喔喔兮揭翅欲將出兮天宇高煙空、兮既歙芳菲、
兮承條轎於遊兮荊門觀佳氣兮氣氤氳扶踈兮輪菌忽
形、兮無垠青靄兮繽紛如飛仙兮綽約吹竹兮彈絲揭
清磬兮入夏廊將回風兮度幽披紅芳兮聽絲渺佳期兮
浩蕩照綺羅兮華采鳥鳴兮亢、平疇、兮驅騁聊逍遙
兮遊遨

訪石鼓

有石兮鼓形質磊、兮堅貞始柔伏兮孕殘寔圓靈兮隕
星玉人兮追琢刓方兮就規越千祺兮不泯差神物兮司
之塞周道兮寢微宣中興兮奮發天戈兮四揮驛南征兮
北伐狩方兮戴安獯狁兮推殄方名兮桓、豐稍哀兮仲
山文誼兮武烈流二雅兮詠歌鏗鍧兮炳煇昭耿、兮不
磨繫端拱兮法宮四海聿兮來同選徒兮行狩吉日兮卑
攻岐山巍兮峩、紛旋旋兮央、避馬兮既騎避弓兮斯
張儦、兮遲、矢激兮陰蜀選、兮貫、君子樂兮逌屬
汧殹兮沔、鰋鯉遊兮重淵充庖兮登俎鱻、兮潔鮮麀
鹿兮雉兔左攗趨兮右顧君子兮逌樂趨、兮孔庶盤衛
兮既平天子兮永寧康驟兮中教言還兮鎬京左右翼兮
委蛇驂赤芾兮光陸離臣稽兮再拜球丹兮流滋繁星斗

兮錯落與雲漢兮照四珊瑚樓兮騰形玉樹春兮菲、璞
珮錚兮高風飛飛淮蔚兮蟠蛟螭誕紀功兮刻石亘終古
兮無極歷歲華兮既遠卑苔斑兮蘚蝕苔痕兮剝蝕不漱
湯兮日炙野燒兮生、亦何悲兮然並抗下慨兮棄擲復
宛轉兮流傳瞻以形兮見得乃幸兮獲手天全龍、兮璧雍
鼓鐘兮難、宛齊度兮深覆惟日龍兮望容其從事兮擊
拊嘆人文兮無窮

登金臺 臺故在易州

登高丘兮騁望眺余懷兮太息昔人兮卧龍既千古兮一
日後七雄兮虎鬭肆游說兮鯨波揮闔兮旋捕嗟仁義兮
莫收列館兮采宮有來兮先、詒謀兮未遠哀望諸兮不
終而士修兮信其出千金兮能致客、兮宜丘柯街匡兮
求[illegible]曠宇、兮野蒼風蕭、兮落木黄乃[illegible]飛兮爭栖鴻
寘、兮高翔

謁文丞相祠

大廈兮既傾宜一木兮能支惟夫子兮運[illegible]其不負兮兩
天天茫、兮蜀諷複覆錬兮何心志從徐兮不白浪浪、
兮盈堞晚虎口兮危疑卷中道兮失路風塵兮汨汨心鬱
抑兮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濤、兮汪洋淵靈兮何許雲
冥、兮山蒼、寧謐兮空抗期王室兮再造忽討[illegible]兮竟
斥嗟赤子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族兮雷張何將運兮迫
阽肆披猖兮見勢失死兮那渝哀鬼齊兮不忘向因兮蒙
景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兮風悲遺祠兮鬱宮
儼肅、兮令容神道遠兮入極騎箕鵠兮駕青龍汎耿光
兮天地與造化兮為徒

望居庸

望[illegible]都兮[illegible]闕兮居庸[illegible]兮[illegible]許[illegible]、兮凌
風拔[illegible]、兮兩山臨[illegible]兮[illegible]、兮結駟人肅
肅兮木葉[illegible]兮關、況鳴琴兮清[illegible]仙人兮昔
降道[illegible]兮不刊[illegible]兮[illegible]乃傾余兮一[illegible]黃鵠
兮[illegible]兮入青[illegible]
乘風[illegible]兮入[illegible]四海兮
寄一

潮水[illegible]

洪流兮[illegible]石梁兮[illegible]波、兮激
湍[illegible]石兮[illegible]、[illegible]沙兮浩漫[illegible]余[illegible]兮[illegible]天門兮
九關雲飛、兮來迎水冷、兮山青回度兮遠響生木
葉、兮鳥鳴驚余欲訊兮九河碣石時兮[illegible]海兮
無極恍凌風兮浩歌

弔望諸君墓 墓在[illegible]

邈余駕兮[illegible]兮高丘招遺[illegible]兮問訊曰夫子兮
[illegible]幽方金臺兮[illegible]、兮[illegible]問何夫子兮好修亦
驅馳兮鸞鳳振[illegible]兮高舉下齊城兮建[illegible]水時不可兮
流留怨中[illegible]、兮[illegible]不出惡聲
俾反戈兮相噬心不忍兮辭職[illegible]兮[illegible]故子遂兮
[illegible]自古兮如斯嗟夫子兮抑又何[illegible]兮[illegible]野蒼
蒼兮雲[illegible]弔夫子兮雖功業之不就[illegible]千秋

題蘭二首

綠葉兮紫莖、兮服衣悅臨風兮紉佩悵僊蹇兮忘
歸
幽蘭兮谷中幽獨兮兮春風披鳴琴兮撫水冷、兮山
空

題畫二首

十蕭、兮山春[illegible]湖兮水點、何然外兮空繫之獨居
兮無鄉
山蒼、兮雲深獸作人兮何作快杜若兮兮洲芙蓉兮
遠活

秋風辭三闋

秋風兮淅瀝天宇高兮蒼[illegible]鳴兮幽武蟬悲鳴兮向夕
蟋泣、兮飛揚月皎、兮夜流光繁星熒兮凝天寒獨宿
兮空堂瞻[illegible]兮望太微心耿、兮神馳乎天河兮在戶
露忽零兮沾我衣
秋風兮蕭瑟芙蓉華兮露白隔離、兮南翔遠默、兮廣
陌嗟芳發兮乘領視花、兮色凄滿蟋蟀兮在宇顧形單
兮獨影桂樹兮閑、谷幽、兮雲寒山人兮獨往倚桂樹
兮盤桓
秋風兮蕭條木黃落兮山之淑野[illegible]兮林幽猿登獸兮
夜噪山中人兮獨居女蘿衣兮氷雪[illegible]猿嘯兮不寐步
明月兮踟蹰踟蹰兮徙倚流光馳兮歲云暮[illegible]若華兮紛
紛其晚、兮遲勝

擬招

山蒼、兮崎嶇木萎、兮山春[illegible]兮[illegible]谷幽、兮水
亂、草芳兮澗[illegible]泉流兮鳥鳴君之歸兮雲縱、其來遲
君不歸兮使我心悵
山深、兮林[illegible]木[illegible]兮山秋桂樹鬧、兮枝相摎猿夜
鳴兮啾、有[illegible]兮可[illegible]有杭兮原時幼幽蘭兮蔭松栢君
歸來兮樂琴書以逍稍

古曲歌詞

秋鴻曲

朔風天[illegible]、鴻雁行嘶[illegible]遠別出塞更高翔湯漾
煙波之縱[illegible]時出暮夕稻梁呼群下影
參列[illegible]相[illegible]、鳴[illegible]、影[illegible]兄弟無恙各
在天一方抱琴對明月那能奏清商

幻操山

銀河高、攜碧落夜靜微風動簾席樹頭露零正烏棲空
懷明月開深閨
階前候蟲鳴唧、機上美人不成織含情下階望天河鵲
橋橫東正無波
繡羅作帳玉爲屏[illegible]結帶[illegible]下寒雞叫只
恐忽、曙[illegible]
夜半烏啼月將落[illegible]照羅衾抱琴試鼓白頭吟凄
凄切、難爲心

烏夜啼

秋高碧樹凋梧葉夜靜銀牀[illegible]美人堂前看明月啞
啞枝上啼寒烏、巢裏[illegible]九子哺[illegible]凄[illegible]孤彈得
琴中夜啼曲難[illegible]不見空自娛

採蓮曲

荷葉高低覆水瀉無下花紅露濕採蓮渡頭風正急風
正急移船看渚停、雨霏、
湖中花豔照紅濕湖上女兒新蒨曉清歡妙曲隔花鬧隔
花鬧勝宛轉歌難親心獨遠
採得荷花香滿衣與郎相見思依、暮渡湖上莊舡艤並
船搖桂勺搖波弄落明月

白紵歌

昨日之日不可留飛光已逝如波流嗟、少壯終白頭願
及芳時佳遊邀復笑歸當筵歌白紵清絲急管間以妙舞
行回玉杵罷如何不樂空遲佇
堂前花開魏春陽錦屏開暖羅綺香擁嬌娥鼓皆高張美
人起舞紅袖揚滿堂歡、樂未央但恐一夕秋風涼空自
徘徊明月光

白紵舞歌

錦筵銀燭照揮組絲竹怨揚薦芳醇美人醉來白紵舞紅
袖低垂嬌不舉
玉佩丁東羅袂紅纖腰對舞綺筵中落花宛轉縈芳叢
雪飄飄廻曉風

古出塞曲

少小事戎行許身漢飛將逸氣每凌厲壯心多慨慷昨日
羽書至匈奴近邊障耿、不能寐上馬馳北鄉寶劍耀龍
文雕弓挿虎韔橫行絕域中颯、雄姿王除風度漢高校
氣連雲混一箭落氈頭群胡膽已喪單于獻穰門關氏忽
穹帳忽在沙漠空留頭身彼劍歸來稿勳業歆從麒麟上

折楊柳歌

昨日青青翻今日花已枝苦心獨徘徊折楊柳流光如逝
波韶華能幾久
燕、羽差池歎此景凄婆復道飛折楊柳即去茂陵
路遙遠闕中春
幽蘭生谷中亦知及春陽絹秀含清風折楊柳芳馨終自
持幻佩待歌取
寒中玉桐其有此情別來玉指間幾曾折楊柳臨邛夜堂
曲打知不思學
寶鏡久不照雲鬢如浮雲、當奈何折楊柳中心徒自
知空後誰如聊

四時詞

春風吹簾斜簾開飛柳花美人高堂上見此惜年華、、
容易隨春草一度賦何須中哲
碧水沉迴塘新荷臨曉塘有花臨妝粧笑此雙飛鴦鴦
宛轉迴塘路相對翻、還暮、
秋露白如玉梧桐落疏絲文犀簾拂雕紋金鎖銀燭銀燭
輕搖隔窗照孤影熒、夜不眠
葉落深閨靜霜吹寒霜落王井東窗夢以寒夜永夜永
銅龍漏點咽小窗斜對梅花月

長歌行

東海隨水西流入瑤池中有仙人弄樓觀王參差彤霞
影綺欄翠殿光陸離丹霞閑望瞬錦瑞芝日出扶

掛月挂珊瑚枝阿母勝私淑有東駿穎鵠亭亭金作節與
丹霞爲衣飛飆路神女獻雲來安期相去萬億里歡會不
可時琴高滴揚鼓王子玉笙吹食我以麒脯酌我以瓊巵
哉絕方諸苑瀛洲閬風洋似貴頹色好那知六年馳不見
瑞化花宮歌乃宴韓

短歌行

前有樽酒揚眉咸歌少壯不余世當奈何睹彼芳樹灼灼、
共姿清風颯至落葉辭柯歸鵬翩飛悲嗟不息空江鴻賓
之海泊路何爲大畏懼雨當來絲玉柱汎門洛陽宮、
昧谷有駁之從可以未從更當東觴

江南意

狂風吹游絲亂拂無定向若將比郎心郎心更搖颺采采
芙蓉花那能娟春華含情照秋水孤芳徒自嗟

結髮行

小小爲夫婦結髮晉宮共如何中道間棄置不相保抱恨
匪良圖憂心怨懆懆、世上豈無連理枝階下偏生斷腸草
殘粧收了鏡幽意托孫琴絲絃深閨中夜聽白頭吟

結交行

種樹種松栢莫種桃李花結交貴謹始末路空歎嗟桃李
易零悴論顏道苍龍松栢不改色挺然凌歲華大道自坦
夷人心多路岐緬彼方寸間對面不能窺相逢徒莫、何
由展襟抱知怜睆睆鳴嚶嚶、幽谷無人春已老

遠行歸

去年與郎別楊花飛白雪今年候郎歸楊柳綠依依、闢郎
買船下湘渚日日門前望行旅行人爲君說端陽排徊曰
蒙家送從戍回河房對鏡下新粧明知清角餘但愛明
月光、照儂涼夜水吹長燈花撒六出好事從來不浪
傳明日卄六是好事

巫山谷

幸落命聽妾言夫行何所到前妾當來何山有泥劉水有
妓嬌川塗遙復相示無家湖風吹衣雨雪中、洞房驚懔
神情爲君哭嗟儂應於心不揺

竹枝詞

湖上聞郎吹竹枝湖中蓮葉使輕移忽言知度瀟湘去折
得荷花寄與
聞郎昨夜下巴東灼灼封苔、山萬重、片帆吹飛不定不
知何處有郎蹤
船頭相對浣花飛船裏風來雨濕衣獨倚蘭橈下蓮渚迎
郎不見人空歸
荷葉亭、秋色蒲露珠風吹不成圓自憐顏色非前日羞
把新粧指水看

楊柳枝詞

春盡楊前雨放時千絲萬縷綠垂垂、無端却被風吹起撩
亂春心不自持
草水和烟萬葉垂倚風飛絮晩非、莫教吹落長河去化
作浮萍無定蹤
門外春風楊柳枝去年折柳送郎時車輸一去無消息只
有長條依舊垂

畫簾風動影絲絲，曳綠搖金畫景遲。睡起倚闌看蛺蝶，蝶鶯
聲只在最高枝。

調嘯詞

明月明月，今古幾回圓缺。天風吹上雲端，瓊樓玉宇露寒。
露寒露寒，露擬藥誰冷顆兒。
綠綺絲絲，寫得高山流水。海天煙霞夜夜，明月松風夜寒。
夜寒夜寒，寒夜鶴歸銀河初下。
精衛精衛，滄海填來幾歲。北來飛去湖湖，但見洪濤碧烟。
碧烟碧烟，碧烟栽孤飛短翼。
泥滑泥滑，泥滑道上關門車轄。滾滾切切，依飛不足，行人遠歸。
遠歸遠歸，遠遠只恐山頭日晚。

三台詞

一陣霜風乍起，半窗月影和斜。寶匣燒殘香篆，銀缸落盡
燈花。
坐穩錦茵重疊，醉來烏帽歌斜。誰道青城關月，白憐銀海
生花。
樓上角聲嗚咽，天邊斗柄橫斜。酒醒風簾搖漏，殘月在
梅花。

序

思紹堂詩序

聖賢之業，得其人則紹，不必皆其子孫；然于其人不于其
子孫，必其子孫之不克肖也。堯之業，舜紹之；舜之業，禹紹
之；紹禹湯文武之業者，啓、太甲、成康也。孔子於堯舜文武
之道，祖述而憲章之，紹孔子者，顏曾思孟也。後乎孔有餘
歲，周程張朱則紹聖賢之絕學者也。其間有若邵子者，其
業傳之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所謂物理性命者，具于
皇極經世之書，蓋可見矣。程伯子嘗推其源流，遠有端
緒，然邵子沒而其傳泯焉，蓋其自得者汪洋高大，非淺
之為備者所可窺也。余嘗聞諸鄉先生言，有元臨江杜清
碧先生博學多聞，於皇極經世之學。然余生後，不及見
先生，莫知其源委，及得其懷友軒文集之，信乎博洽之君
子也。後又得其所知先生講論，有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
千歲合為一日，以天下合為一心，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
制禮作樂，而於古之盛，信乎有得於皇極經世者矣。今
其孫德樸以思紹名堂，蓋有志於先業，所狀者既詠歌之，
復來徵余序。嗟夫，皇極之書雖存，而性命之理甚微，嘗博
之學可望而志一之，抑難會。然則，若何而紹其業也？亦曰
思而已。蓋思曰睿，通乎微者也。德樸其勉之，庶幾克肖焉。

元宵唱和詩序

史記樂書載漢家常以正月上辛，以夜祠大乙甘泉。徐堅
謂今人正月望夜然燈，是其遺事。或云漢武祭五畤通夜
設燎，此張燈所由起也。後至唐宋，有弛禁放夜之令，其事
遂盛。由此而言，世以元夕為燈節，其來久矣。大抵朝廷無
事，區宇寧謐，民殷物阜，而天下之人得以安其燕遊，無復
佚之侈，則太平熙洽之化於此亦可見焉。今年春正月十
五日，左庶子兼侍讀承嘉宴諸僚設宴而觀燈之會。入
夜酒酣，光彩照席，英采牡丹根株，花葉燦然于鋪俎之上。
縉紳在席者咸詠以詩，而右庶子兼侍讀廬陵胡光大為

之所止以序屬余、惟古之君子日用興作嘗有玩物之戒若嵇康之鍛阮孚之屐桓伊之笛顧愷之、畫非不傲世絕俗然未免耽溺於物而去崇雅之意豈在斯乎誠以聖天子在上天下康寧吾儕以編錄于列雖無裨於治化然幸以文字為職業乃得優游於侍從之間者皆上之所賜也今茲休暇接時燕樂而觴詠翩酬奇濤迭發豈不可以敘朋游之好耶。同家之盛矣乎得諸名手皆從為之序云

送趙宗周調北京國子司業序

師道之不振久矣吾元為甚余聞諸故老先生云虞文靖公嘗言初元之建學也自許文正公是時風俗簡略人材樸茂文正因時立教一時士翕然從之既許公殁而學政浸弛師道日廢及吳文正公來為監官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又以浮議鼓扇公遂不懌而去他日有麻里為司業者諸生群然衆張手迎此錢非在我之言為閫咸里出倉卒未能即對運曰錢非諸生送以此語揚其座繼而虞公子翼與虞公來掌教事始教之日諸生有寫東坡洗兒詩于行舍壁間詩中有愚魯二字意蓋指二公也其驕蹇傲誕類如此可勝道哉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膺君師之作深知其弊故於建學立師凡若此者一切禁戒而痛絕之本道德以為之訓道興禮以為之法嚴教條以示之約大而品節次第罔至詳察俾過不及者一歸于中正故為師者得以振其紀綱為弟子者得以安其禮分數十年間多材大夫士彬彬華出而人材治效之盛邁于前代遠矣

皇上聰明睿智治定功成首幸太學

御筵講經文武列環橋門觀聽者以萬計業新乎文教光昭乎鴻業繼志述事人有以超軼前代者也天台趙季通先生于時方得博士嘗被

恩擢矣今以司業調北京監掌其教事余聞其于將還祖餞于都門外館閣諸公送之江之滸有拊而言者曰司業往矣公可無言乎余曰趙先生之德之才

聖天子所簡拔人之所共知何待言耶雖然余又嘗聞昔安定胡先生學人以法度檢束士初其往少能安之久乃化服數百年間世君子稱能振立師道皆安定其人也故君子所存不小近者當要其成遠者有其道古之道記曰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先生持此以往鑒前代之所失體

皇上之至意遵

太祖之成憲與其君子日從事于詩書禮樂講明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振起乎斯文以淑諸人以行諸世庶上不負

君命下有以慰士子之心先生往矣余日望之

金諭德北征詩集序

永樂八年春二月

聖天子親駕北庭御群帥以統六師詔群寮扈從之臣妙選將相大臣暨文武之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與學士胡公庶子楊公皆在帷幄秉代言

之政機與戶部尚書夏公時被
命留北京
鑾輿之發拜送于郊見吾幼孜扈蹕從懽且服矣馳騁
於屬車萬騎之中莫不壯其志而榮其行也及
皇師滅虜而歸幼孜乃出示北征詩集屬余為序余誦之
見君于前途路之所經風氣之所接山川關塞之所登覽
雲霞草木禽獸幽明之變與凡師徒之次重容之盛既得
以吐其奇氣見之咏歌矣而於沐浴德澤之已賓謨謀之密
親際風雲之會而發揮乎歌頌之義者雄句傑篇麗鏗鏘
有以遠揚天聲如金鍾之鏞震乎寰宇之外而光前振後
者有非他人所得與也故是編之作非特為一時榮遇而
已蓋將紀千載不朽之盛事而傳之無窮焉幼孜之志亦
或在此乎淺之覽者固將有得於斯文哉序以弁其端

楊氏清白堂詩序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講建安楊公勉仁以清白名堂
蓋有取於其先太尉震之言砥礪自修將以振起門閥光
紹述先志學士胡公光大既為之記暨士大夫又歌詠
之而屬余為序余嘗登勉仁之堂虛明爽塏四壁之間灑
粉為圖松篁山石之觀清陰蕭森之意超然乎塵埃之外
如即山林幽栖之境翱翔以遊而乃座席其右清談賞焉
絲琴賦詩引觴命酌賓主之間暢然而適閒然而樂油然
而忘乎日之夕也清風灑衣明月在庭景與心會物我併
冥余頗勉仁以時也不知堂之清何人之清仁也勉仁
曰即斯可以推吾名堂之意矣太虛寥寥纖翳不生八荒
洞徹無有彼此無物以為之累也靈臺湛然虛室生白何
思何慮夷實如一無欲以為之累也吾觀古之君子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臨乎憂患顛沛之際卒不以動其心
者志有在焉彼以於事業替於行利將以為子孫後
世計者之所為也先太尉淵然而知之退所以遺子孫者
在此而不在彼也嗚乎慕紛華者又可與樂道嘲嗜欲者
不足以語淡泊勉仁承先世之餘休際
國家之興運有
皆天子侍從之臣列金門而從容儒雅謀思翦獻以贊
皇猷然猶勉孜孜夙夜振身篤行惟恐弗逮以承其表揚先訓
於無忝乎日出入尚相而不敢怠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勉仁有之由是而之為所以繼先志而益振其榮光者
寧不在茲乎群公之什粲若貫珠顧余不敏序以為引

冰雪軒詩序

天地間物之至清至潔者無過於冰雪而君子尚之而將以
肖德勵行也然冰雪不常有而君子清潔之志意無時而
不存以無時不存之志意寓於不常有之物此吾友諭德
金公幼孜冰雪軒之作意蓋有在焉幼孜之來北京也其
居當闤闠之中車馬往來而靜遠邇繼之相閭每退自
玉堂燕休之際思有以屏其塵囂滌乎局明乃於所居東
偏闢一室覆其中號其楣以冰雪天光日瀉風月之夕
皎乎如在冰雪中幼孜欣然有得嘗與吾所往來者各賦
詩以詠之屬儀為之序君子居室日用之間有銘焉有箴
焉揭其操存省察之要以勵戒其意消遊逸之私而操修

之貴德與行而已德之明足媲而日新同夫雪之潔行之純白而不污類夫冰之清如此則志之所之心之所存無所往而不清無所往而不潔而茲軒之扁亦猶盤之銘座右之箴豈徒尚其名而已哉抑余側知致先公嘗以雪崖自號洎義著于鄉邦皆然有古君子之風人稱之雪崖先生切致佩服先訓亦身行以循循然無遺而清修潔爲可謂善承其家者矣士大夫擬之劉凝之父子昔凝之父子以德操重於當時然亦謂其人冰清而玉潤鄉之長者遂以名其堂所以大其光於後世者至于今不泯也然位不滿其德君子惜之今幼孜爲

聖天子侍從之臣以文章翰墨事至治御底得惟

具贈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存瑕光宗有序至矣凡造茲軒者朗然如游山林冰雪之鄉清興之發有不能自已故珠玉之富盈于簡簡而其事之美將籍不朽豈直爲一時詠歎而已哉

友桐軒詩序

金川之玉峽毛澄訓其先吉水人父嘗爲陳氏贅婿始徙今居洛詢性嗜琴以友桐名其軒今年秋領鄉書將之京求賢士大夫之賦詠先余爲之序夫琴者古先聖王之雅樂君子無故不去於蓋取其中和之音以養中和之德動盪血脉流通精神格神人和上下移風易俗合於八音宜乎君子之所尚也余少時亦嘗從事於斯承顏歡之際先祭酒公聽之嘗曰吾聽白雪有八荒無應高簡俱棄之意聽春江有波濤洶湧魚龍鼓舞之勢聽漁樵有伐木丁丁山鳴谷應野猿幽鳥之音聽猗蘭有楚江湘浦和風麗日幽人詠士之興聽夢蝶有蘧蘧栩栩齊物之心聽御風有遺世欲仙泠然舉之感於離騷楚歌則如逐臣寡君曾士悲歌慷慨不勝其情也於長清短清則如雪天清曉風鼓瓊林鏗鏘之振乎鎔鑠也於水僊則有聲響明淨流光激揚滄浪之樂於大雅則黃鍾一一始終條理有太羹玄酒之味獨於秋鴻如萬里關山黃雲白草呦呦入塞風迴急馳霜降水落月冷空闊沙汀渚啾啾嚦嚦碩侶呼群超然遠舉而琴於時而成乎又嘗承之楚林得侍

太宗文皇帝於武英殿講讀之餘

嘗命出御音泉和彈渭濱之操雉之以猗蘭之曲和鳴雍雍

宸情適德游魚出聽於金河龍驤仰止於天庭感通之至風儀獸舞品物咸遂于今三十餘年矣嚴白髮未嘗手之不仁每對桐君不能一一加指於冰絃之上直憶君臣父子之間悵然今昔不覺涕泣之交零也吾詢以英妙之年得琴中之趣而又取以爲友迥然拔乎流俗而使彼俗者斯遠矣雖然君子之取友不止於斯也自鄉而國而天下所以輔仁成德者必有其人焉以友鄉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御思乎古之人論世尚友又必有其人焉不然歸而求之書先尚書之事業侍御之風節神童之文學皆子孫之所當繼述者洛詢勉之異於吐珠玉發琳琅則有待於能賦者云

友竹詩序

江陰朱紹昌性嗜竹其室之左右前後皆種竹其家居

未嘗一□不與竹接也因得蘇長公墨竹一枝遂自號曰友竹持其卷告於門將以詩敘請序於余余之曰羽友彝倫也人之取友或以義或以仁親或以文會或相須以孝德或麗澤以成業故載之於易詠之於詩列諸經傳聖賢之教昭昭矣夫竹植物也無足數者人何取於竹爲善繼以取友以義以仁以文其德之渾者此紹日用所不能無也然人各有所尚有謂之所以知靖之於梅濂溪之於蓮靈均之於蘭其志固有在也獨竹世之君子尚竹焉衛武公猗猗川於中散王子猷太丹陽之筏且以竹之謂無紹營觀夫草木之中能其秋零朝榮夕瘁者有之惟竹獨四時而不改余則友其同也揉而內潤而動者有之竹獨直而不撓余則友其中立不倚也挺而拳室而寒者有矣竹獨中空而通理余則友其虛心而受益也柔而脆夭而折俯而屈者有矣竹獨勁節端操凜然于冰雪之中余則思夫砥礪友其名節也夫是數者紹之所友也求之夫人身或不備焉人詢有疑紹斯名者公知言故以序請余復之曰紹聞有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至於一國天下以友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善紹於斯蓋亦頌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詳其躬以求友夫其極則取友之道豈徒一一物而已哉善繼之祖子昇故元時爲紹興幕官有能名善繼今以才舉將有祿位非荒間插看者比余故告之以取友之要而廣之他日措之行事必有可觀者矣

竹泉詩序

朱琦善慶江陰人也家居文林里承先世之業號泉種竹以自娛因號曰竹泉亦志也其兄善繼以作述來京師求賢士大夫爲詩文以表章之且屬余序蓋物生天地間草木之用於人最切凡食飲衣服之須宮室什器之材無不資焉而草木之生又有資於水泉矣夫人之資其用者無然取其類以似德者必清修雅潔之士乃能之故菉竹興君子之學泉賦觱沸之思豈徒然也哉予森列蒼翠玲瓏散綠陰於三逕來清風於一室勁節虛心脩然乎寒暑之表君子取之以養心也涓涓乎出谷含乎淵遠溶漾以達乎江海混混其流不舍晝夜君子取之動以觀德焉靜觀於竹觀動於泉則陰陽闔闢之機生意消息之理亦可因是而推之矣瑞居暇日屏遠紛擾絃琴而鼓南薰之操濯纓而續孺子之歌法法者與目謀瀟瀟者與耳謀日在天明月當空於斯時也靈臺瞭然沖襟洒然形色泯然無一毫之芥蔕凝然乎如超乎物之外而不知此身之在人間世也此其自得之妙者有之而難以語人余樂之而從能言之而不能有安得载扁舟於暨陽叩其家於中酒抱琴携詩所謂竹泉者相與列席傾壺擊鮮持螯脩琅玕而聆清泚誦三高而歌太平蓋有與日耳諸公之賦賞然啓其端者故併序之以爲張本云

夢吟堂詩序

昔謝靈運從其從弟惠連每對之輒得佳句嘗於永嘉登池樓吟詠未就忽夢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欣然曰

此語可袖助後世士大夫重兄弟之義敦友愛之情者率
以此自況永嘉謝氏欽下關以之家自晉以來歷年甚久
其詩書傳次論其世德所以自康樂也元湖廣儒學提
舉榮散髪先世之流風餘韻嘗自號曰夢堂其子溫州立
學教授昭其貴夢復號吟堂吟堂之子時中又合二者之
名、焉堂曰夢吟時中環之父孫宇庭循今居京師仍以
夢吟揭於寓舍蓋昭先德永言思也徵詩於諸公乃屬余
序吉之錄者予既未敢以詩況其先視之德善至於春秋
善述先所謂達孝者也若提舉直學之業行於先時中庭
循之仰止於後則謝氏文獻有足徵矣翁祖啟之而孫不
繼父作之而子不述世德之不絕者然前亦何待於世而
後乙哉惟祖父子孫亦休聲慶祥繩繩延之無窮故雖承
世而不忘焉且世之言夢者由因想以想而明官所謂
思夢也昔人謂世未有夢乘車入鼠穴搗齏者蓋無是
事則無是夢已若原泉之於思連更之至故思之深思之
深則欲其見之切是以吟詠之頃形諸夢寐而佳句之得
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世之昧夫顯而窮矣倫者一涉利
害往、視乎足如塗、於骨閱墻之不暇尚何夢吟之有
焉然則謝氏之夢定其來遠哉庭循於斯非徒尚其名而
已誦分離別而川與夫海嶠西陵之詩則原泉傾想之懷
參商綢繆之意自見於言表推而達之宗族兄弟之情孚
矣豈直付之空言乎哉庭循溫粹而才賢行將顯融矣蘭
玉樹庭之於階庭之間耶諸公之賦珠、璧、洪溢於辭
翰而黃鐘大呂之音固將洗夫凡陋矣僕衰老不足以與
此姑爲之序云

北上倡和詩序

洪熙元年春二月僕以衰疾休致而歸既閱月伏承
寵車召還之命詔北行時江西按察僉事吳間黃翰汝中
考績天官於是同舟而往汝中念余力疾遠道調護極至
朝夕殷勤過於舟當師友之禮余甚賴之然感痛無聊之
懷當高秋搖落之際江山景物觸目驚心舟中無事輒有
歌詠汝中從而和之而詞旨實多超余者顧余之窮塞
衰颯豈有慨於琛玉之瑩瑳汝中不以余之虛薄見棄而
反以得與同舟為喜故凡有作必之簡編命曰北上倡和
詩且俾余序之嗟乎然明之漢以向執手於牀器之間伍
排之途聲子傾蓋於班荊之地古人邂逅一言契合尚能
輸寫肺肝於汝中父子宿昔相親洪造邂逅之情也成緝
詩若干篇序以為之引非敢傳示於人因以萬斯之之好
耳

城南別墅雜詠詩序

洪熙元年春二月僕以老疾拜休致之命三月辭歸踰月
而抵家又踰月伏承
敕陵省大運渡北上心期同執之命至則寶車發引矣乃
躬詣
天壽謁
二陵後事皆遂時
天子新踐祚闕含舊臣無累勞之
恩錫道里之費既歸復營故先隴米子平之頃而成市囂

德故人凋落不可以居於是監察御史毗陵許公勝為余
物色得廢官舍於城南灌城鄉與錢塘大家一里而近許
公偕御史包公德懋夏公能為余葺別墅也余與諸公初
至其處頹垣敗壁傾搨摧落蹲了埃墨中熱荒蕪蔓草之
門鄉蛾走庭野鼠竄瓦內外空洞四顧蕭然諸公安余曰
無廢不興幸其幽邃余曰愚公尚能移山況此猶有宇構
豈不可新乎又安知他日不有高其名者乎昔人云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乃相與一笑而退明日余出所
賜命子弟鳩工購材因陋就簡葺而新之疏池渠闢徑松
移竹而植焉野人聞而操藥於雨山麓翦荊而分植於南
野日就月將生意油然佳木陰翳野芳幽香時出新奇余
萬選緣測月當戶清風徐來時佇佇而觀綿卷命子孫曰
倦有客時來足以怡神情而悅情話養衰疾而延頹齡雖
無緣野輞川之宏館香山高少之林泉子文後堂之綠竹
然亦非栗里之荒涼玉川之蕭瑯庶幾可以優游而卒歲
也嗟乎謝太保風流文雅吟詠角巾而遊東山蕭高致之
高邁不偏上而不逆乎貪星縱綺窗爽然溺志於平泉樹
石遠戒子孫慘慘而不覺有貽己子玩物之譏儼以不肖
荷蒙
列聖之恩以得終老乎寔為幸多矣涼者風暖冬日玉堂
天上惟有抱樸顯填詠歌
聖化於無窮也因問諸以得湖探所為畫圖述命於城南
別墅而序其所以允有鄙述書于左方云

梅花百詠詩序

刑部主事前江西參政灌城潘暘文錫以其梅花百詠詩
寫書于布政使孫公求余序之文錫承命初余謂暘將進
士也其學富其才敏淇勉于政治亦有獻有為也當
朝廷清明六官政新而文錫乃於政事之暇優游暇日發
其所蘊見於詩章吟詠其性情舒寫其懷抱其用心勤矣
余少官游吳中見故元淮海梁及釋中峯嘗有是作彼此
相誇海粟卒為中峯所屈已不直於君子也聞游者箸傳
誦以為故詩有所謂百詠者遂行於世今觀文錫所作
雖不拘拘於體物而諷詠之嗣其亦未嘗不在乎梅
也好之而不足詠之而無已是必有可觀可詠者矣然然
昔人之於梅好而詠之者不少矣國朝之詩宋唐季之賦
杜甫林逋之作皆見稱於世而近代詩詠梅者獨以逋詩
為工處和詩則以少陵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
晴昊之句視疏影暗香黃昏月淺水之語為何如其氣象固
有達庭矣學者知此乃可與言詩也余知文錫之百詠特
寄興焉耳至於發揮事業涵泳膏澤表教化於風俗達乎
公平廣大以鳴乎
國家之盛於無窮豈止於詠物而已哉昔左太沖三都賦
成有頰於皇甫士安之序余休致山林日就衰朽勉強執
筆言賤無文旭士安之度孫文錫之意猶自愧恧另以增
重姑述所聞以為序云

包氏說文解字補義序

進賢包希魯先生博學君子也當元之季嘗著說文解字
補義藏于家今其孫彦孝刊梓以行謁余序其端先生之

為此君謂文字設乎天地開萬物而理寓乎其中人能因文字以明理由理以循道以成德行而施諸事業則人主以道人極以立後漢許祭酒為說文解字之書以及唐宋諸公其說雖多取網羅七遺徒而中其義允係諸人心世道之大者則加詳焉此其前述之本旨也余嘗考六書之學自周官保氏掌教國子其來尚矣漢法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官嘗試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命諸儒修倉頡之法終不能通故建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凡八十九章班固復續揚雄作十三章而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逮許祭酒又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乃作五經異義及說文解字十四篇上之而隸書行之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唐大曆中李陽冰復刊定說文修正筆法頗排斥許氏自為臆說然其篆迹殊絕學者宗之至南唐徐鍇以許氏學寖衰作通釋四十篇韻譜十卷當時言小學者惟鍇名家宋元以來繼有作者雖詳略不同而考訂得失未為無補近時通其學者臨江吳均仲平閩人陳登思孝而登為優二人已沒知六書者益鮮矣余在

京師時嘗語仲平曰字書之學雖曰小學然通知古今該貫物理亦豈易言哉苟有所述俾二君之學復續而不絕頗不羨然迪乎既往忽覩此編訓詁之義簡明切當誠有裨於許氏所謂開物成務嘉惠後學者亦豈小補哉故為之序

賜老堂詩序

僉都御史吳興沈公如齊公前鄭州知州虎能當洪熙改元推

恩封吏科都給事中宣德丁未加封右僉都御史公之致仕而歸也名其堂曰賜老

朝之公卿大夫既崇公父子之遭逢復賦詠其盛美者富矣公乃謂晏如曰秩立朝先生奉有斯文之雅汝曷不為我求一言以為斯堂之光乎晏如於是因監察御史尹子埜從治西江寓書來請余亦喜老賜歸之人也養疴山林舉公以故舊不鄙千里見存雖非空谷足音之比然亦不能無聞道聞之喜也徒以江山悠遠未獲其侵尋坐茂樹與濯清風臨方塘對明月悵然有懷安得如香山洛社與公周旋於其間耶昔在翰林見晏如清修玉立溫淳而有文喜公之有子也今聞賜老之堂為謝邑之表廷適啟韻則又喜晏如之能顯親也大凡人生不以富貴為足而以有子為足孰不有子而賢者為難仕宦而建功立業矣然不以馳車馬揚声勢為榮而以歸故鄉為榮此陳泰公韓康公父子所以卓然傑出於前代冠冕當時留芳後世者也余今乃於賜老堂見之噫若斯堂可謂三善具矣一則

朝廷優老能以禮一則公能於子能教一則晏如於親能孝也余雖不獲登斯堂請以是為詩之序若其履歷

恩榮則有少傅楊公之記在

記

萬山草堂記

天下之山莫於西北表於中原而蜿蜒磅礴之勢尤雄於蜀故天下言山之巃嵸崢嶸嶮巇者必曰蜀焉有若岷嶓蔡蒙大方王壘赤甲白鹽武都雪嶺西傾三峨之屬迺其趣然而壯觀者至於凌峽崩崖幽巖巨壑長陵峻坂有不知其幾千萬計亦不計其幾千萬名也古之騷人墨客放臣羈旅之詠歌慷慨之情懷苦其間者豈其心哉蓋觸於景者異則感乎心者深感於心者深則其所發無非幽憂抑鬱之思而已若杜甫元稹劉禹錫黃庭堅之徒豈能留一日之情哉此數子非無一日之雅於蜀也奈何去國懷鄉之思有不能如在中州者耳華亭胡鼎文始由鏡之別駕遷晉府錄事由錄事倅安州其在安州也所處與前數子同所樂則異焉山川之險阻道路之幽絕往來其間不能不同然値

朝廷更化之日遐迩一德鼎文用能撫循其俗民以樂生凡虎嘯熊啼猿號鴂鳴當風日晦明之景與事興懷載之歌詠怡然自得此其樂有不得與前數子盡同焉今歸十有餘年蜀之山川景物常形夢寐間乃作草堂于余山之下為終老之計名曰萬山示不忘蜀也夫余之山培塿堆岏其高不能踰丘陵堂之命名蓋不繫於余也不繫於余而繫於蜀高情遠致游於物之外矣游於物之外其樂豈有窮乎

聽雪齋記

孫子讀書于淞泖之陽顏其齋曰聽雪客或過而哂之曰吾子所其無逸必有高明之居燕息之館以儆戒其怠惰荒寧之志故几杖盤杅户牖鼎豆皆箸之銘今子之齋何取於雪々非惟有又何與德焉孫子曰噫窮於化者不局於物達於道者不泥於跡子何求其皚々者哉嚮昔之夜玄陰四積太空寂々振以長風萬竅翕合既而蕭々颼颼如木葉之初脫也颯々撻々如驚沙之戰磧也畜綠瑟縮淅瀝澌澀如郭索之行薪忽若蠶之唼未休也吾方擁衾綿被木榻危坐而聽之乃知其為雪之作也大凡声之在天地間其始也無形而生於有形其終也有聽而歸於無聽矣有形者無形之著無聽者有聽之兆以有形求有聽則固而陋以無形求不聽則微而野吾以無形者聽於有形無聽者接於有聽則天下之理在我其不窮哉雪於斯際均声也人於雪均聽也膠々擾々者既不得所聽荒閑寂寞之流又不知其所以聽苟聽之或取其聲之清以悅其耳未必能研幾主靜以存夫不息之功也吾於聽雪得靜之理以名吾齋奚為不可雪之來以候吾用覩其時焉其積也以扶吾用師其讓焉其隨物而賦形也吾用擬其圓方焉其光潔而不緇也吾用致夫日新焉以是觀德孰曰不宜此吾雖不能几杖盤杅户牖鼎豆之銘總之不離其道矣必求其皚々者乎苟求其皚々則雪且不能我有豈暇計其恒存乎哉客啞然而去孫子以告因記其說俾書之齋壁

約齋記

翰林庶吉士蕭山俞廷輔以約名齋蓋取聖人之言以為操修之要余喜其學為己乃為之記曰人之有失者莫非所為之過也事親仰妄而忘敬事君怙寵而忘忠夫婦燕昵而無別朋友浸慠以相高長幼不遜弟與夫居室之華麗與服之侈靡食飲之奢縱逸樂之無度凡日用事物之間口鼻耳目四肢之欲悠然以自肆者孰不為過哉過則失矣是以聖人之教抑過以歸中君子務焉嘗觀天地之化四時之序陰陽推遷氣機闔闢過者必約、、則收斂、、則發洩為初始終之道於是乎備矣君子於斯觀物理察衰之盈虛消息之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必也約乎中而猶抑心術為心操存約乎外而形骸筋骨為之檢束約乎言而榮辱樞機不敢易也約乎行而擇善固執不敢輕也以至一物之微一事之細吾皆有以約之夫豈有失也哉廷輔自幼聞父師之訓操持其身心者有素矣行將顯融推以及物余知其必有濟焉大抵性靜者和平、、者寡欲志驕者放肆、、者任情能寡欲御性已得所養亦且於物無傷苟任情非特有損於物亦將不利於己也廷輔守聖人之言終身行之則所以成己成物者余深有望焉若夫是齋靜幽山水清遠足以豁紛華而暢神情者廷輔必有自得於其中余莫得而言也乃所望願相與勗諸

上清宮北真觀記

上清嗣教真人四十四代天師張公宇清作北真觀既成具本末告于儀曰上清正一萬壽宮所宅者龍虎山也宮之後有象山、、之支為臺山、、之陽為後源峰峦秀拔巖谷深窅相傳有古仙人嘗棲息于此後即其地為北真觀歷年久觀廢而故址存永樂十一年敕至北京得北斗像於紫真宮樞於妙義宋畫苑良工筆也遂持歸以明年三月某日乃於其地擇勝復營觀宇祀北斗而闢高若干尺奉祖師為祠廡若干楹東西周以廊廡以奠百靈諸神至於道遊之所有丹室有藥圃又其東有堂為其間有林泉有澗川有坪嶺北則有松竹煙霞明滅嵐光吹香蘭林陰森漱風清響四時之景不窮子為我記之余嘗考太史公天官書北斗天之璣衡也分陰陽以建四時移節度以定諸紀天地萬物無所不統故曰天之有北斗猶人君之有尚書其所繫豈細故哉真人除遇

聖明眷顧深至寵錫駢蕃恩禮之厚莫加焉故居山林之間未嘗一日忘報

上之心登斯閣也對神明之如在望

九重於天上思所以報者惟有祝吾

君盛大光明之福萬億年之壽而

聖子神孫永保民於無窮然則斯觀之作也豈徒然也哉至其山水之美足以棲神保真而登覽吟詠寄高情於物外真人必有自得之者余不復道初觀之經營道錄左演法鄧景韶實贊襄之今主其觀者道士張原芳也

弋陽縣遷修儒學記

弋陽縣儒學舊為南山書院宋季疊山先生謝君直所建後罹兵燹書院遷于弋陽

國朝洪武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以造士書院遂改為今學也永樂丙申山水驟發溪流洪衍學宮漂蕩故址僅存師生講肄春秋祀事居處禮儀一切遷就而已宣德丙午會稽王尚擒宰斯邑蒞政之日顧瞻徘徊惕然于中固已默有經營之志矣春月之間政修令行民用化孚迺差材掄材鳩工庀事自櫺星門廡以至講堂齋舍諸師廨制作之新之加於舊於是鏝飾金碧於棟宇焉明靖深據增於昔於是聖賢有依歸之所穆然從容儼然講習有所周旋進退禮文秩然藏書有室而蹈升學者時有祠而先賢皆與夫亭臺莫之迎衛有所東廡之屯具卓然壯觀于茲山之擁而邑之士有所瞻仰而依歸是役也從容不迫工有程而民不擾越二載而告成教諭李陽訓導楊清吳智寓書於新建教諭王秉介其徒丁習方雅矩具本末謁余記之且以表王尹之有功于學也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學宮之修復固有司之善政學者從事於斯實使與夫宮室之美觀也哉藏焉脩焉一志慮之專以戒夫游惰之失將有訓味聖賢之言以求夫義理之奧磨礲切磋深造自得乃有以開明其心志而成精仁熟明於應事接物之際皆得其宜矣施於有政將舉此而措之耳此明體適用之學諸君子篤志不倦必獲其效獲其效庶上不負

朝廷教育之深恩下不孤王尹作興之美意而師友道義之相承足以紹疊山之風軌他日實興于于然而來弋陽之士必有可觀者矣余雖衰也尚拭目焉若夫相其事而贊其成者縣丞杜璞主簿胡智典史任智皆可書也

饒州府重修府治記

饒自吳芮為番陽令號為番君則饒故番陽縣也而漢皆屬豫章郡建安十五年吳孫權析置番陽郡梁置吳州至隋始改饒州歷唐五代宋元以至于今所隸雖不一而饒之為郡則如故也其置郡府仍治番君故城郡志則曰舊府治在城西南桃源山麓世傳晉郭景純所遷元季之亂吳宗據之為行省今千戶所是今之府治故安國寺也

國朝洪武二年郡守胡乾祐即其故址而營建焉距今六十餘年亦嘗更徙而改復故堂宇廨舍寢入敝壞為政者習於因循莫克振治宣德戊申知府商公道理偕同知湯公相來蒞是郡慨然有志新之閱歲政成市舉民安其治而通判李儀諸忠林祖植官唐定相繼而至於是合謀而作之積材庀事葺石陶甓工獻其能民效其力經營締構易故就新光華增於昔而人不知其勞正堂五間高二丈六尺有奇深稍之寅加於深者六之一後堂三間高一丈八尺深殺於正堂者五之一寅視正堂不及者七之三堂之南而儀門五間堂之前東西曹舍十間堂之左右經歷司照磨所各為廳三間戒石有亭置衍有庫庋藏有樓巍然峨然傑立乎郡邑之中輪奐乎斯民瞻仰乎屬邑下待威嚴勢迪而郡人得於瞻仰者莫不於此起敬焉是役也始於辛亥八月落成於明年四月相其事者經歷樂中信知事饒贇照磨鄧禮司獄黃計董其役者府吏王悅也功既告成郡之僚寀又相與謀曰可得文字以紀成績則黃

公先事之勤得以表章且俾後之來者相承而勿墜也謂郡於今有若胡提遂邇渝生吳偉象者來吉皆江右名郡也自昔文物之盛彬彬焉論節業忠義則有胡澹菴父子論節行文章則有洪忠宣文子論功業則有趙忠定及江馬二公論道學相承則有雙峰饒氏較之他郡未能或之先也胡治之新定獨為郡之人指御也哉為政者於斯宜其教化則禮義廉恥之風興刑法政刑則頑獷暴戾之徒戢導其本養以御暴衍育之情述許玉赫赫跡乎民其爾雅又向宜弟婦子民之父母其斯之謂歟有若唐之顏魯公宋之范文正公元之韓伯高清獻中闕列之陶士欽作守治能幹撫斯民一載于今稱之諸君子適惟前哲訓世尚友其人雖遠其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苟求其故必有合焉施於有政今之民猶昔之民將見其得於觀感形諸歌頌流聞後世而不泯滅乎雖然老當俟史官柳將太特書而不一書也姑記此以俟

容膝軒記

容膝軒者子江伯陳公燕休之室也公以分閫之寄總漕運之師自江淮以達于京其任大其責重言出而信孚令行而政肅舉措合理人無或違勞心焦思亦有年矣自公退食於茲軒乃敢偃游於暇日蓋有不可得者然其心謙卑巽順未嘗以貴富驕人省察克治獨能以謙虛為戒宜其收斂于中若肅然而有臨檢束於外不復然以自放從容鈴閣有羊叔子之遺風忠順勤勞有陶桓公之經濟綜理精密有劉士安之但薄令旣敗有見諸行事悵悵乎其有餘裕矣而公之心不自滿假是以葵爵祿於高年著功業於明時流聲名於後世此其所以自致者豈淺淺哉一室之內左圖右史羽扇綸巾綽綽乎其間所居雖廣不踰尋丈而胸次廓然含弘光大試有過於高堂大廈者矣彼有不知者固未信公之倫約余忝侍同列富見公之服御待儒素寵遇無矜驕接人以敬恭固已重公之雅度矣及余致而歸舟次淮浦勞公於館餞送眷勤不以不肖屬為軒記別來八載養病山林寸思荒落無以答責侍郎趙公傳致公命感慚蓋之結言為當時之宿諾以須託恨乃所願於公者名軒之意始終無替而已敢書此以復公其取耶其無取也

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記

廣州府儒學重修雲章閣既成監察御史五河丁公寧合藩臬諸公走書幣來徵記且曰閣成之日適朝廷命下武臣子弟皆得受業學官誠育文武誠千載之盛事一時之嘉會苟得記之則嶺南之士得於觀感者益勵其志而於治化實有裨焉按是閣初以尊經庋置冊在番山之下講堂之北歲乙亥丁卯嘉使呂禎更曰雲章取詩之義蓋雲漢昭回天之文也法言大訓聖賢之文也實相得彰者天下之所同然經無待於尊也至於雲章則尚同昭回乎斯名深有以起發乎學者之心志墊歲既久風雨震凌為傾侵剝推敗傾圮予然莫支嘗德士子丁公巡按是邦嘅謁廟庭會講之暇目擊心惻喟然興嘆諸公命謀新之於是各

捐俸鳩工取竹箭石陶甓易其窳敗加以彩漫興作於
是説我昔所爲六仮有奇黄倍之深五尋爲楹百七爲覘
簷飛檄棟宇煥然繪棟黝漆丹碧焜煌遠近瞻仰號爲壯
觀在大帝殿之所閣也每日於旦天光發新抑思有以洗
滌塵囂日新其德者乎超然遠覽出乎塵氛抑思有以脱
略凡近而游心明者乎若然則斯閣非直爲觀美乃所以
爲吾成德之地也行部使畢方鎮諸公作新之意所以期
待於諸君子者亦在於斯乎抑是教修於戶庭化行於嶺
海其所及者遠矣昔者張公九齡余公安道實是邦之先
哲也嘉言善行光乎金石流風餘韻猶可想見嗣二公事
業之偉偉文章與許世尚友豈無其人耶余養病山
林衰朽之餘不能有所發揮姑記此以俟

手

素軒記

都督沐公偕其兄大傅黔國公歷閫外之寄撫綏雲南世
濟其美矣乃名其燕居之室曰素軒來徵記或者曰公之
所居廣廈華棟公之所服錦衣繡裳公之騶從高牙大纛
公之曰素殆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余曰不然余昔
忝侍同朝見太傅公與公雖身都富貴而服御器物泊然
儒素處已以約接人以恭事
上敬謹遇下無驕者不知有富貴之在其身者也雖曰由
居養之素有以異於人亦其天性之美不爲侈靡之所移
爾雅歌投壺祭征虜之素也輕裘緩帶羊叔子之素也手
不釋卷杜征南之素也公於斯三君子者蓋有不事矯拂
而脗合者焉政修於金馬碧雞之間令行於赤水銀沙之
外以他人居之正意得志滿驰騁之日公乃脱略紈綺不
爲表襮敢巧返樸推誠待人苟非其天性之美曷克臻茲
雖然余嘗承之太史見
國家之取南詔命將出師皆承
宥密之經綸敵愾當威遠致折衝於萬里詩其成功豈一
朝一夕之力哉公之父子昆弟保障西土而遠人傾心嚮
化聞政遠越于今四五十年我
國家深仁厚澤之所致然亦公伯仲代弘世業統御有方
恩威兼施有以服其心也詩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夫豈
偶然也哉願公永堅素志無替承服則勳猷當于旂常福
慶光於後世前所謂三君子者豈得專美於昔耶公不以
余之衰老山川萬里屬爲之記勉強執筆無所發揮他日
論功臣之世勳者或有取焉

重修新建縣儒學記

新建縣儒學乃元之宗濂書院也按郡志宋淳祐間江丞
相萬里典藩于洪以濂溪周子嘗尹南昌乃建祠祀之表
其額曰宗濂精舍其地在望雲門外龍沙岡之上後燬于
兵元立學宮天下郡縣皆有學元統初邑令薛方即龍岡
故址以爲邑庠將省臣賈居泉監司劉宣因郡士萬一鶚
熊朋來之請謂精舍既爲邑庠而周子之祠不可湮沒乃
相與出貲淳民閣廢宅於東湖北涯復創宗濂書院元季
龍岡之學復廢而東湖之書院存
國朝洪武五年遂以書院爲新建縣儒學于今六十餘年
矣其居講席者非一人而興造修復者亦屢矣然更歲月

風雨震陵而殿堂門廡齋舍祠宇不能不傷撓敗剝有志於斯者存乎其人焉宣德七年春三衢江珍來為教諭慨然有志新之珍丞相公之族孫也即以其事請于當道時吏部侍郎富春趙公巡撫兩江監察御史安岳王公亦按治于茲命藩臬諸公及郡邑長吏詢謀僉同即其故而更以新於是自禮殿達于門廡自講堂及于齋舍若葺修之室若江公之祠旭工鳩材加雕鏤堊作器皿輪奐增美巍然傑出於湖光天影之間何緻偉哉工始於八年春二月再閱月而告成可謂役不煩而民不勞也董其事者主簿桂陽袁景春訓導又在野克勤所事然落成景春與珍謁余記之竊惟是邦沾後先生之化之所及相江公所以祀先生者蓋使然哉誠欲學者知所依歸而瞻仰月高山景行千載猶一日也故學舍雖有遷易而道則無古今求其道者圖書具在闡衍太極書體夫誠而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推之於用則修身治乎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亦舉而措之原學者果能於先生遺書講求而實心焉則日進於高明不流於污下日歸於中正不惑於邪說而凡馳騖於文藻枝志於功利者皆非先生之學也吾黨之士幸相與勗之是為記

詩禮庭記

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日將家庭常懷祖訓乃揭詩禮二字於門屏之間出入觀省如聞聖謨得以措之躬行見諸實用可謂善學者矣來朝京師徵記於儼。闕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況於聖人之子孫乎既已勉述其所聞而道之命焉予於雅言詩書執禮天下古今之所共知而共學者也至仁教子亦曰詩禮而已詞氣從容周旋至此陳亢所以喜而世之為父子者於是而有法式焉凡人之修身其也於得其性情之正躬行其必有規矩之常詩三百篇不越乎六義六義之詞有善有惡感動懲創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善心由是而感發逸志因之以懲創得於其心發於其言、淘天下必無口過此性情之得其正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天典民彝之實精神心術之所寓所戒謹恐懼之所不違進退周旋之間不失節以持己推以接物行則天下必無違悖此規矩之能循其常者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由是而之焉其於誠忠於君和於族以達於人、無非詩禮之發用也雖然詩之篇雖多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之義雖廣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公其知之雖然求之人有吉焉古人有言曰知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此學者之通患也為子孫者則不然聖靈洋、日在其上趨蹌於周旋進退之際若有聆乎金石之奏蕭然必有聞乎其容声可不敬乎可不勉乎儼既亨且庥言無文理公不鄙棄苟有取焉或亦可為高明之一助云是為記

禮齋記

大凡士君子之行施諸人而不悖傳諸後而無斁者必有其道也亦曰禮而已禮者參天地之化貫古今而不息自

身而教子孫自家而治天下舉不外此道焉于越劉均之
氏溫厚誠謹尚禮之君子也嘗以禮法於四方而人化之
矣及既殁其子則儒能嗣其志循循雅飭操修繼述于其
宗族于其鄉人一以禮為之本於是名其所居之室曰禮
齋非有得於道德之訓者能之乎大家世族非無勢利紛
華以遺其子孫往往驕奢之氣烈純修之習將至有以移
奪蔑禮從俗侈其家者其故何哉不知以禮為之防耳
冲君亦氣必齋約禮其孫者必曰執禮其命自然必物以
學禮禮之於人不既重矣乎今夫目不思明而眩於惡色
聽不思聰而亂其聲言不思道而是發行不思敬而妄
動是為蕩於物之人化物之人也於是天理窮人欲其不
流於禽獸者幾希故初而納諸應對始於童幼之習精而
道德性命終於聖人之歸無不有禮焉則庸於此盡因其
所已能勉其所未至者蓋堯舜三代之遺說天子諸侯大
夫士之冠制與夫吉凶軍賓嘉之儀文具載之書遭秦滅
學雖其冊不能無傳會參錯之說要之其文富其義廣隨
其所得博而約之庶幾先王之遺意或可因有以考見焉
斯為善學者矣均立既能以禮導之於前可謂得其道者
則庸復能以禮繼之於後可謂守其道者禮文之繁光輝
乎父子之間此固君子喜聞而樂道之也因則庸之請故
不辭而記之俾其得於睹覩之間亦思所以施諸人而傳
諸後矣其富貴福澤豈有窮乎

永嘉大羅山黃公壽藏記

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黃公以其子貴推恩
受封壽考尊榮高出當世天下榮之以其獲於天者非偶
然也嘗擬其歸藏之兆作大羅山相塋之洲卜吉之日甘
露降于松柏休徵之至此又不期然而然者矣好生惡死
人之常情故凡言死者人多諱之況預為墓兆者乎人生
宇內不過百年七十者稀況九十者乎九十者難而位極
人臣此尤不其難乎夫死生猶晝夜耳或於死生而眾
始要終預立於事非智者不能且福以壽為先既壽且貴
非仁者不獲天之於人豈偶然哉然作善降祥惠迪而
吉天固有不能違乎人者黃氏世德至公父子食其報其
所以然者人熟知之雖黃氏亦莫知之而天固知之矣詩
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休徵之符豈
虛也執昔柯司馬作石槨三年不成君子謂其不情揚王
孫不畀衣棺而徒裸葬亦非人情也惟杜征南見邢山之
墓而有取於祭仲謂其制得中焉公之壽藏必遵法制非
苟作者山高水清豐草茂林欝欝佳城過者必致嚴恭焉
公之子少保淮又嘗同禁侍數以記請辭不獲歸次通州
復以書促之曰必得子文朝廷使還俾歸刻石得慰老親
之心於是不以衰陋遂執筆記之公字思恭別號靜庵夫
人某氏壽藏之作永樂庚寅冬十月廿有六日也

守一齋記

左通政劉城樊公名欽字守一乃以其字顏其齋居出入
觀省顧名思義檢身修行尤惓惓於克一而得有所守屬余
記之以廣其義余謂精一執中者堯舜禹授受之心法聖
聖相傳千萬世守此而天下治孔子不得其位明此道以

淑諸人千萬世學者由此而得所宗此公之素所闡素所學者乎何若欲躋然天開於子而終於亥自晦日月歲積而爲世爲運爲會乎一元之數也乾闢坤闔五行布四時行而百物生形、色、者皆本乎一元之運也君子法天之經因地之義原其始而要其終知萬化之一原也萬事之一理也萬殊之一本也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操存省察擇善而固執守約而施博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然必精粹而無一毫私欲之雜始終而無一息懈惰之間則所守者篤而不爲事物之所侵奪矣於此苟非敬以持之所謂涵養其本原者又焉能必其主一而無適也哉若夫鄉鄰鬬而不知閉戶同室鬬而不知救此執一者槩一而廢百君子不由也請以是爲齋之記

養恬齋記

中書舍人王仲序取莊周氏之言名其齋曰養恬請余爲記昔周當戰國之時大朴既散巧僞日滋游談之士縱橫捭闔馳騁辯難於諸侯而天下之俗日趨於知術囂、然以詐力相高而先王仁義之教泯焉不絕如綫矣周於其間欲矯其俗謂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以知養恬其大概欲反其性而已以周之澹泊寧靜視彼之紛紜馳騖者其跡固高矣然於聖賢之道未免乎淫而廢似是而非也恬之爲言安也周之意謂雖如周萬物而恬澹自適止乎安而已聖賢大學之教知止而后有定、而后能靜、而后能安、而后能慮、而后能得以之修身則身修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平天下則國治而天下平豈若周之養恬而已哉仲序職司乎文翰日居乎承明簪纓佩玉從容於法從之間所謂養恬者亦惟安其職業無所願乎其外爾蓋取其名不取其義也雖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是皆安於所遇非善養者不能仲序以英年邁往之資養之有素所以揭德振華者將爲邦家之光豈效揜、者屏知黜聰爲空無之守也哉余於仲序以鄉人一日之長既爲之記并以寓遠大高明之望焉

樂靜齋記

永嘉謝環庭循以江左名族自廿一世祖某乃徙居渥洋至曾大父某仕元爲湖廣儒學提舉大父某石門書院山長考某隱居弗仕皆樂渥洋山水幽勝居則養性讀書出則以道淑人而庭循景仰先德好學而有文清修玉立迥出流俗嘗於所居名其燕修之室曰樂靜其所造者深矣永樂之初以藝事薦入

京今居徙寓北京之昭回坊仍以樂靜署其齋居來徵記人之志各有所樂流水游龍綺紈富麗貴豪者所樂也靡曼妖冶絲竹謳吟宴游者所樂也耕鑿作息仰事俯育農夫之所樂也長林絕澗考槃詠歌幽人之所樂也樵之樂山林漁之樂江湖市肆貿遷則百工負販之徒之所樂也君子之樂蓋亦有之遠塵囂之紛糾安書履之閒暇怡雅志於典墳寄高情於千古故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其靜也必有所事其樂也豈徒枯槁尸默而已哉庭循居

京師之都會日與高人賢士交接於其間方將逈声譽于四方致功業於遠大雖欲靜且不可頃可溺志於樂乎雖然此于其跡不于其心也苟其心不為物累無往而不靜亦無往而不樂也奚必高蹈遠引絕物離倫而後為靜耳無所聞目無所見而後為樂哉彼懷、往來於膠、擾、者固不足以語此余亦靜者人或以為簡亦各從其志耳庭循之志適與余合故為之記且以自儆云

光霽堂記

吉水周子勉今翰林侍讀學士之叔父故家桑園富有堂曰光霽元季燬于兵其諸父嘗有志於斯而未就今年成於子勉子勉發資畜率族人於故址作堂若干楹深廣若千尺雖無雕刻藻繪之飾而高明開爽則加於昔矣每歲時記事徵錢燕饗必聚族於斯而父兄子弟驩欣怡愉於一堂之上非特可以表一家之休慶而知樂之風亦足以儀刑於鄉人矣堂之名故有廖孟舉書而記則今以屬余昔宋家濂溪先生元公以高明之資發精微之蘊而千萬世道統之傳實有賴焉故其胸次悠然真與天地同流而當世賢士大夫獲見顏色或不能論莫不灑然如挹光風朗然如臨霽月抱略寫東超然物表誠有如黃太史之所言者然自程夫子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繼之者未有聞焉今子勉欲先賢之高義攄先世之遺構揭華扁於新堂可謂善於繼述者固將景行、止豈徒尚其名而已哉雖然居敬窮理為入德之門孝弟忠信乃踐形之實居安資深反身而誠充實之至光輝發焉若夫樂於求志而尚友千古擬意林壑而歌詠先王之道此濂溪夫子之所以高出百世而光霽斯文者又在君子之自得者何如耳子勉父兄子弟之聞見數十百人方崇述孟簡崇厚皆為開人余故樂為之記抑以余言為然否乎

集虛庵記

集虛庵者道士許全義修真之所也虛在乎哉之言則觀其曰集虛者取莊周氏說之辭唯道集虛之義也以余昔教其另旁采從吾遊所聞高者之有言也道何由寓既虛矣庵何以居且方外之士能超明者便羲林形骸又焉事余文全義對曰吾嘗觀諸水矣止則淵靜則渊觀諸火矣昏則明實則闇觀諸室中虛則通實則室物皆然心為甚抑吾之未入道也驅馳乎俗務奔走乎塵勞擾、接援困於物者屢矣曾不與之化者幾希矣而去此託跡方外翛然獨處乎是庵以勝吾道當一氣之存固天地之根游脩密覽八荒洞達恬淡希夷虛室生白固知真道當集乎虛也此吾南華老仙義將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宜徒為是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也哉然亦述仲尼所以告顏子者心齋之要不外是矣昔吾得於師者如此願有以教之余告之曰子之言子之道也周之書周之言也必曰吾道率性者是已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子雖遊乎方之外歸而求之必有得於性分之內者亦非余之所能強也雖然孩有狥於外者日奉其教應酬鄉井閭閻之間往來屑、終身而不悟者視全義大有逕庭矣余嘗與其師從游觀其居山林之幽蕭散閑曠皆能攻苦食淡勤於其業以興

廢學隆有可尚者故為之記

味菜軒記

從子晙今年春來省侍閑語及故處士對曰朴齋室、之後
闢小軒為將息之所未有名敢請適謂廷參政熊本誠遺
菜圃遂以味菜名且為記以易之在禮曰六十宿肉又曰
六十非肉不飽而孟子亦曰七十者食肉古昔制民有恒
產故飲食衣服宮室器用皆有恒制前年未六十者不肉
食雖食肉亦不恒也七月之詩食瓜斷壺及烹葵及菽食瓜
斷壺此民之所食也采於歲其時矣今與泰上為已爾自
周衰亂罔紀於敗先王之制也秦阡陌開而地制盡井田
廢而恒產亡民無於是則無恒心故於僻邪侈無不為矣
放辟邪侈由不知節也節則儉、德之共也反儉則侈、
惡之大也君子非淡泊無以寧志吾家世儒素吾父遺元
季喪亂由金川徙南昌辛勤立業遺子孫以忠孝勤儉子
孫當世守也吾承祖宗遺澤德薄能鮮叨沐
聖恩有位于朝自筮仕至于今三十有四年矣未嘗一日
敢忘先人之訓也又嘗見鄉里故家未有不由祖宗勤儉
積德而興至其子孫亦未有不以奢侈驕情而衰今之名
軒亦惟子孫本忠孝務勤儉守先訓而已昔汪信民嘗言
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文定公聞之擊節歎賞賢尚
念之哉

瞻衮堂記

君子居江湖之遠則思其君處廟堂之上則思其民此固
忠愛之心不能自已然亦職分之當然也前太常丞贈少
卿袁公廷玉嘗以專學呂公之術受知於
上遭遇寵榮人鮮能及既老得致事乃名所居之堂曰瞻
衮其意蓋可見矣夫衮龍衣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天子
享郊廟臨明堂朝會諸侯之冕服也昔者廷玉之在
朝廷從容簪紱班鵷鷺之行覲
天顏於咫尺親道德之光華則繪畫絲繡粲乎天章無日
不接乎目而亦無待於瞻也及其退休于家優游暇日望
遠策之五色想翠華於天上雖跬步心懷乎
恩眷雖一飯不忘所謂旋義其忠愛之心為無窮而筋力
則不逮矣顧其力之不逮而欲寓其無窮之心此瞻衮之
堂所以名焉今公雖榮而退已十年餘而堂固在其子尚
寶少卿忠敬數以記請余嘗接公緒論毅然正直皆中理
道知公為儒者而公嘗以遠大相期余雖不敏寧無一言
以酬知己邪故勉為之記庶幾表公之風志使不泯於後
而忠敬不遺其親之仁於此亦可見矣

東皐徐高士祠堂記

大綱鄭元祐頌氏世居南昌西鹿白社其西有今孺子
墓又社壓南湖其東為孺子宅臨湖南小洲上設曹續志
云孺子宅即孺子宅也舊宅在州東北三里許今廣古今
志又寰宇記皆云在東湖孺子宅東為遷於墟米百步湖
南隂小洲上即郡志所云者自唐以來固已於其所作亭
宋初王明為守更新之易為祠後未知何時復毀及南豐
曾公鞏為守始即其處結茆為室開孺子像而祠之亦曰
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臺曰宅曰亭曰臺皆即

其處而世易其名耳元初江西行省參政東平徐琰重作之蓋元末燬于兵故處淪為民居嵩橋之前有孺子亭者蓋因昔有也考之郡志唐宣宗時橋東有三亭曰澂虛曰孺子曰習溪乾符中伯顏洪字輝以習溪後為孺子祠尋移之孺子亭宋紹興時曾漸其下土阜就亦有亭巋然獨孺子範土為像以漢徵士也洪武甲寅郡指揮宋晟以其當行通衢之次守許方遂遷其祠于孫溪亭之故址而習溪之孺子祠亦改於湖之孫溪亭當衝要處然中孫郎子初即泓之坊學所建後亦廢故高橋之祠遂專為祠於湖風月所會然歲久而祠益壞永樂癸卯貴溪監察御史張公潤謝事於有志新之郡首生[illegible]等陳觀因勸率好事者鳩工聚材以成其志於是參政樊公敬憲副戒公均各以其材助之作祠堂三間廣二十四尺深加廣之數二尺甃其堊而緣以垣中新肖像外樹門屋規制一新丹碧煥然于湖光煙水之間五閱月而告成既成又五年而卞余為之記嗚呼孺子下世未[illegible]行見諸史其高風清節重於當時稱於後世千百載無異詞誠獨行之君子哉樹宜詩之以示之詩以下思之介孺子有焉若孺子者其處之閒也乃予論世尚友況爲其鄉者乎故不以鄙陋辭具本末使來者有徵焉

梅窗軒記

梅窗軒者行部主事洪璣宗器所寓以寓也洪氏世居嚴之青溪東晉時曰紹者仕為門下侍郎進階金紫自是子孫累以武事顯至宋曰嘉瑞暨子儁皆由進士歷官為閣人數傳至凡㵼仕為江陰州僉判僉判五傳至源洪武中由太學生歎論縣之安仁即璣之先君子也璣嘗從其先人遊青溪指故廬曰此僉判所立據溪山之勝四時朝暮之景皆在几席僉判性嗜梅故左右前後皆樹梅歲寒冰雪之時蔡然芬芳顧視山林草木憔悴而此獨秀潔於是為其讀書之室曰梅窗無微焉璣固識之故隨其所寓亦以梅窗名非徒見其志事也昔李習之以經濟之才起邁之氣為能寄於玩物乎乎泉樹石遺戒子孫卒不能守君子以為恐皆有所溺之石嗜好也為奔走趨附之徒不亦患乎二人皆君子所不取何哉於是無觀焉耳至於世人達士之所行尚以為風月吟詠之資亦徒取其清而已洪氏之居自僉判至今已六七世矣溪山堂搆不改舊觀而梅之植者益蕃教諭父子文學相承藹然蔚其其名位雖非昔人之比然砥行礪操獨可嘉也觀嘉樹於百年寄遐思於所寓而璣方將揚其家聲期其自無愧於梅窗無忝於前人豈非善繼述者乎是皆可書也余昔在于越與璣之先君子在安仁同閣實相從今喜璣以進士發身能世其家於宦才敢有聞於時同其請也故為之記

墓誌碑銘

熊先生墓誌銘

永樂元年十一月一日豫章熊先生卒于家其孫[illegible]冀之走京師來徵銘嗚呼先生之殁也璣帶[illegible]而[illegible]向恐銘其墓耶雖然璣竊知先生又嘗從校藝郡庠往返同舍者踰月其平生操[illegible]當聞之矣且不能期待以斯文甚至今其

已矣孫可濟乎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剡字伯幾姓熊氏其
先江陵人從使南昌中世有諱建者南唐時遷居豐城之
擎岡生延禧仕李氏得以官六傳至本徙遷南昌本生亨
亨生開乃還遷豐之杜山爾傳至純有文學仕宋為儒學
官知名當時平撥軒極推重之曾先生之高祖也曾祖夢
齡祖立淳俱以德擇次族鄉邦考元試為志雙峰饒氏之
學故先生自幼所得固已為過人矣既長父命從廬陵王
先生克振受書經陳先生宋抗受分於篇生生山前受詩經
元至正甲申遂以春秋領鄉薦為學正學官擇業之日慶
文靖公竭請學南州與諸儒文茂得陵又謝諸生從得師
由是声稱益然滿考復典教進賢適縣邑騷然盜賊遂寇
既而稍喜戰紅紀江西江東之民相嚮而起先生乃與里

人樊明仲合謀倡義立營據阻大湖以守北山時江西被
攻甚急圍守者五十四日外援絕先生出奇兵與戰連捷
其黨稍卻夜遣壯士持羽書蹤城入告城中得報乃併力
出擊圍遂解省臣嘉其功承制署南昌丞簿自是將水陸
軍守禦招輯凡七年累以積勞授將仕郎臨江路知事再
陞登仕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未幾陳友諒以兵攻省
城、臨守臣出亡先生間道之臨川以策干司徒公道童
營國公火你赤皆不能用徒受命收兵散部而事無及矣
友諒既得志欲招致之先生隱匿山澤中不出者數年廬
陵劉仲孚聞而嘆曰倡義有為歸義有守足以表見于世
而北山遂有忠義之美名于其賢乎初丞相意憐真班將
兵帆檣由江東而來声威赫然逃民罣誤賊中者多死先

生潛招諭使復業百里之間全活者甚衆當統繫之阡鄉
邑饑人相食先生力請于省得米麥賑之民賴以生者又
甚衆新淦富民叛百聘與江杜山下約之豪士恐其作亂
將擒取之先生令人密伺知非為亂者即白于衆事遂止
當引詞曰吾平生無逆人者世亂而造千家之命耳識而
起游寵之爍如斯而已矣入
國朝先生老矣杜門日與學者講論經義指、不敢及其
門者皆以文學知名四十年間江右士大夫論老成碩德
標文之所取法後生之所依歸與能推焉
則世四方之所從學必之先生洪武癸酉於書會同館書
成忠錫甚衆當與諸學友放齋箴曰其要在動靜交還
表裏交正此二句反覆推詢乃一篇之關鍵昔雙峰饒氏

得之於勉齋黃氏黃氏則遊紫陽朱子以接夫濂洛之傳
者也今孫英學者多宗饒氏而饒氏之學蓋自敬始剡幼
承父師之訓及登陳文靖公之門得公指授亦曰敬、競
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終身之務也求諸聖賢之心
必考乎濂洛之敬源、乎其可忽哉嗚呼先生之源委若
此其綱領旨趣可得而見矣其所著述有學庸私試講蓋
類編春秋答錄杜子美詩註及度亭文集若干卷儼皆得
而讀之窺博精切各極其底裏其卒也享年八十有三其
葬也以卒之次年十二月某日祔於清江馬洲先人墓側
母吳夫人衣冠世族初娶蕭氏繼室周氏子男四人長安
石次西平次上都巡運大使次貴次鈞俱蚤世次授女二
人長適樊榮右次適張端夫四子二女皆周出也孫男三

人長郭翼之次長生次公受孫女四人賓行富以事赴理
畢就逮竟相繼死君子謂翼死於父愛行死於寫孝雖皆
出於天性然亦教訴及也先生善書重刻真公題其堂曰
介福凡為文以美之以父死明死于外凡葬喪禮搜其遺
孫俾克成立姑氏適人貧宴存則賙給之歿則資斂之與
鄉人處一以德詩遠近化服嗚呼入則孝出則弟仕則致
其力守聖賢之學以詩人以終其身若先生者可祭於
社矣銘曰
猗與先生德性而崇與行而兼道植家將四方式宗有猷
有為而弗不施休有用昭引彌運頹大疑數錄猗與先生
令聞永垂

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鄭公神道碑銘

國朝混一區宇禮樂教化唐虞三代之盛也公卿大夫由
科第發身業文章炳炳烺烺近代所傳者尚書鄭公之
深沉敦厚旅廊有為者進士之傑哉者今其已矣其可得
哉公諱賜字彥嘉姓鄭氏世為閩之建安人曾祖諱食邑
祖諱翁芳俱有隱德稱善士考伯仁初娶丹氏久無子祖
母范夏之禱于神已而公生僴室陳氏士也生有異敦族
里咸奇之既失所怙張夫人愛之猶己出刻苛教誨進于
成立俾入郡庠為弟子員郡博士嚴教條以束諸生諸生
多不能堪而公獨安之磨礲淬礪不懈益勤至不知飢渴
寒暑以當其有下筆為文日滔滔以肆居處有摺書動不苟
雖尋常凡格閒閭書筆研亦扶然有序名公甦士一見皆
器重之由是聲譽藉然出於行輩洪武甲子遂以易經領

鄉薦明年擢進士拜監察御史時天下郡邑吏多以瀆冒
獲罪逮繫無虛日
朝廷俾遣成邊時命公於龍江論次其行伍俱畢甚公召
詔者謝以
主上恩意謂示大信忙其誠偶各俛居止息每旦一來見
喜感化如期無敢後其有疾病羸弱者日竊棕米用饘粥
湯藥以給之獨子山有道上某僧某見曰鄭御史法官也
能恤於若此吾儕寧無愧乎於是相率出資穀行道為飲
食諭戍使頼以全活者甚衆以至道路往來因之之人亦
獲其濟皆於曰此郭公之惠也改湖陰湖廣布政司右參
議始至諸曹吏多務貪吝縱公召立庭下訓飭而約束之
吏斂手不敢為非多清者擢用為材官於是皆感公之德

公於政利有當興害有當去施罷不淹日諸峒苗獠反側
不常倚持郡縣數被侵害公召其酋長布告
恩威結以信義宣其德謀請竟感服拜謝不再為邊陲
撫之民悉得撫措丁僕生人愛去官居家林州謝賓客號
兌祝米三年之制京炎一日服除至京補北平布政司
右參議舉措施為咸得其宜吏民胥悅
今上時在藩國公服事惟謹尤被
眷愛復以事相連謫置安東屯行次冀北山谷間父老數
十輩拜于路曰吾儕小人仰感德者久矣今獲一見幸甚
各載食與漿相迎勞又攜鈔千貫來獻公力拒不納遂行
未幾擢為工部尚書
上即位轉刑部尚書賜力辭名馬蹄數日以陳老人憂懇

請去位
上初政圖任舊人勉留公乃止每旦出則正衣冠挹事久
入則易服就位哭奠如禮永樂三年遷禮部尚書凡朝會
祭祀貢獻禮儀悉酌準式行之樹・奏議詳雅人稱其能
嘗病暑
上數遣人問藥物
語令儒臣纂修永樂大典公皆為監修官公為人有容往
來交際不失其所接士有禮御下有恩以寬厚平直稱于
天下號稱名臣公為文簡明一所集若干卷適興集若干
卷又有憲節集詩若干卷所作詩紀行諸詩皆清雅
和平之製為德府四日公侍講直廣受神人前一遍道之
公感以禁祀之乃卜葬而葬同列曰吾其不食已矣

三日候朝
內廷日將晡忽眩瞀不能支僚吏救出急有旨與吏部暇中
有吉緯然湯藥不下咽夜二鼓喑然而逝實永樂六年六
月廿四日也享年五十有八
上聞之嗟悼甚命工部製棺槨遣官諭祭
寵遇之隆終始如一君臣之義至矣夫人蔡氏淑而賢有
子一人曰中女三人長適楊壽夫次適鄒思賢次適李浩
皆士人孫男二人長曰綱先公卒次曰某在襁褓孫女一
人將以某年月日葬某處子中持狀求碑銘儼與知公舊
辭不可乃為之銘銘曰
猗與鄭公為時名臣巍、紫芝寔降其神紐禀之豐經積
之隆敷施振遠有赫其迹孰不為仕公廟

謁赴天官尚書以先生老儒引見
上大悅即賜冠帶衣食特授
周府長史先生以老辭改授右春坊司直郎以書經侍講
經筵明年十月卧病・痛入謝辭不能起
上閔其老賜歸四方來徵文者日益以於是積以成帙凡
為文若干篇詩若干卷若干足以示後矣先生初娶于氏
子一人女一人皆夭後娶魏氏女一人歸邑人吳洪嗚呼
先生寄跡行役見之以然能嫺禮而願出於事者尤何人
哉先生可謂不惑者矣用宜銘銘曰
維士、于、雖學納・雖文煒如炎幾不施以召厥譽

某處士墓誌銘
今昔寓華亭得為善之士者而弥善者一人焉余所游者
字宗鄉諱文瑾姓張氏後山處士其號也自余去華亭十
有三年矣每與賢士大夫論善人每稱處士者不
多見則余言者雖不及識處士蓋宗想見其人焉今年春
友人趙支同來京師會天台陶九成狀一通致處士之孫
完之意來請銘按狀處士之先世為宋人有仕宋從南
渡遂居杭七世祖某嘗游華亭愛其山水乃結廬於干山
樂其清而徙家焉五世祖某又遷鳳凰山之陽曾祖遇好
施予每大寒中掃地布粟以飼飢禽壽九十有三祖顯通
天官陰陽之學壽八十有四考俊勤敏有才略壽七十處
士器宇魁岸天資穎然每自策勵務進於善其事親也奉
養無違居喪戚容哀毀盡禮其處昆弟也無間言於親戚
務盡恩意其自奉也衣止布帛食無兼味其教子孫也以

忠孝勤儉為本其於鄉黨州閭或婚喪或患難或凶荒或疾疫或貧不能存凡以急告皆悉應之無恡色晚年喜與方外之士游浮屠鶴之畜非賓祭不殺或出見漁獵輒市其所獲而縱之過杠梁圮弊治甚完而新之以故人咸稱長者永樂元年九月十四日以微疾謝孫扶掖端坐問日支干了及他事畢然而逝享年九十配孫氏先處士十九年卒子男一麒亦先卒女一適盧祥孫男二卅完曾孫男三聰聆睞以是年十月二日卜兆余山之原與孫氏合塋焉葬之日遠近傾赴執紼者咸嗟唶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以今所聞所見於張氏自其先世以來及處士之身家故多貲皆以康寧而享壽考得不謂之積善之驗乎若處士克全五福以昌厥後天之報施善人有由然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善之積慶斯獲將壽康後逢吉識諸幽琢兹石

故承事郎曲阜知縣孔公墓表

故承事郎曲阜知縣孔希範首孔子五十六世孫也歷官十有七年以目眚致仕踰年而終享年六十有五既葬之五年其子詢寓書奉狀來徵墓文公字士則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諱克堅之子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諡文肅諱思晦之孫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浣之曾孫曾祖妣李氏祖妣張氏皆追封魯郡夫人妣張氏元濟寧總管子仁之女封魯郡太夫人公天資秀穎器宇奇邁自少侍中奉讀書成均精勤悃愫已為人所器重二十年兵亂侍中奉歸闕里入

國朝王師下山東

詔即闕里起中奉公侍行當是時朝廷崇尚先聖於中奉特加

恩禮而公之兄希學以襲封衍聖公歲入覲暨公欲薦知曲阜公曰先聖之澤均被後裔吾兄弟既得專其美於是讓其從叔父克傳克傳亦又讓其姪之希文希文而族人不願公遂拜世襲之命時洪武二十八年春二月也公為政直道而行於宗族於鄉人不以私蔑公不以恩掩義遠近之間小大細微盡懷其惠邑中有豪強誣訟細民代戍邊者其人上下關節民被鉗制受誣不能自直公歎曰吾為令民枉而不理非職也乃具本末力辨於上官由是細民得直而罪其豪強其他豪右者遂斂跡初元季時有外孔氏嘗冒聖緒因設疑毒累然孔氏至其子孫亦假托世胄覬竊襲爵公曰是亂吾宗今不明後世孰知矣乃力斥其非絕不與通遂以宗譜事刻石銘並本支源委粲然別白千百世之下雖有邪冒不能紊也四代祖考墓隧之碑闕公皆建立上以昭先德下以詒孫謀其志勤矣哉凡族有喪不能舉邑有窮獨死無後者往往具棺斂以瘞之人有孤子女貧無以嫁娶者又給資之以為之嫁娶今襲封衍聖公彥縉公之從曾孫也初在襁褓而公俾有調護俾克成立義時祭享皆主於公而事無大小不遑憚一切視為已任由是內外族姻無不順適營繕往來各得其宜

至於督修廟宮而著其功能鬻復土田而增其嵗廪擲先
隴而申禁樵採之禁，公將而仕請謁之私凡於宗家無不
盡心焉乃以永樂十年十一月八日終于正寢是月爲年
葬祖林之原鄉人聞之有賢德色但其家後公五年卒其
葬也祔于公墓子男三人曰詢曰誠曰嘗，娶大女四人
俱適賢士孫男八人公貞公英公欽公良公鈞公恕公禮
公謙孫女四人皆在室嗚呼公之心純而正行潔而方事
親而周政通而和孝友忠信出乎自然高懷雅量不見吟
詠形乎文以詩書節以禮樂雍容揖讓於其間信乎神明
之奇乎然不可及也而遺愛之在人者詎可泯耶謹論次
其德善用表諸墓以告來者

贈右春坊右庶子楊公墓表

聖天子纘承大統臨御萬方治定功成乃永樂十年春三
月詔天官錫誥執政與侍從之臣於是右春坊右庶子兼
翰林侍講建安楊榮得拜
恩及其考妣考贈奉議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妣贈太宜人
榮既拜
寵嘉述叙次公之行實求爲墓表公諱伯成字士美其先
閩西大族唐末遠祖某仕于閩後子孫遂爲閩人有諱達
卿者積仁累行孜孜不勤雖昆蟲草木不忍傷其生嘗讀
范燕譙應右戒范氏義田記愛之令善書者揭之壁間俾
子孫出入觀省以爲訓實公之考也公爲人謹厚事親能
致孝處昆弟能友愛教子姪以義方遇內外族姻樂雍穆
與閭右接鄉人能以禮下之誦書每至忠孝節義之事又
喜慕，爲人誦說過人窮乏緫賑之不獨宗族子弟資給
而得所教養望於外姻婣婦貧不能立者亦皆指廩授業
撫育而嫁娶之不獨內外之親爲然至於鄉里之間窮者
賴以衣飢者賴以食病者賴以周急戚時伏臘咨其甚
寠迫者歲恤焉，以遺之而賴之者尤衆其有關學
樹而游息公亦之皆得其平而去嘗卜居近雲際峰與龍
津舊溪相望山水明秀喬林清泉甚可愛乃立室曰雲
山樵隱日優游於其間爲所知樂花村激書累至以
母老力辭不起後復以孝廉徵例以子官得賜歸既歸嘗
道者以其子列官于朝欲徵見之公固以老拒自是足跡
不至城府六年春庶子家
賜上尊賜御幕果乃遣家童馳獻公家童至未幾前六日
也越三日公遂属之家廟合宗黨設宴以醻之酒既行舉
觴祝曰荷先世積德衍慶于吾子而吾獲沾
恩賜何其幸也今日與諸公圖當盡歡人生宇內寓形爾
恐後會難期闔者皆驚愕其言莫究所以然亦不敢詰又
三日復趣家人具酒食召諸弟姪至凡飲且嗚曰吾平生
無德及人承先人遺澤以有今日今其已矣死生命也若
等無爲戚惟毋孥整所飭衣衾止以布帛擬地止湿厚及
時襄事毋拘術數人有假貸而不能償者平打壹棄務語
訖遂沈枕至夜分奄然而逝實是年四月廿有八日也得
年五十有六配劉氏有子五人長即榮也次富次惠先公
卒次信次貞女四人孫六人某年月日葬某處嗚呼昔建
處士隱山一布衣終于家忠山之人思之而不忘焉考其

行之大端不過散財以賙鄉里出穀以平市價而已至其
予學進士為娣令人皆以為陰德之報今公世有善行視
連過之遠矣而歲予之題融上及其親其視連又可同年
而語哉況死生之際亦大矣公顛蹶於事而不亂非其心
曠然無累於物者能之乎是皆人所難能者乃揭以為世
之勸

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贈資善大夫禮部
尚書謚文穆胡公墓誌銘

永樂十八年三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
以疾在告
上命大醫視藥遣中使勞問無虛日而公之疾日篤未卒
皆
前三日封嚴曰廣荷
朝廷厚恩無以報稱今至此其命也惟其不朽將子是託
既卒翰林侍講鄒公緝狀公之世代履歷其孤穜奉狀來
請銘公諱廣字光大姓胡氏其先居金陵曰公翦仕南唐
為吉州刺史子勝徙居廬陵之薌城七世至宋資政殿學
士忠簡公銓以忠義表見于世又五世曰敬之宋修職郎
始徙吉水之大洲遂家焉曾祖鼎亨祖彌高皆業儒以德
行稱鄉里父子祺洪武初以儒學進官至延平知府延平
公昔遭喪亂於鄉人有陰德其仕也於民有惠政公生八
歲而孤母吳氏故元進士永豐縣丞歸再之女賢而能其
家公教育於母自幼恭謹不繩為子弟遨嬉事及長知好
學日記數千言能自策勵卓然有成當時閣廣聞賢士大
夫見其才氣皆折行輩與交謂他日必成大器既歸既念

先德不肯隨人後乃入邑校為生員未幾以詩經領鄉薦
遂中進士甲科為翰林修撰一時名聲大振衆謂近年有
子從之遊
上龍飛入正大統公首被選擢為侍講轉侍讀代言之
任日見親信公為人重厚寡言小心慎密
上尤重之永樂二年三月升侍讀陞右春坊右庶子五年
十一月升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而寵任益隆公既
以文章為職業於群書百家之旨博極其底裏摛藻亦廣
發而為文章抑奇逍逸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所制誥命
令誥諭告戒文辭爾雅上宣
德意下達人情莫不快動感悅故倚注之重錫賚之厚加
於等倫七年二月
上巡狩北京公與左春坊左庶子楊公榮右春坊右諭德
金公幼孜皆扈從明年二月
上征北虜三公亦從出居庸踰野狐嶺渡興和以入沙漠
其道途山川之所經風氣之所接與夫
王師破虜功烈之煊赫皆命公紀文勒石鑿銘炳耀超越
古今
上既還南京諸大臣暨公等並錫誥而延平公得贈翰林
學士母封太宜人十一年春
上復幸北京明年再扈從出塞破虜而還是年冬公遭母
喪特賜內帑
敕令襄事起復既至入見
上慰勞甚至十四年三月進公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左春

坊大學士楊金二公俱為翰林學士公前後為試官考第
進士皆合公論得人尤多
上嘗命儒臣纂修
國史公為總裁官書成既進公在疾
上命醫公家賜文綺綵衣鈔錢公既拜賜竟不起以是年
五月八日辛丑卒于北京官舍春秋四十有九
上悼惜之命有司治棺歛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穆
賜祭者再恩禮始終之殊縉紳之冠也公娶吳氏封宜人
子男三人穜穆穟女四人長適陳年錦生安孫一人善祐
女一人有司具舟送官與穆護喪南還將以明年月日葬
其處公平生所著有文集若干卷詩若干卷藏于家於戲
國家六合混一八文明宣民物康阜而論道經邦佐理贊
化措天下於又安則有公卿輔弼股肱之臣夙夜匪懈以
修厥職至於論思獻替侍從左右以學術文章潤色
鴻業黼黻
至治於其間亦必有英偉特達高世之才而後能化今傳
後垂之無窮若公者今其已矣為可以泯故敘次其始終
而銘焉銘曰
有美胡公質茂而豐發承家觀光迪嘗咨種學績文不同
為工揭德振華聲實日隆既嚮既舉蔚為儒宗簡其才能
掌
帝之制鳴玉曳組䇿駕寵寄攸久竭心盡忠禁林論思左
右
恩顧益渥
盛德至治歌詠鋪張
宗廟朝廷郁郁洋洋誕敷
文命洽于群情昭示四海遠揚
天眷生既尊榮殁加顯名始終之
眷顧之殊京紀德維績于時有光勒銘斯石永世不忘

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呂公墓碑

聖天子即位以來四海寧謐庶政咸和乃妙擇股肱之臣能
協恭于理者以明顯功
特詔追以尚書誥追贈本其祖考而寵崇之於是禮部尚
書呂公諱贈其考以公為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於惟對揚
休命光昭潛德以告示久遠乃來請文將歸而刻之墓石
按呂氏其先系出姜姓封於虞夏之際子孫因以國氏歷
漢魏晉宋隋唐世有聞人自宋以來在河南者以相業顯
在京兆藍田者崇禮行義著聞天下而僕射為元祐名臣
公蓋藍田裔也諱宗信字子節世為咸寧人祖諱某父諱
敬甫贈禮部尚書母張氏追封夫人公自幼端恪長益敦
篤讀經史究大義凡古人行事得失曰善吾法不善吾戒
以自修飭長安漢唐舊都習尚侈靡公一切脫去不混流
俗內孝父母外睦姻族篤交游從一以忠厚稱嘗為本宗
曰居鄉不能力善為政不能濟物非丈夫也以是勗諸己
亦以是訓諸子弟以是行於家亦以是語諸鄉郡親友以
故人咸仰重咸謂公長者公平生志趣超遠遇山水佳勝
輒命酒賦詩自娛怡然也生五子長即尚書次莘彥異文
嘗告諸子曰吾不幸不仕先季弟竟有所成今汝輩幸遭

聖明非學不足以淑身宜勉之洪武甲子尚書以文學取
科第累官山西北平按察僉事今
上入正大統擢爲大理卿繼陞刑部尚書復改禮部忠直
自信惟寔惟清
上嘉其能士推其正繇公之教然也尚書爲刑部時公尚
無恙祿養榮存士大夫數羨之以永樂三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于懌陽之原既葬之七年有褒
贈之命配孟氏封大夫人嗚呼惟公見善明故行之也恪
請伊學故發之也大天道之報善人非偶然也尚書既克
顯揚其親祀承
寵光復請刻石以詔後世可謂至孝銘曰
呂爲著姓世有顯聞中晦而昌族益茂著惟公承之克濟
其深不有于躬乃啓後昆是生令子適時
明聖遂躋顯膴以紗世慶鐵冠繡衣斧節煌煌出庶晉典
不遠其邇乃司廷平乃掌邦憲乃秩宗伯薦膺
寵眷愈愈罔堂珮玉瑲瑲侍
帝左右邦家之光惟此顯榮惟忠與孝惟子之賢惟公之
教
帝念本始有錫自天煥乎龍章賁于九泉生崇令名沒有
褒錫莫榮于斯莫大于德刻文茲碑惟後之式

宣聖五十七世孫襲封衍聖公神道碑銘

公諱訥字言伯姓孔氏世家魯曲阜前奉善大夫襲封衍
聖公諱希學之子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國子祭酒諱
克堅之孫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諱思晦之
曾孫實宣聖五十七世孫也公生穎悟厚重寡言笑篤學恭
謹不以貴胄驕人士大夫喜與之遊樂善好施遇孤貧不
克婚葬者輒傾貲濟之無難色又能詩工篆法人得之者
皆傳誦珍美相者謂貴顯門益彰洪武癸亥居父憂以
國喪赴京祭
孝陵既竣事入見
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聖人子孫送賜膳且給命
禮官館于太學道尚書劉仲質等問曰能應襲復賜衣物
鈔錠克期合銓擇襲爵以居喪乃止服除丙寅正月朝
京師既見
上大喜即命禮官卜日授爵於是以二月二日拜襲封之
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禮官以教坊樂導送至太學
學官率諸生二千餘人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歎其榮
明日入謝復賜燕于禮部又明日釋奠于學廟以拜
命告
恩禮之加古未有也初行誥詞吏部奏用宋舊階
聖諭曰衍聖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爲異耳遂爲
故事每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列文臣首厚其廩餼下
及僕從此又古未有也公天性仁孝待宗族宜禮意奉
祭祀極其嚴敬至於廟庭修作剝又程督竭其心力不以
爲勞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竟以疾終得年四十有三以
某年月日葬祖林祔考墓也夫人陳氏繼甯氏王氏子男
四人長子鑑襲封衍聖公後公幾年卒女五人長適

李添祥次適宋平次適王騏次適俟正次適辛鑑之子彥
紹今襲封衍聖公公之冢孫也曾孫一人秉嗣公歿後二
十年墓無文表紹升樹碑墓道以昭先德來請銘其詞曰
維道之高維德之厚金聲玉振以昌厥後歷世五十而又
七葉偉矣闕孫克紹先業宇量恢恢威儀怙怙明詩習禮
光華煜爍天之所與族之所宗保佑申錫格于
宸衷榮名尊爵超秩顯融寵恩異數維聖之崇佩仁服義
如有遵律終始惟一靡有逾汰由來龍蛇賢人之嗟溘爾
長逝倏音孔邈社林之東指木蒼蒼若斧若堂昭穆相望
維公之兆樹斯宅幽既封且固世德作述延昇後昆爰澤
斯流刻詞樹碑永昭厥休

灌城阡碑

永樂六年戊子九月十日先公直翰先生卒于家是年十
二月丙申葬南昌灌城鄉豐樹里從家塋之原先是洪武
癸酉六月十五日先孺人辛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卜葬
是原至是先公遺命葬右壙而孺人次左也初有表誌無
自石未刻今將鎸于梅溪之石謹述隱德懿行用誌諸阡
云嗚呼胡氏之先系出不一公之族迁出新淦之城口自
經喪亂族遠譜逸不知始所從莫適其系也自六世祖十
平
三承事宋端年間始遷邑城之南高祖紹文曾祖補賜祖
子從考試於程世懷德弗燿晦祉後徵公諱鼎字重器自
幼恪慎端莊屹然如老成人從鄉先生聶則正受春秋業
成值元季兵亂與先孺人奉二親避亂田野間竭力致養
未嘗乏絕以感其親親沒雖喪亂中葬必以禮不敢苟且

以悅其親既定中原南昌以龍興為省治有兵衛乃與兄
值鄉衛君從家再復還遭亂家屋燬于兵入
國朝沐浴德化始寓居前進士郭陽楊國儒來為郡守
遠訪人才立言試拾進諸儒生第其學之高下而激勸之
於是廣部與公各以其業試通經高等而廣部且賜多
士從廣部以薦徵將以握手別曰兄出而仕君臣之義也
弟教子孫以隱先生孝弟之道也公自是日取詩書禮樂
用教導其子若孫鄉相從而學者不憚儼然謂公殷督之
先於是公今括攝廻公之奉時民有從吏議訛諸謗公聞之
曰此愚民教化未洽耳其為詐於我者何恤吾可不可不
慎一或過當偶抑其小心非細故也儼然佩服終身不敢
違公嘗以倚邦違遠歸既每歲春秋不遠數百里拏舟

歸故里且掃祠上塚退合族里之人飲宴而還家居登享
於時賜物俸禄嘗共雖老亦悲哀哀鄉里惻惻然未嘗有
所忤鄰傍以禮待之無貴賤篤意與人交忠信篤敬衣食
賙餘樂於人之窮急然不恃惜者亦罕不樂人有善輒樂
稱揚道之有不善者誨良勸戒開其善端而革從改行者
亦多有焉其為學雅奧而直然不平者得公一言而釋以
故君子喜其公小人亦莫加而從義尊於物傳先生箕熊
先生剖與公交以東公為善始終無閒乃相與揖讓曰直
翁先生嘗以子官封翰林修撰享年七十有八以壽終葬
之前期兩親賓祖道者咸以為憂至夜中雨止風冷然詰
旦發引日皎然如常時諸大夫郡邑官僚與凡執紼人士
載道皆嗟嘆稱異之不入執事者皆汗浹背咸以為此公之

素行薦乎天者非偶然也孺人徐氏先十五年卒嘗謂之公
曰汝母性純愿奉母事繼母能篤於孝敬既歸於我事
舅姑凡衣服飲食奉養之事必躬理之奔慕不忘二親深
自尉於歲壬辰兵變鄉里人據掠殆盡人少食家散各亡汝
母幸存服飾之具日以易粟奉二親不異平居不幸二親
繼殁力以喪殮閉隅獨與汝母鞠育其事甲午稍紓加之
疾度已并嘗修遂值龍興凡治居舍生業立家之道汝母
能以勤儉助我未嘗而愛怠之色凡苦心者汝見者蓋未
之知汝幼在先孺人膝下孺人口誦孝經詩語教之及長
知事亦凡孫人歲時左右於記祖醴粢盛必豐潔伴宿客
酒食必精旨接親戚無不恂恂適汝子婦嚴而愛雖疾病無
厭容卒之歲春秋六十也後八年以子官贈孺人子四人

長子壽次發次即儼次慶女二人長壽慶與二女俱夭孫
七人旭昱暕晃暐暻昭昱杲發卒今存者五人孫女七人
長適劉正學次適劉朝英次適達賢今餘杭吳英次適徐
用中次適劉銳次適王恒次適毛寅曾孫九人訓諒謹謹
詢諭訢訓詠曾孫女六人距先公之葬十有八年先孺人
之葬三十有三年實為洪熙元年歲在乙巳正月十一日
復蒙推
恩貴于寘滇先公加贈朝議大夫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
翰林侍講先孺人加贈恭人踰月儼以疾休致而歸又踰
月乃克告于墓深懼衰朽筋力不任恐一旦溘從則考妣
之德善潛而不彰不孝之罪莫大焉謹啣哀凡述大末敘
次如右俾後之子孫庶得以為過籍之資也男前史官嘉
議大夫　太子賓客國子祭酒致事儼謹誌

故元集賢司直曾公墓表

永豐曾氏系出鄫同公遠有代序為吉名族至元集賢司
直諱如玨字山昆乃應奉翰林文字兼國史院編修諱堅
中之子宋臨安衛巴兵部侍郎江西安撫制置使諱希顏
之孫宋主管浙西帆司文字贈通直郎諱元彥之曾孫母
胡氏人也公有異質幼與群兒處不為嬉戲屹然如成人
從師學日誦數千言輒背誦不失一字人皆以遠大為期
子矣既長通書經兼習闕作選家居元都用選補太學生
其後某時所取門人安公之所也未幾以應秦(?)憂去官來
迨南還遭元季之亂慨然有澄清之志時進士吳伯都剌
佐江西省幕辟為師討賊公以策干之不能用都剌賀蕭
也先舊與公同監會稽之郡守梁克中乃檄公主永豐縣
簿公至欲有為而事已去不可復振即挈家去隱玉笥山
中入
國朝兵亂既平乃歸葺田廬復先業洪武初遂官部長鄉
之田賦征斂以時不為恭刻或勸之如是公曰吾祖父以
來無如是卒不為以事遠謫戍年六十有八歲武丙辰
正月三日以疾卒猶天井岡某年某月日自天井岡啓葬
于鄉之某原配周氏子四人長旬次源次潛次達女三人
孫男幾人曰榮翰林侍讀曰棐曰陳榮懼公之潛德不耀
乃以狀請余惟公以文獻世美力學躬行故能安於去就
棄休戚後豈有涯哉乃本初著其實表諸墓上以昭厥
潮

所悽而公之學乃鬱而不彰悲夫又嘗教之集林詩見公
復制詩文徒為之嘅然公平生喜為詩宋學士景濂尤愛
其長句謂有唐人風格入記徐僅得若干篇殆存一二於
千百嗚呼惜哉公之德操行義凜然無愧於古人至遇事
理之曲折在他人衆莫不言不能別白公片言剖析則了
然間釋合乎至公人皆稱之曰能然其所能乃如斯夫乎
人那莫可得而知也所可知者先可以求乎詩述其大略知
知右淺之所以者即斯文亦可知其人矣夫

故延平知府贈翰林學士胡公配人吳氏墓誌銘

永樂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有四日故延平知府贈翰林學
朝士故公宜人吳氏卒于家其子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
封士廣聞訃即設位哭儀既畢而退越三日乃命其門人述
宜人之世系德美來告曰廣生甫朞月先府君拜御史之
命仕于朝時兄姊俱幼太宜人專家事教子女讀書事女
紅課僮奴治田圃種植畜養皆有條理先府君守延平不
幸棄諸孤廣生八歲也太宜人哀慕盡禮悲哀成疾幾不
能起及痊日辟積置詩語勝上以教廣曰汝無父吾爭以
汝之有成也廣雖幼無知然聞太宜人言極悲痛謹識之
不忘廣兄弟不天鞠育教誨皆太宜人之德與凡扶持門
戶官府之供賓親之禮男女長幼衣食百需之具又皆太
宜人經理維持之力及廣際遇
聖朝叨列侍從荷推
恩特封太宜人逮無教訓懇懇一旦至此極終天之痛何
有已也然所以昭後世者幽室之銘惟子是圖按宜人諱

瑞慶姓吳氏世為廬陵永新人父師尹歲元名進士永豐
縣丞母龍氏宜人生而冠侍自幼聞禮訓通經史又善
箋札長於剪製紉綴之事皆操精敏父母甚愛之為擇
少得如意者獨延平君在太學中器行端方學問宵富遂
以歸之宜人自入門舍珠翠紈綺脫去不御躬操井臼執
婦道以相其夫子於喪亂艱難之日人以為難延平嘗撫
育其從孤弟妹數人為之婚嫁宜人能竭所有與之宗族
皆稱其賢仲姊棠居無子宜人迎歸奉朝夕暇時二姊坐
一室講詩書評古今終日不厭常習諸子誦讀與正句讀
訓難字如獨之開悟甚吳公學士以文章翰藻名治身
正家閨人有由來矣宜人常恨不及事舅姑遇節序祀
事于家命子孫拜掃于墓終始如一又性聰明善記族黨
兄弟有所遺亡即咨詢雖數十年事歷歷舉之無毫髮差
爽享年八十有二以壽終實永樂十二年十月三日也明
年某月日葬于其山之原子二人長克次即廣也女四人
長適劉子仍次適蕭志崇次適徐崇惠崇惠宜州知州次
適解與高孫四人禮禮溥極女五人長適劉誠次適陳年
餘在室曾孫二人善壽善嗣女一人銘曰
猗歟宜人夙鍾淑德愛及於行邑悅由則延平之終厥家
孔艱諸子在幼鞠育以恩訓之書詩俾克剛方婦功母道
族閭思效組總載美受天之祐
寵章命服光于眉壽詵詵孫子蘭茁玉滋啟後式穀衍慶
流輝猗歟宜人世賓罕儔刻此銘詩用昭厥休

故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盧公墓誌銘

永樂十四年十月六日兵部左侍郎夏公卒年五十有六
自公卿大夫以及掾史執事之人與凡知黑交游之士莫
不痛惜之將葬溥自狀其行事從溥其家人抱其七歲孤
欲持公世系履歷拜而求乞銘余與公友也且子壻於公
義不可辭乃叙而銘諸公諱洲字文淵南昌之新建人曾
大父榮大父德父昉世皆隱有陰德公幼孤母葉氏教育
之既長入邑校為弟子員讀書力學遂以詩經充貢入胄監
歷事兵部洪武二十五年夏五月選授司馬主事二十七
年秋七月陞員外郎[illegible]夏以賢勞擢本
部右侍郎未幾罷去千又有
詔復起為左侍郎公為人寬裕謹厚所至遇事如不經事
勤故自為主事自能名及為員外為郎中歷年多而知故
實凡視事則文簿山列送公獨秉燭治文書不少懈凡七
自將未嘗捨代以此人皆心服之至為侍郎專檢校賠黄
其條貫節目文理浩穰不得要領者其事多缺失獨公任
之貫穿錯綜皆有條理人又服其能嘗督工運木河上歲
患無濟者集而人不勞永樂十一年冬復遣
表至北京居會同館疾發背瘡焉
上遣中使賜以善藥日往候疾遂輕以
聞凡兩月疾瘳入謝又賜物甚厚既還獨領部事知無不
為僚屬稟承政務事舉乃以子敬夫死悲感成疾逾年竟
不起哀哉卒之日
朝廷遣官諭祭憫其清貧特給米五十石鈔三千貫
恩禮隆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某鄉某原配胡氏子男二

人今所存者欽之女六人長適吳人次適胡鼎孫在室銘
曰
維素不淄維德有餘維澤不渝以遺其孤

贈資政大夫户部尚書夏公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彭氏其先荊州人元處士諱瑞可之女贈資政大
夫户部尚書夏公諱時敏之夫人今少保户部尚書原吉
之母也元季處士偕其次王山以儒學教授于時資政
公之父某為鄉貢行省郡事劉處士家行命子玫從之游
以丘氏不畏行未幾郡按治制事投於長資政奉其母入
湘見夏生與語大器之曰我事托于也可謂有子矣其後
必昌遂以夫人歸焉入
國朝與亂平資政乃徙居長沙之湘陰洪武初教諭邑庠
復以母老歸養而卒夫人奉其姑盡孝敬雖處窮約未嘗
有幾微不足之色其姑安之教諸子嚴而有常嘗訓之曰吾
見汝父平勤一世手不釋卷今已矣汝幼孤何特汝歎曰
人生世間其業有四惟士為貴汝等得為士非惟不隳先
業亦汝父之志也於是遣原吉入邑庠為弟子員人訓之
曰吾聞與善人居如就芝蘭久與俱化與不善人居如就
鮑魚久亦與俱化汝其識之姑疾夫人侍湯藥惟謹朝夕不
離寢處姑執夫人手泣曰汝事我孝我老矣必不
起念無以報汝願汝壽遐我子孫事汝同汝事我姑既卒
夫人葬祭如禮及原吉領鄉薦仕為户部主事迎夫人就
養後七年原吉陞侍郎夫人以子貴誥封太淑人又五年
原吉拜尚書考贈户部尚書夫人進封夫人[illegible]慈

惠温恭而有則予紀綱通變出納和鈞以掌邦計為時名
臣而太夫人壽考康寧享世稱賢婦賢母焉享年八十以疾
終于北京實永樂壬寅四月廿九日也後二年奉
命給舟檝第三子原禮載柩歸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其處
子三人長即原吉次原啓次原禮女二人長歸世次適常
川府照磨葛納誠孫四人璪瑛琪璨女四人長適監察御
史傅霖之子俊次適崇仁府經歷虞進之子瑞餘在室昔
韓退之識楊於陵為北士謂北有後矣以女妻之生嗣復宰
為相方之處士之於前代及今尚書公豈不信哉僕竊究
尚書公嘗拜太夫人於堂上見太夫人禮貌從容辭氣詳
雅固知其風素教然尚書公乃以墓銘見屬謹按林誼
德疏所述事略敘次如右而為之銘其辭曰

懿懿夫人生于德門克嬪君子隆教式遵宜家孔艱夫先
其舅上下悉切養育于繼姑疾不起飲食不離勤勞孝順
姑視有難撫字諸孫慈訓嚴詳善積慶衍世澤其昌來來
尚書贊理廟堂推恩顯親命服用章祿養式崇既壽且康
湘山蒼蒼湘水泱泱惟卜之吉夫人之藏刻銘貞幽永世
不忘

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碑

豫章城南之有晉侍中大將軍溫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
在也公咸和初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
豫章乃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
其風節愛其山川言于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
史居之事雖不行而心實惠焉故臨終之日與陶侃書蓋

公之葬豫章侃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勲德將為造大
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侃上表并公書辭停移葬令葬之
後有坎隱伏實公之墓故老相傳號為載墓去廟三十步
初廟迫排岸司瀕于江歲久為水齧今則徙臨墓矣而舊
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固訛為宋司馬溫公豈以公嘗為
劉琨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祀事惟謹有以事禱者輒不
得卜復請曰廟無碑豈非欲得發潛之文乎遂得卜嗚呼
公之事載諸史册爭與日月懸昭今古公建精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亘千載猶一日公豈以余言為足傳耶將以余能
正其訛耳謹取公之履歷始終大概書于後使讀者知公
不復訛為涑水先生也按傳公諱嶠字太真河東太守憺
之子也初為都官從事東閣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

軍劉琨夫人公之從母也琨請公為參軍復為從事中郎
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
戰功琨遷司空以公為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
左琨以公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帝嘉之尋拜散
騎常侍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
中轉中書令王敦逆謀表補丹陽尹公馳都奏之加中壘
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及敦兄王含同錢鳳奄
至都公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擊含敗之封建寧縣開國公
進號前將軍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公遂
有江州之命未幾峻果反公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
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公
乃遣王愆期奉征西將軍陶侃為盟主於是侃率所統與

公同赴京師戎萃六萬旌旗七百餘里直指石頭次于蔡
洲峻聞公將至遁大駕幸石頭公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
賊侃督水軍向石頭公與庾亮率精勇徒白石以挑戰時
峻勞其將士因醉突戰馬躓為侃將所刺峻弟逸及子碩
嬰城自固賊將匡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术攻於公公
徒別駕羅洞言進攻擱於逸破賊石頭軍資藏長史滕含
抱天子登公舟時陶侃雖為盟主而專分規略一出於公
及賊平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
郡公邑三千戶議將留公輔政公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
還武昌公先有齒疾至是傷之因中風呈疏未旬而卒年
四十二江州士女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冊書追贈公
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謚曰忠武祠以太牢

公之本末如此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豐功偉
績不獨著于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敦蘇峻之禍公之
於澤深矣公不棄豫章而安靈於此豫章之人豈能忘公
此所以世世祀公而不絕也公之祀忠祭法余故表而出
之于余文昔鄧鵬南復作詩以遺之俾與其鄉人歌以祀
公其詞曰
五馬浮江典午微中原雲擾竟莫支惟公天挺豪傑資弘
毅有猷復有為伏劍南冀匡嶮巇翼戴王室昌厥詞群賢
滿朝悅以儀王事靡盬勞驅馳逆敦憑陵肆侮欺袖器振
挂綱紀隳斷析抱險出奇指顧之閒勢忽披凶峻結約
逼郊畿衆攜越彼吠咨公復奮與舉義旗感激將士張
國威川書四發如星飛征西逐下荊州師指麾嶽膽遯

先伯父虞部府君行述

公諱璉字汝器姓胡氏世家新淦自幼有大志富元季見
為政者率尚苛殘徒殺掠為蝕民弃然欲有所樹立以利
夫人而不得則散居常悒悒劉儼曉學先生選與其弟連
講學于清江封案之上郡東書往受業學下筆為文章有
奇氣與先生齊名事業既成而世亂以天逸與先公自淦
徙家龍興遂遭兵亂乃與諸賢為人學知其將有也及我
太祖高皇帝都南海宇偷術用此於是郡守都陽程國儒
延諸儒生課其藝之高下以行勸賞公乃與先公各以其
業就試適兵亂之餘程侯延諸儒師從公昆弟文字於多
士中嘉歎不已特貢公第一月試三試皆在高第洪武初
與廣陵劉子高清江張仲誼俱以明經薦至京擢授工部

主事兩考陞本部員外郎又三年轉虞部員外郎公
性剛毅論議確然遇事矯枉嫉欲以直繩之同列多不喜
諸子宰執々々亦不喜閣中以他事達左遷通判廣州居
二年復以事辭官歸卜築清江往來豫章忽一日吉甚徒
子儀曰昨夜賦詩末句云歸去來々々今古山中故人久相
待吾其歸去遂鼓舟浮江而上至注米流風濤而沒實洪
武十八年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從子發督水工撈二
舟自後所至彭蠡湖往返七日卜公喪不得嗚呼痛哉配
劉氏子男三人曰頴曰顗曰頌皆早世為屬所卒于官頴亦
繼卒有二孫戊選方公文集若干卷在二孫所存十不可
知公為政當聞其大者若工之陶冶當之河渠吾之海運
淮之海艘皆為劃務公實經理於措興之日後來者得有

期白日之後天日之識厥配類無子遺質數衙同三司
廷議歎留公道辭徙滅南經牛渚磯犀光下燭魁魅鯛
然歸鎮曾幾時敵乎神逝哲人萎遠邇聞訃涕漣洏立墓
千載江之湄科字雖存人莫知神明貽格於赫祺祺井邑庇
麻民實思有牲載祖酒載卮顚公朝夕無我遺

顚庵文選

卷上終

顚庵文選下序

按六書故曰儒者講六藝之文明先王之道經緯天地之理也詩六藝之一也詩云乎志有諸中而形諸外則知其人矣故詩所以道性情該物理叙風化者志之所發也孔子刪詩以明教化是使異端邪說不得以害正道其功大矣後濂洛諸儒而又發明其理以闡萬世至中至正之道而學者得其宗焉如唐韓子爲浮屠文暢送行之序柳子首倡其事以告韓子韓子乃爲文以告之曰有以儒名而墨行者正爲柳子云也其以墨名而儒行者爲文暢云也其闡未嘗其一字爲送行之說蓋以聖人之道正之耳云旨微矣近世儒者其作浮屠詩

文碑記張皇詭誕之說以諭云使以隆戎狄以為博學以照名教孔子所謂攘中國而擯夷狄者安在乎宋太宗所謂孔門之罪人宜矣今是詩五百三十餘篇皆得詩人之體而其言無一字為浮屠之說得儒者之正孟子曰我知言吾故於是詩喜而有取焉使後之作者不流於淫辭詖說則亦可以思無邪矣故為之序宣德壬子正月十九日涵虛子臞仙書

昭回雲漢之章

國子祭酒孫章胡公以所著頤菴詩集若干卷示洪俾為之序洪因作而言曰詩三百篇尚矣五言之作出于蘇李唐山夫人之歌則騷騷乎雅頌之遺意至于建安濫壯而激烈君子不能無世變之感及乎齊梁而後靡於是唐詩得于陳子昂遂有李杜韓柳之盛若宋諸大儒其精深造詣蓋亦可以求其本焉元起於胡漢文制疏略至元天曆之間若趙文敏公虞文靖公范文白公揭文安公亦各為一時之盛及其衰也學者以粗豪為壯以尖新為奇語之纖為音律淫濫為自然若皆然末世文弊固其勢之然也

聖明混一四海肇復先王之制興禮立學以風厲學者至于今五十餘年之間政教之隆義乎三代征發豐稔民物滋植四夷賓服瑞應薦至麒麟騶虞嘉禾芝草之祥日獻月進

聖天子方崇唐虞熙洽之典以宣省風俗懷柔百神澤恩惠于萬國公卿大夫文學

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敷揚盛德鋪張洪休洋洋乎雅頌之音盈于
朝廷而達于天下當是時公以儒學德行由翰林侍讀太子諭德爲大司成師表四方之士而文章卓然名于一時蓋其所作必欲追蹤古人事核而旨切辭醇而旨遠渢渢乎春容正大之音可以無媿于古而公則欿然自視若不足也烏乎若公之盛尚書其之商周之興詩人頌焉文章有關于世道尚矣洪與公同游
禁林十有餘年朝夕承公之誨至論古之作者未嘗不悅然于斯惜乎以洪之昏陋而莫能進也姑序諸卷端俾觀公之詩者有以考焉

永樂十四年丙申八月翰林侍講錢唐王洪序

頤菴文選目錄

古詩

擬古十首
擬飲酒詩和陶淵明四十首
古[illegible]
閑[illegible]詩[illegible]
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村居秋興
雜詩
賦[illegible]明二首
擬游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五言律詩

秋草十咏
閑[illegible]
雨後
對酒效樂天体二首
次韻[illegible]
題陳宗淵畫
[illegible]
除夕
夜[illegible]
寄[illegible]二首
送[illegible]
夜宿京口
夜坐
題畫
長垣詩送伯玉[illegible]
[illegible]中夜宿
清口驛
高郵道中
[illegible]
舟中雜詠
[illegible]
題鑑湖圖

寄士奇學士　胡學士山居八詠
雨窗中懷楊學士士奇二首
寄示之子旭　十日賞宿菊二首
代菊答二首　殘雪
病中秋思八首　雨夜詠懷四首
送陳文學北上有知縣　送周僉卿赴鎮安通判
不寐　悲秋
感秋
昨承召命以疾不能行念之賦此
東里學士楊公以秋菊對酌以此詩寄
題王舉指木竹
甲辰初度前一夕夢與士奇對床共話舊

賦歸二首　過揚州
過南京一首　遊白鹿洞詩一首并序
過瑞陽留題一首　次韻文夫可業
九月二十六日作時六十七　琢詩獻陵
晚出昌平　留寄自州
楊少傅士奇自京以詩來和前韻賦此以答
黃少保用楊少傅韻以詩見寄賦答
曾學士亦用楊少傅韻以詩來有題賦答二首
立春後二日楊少傅以其節物賦答
過州除日　月夜
新安舟中望下郡月往河何聲
夜泊小孤　雨中望彭澤

江上二首　詠梅
當春日雅五首　八月五日賞詩
春興四首　池館二首
元夕候雨　春雨述懷
寄王御史瑛　人日喜晴明日立冬
雨夕偶書　秋興四首
春日村居二首　村吟二首
江村早秋寄兆紹書　自嘆二首
除夕元日書事　高溪侍人以小冬藤
題留春亭社作之華之要約
江上納涼
七言律詩

二月一日早朝　秘閣書事簡諸同志
華蓋殿讀卷送進士榜　元夕侍宴
閱子粹行卷　禁中對雪次韻
次韻仲熙侍講人日作立　六月十日退朝
將回書屋即事　和胡學士扈從經陽山
和胡學士扈從下武門　端午東內較射和應制
九日登萬歲山應制　扈從八詠
除夜　次胡學士因觀新設四首
坡南草堂　夏過王滸觀宴尚書
題畫　北山林晚詩
過德州寄胡楊金三學士　大江獨坐
送呂尚書歸省　呂尚書送譔挽用杜詩

胡學士臥病賦詩二首
雲葉
題趙尚書春從安南至
胡學士挽詩
草堂即事四首
題友之安道畊卷
送劉[illegible]侍[illegible]各歸
贈[illegible]衣學[illegible]
題[illegible]洲卷
[illegible]劉使旦赴交趾
送[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執者
[illegible]人赴[illegible]阿教官
[illegible]山小隱
[illegible]赴[illegible]京
[illegible]山張[illegible]詩
聞[illegible]
[illegible]明
[illegible]
士奇少[illegible]及[illegible]韻奉答[illegible]
村[illegible]
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見[illegible]
歌行
[illegible]山[illegible]圖
[illegible]
題[illegible]
題金侍御墨梅卷
[illegible]竹[illegible]
[illegible]
題[illegible]
[illegible]竹圖
題[illegible]
象[illegible]
送陳侍御[illegible]交趾
[illegible]
順[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鼓歌
題[illegible]山[illegible]
題胡學士長林書屋圖
[illegible]
題[illegible]金學士賦
[illegible]
[illegible]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
[illegible]十[illegible]八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圖[illegible]首
[illegible]
[illegible]
題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行
題畫
[illegible]山[illegible]
[illegible]行
[illegible]作
[illegible]
[illegible]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題張[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
晚[illegible]月
[illegible]小角
[illegible]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圖
[illegible]
[illegible]胡公
[illegible]
[illegible]七言
七言絕句

題宋元暉畫
寄[illegible]周伯
秋夜
秋雨
白鷺
過湖州
過[illegible]州
同[illegible]
[illegible]
題吳節[illegible]
題[illegible]山詩人
[illegible]

題[illegible]竹
[illegible]像
中秋雨
[illegible]
過太白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呂張[illegible]
[illegible]
曉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過[illegible]
題[illegible]

徐州[illegible]
東平道中
[illegible]
[illegible]過揚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過[illegible]
[illegible]

目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過[illegible]

頤庵文選 卷下

豫章 胡儼 若思 撰

古詩

述古

圖書出河洛羲禹闡幽奧列聖繼有作人文日昭宣仲尼感鳳鳥至理寓微言自從秦漢來但見枝葉繁寥寥千載後濂洛探其源紫陽具餘理垂裕啓後昆前修去已遠來哲未有聞理辭道施晚後歸本根嗸姬既說綠火劉歆以亂詩書煨燼餘禮樂邈難徵區區叔孫子莫儀致兩生守文徒漁說俗吏事章撰貫章失經紀二載秦燕經遂今千載下微言徒紛爭二儀有定位八

極話

風無敢辭公旦去已遠萬世思典刑尼子變風雅騷經寓孤忠光華並日月耿耿垂無窮後賢襲軌轍長卿守其宗指搖蹀邛市放曠托絃桐淳風日以靡靡麗淫更纖穠遠游謝紛濁超逸等冥鴻馬遷述世業博洽靡不通奔遊燕趙閒觀觀氣豪雄發憤乘制作獨見不相蒙馳騁更逸駕凌厲六合中豈不念筆削斧家齊化工蘊室有餘悲隱辭寓深衷細彼班范流落藩籬守遺蹤

聖神御宸極朝宗衆流奔三正乃決建萬化歸一元元經大一統表揭開蒙昧周綱既陵夷七雄相併吞晉紀忽中絕雜胡漲妖氛厚風復不振五季尤紛紜蔚正聲吹德星煥奎文道化侔三代經術規典墳一朝胡騎來五馬渡河津王業寓南服繼統嗣後昆如何太史氏儕之犬羊群紀傳雜並列黃箱雜異陳是非百世下至公終不湮

焦先不可舉侏儒不可援縢楼不可祖黯肩不可言吾人事雕琢所貴得璞琨策竹如君子猗猗美且溫相觀與供化豈不尚芳蓀所以歎識者乃在公孫贊僧良吏今美清大川有源吁嗟吳熙子徒閫非所敦

問津溪天行文火雕龍爽公孫持堅白李悝盡地力苟然獨老巾著論推儒墨外外淵淵世龍尾五石沒大道隱不見唐然心憫憫余嘗登步錯奈此衆口鑠向使無春由焉能兩劍洄汨汨數寫哲性恐誅差德是公上築見而遊焉思賦寄語曷悠悠匪惟不精擇爽綱失其馭擊寰虛日滋楊生獨持戟三歲乃不移閉門事草玄扶摘窮幽微高者蹈蒼天下者入黃泥一朝弄神器鬼怒人不怡如何守道叟亦復為詭隨伊周頌功德投閣良可悲中天二百載小數窮溢知凜凜紫陽筆師斧同一辭稽首素王宇為君懷忸怩

鴻門宴高張虎爭龍妾婉拂劍光凌亂雪花芙蓉姿起舞為君壽誰知伏危機熟然坐中人宛轉來相隨天意應有在人心徒嶮巇酒酣日將落壯士直披帷一怒千人廢何為晚陳詞以彼嘉世雄未易詞容畢武成二三策多聞須闕疑

國風美王化關雎正彝倫詩詵詵侊僚思愛日相親窈窕慎淑儀嬿婉非所欣甘從冀子耕不厭野生貧如何會稽婦吹吹醜貝薪亦有傳行士叙妻求將軍所貴閨門內相

敬如友賓琴瑟按重高義新然感激言嗟嗟白頭由悲作清
潔塵

雜詩

大化運無極四序先終始悠悠世與間萬物難銷毒青陽
振其華玄冬抱根柢物理有盛衰人生貴知止謙光乃自
界上善誠若水昧者徒紛紜達士甘淡泊孰云莊魏魏持
者滿之招

神龍紛昭欲靜默淵淵淵含和抱其明珠光燭重玄一朝
吐雲氣甘澤溥九天夭矯樹雲中變化出自然孰知積精
至變化為從摶如何夸生者役役事多端寧復念終始宇
宙浩漫漫

倉庚鳴幽谷伐木正丁丁春風日載陽時聞求友聲若有
一介士榆楊稍達生對面抗高義中心藏甲兵蓬蒿不同
器申椒執兇憎巧言實亂德其色徒傾城哇哉同心友獨
立何榮榮安得王川子為爾營門銘

長松生澗壑矯矯抗丹霄根株蟠厚土雨露沃其條虎琴
太古色迢遞非一朝清風四時至白鶴千歲巢如何燕雀
群喧啾乃見嘲翔彼山椒赤亦欲凌高標嚴冬霜雪降氣
類各已銷獨此歲寒姿青青終不凋

幽谷有芳蘭綠葉紛猗猗光風泛蕤薄香氣被華滋本無
艷陽姿蜂蝶何斐斐既自遠剃棘乃復傑蓬蒿佳明殊未
央臨風益嗟只

達士不偶俗棲遲在林丘孫登琴調古盧生草堂幽樂茵
手自鋤長嘯天地秋人生貴適意吾道復悠悠

屈子睨遠逝一氣中夜存柱史妙觀復萬物徒芸芸淵泊
寧心志嗜欲皆餘分端居達遠養自得多所欣萋萋碧墻
草靄靄青空雲呼嗟燕雀何如鴻鵠群

吾愛孫晋公睨然如子房功成廟堂上退歸綠野堂飄飄
芰荷衣蕭散遺軒裳佳賓日宴會高論普文章清風淡壺
矢曲水泛羽觴涼虛抗高興綺席分秋香燭館蓮炬虛熱
樹迎斜陽貴不念所事乃序迭相當達觀天地間為樂殊
未央

擬飲酒效淵明十首

偶爾得名酒日夕斟酌之顧影悠復斯而風吹我衣顏然
即枕席覺來還命觴歎深大壑栖鳥樂故枝人生貴如
止汨汨將焉為以心為形役寓形復幾時

人生匪不營所營在衣食田疇雖久蕪常業當自力有男
種桑麻有女事紡績晴耕亦云勞歲功幸已畢閒軒弄書
琴游泳待閑隙況復百年內所樂在朝夕

幾日不飲酒飲酒歡謝許村墟寡鄰歡茶列書帶問幽蘭
吐蹊花榮榮生竹間白髮何處來日暮有傷端流觴不覺
暝明月出東山

東來事兩疇何為悅畝民所憂在飢餒豈不憚苦辛
有時息田園遂吾真披裋搗重幼斗酒即比鄰相見多好
言觧顏共欣欣持觴相與樂此天宇新

春風扇陽和草木咸敷榮山川被德澤天宇流光輝游魚
泳清川鳴禽度新林亦有五男兒抱書事力耕田疇既麻
麥更願桑麻成所資在口體粗給寧餘羨

凱風自南來颯然入吾廬蟲蟲動書帙素琴聊自娛好鳥
鳴前檐竹樹交淡陳北窓下門歸美酒湛清壺南山天際
明浮雲空野如
門前五株柳蘿蔦成叢菊樹衣枝少深紛紫葉更綠故人
德辰辰相邀偃心曲丘園會叙道床頭酒初熟引觴已共
斟賓花螢然自倚然遇悅慨惹觴悠局促
翔風何烈烈打開已新第相與納禾稼夏衣蘇往復且醉
綿採物形跡掛物東籬大吟深巷中羊散平陸老稚催笑
談和樂知歲足呼收攜扶杖曲衣童侯
四序更代謝之色去如駐頂匪金石爲誰可千歲期昨日
顏如花今朝成頹然為形宇宙間爲樂酒及時有酒不快
飲徒起雍門悲
時運遣其會達生貴自然畢遠道斯在豈必羲皇前悠然
得真趣采菊見南山深深懷光然脫度如玄蟬嗟我避俗
翁高風此其時也

賦貧士效陶淵明二首

東牛遠服賈刀錐競市廛農工各有業而我倚何居栖遲
衡門下白首談詩書源流仰洙泗準繩羅唐虞終歲不勤
動經訓豈營爲祁寒攀茨草暑雨節炎非門前長蓬蒿室
内無貯儲尊罍狂交就惡世憂好守拙廛土中幸免形
跡拘質真理物還心與化俱
田園久無穢解組賦歸來蓬蓬三逕中稚子柴門開匪我
與俗違俗情不我諧種苗雜稊稗種豆生草萊生計日已
疎饔飱實可哀田父携酒至慰我且舒懷偶然值來登方
春風可還成父牧勸君不學倒樽罍酒中有真樂陶然百
憂排

古春與亭為張真人賦

茫茫堪輿間孰究太古初天地混沌中一元根化樞運啓
鴻濛稜稜風始萌淳淳萬彙人參三才俱至今千萬
年元貞迭用乾龍馬出河洛羲皇割待三十六淑
氣總明敷初陽布東泉黃鍾動葭管太和開洞玄冰湛
方諸道人契玄理作亭靜以居和暢何由得作亭時以數
寒暑消羊一陽生氣俟閑抃度時以樂乎吾懷哉
貴成予至道不可見

擬游仙

野水際平蕪汀洲渺芳杜鶩鶯激頭波日夜但東注巨鼇
戴三山方諸隔烟霧仙人白玉樓紫房映朱戶宴景演太
霞逍遊入雲路弱水三萬里可望不可渡吁嗟塵土蹤浸
投空勞慕

聞杜詩浪述

開闢老杜詩態態淳佳趣雖後率爾乃玄酒有真味含星
侍從時流落邊塞際百年朋友交萬世君臣義吐辭都驚
人引物動連類虞廷簫韶奏周廟瑚璉器鯨翻碧海波月
照珊瑚樹鳳凰龍虎身奇怪也神避十花與萬卉各開春
光媚使物及孫兆共濟漢涼淡丹山翔鳳凰赤汗騁駿驥
氣排嵩華高力救風雅墜股勤稷契心漂泊生涯寄斯人
已云亡遺編獨傳世變變宇宙間詩史孰能繼餘波漾清
川蘭芷吟猶翠

答楊少傅四首
右政丞公朝京還同門選諸公相邀出楊少傅勉仁所
寄詩賦此謝答
幽居寡儔侶終日無與言忽聆鳴騶振飛蓋集丘樊入門
敘綢繆故人乃見存遺我尺素書煥若得璵璠浣然灌清
風殺然被春溫黃鍾大呂奏使我耐吾鈞鏗鏘巧君子班張
然思昔年曝背坐衡杓中心徒穀勒山川濶良將時哉莫
笱兮古人重金蘭古道今人款論首寄遐思悠悠空白雲
剡而靈源之洞吟來潔絶絶白鶴山千載鍾靈異芳德
訂斯徵英嘆出名世乘時偶此運東謫與中泌迨還三十
年寄漢風雲深寄蓉贊化工中外仰經濟乘休暇後昆清
白永無替

敝囊中孤桐琴多病久不彈玉軫缺金暉徒細朱絲絃成連
去不返烟霧迷海山山水久寂寞誰彼知音難陽春國寡
和別鶴亦辛酸迢迢牽牛星相望一水間
璇霄郭然霽朗月流素輝不寐度清夜步月臨前池故人
隔千里宿昔共襟期川途難云邈相思同此時相思不相
見中懷浩無涯仰視列宿拱紫垣正巍巍萬類御鼓陶嘿
運玄化機真宰亦何爲中心應自知何由得披豁一寫睽
違思

春晴縱步
策杖隨春風冉冉芳草綠陌上花正開田中雨新足彩鳩
呼其婦鳥媞恊孤犢雙雉何翩翩飛起林藪紫燕李臼
巢倉庚出幽谷采采桑葉沿抽奩種猶未浴野人自耦耕椎
子相戲逐忽逢一老翁挈邀過茅屋指顧兒與孫床頭酒
初熟瓢分腆醪清不用葛巾漉一杯復一杯醺然說鄉俗
禮意日衰謝詩書少人讀田園有歲時人情多反覆天道
亦好還此俗終當復老翁何時見燕几驚豁襟目臨別重丁
寧莫向他人讀

雨後
時雨布甘澤光光飲蕭節與溪泚紓披沙匪惟散蒼蒼茂密
運元化飲寒仰威容穹空急挽影皎皎涼月升清風動脩
竹懷抱多流逸所憂浴我不仰見而天泣給纖纖之不休疏
飛復甫甫稍與渚劇史幽夢同化實

池上納涼
展席臨方池無楊散線陰清風颯然至臨池聽流金竹光
搖翠羽荷氣薰蔥襟岸上何處來交交弄好音雖非求真
遊巴與塵俗遠平生悠喧囂始得詩素心

蟬音
端居避炎燠負杖散幽襟迢遙池上行愛此嘉樹林游蟻
泳微波黃鳥囀好音逍遙高原綠欣然諧夙心踈雨忽飄
灑浮雲生夕陰坐來保明燭空對窗間琴闃然即枕席焉
知古與今

暑雨過晚涼蟬聲落葉宛有秋意
時雨復霽漸覺暑氣消野色將欲秋蟬聲迎蕭條白髮
非故吾黃葉下今朝老懷殊浩蕩此事若驚飇

外江老人詩并序
龍海島趣淅河之東二十里曰外江口乃進邑界也近

偶過其處就村斅然遙望林中孤烟起遂牙邁至其處
見一老翁衡門之下霜須雪鬢垂頭於竹間取衣
迎客入坐問其姓曰劉問其年曰九十八矣尋一老嫗
從迎而出方瞳長頸乃老翁之妻復問其年又加於老
翁蓋百餘歲也二子相見亦七十餘諸孫曾孫然留款
雜侍左右前唯唯可心須臾出茗飲客覺漫肥衣柱行
上縛箒但左二子亦支令紡縷網絡孫取魚飲客老翁勸
食語雖俚句意甚真兼奇之際遂然去不知有人間事
也余問而歎曰若斯人者雖功德不加于時名聲不昭
于後壽考康寧天子老孫亦休休焉有餘福矣蘇長公
嘗云山人多壽蓋五賓真氣不爲五味鹽酪所奪信哉
外江有山人幽居枕湖頃青山日對門山下有良田問其
歲幾何屈指殆百年老妻壽更過方瞳神炯然草屋八九
間兒孫列曾玄湖中種荷芰園內收木綿桑麻綠野布榆
柳清渚漣泉篠日縛帚經魚時詩傳兒客禮數簡髮髮雪
垂肩葛衣偶一披旋從竹上懸須臾出新茗洗盞向客傳
呼兒具盤飧菜菜錦鱗鮮勸客加檢飯談俚甚虔問客
居何處客云漸漸從漸漸我嘗到歲月知幾遷城市多人
事山中常安眠不識府與司但願邑令賢前年賜束帛稽
首戴堯天欲效康衢歌山野無詩篇松間吠乳犬草際卧
烏犍雞栖日將暮暝色起蒼烟山頭月華白夕露涼消消
額然即衾枕將將若蛻蟬我聞客此語冷然身欲翻乃知
寂寞濱有此長年仙何必烟霞外去問桃花源

次韻本集杜句見寄

卅

山林氣蕭瑟颯爽涼飇起緬緬滄洲趣迢迢隔秋水衷容
日益枯短髮還自理素懷不盡求敢謝連夜普玷蓬茱
班忝細金匱史出入承明廬數轄絲雲裏夾座侍
宸極履閶宮扇階九成隊鳴韶雨龍飛虞壁萬步接夔龍
傾心媿螻蟻拙疾困泥綿歸來老如此但念求丹神仙
則何許誅茅傍江郭脩竹映清渚窗含梧葉風坐對芭蕉
雨雖非謝靈運頗似蘇公厠竊慕思早秋蟬聲咽殘暑司
空則未嘗六一思類淡王簡自愛深識首昭天字
貂蟬樹功勳孫爵公侯伯我偶學文辭於世皆才識驅馳
四十年向首空自惜
摛山陽紫烟蒼翠滿青谿明病遂歸休苦枝形蔽役時時
倚孤松引領瞻天北幸蒲柱綵蘿數間山栖類瓊章詩律
清嚴斷碧痕碧無限各老蒼燈火思宿昔得詩今日護兒
使逸相隨

涼夜理琴

涼飇鬢浮雲萬里天一碧流響振寒虛林木聲摵摵閒軒
散幽襟坐延月無白油瑟理故曲操弄親閱格山水有遺
音取寄心不懌
齋宮接清宴俯仰思宿昔嫦者望　翁天注盡淚沾臆

暑中詠懷

蹋蹋榆柳陰幽栖遂閒情疏簾掩殘紹高夜凄飲馨園林
足生意城市多喧爭柔光新綠遍好鳥對我鳴華老任先
覺尼父共從生時來幸無事松竹有餘清
祖看盛火赫照池塘清漣濟濟素綠短嫩嫩白荷鮮茗風

飄颻羽林影悲哉蟬冷無疑至黃落當我前人生匪金
石流光如逝川頹齡忽往日壯心非昔年
故交日淪謝哀哉天然遺情然綠樹開野服顧相宜賓客
亦異昔詩句故衆稀獨我清池上懷古忘是非遠海上明
月幽林生夕霏人生嘗俯仰取適能幾時

村居秋興

閑居南郭外家竹清且幽茅茨搆曲逕流樹浮滄洲出門
臨古川欣然見魚鳧遊客時一至幽談叙綢繆開樽共斟
酌復來無限好日暮各自歸行月上林丘
省
人生在衣食營營無時休江湖多風波誠哉書無秋猿子
誰灘咲老翁亦東流日暮歸不去崇卑競道問我獨閑況
綿堞悲何所求田野絶退呼卒歲聊優游

湖上蘇公圃青青春雨餘何待把犂滌白可帶經鋤獨客
生涯足故人音問疎如何松逕畢今日有來車

鐵柱仙蹤

非鐵亦非石屹然方沼中本因鎮閩患設說是旌翁雄大
携家遠蓬萊有路通千秋萬歲後八索紫神功

洪崖丹井

聞有古仙客紫衣九尺臞浴丹洪崖井髡健白玉壺碧蘚
春陰合虛亭夜月孤不知千載後還似昔精無

滕閣秋風

帝子何年去城頭高閣開秋風起南浦夕照在西山塵琴
青蘋末波清紅葉開酒闌歌舞散吹送綵雲還

東湖夜月

五言律詩

豫章十詠

西山遠翠

萬古不改色千峯黛色染空寒欲滴映日暖還飄冒冒
猿啼暝霏霏鶴去遠望中天路近飛佩入烟霄

南浦飛雲

南浦千年在滕王歌舞休江烟同漢漢潭影共悠悠不學
化蒼狗長留伴白鷗朝朝與暮暮還送水東流

徐亭煙柳

高士去已久清風不可攀惟留數株柳長伴草烟閑隱連
芳草碧色映百花斑應樹無人掃免鷺自往還

蘇圃春蔬

月出海東頭澄湖百頃秋人家燈火靜漁艇釣絲收雲浸
金波冷星搖素練浮徐亭與蘇圃清景復悠悠

章江曉渡

月
江平新水濶丹落落烟橫沙上人初集渡頭天已明青山
開霽色白鳥度春聲舟楫無風浪何妨日送迎

龍沙夕照

龍堆截復環隱映夕陽間落霞迷翠渚飛雪對青山津晚
人爭渡林深鳥獨還漁翁收綸去幾箇釣舟閑

夜宿京口

閒水聽無聲沉沉鐵甕城落帆先過壩繫樓浮休程地擁
南徐壯山連北固橫如何今夜月還似故鄉明

聞角

銀漏初傳箭長河已挂城忽聞鳴咽弄総是別離情獨客
驚秋盡他鄉自月明燈花空有喜對酒不成傾

夜坐

移席當脩竹開軒敞素屏夜分人已静風入酒微醒人纔
悲清露飛螢送落星借無絶塵想何必念鄉[illegible]

雨後

急雨洗炎蒸二痾病骨醒萃果繁深漢明月暇跡棲客夢
家千里螢棲露一庭鄉愁應可問不用聚螢

題畫

閑遊移山好千岩秀色分樹連泰望雨帆入鏡湖雲高卧
留安石聯書繼右軍崇虛倘似昔遂可問鄰群

對酒效樂天體三首

何處難忘酒離人思故鄉青山隨遠道白髮在高堂絡緯
庭前月蒹葭野外霜此時無一琖歸夢引愁長

何處難忘酒芭蕉夜雨時爐烟殘翠長漏水注銅池窓下
抛書勸樽前得句遲此時無一琖燈影獨離ゝ

何處難忘酒故人天一隅昨宵驚入夢今日喜收書楚水
孤烟外吳霜落木初此時無一酸何以慰離居

長垣謁蘧伯玉墓

衛昔多君子斯人實我師下車存篤敬寡過在知非荒隴
一杯土高情千載思至今伯玉里遺俗自熙ゝ

次韻胡學士春日陪
駕遊萬歳山十首

鳳輦晨遊日祥雲夾道紅香風傳別殿飛翠繞行宮細轉
千岩合波廻一鏡空忽看鸞鶴起疑在半天中

澗道苔苔合房櫳繡戶分碧深晴欲雨錦石暖生雲嘉樹
千年秀雲蒲九節芬廣寒宮闕迥
天設半空間

山春風日麗景物自多奇露濕竹間草泉從松下岐落紅
飄碎纈空碧皆游絲登臨還真境都忘足力疲

古木藏幽洞深林映好花擁香雲欲動涉澗路遥賒春色
浮瓊島晴光燦碧華誰如王宗客八斜[illegible]新茶

雨晴山色好太液暖浮春雜鯉游吹浪飛花近着人列筵
深寵渥截管緩綸頻維周制作詠至仁

閬道雲[illegible]怪仙山玉作堂更無凡躁到只有異香來擁襟
金輿度花迎寶扇開太平多樂事扈從待徘徊

小山多勝槩傳
勅更從遊碧嶋浮空起清風似水流樹籠香殿古泉出畫
橋幽何處聞天樂瓊林最上頭

並立春風裏參差度翠枝分金露碧石載紫瓊霜靈穎
生岩堅流雲出洞房真成對圖畫樓閣倚青蒼

玉澡凌漢遠朱樹入雲高曲水合蒼霧孤峯俟翠鰲路廻
紅月殿賦就賜春醪盛事千年遇登臨豈憚勞

仗外香風起楊花點繡羅綠陰啼翠鳥碧海泛蒼鵝歸路
煙霞迥中天雨露多晚來歌吹發雲際轉鸞阿

監中夜宿

秋風澹竹枝涼氣入練衣鶴背月中冷螢光雨後微紫垣
當讌席玉漏隔聞良夜清如許思親苦夢歸ゝ

題陳宗淵畫
落石落尖端松杉六月寒携琴曾有約涉澗不辭難野水
無人渡青山獨坐看此中多怨興投老擬盤桓
清口驛
夜度清口驛々大吹幽人家散爐落舟楫倚汀洲漁霧
浮空起長河帶月流悲歌何處發不覺動離愁
登沛縣歌風臺
風從歸來土英雄泣楚歌金湯千里固社稷萬年開故老
樽前舞翔風天際來高歌激烈漢終古有層臺
高唐道中
行李飛塵外斜陽落日傍路逢憐馬困野須覺車遲碧草
寒烟色黄花夕露滋千年豺子冢獨起後人思
除夕
客裏逢除夕燈前若隱家不聞鳴爆竹寧復頌椒花吳髮
作春事風霜光景華一杯斟濁酒涕淚隔天涯
晚眺
東書辭薊北飛傳過山東帆送孤舟急河流百折過夕陽
殘雨外寒草落煙中無限詩人意何勞覓畫工
夜過呂梁
亂石奔流處扁舟正急搖月斜灘影落風勁鼓聲高客枕
驚殘夢鄉心悚憶濤但今無險阻來往不辭勞
舟中雜詠用杜子美秦州詩韻
平生真浪跡到處吾道推美酒堪乘興清時不解愁鴻鳴
淮甸月鳥引薊門秋黃道關河晚山陽吏少留

遠來青雀舫近倚碧雲宮宿霧依林薄清霜映月空暖傾
鸚鵡酒寒怯鷫鸘風心似長淮水無時不向東
水落山留跡潮回岸鋪沙望鄉勞客夢沽酒問人家天闊
蒼鷹詩風高白雁斜自憐才力薄詩就敢云誇
鳴玉辭金闕南來出禁時舟行人市咸水宿雁聲悲驛近
從程遠詩成得句遲乾坤樽有酒歸時復一中之
憔悴緣多病深懷少日狂俗情攀利重歸思道途長楚孫
起鴻々看塞雁鵷鷺五雲新滿眼獨立仰青蒼
遠隔千年恨思承一札時不寸孤世譽報國念身微東去
河流急南來樹影稀休文多病後不覺減腰圍
承乏翰林日長趨玉堂間供恩露雨露歸夢涉河關水落
魚先蟄霜寒雁未還他鄉逢故舊相對一開顏
路逐淮南去人從薊北回青山春漸近白鳥過還來候吏
依沙立征帆背月開誰家烟霧裏風笛弄清哀
楚州英傑地客路短長亭河水奔流濁淮山隔岸青高歌
想白雪行李隱華星鄒魯嗟哦客足牛羊散澗洞
河水自崑崙奔流萬派分朝宗終到海奉使舊尋源極目
此時意閑歌何處村漁人事網罟肯向老柴門
淒々漁唱晚歷々雁聲低澤國還涵海湖田半是泥悦懸
風正北山迥日沉西萬里間煙火無人事鼓鼙
隱々烟中樹冷々石下泉露筋當日事遺廟後人傳節挺
青霄上神留綠水邊往來空悵望為爾軏悽然
芳辰烟村裏漁人十數家磯頭魚在罾門外浣翻沙濁酒
深浮蟻扁舟小似瓜不知江月落和醉卧蘆花

每度淮南境迢々水接天有懷鴻序入不待鴈書傳共載
人如玉扣舷酒似泉此時心一寸飛逐五雲邊
黃葉凋殘後滄波碧霧間天寒鴻在渚日落鳥歸山桂樹
知何處仙翁去不還丹砂如可問吾復鬢絲斑
湖々渺無際霜天鴈叫虛畫船欲載酒清興浩凌虛風月
漁樵得煙波鷗鷺分此中有幽趣不許俗人聞
維揚江上路冬日好風光遠樹猶青帳居人多而憶醉意
身是客堪憶玉為堂契々蓬萊近吾夢繞日長
吳儂扁舟去相傳遠客歸江寒飲後岸山月淨流漣且傍
鷗羣宿癡懷鄉子梅金鞋溯棹移取許散霜風
正是東皋爭何當濟路難月涵江影靜風落葉聲乾不灯
春容暖青峽夜色寒吳郎詩句好似遐許登壇 時事中兵怨

白髮隨年長丹心益自知遊宗悲鳳翮子美念熊兒蒲質
堪多病神樓之上池歸來對樽酒細看菊花枝

寄湯浮中二首

故人居海上花竹繞幽栖水檻魚呼鴨風簷晚祝雞客來
樽有酒歌罷醉如泥謾說書連屋書籤總懶題
東隱海東頭閒情付狎鷗公孫生好欲子生詩多憂橋石
舊題句看山獨倚樓遙知相憶處月色滿神州

望諸君落 在東萊臨溜南五里

高丘枕長坂西古起遺思義感先王重書存烈士悲落花
荒碧草幽樹語黃鸝欲問當年事盡惟有斷碑近廣津堤
秋間役夫與其碎藥堤恐淹無徵故書此以識之

送王處敬赴交阯參事

拜命出朝端東裁簪角冠花驄萬里去霜鶚九秋搏海霧
連山濕蠻雲著雨寒言風土異須使遠人安

題鏡湖

昔聞鏡湖美今向西關看百里晴空映千峰秀色攢荷花
明月棹鷗鳥白雲寒投老為狂客扁舟興未闌

寄士齊學士

同是客經誰三年諳文從病來從夢數老去故人稀日暗
時階前寸履日斷長相思意無恨寄遙鴈南飛

胡學士山居八景

芳洲春草

聞說芳洲上春來生意多微風交遠草細雨濕滄波往沒
人稀到沉香無處過原成韻書處碧帶晚烟和

竹塢雲林

脩竹藏深塢白雲生遠林雨晴添晚翠月落度秋陰野老
頻攜客幽人獨鼓琴何時乘隱石相對一開襟

滄江烟雨

渺々滄江上濛々煙雨來幾家節後掩一箇釣船回岸花
紅欲放沙鳥白相偎漁唱明霞出清風掃霧開

玉山泉石

白石何齒々流泉亦涓々泉聲寒作雨石氣暖生煙把釣
湲遊去看雲忽下眠塵緣相見熟來往草堂前

石屋晴瀾

幽居隣石屋碧水漾晴瀾淨寫縠紋細清同練影寒文章
含霧藻氣勢壓風湍幾度思節去巖流不厭看

墨潭秋月

夜深潭影黒秋淨月華明游女珠顆弄潜蚊卧不驚蘇公赤壁嬉柱老洪陂行千載神交愛高吟與共清

螺岡晩照

暮色蒼々起螺岡斂夕暉樹林初晩霽彩翠望霏微川暝漁樵去村深鳥雀歸誰家下機杼燈火出柴扉

吳谷夜雨

千疊吳峯秀朝來玉削成風來吹有韻滴歷連無聲學士龍門貴仙人鶴髮趣長林書屋下課讀到天明

雨中獨坐懷柳學士正奇二首

獨坐聽春雨蕭然興未佩病身親藥裏睡少閒茶鐺未了三生夢惟存一字詩故人在深巷相望長泥塗

雨止雪後作珊々聽兎鳴爐存經國暖氷源硯池清喜浮青春至鬢添白髮生共傳揚子宅山樂勝黄精

寄示從子旭

記得分携處夕陽明四船含情望天末洒淚別江邊初客嗟吾遠離家隨汝喚無詩句苦喜有阿咸傳

試問堦前菊五首

試問堦前菊花開何太遲秋容非老圃晩興似東籬巳是重陽後那堪夕露滋鶴翎與鶴頂莫遣一時披

試問堦前菊何能獨傲霜不隨春競秀直到晩騰芳采々衣襟閒盈々金玉相病來長廢酒對爾與難忘

試問堦前菊何如淵令家門無五株柳坐對一庭花寂々秋將盡蕭々鬢巳華幾時歸故里椇子引柴車

試問堦前菊爲誰經若何花開金布地葉落翠浮波黄髮人多異華顏客少過自冷經煮疾安得起沈痾

試問堦前菊相伴秋巳後靈均去不返騷客竟誰餐花老可山黃荒[illegible]代畔婦女不勝寒

代菊答五首

衆卉凋零後孤芳勿許[illegible]秋依舊伽挺秀勝東籬抵恐嚴霜至則知而[illegible]代不自欺雖枝

日精鐘秀氣故自傲[illegible]晩[illegible]甘同同春花不共芳無煩惜容[illegible]村中向斜下我指誰可已

昔日柴桑里[illegible]陶士[illegible]花將手隨意看幽花把酒秋山淨[illegible]夕[illegible]秋不將東

有酒不暢飲人生能幾何況無錢先術空美莉潭波歲又制椽雜山空粗收過黄精同根餌亦足愈寒痾

洞庭風力勁草木半推殘遷客傷秋盡初英向夕餐要々獨未降霜々露花浮澤畔行吟處再消衣袂寒

積雪

積雪照虛窓燠消乜席老[illegible]添褐重燒暖煮茶香字無人問新醅待客嘗梅花到處遠衰鬢老何郎

積雪覆增陰天寒氣轉深空壇瓶貯栗無盡無金對酒長坊飲消愁只苦吟伏生經次杖誰解口傳音

積雪映窓明浮雲從復晴硯氷粗欲解庭樹凍含聲得食鳥頻下飛尋鳳喚孫康書久發頭白憶無成

積雪壓檐端風飄墮欄不禁當帶折祗恐折根殘夢讀宜三白迎寒步一宮病軀猶懶起背作卧袁安

病中秋思八首

流年如赴水，門日去堂堂。爽氣今朝入，秋風昨夜涼。候鴻排紫塞，插燕別雕梁。凝綺閣乃賦，滿郎潘鬢蒼。

伯鸞門未休，大火又西流。節物怨空去，吾已漫戶幽。仲宣長作客，宋玉獨悲秋。抱疾不能眠，何能更倚樓。

秋風起海上，秋意日蕭然。螢泣蒼苔露，蟬私碧樹煙。春程覺故物，回首昔游偏。想憶東湖上，垂楊老釣船。

只是往來疾，歸休未得休。金鍾懷有限，無人只空悠。向秀山陽笛，愁雲月夜樓。故人何處在，無說少年遊。

遠樹金丸點，高天玉露涼。豆花秋草徑，楊葉下林塘。野陰寅後夕山惡，夕照天歸雲。竹林走過風，不成行。

未及重陽節，無已至雨後。燒藥室風搖，庭花楓蟬鳴。

粉

雖胡飯長吟苜蓿盤。近聞禾黍熟，頗得老懷寬。

暮天搖落迴，山色有無中。蔬槿含花紫，池蓮墜粉紅。江清波湧練，雲淨月流空。閒中消遣悅，老病念衰翁。

秋雨催寒早，秋霜著物殘。天高雲影淡，樹老葉聲乾。白髮憑誰染，黃花只獨看。枯從心澤，知向嘆儒冠。

雨後詠懷四首

絕無人迹到，一室淨纖塵。稠老風枝折，清寒露菊新。少陵悲舊雨，原父嘆孤隣。吾黨如此吾道，未復貧。

日上風梧靜，蜘蛛織絲絲。無依棚草紅落，過墻癸此疾妨讀久慟。

恩報國深素賤，新鐵紙藩米難糠炊。

秋雨一番過，秋風轉覺清。携憑黃葉落，倚杖白雲生。學省虛官署外，計客程。砧杵何處發，偏動老夫情。

抱疾形容改，無情歲月催。黃花栽燕園，人老靖書床。洲渚無蕨白山林，橘柚黃熟時。竹杖去尋釣魚航。

送沈文璧赴石首知縣

抄秋臨

對下千里赴荊州，桃李逈諸無等。笑借大侯酒甜，看政事須勤作，名起壯。

送閻廣卿赴鎮變通判

分向通守之之赴鎮，變證明此政，易撫字倚宜難，消春風來山寒北來多，計及母惜報平安。

拜

不寐

病久渾無寐，更闌氣轉淒。霜寒螢響歇，月落曙雞低。老厭身為患，魂銷夢欲迷。篋中從冷處，聽朝雞。

喜晴

春暇閑啼秀，雞豚喜漸肥。野人惟足食，莊子悟忘歸。雨後夕陽好，風前秋葉稀。況時多病久，一任滅柴闈。

感秋

雨腳疎還密，雲頭斷復開。蟋蟀添夏去，一雁送秋來。白髮人空老，青雲心已灰。閒中刀尺冷，砧杵又相催。

昨承 召命以末疾不能行感激泣賦此

老病新衰鏡，形容太瘦生。非孫前席，忍此返負曠情無暇千蓋短丹心一寸明。玉堂天上近，終日綵雲橫

東里學士携酒肴就訪對酌賦此酬寄

雨晴風正急霜葉下紛紛黃菊落秋色青山深暮雲芳樽
携共酌緒客总離群臨别不知醉醒來夜已分

題子昂枯木竹石

碧海珊瑚樹晴窗影鳳翎紫苔封瘦玉翠袖倚娉婷秋色
淡華原采風生畫屏玉堂揮老手松雪濕餘馨

甲辰初度前一夕夢先妣製春衣襲二桃甚喜

三十五年別常逢夢裏宜明朝初度日慨憫百年身白首
春衣製紅桃捧顆新恍然猶在上相對淚津津
清夜夢魂閒何處初度對桃花猶圓獻身邊舊雲非與後
劬劬嘆尚深嗟乎衣乎生受少多病直奉嬉

賦歸二首

謝病賦歸休官河幾易舟水平帆力緩風細櫓聲柔鄉每
歲山靈松猶念昔年有懷昧倍遠不為子孫謀
昔日乘傳去今年乘傳還從教妻子嘆落得鬢毛斑誰識易
方知賴休官猶得閒有懷何年達老夫入名山

過揚州

千載繁華地青山今古同樓臺明月在歌舞綠雲空草没
雷塘路花殘隋苑風經過求古迹人事若匆匆

過南京三首

邑從身猶健歸來髮已皤山園形勝地風壓大江波貴傳
金鑒寶今乘畫舫過
孝陵松柏茂雲際鬱嵯峨
纔忝司成席旋巡二十年來書頻北上謝病獨南還一寸
丹心在于花紫諧畔
長陵望益遠老淚落潸然
金水紀龍河春風拂綠波舉頭瞻日近撫己受
恩多不為青山約懷常紫陌封龍蟠與虎踞卜世萬年過

遊白鹿洞詩三首并序

閏七月二十日舟抵南康風明日偕正文侍讀汝申
僉憲文訪康福司訓前太常國子生符詢同為白鹿
之遊訪昔賢之遺跡挹流風於百世俯仰之際不勝慨
然諸公俯歸剎歲同居苦聞洗既風泉雲壑之間觴詠
而還衅一時之雅懷舒平生之夙志遂賦短述以紀勝
遊

騎從金筍發前與畫戟開路察芳草還山倚白雲恨秋色
淨如洗晴嵐翠作堆昔賢遺教在尋訪洞中來
綠入匡山裏遥遥五老峯綠崖披綠草流澗轉蒼松野果
時落嵐煙積處濃平生林壑興今日得從容
訪古來精舍崇迴石洞幽何人今發鹿有客昔騎牛雲谷
千年境風泉萬壑秋剪茅何處所勝友喜同遊

過桃陽留題二首

西湖羽天去經過訪舊遊青山只如此華髮已堪羞陶侃
扶州日潘郎花縣秋兒童應不識父老獨能留
昔忝桐鄉令曾鳴單父絃重來新物色不改舊山川往事
從人說虛名愧我傳司民今已老白首益蕭然

次韻答吳司業

京國分携後江湖歲月餘對床家少聚玄晏架多書為託

金蘭重契嫻音問跡茂陵秋色老多病愧相如

九月二十六日拜謁

長陵

蓋世英雄主恢弘事業多南分交阯郡北控雞河玉帳塞輿遠

神宮紫翠羅小臣瞻拜處有淚落山河

拜謁

獻陵

學富千秋日

龍飛萬國春重華生聖哲大業衆經綸無一切勤民志深懷

守位仁之臣遵執熱㧞淚向蒼旻

曉出昌平

曉出昌平縣舍懷別

二陵清霜橫塞草旭日上雲屏野水氷花白孤村霧氣青

軍都當負北寒早樹先零

留寓涿州

獨坐轉岑寂他鄉留未歸寒風聲慘慘寒日影輝輝火冷

鑪煙歇茶香酒力微天時與人事相值歟相違

楊少傅士奇自京以詩惠酒肴隨韻賦答

衰疾事韓謁遲留不忍雖恩深

明主眷義重故人思燈融分官覺羨甫佰客炊金饌登筵

輔白首愧儒師

黄少保用楊少傅韻亦以詩惠酒肴賦答

十載重相見邢堪又別離空梁淺月夢春樹暮雲思縣拜

分甘恩終非接淅炊太原閒仲叔口腹媿為師

曾學士亦用楊少傅韻以詩惠肴疑賦答二首

老辭

天上去故舊欵分離短述顯頗和殘燈獨繫思氷俟春來

解新粧雪後炊白頭孤世望慚愧作人師

張叔勝

恩深江海闊別雜玉堂千里夢白首百年思樹對水花結

甑非炊異炊飧心惟寡欲郑盡是吾師

立春後三日楊少傅勉仁惠節物賦答

天凝寒猶在東風入戶飄河氷將解凍野樹不鳴條揚衆

金花重報頭綵燕將青山與綠水相憶思迢迢

通州除日

衰病身先老淹留歲又除桃符循度索竹葉漬屠蘇椅祖

人情好風霜客思孤官河氷已解發傳假旅艫

月夜

已是逢人少那堪夜更幽水光清不凍月色冷如秋未熟

還家夢旋登過驛舟經由雖快意老病卻宜休

新安舟中望下邳見歸雁驚鶩

一棹隨流水孤城望下邳沙寒殘雪在山遠夕陽遲鴻雁

知時節鶩群不別離老夫行已久計日定歸期

夜過小孤

一柱中天起扁舟憑棹唱月龍山影靜風帖浪紋平蕩漾

星河動凄迷煙霧橫更闌過彭澤問驛是龍城

雨中發彭澤驛

江平風不起一棹泝中流坐對桃花雨行湲杜若洲老方
知靜樂病豈為身謀不見陶元亮閒情付狎鷗

江上二首

歸到西江上扁舟若泥犍青青香附草的的野棠花斷岸
雙千尺孤村三兩家水生魚正美飽飯試新茶
解纜雨初晴黃鸝聞鳥鳴江雲低不斷岸草淡還生欲向
洪崖住誰同洛社盟獨憐鷗泛泛相對兩忘情

幽栖

避喧南郭外栖僻積幽棲樹色春天起花枝入戶低風雲
時變化鶯燕自東西潤曲緣過少陰陰竹覆堤

暮春口號五首

村村東事急好雨不經對燕起泉初長鶯啼花已稀夢中
隨物化詩裏送春歸客欲無榮辱忘言絕是非
鄉人皆力作稼穡願年豐野水日無際浮雲時復空誰能
拜次下我獨戀丘中花間蜂與蝶各自領春風
臨鏡理氣鬢蕭疏雪一頭加食惟糲飯策杖散幽樓樓
花與樹森森筍出林物生各成性人事苦經心
雨寒晚風清春燕幾度鳴落花粘落蕊飛絮拂榕徑依稀
湖邑之觀公瀧上耕吾猶逐人事時復有逢迎
安得名山去息尋向子平煙霞與俗跡林壑遂幽情大藥
終難就衰顏或可更長鏡與杖偶採藥過餘生

初月五日食新

老病安田里偏於樂裏親苦年愁不賤今日喜嘗新止酒
同元亮躬耕愧子真豐書占歲稔荷栗見和春

春興四首

門外草萋萋東西路欲迷驚梢穿樹蝶燕拾落花泥深翠
籠苔蘚花陰護翡翠竹杖不覺過橋西
墟里人煙少茆茨八九家杜鵑啼夜月瀨瀨下晴沙江海
空滄夢園林坐落花病來長廢飲對客只烹茶
帶雨栽杉樹分畦學種蔬漠漠穿溪水畢里貫耕鋤看竹
將呼鶴臨淵不羡魚茅茨舒綠扇高映碧窗虛
地僻幽居靜有時攜杖行京國使常杜陵溪更轉
藉苔行引得依樹乘杖看忘野逸於復諧分攜

池館二首

池館依然物外身已知生是幻一任老隨人著去
園林淨秋來月落野平生耽逸趣始得遂吾真
池館寂無喧清風水竹村牛羊閑適野鳥雀動成群碧樹
初黃葉青山半白雲悠然墟里外秋色淨衡門

元夕憶舊

雲澹月朦朧人煙古廟中山林無故舊燈火聚兒童宮闕
懸峰起笙河隊管通奉陪思宿昔
鈞天萬民同

春雨述懷

老疾交侵少幽栖世僕親社前猶似臘雨裏不知春沒簿
丞鄉論瀟條悲凋零詩書空滿架問字竟何人

寄于御史樵

一別又三年長懷按部賢縕衣帶
潤下黃綬泣江邊行李惟霜簡清風滿畫船老夫前太史

彤管記首編

久雨喜晴明日立夏

一月霖雨愁泣今日晴春從花上去風過竹間清瘦莫
新茶熟且開野服輕過來多坐學客至倦逢迎

雨夕偶吟

碧梧風動虛堂暑氣收砧聲孤枕雨蛩響一庭秋桂席
江湖夜已三更無依不多樂事寧須向林丘

秋興四首

郭外烟中小林間風日小叢翠看翻舞倚枝秋蟬鳴稍得
閑地無人往還女情至堂波心夢白髮先發生
數日新秋雨竹樹交映綠外未了空事已全抱黃葉
隨風下流帶月敲何時同李白五老結雲巢

西風吹雨過江郭迴清幽不歎交游少喜聞禾稼收時蛩
莎草墓殘蝶且老秋野眼心如水蕭條老一丘
水天同一碧秋色淨江山歸燕翩翩急浮鷗簡簡閑處懷
遊物外渡分在人間對笑樓船客如何去不還

春日村居四首

春興渾無賴詩篇亦漫吟老來安散澹年少憶登臨碧草
萋萋發浮雲忽忽陰洪崖好山水憑望滿幽春
今年六十八白髮秀渠何風雨連朝夕烟霞深薜蘿交遊
天上遠人事眼前多清江與碧嶂欲往竟蹉跎
浩浩東風起微茫晚日寒老翁鳩杖米稚子送春盤獨痛
常妨飲花開竟懶看兒孫日一至聊復破衰殘
鳥鳴時雨霽微物亦欣然江山空有待物色為誰妍傍樹
安魚釣閒窓理蠹編已諳蔬教趣不必更求田

獨吟二首

幽懷無不愜何處可登臨芳句滿春雨浮雲留夕陰山林
安石興江海子牟心此意同誰語沉吟只獨吟
樗櫟材虛扶桑榆景已殘天涯春色遠窓下雨聲寒獨自
空齋守何人問字難酒蕃花又發卻笑酒杯乾

江村早秋露坐即事

翳翳晨將入涼風生夕標時登遲野鶯鵲繞疎林只與
交遊足無俗事侵杜陵究宏大短不勝簪
桂搖纖月白江上晚風清禾黍千家樂梧桐一葉驚銀河
無紛野然宋玉雖能賦都無少日情

有秋二首

頹齡淹困疾却喜見豐年露積村村擭官租疊疊踢牛羊
連下澤雨平川本自無桴鼓幽居且熟眠
太平本無象有象在田疇禾黍閒皆熟雞豚散不收池塘
梧葉雨籬落豆花秋樂歲人歡樂熙熙不外求

癸丑元日試筆

優遊何年換真賴吾見泰運迎吾已老經過客來頂賀堂
歷氣淨花含雨露新知恩供奉日思禮倍精神
頹齡躋七十世謂古來稀禮俗多從簡歷勞久息懷春前
雲種瀟雪後雨霏微卻憶少年日看人扶醉歸

驚蛙夜大風雪落驚寤

急霰鳴窓紙飄風翻竹枝對然余覺冷正是夢醒時曉起
瓦皆白春回夜不知老來肌骨瘦無那被寒欺

題包希魯祖母送學延賓圖

髫齔承恩幼詩書仰母慈消樽分野色極目送春暉座右
陳情表窗前設帳樂試看圖畫裏淚落老萊衣

池上納凉

祖夏暑方盛□閒凉坤鳴風採水花碧日落林影清虛懷
散煩襟獨坐念平生入夜氣動思池塘惟月明

七言律詩

二月一日早朝

曈曨初日曙光寒鍾鼓聲傳下九霄萬國衣冠趨象魏兩
階千歲奏韶天清
並旌雲中見風細班聯仗外鵷行出金門還北望鍾山蒼
翠正岧嶢

秘閣書事簡同志

秘閣清嚴接觀臺九霄佳氣護蓬萊宮牆樹近晴祥度金
水芹香燕子來行偕朱門吟細句坐分瑤席絕浮埃太平
無事多休暇忝列詞林□不才

華蓋殿讀卷故進士詩

御前讀卷重衡材香動紅雲寶扇開銀燭光深傳刻漏玉
階班列綵瓊瑰深微讌熙
宸極況復承
恩接上台閣下雨行陳法樂還迎金榜自天來

元夕侍宴

鳳清華月麗晴空洪露簾開
聖澤濃燈火還連丹闕外璧箔只在綵雲中九重瑞靄浮

金雀鴻樹鈒花繁玉虹光搖傳宣催進酒烏紗都被醉顏
紅

閱子榮行卷

邑
騎從容上北京東風千里馬蹄輕行宮日暖花爭發御路
塵清草正生烏帽趨朝多氣象紅旗分隊擁儀旌歷覽卷
中多佳句有才華慶異鄉

禁中對雪次韻

青瑣沉沉禁苑清花中□□入龍輕天低玉樹連雙闕風
送瓊花下五城紫陌新添寒信早白鶴影落澤雲千晚來
同出金門道光映兩山積倍明

次韻仲熙侍讌元夕侍宴

黃徽高張寶扇開教坊初進鼓如雷星移珠斗雲中下鶯
舞仙山海上來歡宴務闌傳夕漏遊觀無盡到春臺侍臣
獨有金閨彥即席裁詩不待催
馳道
金輿駕六龍前袋洗下五雲中星光綵隊香飄席聽徽清
歌月轉空樹擁笙簫漫夜發花含紅照春紅
聖恩浩蕩深如海歲歲年年樂未窮

六月十日迎詔

天書遠降自燕鉤五色雲遮使者車□雞竿遠今入紫亭
亭徽□旗龍與黃沙部落提封遠紫塞氛埃洪掃旗早晚
王師揚旌旗千官伏外排瓊琚
朝回萬壽知事

闕下朝回散錦韉窓前獨坐擁吟氈一爐松火春生席萬
點瑤花雪滿天臘蟻泛甌傾綠醑香粳栽俎割紅鮮微才
碌〻嗟無補飽食徒今愧俸錢

和胡學士

扈從往陽山
曉發
萬乘出城東列校分屯部伍同雲裏六龍移綠仗風前一
雁落彤弓露凝松柏蒼〻白日映旌旗〻紅還見下綏
伏〻發從乘從騎從英雄

和胡學士

扈從尋獵武岡
武岡蒼翠紫芝晃日上千林晴色遠馳道鳴鑾閱澗谷期
門立表近雲霄角弓飛鏑實偏勁獵火依山曉更燒萬騎
前頭笳鼓發長歌吉日喜聯鑣
霜清葉落洞無塵甘露凝珠萬樹春曠野飛鷹騰獵騎
行宮懸客錫詞花仲冬七潤格持與此日三朝仰
帝仁莫道角端留虞獵山今已見麒麟

端午東內擇騎射御應　制

鑾輿親御日華東分簡演柴花樹風列絲分明人似玉流
珠飛駿馬如游龍呼哉賓超騰疾探雀爭奇變化工合樂
開筵歡不編葱〻佳氣五雲中

右聯制

青絲爲鞚錦爲韉萬騎騰驤
御筵花擁烏紗留綠勝箭燧金鏑發鳴弦插青羅、分行
流觴白飲〻得意樂宮錦
騰奏霏沛翠嵩呼萬徹九重天

右射柳

九日登高賜宴應　制

玉帳無塵輦路清山開閶闔幽快伯京苗花泛露迎丹仗錦
樹含烟映綵旌萬里列川秋氣淨中天
松
鑾輿日共明時迎幸今朝再樂欽宴問芳
聖情

北京八詠

居庸疊翠

雄關積翠倚崔嵬作衛叢木潤萬里風烟通紫塞四
時雲霧近青霄層城留靄山連雄絕巘靠徹石作塘南北
車書今混一行人來往宜驛遞

玉泉垂虹

山前樹底碧迢〻試問源頭出處遙銀落石梁疑飲澗憩
起滄海欲吞潮帶從夜雨來收忽影至晚風吹不消〻夜
池邊春似錦綵波長帶翠烟飄〻

太液晴波

曲橋鳧鴨動春聲波散烟漂日正晴游鯉暖依芳藻出飛
花時拂綠漪輕好同榮共浮鷺馬不吃虎明隱石鯨驚見
天縣分瀉出甘霖到處滋蒼生

瓊島春雲

萬歲山高玉作臺御雲乘彩動閶開九重天上從龍起太
液池頭伴鶴回松靜晚煙同縹緲花深樹影共徘徊何須

更說蓬萊境不是飛仙不肯來
薊門烟樹
薊門烟樹鬱蒼葱樹底人家烟又同想近樓臺烟翠裏往
來車馬綠陰中曉寒花影留殘月日暖鶯聲度好風薊北
從來佳麗地相逢陌上莫怱怱
西山霽雪
雪霽西山玉作屏瓊林瑤樹曉光凝清風時原千岩雨碧
澗春融萬壑氷策杖此時宜縱賞哦詩何處有賞溪從來
北土多才傑不獨山陰興可乘
盧溝曉月
半輪殘月滾青山ヽ色微茫馬上看水落石梁雲影淡沙
中節屋夜吟殘雞聲時曉意獨隨征羽翻林霜正寒如首
神京東望近天邊紅日上金盤
金臺夕照
獨上高臺斜日紅遙天極目思無窮迢ヽ關塞微茫外嶽
嶽山河錦繡中鴻雁數聲催暝色牛羊幾度散秋風黃金
鑄盡人何在青史傳來事不空
潞江夜泊時寓于津門作
霜清石出見波痕嵐晚江湖日易昏雲氣壓空寒欲泣灘
聲到枕靜偏聞一汀烟雨魚吹浪千里蒹葭雁叫群不有
故人相慰籍他鄉愁絕更銷魂
次韻胡學士內閣所成四首
玉堂新闢禁垣西花樹陰ヽ秀色齊翰閣日長宮局靜蓬
萊天近紫雲低編摩小載紬金匱出入常時候主牽彩著

清幽花影轉嬌鶯日在向人啼
切諳侍從已多年人羨儒紳勝列仙曉對紅雲生翠島曉
分甘露出御筵內臣榜進雙龍學士書成五凤箋
金殿玉樓天咫尺御香長有好風傳
雍ヽ花底度和鑾視草堂深日轉闌內侍傳
宣詔獨召六官供饌許同資立
封恩幾番時見名世文章自古難地位清高誰得似金盤
玉露照人寒
宮樹無風草影沈階前雨過碧苔深亂看粉蝶來花蕊幽
聽黃鸝喚杏林撫己自慚才力薄時天共荷
聖恩深聞寄盛典千年事老去惟勤一寸心
坡南草堂
草堂新築海東頭占得坡南景物幽矣葉遮門春雨暗豆
花垂逕夕陽秋前村醉後騎黃犢拄杖閑來看白鷗惆悵
昔年游覽處芙蓉兩岸照行舟
重過盧溝簡夏尚書
凌空高起玉梁橫萬古長乾水自清文軌普同當
盛世山河表裏壯
神京幾株細柳藏鶯舞一路飛花送馬行今日重來渾
似舊春風猶上接珂聲
題畫
誰結茅亭倚澗深琅玕環鎖碧森ヽ白雲影裏青山黃
卷聲中綠樹林晴雨半空飛瀑布春風五葉長人參故園
亦似圖中景老去看圖思轉深

孔士祥輓詩

世家自古高東魯，進德流傳福澤深。扶老日携楷木杖，觀
書時傍杏壇陰。浙南制製花如雨，浙下孤兒淚滿襟。相見
昔年文一醉，話殘那忍寄哀吟。

過德州寄胡楊金三學士

霏微涼露濕征衣，策路風清旭日輝。玉堤橫秋金風肅，紅
旗搖燦綵雲飛。君山立馬應頻顧，我懷憐
嶺海淺別懷我行，行催傳餘韻，流相憶思依依。

病起獨坐

洪雲挽牧天宇，小窗坐雨韻如飛。蓮蜘蛛仰面弄州月，絡
緯鼓頻吟秋風。但看節序隨流水，不覺形容成老態。養生
幸得少人事，何必紅粒趁鴻濛。

送呂尚書歸省

尚書車騎動如雲，特拜
天恩出紫宸。華髮遠迎諸父老，高堂綵戲太夫人。錦鮮肴
饌銀絲細，黃菊杯香綠酒新。想行到家稱壽日，章章忠孝
表西秦。

方尚書送櫻桃用杜少陵詩韻

薊北櫻桃五月紅，尚書分送出蓬萊。霜刀剪處驪珠落，冰
盤盛來火齊同。不隨海棠潮丹頰，剩有神光入絳宮。獨坐
槐陰清晚渴，一時詩興動蟾蓬。

胡學士臥病賦簡二首 一

憐居臥病已兼旬，獨坐那堪憶故人。一代文章公論在，百
年交誼白頭新。窗前幾度抱書傍，堂內惟聞煮藥頻。人事
裝

起來猶自愛，
聖恩不負日咨詢。
人生轉眼過青春，老至偏於藥裏親。詩記卷中題句懶，客
來談不[illegible]清擧一網歷然生[illegible]須發分神與對
維摩無一語，誰知金粟是前身。

其二

一時開客夜，舒嘯人[illegible]以結[illegible]舍雨亂松根淵夕
颱山光枕席[illegible]劉冷[illegible]何[illegible]歌出口[illegible]萬物
笑笑終有[illegible]年華未[illegible]

贈何尚書奉使安南卷

昔承
丹詔赴交州，使節遙遙壯志遊。宣德雲[illegible]金傳後[illegible]標銅
柱繼前[illegible]山連[illegible]滿鑾雲濕日上龍編瘴霧收。南土即今
皆郡縣，尚書所歷著嘉猷。

胡學士輓詩

嗟君已作月邊仙，鳳馬雲車路杳然。負操平生心似鐵，文
章昭代筆如椽。人間名譽流千載，天上
恩光賁九泉。遂使交游成隔世，幾回淚落玉堂前。公嘗與
予言俗事[illegible]

寄夏卿事四首

調理兼秋日從容，
病從春來又涉冬，懶性喜逢人事少，不才虛負
聖恩濃。夜深時聽金門漏，曉枕頻驚海印鐘。誰謂元龍多
豪氣，空將短鬢對秋風。

老來多病語蕪侍還對琴書意未休窗戶日高緗帙展硯
池水薄處花浮胡盧秋外芙蓉閣江上春風畫舟把得
携琴行與安幾回清夢繞滄洲
風捲寒雲欲復晴竹頭鳥鵲聚還驚卜居未得親王翰業
故宅憐老尖生塵靜閉庭人跡少茶香塵室客懷清近來
物累都消盡何待幽棲不用名
風落日影小窗幽野鳥聲聲書不收松茶火温古玉燒木
緯衣冷換鶴氅客談春分酒何處能來雪夜舟
眾敦無人多暇日琴書無事可銷憂
題袁忠徹適興巷
老親背典家憂今節今為尚寶丞父子一門真繼美田
園百世亦相仍烏棧細雨春郊笑粉燕殘楊雪夜燈長日
桑榆雖老靜含哺鼓腹樂豐登
送劉子偉赴雲南恭謀子偉故曰書便之也
尚書扶出吳相知令弟才華老更奇擇命一朝辭
帝闕東書萬里赴滇池柳邊問驛雲藏樹花底尋山酒滿
盛瀋府日長公事簡題詩深到碧雞祠
酬寄袁學瀧
與君執別十年餘念我能通尺素書清禁敢忘依日月故
園新喜有田廬平生消得幾楊後半世都來下澤車最是
相思寒漏永梅花雪落夜窗虛
題桑洲卷
方洲宛在水中央不種閒花只種桑戴勝降時春雨足吳
蚕熟處夜燈忙幽風王業開千載河漢天孫灑乞襄頗借
綠絲三百丈虞遶先織舜衣裳
送殷副使且之交阯
除書先拜赴交州父子芙蓉照去舟千里西風隨憲節萬
年南服仰
皇猷驛騶度嶺朱崖曉雕鶚横空白露秋莫道霜威真戴
面仲將儒雅更風流
送蔡子謙之雲南參事
望斷南雲山萬重茱萸此去逐飛鴻兩舟汲載琵琶月短
髮涼小蘆荻風驛入昭離瀧樹合路經銅柱擇烟深須夜
王命諸蠻日已晏書總會同
達興
少年書劍别龍沙老來澆花苦憶家一寸丹心惟自數
莖白髮已先華西風客裏求茅屋落月樽前對菊花庾信
何須賦瀟瑟山片石亦堪誇
九峰樵者
九峰幽處結茅廬書擔樵新夜讀書林下日尋高士傳山
中老共野人居只留子散青錢在莫歎衰翁白髮疏六十
年來無一事仙翁棋局近何如
送黃重美赴東阿教官
老携書冊赴東阿千里驅騎張玉珂故舊樽前憐白髮諸
生館下詠青莪項王墓在寒烟積黃石祠荒落木多幾度
來此分講罷潤來吊古有悲歌
雲山小隱
南山千仞芙蓉家住山前一水通松下荷鋤隨野叟雲

還携孫侯仙翁揚觴坐對芭蕉雨拄杖行吟木葉風更喜
兒童耕作後靑燈相伴日明中

送劉智安主事赴南京

仙郎乘傳赴南京滿眼靑山雪正晴臘盡驛寒時獨酌征
驂猶月夜兼程高堂膝下春光動小閣燈花喜氣盈努力
功名須報國忠勤端不負平生

題魏謝疊山孝忠祠并序

宋謝枋得字君直信之弋陽人以文學知名當世號疊
山先生咸淳間爲江東提刑改知信州師旅動亂之際
又受江西招諭使命糾勤王之師守安仁時有張孝忠
者乃江陵偏裨江陵陷孝忠率麾下百人走洪都未至
洪已降元遂歸枋得會元將武良弼攻安仁孝忠出戰
死之枋得遁保信州宋亡其臣有仕元者薦舉枋得枋
得逃於閩中李氏執縶建康獄後枋得被獲拘以北行
在道不食七日死李氏聞之即自縊其女嫁周氏聞父
母死痛苦乃鬻其金寶構橋於所居之旁橋成投橋下
亦死時人義之名其橋曰孝烈橋余嘗見疊山與鐔丞
相書曰大元治世民物一新宋室舊臣只欠一死鐔丞
相即夢炎謀疊山者又嘗見疊山江東十問詞氣慷慨
激昂當時之士其忠義之志蓋已素定矣惜其妻女及
孝忠之事史皆略之抱疾居閩因考前聞遂賦追輓之
詩并孝烈橋庶數忠義不泯俾爲人臣爲人婦爲人子
者知所勸云

潮逆錢塘王氣收兩宮北去竟誰留義旗獨倡勤王義當
軸曾無負國羞幽横千年遺涕淚孫忠七日死拘囚江東
十問今猶在可惜英雄志不酬

右輓謝疊山

擒脫鯨鯢遂寇圍驅馳不解戰時衣此身報國心常在遠
道從人事已非一旅脅戈猶敵愾二龍浮海竟何依當時
闡節忠肖士誓死同歸志不違

右輓張孝忠

父死家亡母自經可憐形影獨娉婷荷金盡散橋初就旅
桃無歸洪水零自分寃流此白骨誰從夜月見魂靈一門
三烈人間少安得豐碑與勒銘

右賦孝烈橋

閱文山集讀述二首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崖瀾日落山河改吳
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義見文章可憐
有宋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二龍南去海茫茫社屋寒來霜冰霜萬死寒旗還與義千
金脫險竟浮洋都城不泯忠臣祀國論猶傳政事堂志士
悲歌多感慨後人誰識謝翱狂

寄謝冀城伯惠玄明粉

天語丁寧近
御筵彩舟同載記當年芝眉長仰雲千里蓬髮耶堪雪一
顆玉帳談兵嘗滿腹玄霜化液永根鉛山窗忽見緘題至
接對令人思悵然

寄黃尚書

曾共掄材請誥時中天華蓋滿䑓邊金蓮炬暖龍光動寶
翰雲開韶星移樂奏九成班玉佩臚傳多士拜丹墀如今
憶着當年事北望橋山淚獨垂

士奇少傅以詩及絨纈慶七十次韻奉答二首

隔千里兮共明月相思兩地寸心懸仙郎使節來江上少
傳題緘自日邊遠荷絨纈温我老類將珠玉向人傳已經
四百廿甲子棄倒徒誇絳老年

千莖白髮如霜染一寸丹心向日懸夢繞雕梁茅屋底朝
回闕側綵雲邊愧殺高賢祝詩句頻煩遠寄傳相坐
窗前撫物增惆悵消息又新年

村居即事十首

天上歸来葺弊廬買松移竹事幽居喜從鄰里園新社得
教兒孫讀舊書芳草池塘清漲溢落花門巷綠陰初莫言
疎傳金都盡頹似顏含樂有餘

兩露群芳各鬪妍傳花隨柳艷陽天何如杜老棲夔府一
似王維愛輞川紫燕入簾争壘巢黃鸝繞樹弄新遷兒童
咲謂村居好擁篲飛來滿谷錢

日照園林草木新眼前生意足怡神竹根小筍留邊壁墻
角枯株析作薪無事自知真可樂有誰莫笑庚郎貧幽居
好似王官谷未必今人非古人

光風轉蕙日初長旋取旋清過小墻桑樹葉柔鳩羽拂橋
梢花落燕泥香殊離編早皆傳砌環壁修遲筍過墻公子
從来善居室人生底事為謀忙

丁部人緣已白頭卜居喜得林塘幽軒窗小潤依梅兩簾
户輕寒迎麥秋往事經心空有夢此身遠俗自忘憂春歸
已是杳歸後燕得時鶴叫未休

山翁指巢西山裏移植白頭迎老家當上可憐初折甲連
枝更惜未開花朵遶藥圃教栽竹墻下分畦勝種茶却咲
虛鴻跳適趣養生不解事桑麻

倍鄰高士俗塵疏遠人家静處居城市從来多嘰隘村
園新卜傳宽舒篇殘忘形春風裏布穀催耕曉雨餘屋後
門前盡農圃閑時扶杖看犁鋤

異卉奇花旋旋栽便有粉蝶過墻来紫蘭破萼風吹吐紅
藥翻紅後閉開手擘疑初投請鄰翁携酒強咲杯人生
得遂幽栖願不管黃鬚白發催

村居雖僻亦高明連日雨晴陰復晴藥隴引雛雙雉過桑
林喚婦一鳩鳴已將廢照同春夢且得清閑了此生門外
草青人迹少杖藜獨步保幽情

從人說似浣花溪小逕通村路不迷樹底綠陰清藹藹池
邊芳草碧萋萋有時門巷來騶從終日園林聽鳥啼把疾
歸休非吏隱兒童莫謗任東西

憶昔四首寄士奇勉仁二少傅幼孜少保

昔者承
恩共拜官兩班分日直金鑾晚來歸舍星同戴曉起趨朝
漏未殘墨灑龍箋濡綵筆瑞傳庭燎淡金盤如今憶着當
時事獨望橋山淚不乾

聖祖巍巍功德高曾紬石室筆同操始終纂述多從故事

業鎖撰敎謂勞丹禁清風傳玉漏瑤階紅日轉金鑾開來
極目鈞天上都憶靈臺愧濫叨
聖主崇儒冠古今辟雍逢迎　寵光臨百年禮樂昭文運
一代儀章若德音釋菜周旋華袞盛授經敷暢講筵深墨
與々去　神游遠乘石皆封杏樹陰
接武青宮列兩坊　恩榮顯秩寔非常進陪櫻閣春風暖
進講文華畫晷長每切丹心懷乾日竟同蒲質老秋霜
賀書獨拜歸來後留與兒孫永不忘
追次廣都御史伯益兄寄詩韻二首
武選持衡德柏臺每將徐采獨徐祠片言折獄真能事博
润綸文愧不才容日空梁驚夢覺西風遠遞寄詩來料應
薊北河氷解正是江南使節回
新詩往々見清才懷抱相過幾度開
帝座
龍顏長共仰天孫鳳錦衡光裁跋胖踪蹤難同攀布鼓尋
遇
常恥遇雷今日愚兄郡治民風慶夢東一能來
次韻答楊少傅勉仁二首
巋然一榻病相如獨卧城南水竹居玉笥松楸懷故里青
燈風雨課殘書眼前文物交游少舊後園林橘柚餘樂衰
尋常筋力盡散勞客口有來車
之武平生信不如衰年懷土事幽居山中已迫桑榆景天
上重煩故舊書伏枕摩勞承百念傳家生計在三餘鄰翁
花木春來好扶杖看花當小車
次答楊少傅士奇見寄二首

幽栖已出塵寰外老疾偏憐見在身萬里交游空對月半
生風雨不知春當年玉署曾分直今日烏紗獨製巾共道
同時六學士看山居士一閑人
夢中握手不知勞煩我猶穿舊賜袍茅屋江頭真野老玉
堂天上實仙曹每見杜陵懷李白何如范公望雲數自憐
多病雲霄阔敢謂山林逸興高
歌行
翀山書屋圖
翀山出后秋氣紅光正照山之東千岩宿霧搖飛翠半
壁川流天空一碧春松滿華屋西有幽人美如玉青鞋
布襪芙蓉衣坐看岩草無塵俗嵩陽雲樹陰多句鳥飛
時溪水綠沐頭錦囊琴一張架上牙籤書萬軸長年讀書
究典墳不知春暮花紛々紛桃陽竹迷蒼雪紅藥當階動
綠雲昨日山中酒初熟故人早過清溪曲呼兒洗盞具盤
餐夫耿山肴兼野蔌太平無事不出門白鶴生雛竹有孫
男長須婚女須嫁仙家何必說桃源
琴清軒
斑簾半捲爐烟斂時有涼風過修竹明窗石几絶塵埃横
琴試鼓瀟湘曲瀟湘水雲連洞庭木葉微脫秋冥々東皇
司命迎帝子赤豹文貍趨百靈改絃轉奏淒涼調楚聲激
烈重心悄按相思歌傾美人霸王力盡英雄歎須臾翻出
雉朝飛孤凰雛子離為情玉鶯嗷々翔廣漢雲霓冉々從
鸞征佩蘭白雪相間作座中百斛驪珠落風雷將氣變軒
昂六丁驚聽魂天荒坎壈哀吟淺雉語七絃颯々飛山雨

莊周蝶夢添園深芳草落花何擾擾誰知僞有秋鴻譜寫
出清和并淒楚幾回剪燭夜中彈況疑舟泊黄蘆渚我生
不省絲竹音春秋高堂惟放琴高堂一夕萱花老落月烏
啼愁思深烏啼月落銀河影碧玉珠星光耿耿抱琴惆悵
發秋吟梧桐露寒滴金井

題顏輝胡人出獵圖

朔風捲地吹白草陰山八月霜信早胡人馬肥弓力強什
什伍々進沙磧々追逐千萬里行鳥飛天似水翻身
為行鳥角弓挾與紅旗指挾秋鷹擎戈馳疾若風馬蹄踏
鐵如投龍高無尚々雙提碧瓜要紫貂黃毛赤木觀摩胡
画實自覧知秋月筆通神形令人寒上想塵絕筆俱來貢
金闕胃無歌寫王會圖我復臨風憶秋月
誰好幾回飛夢到蒙山騎浮青鸞月下還覺來滿眼失蒼
翠空遺雜珮於州々

寒夜吟

金壺水澁銅龍咽百尺樓頭上新月一陣霜風入戶來紛
紛吹轉燈陰雪曲屏坐擁紅也爐沈水烟清浮睡鼎鴛衾
不暖客窓夢可憐夜半愁啼鳥々啼夜永孤琴悲凄々燭
影搖寒翠家在江南湖海稀思誰為寫平安字

題古木修篁圖為黃學士宗豫賦

銀河八月仙槎影丹穴千禾翠鳳毛河人寫入画圖裏便
覺氣勢凌雲高蒼森滿淨如拭對此令人心獨逸錯烟
若松清畫閒滿地綠陰涼琴々風霜搖落百卉枯老幹直
挺青珊瑚日暮佳人倚空谷翠袖天寒誰與在背看曾過

題金侍郎墨梅卷

屈鐵交柯春十丈冷蕊疎花點相向玉為肌骨氷為神不
受東風雜路塵自信平生心鐵石歲寒長與氷霜敵相看
東閣好吟詩窗語高樓莫吹笛何當青子結長條商家和
羹須爾调侍郎妙画殊清絕展卷深題憶句拙他時桑與
過幽軒抱琴對數黃昏月

萬竹軒為胡員外賦

高軒亭々陰倚竹萬個琅玕翠如束紅塵一點不飛來白
日暖晴烟散虛谷々中風動四山鳴耳邊颯々生秋聲綠陰
滿地欲不起秀色倚窓光更清石床碧几淨如洗携杖孤
桐泥間羽蛟龍舞落落梧雲飛鶴啼破瀟湘雨自從作官
登畫堂禁閑一々生錦箇々深落葉無人掃白石清泉為
洪崖府谷木疎林繞修竹紫檀遙若古仙人題我山中
白鹿白鹿呦々南澗淡石床丹竈至今存當時騎驎遺
踪跡此日看圖勞夢魂

題黃子久畫

我昔趣召上北京匡山五老送相迎太守邀我開先行盤
與十里松風清澗流消々石磴々探尋雲霞雜芳上讀書
堂前空翠寒激玉亭泉古苔紫高々瀑布落懸崖千仞玉
梁何壯哉浅流清徹碧潭底映澗分奔萬壑東山人石上
展瑤席坐對雲屏倚空碧浩蕩長吟李白詩登臨不用謝
公屐此時正值九秋月幽鶯啼々愛林巒輕雷送雨忽前
山一襟爽氣飄寒雪同行佳人晚相呼月明歸路聞啼鳥
揚帆直度九江去回看山色雲模糊每憶茲遊清興發夢

入仙家白銀闕仙人憐我要瑤臺桃上當来猶恍惚大癡
老人絕俗塵畫圖最得往蓬真青天削出芙蓉秀杏嶠可
望不可親看圖那知歲年老山中木落秋風早暇日人来
問消息白雲滿地生瑤草

題楊廣子萬竹園

廣子宅中萬竿竹淅淅清風動蒼玉軒楹寂歷碧雲寒初
日樓臺晴雨綠開窓展簡散銀屏琳玕低節高青青湘雲
鏟瑟與仙娥琴絃纖纖花冥冥游龍穀絕塵烟靜坐中彷
佛瀟湘景陵露翻林紗夢驚滄波浪兀龍吟冷湛魚歸来
月在門此中幽興誰詩風前自把琴三奏月下還傾酒
一尊酒闌琴罷月将落夜久秋聲生坐角聞思昔在故園
時留客光谷更清雅堂山老猶年年依高竹竹華披宮錦袍

林間凡杖從孫子鄉向蒼苔拾鳳毛画圖瀟洒誠清玩何
以得之錦繡段他年燒筍共晨饌一咲相看還嗜桜

樂琴書仍戲為沈侍郎賦

沈郎結廬吳山岑平生讀書多苦心更將綠綺徽黃金七
絃冷冷山水音宋昔作官住吳下曾見沈郎最瀟洒葛巾
長從北窓開崇兼鬪入東林社親戚何曾折簡招熟向花
前傾蘭葉蔬菜頻分碧栳實鯉魚新熟芙蓉鮓一朝欲起
登天衢瑤珮珊珊松稀廣陵不作中散操蘭亭臨浮右
軍書却憶吾藏三萬軸燈火幽齋隔脩竹幾回歸夢遶西
風落月分明照秋屋抱琴客來時相訪琴中寫得神人暢
一片青山雲渺茫萬里白鷗波浩蕩他年致事歸故林飄
然更賦還山吟白頭抱孫椿樹陰教讀舊書還鼓琴嗟哉

沈 風

北樂超古今

送陳侍郎分鎮交趾

大將南征統六師
臨軒授鉞當赤墀時來風雲會義重恩承雨露滋侍
從瀟洒立如玉[illegible]遂拜新綸清水[illegible]封金章玉印
[illegible]日清朝暇不出遠度旌旗渡
[illegible]昔[illegible]今知
[illegible]生細[illegible]當[illegible]
[illegible]更出天[illegible]四
[illegible]千載[illegible]今[illegible]
膏澤[illegible]又[illegible]
天寄大遠人致爾思念[illegible]金臺前花亂飛請君且把征

勝餞莫辭當歌勸酒斟明日相思隔烟樹

題王孟端墨竹為鄒侍講賦

堂前瑟瑟秋氣高王郎醉挽雲錦袍銅盤和露墨花瀉
出江剡金錯刀翛翛枝風雨急滿壁虛含烟霧冰翠
飛來[illegible]甜[illegible]湘城流一[illegible]拜千尺孤空山歲
晏饒冰霜信有孫枝亦無窮會看[illegible]鳳凰來巷無塵
絕青[illegible]幽居如在萬林下樂到高歌淇澳篇閑来挽結山
陽社更[illegible]蒼苔三逕開携杖時時好客來顛狂却咲劉伶
醉爛熳時傾阮籍杯綠陰椎羅還詩敖綠筆詩成嘶侍僊
樂同夢繞青原[illegible]洲前春蒼玉夢回花映玉堂清想
對画圖洗心目何用買我綠綺琴為公一彈風滿林

題卷圖

上清真人方壺纔奇我留卷之西園游蕩猶帶元氣濕筆力有餘造化供蒼松入雲幾千尺石壁倚澗青數糊其中茅菴低小竹籬乏惠然琴瑟在几書滿床終日怡然都移擾青山萬古不改色下有宮必合氣質達人須是慎提攜養生安在充虛擬是緣何別户何其見孫尚兩保清白閒來石上橫鳴琴時有雲鳩相和吟天風不斷飄冥冥山高高兮水何深流雲為池有桂把玩宜玉樹秋蕭灑紫翠咫尺古仙人獨步何時紅葉之衣鞋盈盈欲然我欲吹玉笙卅溪洪仙侶泛塵埃遊山精舞身清空不可執七十二峰則蒼然何處鳳溪浮濕翠飛飛雨急自投作宮三十年無猜心法洪洪天者夫恩香社摩詰宋生交則所欲然洪崖圖今日圖中忽

驚起洗然境遇神明交一如夢裏游天姥可憐多病婁是是便向天池接歡鋼冥顏漸覺閒消神徒對秋風想芙蓉

唐人謁哉歌

手如到霜點頭若青山峰兮床不動花樹是太荻葉越凌高堂小殿風清日和旦出從與銅鼓數千花萬朵淺含春一曲未終俱煥爛花奴秀發玉與瑕碎光悄了紅植花絕倫之藝得似梨園弟子空咨嗟花中正春春光好如何翻作秋風思沉香亭畔走妖狐疑碧池頭宴芳草長安日冷夜沉沉舊曲誰來悲不禁亂後色難填無尾何憶開元天寶傑

文儀贈鶴詩

游性挹前風日清不定雜還仙凡非爛步不作東陽華步

虛縹緲隨鸞翠綃中有一飄若瓔珞嬋娟頻玉顏藻翹金雀鈿鈸珩天香兩袖羅衣輕素袍公子求玉英偶來一見就山戌松溪鳥林空果生步入烟蘿誰使令山頭宮殿開埏瑤宮玉樓簷水香夜桂樹遥遥白鶴下嶽玄復鶯舞龍駢六丁繞檻來飛狀洞中有仙不敢傾倒與汝子相隨行行復踏蘋臺金光晴思之竟空邀得人間天雞嘶鳴桑晴紫極宮前江水平決渡不渡心魂魯宮中有士樓花然一笑與打江譜窗虛敬與軒橫思此後色新八龍雲業穩不是便從錯岑峯是川坊中連雲轉鶴騎洪水集樂王山空晚步削不耕刮山樓剝竹花當戶枝無幽非此蓋有人間見此清朝雲外來霓

旌於是高舉相揖手把芙蓉朝玉京下視野馬喧蚊蚤桃花亂落紅雨傾村童野叟虎與黃斑化作山石殷勤守謝孫宮洪洪鶴千年還一鳴

題胡學士長林書屋圖

輞川之景芙蓉長林一帶滄洲曲滄洲蕭與興氣於垂柳陰下蔭華蓋先生世胄忠閑家百年門閥慶秋霞時積詩書終廣澤更閒攏斂我奈麻孫章一世出林樾六月清風凉谷乎平此讀書不離此行時乘興登高樓上看山樓下幽故人詩句韻相有閒來垂釣坐溪上亦有山花映相向沉水消消映碧沙白雲舟生青峰幽境只說山林好讀書肯向山林老伊尹耕莘説築岩故君堯舜應須吾爾然鳴伊登玉堂手搖雲漢為天章黼

造化妙莫管渾〻濩〻加裹磨幾回夢繞長林下脩竹千竿斗復把釣來訪告浮滄洲〻北水依然山更幽鄉里足螢些〻北不是當時何釣游松八花墨滄洲上高標庭柱日秋〻浮詩書付子孫說寫新圖寄遺林寄與煩憐忘歸樂天日出香山社封待他年老佛衣

題王右丞江山雪霽圖

右〻丞平生忘書畫乃傳尚清絶此圖點淡出天機萬疊千峰生夕暮秋江淡抹〻風篁碧樹寒微空翠濕北渚沙明蒹葭岸煙〻村寺樵山人何如累里舒松石上踈胡仙笑君某林去淡外猶聞清谷逸看圖不覺幽興發〻但秋光助林泉會須勞力盡王事他年歸之東湖月

題竹鶴圖為金學士賦

吾聞畫鶴貴寫神此圖說得青田真琅玕森〻洒蒼雪縞衣皎〻藐紅頂下映林涼影薄一聲清唳穿疏簾高人枕書小窓幽彷彿夢回驚月落高人自是仙之流日擇綠竟坐蓬壺玉堂十五永松篁靜時聞白鶴聲相呼孫來愛鶴玩瀟碧霊空秋生風淅〻斂然便欲挾波仙相與翱翔遊赤壁我昔桐〻結竹亭養鶴曾讀浮丘經仙都九老今寂寞對此白髮徒星〻

題楊謙愿墨竹

王郎潑墨為錯刀滿堂淡〻森風雨移坐中賓客皆歎息一葉一葉秋聲驚悅如舟泊瀟湘浦湘娥泣血蒼蛟舞錦瑟無聲暮色寒翠挂綠紛雲漫〻酒醒推蓬月初上煙消湘水平如掌此君陽江呼不來至今令人勞夢想先生清白世相傳芳何由來余石堅世上繁華俱不愛獨此此君同歲年

題孔雀圖

有鳥〻〻名孔雀文彩光華動輝霍修頸昂〻翠羽趨大尾斑〻金錯落由來嶺南産南方丹山碧水多翺翔芭蕉花開風正軟枇杷葉搖日初長忽聞都護譚一聲山中百禽皆不鳴松篁引頸窺寒春順影非徊舞翅輕炎荒暑熱時多露尾重盤飛不起一朝籠養近簾帷可憐猶如美人不承恩求環善寫生畫圖說得畏斑渥老眼貯手石苔紫渾似枇杷樹底行

雉雞圖

有禽〻〻曰華蟲錦衣繡翼紛蒙茸從來耿介出天性顧盼矯矜勇且雄山茶花開雪初霽竹光滿眼搖寒翠一聲啼罷自梳翎石上雪花無數墜驍爆影絶雲雖休歛啄山中獨自愛羽毛英麗從人羨亦距收藏不妄投待得春來風日暖四野麥苗青慕〻來下丸童終不驚飛來飛去樂時清老我山林跡如掃題詩空對丹青好不學援琴作苦吟漫想訓黄孫壽考

錦雞圖

曾聞楚人不識鳳認是山雞重購之我今畫圖寫生態羽毛五色光陸離扶桑天雞啼一聲陽烏散彩天下晴此時山雞亦出谷喔〻飛來耀林藪千岩萬壑含東風杏花吹香春雪紅顏影徘徊自愛惜揚翅奮趙紛蒙茸竹上花間

日正高向陽吐綬垂花條吳綾蜀錦織不得戴勝偷眼鷩
伯勞切莫臨溪照碧流對鏡逢人舞便休舞多目眩終顛
仆世人工莊章公賦

白鷳圖

白鷳綿衣何以裳白綃身云羽如霜斑斑素節披紅頰一
朵起跳莓苔蒼黃赤萼開花照林終有向日之丹心山深
施無羅網入山禽幽棲深霧亂飲啄飛鳴得自由鳳冷冷
亦山大砂〻鳥那賦鳳令指過李白詩訖黃山求瑤池水瞻
墻桃花〻下杜紅顏復夢綠闌風樂月高低夜〻不曾停青
鸞宿高備當坐來來宮南枝走樹復雕栽〻
劉明日海岸等一嘉祥蓬應無虛日
題梅〻水傳請賦

碧玉枝頭春一丈千花萬蕊簇相向羅浮月落參正橫夢
回酒醒冰肌輕姑仙飛瓊瑤臺曉夢綠華來香風小暗香
陽斷世間康王黃吹動疏枝誰知傳岩有老翁平生心
腸鐵石同一剎試展調羹手出令宇宙生春風老眼看圖
臨素質陽和似得真消息呼兒把筆漫題詩他日流傳渾
浪踪

四時詞

海棠睡足東風晚金爐香燼餘烟裊遊子傷春未得歸遶
遶綠遍天涯草錦屏閑暖樹交花清露流珠濕絳霞窗前
有夢隨蝴蝶門外無人啼鵓鴣
綠陰門巷垂青手庭院深沉鶯燕語金梭鶯穿楊柳風白
頭人卧芭蕉雨林中新筍已成竹獨自階前看落花長鄉

多病心如雪鬧却平生書五車
銀河星浸沉雲濕蒼苔露滿莎雞泣久客黃條未授衣誰
家搗練聲〻急喚醒倚闌淵冽低更堪萬鵠又爭拘援琴
欲鼓清商調月冷風凄意轉迷
閑適梅花雪初落深寒尚覺貂裘薄紙帳偏宜白髮酣茶
甌卻被青娥鐺開來索咲對湯婆把席相從年頭多莫怪
老夫今冷落故衾猶是蝸與羅

閑砧撩光

涼風蝸〻天宇清寒蛙息聲促織鳴鄰家入夜動砧杵正
是滿空秋月明〻月高照雨初歌閒中何嬝新如雲縷閒
遶使客心驚斷續更闌轉凄切教夫婦
息有閑陰砧杵未不起故園思即今幸是大平世古來多壽

邊城兒

續十二辰詩

灘風吹河〻不乾牛女長年相見難赤手南山縛猛虎月
中取兔天漢〻驪龍肯探嘗不驗画蛇添足適為累老馬
何曾有角生羝羊觸藩徒怨懟莫咲楚人冠沐猴祝雞空
自老林丘舞陽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東頭

寄處部御史

今之剛都古中丞寸膽拯而已所稱清如金羨野寒露皎
如玉樹多春冰昔年鋤塘作太守千里湖山歌杜母一琴
一鶴鎮相隨措〻𦕈名在人口萬里妹空一鶚博昂〻風
來如
劉瑞驄中文史三冬足座上冰霜六月寒鵠來詩篇瀾盈

軸錯落明琲閒清玉方州丹鳳鳴朝陽豈比白駒在空谷
嗟余才薄忙於蛇每愛新詩佳句多幾度相思不相見其
如風景殊月何

三友圖為楊學士題

蒼山歲寒冰雪深草木搖落惟松竹梅無擇幽谷凜誰
敢伐木求知音青牛老翁羅浮仙此君心同鐵石堅千岩
萬壑氣冽凝直向山中激水寄夜半冒燈香茫參還將錦
瑟泉湘靈天寒翠袖酒力弱月落風冷覺來陡覺
雨湖晚寄香動暗枝々香波飛下五龍吹々孤山千尺茆
瀟小門足洲花歌清吹光山色雅依々高樓清瑟華陽
氣奴樗平安州曲傳平生不能絃上熟勁節苦心共高潔
虛畫流傳學士家華堂一見真奇絕

題畫龍

神龍三十有六鱗變化莫測時為人歎然騰身入霄漢黑
雲湧墨波翻銀河香雄兵雲天鼓不辭辛勤作霖雨田野
茫々長禾黍天下禦積慶有秋何必黃童畫歌舞功成斂
跡還故山萬壑千岩煙霧裏去去來自舒卷從人寫入
畫圖看

杭雲樓

會稽之山摩霄若削一水清揚波王家高樓入霄漢綠
水青山佳致多看山最佳獨立衣襟不知空翠濕入窗
瀟灑絕紅塵捲簾直欲浮雲入四時雲霧宿檐楹玉宇寥
寥灝氣清手挹北斗天樞近歌動銀河織女驚海波翻霞
初日曉空明迴樓依亂素青門雨飛呼不來瑤池坐見鶴
桃小越王臺空啼鵑鴉范蠡扁舟向五湖東山人去風流
遠泰望兩象煙樹孤德姑平生遺留紫子孫流傳今七葉
斯木侯々世澤深文獻足徵光煜爛錫爵從仕寓
周師蔚我最賦新樓詩杜陵右臂偏枯久共卷長吟兩鬢
絲

題秋江獨釣圖二首

欲舟不向蘆花宿醉後獨持一竿竹青山兩岸暮林深風
葉蕭蕭湖水綠白鷗驚飛古今浪花翻却散隨波逐
右用柳子厚漁翁詩韻柳詩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
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
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謂詩以奇趣為宗
反常合道為趣熟味此詩真有奇趣然尾兩句不必亦
可愚謂必得二句庶趣遠而意足司題此圖漫及之耳

漁家幾世住林塘朝々暮々見滄浪茫雪暗門前路楓
葉紅乘屋角霜黃々林葉吹清楓隱々青山樹如髮烟閒
一棹度中流持竿獨釣秋江月
右用蘇老泉清江曲韻

題胡庭輝畫

兩舟繫樹依林樾隔岸好山青一抹時々舉網得新魚衣
食無憂生計活朝々貫魚收百錢烹鮮沽酒醉即眠蘭芳
無煙風日美綠水滄浪深青天蓬上權魚蓬底呼擧室謔
諧雖然喚想當開元全盛日漁家豈識租庸調百花爛熳
曲江頭拔紅紫綾侍遊遊漁舟此地藏淵雲河不移去生
處樂

江上載書圖

兩崖壁立瞑空翠瀑布千尋落天際蒼蒼碧樹已驚秋矯
矯長松不知歲素練橫江清接天落霞流綺漾晴川悠悠蕪
杜若無人採來何遲覓亦可憐有書不厭廬山藏有書不
載錦華綴都將萬卷付兩舟一如李愿歸盤谷兩風日夜
吹瑤草流丹丹催人老自少讀書今白頭抱疾守株空
潦倒自制不買心苦辛貴散流慨西東人
聖恩若許歸鄉屋有書籍教兒孫讀

居庸關

居庸關山峇峇山頭雉堞連雲長一夫臨關萬夫莫當古
稱秦與百二險何如居庸設胡方鐘十八紉疑漢來王此時
正值天兩稍龍虎臺前沙草黃

（天壽峨峨冠中央拜謁）
（三陵心孔傷益益使氣浮蒼茫神遊不返沛泗淚天辰落
日頭大荒飢鶻鳴風似毛旅有興從度冰河儀僕夫顏淡
顏無光皮表皺帽凍缺僵哭窮但見南鴈翔居庸網山蒼
蒼

還鄉行

東書癡癡
玉京乘傳從孫求抱手別知己鐵獅歸林紅春日初旌時
兩霽丹丹揭旄若卓細萬里滄波邊海長一點青山與天
際回首遙來隔
帝鄉深憚思邈非學常乞重金闕空遺夢一寸丹心祇自
傷忝竊榮名四十年素餐無補亦徒然野人只知祈子美
菲薄難登白玉筵自從卧病心如水知愛歸來花滿川入
門童稚牽衣喜一一從前問鄉里少者添丁壯者衰老者
紅顏多已矣山川不改色松竹應如故卜築向林泉尋道
安吾素初祭漫言稽古力杜門莫歎儒冠誤玉笥峯金牛
步青鞋布襪答答路

題畫

米老畫圖巖絕俗流來房山繼其蹤近經營入渺茫一
見令人豁心目祇今此圖作者誰筆意宛如房山為層巒
日出峯嵐欲深谷雨過翠生堆流泉涓涓落淺灘茅堂六
月清風來綠陰滿戶不受暑上有好禽鳴鳴閒門讀書長年
不知老白首為儒空潦倒下帷獨坐懶蕭園荒花只畫容
頭掃室中酒熟今朝閑故人有約應須來無令行迷生青
苔有酒可斟書可讀於人不求貧亦足

廬山歌 問正安侍講汝由僉憲

鮮帆落星渚正對五老峯五老呼不起皓首雲溶溶白雲
無心自舒卷雲端秀出青芙蓉香爐捧日僧復劍瀑布倚
洞生長風昔年我此遊閑步盤礴十里松陰連讀書堂深
鎖烟翠激玉亭荒生碧幽山人坐我展瑤席石上題名多
古跡我思古人欲見之後人視我今猶昔別後重來十七
年利風三日困留連時時與前候風色千里江湖浪拍天
歸來夢里思湖今高卧松巢受謫仙嗟我懸車能幾月又
復遠網向金闕君恩未重不可留白頭悲與西山別同舟
幸得與叔度促膝清談忘其暮買魚沽酒不論錢錦囊更
有新題句攝衣侍講來舟中酒酣妙斲意氣雄劃然草書

笘揮游華搭一棹飛鳥空人生如萍蓬聚會良難得百年
幾回開口咲須信光陰如過客明朝風止水無波一棹更
隨東別何年楚岸草作氣多重來封尋水玉潤如知疑之

牛笛歌

驟雨戲作

蟆風吹過雨如織黑雲悠空電帳忽青山渦江煙慘深野
水涵漫衍漲入怒龍身潑鱗甲梅坡勢潑勢枯樹枝天書
之下霹靂白光龍走出蝦鮫波碧空雲捲江水淵龍飛落
波淺起天公乃改施名龍々々雖苦田家喜龍了々々
一般皆性乃辭辯費民光開乃無事遊天池

悶旱行

依田已無水萬畝乾欲死北風暫歇復南風田頭日々黃
慶起朝踏與暮踏與朋慕踏車休怨嗟大歲在酉覓漿作
酒田家五行其理或有可謀僧道行日中口誦經俱心神
[illegible]青天雲黑雨將至翻然又被風吹去惟天聰明豈不念
農三日甘霖天下乃豐洒神叢社村鼓聲々此時家々扶
醉翁白雲紅樹迷西東不知閭閻由此工

短歌行

江村雨洗新秋出江上青山收落日蕭々涼影下梧桐唧
唧暗聲鳴蟋蟀知思年少攻讀書坐延興味入吾廬當時
漫學屠龍技袍疾闕來真守林既不能為隴畝之耕夫又
不能作烟波之釣徒徒擁一枚節竹枝綠樹陰時有魚
秋來春去只如此從有虛名在人耳玉笥山前好墓田何
不歸歟空老矣

雨中對雙燕

東風吹雨花冥々雨中不見山鳥聲々但見新歸燕春
江浩蕩春水生門前泥滑不可步山花亂點蒼苔路渡燕
啣泥數往來々々只恐琴書汚穿花掠水不辭頻巢成哺
雛久苦辛燕與大各異去茫々雲路知何處人生世上
亦辛勤終然拙賴忘解辛何如向長了婚嫁一去名山無
所穴

燈蛾歎

梧桐燒夜燭々々梧桐花落也清明村居有核亦隨時借
以新蘇能醉沉々夜半入蹤搖紅紅結花金粟盡有蛾
翩々橫紅燄飛去飛來不暫停此蛾燈光不如此燭焚燒
焦身乃已翻身覺墮燄膏中汨沒須臾寧復起嗚呼貪蛾
不虛傳我亦因之戒貪飽

歸田四時樂 效歐陽公作

自從辭家四十年題來華髮已盈顛玉笥山前有先業初
因疊亂皆拿舊敝廬舊居東湖曲城市塵埃常碌々歸來
卜築向江村茂樹清池貴亦足去時當冊稠蕭然今又見
孫繞膝前落花芳草春晏晏閑看人種田
布穀聲高時雨足田中水滿新秧綠麥穗黃時雉引雛桑
葉稀來蠶上簇架上躑躅不強香茗推床亦倦看幽棲
燕語清晝永竹叢簾底青瑣拜博山烟細茶初熟午睡醒
來閒啄木門前鵓從鳴呼聲起池塘微屬玉
梧桐雨洗塵歇清涼入虛堂白苧輕床[illegible]月色明如晝酒
醒夢回開為鬢絲々西風芳草欲登山臨水傷離別我獨

歸來兮一丘門前飛翠日明滅東皋南畝黍離離好景從
來是此時清池露白芙蓉發碧樹霜黄橘柚熟
鄰舍姻族酒新漉家家簇場笑歲豐田雞犬自成村原
上牛羊遂收牧婦數不聞烟火同青山遠近霜葉紅論文
時枉高人士野樸偶然過幽翁[illegible]出塵慮八窗軒日
與梅花對子孫鷁後得
宮思老夫從游聞字歲

題張真人雜出山水彷彿曾由賦

上清真人方丘鄣業端雲化鶴奇作清泉白石烟霞墓
壁丹崖瞰江影何人間留苗冀微淌日山水合清眼不見
當年坐安石誰復放雲山含翁光雨一掉依林杖笋獨
釣寒江雪山中故人門巷深柱知予歎清興發余爲刷羽
扶桑晴江上青山開雲片日光浮雲歸絶島坐延孤月來
滄溟仙家洞房夜不扃玉㶁來戶流霞青碧綫當窗孤鳳
語天風吹雨秋宵宵嶰谷春寒深真測谷中瑯玕動蕭瑟
緬彼猗猗淇水深千載虛風昭德音鵷鵉無聲雷雨急湘
娥錦瑟烟中濕回首巫山十二峰竹枝歌斷行人泣銀河
一夜飛秋霜老樹蕭條秋葉黃枯槎上漢誰浮光支機石
爛箨苔蒼黛鬆枝更風聲子夜滿露白蓮房紫一雙鸂鶒
何處來相對白頭照秋水渚花拈湧水行青江上鯉魚吹
浪腥劉取新鱸膾苦醉當筵不數五侯鯖滋蘭九畹蕙偏
多蕙多其如荊棘何驗人作賦不堪續洞庭日暮生微波
歲寒山空雪萬丈獨有梅花照清美兩湖處士句新奇疎
影橫斜月中妖真人爽世舊游從忽見新圖思乃翁飈輪
一去不復返東遊蓬瀛西閬風真人湯來善繪者乃知仙
才不世出仙翁宿負幾時復霧閣雲窗幽夢長錫花給事
洋金川家素我題詩壯行色野翁老眼渺新吟一樹梧桐秋
識識

晚涼步月

綠槐初夢花英落葉已兆暖燕引雛急相將銜我時伏着
困如酒涼風忽吹衣襟生微寒翦明月照高樓出簾窗下
步實入家中是上涉纔涼入花涼涼清無塵獨望天河月
也立

月下聞鄰舟吹小角

綠樹烟江橫花照落地偏無喧囂入夜更蕭索月出
滿東頭天光照林梢望仙亭中鄰舉手把小角行且吹
夜静時聞断還續嗚嗚繞落驚起江城不見落梅花誰
斜衛公三十六

聞絡緯

白露下銀床梧桐一葉黄月華冷北水秋草淨凝霜西家
籬上絲瓜蔓夜深絡緯聲聲急今年多雨蚕薄收窗下寒
機不成織

寫思

紅樓花謝秋葉飛青山日落蟬聲悲美人娟娟隔河漢玉
佩明璫斜遶離別來幾多音塵絶徒有相思寄明月月
照人不照心海枯石爛思轉深抱琴欲彈無人聽夜抑冰
絃直至八

草書歌

懐素草書如行雲將軍揮洒下筆親是河漕地孤月花飛
雁破雨中花春亞梅癡俗不足數壯士拔山真絶倫近來
學者失其真游然走絲怯紛紜

題李白月夜泛舟圖

夜郎長江無歸期得歸不受拱鏡翁木石江頭好山水鷄
鷄留連花滿枝幾回泛舟還半渚星河浮空月當午節披
宮錦倒著接何處有人歌白紵樽前對影成三人八荒蕩
蕩清無塵淡妹娥月月得佳樹倒影波紙紙混香草前
昔同沉香亭花底高歌新詞一時驚龍清平詞白壁生煙那
詩知有之不畏不履道綠水青山空寄傲春去花生汀酒
壇夜寒深接蛇牛驚詩名空留天地間騎鯨一去竟不還
君非墮玉燭霞籠定在蓬萊宮鶴班馬旄魂斷音塵絶終
古長虹光不滅一杯黄壤挽江邊至今猶照當時月

寄答馮貢外敘薦蘭尚書胡公

眼中之人吾已老馮郎後逸負名好珊瑚騰彩千仞淵主
璞獻瑞五色輝昔年通從在廬廬海有新詩多記予近閣
製作才華登郡金山秋風月彩人生七十古亦少抱膝長
吟幾昏曉名卷無心理意無鈞魔鎮日閑吟爲遍客稀疎
門巷閑春風幽徑長堂前根前無限問桃李松竹青青手
自栽使者遠來傳尺素幾叢畫閣深水雪添日昏手擇猝難
書回緘莫訴來遲暮勤宮宗伯我故人音信雖疎心獨親
燕閑接對如相問爲道齋齋雪滿內

二翁歎

一翁行年七十八背似傘駝頭少髮雨晴池上倚烟蓬撐
我欲須遠結識翁此出往何方年年行販走都邑問翁
何自苦如此翁言無田身故在翁今年老無官府又喜有
將衛閭户昨夜綏帖澄催科役晨持帖下鄉去平生逸末
不耕織力盡命夜爲衣食今年不似去年時血氣又枯行
步疲此去尋德難復往只恐他鄉不得歸人生有身還有
累休宗與世同俗外
一翁雖貧身尚強數年不見今罷斜於後道路何爲者乃
人駕船走湖湘湘米賤時如主人家急躍輸官府商人
得利不知此憑船又載新米織日夜行船不得休還還擬
船北岸秋秋留連音不得春來數見落花飛今年里甲
頻催迫催得歸來雖盡白家中歲久負人錢應直都還償
未得不如此度勇飲豫長遊一月又浮還

四時吟三五七言

春禽鳴春雨晴門外落花急池邊芳草生故人高閣誰相
詩童子小車空復情
白学輕紈扇清抱疾同安晏傳經非伏生綠陰滿庭紅塵
外獨自微吟獨自行
高叢涼清露深秋聲生遠樹月色滿虛堂霜鴻叫遠洲
去綠綺陳果幽已忘
楓葉花萌枝筏山林已疏落霜露不勝寒東風傳春消
息一樹梅花雪裏看

七言絶句

題米元暉畫

江波日夜赴滄溟烟樹微茫島嶼青獨汎扁舟江海上信

知天地一浮萍
畫船虹流月滿空釣竿微颺一絲風烟波萬里秋無際還
見三山碧海中
落霞秋水映長空千里江山入望中未解虎頭丘壑意畫
圖那識米家宮
題梅竹
雲母屏風翡翠叢水晶簾外玉蟾籠夜深吹徹玲瓏曲渾
似孤山月下逢
宿李田初
秋風雞黍幽棲東小栽江湖一夢中兄說三韓風俗好只
今人物故從同
一簪華髮老秋霜遙遊歸來逸興長夜雨燈前思舊處誰
家玉笛似山陽
過太白墓謁遺像
古墓荒涼無野蒿拜瞻遺像識英豪當時唯有江心月曾
照仙人舊錦袍
秋夜
金爐香燼翠烟收涼月荇荇夜館幽夢破梧桐乾葉落誰
家長笛倚高樓
中秋雨
黑雲低樹影沈沈銀箭金壺漏已深不見玉盤生夜海空
聞苔葉下秋林
芭蕉葉上雨珊珊秋滿華堂燭影殘遙想瓊樓風露冷天
香不動羽衣閑

秋雨
客舍蕭條興味清練邊猶有讀書燈一簾細雨梧桐老閣
寓劉郎頭空館
雁聲蕭蕭作秋陰水聲新涼夢不禁窗下草虫相和起一
聲聲似伴愁吟
朝來白雪快前涼雨腳無情拂畫堂坐對紫薇花落盡何
消一曲舞山香
過滹沱河
晚渡滹沱瀧有白沙官道草茫茫秋深不見河水合猶
聽行人說漢光
白雁
茫茫沙草朔風高一片孤飛向錦毛四野已無孤兔完碧
天空闊恣雲遨
謁河內公墓
結纓不負升堂日厚祿何如負米時自古生民皆有死一
抔黃壤令名垂
過開州
公將旌節說前聞獨有英公此策敷試問壽丘都不省殘
碑只載鎮寧軍
過大名
古郡荒涼半水濱昔賢名跡亦何多沙丘望斷秋風冷荷
芰飄搖滿御河
過洪州
倦騎遲遲過信都滹沱霜落草先枯州人爲說賢良吏古

有蘇堂今宜無
過白溝河
往事悠〻感慨多英雄此經遊征騎斜日西風颯〻猶
說行人說界河
桐溪四詠
一溪流水碧於藍日暖溪花時對酣山鳥獨鳴人跡絕時
看虎跑下烟嵐
溪上山光翠欲流雲邊泉落石岩幽千竿竹影都無暑一
路松聲已報秋
屋上青山〻下泉溪頭流出碧涓〻風清月冷虛堂夜時
有寒猿到枕邊
一夜溪風萬竪衰幾多黃葉覆蒼苔等閑只有寒梅樹冷
蕊疎花獨自開
題鄭侍講竹石
璞影輕寒染[illegible]青天風吹動碎鳳珊瑚影裏無塵跡月
色秋聲酒半醒
舟行晚詠
月出長河浪湧金船裏不怕夜寒侵〻蘇落處風初起兩
岸蘆花霜滿林
習氏八詠為子榮侍講賦
九峯疊翠
九朵芙蓉擁翠[illegible]擁相對綠雲閑更[illegible]李白題詩去乾
在夕陽秋浦間
雙溪流水

一逕綠陰清沓〻雙溪流水碧悠〻如何画得溪山景花
映青山樹映橋
龍潭出雲
百頃澄潭細吐雲碧沙流水不生塵若為喚起龍行雨散
作千岩萬壑春
虎溪積雪
小〻溪堂雪後鋪梅花枝上玉紛〻山頭月落人初[illegible]
虎一聲風滿溪
平湖夜月
湖上烟消一鏡平〻花風淡者蒲青夜深獨有湖心月還
照當年學士亭
喬木春陰
喬木千章蔭碧溪春深門巷綠陰齊楊花雪落東風軟時
有幽禽自在啼
武城絃歌
當年精舍講絃歌樂育青衿雨露多共說故家文獻在金
雞[illegible]文[illegible]科
笠臺蘭若
石頭細路長蒼苔古木陰〻寶刹開莫道山中無患處時
時人訪虎溪來
題共卿堂卷
翠袖天寒雪滿林癸回空詠白頭吟夜深獨有幽閨月照
見共姜一寸心
送陳崇顯致仕還鄉

一別綢繆已十秋別來相憶思悠〻至今島石渦頭路並
轡多應夢裏遊
薫風拂水洪流斜五月虹升定到家紈扇烏紗行樂處逢
人笑指石湖花
致仕歸來白髮明麻姑酒熟日頹傾許時童稚相隨去擎
案原衛有阿孫
題静山詩卷
聲〻盡響遠齋空竹上烏雲竹下風坐對蝶煙無一事青
山數點夕陽紅
過揚州
舊說揚州天下聞繁華如夢鎖銷魂可憐杜牧多情思曾
向樽前問紫雲

月夜過鐘吾口號
兩岸虫聲夜轉多他鄉無奈月明何碧天萬里河流急倚
棹長吟一雁過
下邳
日落長河野水昏青山遥望下邳門每人識說圯橋近黃
石于今廟尚存
上呂梁洪
亂石穿空卷浪驚馬犍百丈上洪艱扁舟載雨西風急識
聞徐州一日程
細雨斜風拂畫船〻頭怪石起蒼崗仰看白浪排空下始
信河流迥自天
徐州十二詠

百步洪
九里山前百步洪河流如箭石當空黃頭伐鼓齊洪去宿
雨初收日影紅
戲馬臺 城南一里
蓋世英雄潤一杯悲歌只使後人哀平生霸業皆龍戰今
日空留戲馬臺
華佗塚 城南一里
徒把金箴事曹瞞千年荒塚渺風寒從來柱石源淋微到
底西陵從不能
亞父塚 元有塚有屯今無後撰房樊錄 城南一里
三尺青銅見豆知只因紅貫草萋〻鴻門玉斗空如雪拂
袖歸來路已遥

向魋墓 城北二十里
荒丘淺塚草斑〻事在遺經不可刊石槨成來功已渦後
人有法從邳山
陵母墓 城西南一里
勿〻窗下取兵鉤使若望馳不肯留遂使沙走輕一死却
存馬義重千秋
子房墓 城北六十里
辟穀何勞祿萬鐘功成志就却辭封分明古墓埋青草始
信空言托赤松
劉向墓 城北二里
十年封事遺編在三尺荒丘宿草抽鴻寶浪傳誰見得藜
燈一去不重來

君 最

留城 張良所封之地城北百二十里

偶然相遇石神交多少奇謀勝六韜辟穀歸來隱赤松精如
何以惜又重勞

彭祖樓

鍛針曾說大彭城千古傳來事不虛明月滿樓虛影怨仙
人曾駕五雲車

燕子樓

妙舞清歌一夕休繁華銷盡綵雲收多情只有烏衣侶終
歲相看不下樓

黃樓

袞袞河流晝夜馳長懷太守築堤時當年賓客黃樓詠今
日荒涼讀斷碑

夜過汶上馬尚書墓

草莽蒼蒼立墓門百年翁仲至今存行人為說尚書墓何
處流傳有子孫

東平道中

白雲飛盡碧天寒爽道青山馬上看谷口人稀人煙思處動
蒼滿地葉紛乾

曉過東平城黃石公廟 今東阿縣也

月落青山露氣清山頭嵐石立崢嶸當時與世俱無恨惟
有西風草木榮

題畫四首

青山千疊復萬疊碧樹前村連後村溪淨松花酒初熟故
人相訪款柴門

碧沙汎水漾清灣八口時聞谷鳥啼兩岸好山明鏡裏扁
舟如在畫中西

老山外樹橫溪上淺水浮花出石根時有漁舟來往去等
閒莫說住桃源

故園西北是西山萬壑千岩翠黛環今日看圖渾似水西
風吹夢繞松關

過儀真

夜登驛前江水平落帆歸渡暫休程人家兩岸垂楊樹時
有飛花撲酒瓶

蘇淮濤湧西風過盡況後酒如泉東風十里儀真路江
水江花亦可憐

南北縱橫會此津滿江簫鼓戟陽春相逢盡是他鄉客莫

厭樽前勸酒頻

重過揚州

百丈牽江夜未休那知身異過揚州春風二月簫聲咽不
為瓊花一少留

雷塘

吳公臺下是雷塘望斷春山碧草長知笑相逢追往事樽
前猶說舞腰傷 此句用蔡書書見大業拾遺記

召伯埭

召伯津頭江水斜萬株竹裏有人家當年謝傅甘棠樹今
日春風野草花

渺渺湖田草半青鷺鷥風裏立亭亭忽驚船上金鉦發飛
過春山點畫屏

過邦溝

春草萋々春水流行人此日過邦溝想得都城車駕發瓦雲儀繞護宸旒

重過戲馬臺 在徐州

拔山力盡楚歌哀戲馬千年尚有臺若使後人傷往事何如更醉菊花杯

放鶴亭 在徐州石佛山

昔者高亭石佛山只今煙暝鳥飛閑千年白鶴歸何處惟有文章落世間

悠々青山晚霧開望中訛謂有亭臺山人一去無消息空想仙翁看鶴來

題竹

一叢琅玕勢千尺滿壁清風動幽室放翁老可不復見夢入篔簹秋瑟々

不受紅塵半點侵月中時聽戛孤吟瀟湘望斷蒼梧遠錦瑟一彈秋滿林

題子昂書嵇康絕交書

飄々絕俗嵇中散咄々逼人王右軍書罷滿紙無一事閑波亭工看晴雲

題一片秋意圖二首

嫋々西風生夕波蕭々碧樹滑秋多潘郎未就閑居賦白髮添來奈爾何

欲擘笑容上木引浦雲煙樹濕滄洲眼中祗覺秋光好何事勞人却悲秋

舟中縱目二首

秋禾萋々弄晴暉風吹起雁行驚牛羊滿野無人問盛世中原見太平

長河不斷送行舟百丈還牽晚未休望盡天涯秋一色蓼花紅葉水悠々

棹歌

一灣々浪一灣河流百折當迴環歸舟盡日灣中去只見崗復不見山

下第新戊胡學士以詩見寄就韻奉答三首

老來消瘦作頭陀容膝何妨小似窠終日掩關人跡少絕無雄辯與高談

小々茅齋不厭低頻來乳燕欲銜泥亦知階下難旋馬肯向雲中學養雞

百尺高梧連樸蒼旋勝泥竹下郊居好看兒列頭題句寄東宮閣後若書

題鳴鳩拂羽圖

日暖風暄淡竹斑鳴鳩拂羽樹林間眼中正是春光好喚雨呼晴莫等閑

題說元端本堂殿臣王忠臨宋徽宗雪鴈圖

端本堂中酒未銷侍臣圖畫月前朝豈知夜半征車發雪落沙場雁影遙

聞楊學士哥臥病賦詩寄簡十首

昔年我病公南去公病今令我北思悵望停雲千里隔竹

窓博河魚生期
東里先生嬾看書新栽花竹似郊居病来對客無談咲塵
尾高懸空自處
近日城書到玉堂忽聞伏枕意難忘形容不是緣詩瘦坐
卧多因愛竹涼
詞垣嚴召已多時窓户流塵生硯池聿業到頭須努力年
過五十太愚癡
見說新来坐不眠更將澗服擁青氈但聞子敬歌桃葉豈
有揚枝伴樂天
不見堂前宜送鰉只開幽室藥頻煎想人亦有方堪寄却
恐栖庚笑未然
聞道維學西欲焦他鄉相憶客魂消亦知松栢蒼蒼色終
使經霜未肯凋
先生何事最關情人道如今太瘦生故舊年来多老大題
詩不覺淚縱横
春春臘盡又逢春想見春來氣象新造物小兒徒自若先
生已辦送儺人
昔年淚翰大家
回今日看雲憶故人兩鬢蕭蕭空自老不才未有報涓塵
松鶴圖為卿侍郎賦
玉雪森森峻羽毛一聲清唳入雲高翛然獨步長松下曾
載仙人醉碧桃
梅花金雞圖
暗香疎影曉凄迷正是山中雪漲溪咿喔一聲紅日上滿
林鶯起宿禽栖
題明秀樓
江流一碧除衣空江上青山秀色重幾度高樓讀書罷書
闌秋水看芙蓉
紫霞碧樹繞滄洲滿目江山入畫樓想得樓中賓客散携
琴還載大蘭舟
己亥人日是日壬子上表賀海平二首
風不鳴條海不驚千宮拜表雪初晴人人共說逢壬子預
喜豐年應太平
三日東風淑氣生謳歌簫鼓滿都城亦知客裏春盤好還
憶西江心叟美
題卿侍郎畫四首
紅白山花相映開山中迷路久無媒老翁不是看花客只
共扁舟載鶴来
幾樹垂楊覆水亭雙雙白鳥度雲屏飄然一棹来相訪正
是山人午睡醒
遥看瀑布落寒青野服烏巾自在行好似匡廬讀書處滿
林紅葉夜從聲
千山萬壑凍無聲一棹寒猶溪上行興盡歸來鄉莫咲多
情何似不留情
題平林烟雨門一首
昔從三洲載舟還風起湖心煙滿山白鳥滄波春浩浩暗
紅垂綠雨斑斑
舊遊長憶在餘干幾對琵琶煙雨寒白髮無情人易老畫

中源似夢中看

送胡文善還金華二首

蚤登科第入詞垣謁告南歸又拜
恩黃向夢溪看明月門雲深處有丘園

都門三月柳垂絲激徹桃大賦遠歸想得到家春似錦[illegible]
都門三月柳垂[illegible]
簪孔雀欄生輝

題許由棄瓢圖

先生高致出塵囂[illegible]祿[illegible]聞不可邀但使此心如止水當
年何必棄瓢瓢

送朱孟德還寧夏五首

據鞍負笈出西陲兩度
金門射策時今日淒涼歌陟岵客窗清淚只空垂

天涯望斷白雲飛洒淚那能賦式微湖路楊花春欲暮不
堪飛雪點麻衣

念子相從今幾年[illegible]能守[illegible]青雲揚旗已老徒當去獨
立春風思惘然

匹馬征衫兩入秦行人何處最銷魂夜聽青澗城邊雨晚
望烏嶺山上雲

官道風清雨歇時青山如黛柳如絲丈夫不洒離群淚無
柰于今我已衰

題鄭文道畫二首

千尺長松山館清小橋流水淨無聲落花啼鳥春風後野
服烏巾獨自行

天際樓臺望欲迷青山雨過綠陰齊何人載酒遊何處不
是耶溪即剡溪

題梅二首

冷蕊疎花半乾[illegible]風嶺自共[illegible]植不隨桃李爭春色獨
向山林守歲寒

平生雅操冰霜潔寸寸心鐵石堅莫咲根株空老大年
年開向百花先

題龍竹卿手卷詩并序

故宋尚書吏部侍郎竹卿龍公墓銘一卷乃[illegible]劉中
齋所撰也其清風偉節具載諸銘獨念自喪亂之來卿
人文獻故家零落無幾公之孫與賢當兵塵澒洞之際
[illegible]護斯銘若物若公之所為詩文凡若干賦綴分[illegible]子
孫且曰不獨守斯文而不失尚當思繼其志紹其業乃
為賢子孫其視世之分金帛[illegible]受者賢不肖為何如
今與賢之孫[illegible]字子諫由科第[illegible]中才
凡駘他日所就未易涯量持此[illegible]以為
其賀云公名[illegible]字子[illegible]理宗朝[illegible]竹卿其別號也

其一

當年捧檄佐湖湘蓮幕風清化日長試此飛騰[illegible]羽
儀光來姓名香

其二

郎官花驄鳴琴日御史蘭臺袖簡時[illegible]心如水白
日青天事不欺 袖簡謂彈留章也

其三

五馬庭前列繡鞍桃花流水興漫漫松間甘露[illegible]誰採松

下芝英只獨看 竹卿知常德府，廿霧芝草之瑞
其四
胡騎南來國事休錢塘王氣一時收英雄多少風塵隔豈
獨文山志不酧
其五
萬里間關赴行在天官聊復拜崖山當時空有憂深志龍
去滄溟竟不還
其六
黃楊山深風露涼從此歸來閉草堂閉門讀書人事絕淒
遠閣中葯芝香
其七
華表蒼烟鎖墓田竹卿喬木尚依然承家幸有賢孫子翰
墨流傳過百年
閱古作寄簡子啓八首
謫壇莫咲燕頷老旦放長兵接短兵批亢擣虛聊復爾堂
堂正正見神鋒
不施雕琢貴天然綺靡猶慚黍始前到浮两風塵上盡笑
蒼秋水淨消消
聲律精嚴格調難更兼詞氣有波瀾性情吟咏隨時見雕
琢何須刻肺肝
險怪雕鎪闘駭人何如平淡見天真若教查滓消融盡自
是冰壺不染塵
鳳語梧桐鶴唳松龍吟秋水月當空夜深靈響生銀漢都
付奚囊詠不窮

著 告

李杜詩篇今古豪只緣體具風騷崑崙萬折歸滄海到
底方知出處高
人愛新奇學晚唐弊貪猶謂作於濃世纖巧還純古蘇
李當年獨擅場
句必清奇體益卑辭工靡麗氣還萎要知玉振金聲處廣
樂鈞天萬舞時
戲作次藥名十首
老樹兎絲猶獨活破窗故紙豈防風不關海馬肥羊霍只
恐牽牛踏鳳窓
碧虛丹砂空想望天門遠志竟蹉跎紅娘不見當歸客也
却當蒲半夏過
鍾乳岩前石燕飛空青谷裏麝香肥琅玕芝草應難覓落
蜀薔薇露滿衣
鄒陸幾年食鶴子車前馬勃知回歸預知已有宜男兆夜
合頻燒安息香
芙蓉露白菊花黃枸杞霜將摘葉香金線重樓人不見景
天海月夜蕭蕭
蚯蚓結來成百合海羊開處即蝎牛莫恐夏枯為益母須
知萱草解忘憂
蒼耳藥遲奔馬勃桂花香裏取蟾酥虎頭蝎尾須知避若
酒酸漿不用沽
休把天仙同鼠婦可憐地錦雜蛇衔山頭黃藥心知若井
底青鹽味更鹹
憶別檳榔蘇合香忍將昆布作衣裳梧桐淚落渾如雨卿

獨花開空斷腸
香殘薰陸留雲母深結境枝勝水晶海蛤羊蹄郁謝却不
貪五味谷神清

題曾編修節山攬秀圖四首

芽 於
於芽才句金之山嵳峨獨倚高樓攬秀多節若乘龍上天去之
艸琅玕奈爾何
千仞芙蓉秀入天絲絲空翠落簾前山人無事來相訪仙
淨黃庭內景篇
霧閣雲窓隔杳冥華陽深處有金經山中揚許今何在多
少殘碑斷蘚青
風生岩壑度松聲百尺樓頭月正明萬物忘來心似水白
雲何事獨閑情

題畫龍

曾將一寸滄溟深水化作甘霖遍九垓捲甲歸來能幾日又
隨煙霧上蓬萊

頤庵文選 卷下終